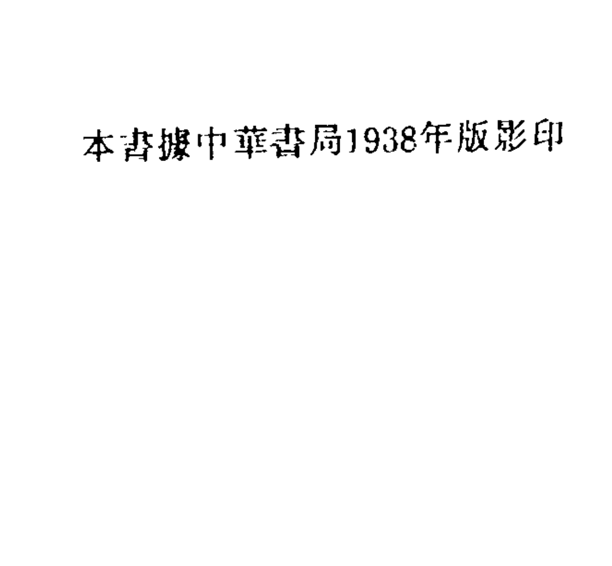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左舜生選輯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8年版影印

目錄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太平天國始末　（即李秀成供辭）

李秀成

編者按：曾文正在此供辭後批跋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誤頌楚軍者刪之，閑言重複者刪之；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者亦均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眞』云云。據此，可見原供當有七八萬字，今所存者不過三分之一。曩見網蟲談虎客所編近世中國秘史曾錄有此篇，近年在成都出版之滿淸野史第四編，亦將此篇錄入。惜此兩書流傳均不甚廣，去年編者在復旦講太平天國史，學生中有欲以此篇作參考者竟不可得，特再錄一通於此。

今將天王出身，載書明白：天王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長兄次兄是前母所生，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

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恐？故而從之。自花縣上到廣西潯縣桂平武宣象州藤縣六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强，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只知有洪先生而已。

自教人拜上帝之後，數年未見動靜，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

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南平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金田起義之信，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壯，故未投入，後投清朝向提台。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偸由山小路而出隘關，到思明，想回，逢着清朝向提台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筒水而到大黃墟，分水旱向永安州。

此時我尚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貧窮，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

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古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古蘇冲是清朝壽春兵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十餘擔，方有軍餉，不然，尚未能得出此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因打後欲移兵回，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衆見勢迫，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亦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墟身故。

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招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猺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尚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尚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郴，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湧進，外面清朝

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州九江，破安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晃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派兵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鎭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擔挑。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

不得并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東王令嚴，軍民怕，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所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北王韋昌輝，與翼王石達開，秦日昌，是齊心在家計議起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因東王為天王信任，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不料北王更將東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曾錦謙張端謀趕回金都，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水西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北王在朝，不分淸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大重，後來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機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卽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誠實天性，與我王一般之意，挾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挾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淸，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

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命戰征一切情由，明白寫淸，並未隱瞞。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時冬東王有令，要在衙門之中，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守把太平門外親營，此是癸丑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監軍，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卽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後春官丞相胡以晃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也。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兩門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龔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鎭江，與張國樑困打鎭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困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

爲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龔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卽復文，已肯來投安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知翼王出京之後，將打寧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我至好，來在我朝，更加親密，因命使持文前往寧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卽准請，未解寧國之圍，移軍來救桐邑之困。兵由樅楊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樅楊，繪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細講，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清朝官兵，逆面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同桐道謹備制敵之師，候成天豫奇兵制勝，由樅楊一鼓順下，攻破無爲州，下湯頭鎭，連糟會逆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抄黃落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鎭守。成天豫帶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派兵把守廬江，卽引軍上淠河，攻大關，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高山，一面平地，彼軍糧斷，成天豫由外包來，我領軍由內攻出，兩面合攻，清軍速退，分三路追趕，破舒城，得六安，此兩處之民投我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張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龔得樹蘇老天半路相迎，當卽計破霍邱縣，攻破北城，交張樂行爲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與曾帥交鋒，同清將李續賓對戰，在松子牌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勇將，只有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朝中議舉陳玉成帶兵外戰，後見我堂弟李世賢少勇剛强，又加選用，又得一蔣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日久在朝，是天王愛臣，

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死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臣。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淸朝將兵，凡拿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淸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那時和帥困我鎭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衆，故調我下救鎭江。當時由皖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鎭江之兵，失去鎭江之城矣。那時淸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欲困天京之由。

向帥同張國樑帶有滿兵數千，漢兵二三萬之衆，自孝陵衞紮至朱洪武墳這邊，東南紮至七甕橋爲止。那時向帥困我天京，那時鎭江亦困，困鎭江淸帥姓吉，是滿洲人氏，營紮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儀徵淸帥，不知姓名。我朝鎭江守將吳汝孝。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合同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鎭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又正丞相周勝坤等，下救鎭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鎭江湯頭，與張國樑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後淸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樑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家迎敵，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按寨對紮，兩不交戰。說計。當與各丞相等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鎭江，水面皆是淸軍砲舟擱把，雖然嚴密，陳玉成舍死直冲到鎭江。當與吳汝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淸軍由此河邊紮住，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軍移靠湯水山邊，下湯頭靠河邊，兩家難進處所，淸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堵我進兵之路。那時鎭江不應絕命，吳汝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望見鎭郡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由湯頭岔河而過，將淸軍舊營修紮，天明原紮湯水山邊，丞相陳仕章涂鎭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襲由湯頭岔河而過，至午未時，方知我襲其後路。湯頭岔河隔湯水山邊二十里，那時鎭江吳汝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下接通，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淸營十六座，是日當即扯兵而

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鷄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州。次早黎明，親領人馬，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破土橋，清軍又敗，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聞風而逃。當即順破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自在湯頭岔河及湯水山邊把守，獨留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後，得揚州，取糧回鎮郡，事完，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樑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那時張國樑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資，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我朝軍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吉帥自用短洋砲當心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營中無主，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吉營失過之後，張國樑由六合趕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鎮，後將我得勝師前往丹徒，與張國樑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汝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樑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敗。次早行營回京，湯頭舊清營見九華山營失守，憑我軍直上到京。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衞向帥營寨攻破，

方進入城。將我鎮江得勝之師，逼在燕子磯一帶，天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因其久紮營堅，不能速戰。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卽允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堯化門紮塞四營，堯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樑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堯化門。次日張國樑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曾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卽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堯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卽攻破孝陵衛滿漢營寨廿餘個，是夜向張自退，我兵並未追趕，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紮器械什物，運齊入城，令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且下丹陽。斯時向張已到丹陽六七日矣。兩家并力迎敵，是日張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我朝之兵，戰久未下，兵士少有戰心，後張國樑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不高下。此時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張國樑與向帥拜爲契爺，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仗。後被張國樑攻破丹陽南門外我朝營盤七個，殺死數千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砲中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敢有餘。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無計可施，只得把全軍攻打金壇，亦未能得，連打廿餘日，與張國樑戰，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城未完，然

後移營回紥丁角村，離句容廿五里。東王被殺，正是此時之事，此是天意，若向帥未敗，仍紥孝陵衛，遇內亂之時，那時在亂，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帥敗過而亂，此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間亂起，自殺東王之後，又殺北王，殺北王之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時三河有軍把守，守將是洪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廬郡清軍圍困，當調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軍行到無爲州，三河敗退，隨失廬江。那時張國樑之軍敗而後振，進兵攻打句容。句容守將周勝富大敗，清將收得句容，連日傳聞鎮江，張國樑困於鎮江之後，同和帥復困南京，此是八年之戰也。

那時營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楊輔清已在福建，韋志俊避逼林泉，林紹章困在湘潭失軍革職；閒居林啓容被困於九江，黃文金在湖口，有清軍制困；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陳玉成那時雖旺，而官亦小，斯時在小孤山華陽鎮一帶。那時國內分張亂政，獨有蒙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爲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間也。和帥張帥困天京，得幸糧米豐足，件件有餘，雖軍兵甚少，食有餘而各肯戰，故而堅穩也。張國樑之廣兵雖精，未有曾帥之兵力勤勞，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有曾帥南兵之壯，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礙。和張二帥軍餉，出在福建廣東蘇杭江西之助。那時上有皖省無爲巢縣蕪湖，有東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糧，又有南浦之通，雖被德帥攻破西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動，京外兼有餘糧，故而穩也。穩過之後，和張德三帥圍困雖嚴，斯時朝臣薦用我弟李世賢，帶我原日

舊部士將，屯在黃池灣，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主信我專，令法得嚴，故穩固也。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那革職林紹章，調其回京，後保為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任京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救解，衆人苦留，主上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鐘擊鼓，朝堂傳奏，見事實之不能，故而强奏。擊鐘鼓之後，主即坐殿，專心力奏。斯時朝不當絕，祿未當終，主上復明，故即准奏。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淸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交淸朝中政事，辭主而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淸軍勢壯，四面皆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且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塗而作，此時因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因始商城等處，天王欲治韋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後封其為定天福之職，即為陳玉成合隊。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我獨在蕪湖，將部下精兵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皆到含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玉蕭招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含山齊集之後，和州失守，淸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鋪淸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德帥兩浦救兵趕到，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為止。後勝宮保

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李昭壽在我部下，我無不重情深待，我部下舊將見我重待李昭壽，各又不服。至昭壽之兵，最爲多事，以致擾民，逢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然卽要擾民，州縣佐將，被其打責，後因鬧事，不好見我之面，故有變心而降大清也。李昭壽在我部下擾亂民間，與守將鬧事，我並未責其半言，後獻滁州降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偸送還他。此段說完，又說我獨自一人，無計解救京圍，此是八年之話。交滁州與李昭壽後，我自守全椒，無兵可用，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衆，此等之人，不能調用，只有部將陳坤壽、吳定彩、蘇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拚死救京都。當調精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西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卽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橋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幾仗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大敗，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軍兵二千餘，敗軍皆到湯泉一帶，我帶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眞苦之不盡，流涕不盡，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鎭守將，凡是我朝將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樅楊會計。各處將臣俱依約而來，此是八年九月中。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城敗轉，不約而到，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園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龔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時我已由樅楊同全椒整隊，卽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遇陳玉成。那時德帥在

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軍，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逼邊陳孝兩將，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千衆。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樑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小店，張軍敗，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又敗，死於浦口數千人。此時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得，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斯時兵少，不守揚州，

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忽有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清朝將帥李續賓攻破，一日五文前來告急，故陳玉成無心下，當即扯兵上救，至京啓奏天王，調我同往，伊先行扯兵上去，我隨後而往，直由巢縣而進。那時三河復守之時，是吳定規被李續賓逼困甚嚴，成天豫陳玉成那時已封前軍主將，領軍由巢縣到白石山金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斷李續賓後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時李軍見陳玉成之軍屯紮金牛，欲四更撲到主將營邊，依續賓要黎明開仗，李家部將要五更開仗，李云陳玉成兵壯，恐戰未成，各將豈不誤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若依其五更開戰，則陳玉成之兵必敗，黎明之時，陳將之寨，即被李將攻破，追陳將之後，忽衝過於金牛去矣，天色未明，濛露甚大，只聞人聲，不知響處，那知陳玉成尙在李續賓之後，李將追過陳將之前，陳將在李將之後殺出，那時李將始

知陳將由後殺來，復軍回敵，李軍自亂，死去千餘。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時陳玉成奏調我往，天王封我爲後軍之將，隨後而來，是早在白石山十餘里屯紮，我聽聞金牛洞砲聲不絕，知是開戰，我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邊近而來，正逢陳李兩將軍迎敵，離李將營前七八里交鋒，陳玉成見我兵生力一壯，破李續賓陣門，陣脚一動，大敗而逃，圍李將於營中。那時清軍外無救兵，三河隔廬郡五六十里，因陳玉成派吳汝孝把守廬城舒城，李軍隔斷，欲救不能，後李將見救不及，營又累困，竟爾自縊。後李將全軍多半落在陳將營中。那知湖南之人，鬪軍行到半路，不及防備，被殺死陳將之軍數十人，後陳將傳令殺盡，自此之後，各已陸續自逃。我與李將卒戰三河之後，當與陳玉成兩路分行：陳玉成靠舒城而出大關，我由三河至廬江，到界河。斯時桐城被李將攻克，派將在此把守，我與陳玉成在桐邑呂亭驛會議分兵，陳將與李將人馬戰過，底細甚知，我未與戰，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進桐城斗鋪，陳玉成由孔城而進桐城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意，少有戰心，故而又敗。我軍越四門爬城而入，我由斗鋪而攻，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日夜追逃，殺死不少，是夜收復桐城，息兵三日。那時安省已困，內外不通，自三河一戰，桐城再戰，安省之圍自解。此自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連向帥算來二解也。

那時陳玉成軍由石牌而進宿松，其軍乘勝還至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而回，陳即派其部將李四福領一軍，由青草塥進黃泥港，向石牌之上，去助宿松之軍，不知宿松到黃泥港，被清軍馬軍衝失

一隊，未及助宿松，故宿松大敗，已致兩誤不成。陳玉成總要得宿松，庶可安省穩固，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兩處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陳玉成派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與我會議，欲節節連進二郎河，我不願從，又屢言妙計，不得已而從之，當即分路進兵上二郎河會鮑軍，聞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軍，先敗死萬人，其營概被鮑軍所得，渠被鮑軍逼至山上，又死數千，獨剩我大營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鮑收軍，我衝陣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陳玉成亦至，軍紮太湖，渠自回安省，我引軍回巢縣黃山，息養過年。那時江浦是薛之元鎮守，九年正月內，投降清朝，將浦城獻降。此時李昭壽在滁州烏衣小店，連營接連江浦，浦口亦是李昭壽屯兵，此時又是爲三困天京矣。

那時我尚在黃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城內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壽之兵，不得已屯兵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時有六合天長和州巢縣無爲之勢。厥後南岸張帥加兵來戰，戰兩浦，又被困緊，不得已追調前軍主將陳玉成趕軍下救，得由廬郡梁園而至，那時有和張之軍數萬，圍困六合。困六合清將張帥部下姓朱，廣西人，陳玉成先攻打六合，頭一戰未成，即將兵趕下，聲張困打揚州，那時朱軍屯在六合東門一帶，四十餘營，其實攻揚州，是分朱軍兵勢，復兵回襲之計。朱軍戰士調救揚州，被我復兵隔斷，內無戰兵，外救不能速至，後江南張帥分兵來救，在陵子口交鋒，一戰張軍大敗，是夜朱軍

盡退六合之圍遂解，朱軍失士甚多、後我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將清朝周將困浦口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班師上浦，與清帥張國樑及其部將張玉梁周姓等戰五六日，張國樑兵敗，周將見主帥兵敗，將士心寒皆無守戰之心，中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營不能守，失去營五六十個，退到河邊，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時獨通京半邊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困也。

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兵主將扯兵上救，我要保浦口，不能前去。我守浦口日久，內無軍餉，外又無救兵，南岸和張兩帥之兵又雄，不敢見仗，營中火藥砲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我在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見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到對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逼，我乃粵西土人，路隔千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因無路可走，故而逼從，我今臨終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間言粗表，懇容見諒。

今將我在浦口被逼之後，陸續陳清，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軍屯困，我見時勢不同，輕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在殿上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則外應救望何人？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相敵，不能移動；韋志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徒有賢名，未能爲用；楊輔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

殷家匯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圍深濠，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辨，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不得已再行强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即將浦口軍移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鎭，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內靠大江邊營盤，槪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洑州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

張和兩帥密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時我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盡心力，和氣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者，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語，亦必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有和，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鍾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後，主將之事，交與我爲，那時天京困緊，實實無計，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蕪湖帶領人馬到南陵，過靑弋江馬頭，由寧國高橋而過水東。那時寧國淸軍防我攻打寧城，誰知我由水東順過寧城，兩日兩夜，趕到廣德州，當即攻破廣德，留陳坤壽黃炳文把守，我親帶部將譚紹光陳順德吳定彩等由廣德動身到四安，四安有張國樑之兵把守，是日即與官兵對陣，幷力來迎，張軍敗陣，攻破

其營，收得四安，下紅心，合家弟李世賢之隊，並力計攻湖州。那時湖郡不須多人，將此城交與世賢，我扯本部人馬由廟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衆，困住杭州五門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門而進，攻破杭州，非人才，實實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破杭郡，並非人力之所爲。我因見和張兩帥困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故出此奇兵，扯動和張兩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後和張兩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合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在杭州新製造旂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此時我朝不該絕滅，謀而即中，於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計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無福，清朝有厚福而成全功，此段放下，再將杭郡退出來解京城之圍，張和兵敗之情節，一一詳呈，說清之後，再又說天京之情。

自退出杭郡，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到廣德。那時我行前，張玉良之兵行後，張兵圖杭民財物，不肯追我。查廣德到天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灣灣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文，約其會戰，救援京城；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通文亦至，侍王亦至，但在見平大會，此是天機，即是四明山之會一樣之情，由會議之後，當

即分兵，楊輔清帶領人馬攻高淳東壩；李世賢攻溧陽；劉官芳亦至。此時處處成功，輔清得溧水秣陵關，侍王李世賢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來，一路並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黃鎭，和張兩帥分兵屯紮大營十餘個，斯時侍王亦到，大齊會戰，與張帥之軍，兩家對陣，張軍大敗，攻破雄黃鎭。時淸畏忌，不敢交鋒，次日進兵，由上山而來，輔王由秣陵關至南門，英王陳玉成自潛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時我與楊劉李等俱在南岸，英王並不約而來，知來兵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順由江寧鎭而來，頭關板橋善橋。那時各軍俱到，我由姚巧門而進，紮荊山尾；陳坤壽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侍王李世賢進北門紅山而至；輔王楊輔清由秣陵至南門雨花台，英王陳玉成由板橋善橋而入，和張兩帥之兵，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雄黃鎭戰敗一仗，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和張兩帥之糧，出在蘇杭福建廣德江西等處，俱被隔斷，營中糧餉不繼，我朝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此六解也。

那時雖解京圍，攻破和張兩帥營寨，未殺多人，俱連夜全軍退出，直下鎭江丹陽屯紮，和張軍死者三五十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之兵陸路搶民間物件，衆百姓怨之。此時我朝軍威方振，何至有今日之難？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實衆臣愚忠而對天王，我爲其將，隨軍許久，未樂半時，只有愁煩，自六解京圍之後，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纏身難謝，日纏日重，更難離身。自此六解京圍，亦降詔奬勵，並未令外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敎臣認實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後息兵三日，天王降詔下

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旣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樑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死敗者不少，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軍士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湯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戰心，俱來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降。入城之時，郡內之人並未殺害，惟畏罪自投水者有之，隨卽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台自行偸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軍下到無錫，張玉良又已安好營寨，四門穩紮，後又有鎭守宜興淸將姓劉，是廣西東鄉人氏，是何職分，我不知，後渠由宜興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坐舟由太湖而來，正到無錫之後，張軍與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我見張軍敗而復勝，我軍約死數千人，亦算淸朝之好將。後我領我親軍護將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門，張軍水旱敗得無錫，當卽息兵安民，暫息二日。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滸墅關，聽見副帥張國樑戰死丹邑，和春在滸墅關自縊而亡。我得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閶門，將分困各門，看閶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鋪店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

兩帥官兵，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擄，故恨而殺也。自將蘇城各門緊困，城內之兵因前錫常告急，其兵調盡來堵，城內無兵，後有守城之兵，俱是金陵退下之兵，張玉良一人在內，其餘淸將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逼，有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來降，此等是廣東之人。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自行敗退數百里，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兵屯武林門外，愈擾於民。那時省城守將兩有怒意。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卽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淸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得城之後，當卽招民，蘇民蠻惡，不服撫恤，每日每夜搶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於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槍指我，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得元和吳縣長洲安靖平服。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是以蘇常之民歸順。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卽停兵安民，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養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淸朝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西南兩門困緊，攻倒嘉郡城池，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誰知靑浦縣被洋兵領薛撫台之銀來攻

青浦，該縣守將周文嘉幸此將有才，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開舟，次日到浦，當即開兵。洋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洋兵大敗，殺死洋兵六七百人，得其洋鎗二千餘條，得其大砲十餘條，得洋刀三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困，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

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徐家匯，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蔡元隆部永寬提隊。是日天氣光耀，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城內有謹備迎接我者，忽然天暗，風雷振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復即加銀，請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此兩處有清軍把守，一戰而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陣，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斷張玉良浙江之來路。蘇杭各地有軍屯者，萬不能行，四方皆水，無有別路可行，是以張軍見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獻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此時七八月之間，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

有難民，當即發糧發餉，以救其寒，各門外百姓無本爲業，亦計給其資，發去錢十萬餘串，難民每日施粥飯。蘇屬百姓應納糧說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給納，并不深追，是以蘇屬百姓之念我也。自解嘉郡圍之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領軍到此。那時正無良計，忽有江西德安縣隨州義寧武寧大冶興國蘄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寶安蒲圻嘉魚通山通城等有起義四十餘名，具稟差使到蘇，公呈降表投軍，是以將此情由具本復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數十萬，再行遵詔往北等因。主本不從，我强行而止。當即派軍選將而行，將蘇省軍民之務交與陳坤書接任，軍民安妥，一一交淸，隨即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到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管主從與不從，我在蘇答應，江西湖北肯降民之多，應該前往接應，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師而上江西湖北。在京時，當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集，聲言衆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乃張和之師，七困定是曾帥，此軍有中堂之善算，將官之用命，南軍能受苦堅，軍名常勝，未見敗過，倘若來困，必然嚴緊，若皖省可保，尚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於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眞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只得退出自嘆。因教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堅守江東門雨花台營寨爲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非洪之票不能出，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衆欲

買糧者，無票不能買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

當卽行軍，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集，上石埭，到黟縣，遇鮑軍會戰，頭一日我軍取勝，次日鮑軍取勝，殺我軍數千人，當卽改道，不由黟縣，由箬嶺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過年。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動馬，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沖天炮李金暘帶兵，當與其戰，其兵與我兵並不交鋒，二家和戰，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戰也。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紮，計欲過江。斯時水漲滿川，對河團練自豐城那邊河屯到吉安之上，既不能退，亦不能進，又無舟隻，大江中有清軍炮船，卽在新淦屯紮數日。不意河水已自退乾，到底，與我兵過河，過到吉安而上瑞州，本不欲紮，此處百姓堅留，故將瑞州所屬各縣，屯紮安民。義寧武寧一帶湖北各縣，俱已屯兵，一面安民，一面將湖北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鮑軍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離金牛寶安二三十里。那時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仗。那時家弟李世賢亦由徽州而到景德樂平一帶，與左宗棠對敵。侍王李世賢在景德戰勝，到樂平一敗，失軍萬餘。黃文金胡鼎文李遠繼由東流建德饒州一帶與中堂部將臨敵，未與李世賢相應；劉官芳古隆賢賴鴻文這枝人馬在後，由洋棧門而來，祁門有中堂在

此屯紮，後劉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死二千餘人；黃胡李之軍亦被中堂之兵將制戰，不能爲事。家弟李世賢樂平一敗，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在金牛寶安招得新兵，不與鮑胡軍戰，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賢來報，云樂平之敗，趕我復回。那時曾九帥又困安省，英王陳玉成解救不能，又調黃文金回來助救皖省，劉官芳被中堂部下戰敗而回，是以當即將湖北等縣全軍盡行同日收兵趕下，以接護李世賢之軍。一由義寧州而回，一由武寧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齊集。那時安義奉新新昌一帶百姓作怪，搶我由瑞州上下解運軍餉，後由此經過而問其罪，殺其爲首二十餘人，此事辦清，全軍徧地而下，瑞州等縣，亦是退盡。先有沖天炮李金暘帶有清兵十餘營屯紮陰綱嶺，與我軍部將譚紹光蔡元隆郜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暘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部。見李金暘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當問其來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將，不殺願回。我後見其語未有從心，仍然禮待，并未鎖押，悉聽自由。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餘兩，不受而去江西，後聞被殺。此人不是肯降，實其被擒，殺之可惜。我自湖北回來到瑞州，向臨江而來，過樟樹，大隊過齊，宗弟李愷運李愷順二人由樟樹那邊河邊而下。那時知家弟李世賢尙在樂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樹那邊河而下。河中用木簰而行，欲到江西會隊，後家弟由那邊河下，忽遇中堂派令鮑超一軍亦到，在豐城對面紮二十餘座，中隔一山，我并未悉有中堂派有此軍而來，家弟在高山一望，見鮑軍多，當住難進，陸續退軍，全軍退盡。鮑軍後追來，

我軍過盡，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軍搭橋，後被百姓撤開，到此無橋可過，後有追兵，游水而過，將已過齊，鮑軍亦到，此時傷我軍數十名，仍回樟樹。因連吹四五日大風，舟不能動，鮑軍不得過來，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滸灣，方知李世賢下常山，當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寧波等處。我派兵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侍王收得浦江，即到寧波。斯時九月，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監嶺鋪，至姑塘屯紮，離城三四里安寨，分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外之府縣分軍據凈，嚴州有梯王陳業坤把守，龍游有宗王李尚揚把守，衢郡淸兵未下，金華有李世賢親軍部將周連得，蘭溪湯溪是廣東之兵把守。李世賢領軍由金華取溫州，到處郡，皆李世賢取之。至攻打寧波，亦李世賢之將，是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曾前往收得寧波，實是寧波洋兵通誘我軍，離寧城十里屯紮，寧郡洋兵頭目到營求寬屯五日，候其將寧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我軍方進，戴王不准。至三日，將其洋行運凈，渠亦願在外屯軍，所食之糧米，皆洋人以及四民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城，洋人帶戴王去取石浦廳鎮海縣，皆洋人所助舟隻，取得兩處，分軍鎭守，仍回寧郡。此事說之不盡，在後陸續補淸。收紹興一帶是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山亦其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實紹興守將獻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闊，四面皆水，來此進兵者是單邊之路，此

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收復紹興，蕭山亦是獻降。來王陸德順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我朝兵把守，孝豐廣德四安安吉縣縣如是。高淳東壩我亦有軍屯守，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亦是我兵屯守。湖州雖有趙景賢把守，無兵來救，杭城至海寧州及海鹽縣雖是清兵把守，我軍亦到。海寧州守將張威邦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獻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得，又未有救兵，四門被我緊困，外救獨有張玉良一軍，由後朝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已重紮鳳山門，離後朝門二三里之遠，見張玉良兵到，出軍攔紮，絕斷杭城內外不通，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民之心甚亂。那杭郡巡撫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爲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者不足爲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衆在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大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尚未攻其滿城，專候御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人，渠亦不信，開鎗打死我兵三千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聞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即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赦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自由，言相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幷行帶去，如無，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爲帝，此是天命，而非由自成，滿待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

君，兩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爲此事也，被獲滿洲兵將，當即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即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胆者，即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爲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者，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即在省候補清官無數，亦給費放回，蘇省日前，亦是如此。至圖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糧，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況文榜而已屢戰不能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託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重害爾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王有齡聞之，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親忠王爲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其師爺回言曰，此人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衝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吊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抬到大堂，擺與衆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棺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衆明宣，各肯從軍者即從，不從者皆自由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餘軍兩湖各多，俱而盡赦，各有金銀什物，不准兵搁，仍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其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動身，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回鄉，各扶

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出我之心願。其中尙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敘。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幷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幷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興朝之馬匹亦尋出付交，後米興朝將馬匹送與我部將汪安鈞。麟趾乃是滿人，次夜逃死，幷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卽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稿報，來世不忘，幷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語，辭行而去。

此時十一年十二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動，蘇州河小水淺，下雪水凍，不能舟行，此時在蘇省住十日有餘而方啓行。斯時將杭省淸將應從不從，安排定壘，卽將省內難民，一一安撫，在城餓死者發薄報棺木萬有餘個，發去棺木錢二萬餘千。難民無食，卽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本資生，借其本而資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繳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利。兩個月之內，將杭省一幷周妥，此時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蘇，三十過年。

那時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曾九帥之兵克復，合城餓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兵在省，被九帥之兵深濠高壘困之，省城內外不通，英王來救不得，後靠湖邊九帥退讓幾營，此是九帥留其退省生路之思，

不意英王陳玉成不退，將石牌近省之民糧運入。九帥見其未退，仍將大兵復紮此湖邊，此又困實省城，英王見勢不得已內守將葉芸萊張朝爵心有懼意，英王心驚解救未果，後將我部將三人調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長，此二縣是我兵把守，故在蘇州派來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六之備。後安省告急，英王奏調其往，後省城被曾九帥官兵所困，選吳定彩帶部軍千餘人入省，助葉張守省。後英王同劉瑲林計保集賢關，是英王再欲往動大兵來救。那時章王林紹章，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顧王吳汝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賢關，云奉詔前來助救各省。斯時我正在興國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劉瑲林李四福守集賢關之營，連夜由集賢關動身而到桐城，將我部將黃金愛令其把尾，誰知被的鋪青草隔黃泥港等處清軍知悉，被多將軍埋伏，英王全軍過盡，黃金愛押尾，伏兵攔殺，死者萬餘人，將黃金愛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黃金愛至晚，帶數百人由水中沖出，多將軍兵見其死勢甚猛，各皆讓路，乃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京，求王發救，那知集賢關被曾中堂發鮑超一軍前來，將集賢關劉瑲林李四福之營困打，連打未下，後鮑軍將營寨紮好，又作長濠，每日出兵攻打，我營中又無火藥砲子，糧米亦無，日夜防戰，兵困苦多，後被鮑軍攻破，劉瑲林李四福大敗，俱是陣死，全軍攻破。後英王與輔王堵王黃文金等再求救安省，斯時九帥又將皖關困，屢戰不成，省城邊無湖，又被九帥挖塘提放砲船攔隔，音信難通。那時英王陳玉成，輔王楊輔清，堵

王黃文金在外，九帥兵隔於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葉芸萊逼死於內，張朝爵坐舟逃生，吳定彩入城助守，全軍俱沒，死於大江之中，此城盡沒，未漏一人。那時英王在外，見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黃宿之兵，盡退上野雞河，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服將，連夜各扯隊田六安而下廬州，回到廬城，爾言我語，各又一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繁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後多帥發兵來救，被逼不堪，又無糧草，久守不能，將兵心亂，遂失廬州，逃至壽春，被苗沛霖反心捉獲，送解清營而亡。英王死後，其部將悉歸我掌，我勢不能，後調陳得才到蘇省當面訂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馬，限二十四個月回來解救京城，今許久尚未回來，雖曾經有信來往甚難，故有今日之誤事也。

此段說過，再將十一年克浙江之後，十二年回轉蘇州，那時我上江西去招兵，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統交陳坤封執掌。我十二年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破拆，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封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帶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買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來，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忌我私心，內有奸臣弄權，封陳坤封爲王，分制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轄百餘萬衆，十分忌我，蘇之民又被陳坤封擾攘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

多，各舖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種。我在省時，斯民方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米錢之後，百姓安居樂業，豐足之時，各民願將此本歸還，我并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王不從奏，越奏越怒，又逢佞臣弄權。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悅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將，一片眞心，後被讒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亂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童容海心變者，因此之由也。

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後有巡撫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兵，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洋關，稅重錢多，故招洋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里，其攻城只要五六時辰定成功也。其砲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鎗砲連響，一踴而進，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萬餘人。失此二城，該洋兵即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門，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洋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洋兵，要挾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時洋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洋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四涇青浦嘉定寶山上

海逆營一百餘座城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洋陣,當斬數十,追其下水死者百餘人,破清營數座,得大砲洋鎗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即追其尾,困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洋兵,是廣東調來,由南翔而來,當與迎戰,兩陣幷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即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到,再與交鋒,洋兵敗,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將青浦洋兵圍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砲等他,第一砲正中其舟,火舟燒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數百,下路地方,動多皆水,實實難行,有警急之事,錯步性命難全,是以洋兵驚退,下水即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順攻四境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卅餘個,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洋兵,用舟裝洋藥洋砲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陣迎戰,洋兵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砲洋鎗爲我所搶。那時洋兵幷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曾帥之兵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想將各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砲火俱解回京,待廿四

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必無鬥戰之心。知曾帥大兵來，勢甚猛，故我不打，正當議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將兵，擇日起馬，主逼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委婉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修德，盡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主爲質，因其降詔，命其親使捧詔而來云我有自圖之意，朝臣勸我，不得不從。八月中旬由蘇省動身，過溧陽，到東壩齊兵，直下溧水，向秣陵關而來雨花台，一由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困攻四十餘日，連攻未下，九帥節節嚴營，濠濠壘堅，木橋壘壘層層，亦是用兵之利，營規分明，是以連攻數十日未能成效。且我軍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爵，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自過江北之後，大江兩隔不通，蘇杭之將兵，任其自行調用，部將不得不從，手下各將，任王次兄洪仁達亂爲。我在江北，幸得兩浦爲通江北之道，順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發部將而去，我是後來，由含山和州巢縣而來。此處百姓被刼爲難，當令屬員汪宏建帶銀兩買米買穀種分救難民，兵由巢縣進發，到石澗埠，遇中堂發來人馬，安紮營壘十餘個，當即排陣迎戰，彼不出軍，專守爲穩，以逸待勞，

攻數日未下。天連降大雨，我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數千，見勢爲難，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思無法處，淸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爲强，後路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後扯兵由廬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在廬江與淸軍見陣，兩下交鋒，淸軍敗而又勝，追到城邊，斯城嚴閉，次日行兵趕到六安，正逢青黃不接，那時想去會陳得才之軍，此地無糧，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壽春邊近而回。此地正無糧，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萬分，我兵又未得食，餓死者多，食不充飢，如何爲力？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雨花台巢縣，是洪春元鎭守，被中堂派鮑超軍一路攻破，敗到和州，軍民四亂，雨花台又失，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捧詔召我回京，當卽分軍四轉，此時正逢大江水漲，路道被水冲崩，行走和州又敗，江浦失守，我兵紛亂，此數處軍兵死二萬餘人，後將舟隻渡江，官兵戰馬正過河，尙有老少以及不肯上舟馬匹，落在江邊。此時九洑州又被水沒，我兵無棲身之所，有米無柴煮食，餓死甚多，正逢楊帥彭帥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師攻去，九洑州餘有未過來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來，九帥克我雨花台營壘紮堅，不能再復，兵又無糧，紮脚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擧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因我一人之失銳而國之危也。蘇杭之誤事，洋兵作怪，領李撫台之銀，攻我城池，洋兵見銀，打仗亡命，李撫台見我未在省城，是以順勢攻之，若我不來天京，不過江北，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來京過北，啓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不已跪上，復行

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帥得雨花臺絕南城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江東橋，絕西門不能出入，得七公元橋，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婦女者甚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完，天王又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由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你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嚴責如此，那時我在殿前求天王將刀殺我，免我日後受刑，爲主臣子，未聞半刻，今將國事啓奏，王責如斯，願死在殿前，盡心酬爾。如此啓奏，主萬不從，含淚而出朝門，滿朝衆臣，前來善勸。次日，天王自知其過，賜下龍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後，住京一月有餘，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時王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闔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淚涌呼留，我心自願，故未敢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變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遵朕旨過北，接陳得才之軍，征平北岸，啓奏言聞，啓奏不入，實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

浙省金華龍游等處，俱被左撫台全軍制戰，寧波府前是洋人引誘而得，後淸將用銀惹動洋兵心，攻我寧城，洋兵炮火利害，百發百中，攻打城牆，我軍不能立脚，是以退守餘姚，嵊縣陸續亦退，洋兵攻破

寧城，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攻此兩處，洋兵得銀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後，金華龍游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左撫台全軍發下，逼到富陽，與我軍連敵數月，後請洋兵由水路而來，用砲攻崩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洋兵敗，再添洋兵來戰，左撫台亦出隊交爭，是以富陽之失，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傷兵甚多。兵退到餘杭屯營落寨，左撫台之兵亦到兩下交爭，日日連戰，我力據餘杭，以堅杭州之防，那時洋兵攻了富陽得銀之後，仍回寧郡，左撫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紮餘杭，一紮九龍山，到鳳山門雷峯塔西湖為止，連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多，紮一營而十營之堅穩也，自連八十餘里，共營百餘座，我軍自西湖至餘杭州，止有營十餘座，俱是以水為堅，困守而已，兩不開仗。浙江城是聽王陳炳文為帥，餘杭是汪海洋為帥，浙江之穩數月者，利水利之面，後蘇兵帶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台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台，京城驚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足交，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去未久，高橋門又被九帥攻破。那時高橋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壩，侍王李世賢亦轉回溧陽。那時我在蘇州，與洋兵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後親引軍由閶門到馬塘橋，

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諫，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思議，尚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光，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郜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我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光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淸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罪。閒時與郜永寬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我爲渠長，渠爲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欲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得威名者，皆渠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慕王譚紹光二人，少年結怨，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台，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失去蘇省，那時我正在馬塘橋，聞失省之後，我卽上常州，到丹陽屯紮，後無錫又失。那時兵亂民慌，尋思無計，暫紮丹陽。那時我家弟李世賢兵屯溧陽，勸我前去，別作他謀，不准我回京，我不肯從，渠欲出兵前來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後見勢不得已，見我母親在京，難忘難捨，故而輕騎連夜趕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到京次日，上殿啓奏，因闔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蘇省獨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

興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撫台打開，殺死合城軍兵。常州破後，丹陽一退。浙江嘉興，前面失守，獨有湖州四安廣德未退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陽各兵無處可逃，我又被困京內各將各王，無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家弟李世賢倡首，此等之兵，俱以我浙江部下之衆，紮逼而行，計開上江西各將名目：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隆，李愷順，譚應之，陳承奇，李容發，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

再陳京中壞政敗亡之故：自此之下，國業將亡，天王萬不由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下，與主面辨一切國事之後，天王深爲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闔城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壞。我在京實因我母之念，見國中之事如斯，外城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宮，啓奏國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爲事。朝中政事，並未提託一人，人人各理一軍。我久日在外帶兵，部將多有在外，在京者僅有出師外去各家眷人等，每館有十人或七八人，見我在京各面聚至，合作一隊，計有千餘人。十二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某處要緊，即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

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宮中潤地，自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京依行毋違，降詔飭衆遵行，各家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黃都，自己不肯矢志，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天先二三年之間，早經出令各多備甜露，每家要呈繳十擔，收入倉中，亦有遵旨送繳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在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眞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辮我救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間，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擔，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窮，無銀無米，蘇杭又去，京城困緊，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實而無法，我有銀米，那時廣救軍民，自丹陽至三岔河龍都湖熟西溪等處之民，被陳坤封洪春元害死之後，我將銀米命員撫之，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慈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說我忠而變奸。不念我等勤勞，反說我奸，我本鐵胆忠心對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隳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我到京，合城歡樂，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軍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不得安然。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內外大小軍營將相，民

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不遵者五馬分尸。軍稱天軍，民稱天民，國稱天國，營稱天營，兵稱御林兵。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李世賢現今亦未肯稱者也。天王見李世賢不寫此等字樣，卽行革職，現今李世賢職尙未復回。天王號爲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爲其臣，不敢與駁，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官天將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爲我隊之兵，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佔其國，此實言也。何人敢稱我兵者，五馬分尸。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封東西南北翼各王，自殺東北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其爲洪仁玕，九年之間來京，格外歡喜，到京未滿半月，封爲軍師，號爲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見各舊功臣久扶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去，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後見我日有戰功，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鎭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情，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忍，行文勸我投降，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衞七八人來浦口查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衞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膽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卽隨去，令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老大人處』，把卡

士卒送到衙門，合營人衆視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後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謂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防我有變。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見靜動，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以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因封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勞之人不服，故不問何人，盡亂封之，有人保者、有些錢銀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無功偷閒之人，亦各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觀之怨忿，不肯出力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有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後以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由來也。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字加頭上三點，以爲𫞩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多也。天王從前保將封官，擇有才而用，我同陳玉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如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丕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爲明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自亂。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衆，京內窮家男婦疊在我前求救。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淒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穀米，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母親及婦女首飾金銀變給軍資，家內無存銀者，因此之由也。自發此穀米，亦不濟事，後將此窮苦

不能全生情節啓奏，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依從，仍然嚴責，不理國體，謂『誰敢放朕之弟妹外遊？各遵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無計與辯，然後出朝，主有怒色，我亦不樂問。城內男女餓饑，日日哭求我救，不可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內，得悉九帥在外設有救難民局，正合我意。去年至今，各門放出足有十三四萬人之數。不意巡各門要隘，是洪姓用廣東之人，將出城男婦所帶金銀取淨，害此窮人，我聞甚怒，親往視之，果有此事，當殺數人，然後各出城門，而可暫安。

自此之後，國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閒言，不修政事，城內賊盜蜂起，逢夜城內砲聲不絕，搶刼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財，國竟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攻到南門城牆，此時城內之兵尚可足食，且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踴進者，此之由也。自此之後，京事日變，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城內格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自九帥兵近城邊，天王即早降嚴詔，闔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剝皮，何人不畏死乎？後鬆王陳得風通於東門外蕭軍門，慰王朱兆英二人通來九帥這邊，斯時之事，朱兆英陳得風幷未與我明言，後其事洩漏，被王長兄洪仁發鎖拿鬆王陳得風。鬆王與我相好，渠有母七十餘歲，前來求我，當即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百餘兩。後陳得風投淸朝這邊，然倘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有心獻門投降者之由來也。

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知其姓名，現在中堂轄下帶水晶頂子，可以保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故未敢言。此人聞在秦州，未知眞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卽與陳得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陳得風半信半疑，彼卽行文前來問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王林紹璋、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干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鬆王陳得風遽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葵順手將此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來視，內言問忠王眞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在此，向我曰：『爾謂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啓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幷獲，此時惹出大事，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誤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得宋永祺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厚情，不然，全家性命早亡。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月將尾，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焦

急，日日煩躁，即於四月廿七日服毒而亡。天王既死，九帥兵逼甚嚴，天王長子洪福瑱登基，以安合城人心。九帥沿城開壠，自東門至北門一路，開壠甚多，不能處處防也。神策門連被放倒兩回，實難防備。主又幼小，提政無決斷之才，九帥之兵每日逼近城邊，合城文武，無計可施，至六月十五日早，見勢甚急，知曾帥立破我城，即抽點先鋒，連夜出城攻九帥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我軍日夜因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館子了，被曾帥在紫金山高處望見城內之人紛紛歸隊。是日午後，曾帥用火藥攻倒金陵，由紫金山龍頸而破，我軍不能爲敵，此時九帥大兵即四面爬城而入，中關以外各處軍營，見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此時死傷不計其數。破城之時，個個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主及天王兩個小子，幷到問計，我亦無法，獨帶幼主一人。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騎坐，我另騎不力之馬，直到我家辭我母親，胞弟與姪，合室流涕，辭畢帶主而上清涼山躲避。斯時尙有數千餘人，文武將官，天王護住而住，數滿蒙塵，損國失邦，我受過其恩。不得不忠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愚忠。是日將夜，尋思無計，欲行出北門，奈九帥之軍重屯，隨行之文武將兵，自亂如麻，合衆流涕，無法可處。又衝水西門小南門，均有九帥兵把守於外，不得已三更之後，捨死領頭衝鋒，帶幼主衝由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衝出關外，衝出城之後，所遇營寨，疊疊層層，濠滿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營砲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幷未騎

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進，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中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人未得食，肚中又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避在此山，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帶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寶物吊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記取拾此物，百姓追我，問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你性命，我這時忙逃，亦不能行，但百姓追近見我，知我是忠王，各齊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所，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衆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同此民回來，不見此物，衆百姓勸我薙髮，我亦不願。渠云不肯剃頭，不能送爾。百姓又見苦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被獲解送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對我軍，』不肯薙也。後幫百姓藏我在家，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皆見利而爭，帶我這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云：『此物大朝大頭目方有，問爾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兩家并爭，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帥追兵拿獲，解送前來，今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來，當承訊問，我心悔已遲，是

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爲姓洪之將，外衆將兵，俱是我轄，我願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爲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衆在外，我不能衞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將，再有反復變心，仍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鎭在禁，容我寫信勸去。我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麾下如何？

太平軍初破武昌紀事（原名武昌紀事）

陳徽言

編者按：武漢之得失，爲湘軍與太平軍成敗之關鍵。太平軍前後凡三破武昌：第一次在咸豐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乃自行放棄，其事實卽此篇所紀；第二次在咸豐四年六月，至是年八月爲湘軍所奪；第三次在咸豐五年二月，至次年十一月爲胡林翼所奪。自是武漢不復爲太平軍所有，而湘軍上游形勢以固，太平軍之不振卽基於此矣。本篇作者陳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

咸豐二年壬子五月，粵匪僞太平王洪秀全，攻陷湖南道州，江華等處，分遣賊黨，遠近散布僞示。是月杪，武昌城內外所在多有之。巡撫龔裕大索姦人，先後捕獲斬之，乃請徵鄰兵，奏發帑金三十萬以爲防堵費，報可。江夏知縣繡麟會同漢陽知縣常懿麟，統查江上划船，按船戶名氏取保人，編列字號，書牌釘於船舷，以杜藏姦。清戶口，行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設防堵總局於布政司署，諭紳士募人團練，城內外計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撫常大淳涖任。

七月初二日，巡撫常大淳周閱城垣，委官修築。招集湖南本幫首事，團練木簰壯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撫常大淳往岳州省視疆界。岳州隸湖南，水陸交衝，險要爲北省門戶，因奏歸北省防堵，請發帑金興築西門外牆包岳陽樓於內，以在籍內閣中書吳士邁董其事。 募洞庭湖漁戶二千餘人，以爲漁勇，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駐火藥局。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自岳州回。 委官解經費銀及軍裝礮械火藥赴岳州。

二十日獲姦人許幺。 新授江南提督雙福過境，巡撫常大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許之。

八月初一日， 夜三鼓，撫署災。

初二日平旦，九門移時不啓，知府董振鐸以昨撫署火，恐有姦人，密搜不得，日加辰，始傳鑰開城。

初三日，監道王東槐赴岳州經理防堵事宜。時提督博勒恭武已先期往。

初八日至十六等日，舉行壬子科鄉試。是時聞賊於七月二十七日犯長沙，諸路戒嚴，各門設兵詰姦，司道各官皆出衙夜巡。 各門倩人負土，皆於月城內堆積數百石。 謠傳賊將於中秋日至，城中大戶，挈家遠徙者甚衆，人心惶惶，巡撫常大淳諭守門兵凡出城者許攜一隱囊，其輜重捆載而行者，概不許出。

二十九日，委官統帶鄉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統帶鄉勇分赴蒲圻，崇陽，通城諸要路防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繼至，自是安慶防江營，壽春鎮，及本省諸路兵，皆先後踵至，多者千餘，少或二三百人，於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龜山等處，築營壘使守之。　築石門長虹橋上，鎔鐵包之，極堅固，後賊至，惜無兵守，賊因更築長橋翼之，迨提督向榮擁兵南來，賊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繞之東面，不能直冲城下，職是故也。

十一日，委官統帶練勇分駐城外，

十九日，貯穀豐備倉，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視堵禦要路，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撫常大淳偕提督雙福往廠關閱戰船。

十一月初五日，聞岳州於初三日失守。　調城外兵勇及金口兵悉令入城，登陴守衛，

初六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下令毀城外十丈內民房。　布政使梁星源發銀二萬買米，又發銀采買油鹽，以貢院爲糧臺。

初七日，毀城外民房。　城門皆閉，惟漢陽武勝二門開，城外男婦入城者衆，漢陽門擠斃數人。　城內街巷皆閉肆。

按九門繫新井九眼，舊井堙塞者悉重啓之。　毀望山門外新橋，保安門外舊橋。

初八日，毀城外民房。　九門洞開，居民搬運器物磚瓦木石者，接踵於道。　二鼓餘，聞賊至陣洲，守城兵勇叫呼達旦。　巡撫常大淳與提督雙福相議，以城外民房不及盡毀，下令先自平湖門外舉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築九門。　城上以長繩繫人出入。　城外火光四起，煙焰上騰，太陽赤色，男婦號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　募紳勇得三千餘人，紳士分帶登城助守。　提督雙福下令，每家門外懸鐙備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　黃鵠磯頭觀音閣，志稱劉宋頭陀寺故址，宋明兩代，迭經兵燹，國初參政宋某修建，鑄金範大士法像，高二丈餘，巡撫常大淳以閣勢峻嶒，倡接女牆焚之。　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外，賊至望風先潰，既奔至省，巡撫飛章劾之，逐居城外待命。　晡後，獲姦人二。　黃昏時，有二舟自上流來，城上望見，以爲賊至，喧呼鬨噉，已而知爲故兵回船，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　總兵常祿王錦繡，統滇蜀兵勇二千七百，自長沙逕遶賊前，來鄂助守，皆繩繫入。　匪徒搶奪民物，捕二人，荷校於南樓示衆，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匪徒搶奪，地方官捕獲立斬，拒捕者格殺勿論。　城內獲姦人六。　陝甘有千餘兵至，其未至者，尚有二千餘在路。　聞蒲圻於初九日失

守，賊入城屠殺甚慘。　諸傳將拆城內近城民房，衆情洶洶，勢且激變，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岳州有警，省城重地，不得不加嚴密，以防姦匪溷入，城外民房，分離江岸不遠，即距城根較近，兵法以清野爲先，若不早爲毀除，非特有礙砲路，且廣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毀除未盡，致賊藏身，潛掘地道，前車可鑒，是以奏明毀除。況未經火燬之先，曾經諭令各居民及早遷徙，卽被毀之後，現在委員清查戶口，急爲安撫，籌慮不爲不周。乃聞有等不識時務之輩，妄行訕謗，甚至因城外民房燒燬，卽謠傳城內近城房屋及漢陽漢口亦將燒毀，殊屬荒謬。　獨不思毀除城外房屋，係爲清野而設，何至無故毀及城內並漢陽漢口民房？揆厥由來，難保無不法姦徒，乘機造此謠言，爲煽惑人心之計。本部院率同文武，籌辦防堵，晝夜辛勞，深恐吾民稍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說，殊堪痛恨。除嚴密飭拿外，合行出示曉諭，仰閤城紳商士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務各安業，靜以待捷，愼勿輕信流言，致爲姦匪所惑。如有妄造謠言，搖亂人心者，卽非姦匪，亦屬樂禍之徒，一經查拿，定按軍法從事。』於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　以土石塞七星閘萬年閘，監道王東槐自岳州丁艱解任。

十二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揚帆，徐徐順流下，須臾盡泊對岸鸚鵡洲，桅檣林立，約數千艘，外委余朝鳴發砲擊燬賊舟二艘。　城內獲姦人五。　總兵王錦繡令垛置滾木礧石，復傳令守垛兵勇毋得諠譁，是夜城上寂然。　是日漢陽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　我兵乘戰艦渡江擊賊，至中流，轟礮震天，抵暮乃還。　賊大隊自陸路至，踞城東缽盂山，洪山，小龜山，紫金山，向所築營壘，皆爲賊有，復圍文昌，望山，保安，中和，賓陽，忠孝，武勝等門。　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諸獄。　糧道成觀宜出示諭軍民人等舉報姦人，審訊得實者，重賞；容隱者，查出從重治罪。　易防堵總局曰軍需總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由鸚鵡洲沿漢陽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銜尾徐行，我兵於城上砲擊，沉賊舟三。　夜對岸沿江賊鐙如火龍。　賊連舟爲二浮橋。　比明已成，上由鸚鵡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隄口。　賊於城南數十里外多築長牆，死守於內，阻我援兵路。

十五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拿獲長髮賊一人，賞銀二十兩。　拿獲短髮賊一人，賞銀十兩。　告奮勇出城殺賊，臨事視功大小，從優定賞。　城外屋宇焚毀略盡，所餘高牆，賊藉以庇身，穴牆開銃砲，擊我守垜兵勇，城上技無可施，乃分遣兵勇連日縋城毀之，各賞賚有差。　夜四鼓，餘賊乘霧放毒煙，須臾咫尺不辨，賊衆來攻城，火箭礮矢雨至，我兵以水龍冲之，見賊皆塗面豎雉羽，羣乘梯上，急將木石擊下，銃砲繼發，聲撼屋瓦，賊死傷如積，乃負屍遁。川勇縋城掩擊，大敗之，生擒長髮賊二人，奪獲長梯四十餘乘，質明計賊死者三百餘人，我兵傷者二人，參將羅兆元陣亡，紳士夏維楨中砲死焉。

十六日，巡撫常大淳賞兵勇各銀一兩，共賞銀萬三千餘兩。　賊舟往來江上，多傍對岸，城上苦銃

礮不能遠及，總兵常祿置八百斤大礮黃鵠山頭遙擊之。　日昳，賊數十人遊行東門城下，練勇縋城疾掩之，賊遁，生擒一人歸。

十七日，九門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許，上覆瓦甑，使聾者更番臥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聞賊掘地聲。　練勇縋城，搜長春觀賊，急閉二門，攻之未克，賊夥來援，乃奪其抬銃戰鼓還。　亭午，西南煙燄沸騰，聞張家祥擁兵至，與賊鏖戰。　總兵常祿傳令民間備草人七十二，已而勿用。發糶官米，每日糶者，不得踰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縣繡麟發腰牌，分給衆民，諭以賊來攻城，一方保正，率之上城，助兵勇守禦。　城中黃鵠山繚繞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黃鶴樓至東門，橫亙數里，士民登其上，觀者萬人，巡撫常大淳坐衙齋，望見行人蝟集，命以諸色大旗分樹山嵴，以眩賊目。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勿論士庶，能毀賊江上一浮橋者，賞銀五千兩。　上下流二浮橋全毀，各賞銀萬兩。　燒一賊船者，賞銀二十兩。　川勇縋城，擊紫荊山屯賊，奪其器械，生擒執黃旗長髮賊二人，復以釘釘其大砲引門，賊夥自東搖旗來援，我軍引還。　賊焚東嶽廟。　夜三鼓，賊以長竿舉草人攻武勝門，城上砲石齊下，賊退。

二十日，練勇縋城，擊文昌門外賊，殺賊數百，練勇傷者數十人，戰歿者二人。　賊使一童子乘梯上

城，我兵獲之，年可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稱欲入城放火，搜其身果有火彈。

二十一日，城北觀漢樓下賊築砲臺，擊斃我把總韓定邦。　夜大隄口沿江一帶，賊築營壘。

二十二日，賊自下游擄鹽艀十餘艘至，分泊江中。鹽艘皆四桅，長十餘丈，舳艫高聳，狀如仰月，江船之最大者。　賊上流浮橋忽然中開，以筏聯之，已而賊舟自南至者，有數十艘。　向晚，賊頻射火箭入城。

夜五鼓，賊攻觀漢樓，我兵禦之，砲聲達旦。天曙，賊退，殺傷賊二十餘人，城上兵勇傷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入豐備倉舂粟。　食時，聞提督向榮兵至，東郭蘇孟山白餘障天，舟中賊多疾走奔赴之。巡撫常大淳登黃鵠山，以西洋遠鏡瞭望，見來兵奮勇，火毬如星，傳諭援兵雲集，殺賊獲勝，於是軍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鹽，兵民購買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諭各油鹽店戶，仍前發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買鹽不得過二兩，買油不得過四兩。　賊於城北掘地道，練勇縋城，擒獲一賊，面有火印，供稱沿城已掘九洞，惟三洞有水。　賊於沙湖樹木椿，覆板爲橋，直抵小龜山，往來其上如織。

二十六日，撫標目兵張麟甲自提督向榮大營齎書回城，巡撫常大淳將來書交城上官弁紳耆傳閱，始確知向統大兵於十二日至李家橋，與賊轉戰，連獲勝仗，茲大營已駐卓刀泉矣。先是麟甲偕一日

兵奉令偵探，而賊於水陸諸要徑皆置竹釘，既泅水偷渡，其人為竹釘中傷要害，旋死，麟甲四肢刺傷，比抵大營，血污衣袴，見者莫不壯而憫之。向來書言此人辛劬得力，可即超擢，以示鼓勵。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各賞銀百兩，立授把總，予硨磲頂戴。　竟日陰雨，一鼓餘，雨益甚，賊來攻城，城上木石砲火迸發，賊攻愈疾，忽然雷電交作，賊退，是日適交小寒，序屬殘冬，猛聞霹靂，人咸嗟異。　雨勢聯綿，守陴者謷呼徹夜，砲聲不絕。

按察使瑞元，晝夜周巡城上，陰雨無月色，時巡察尤勤，遇守堞兵勇偶倦假寐，輒重責之。

二十七日，黃鵠山頭轟大砲，擊沉對岸賊舟二。　諸商閉肆，强半市儈居奇之見，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終日持銀竟不能易一錢，百物昂貴，日用惟艱，軍需總局出示諄諭諸店戶照常公平交易，於是始稍稍有開張者，兵民稱便。　設遊勇，每門二十人，不分晝夜，更番巡歷。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榮自卓刀泉分兵十隊攻奪洪山賊營，進勦小龜山紫金山賊，守備葉承清率兵勇五百，縋城夾擊，鮎魚隄橋賊已先斷，我兵以大木接續，蜂擁而過，賊皆短兵，矢砲不繼，川勇執蜈蚣大赤旗登山頂而舞，衆軍繼之，賊中砲及落水死者無算，城中士民登黃鵠山觀者如堵，望見我兵驍悍，驅賊赴水，如驅羣鴨，鼓噪笑呼，懽聲動地。　夜三鼓，大風奮發，江水喧豗，賊上下浮橋皆吹散，舟沉數十艘，溺死賊甚衆。

二十九日，朔風烈烈，微雪竟日。提督向榮與賊戰於東郊，奪獲馬百匹，銀鞘二，火藥鉛彈無算，是日殺賊盈千，我兵進駐岳王廟。賊大隊未退，城不能啓，東村富民張氏家有積穀，知提督向榮糧運未至，軍不宿飽，乃盡出以獻，事急不暇舂，麾下多壓糠糙。賊復聯舟爲浮橋。

十二月初一日，軍需總局缺錢，城中質庫七家各捐千貫。張國樑（即張家祥）與賊戰於南湖，襲奪其營，獲器械無算。夜五鼓，賊扒文昌門，提督雙福守城上，督兵勇擊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攻賊於東郊，自晨至暮，勝負未分，各引軍還。夜四鼓，賊掘文昌門地道，既達城下，牆足有大木樁排立極堅，賊以巨斧伐之，丁丁有聲，巡撫常大淳率屬官齊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內濠，引水注滿。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門搜掘地道賊，無所獲。

初四日黎明，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文昌門城頹二十餘丈，蓋賊於地道以匱盛火藥轟裂也。時守城兵勇有入帳就睡者，有下城買菜物者，賊八人持旗先登，見垛口疏落，招颭大呼，逆黨繼之，復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壽同守忠孝門，聞文昌門轟裂，督練勇書役人等急往策應，與賊戰於閱馬廠，殺賊十數人，力盡不屈死。壽同高郵人，進士，子恩管懷印從死陣前，練勇書役十二人皆戰歿。

江夏知縣繡麟甫同署，猝聞警信，忿不欲生，將印藏匿，揮雙刀上馬，率子伯春，僕谷祥，青縣義勇李成章等共數十人奔赴武勝門，堵禦遇賊，奮刀左右刺，連殺數賊，賊後至者亂矛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時陣亡。繡麟滿洲鑲黃旗人，舉人。　典史楊瀚，冠帶坐監門，賊至被執，溺死，罵不絕口，瀚大興人。

候補知府唐光照，自捐貲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門，賊至，督勇力戰而死，光照零陵人。

前漢陽通判林寅，大興人，與女夫陸賓孫執挺斃數賊，戰死鐵佛寺。

前監利知縣彭鳳池，守武勝門，賊至，持刀力拒，殺賊數人，身受重創，臥地不起。後三日，其僕見之積屍中，氣奄奄未絕，舁之同寓。鳳池謂家人曰，世受國恩，不敢負，是晚自縊。室王氏，妾張氏，子蔭晉同死，鳳池龍川人。

荊州同知舒綸，內府旗人；候補同知朱祖培，臨桂人；周汝璽，長沙人；江陵知縣俞昌烈，宛平人；咸寧知縣黃兆奎，如皋人；試用知縣黃卿瑤，仁和人；楊明善，大興人；候補布政司照磨葉慶恩，仁和人；從九葛璜，大興人；程愼思，婺源人；洪文潮，慈谿人；凌茂松，石門人；當陽典史劉紹元，武進人；皆守城上，殺賊力盡不屈死。

按察使瑞元，奔同署，命家人自盡，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號泣，拔刀自殺之，乃自刎，幕友潘傳鍈同死，瑞元滿洲正黃旗人。　司獄張運鈺，肅衣冠守獄，厲聲罵賊，遇害甚慘，運鈺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廳事，賊入謂曰：『我等爲官，不能保守土地，誠宜殺，然吾百姓無辜，若愼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已，瞋目視賊，一賊挺鎗貫其頸，舁尸於外，事平，覓不獲，舉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舉人。

廣儲庫大使張壽祺，在庫禦賊被戕，父母自縊。同時糧儲道庫大使鍾秉權亦在庫禦賊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縊。壽祺陽湖人，秉權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縊未絕，賊至，引頸受刃而亡，幕友蕭志蘇，陳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滿洲鑲藍旂人。

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闔門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縣施均，守火藥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監守弗去，謀欲舉火燒賊，而賊已至，遂戕於局，均浙江人。

武岡同知周祖銜，辦理軍需總局，在局駡賊死。祖銜商城人，進士。　總局聽差委員試用從九品鄭愚，一家五口自焚，愚灤人。

鹽知事李萬春，巡檢張偉績，聽差糧臺，賊入，各格殺數賊而死，萬春朝邑人，偉績鄂人。

府學訓導吳長庚，挺身駡賊，子兆豐兆履，婦袁氏胡氏，女二，僕婦鄧氏，男婦八口皆死。長庚漢陽人，舉人。縣學教諭尙唯，赴泮池死，唯漢陽人，舉人。　訓導阮熙仁自縊於明倫堂，熙仁黃安人，舉人。　前監

道王東槐推幼女落井，與妻蕭氏自縊。

巡撫常大淳時已調任山西，留辦軍務，城陷，殉難。子集松，巡捕增喜，楊文先，馬登雲同死，其親戚家屬遇害者二十人，大淳衡陽人，進士，增喜漢軍旗人，文先登雲皆江夏人。

學政馮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進士。

總兵常祿，副將春榮由大都司巷與賊鏖鬥，至長街，當其鋒者靡不辟易，賊死傷接踵，一賊婦尤兇悍，常祿提刀直劈其面，橫屍火巷口，足長尺許。頃之，賊來逾衆，血淋漓滿戰袍，乃自稱力竭，刎於馬上。春榮連殺執黃旗賊，追擊至黃鵠山，墮馬陣亡。常祿滿洲鑲白旗人，春榮漢軍鑲黃旗人。

城守參將楊光普守漢陽門，自譙門躍出，與賊格鬥移時，殺賊甚衆，負重創，戰歿城上。光普漢軍鑲藍旗人。

游擊李登魁守武勝門，手然大砲擊死賊數十，與從九品徐光雲大呼殺賊，賊來撲，即奮前挺矛直刺，一矛貫兩賊，矛斷，復奪刀殺黃巾賊數人，紅巾賊十數人，光雲亦手掣佩刀殺賊，相繼力戰死。登魁大理太和人，光雲池州建德人。

提督雙福，滿洲正白旗人；總兵王錦繡，馬平人；參將楊錫純，漢軍鑲黃旂人；福厚，漢軍正紅旂人；慶祿，滿洲旗人；守備曲春泰，解州人；馬永祥，長安人；胡光達，穀城人；千總王金亮，江夏人；魯光榮，江夏人；把

總吉祥，荆州駐防旗人盧蔭鴻；昆明人李文魁，江夏人；外委余朝鳴，江夏人，皆殺賊陣亡。

士民兵勇殉難者，不下十萬餘人，忠義震一時，玆未能枚舉，特表守土官之尤烈者。

補錄蒲圻殉難官弁。

知縣周和祥，四川仁壽縣人，舉人，聞賊入境，與縣丞張汝琛，典史何耿，城守千總胡起太，率衆嬰城守，城大至南門，發砲擊死賊數十，相持半日，城陷，和祥迎賊詬罵，賊怒，剖其腹，屹立受之，既斷頭，乃仆。時有監生陳修榮者，伉爽士也，聞和祥死，亦相繼駡賊不屈，賊併磔之。汝琛轉戰敵樓，殺數賊，忽刀落擘斷，遂遇害。耿被戕路隅。起太巷戰，大呼殺賊，負創歸家自縊，所畜犬守屍不食，哀號斃其側。闔城士民及吏役等皆死之。汝琛上蔡人，耿蕭山人，起太江夏人。

南陽鎮都司王煜，河南撫標守備嵩山，擺元慶，[illegible][illegible]鎮外委張洪恩，竹山協外委黃長森，共統兵八百，守蒲圻，賊至迎敵戰歿。

補錄漢陽殉難官弁。

知府董振鐸，漢軍鑲黃旗人，城陷，與縣丞趙德忠，從九品張世勳，把總吳金彪皆殺賊死之。

署游擊李信，匹馬橫槊巷戰，良久，復舍騎徒步，跳盪所至，披靡，殺賊幾百人，至魁星樓，憊甚，身被數十創，復奮鬥乃死，信晉州人。

陵西延綏營參將朱廷瑞，守朝宗門，兵至督殺力禦，其子亦隨父殺賊，相繼陣亡，廷瑞甘肅人，

初四日，城既陷，殺聲喧闐，城中鼎沸，已而賊大隊入漢陽門，傳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傷。』賊入獄，釋諸罪囚出，而報復雪讎，兇暴彌甚。夜三鼓，賊執械明火巡街，鬼聲四起，或至打人門戶，自是夜靜，往往皆然，聞者心悸。

初五日，殺人盈街。太陽慘黯無色。賊三五爲羣，入人家搜括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夜新街失火，賊驚起往救，尋撲滅，賊因有戒心，下令云：『儻更有失火延燒者，四鄰皆斬。』於是人各惴惴，惟恐祝融造孽也。

初六日，賊入城日衆，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廈。賊收羅軍器，使人舁火藥局硝磺入船。僞東王楊秀清傳令止殺。脅城中人相從，謂之拜上。蓋入彼教，必以拜上帝爲重也。分設寫名數館，從之者皆至館報明名氏年籍，登簿記注。既寫名，則羣居一所，初以十人爲一館，旋以二十五人爲一館，皆設頭目領之。荆門知州金雲門，休寧人，以寒素起家，潔身愛民，荆楚之人甚德之。是時奉檄在外，家留城中官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縊，弟人銘守尸三日，不食。賊至，排闥大呼殺妖，人銘憑樓闌從容云：『我兄爲淸白吏，何妖之云？』賊怒，登樓，既見三尸，始相視歎息。已欲脅人銘降，人銘據胡牀仰視，大言曰：『死耳！降則不能也。』意態自若，賊目壯之，往復婉言，勸使拜上，乃曰：『無論大節萬無可踰，且我一降，對此

三戶何?』賊曰知其心不可回，遂弗强。賊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無領，無馬蹄袖，使民間效其服飾，故帽領等物亦皆棄置弗敢御，惟人銘一無更易，至始至終，抗義不撓，可謂難矣。徽言嘗書其事彙入文集中，而識其崖略於此。　賊搜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櫺及木具爲薪。　賊設僞聖庫於長街汪姓紬店，凡珍貴之物咸納焉。　賊於城之東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許築長牆，固守於內，而城上不多設備，僅十數賊居敵樓。又於黃鵠山嵴起望樓，高數丈，我兵來攻，兩陣相接，賊於望樓中窺見，即以次飛報，乃整衆憑城而守，餘日未嘗登陴也。

初七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兩路兵大舉剿賊，守備薩國亮獨爭先上小龜山，衆奮勇繼之，敗賊於東郊，日暮引還，國亮陣亡。自是間一二日輒進攻，鬪賊每不利，未知其詳，不能縷述，後凡我兵大勝得確耗則書之。　僞東王傳令使民間收拾積屍，潔淨街衢，違者斬，於是多舁致漢陽門投之江。　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賊皆拋擲城下，積柴焚毀，穢氣薰天。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賊，以紅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視長髮賊彌兇而狡，雖窮巷甕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缾罄，寸物無遺，時因目之爲『本地王爺』，蓋民畏長髮賊，呼曰『王爺』，故於若輩云然。　賊婦入城，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勝一二百斤，服飾都麗，雅不稱體。　賊造浮橋，自對岸晴川閣至漢陽江岸，以巨纜橫縛大木，上覆板障，人馬來往，如履坦途。

初九日，賊令民間掃雪。 賊首僞太平王洪秀全入城，僞王僞官等從之者甚衆。 僞太平王居撫署，以黃紙黏大門首硃書天朝門，大堂書天朝殿。 僞東王居藩署，僞西王居督署，僞北王居臬署，僞翼王居學政署，亦以黃紙黏大門首，硃書某王府，大堂書某王殿。 僞南王馮雲山，賊中今無其人，蓋先敗死全州。 賊竄出全州，同知江忠源獨帶楚勇，扼之於蓑衣渡，攔截鏖戰三晝夜，無少休，復伐大木於下游築壩塞河，賊大窘，夜悉棄舟遁。是役也，陣斬雲山，並僞國宗韋正足聞亦擊斷，賊死者二千餘，所遺輜重皆爲我有，惜河東無營，斷賊右臂。

初十日，冰雪交融，檐溜聲滴瀝竟日，泥淖滿街，賊見人著油鞾皮履者，輒强取之。 漢陽門外有鄉民來，肩挑貿易，皆雞豚魚蝦餅餌之屬，賊許人出城買物，自是亡者甚衆。後賊覺之，始命守門賊盤查嚴密，然脫逃者如故，不幸見獲，亦甘隕命。 賊僭設僞進貢公所，使民間進貢，凡金銀錢米雞鴨茶葉皆可充貢，且云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蓋進貢與拜上異，拜上則爲兵，進貢者依然爲民也，於是人爭趨之。時城中錢米富有無幾，皆捧盤米，上壓百錢或千錢，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貢黃金多至數百兩，貢銀鋌累置案上，前後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僂指也。初賊謂埋藏金銀，搜出闔門斬首，膽怯者遂束手無策，任其取攜，及其聞進貢仍得爲民，皆不惜傾囷倒廪出之，至僞公所次第擠入，數長髮賊各以其彙收訖，予一紙，上鈐僞印，大書進貢二字，其貢金銀者，給僞執照，署楊秀清蕭朝貴二逆左輔右弼僞銜號。

賊使婦女歸館，以數姓併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爲率。

十一日，凌晨，賊往閱馬廠講道理。賊本邪教，講道理者，如禪家說法之類，先期建高臺，有戴紅氈大帽賊，年四十許，面瘦削，繫玻璃眼睛，手持白箑，儼然踞上座，旁一童子執刀傳賊，揮箑招人近臺下，若相親狀，所言荒渺無稽，皆煽惑愚民之語，有壯者排衆直前，抗論折之，賊怒甚，以五馬縛其首與四肢，鞭馬四馳，卒不能死，乃刃殺之，其人瀕死笑曰：『吾得死所，吾見祖宗地下矣！』惜當時不傳其名氏。

十二日，賊至貢院點名，使人鳴鑼傳呼於街曰：『凡城中人及進貢者，皆往聽點，遲誤者斬！』於是人聚至滿堂滿院，語聲喧雜，數長髮賊據案拈筆，呼唱名，勢紛紛不暇給，已而人逾衆，一虯鬚賊起視晷已西入，意欲歸，共事者議不合，至相詬駡，推案而起，遂罷點。是日賊入黄州。

十三日，賊使城中人分駐城外，又有過漢陽城者，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爲一營，使二長髮賊爲正副營長領之，自是賊搜人出城，殆無虛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矣。

十四日，賊傳令駐城外已入營者，概行短裝掛號，布長衣皆裁半，雖紫貂海龍外套，亦一翦斷之。賊分十軍，曰前一，前二，後一，後二，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中軍中一，中二。其號布方長可半尺餘，前曰太平某軍，後曰聖兵。賊始謂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至是皆挂兵字號布，乃知前言詐也。賊營僞正副長𦆴人數清單，簡一能書寫者掌書記，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爲正牌，老幼爲牌尾，有疾者爲能人，送入能人

館，有醫爲診治，賊忌病字，故有疾人謂爲能人，然不解其命義何居。

十五日，賊率脅從之人往蔡店，擄米穀財物，途次賊潛逃七十餘人，倩人薙髮，酬錢一貫，脅從人逃者尤衆。

十六日，賊傳令城外已入營者，各執器械。

十七日，大風斷賊江中浮橋。

十八日，我兵乘風縱火焚賊寮篷，敗之於中和門外，殺賊甚衆，奪踞其營，獲器械無算。

十九日，賊復縛木爲浮橋，更多繫大鐵錨重三四千斤者，拋江中，視前益穩固，雖大風浪不能動。

賊令城中婦女，更遷往火巷歸館，遲延者鞭箠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衢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爲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其居僻巷先與四鄰聯數十人爲一館者，得不遷。 賊於城外長牆，多建更棚，夜間使人更番擊鼓，時有僞官巡查。

二十日，賊至青山沿江邨舍擄人婦，鄉民懼賊裹脅，來售食物者漸稀。

二十一日，賊有闖入女館欲行姦者，婦女號呼不從，賊目聞之，駢戮數賊，懸首漢陽門外。

二十二日，僻巷人家尚有藏匿未出者，賊搜出，決臂數十，即於城中歸館，其老耄聾瞽殘疾者，分別

設老疾館處之。

二十三日，賊傳令凡衣服美者，皆須有聖庫印，方許服襲，城內外偽官十數人，分途鈐印，紛紛竟日，遇狐貉輕裘，偽官輒攫去，曰：『若何堪服此。』 賊日使脅從人擔城中各倉穀米入船，力弱不能勝者，沿途少休，輒遭鞭斥，人不堪其辱，或復投水死。 豐備倉穀最多，賊一時不能空之，竄後猶餘數百石。

二十四日，天氣嚴寒，附郭諸湖冰凍堅厚，上可行人。 潮勇二百餘人降賊。潮勇及廣西捷勇俱極跋扈，沿途肆擾，搶奪財物，褫人衣履，姦淫婦女，强占郵舍，瀕行則焚毀，天寒所居左右林木盡伐，為害與賊相埒，古云：『旅舍無烟，巢禽無樹，』不幸於今日見之。提督向榮駐營卓刀泉，嘗於姚氏祠堂誘誅百餘，其部遂有降賊者。

二十五日，賊私造偽時憲書，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序淩亂，以是日為歲除。 首逆僭稱選妃，使民間女子往閱馬廠聽講，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人，即偪令入撫署，從此沈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 賊偽官等進貢首逆，賊婦進貢偽妃，皆鋪黃紙案上，羅列巨盌所盛蔬肴餅果，務期豐滿，使二人舁之，鼓吹前導，備諸醜態。 每營賊給豬一頭，錢數貫，為度歲之需，亦間有給牛羊者。

二十六日，偽官詣首逆慶賀，賊婦詣偽妃慶賀，皆著梨園衣甲，是處金鼓鞺鞳，楚會儼然一大劇場。城內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寸許。

二十七日，我兵進攻，大獲勝仗，殲賊千餘，斬僞官八，殺傷者尤衆，賊於是震恐，遂有竄志。布政司廣儲庫銀七十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百萬，賊悉舁之登舟。

二十八日，賊舁銅鐵砲入舟。

二十九日賊傳令各營備一月糧，鋤鍬四具。

三十日，夜四鼓，賊於府監後空屋舉火，隣舍婦女睡夢中驚覺，披衣曳履，逃出四竄，包裹繡鞖簪珥之屬，狼戾道上，天將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榮總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張國樑，共督兵進攻，大敗賊於東郊。賊治裝登舟，賊婦亦紛紛捆載出城。驅火巷女館婦女概行登舟，人衆舟不能悉載，有坐江干凍餒徹夜者，有登舟奮身擲入江濤者，有死力挽賊婦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賊婦入僻巷各女館，搜括財物。僞王僞官等詣首逆辭行，退至僞東王府會齊，以次出城，須臾首逆偕乘黃氈轎起行，其後肩輿百餘乘。城外各營城，皆由浮橋過漢口，惟東門外有賊千餘抗拒我兵，薄暮始倉皇渡江，半渡，賊即傳令焚浮橋。

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往來，纖悉畢見，我兵由忠孝門中和門兩路攻入城中，賊奔竄蹤蹡，掩擊中砲落水死者無算，侵早賊舟皆於對岸不逸，提督向榮率兵追勦，留副

將瞿騰龍守城，武昌克復。

太平軍入金陵前後見聞記（原名金陵省難紀略）

張汝南

編者按：入民國後，關係太平天國之史料印行者已不少。以前官書往往對太平軍醜詆備至，固爲失當；但近年所出者，穿鑿附會，亦每多失實。此篇成於咸豐六年，所紀乃咸豐三四年清軍防守金陵及太平軍初入金陵時事。著者於咸豐三年二月金陵初破時正居城中，至次年八月始挈眷逃出，聞見較確，故所紀似亦最近眞。民國九年，予偶得此小冊於杭州某舊書店，藏篋中已十年矣，近年所出談太平天國各著，絕無提及此篇者，流傳殆已甚少，今錄於此，備與他書參證。篇中所云江南總督某公者，陸建瀛；蘇撫某公者，陳文定；將軍某者，祥厚也。

保衛原起　自道光三十年粤匪作亂，後漸猖獗。咸豐二年，竄擾長沙，時距江南尚隔數省。江南總督某公，方在南河辦築決口，工久不竣，懼譴，因請督師勦賊，再奏始蒙命允，交卸河務回省。十月，調集鎮江水師、蘇松兵及本標兵，擇日在小營祭旗，製三軍司命大纛，命字寫短，觀者知爲不祥。傳說某公回署，與小妻泣別。十一月某日啓行，軍容甚盛。參謀數人，不知誰何。駐兵江西之老鼠峽，通知湖南湖北四川三省經略會勦。其途次及到彼如何經畫，傳聞未實，不敢肌記。請蘇撫某公移節攝理省務，頗安靜無爲。委藩憲祁公宿藻辦保衛，即於是月經始。

保衞大略　保衞之設，從前道光壬寅年英夷入寇，督憲牛調兵守城，城內紳民自製器械燈旗，日夜巡防頗爲嚴密，英夷探知合城齊心，不敢攻戰，由是請盟。祁公重其成效，因思仿行，而是時省民頗不踴躍，不得已，乃捐廉數千金，飭紳董募捐，徑由官辦、分五城東西南北中五局，又分四局，設總局於白衣菴，請大紳董等司其事，委同通官監察。各局則由大紳董舉其親知爲小紳董，分局則由小紳董舉其親知爲之。每五日各局赴總局領款，散給分局。分局每義勇二百五十人，即由分局募充，大紳及監察官不查實數。分局門口日挂盤查尖角旗，夜易燈籠，門枋帖告條，牆上帖告示，均巡防重地，毋許窺探，倘違拿究等語。董事多以賭博飲酒爲事，否則飯時到局，飯罷則去。有人二更到局，闃然無人，因將燈旗器械取去，次早董事浼人討還。又有淮民逃荒者數百人，從南門來，至雞籠山約十餘里，經南中北三城保衞局，無知覺者。遊人通知北局，然後請縣資遣出境。後又設籌防局，某公保舉廣西革撫某總其事，餘皆捐復府廳及佐雜人員，祁公又於保衞大紳董內，揀數人兼辦兩局事。

守城大略　是年臘月，賊破武昌，各官恇懼，祁公議添募鄉勇八九千人，爲城守計。三月正月，委上元縣劉公同纓，邀請在城士耆，互商守城之策。又召諸生赴藩署面呈方略，因令諸生分帶鄉勇，凡平日閒居及現在無館之生，均願從事。〇從事諸君，互相攻訐、匿名帖子、偏揭通衢，當事各憲知之，置不問。即令諸生各募鄉勇數百人，所募止准城中人，先行示知，止用守城，不用出戰。於是向來失業及無賴遊手之徒，均來報名。望後委員到小營

試驗，各生開呈名冊，官以長木一根，兩頭貫石鼓，約重三四十斤，令如舞刀式，能舉頂及盤背面花者錄用，應募者能勝此任無多人，任點他名，皆此數人應名輪舞，人多勢雜，官亦不辨，試後給各生執照，赴籌防局領款，派在各近城菴廟駐紮，飭練習技勇，毋許擅離地段，違者軍法從事。委上元縣劉公，不時查察，一生駐紮八蜡廟，公來時，生及勇俱他出，公斬生弁髮示懲，嗣後各生始稍稍遵法。（其籌防局事宜甚多，不及細察者，皆不率記。）

委佐雜運小石於城垛備用，尅扣挑力，積石之狀，大如柱礎，用以塞責，沿城之屋，將軍令盡撤去，居人不願，給價乃遵。城河如神策、儀鳳各門外，均有人擺斷養鴨，其汙塞處，多爲種菜地，不便挑挖。飭各礱坊稻米運積城內，再三勸諭，遵者無幾。正月十九日，某公自老鼠峽棄營易舟遁回，舉城人心惶惶，莫知凶吉。訪於隨奔武弁，知某公遁後，賊大隊尾追，東西梁山不知如何矣。此言流布，大紳董連夜束裝，攜其妻小，次早悄然遁去者，已過大半。蘇撫某公，託言防守鎭江，不辭某督而去。某督速遣松江提督某帶兵五百，在南門外之雨花台紮營防賊。某提運出鎗砲火藥器械，權住倉聖廟，連日招集所帶，迎勦逃兵，又商於將軍，調出滿兵，分守外城各門，運置土袋，預備堵塞。遣游擊張攀龍，探賊消息。二十六日，攀龍回報，十七日賊破安慶，梁山不守。因令攀龍急往鎭江，調集梃船，堵禦江路。即日，十三門均用土袋閉塞。某提已先避入，所有軍械，俱棄於倉聖廟。先是某督示諭，謂『自小孤山以來，沿江要口，節節有兵防守，賊匪斷不敢來，居人無須躲避出城，倘或遷移，必遭搶刦，彼時報告，不與查拿』等語。居民亦因英夷來時，避居

鄉里，俱遭疫病，甚者死亡，今徽前失，頗重於遷。又以某公雖遁回，諒有防備，故避去者，百無一家，豈知後來詢之湖北被擄難民，皆云賊破武昌，搜括財貨，分別男女之後，知某督遁回，遂將婦女老稚，船載江行，少年丁壯，沿江陸行，水陸並進，號稱百萬，至小孤時，兵弁已先日燒火藥遁去，沿江郡縣，虛無一人。十七日未刻，前鋒百人，直抵安省，官弁逃散，何有節節防守。而當時皆安靜不移，恪遵憲示，恃總督如孫龐，視危城如岱華，前數日且有移眷入城者。二十九日，賊前哨至南門外善橋，一路焚燒，火光如晝，總督將軍，俱登城徹夜巡守。三十日黎明，賊數百至雨花山，街巷店市俱閉。南門外向爲米船聚處，開有脊行，其趕驢騾運米者數千人，號『米把式』，素强悍，見賊來，防其搶刦，各持鎗棍出禦，戰於大街，傷賊甚多，或奔至城下，請擲鳥鎗火藥，幷縋下兵勇助戰。祁公欲如所請，滿兵亦勃勃欲試，某督恐有詐，力阻不行，幷將開砲轟擊，其人請不給軍器，且勿開砲，不聽，旋開砲，脊行人奔散，賊乘勢奔過弔橋，直薄城下，折屋擁燒城門，城上潑水下石，相持數時，他賊又施放火箭，南城高五六丈，火箭僅得過城，幸不延燒。又運倉聖廟中之砲，置報恩寺第三層，向城轟擊，城上開砲對轟，砰訇之聲，一日不絕。至暮賊退至雨花山，運西天寺羅漢五百尊，高下排列，插賊旗數十面，懸燈點燭於其間，數十人不時吶喊，城上遙見羣賊蔽山，必將乘夜攻城，數砲齊發，徹夜不止。比二月初一日天曉，見其安居不前，砲始少息。賊旋來城下，射入賊示書，惟將軍總督藩司共觀，不知上作何語，幷兵弟覺三人皆有憂色。賊又分數十人東至通濟門，距城半里許，

三五竊探，守兵遙見，即連續開砲，驚擾不已。少時，洪武門亦如此。又少時，朝陽門亦如此。朝陽門迤北為太平門，鍾山介在兩門外，由朝陽門至太平門，必經山麓，麓傍城，賊不敢走，約有二三十賊，登山頂，燒白雲寺，越山而過，於是太平門砲聲絡繹。少間，至神策門，砲聲亦作。是日自辰至酉，賊分股不過數十人，而東南北數門皆遍。次早，賊船稍稍至上河，旋聞水西門砲作，知賊已上岸近城矣。少時，漢西門亦然。初三日，賊船蔽江而來，分泊上河下關。泊下關賊大隊直下至靜海寺，距儀鳳門不半里，將軍急添兵守禦，安八千斤大砲於城右之獅子山，不時轟擊。賊又分股向金川門，（門舊閉塞，時有兵勇防守。○文生李翼棠、同姪文生李振鏞帶勇防守金川門，賊攻陷儀鳳門，時該生叔姪帶勇迎勦，生身先士卒，各殺賊十餘人，後衆寡不敵，遂俱陣亡。）於是五十餘里圜圓之省城，賊兩日中已經合圍。午後，忽聞江中砲聲驟發，居人登雞籠山及清涼山眺望，見大船一隻，在下關江心，對賊停舟旋轉轟擊。一船四面，約有三四十砲，開完退下，復來一隻，如是者三，知為梃船救應，人皆額慶。惟砲距賊舟里許，賊舟又多，轟擊不能徧及，其及者並不至毀壞，少時俱退去，不復來。先是塞城之後，某督便飭標弁縋城各路請救，（未知所請何處之兵。）營弁皆本城人，憚於離家，隱而不去，督亦不知。連日不見援兵至，茫無措手，有生獻策能招募九華山僧及四十八社鄉民，謂山僧素諳武藝，有僧兵數百，社民亦義勇，招為外援，便可破賊。因給照令去，無回音。又謂有賊有妖術，以神道嚇之可退，因於南門儀鳳門城上，各將紙糊方相氏——俗名顯[illegible]子，高兩丈餘，居人用以送葬者——眠置砲後，每開砲門，藥煙起時，將方相氏曳立，烟散仍眠下。時人咸謂

用此不祥物置城上，非特合城有咎，必先分應於大員。初五日，總局傳知分局，探得賊在儀鳳門挖地道，城內須設『地聽。』賊連日却對城上設砲處築示土牆，遮攔砲子，出入靜海寺者甚衆，必有暗謀。但按『地聽』聽法，必城內外，地勢相平，於城內坎地埋缸，令瞽者坐缸中靜聽，可知城外所挖方向。若儀鳳門依山造城，城外自女牆到地三丈許，城脚入地丈許，城內地高於城外將二丈，且城寬厚約一丈四五尺，置缸於內隔城業已兩丈，以高聽下，相懸又兩丈有餘，『地聽』似乎無益；又兩日大雨，便爲虛設。初七日三更，正大雨如注，時某督遣家丁飛馬請九城保衛紳士立到總局面議，諭兩邑尊俱赴局，道府官亦來，官紳互詢，莫測何故。劉公謂設上院廉其因，諸人各候信，少選劉公回云：『是晚二鼓，號房傳入紅單一紙，有九城保衛，情願糾各通城丁壯守城，並助滿綠營兵出城打仗』等語。某公甚喜，因是傳人面訂章程。詢此單所自來，號房不知，又因紳董並無此說，請詢明稟衆遂散。初八日，晴霽，賊於各門時時出擾，滿兵縋城出擊，屢有斬獲，持長髮頭到籌防局報功，賞六品頂戴，銀五十兩，頭懸局外示衆。城內居人，連日亦自守夜巡邏，比保衛加嚴。初九日，傳說賊於明日破城，官民惶惑，是晚城北居人籠燭巡街，忽見各家門牆，或畫紅圈，或畫白圈，或一或兩，或朱書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周環二三里，家家俱遍，先一刻無此也。羣相驚疑，知有奸細，巡防徹夜無間。比初十黎明，聞巨砲一聲，房屋動搖，有如地震，少頃，傳說儀鳳門城破矣。（初九日二更後紛傳聖帝顯聖，各家當於街設香案酬神，通城街巷一時燈火輝煌，皎如白晝、）

城破大略

初八九兩日，賊攻城甚急，南門儀鳳兩處，賊衆尤盛。以前數日，儀鳳則將軍督守，先日有以欽差大臣與將軍之旨，各城均閉，不得達，事後始知。南門則某督及祁公督守，公見城危事急，措置乖方，初八日，發憤嘔血卒，上邑生王君金洛，時在公幕，殯葬之事，皆躬親經理，城破合家赴水死。只某督每日乘城。是晚、命副將某周視各城，飭毋懈守。某三更後，由水西漢西巡至儀鳳，天已明，守城兵無幾，鄉勇均未上城，遊擊某，酣睡帳中，副將呼之起，與觀賊勢，謂須去靜海寺，使賊無處藏身，因移獅山砲對寺殿，親自裝藥點火，一發中次梁，便塌卸，囑照所對時時轟擊，期於必毀，比晚，賊之地道與砲並發，上下一震，獅山正面城垣，頽卸磚石數層，寬約兩丈許，官紳兵勇皆駭散。賊數百人，踐踏登城，分一股向鼓樓，一股循金川至神策，領勇侯某戰死，鄉勇有死者，餘衆悉散，賊由柳巷上雞籠山，或穿紅或著黑，或披髮或裹巾，各持白桿槍，長短刀，刀光閃日耀眼。黃旗十餘面，吹海螺者二人，螺聲嗚嗚然，黃旗左右招。賊衆麕聚，旋有舉旗持械下山者，或三或五，經成賢街口入小營，欲薄滿城也。有由台城下繞府學而去者數十人，想徇太平門也。餘衆數十人，仍簇立山上，搖旗喊殺張聲勢。須臾，太平門守城滿兵百人，用火鎗迎戰，連環而進，賊不能當，踉蹌却走。山上賊便吹螺集衆，并向小營賊亦陸續奔回。山下滿兵追至，賊盡登山。滿兵分兩支，一由山左，一由山右，並以鎗擊上，呼居氏助陣。近處街巷人，竹槍木棍，蜂擁齊來，分隨滿兵後。山頂呂仙廟前有御碑殿，賊攢簇其外，向下吶喊，鎗漸逼，不敢久停，退殿後，滿兵登山頂，賊尋原路逃，山後皆園戶，各執耙鋤助追逐。鼓樓賊踞高崗，距山不一里，其分股

向此之賊，遙見山上賊敗回，亦返奔居民乘勢喊逐，不數刻，兩股賊衆仍由塌卸處出城。滿兵少，不敢深追，抵城而止。於是潰兵復集，領勇者漸招集逃勇，籌防局發麻袋裝土塡卸處，神策金川兩門，亦仍招集守護。自辰至午，布置照常，金甌缺而復全，官民互相慶慰，惟相戒守衞，各加嚴謹而已。先是城卸時，報至督署，某督乘綠呢四人輿，武巡捕童某扶輿，壯勇數十名前導，行至小營，（由督署至儀鳳門、小營非必由之道。不知何故經此。或謂聞城卸，便至滿城見將軍、由小門出。故穿小營，須訪當時親隨、始得知底細。）望見賊，壯勇即逃，輿夫亦置輿遁去。童扶某公出輿，將負而趨，賊奔至，殺某督，童赴水，賊就刺殺之。（武巡捕江甯守備繼勳，收驗某督後、遂投河而死。）旋聞山上螺聲亦遽去時逃勇親見賊來，某督被害，知城破賊入，而不知滿兵擊賊於雞籠山，賊盡奔出，城已復整頓頹垣也。於是城破督死之說，傳至南門，兵勇陸續皆遁，城守官弁亦遁，水西漢西兩門兵勇，聞風俱解去。時纔午後，南門賊探知城守無人，支雲梯由南門之右，名曰矮城，相率而登，繞至水漢兩門，招賊俱登，居民悉閉戶，賊下城叩門，捉人撤去塞城土袋，三門大開。既暮，卽宿於近城人居，而中北城人不知三門情形，卽東北各門守城兵弁亦不知也。城上仍復時時開砲，街巷仍復紛紛巡邏，比十一日黎明，南水漢三門外賊俱入城，（廣西革撫某、聞城破、坐小轎出籌防局、不知欲避何所、由轉錦繡坊、遇賊、殺於東府大街。）殺奔滿城，喊聲鎗聲，震徹街巷，中北城人，且以一夜未聞西南門砲響，何故便破，方共驚怪：而東北諸門，賊驟攻逼，弁兵聞南門已破，無心拒守，鄉勇走散，滿兵奔回滿城，於是儀鳳門復破，神策門賊亦入城，仍越雞籠山直奔滿城，與西南諸賊會攻矣。時惟太平朝陽兩門拒守多時，最後

始破。

賊破城後大略　賊既入城，大呼百姓皆閉門，敢出者殺誰人。又傳門上須帖順字，廳事須設几，置茶三盞。男女須脫去領帽。於是居民俱戰慄遵行，閉戶不敢喘息。頃之，諸賊齊會滿城，鎗砲之聲，與兵賊喊殺之聲，震徹數里。滿城爲故明內城，頗高固，滿洲婦兵，亦嫺鎗箭，俱登城佐守。賊悉衆攻薄，死者無數，城下尸積漸高，賊四面藉尸而上，城破，將軍都統及固山章京俱戰死，滿兵能殺賊抉重圍而出者，僅四百餘人。婦孺人人戰賊，殺賊甚衆，死者亦多，後餘滿婦數千人，賊驅出朝陽門外，圍而燒殺之。是日自辰至午，日色慘淡，殺氣彌天，外城居人皆無生色，賊破滿城後，絕無動靜。十二日，賊三三五五，叩門入人家，名曰『搜妖，』謂官兵滿人也。（有倉卒路遇者，俱被殺，城初破，尸橫街巷皆滿，而僞示則猶曰不殺也。）　有頂戴靴服及印書等物者，已預固藏，搜得卽不免。其入人家也，置長槍於門外，各攜短刀入，見人便問：『是妖否？』答曰：『非，』『藏妖否？』答曰：『無，』卽不問，遽入內命啓箱籠，見綢縐金玩物隨意取去，亦有不啓箱籠者，日凡三四起，不準人送迎。水西門錢莊楊某，紹興人，精竅致富，捐職銜，見賊至，具香案冠服跪迎，身纔俯，頭已落矣。賊名目不一，有所謂『朝內』者，多據居各衙署；有所謂『軍中』者，多就近城人家住，不住菴廟祠宇，謂神佛皆死妖也。十三日，大張龍鳳邊黃紙僞示，衙署『眞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此六字雙行寫。）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略云，人不知敬天，天父大怒，第一次降洪水矣，及犬妖蛇精諸邪說。又有紅紙僞示，亦前衙有

云，天王承天父天兄之命，乃埋世人，人人要認識天父，歸順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等語。各賊居門，寫人人拜上帝，個個上天堂，快來快來拜上帝。見者驚怪，知無生理。少頃，又傳『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館，驅迫即行。見人家小兒，搶去作義子，名曰『帶崽』。於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離散，家業頓拋，有請緩頰至來日遵行者，遂於夜間或闔室焚燒，或全家自縊，或近河塘牽連投水，紛紛無數。（有一家數十口者，有同居三四姓者，望衡對宇，烈燄日夜不絕，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擁擠莫辨，其閉戶仰藥懸梁者，更不知紀極，數百萬生靈，城初破，死者蓋已不下數十萬矣。）賊入城居，即捉人守更夜，見火起，驅人救護，頗疑伏兵起事。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歸自盡者，連日未休，賊防範益密。其『女行』法，女人無論老少，呼曰『新姊妹』，聚二十餘人爲一館，老姊妹轄之，曰『牌長』。老姊妹者，廣西女人也，亦不論老少。女館多在西華門，比屋而居，謂之『女營』，分前後左右中爲五軍，軍置女軍帥一，亦廣西女人爲之。女巡查一，則男賊也，不準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於館外遙相語。賊禁奸淫最嚴，淫曰犯天條，立殺，雖廣西老賊不貸。比有令，巡查傳之軍帥，軍帥傳之牌長，牌長督率從事，如挑磚挖濠溝，違者立鞭扑。賊云：『既吃天父飯，要替天父辦事，不要記罣老公（丈夫之稱），天王打平了江山，一個人有幾多的老公？』大率以此等邪談慰勉婦女。有隱於僻巷未入館者，巡查搜出，近南者逐出南門，近北者逐出神策門。婦女見其勢兇惡，刀鞭齊下，懼爲滿婦之續，紛投城濠死者無數。北賊聞之，傳令勿逐，令歸女館，各軍添至六七軍，女軍不下數十萬。其『男行』法，男子無論老少，呼曰『新兄弟』，聚二十餘人爲一

館，兩司馬轄之。兩司馬皆湖南北人，不稱『老兄弟』。『老兄弟』惟髮至長者得稱。四兩司馬屬諸卒長，五卒長屬諸旅帥，五旅帥屬諸師帥，五師帥屬諸軍帥，是爲一軍。軍有監軍，兩監軍統以總制，亦分前後左右中，每軍多至十數。軍館中五十以上二十以下爲『牌尾』，少壯爲『牌面』。老者呼曰『老傢伙』，幼者呼曰『娃崽』，留看館煑食打更放馬割草，壯者役使運糧搬物。自十七日北賊進城後，令各軍丁壯出城紮營。十九日東賊進城後，便有驅『新兄弟』寇鎭江揚州之說，人皆惶惶，求死不得矣。賊朝官名甚多，亦羅人服役，名曰『聽使』，俱各占民房居住，名曰『打館』。聽使人視其官事繁簡，無定數，不卽出兵；如大兵到，則以出禦，較入軍者可少緩須臾。各館『新兄弟』盤辮紅布裹頭，用黃布二方，縫於衣當胸背處，前方『太平』字，後方『某衙聽使』字。軍中前方『天朝某幾軍』，後方『聖兵』二字，謂之『招』。如無此『招』，必加盤詰，甚有以爲妖而見殺者。各館擇能書者爲『書手』，高於『聽使』與『聖兵』，後招旁註『書手』字，是時止主開錄名册，每十日到聖糧館領米，及早晚吃飯，鳴鑼集衆，牽念讚美。念時置桌屋中，屬殺饌茶三盞，飯三碗，點燈而無香，館人散坐於兩旁，瞑目揚聲，如僧諷偈。（詞爲洪賊所製。云『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穌，爲救世聖主，讚美聖神，封爲神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眞神，天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知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初入城時，俱念此，後又屢增屢易。）念畢，各向外跪，『書手』默念『小子某某，（女館則易小女。）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親爺，大開天恩』等語。末句則高呼殺盡妖魔而起，然後吃飯，『朝

內』『軍中』皆然。初紮營時，有僞檢點傳令到營講道理，搭棚如戲台，賊衣戲班中蟒袍，戴大紅尖頂黃邊風帽，赤足乘馬而來，傳齊『聖兵』各執竹鎗，立台下聽講，犬吠驢鳴，不過三數語而止，無人能解，屢問是不是，呼是字音如糸，衆答以是，乃鬨而散，頗無道理。朝中有所謂『宰夫衙』者，初不知其何官，出示大書進貢免差，其已入軍人，冀得免出入，雖於驅逐出家之日，所帶銀物無多，率皆糾聚進貢，或金銀，或珠玉玩好，無不與收，給小條一紙，開列姓名，黏門上，以爲凡差可免，乃賊來驅役如故，若不見此條者，亦不敢問。厥後始知宰夫是管殺豬，賊所免是不覓豬而已，進貢者莫不發笑，後悔，婦女亦有徒擲簪鐲者。始而擄掠，繼以搜括，其後則浚井淘廁，毀灶壞壁，無所不至，一有所得，如飢鷹餓虎，誅求無厭，其受拷掠追比死者半係脂膏已竭之人。 二月二十七日，欽差向帥兵至孝陵衛，賊驅『新兄弟』出戰，死者甚衆，後驅至揚州及渡黃河，死者數十萬，皆湖北安慶江寧等處人。

官紳殉難大略　賊之入城也，大隊奔滿城，分股趨官署，開禁放囚，開庫擄銀，開倉搶米，卷案則燒毀，謂妖書無用也。賊趨上邑署，至內橋，上邑壯勇迎戰，斃賊甚多，賊增至，衆寡不敵，乃敗死。賊至縣署，劉公同纓公服坐堂上，賊挾公走，公罵不絕口，行至署後龍王廟，揮賊投水死。公弟某隱民家，夜出，殯公於廟側。公弟後爲某賊羅去，改名充『書手』。有和州人知爲公弟，又知公家屬先避民家，時已入女館，導賊索銀，凡賊向人索銀物自用，亦名曰追貢。公弟不得已，同至女館，遍搜無有。賊協同女巡查，便可以入女館。又言公棺中有寶物，賊逼開

覗，亦無有。公弟後逃出，遇和州人於秣陵關，白縣擒獲，訊知是奸細，殺之。鹽道居公，署藩司，方在上邑議事，聞城破，縊死縣署中。糧道陳公守漢西門，城破，父子縊死於某宅。（糧道陳借幕友二，又運糧千總，（忘其名）曾爲江寧保衞教習，俱縊於濘市口王機匠宅，其糧道印爲運糧總黃（忘其名）所藏，後呈大營繳銷。）江寧府某公，初不知隱何處，後入四條巷機匠館，又移至成賢街機匠館。其館向東朝日，因向館中人操京音云：『現在天熱，太陽很晒，何不傳搭臺匠來搭天棚？』館人笑答云：『現在搭臺匠已經拜了上帝，不應差矣。』七月後，復至四條巷，病死。江寧縣張公，不知作何死法。上元教諭夏公慶保，賊驅使拜上，（拜上即是拜上帝，賊之省文。）公大罵被害。江寧正副教官，皆由當『聖兵』逃走。署府教授歐公，諱某，揚州人，正月到任，奉委總領鄉勇，城破，留七絕一首，赴石橋公館後塘死。副齋某，鎭江人，丁酉拔貢生，先奉委領勇，閉城前一日，攜眷遁去，鎭江尋亦破，乃投營效用，不允，今不知如何。興武街曹公，諱某，山東人，合家投水，僅救起幼子一人，後遇舊僕攜之逃去。世襲雲騎尉署城守都司吳公攀鳳，本城人，隨總督守南門，兵勇散後，亦歸家，夫婦對縊死。其餘文武官弁甚多，或死或亡，不能盡悉，不敢記。寓公世襲雲騎尉前浙江副將陽湖湯公，諱貽汾，城破日，作五律一首，易公服，命合大小，送至塘邊，從容赴水死，現已奏卹，五律傳和成集，家眷陸續逃出。曹公，諱森，前山西忻州知州，某科進士，告終養家居，奉委辦保衞籌防兩局事，城破，縊死，長孫裕昆，邑庠生，縊於祖旁。鞠君長華，歲貢生，冠服率妻女及壻朱某，俱縊死於廳事，賊搜妖入其家，見有頂戴，目爲妖，褫其服而棄諸野，人莫敢收葬也。葛君諱某，邑庠生，

行醫，具雙棺於堂，與妻飲共醉，令人舁入而蓋之。汪君星垣，邑廩生，合室自焚，鄰人驚救，惟君得免，挽居鄰舍。君素喜吸煙，煙具未嘗釋手，賊禁吸黃煙，入見令擲去煙具，君曰：『此我朝瑞草也，我吸已多年，豈能因爾而改？』又令去帽，君曰：『此我朝元服也，我又頭冷，若何可去？』賊怒，砍以刀背，君大罵，賊捽之出城，殺於石城橋上。督院戶書張君，賊入其家，問是妖否？君大罵曰：『反賊！爾等無故造反，是爲眞妖，恨我非當事，不能盡滅爾，反賊反來問我是妖非妖？』賊大怒，割其舌而死，並害及其全家。此上數君皆非常死法，其他士民自盡者，夷全家，或數口，不下十數萬人，悉能義不苟屈。惟婦女之死無錚錚特異者，緣賊禁姦淫甚嚴，其黨皆不敢犯，故婦女無逼迫難已之情，因無激然可傳之行，不過女隨父，妻隨夫，同時殉難而已。其有倡婦伶人城破捐生者，明於大義，最爲難得，俟考訪姓氏，補錄以彰之。又有明瓦廊聶姓名成者，開水爐爲生，城破後，賊錄其名爲『聽使』，聶成不願，暮夜自縊，其家懼賊索人，方無計，有鄰居致仕老部郎某願頂聶成名，幸賊不辨，捉去打更，後得逸出。惟聶成之名，爲此老所代，人莫知其業已殉難也，茲特記而表之。

內應未成大略　先是賊破武昌，誘致湖廣船數千艘，大約謂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賊謂天子登極爲登基。）彼時不願做官者，即與回籍。湖廣船多有家小，許不分男女行，比至江寧，則不守前約，各與僞官，令歸營，女眷亦令歸館，復留其船載賊寇揚州，沿途所得銀物，俱令通貢，此輩大失所望，嘖有煩言，相傳有

叛賊之事，東賊急出僞示慰諭，然此輩心終未服也。賊首破武昌後，得船始多，領船者僞左十七指揮唐正財，僞右十八指揮何昌（避僞諱作琀）明，俱湖南人，爲賊招集水手，最爲出力。時向帥已薄朝陽門，安營衛岡，日日攻擊，左翼長馬，射告示入城，令自湖南以來各處人悉早逃出，三月內定破城。賊衆惶惶，其附賊者，本謂果是『天作事，』粵賊妖言。得省城後，可以享太平，並不料官兵得至。從前官兵見賊，不返奔即跪而哀免，此來則奮勇莫當，賊戰即敗。又傳說有番兵數千，青面獠牙，能生食人，或見其臨陣捉賊去，剖腹飲血，啖肉立盡，談之皆股栗。又見東賊等仍是教匪行爲，方日驅人搦戰，及遠赴淮黃，莫不抱怨。湖南北人及前船戶，並有廣西人，遂潛相勾結，署名歃血，擇期殺賊投大營，未發，其倡首人被酒，落名摺於地，爲賊所得，首諸東賊，東賊大怒，窮治其事，斬殺數千人，然此謀雖洩，此後人人生心矣。吳偉堂復誠者，向貿緞於漢口，回省值城破，謀所以藏身。適賊目鍾芳禮搜求綢緞，吳因挽廣東人充配在省賣土云，葉秉權通語於鍾，擬投機織緞，以應其求。鍾大悅，轉白東賊，添設織營，照賊制分五軍，即以吳與葉等充總制，就向有機房處爲機館，館中人數多少不拘，其軍帥卒長司馬等，皆本城人爲之，賊不解織事故也。於是士紳富人多來隱於此，城中來往半皆機匠『招。』吳又添設染坊，並所謂雜行，如花粉繡線等類，賊頗以爲便，而喜吳之能，給與關憑。關憑者，出城照驗之物，以白絹尺許，書賊首給某出入城字樣，加賊印信。吳乃衣黃緞褂紅綢衫，騎馬，從人執旗荷大刀，出入各城無阻格。凡出城，司門賊必核人數，入苟不符，則謂帶人變妖。逃走之謂。吳每贈以黃緞諸物，以故出入不稽數，因得屢

送人逃去。然止能送男子，於婦孺無能爲也。賊城內禁採樵，又禁拆燒壞屋，故許婦女出西南門取薪，往往得逸去：第出城路甚遙，艱於步者，卒不得如願。吳思通以舟，請設柴薪衙，賄各近城樵積，城內設館，招人出運，其西水關則以舟載入，於是乃得載婦孺而逃。方是時，機匠雜行及運柴人，不下數萬，既免兵役之慘，又乘機可逸，皆德吳，吳因得人多，亦思有爲，而苦無計也。邑廩生張丙垣，名繼庚，喜幹濟，祁公延辦籌防事，城破，隱於北典輿館，敎娃仔，賊另舍舍之，在侯府後街，居甚僻，常於此聚諸友談，得知各省人皆離心，屢有可乘隙，乃多交湖南北被虜人，往來既密，商以殺賊事，莫不躍然；惜人數不多，欲用機匠，而素不識吳，屬上邑生賈鍾麟爲介紹，賈時亦隱於機館，故得通其謀，乘夜會於城北一枝園，機匠聚處也，旁有瓦匠館，亦願附約，約千餘人，謀伏大半於神策門內，餘人出城僞買物，大兵僞爲貨物者，會齊刦賊營，伏衆出，殺其司門賊，內即道兵入。又以柴船先期運兵隱柴館，爲接應，計定，丙垣以書轉達蘇將軍，時已十月癸屆期大雨、謀未行，將軍頗覺以兵繞鍾山至神策，路迂遠，策應爲難，後舉欲就近大營，徑由朝陽門入爲直捷，致意丙垣。朝陽賊營緊對衞岡，賊重地，非親信不任，城守又極嚴，頗不易爲計。先是謀入神策時，賊營總制廣西人陳桂堂之書手蕭保安與知其事，是時陳適調守朝陽門，丙垣喜，招蕭，蕭又邀其營軍帥湖南人張沛澤之書手翁月峯共商之，謂非說降此二人，計必不行。蕭翁夙窺陳張有持兩端意，乘間動之以利害，二人皆樂從。蕭走報丙垣，丙垣爲請於向帥，給五品照，免死牌，又有印白布數千方，給

同事。自改姓名爲葉知法，而與陳張約，自此互出採樵，及會戰，皆用空鎗，不置子，以爲信。後數日，賊出樵，營弁未及示其兵，兵用鎗仍置子，殺三而傷六，陳張怒，欲敗約，內垣急至營慰解之，更約以某月日舉事，外號鳴鎗，內號舉火，函付吳致大營，吳送小妻遁出城。函去遲，事未果。復定於臘月二十三日，大營誤爲賊之二十三，至期竟未來，又未果。內垣因隨吳出城，潛詣大營謁將軍，決於正月某日而後返。先日至陳張營示之期，有東賊參護某素與陳張善，適來，留共飲，酒酣，縱談，翁自外至，謂同謀人也，不戒於言，內垣以他辭亂之，參護疑，堅叩沛澤，得其情，參護去，陳張恐其發所事，與蕭謀連夜遣翁遁，次早自首於北賊，賊大驚，欲窮治，蕭紿曰：『翁月峯之投營，妖之間諜也，窺我無隙，故言謀內應受妖封者數千人，使我自疑殺彼乃得乘間，不然，月峯何以逃耶？』賊是其說，大喜，授蕭職監軍，仍待加賞，蕭不自安，卒逸去。賊知爲所紿，向東賊急張示，有得蕭保安翁月峯葉知法者，賞銀與官，復遣賊暗查功牌白布事，搜羅城中殆遍。而所謂葉知法者，內垣之託名，故仍隱北輿館，冀復有機會。一日，偶經門西，（街，南門之西，此俗名。）途遇張沛澤，其聽使人曰：『此葉知法也。』執送僞檢點，時廬州知府某充北尙書書手，賊謂舊是妖頭，解審案，令鞠之，內垣曰：『我張內垣，豈葉知法哉，本館官可證也。』召北輿來，果非葉，然與沛澤質指情事甚實，賊加重刑，卒不承，謂：『我曾欲首渠吸洋煙，渠挾恨誣我。』賊幷囚沛澤。內垣屬人致意賈與吳，非急破城無可救。吳以報大營，請兵仍自神策來，內以數千人斬關出迎，定期二月二十日黎明。將軍許諾，並以田玉梅

等八人由水關入助。十九日，吳僅邀得數十人，有張丫頭者，俗呼爲苦甲好事人也，（丫頭名士義，膽力勝人，與江寧劉陸舒、劉陸增、劉豫堂、呂長興、陳老七、周葆淳等同助內垣內應。及事敗，陸舒令士義逃，許代鞫其母，詎士義同居獸醫沈階麟，通賊出首，當將士義拿獲，沈復協賊繫陸舒、長興，遂俱與內垣慘死，惟吳復誠、蕭保安、陳老七、劉陸增、豫堂等得脫，而沈階麟亦逸去。嗣蕭、劉、周諸君在城外物色沈賊，過於茶肆，擒解前江寧府趙，蒙諭令豫堂等親將沈殺死，以洩義忿。）知有內應事，願爲內垣用，至是邀與斬關。張曰：『外兵來不來姑勿問，我等有千人亦可自樹幟，否必僨事，徒死也。』吳答有千人。又曰：『我聞城門內裏添木柵，非巨斧斧之柵不開，城門便不可啓，是宜備。』吳恃司鑰人已就約，漫答已備。數十人者，是晚宿高樓門柴薪館及近城各菜園中，有湖北人即宿於其本館，五更，會於神策門，或先登城斬司砲賊，餘俱薄門柵。司鑰人呼妖來，守門賊惶懼伏牀下，然急不得匙，丫頭索巨斧，竟未備，衆斫以刀，堅不可斷，登城人火城樓，擲藥包十數，俱爲風所滅，望外兵無影響，各洶洶無計，而天已明，乃奔散，守門賊徐出，窺知無事，覓匙啓鑰，奔白於翼賊，賊率衆來，四覓無所得。湖北人之夜出也，館賊或覺之，天明腰刃歸，叩何往，不答，遽就寢，及聞砍柵事，疑其所爲，因出首。賊擒鞫，吐丫頭等數人，幷擒至，備加楚毒，率妄言伏兵有數千，男女均剪髮爲記。次日閉各門大索，凡瘍生於頭蝨生於辮而去髮者，皆鎖去，江南婦女梳假髻，每有眞過多去其頂心者，亦不問，鎖去，以貢院爲刑牢，使廣西賊十餘人日夜訊鞫，鞭扑火烙，備極諸法，誣服者數百人，餘令各館賊官保者釋，否者殺。東賊有女承宣以婦女鬀髮之故白，因盡釋。然多有死於刑者。於是內垣之事無可辨，再鞠時，即指賊首數十人皆同謀，擒問不得實，因並鬀人分殺諸南

門水西兩門外，膏血流積成渠，數經暴雨，滌莫盡，而丙垣之死尤慘酷。嗣是賊屢疑城中有伏兵，往往苦搜索，陸續殺僞典天袍館百餘人，後又殺僞典金官百餘人。

東北賊遞殺大略　東賊舊託天父下凡以惑衆，謂天父之言，藉傳於東王金口，兵機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違。及破南省，衆權獨攬，雖洪賊亦拱手受成，北翼賊無論矣。六年五月，向帥移營丹陽，賊頗猖獗，先時僅據省城，東賊便稱江山一統，至是又據溧水句容，頗覺其事指顧可成，使北賊寇江西，翼賊寇寧國，率意指揮，益自尊大，有去洪賊而自稱天王意。一日，詭爲天父下凡，召洪賊至，謂曰：『爾與東王均爲我子，東王有咁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賊曰：『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又曰：『東世子豈止是千歲？』洪賊曰：『東王既萬歲，世子亦便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東賊僞爲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賊歸，心畏其逼，而無如何也。向日東賊出，必聲砲數十，其將出也，門內堞有合釜數十，次第列至門，各覆爆竹於中，鑿孔通藥線，驟燃其一，則遞響至於門，門外亦如此，遞至轅門口，司砲者遂聲砲。既出僞示，凡天父下凡，無論大小官員男女人等，俱來跪天父，但聽砲聲連續，即是，不到者斬。於是莫辨是賊出與僞託天父，惟懍懍聽砲聲已。又令某日合城閉門一日，不准出館，違者全館俱戮。至日，東賊著白縐短衫袴，腰利刃，雜於心腹參護數人中，指天賊居而去，將刺天賊也。其門內司釜爆賊初見無儀從，不疑東賊出，既探其去，急燃爆，而砲聲遂連作，附近各館聞之，奔來跪天父，遠者亦續至，東賊知計不行，急返

宅，便爲天父下凡狀，召洪賊將就圖之。方砲聲連作，洪賊所屬人亦奔赴，見東賊半道返，及結束非常狀，向固窺其有異謀，及是遂信反白於洪賊，而召洪者適至，洪賊大懼，託疾不行，急以情事潛使達北賊。東賊軍令凡僞官率衆出而敗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處獲利乃許入，時北賊寇江西敗回，亦不准入，頗懷憤怨，得洪賊函，卽晚率三千餘人遽入南門，趨圍東賊宅，自擕數賊入殺東賊，及其妻小。先是賊取八九歲小兒數十，將閹之爲內侍，不得法，皆死，故是時宅中服役皆女人，盡殺之。逸宅爲東賊侍從館，聞變各持械出，北賊揮衆擊避。天既明，函首致天賊，請標爲老奸頭，榜諸罪狀示衆。下令屬各城，凡老奸所屬，無論官兵男女悉自首，匿者連坐。數日，拘得兩萬餘人。方北賊之窮搜東黨也，洪賊使人謂曰：『爾我非東王不至此，我本無殺渠意，而今已孥戮之，此屬又何辜，毋乃傷天父好生心，以寬縱爲宜。』北賊怒曰：『我爲渠除大害，今反責我而欲沽名耶？』乃悉殺之。自是諸務皆自專，所爲益橫於東賊，洪賊愈畏其偪而亦無如何也。又急使人召翼賊，翼賊歸，城扃已三月，不得入，射書城上，轉請於北賊，令隻身入，入卽見洪賊，得其情，然後見北賊，語不和，知有害己意，俟暮縋城出，北賊果率衆圍其居，搜翼賊不得，疑避洪賊所，遂執妻小去，要洪賊。洪力白其無，乃殺之，暴示翼賊反顧偏心罪，懸賞格，有得翼賊者，官丞相，金六百兩。一日，率衆至洪賊居講朝，索翼賊，洪懼，不敢見。薄暮，陳三千人於洪居前，謂不出翼妖，卽火攻。洪乘墉與對壘，銃砲互施，逾時無勝負。洪居服役亦女人，悉使裹髮效男裝，各持械啓門，則豎僞製翼賊旗，大

呼出衙陣，北賊不意其遂出，又見翼旗，謂石果久伏洪所，與同謀，大驚，衆遂潰。其先鋒某，率衆趨朝陽門，斬關盡奔出。洪乘勝鬨北賊居，盡殺其妻小，比曉傳令，北賊所屬皆不問，第知北奸隱處者，急首告，每日必搜查各館，各街巷設柵，至暮，使人守之，日授口號，往來者必籠燭盤詰，確實始放行。三日後，內橋柵口有人窺其外，守柵者問爲誰？將何往？答：『往鉛碼衙。』『何無燈？』曰：『出尚早。』『今日何口號？』曰：『館長未告我。』守柵者疑，火之，似北賊，呼衆來擒，便騰身上屋，因大呼捉北奸。四街守柵人俱至，圍而擒獲之，果北賊。蓋其日衆奔而獨留也。傳送洪，令支解之，割其肉方二寸許，懸城中各柵，標曰：『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函其頭，啓致翼賊，收滅前賞格，召之還。翼賊舊有反正事，未果行，洪賊終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以己族弟爲福王，主軍政。（賊又立賊首某爲安王，取人賢安福意，福王即僞國舅洪仁發，已於下蜀街就擒，見邸抄。）

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

杜文瀾

編者按：當湘軍未大舉出境以前，在金陵附近與太平軍相持者，在南惟向榮所統之江南大營，在北惟琦善所統之江北大營而向軍得張國樑等爲之助，尤號稱勁旅。咸豐六年江南大營潰，向榮死之；十年再潰，張國樑死之；於是同治元年李鴻章始以蘇撫經營江蘇，左宗棠始以浙撫規畫全浙，而曾國荃彭玉麐等，亦於是年始以水陸軍合圍南京，不及三年而太平軍全軍顚覆。太平軍最初之不能大發展，固由江南大營牽制之力；而太平軍至金陵後能支持至十四年之久，亦未始非由向軍老師堅城之下有以使太平軍坐大之所致，故研究太平軍一役之史實，此篇所紀江南北大營經過之情形，殊有參考之必要也。

一 江南金陵北大營紀事本末 鎮江附

咸豐二年冬十有二月，粵逆洪秀全等陷湖北省城，據之，時廣西提督向榮追賊至武昌，遂破城外紅山逆營二十餘座，賊自廣西作亂以來，未有如是之大創也。謀知金陵空虛，乃盡括江船萬艘，分水陸三路，循大江東下，遂於次年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凡兩岸州縣，莫不破殘，遂竄據金陵城爲僞都。時向榮

因督師奏參前在廣西追賊不力，方被嚴議遣戍，待罪行間，文廟知向榮爲楊宗武遇春舊部，其威名爲賊所憚，遂特授欽差大臣代徐廣縉之任。向大臣追賊至九江，接奉諭旨，遂發憤誓師。因見兵多饟絀，汰去游勇五之三，得精銳二萬人，因糧於江西，而以安徽爲協饟。又以諸軍由廣西追賊至此，疲於奔命，遂檄調回空漕船濟師，此向大臣受命督師後簡兵籌饟之原由也。先是二年十一月，兩江總督陸建瀛奉旨授欽差大臣督兵援楚，咨商江蘇巡撫楊文定，坐鎮江寧，調革任廣西巡撫鄒鳴鶴協理防政，諏期十二月十五日祀纛出師，率松江提標弁兵二千，本標親兵數百名，溯江而上，以安徽壽春鎮總兵恩長充翼長前行。上年，楚督奏調江南兵三千防湖北黃梅縣之老鼠峽，至是命陸建瀛并統之，以遏江路，起程日，得報知武昌失守，抵九江時，知賊已發黃州矣。

三年春正月十二日，陸總督次湖北廣濟縣之龍坪鎮，接恩長報，賊已大至，各兵不及登岸結營，擬以民船倉卒應敵，是夜接仗失利，舟師潰退，恩長自沉於江，隨丁載其尸還，陸總督匆促易小舟東下，奏請退保金陵。十七日，賊陷安慶省，薄九江而下，陸總督既旋省，楊巡撫回鎮江。阼金陵調有巡洋廣艇及大舢板戰船，陸總督率以進，欲防蕪湖之東西梁山，未至，聞賊近，各船不戰自退，仍回金陵設守。二十五日夜，賊船由四合山順流而下。二十六日辰刻，福山鎮總兵陳勝元等乘廣艇迎戰，擊沉賊船二，賊遽退，追至蕪湖，復擊沉二十餘船。是夜逆衆水陸大至，陳勝元中砲落水死，賊遂薄金陵城。二十九日，城外衆

壘二十餘處，賊船自大勝關至九里洲，晝夜環攻，兵民協守尚固。聚寶門外米商團勇殺賊，城上開砲助之，誤傷練勇數人，遂各駭散，布政使祁宿藻目擊忿甚，嘔血死。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雷轟發，賊驟登，第二雷繼作，賊自斃千餘，官兵乘勢擊之，競割耳記報功，守陴人少，賊大隊擁至，兼由三河門梯城而入。陸總督聞警至滿營與將軍會商戰守，出城至小營遇賊被害。鄒鳴鶴與提督福珠隆阿均巷戰死，兼署布政使監巡道涂文鈞等均殉難。江寧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駐防甲兵守內城，盡驅婦女登陴殺賊，相持兩晝夜，力竭城陷，殺害最酷。

向大臣自武昌追賊援金陵，以都司張國樑爲前部，正月十九日至九江，以簡兵催饟待船，故至二月朔日始登舟，値東風大作，二十晝夜未息，日行僅數里或十數里，向大臣督兵逆風而下，至二月二十一日達金陵。時省城已陷於賊，城西門外搤守尤嚴，復分黨陷鎮江揚州，向大臣急簡精兵至城東，連破朝陽門外賊營二十餘所，卽因其壘建立大營。鎮江之賊正南犯丹陽，聞大兵攻金陵急，卽調逆黨回顧老巢，丹陽以下始獲保全。時欽差大臣都統琦善亦由安慶遵陸追賊至揚州，由是江北軍務屬之琦，而金陵軍務專屬之向，並兼統鎮江以下水師焉。楊巡撫以鎮江已失，登艇船退保圌山以上江口，奉旨革職，而以幫辦向營軍務之內閣學士許乃釗署江蘇巡撫。先是許乃釗由廣東學政滿任回京，行至江西，奉命馳赴陸建瀛軍營，至九江與向大臣遇，尋又奉旨幫辦向營軍務。二十五日，向大臣分路進兵，攻克

附郭土城。二十七日，我兵營於土城，敗出撲之賊。三月初六日，破東南通濟門外賊壘。十一日，破七橋甕鍾山報恩寺各賊壘。十三日，進奪鍾山。十七日夜戰復勝，遂分十八營以逼城，賊始懼不敢出。向大臣派提督鄧紹良、水師副將李德麟等進攻鎮江，疊有斬擒，幷燬賊舟，救出難民船百餘隻，金陵觀音門所屯賊船，亦經我兵焚燬，並解散裹脅船戶水手萬餘人，賊之水隊亦漸戢。夏六月十三日，鎮江城賊出撲，我軍接戰於北固山下，伏賊齊起，縱火焚七營，鄧提督退守丹陽，管帶艇船都司劉廷鋏率潮勇馳援，賊始退。十五十七等日，復竄丹徒鎮，亦為廷鋏擊退。向大臣聞警，派總兵和春督兵由馬陵出辛豐鎮扼徒陽之衝，廷鋏亦至，賊始不敢南竄，蘇常以安。冬十一月，我軍攻鎮江急，寧國灣沚之賊由蕪湖進高淳湖，欲窺東壩以解鎮江之圍。向大臣遣鄧提督及總兵德安從東壩帶兵迎擊，斬獲極多。是年四月，向大臣以賊船逾萬，麕聚下關以上，兔兒磯以下，慮其西竄旁擾，密請簡派重臣，統帶水陸大軍，以遏東西兩梁山要道，且可與下游夾擊，為聚殲計，未報。六月，東風大作，十餘日未息，賊連檣直上，由皖江以達江西，烽火遂及湖北。向大臣遣兵追至梁山而返，從此北至皖豫以達山西天津，西則江西湖北，逆鋒無所不至矣。尋命琦大臣接統水師艇船，以江北調遣較近也。

秋七月，上海販賣煙土粵人劉麗川遙受洪逆偽封，為亂，濱海土匪應之，兩旬之中，連陷上海、靑浦兩城。向大臣派總兵虎嵩林帶兵二千馳剿，許幫辦派刑部主事劉存厚於川營餘勇中擇精壯千人訓

練成軍，會同馳勦，劉存厚遂克復青浦。兩江總督怡良，亦派候補道署臬司吉爾杭阿帶蘇松兵與虎嵩林等會攻上海。許乃釗以軍無統帥，遂至上海視師。

四年春三月，許乃釗實授江蘇巡撫。夏四月，上以許乃釗日久未復上海縣城，革職，仍回向營差委，而以江蘇臬司吉爾杭阿代之。秋七月，逆衆偵知添師赴滬，金陵兵力較薄，乃密約蕪湖之賊下窺東壩，副將傅振邦等迎戰，水陸皆捷，遂於二十五日克復高淳縣。金陵賊出撲七橋甕，我軍擊走之。閏七月，金陵逆分陷太平府，而鎮江賊衆亦久困思竄，議遙爲援應，同犯大營。向大臣偵知之，分兵四路抵禦，而自督戰於上方橋。十四至十八日，提督余萬青劉開泰敗鎮江賊於北固山，副將明安太等連破援賊。其金陵雨花台洪武門之賊，亦經將軍蘇布通阿等擊却之，斬馘千餘，副將傅振邦、參將張國樑進攻太平逆壘，國樑首先陷陣，乘勝抵城下，焚賊艇八百餘，殺賊四五千人，遂於十四日克復太平府城，以兵少不能搤守。冬十月初八日，向大臣分兵會揚州軍攻克浦口逆壘，金陵軍攻破雨花台，逼南門而營，賊始不敢由通濟門出。

五年春二月，鎮江賊數出窺伺，初九日，分股竄高資，并擾句容。十九日，向大臣派總兵德安攻破高資賊壘，賊遁入城。金陵上流之三山，爲濱江要隘，賊築壘堅守。三月二十八日，向大臣派水師副將吳全美等統率紅單拖罟各船上攻，焚賊船百餘。夏四月十三日，賊旁竄江寧鎮，亦擊敗之。十六日，吳全美水

軍乘順風越上關，登江岸，焚其木壘瞭樓營卡，江上逆蹤稍斂，水師棹行始便。於是賊又陷太平府城，六月，向大臣派副將蕭知音張國樑追勦，張國樑以所部三百人出奇計，克復太平府城，並焚燬城外賊船千艘，上游所掠輜重爲之空。吳全美等亦帶水師分道上進，鏖戰旬餘，克復蕪湖縣城。時瓜鎮之賊屢敗，金陵賊意欲往援，冬十一月，由龍脖子等處出撲，張國樑等由仙鶴門甘家巷一帶進攻，復分兵從後抄擊，斬馘千餘，時另股賊由東陽竄至棲霞街，焚掠，張國樑督兵出牌頭庵，與總兵德安等會擊，斃賊甚多，追至石埠橋江邊。十九日，又會總兵秦如虎敗賊於觀音門，斃二千餘，賊始遁回金陵。先是鎮江營軍派革任提督余萬青統帶，至是蘇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遂移兵接統，而以余萬青副之，於城東門外九華京峴黃鵠諸山及京畿嶺等處築壘置砲以逼城，復爲地道，轟塌城垣十丈餘，賊拒守甚固，我軍不得入城，又乘間犯我東路之營，擊卻之。是時蕪湖復爲賊踞，又約上游無爲安慶等處之衆東下，以解鎮江之圍，向大臣檄水師會攻神塘河，裕溪口踞賊由范羅山陶陽圃來援，爲官軍所殲。

六年春正月，江南軍敗竄賊於倉頭鎮。初金陵首逆糾上游賊數萬，嘯聚於倉頭鎮，聲勢頗壯，提督余萬青，總兵虎嵩林，分途抄擊，總兵張國樑擣其中堅，賊首尾不能顧，俘斬數千，乃潰退。三月，江北賊由浦口攻六合，向大臣派張國樑渡江會勦，勝之，幷復浦口及江浦城。二十八日，太平涇縣之賊竄陷寧國府，向大臣派兵往勦，時吉巡撫駐師鎮江，奉旨幫辦江南軍務，以高資爲賊運糧要道，謀奪之，夏四月，飭

江寧府知府劉存厚結三營於高資煙墩山，金陵逆大懼，以數萬人會句容鎮江之賊，分撲高資，存厚被圍，吉巡撫率親兵小隊往援，衝圍直入，賊遂全力四面環攻，吉巡撫中砲陣亡，存厚翼其尸出，亦戰死。向大臣聞高資之變，急遣張國樑馳援，五月十五日，疊戰於丁卯橋，五峯口，磨笄山，丹徒，丹陽，京峴之兵皆來會勦，賊走九華山，張國樑夜襲之，奪其壘，游擊張玉良又敗賊於東陽甘家巷，賊始回金陵。復分股陷溧水，向大臣撥兵馳勦之時，我軍以分兵應援，遠至浙西皖南，近則溧水東壩，存營兵僅七千，金陵賊曾見大營炊煙日減，遂密約鎮江逆黨從間道來攻，金陵賊從龍脖子潛出大營之背，各營同時火發，火箭及向大臣帳下。時張國樑方援勦溧水，聞變回救，向大臣已退句容，張國樑遂至句容斷後，向大臣至丹陽，收潰兵，鎮江之賊復來攻，檄調張國樑至，共圖戰守。國樑身受槍矛傷數處，仍裹創巡視各壘，以安軍心，又每戰必先士卒，是以賊雖猖獗，而兵心甚固，常蘇以下，恃以無恐，而賊自東西以迄江南，屢受國樑大創，見張字旗幟即返走。六月，賊復增築營壘，環攻丹陽，向大臣憂憤成疾，國樑激勵諸將，先後攻克五里牌，黃羅橋等處賊壘，又自督大隊攻奪和定橋賊壘，并分兵擊走定埠鳳凰岡之賊，追至黃土橋，斬級數千，捷聞，奉旨以提督銜漳州鎮總兵張國樑為江南大營總統，從向大臣之請也。秋七月，向大臣疾篤，以軍事付張總統，遂卒於軍。賊旋竄金壇，張總統等督兵渡河擊走之，尋奉旨以江南提督和春為欽差大臣馳赴丹陽，接統軍務，而以張國樑為幫辦，和大臣未至時，兩江總督怡良權其篆，總兵傅振邦方克

復東壩，署大臣怡乃派傅振邦攻高淳，八月二十三日，兵抵高淳，立營，遣參將李定泰帶練勇焚賊艇數千，殲濱江蘆葦中伏賊，遂克高淳縣，移師進攻溧水。張幫辦亦攻克竇堰賊巢，乘勝攻黃茅莊，拔之，移師攻句容。是月，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皆互相屠戮。九月初八日，張幫辦奪句容之通關橋十四五日，敗賊於吉利橋，復會傅振邦等攻溧水，直抵城下，賊間道來襲，我軍背城壕而戰，殲賊千餘。冬，和大臣自廬州抵句容軍營。

七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張幫辦調集兵勇，合攻句容，自由開道抵城下，破外壘，斃賊千餘，時溧水之賊被圍急，金陵安慶之賊出大隊至郞山，築壘爲援。二月初七日，和大臣飭副將魯占鰲傅振邦乘賊營未定，擊走之。賊既渡河，復結四壘，副將李定泰都司鄧聯科周光琦等分三路進攻，先以羸卒誘之出，追乃以一軍截其後，一軍衝其旁，賊大潰。遂合兵攻溧水城，敗其出城迎戰之賊，前後共平壘二十六座，殲賊三千餘。夏五月十四日，總兵傅振邦督營官周天培等先後攻毀城外賊壘數十，乃會兵城下，飛火燒城上屋，賊洶懼，副將虎坤元登西北門，我軍齊入，斃賊六千餘，遂克溧水。二十一日，張幫辦會傅振邦攻句容，賊以大股抗拒，張幫辦帶親兵力戰，賊大潰，和大臣揮軍繼至，入其內濠，殺賊無算。二十四日，我軍銜枚疾進，張幫辦先登城，遂於二十五日夜克句容。冬十月二十九日，張幫辦戰於瓜洲南岸，奪逆壘十七，我軍大捷，遂會攻鎭江，時金陵援賊至鎭江者四次，皆經副將虎坤元迎戰大捷，賊無匹馬片帆返者，

而城賊猶死拒。張幫辦以鎭城阻山濱江，古稱鐵甕，逆首吳如孝善守禦，非可力攻，遂設計斷其糧食，至是偵知城中盜糧將盡，乃會總兵虎嵩林，劉季三，余萬青，李若珠等，四門攻入，遂克鎭江府城，其竄出高資倉頭者，同時追勦殆盡，揚州軍亦同日克復瓜洲。初向大臣之從軍廣西也，和大臣以副將爲翼長，張幫辦始以千總都司銜效力行間，至是爲幫辦，屢摧大敵，克堅城，聲名藉甚，東南軍民咸頌幫辦功，而幫辦事和大臣益謹，和以其名出己上，未能釋然。上以許乃釗在向營久，能調和諸將，時乃釗方奉命在杭，會同浙撫協理防務，特賞三品頂戴，赴和大臣軍營辦文案，尋又幫辦軍務，後以克復鎭江城功，賞戴花翎，補光祿寺卿。

八年春二月，我軍攻克秣陵關，關爲金陵南面外蔽，賊守甚堅，初二日，和大臣派總兵李若珠等移營渡河北，先擊平黃泥庵等處逆壘，十四日夜，斬關入，又豫伏兵於葛塘集等處，襲斃賊五千餘人。三月初二日我軍擊賊七橋甕，直抵外濠，總兵李若珠設伏誘戰，與張幫辦合兵圍西南二門，總兵戴文英敗賊於雨花台，印子山，計斃賊二千餘，賊閉門不出。夏四月，楚師東征，陸兵趨皖北，水師攻安慶。是月，金陵賊由雨花臺來撲大營，和大臣先期偵知，遣總兵李若珠設伏於慈湖，銅井二路，并飭水師防範，大敗之。五月，和大臣派水師分勦繁昌，破賊於峨橋，楊家郇，魯港等處，殲賊二千名，沿江略淸，金陵賊恚甚，分衆出太平，神策兩門以犯大營，副將張玉良，馮子材等搴旗陷陣，賊大敗，自龍脖子城至莫愁湖，尸骸枕籍，

遂進攻金川門，悉毀東北城外賊壘。秋七月，和大臣遣水師總兵李德麟督船艇攻克上游泥汊河逆壘，及附城水陸各隘，分軍巡守，賊不敢出，因築長圍周金陵城百里以困之；復於開牐口等處連艑板船爲水營，賊勢益蹙，增築栅壘，水陸設防，逆衆出撲，張帮辦督飭南北軍分攻太平金川門，東西軍分擣雨花臺，別遣水師擊七里洲、壽德洲等處，皆勝。八月，皖逆圍浦口大營，和大臣分兵援之。九月，賊陷揚州，和大臣又派張帮辦會同江北軍攻復，遂移師援六合，未及而城陷，又陷溧水，復分衆築壘紅藍埠等處，爲持久計。和大臣遣張玉良由祿口進攻平壘無數，遂克復紅藍埠，乘勝圍溧水，分兵設伏，防堵要隘，張帮辦獨駐兵於高古山。冬十月初七日，張玉良督副將馮子材陳朝宗等血戰登城，復克溧水，其西竄之賊，出銅井六郎橋，龍磨山各，皆遇伏兵兜勦，張帮辦又敗援賊於高古山。各路官兵，敗賊數萬，四面合攻，直抵江寧鎮，由小丹陽至采石磯，老巢悉平。

九年春正月，江浦賊酋薛三元投誠，和大臣派兵收其城，遂攻復浦口。時宣城縣，灣沚，黃橋之賊，互爲依倚，大爲徽寧患，提督鄧紹良進攻灣沚遇害，和大臣復派參將鄭朝棟等分路往攻，斃賊千餘。二十四日，收復灣沚黃池。二月，皖北賊撲浦口，張帮辦往援，敗之，幷敗竄撲江浦之賊。三月，復分兵敗賊於九洑洲等處。是年秋，揚州大營德大臣興阿以師久無功，爲和大臣奏劾，奉旨命和大臣兼轄江北軍務。秋七月，派提督李若珠接統揚防，擊六合天長之賊，敗之。復派水師總兵吳金美攻魯港鴉山，總兵李德麟

攻大通荻港，初五初八等日，疊獲勝仗，破賊壘甚多。冬十月，總兵馮子材等援勦六合紅山窖失利，

十年春正月，江南軍克九洑洲，並敗賊於江浦。時金陵上關之壽德洲，下關之七里洲，仍為賊踞，和大臣定計招撫，兩洲賊目，相率投誠，願攻上下關以自贖。二月初三日，張幫辦會諸軍進勦，總兵熊天喜由七里洲，寶塔根收下關，壽德洲投誠賊目會總兵劉季三長驅力戰，收上關，計平賊壘數十，斬馘無算，賊退守江東橋，而皖南賊氛復熾。先是和大臣之欲斷九洑洲也，幫辦許光祿曰：『不如先以銳師收復皖南鄭縣，而於沿江隘口分兵固守，則賊不能由此竄犯常州蘇杭，攻我之所必救。我再出奇計以斷九洑洲，一年之內，金陵首逆自然坐困，擣穴擒渠，收功雖遲，而計出萬全，此上策也；若先斷九洑洲，賊必不與我爭，而以悍黨疾趨杭州省城，則我必分兵往救，又或分攻蘇常，則我將疲於奔命，而大局不可問矣。』時諸將皆以從征日久，咸思旦夕功成，和大臣遂於正月初七日派張幫辦潛師渡江，夜襲九洑洲賊巢，破之，因以重兵搤守焉。於是皖南之賊遂連陷涇縣，廣德，以入浙江之安吉，武康。二月十九日，賊兵抵杭州省城，浙撫羽書乞援，和大臣方奉旨兼統浙江軍務，派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我兵未至，而杭州省城已於二十七日失陷，巡撫羅遵殿死之。時江南援師未至，將軍瑞昌堅守滿城以待，三月初三日，張玉良督兵至杭州，與瑞將軍密約，內外夾攻，克復杭州。初八日復臨安，十四日復孝豐，十五日復長興。十八日，廣德之賊進撲建平，建平防守極嚴，晝夜鏖戰，適浙江回竄之賊糾皖南江北新到之賊，併力合

圍，二十一日，建平失守，東壩溧陽相繼並陷，賊進圍金壇甚急。閏三月初一日，賊由厚圩犯常州，和大臣派總兵熊天喜會秉忠暨蘇浙各軍分途迎勦奪溧陽埠逆巢，斃賊七八百名，別隊復建平，初三日解金壇圍，二十八日復廣德。初和大臣之至句容督師也，用人行軍，思出己意以求勝於張幫辦，後見幫辦之才實出己上，且為軍心所歸，凡事始諮而後行，是以連克堅城，屢摧大敵，無不如志。至是添募壯勇，增寨長圍，謂金陵可旦夕下，軍中要事，惟翼長王浚之言是從，不復諮商幫辦矣。於是統帶新勇之將備，率以賄入，又因軍餉不繼，改四十五日放一月之餉，由是軍心攜貳，以致潰決。而三月望後，霪雨兩旬，近地災民，以賊氛逼處，露宿大營左右，不下十數萬人。至閏三月初十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天氣奇冷，而軍士禦寒之衣皆付質庫。至十五日黎明，忽有大呼賊至者，營外難民，相率狂奔，軍心大震，初猶強立壕畔，少頃亦皆東走，午後各營遂空。張許兩幫辦請和大臣速飭各營將士整備軍械，退保句容鎮江，以圖復進，和大臣不可。是夜初更，各營火起，由遠及近，張幫辦率所部與和大臣許幫辦突圍出，十七日抵鎮江，張幫辦請和大臣守丹陽，而己守鎮江，互相援應。十八日和大臣抵丹陽，見熊總兵天喜備禦甚疏，又亟請張幫辦會商。次日張幫辦至，巡視各壘，路滑墜馬，受重傷，而賊衆大至，張幫辦力疾帶親兵小隊至東門吊橋，猝與賊遇，時前敵兩營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軍皆敗潰，張幫辦遂率所部二三百人禦賊於橋外，相持約三時許，難民擁至，吊橋路塞。張幫辦先與和大臣許幫辦約會守常州以固蘇杭，至是馬不

得行，欲亂流以渡，而濠深馬沒，加以受傷，不能復起，遂於濠中正命焉。此張帮辦親軍所云，與戡定後賊酋所供相符也。和大臣至常州收潰兵，聞賊至猶迎敵受鎗傷，退滸墅關嘔血死，或云自戕，賊遂陷常州。提督張玉良方援浙，聞警馳回常州，見軍無鬬志，請和大臣退扼滸關，而自率所部扼高橋，三戰皆捷，賊間道由九龍山進犯，師乃潰。夏四月，蘇州繼陷，許乃釗奉旨革職，至李統帥若珠揚州軍營辦文案，尋以疾乞退。張玉良赴杭州。時嘉興已陷，乃乞饟於浙撫王有齡，重整舊部，馳赴嘉興，以勦為防。當丹陽大營既陷後，水師吳全美方攻賊於蟂磯，逆目陳芸淮投誠為前驅，於閏三月二十四日連破逆壘，斃賊千餘，遂復蟂磯。六月十六日，賊由鎮江西路竄橋頭，增設卡壘，分據泥山、陽岡等處。時潰軍未集，鎮揚上下皆賊蹤，江寧將軍巴棟阿駐鎮江，遣陸軍由嚴渚、山梁進勦，別遣艇船扼橋頭險要。十七日，合兵鏖戰，追殺七十餘里，軍大捷。

時曾侍郎國藩奉旨加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侍郎議以破賊必先上游，應以江楚為根本，乃增募湘勇，訓練成軍。十一日渡江，進紮祁門，以固吳會人心，兼壯徽寧聲勢。旋奉旨實授兩江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兼轄皖南。時金壇尚未解圍，參將周天孚、艾得勝，知縣李淮，協同固守，屢乞援於鎮江大營。秋七月，將軍巴棟阿遣總兵馮子材往援，至丹陽，為賊所阻，馮子材乃督兵先攻丹陽，連奪卡壘，乘勝直薄城下，賊退入同守，金壇之路乃通，急遣副將向奎往援，而金壇已於十六日失陷，周天孚等

陣亡。二十一日，丹陽逆糾衆六七千由辛豐鎮來撲水師，並沿河築壘，設砲轟擊。總兵周希濂派兵嚴防東西岸，飭水師砲船於煙霧迷漫中輪隊架砲轟擊，賊乃遁回丹陽，我軍〔沿〕岸尾追，大敗之；水師別隊又敗賊於小河口。

十一年夏四月，江皖各賊撲揚州，復潛糾逆黨襲鎮江，巴將軍派總兵富陞蕭知音等夾擊，大勝，復派總兵朱啓光都司春貴會勦，俘斬無數，賊亦潰遁。秋八月，曾大臣所部楚軍克復安慶府城，壘克沿江諸城，定計長驅東下。冬十一月，蘇常逆圍撲鎮江，時揚州大營都將軍興阿方分兵勦皖北捻匪，恐鎮江有警，派水師總兵黃彬等率師船沿途迎勦，行抵丹徒鎮，遇賊開礮轟擊，鏖戰逾時，蹋平其壘，追奔數十里，斃賊無算。守備劉連升又敗賊於圌山關，破沿江賊卡數處，

同治元年夏四月，曾布政國荃統東下各軍復太平府，蕪湖縣，攻奪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二十八日，駐師於江寧鎮之板橋，議先攻秣陵關，取大勝關爲陸師運糧之路，取三汊河爲水師立營之所。五月初一日，兵抵秣陵關，守關賊酋汪五等獻關投誠。初二日，督兵鏖戰，奪取大勝關三汊河二壘，時彭侍郎玉麟聞曾布政整軍深入，急約提督王明山率水師策應。初三日，攻拔頭關，其上江小洲，倚石爲壘，賊守甚嚴，彭侍郎會同王明山督勇登岸，縱火焚沿洲蘆葦，我軍振臂齊呼，躍入賊牆，克之，幷奪取蒲包洲，水師乃進泊金陵護城河口。曾布政督陸軍逼紮雨花臺，分軍紮秣陵關，屢擊賊獲勝。六月初十日，僞忠王

李秀成由蘇州來援，我軍迎拒，互有損傷。十六日，城中出賊四五萬人來撲大營，我軍憑濠穩擊，候補道劉連捷開礮擊斃賊目，乘賊靡亂，併力掩擊，立解重圍，各將弁亦拔卡而出，合軍追剿，殲賊近二千人。二十四日，寧國餘匪復勾合城逆襲營，知縣易良虎等督衆擊敗之，東路來犯之賊，亦經劉連捷擊走。秋閏八月，偽護王陳坤書糾衆四五萬闖犯蕪湖金柱關，冀橫隔寧國金陵兵勢，彭侍郎會同楊提督岳斌，督水師戰敗之於東壩。九月初旬，大股賊結衆偷渡，逼關下，又擊退之。時句容之賊薄鎮江，築壘於湯岡，馮提督子材，魁都統玉，策勵諸軍，屢敗賊衆。十二日，派總兵龍文德攻湯岡，毀其九壘。十八日，水陸大舉，敗賊於花山上駟院，斃賊萬餘，遂進克花津、青山、象山、采石磯各處賊巢，上游江面肅清。先是曾布政既紮雨花臺，控扼形勝，金陵城逆思以全力爭之，偽忠王李秀成親率十三偽王，號稱六十萬，東自方山，西自板橋鎮，旗幟如林。是月二十日，直逼我營，尤趨重於東西兩隅，曾靖毅公貞幹擊賊於小河，却之。二十一日，城賊援賊同時並撲，曾布政督兵排礮轟擊，賊拚死進攻，晝夜不息，自是逐日分路來攻。二十二日，禦賊於上洲。二十三日，禦賊於湖橋，皆擊退之。猛字各營以西路來攻之賊已歷六晝夜，策其疲乏，分隊越濠擊之，突破四壘。二十六日以後，賊乃悉向東路，逼營而陳，百計環攻，將弁負牆露立，擲火球禦之。二十九日，賊負板蛇行，闖攻愈急，曾布政督軍抵禦，飛子傷頰，仍裹創上濠督戰。九月初一日，偽侍王李侍賢復自浙東來援，攻吉後營，曾布政引軍馳救，卻之。初二日以後，賊來更多，我軍隨宜抵禦，並分兵出擊破

西路卡壘十二座，賊鋒少挫，而東路之賊仍環逼不懈。十二月，嘉字吉後副後三營賊所掘地道同時轟發，擁入塌口者各千餘賊，我軍俟烟開土落，衝出決戰，賊之已踰濠者，誅戮無遺，並分兵抄殺濠外督戰之賊，且解信字等七營之圍，是日殺賊近萬。賊雖大受創，而尙圖再逞，於東路別開地道，於西路決江水以斷我糧運，經曾靖毅公訶知之，乃於高埂增築小營，令水師駐泊，以護運糧之路，曾布政飭東路各軍偵賊所掘地道，隧而通之。自十三日至冬十月初二日，凡破賊七壘四穴，掘穿地道五處，均聚而殲之，賊計益窮。初三日，我軍進拔賊卡數十。初四日夜，分道齊出，破東西南三路諸壘。初五日，合軍追賊於牛首山，經方山之西，而雨花臺營賊勾結城賊，絕我軍歸路，各營左右盪擊，賊大潰，重圍遂解，我軍堅守計四十六日矣。十一月以後，金陵賊屢犯金柱關，我軍拒戰於花津，上駟渡，三汊河，薛鎭，新圩，梅塘等處，皆勝之，復攻破徐家渡，萬頃湖卡壘，蕪湖防軍又勦賊於南新圩三不管等處，毀平四壘。

二年春二月，僞懷王周僧糾衆竄至句容城外，會合丹陽逆首僞敦天義陳逆，圖由九洑洲北渡，提督馮子材派總兵張文德等扼橋據險，分路進攻，初五日，抵牧馬口，游擊湛思舉等臨陣攻堅，平毀沿郵賊卡十餘座，幷敗東湖伏賊，追過句安縣境之薛郵。初六日夜襲柏林郵老巢，總兵田宗揚等駐軍豐樂山以布遠勢，初七日卯刻，張文德乘霧揮軍疾攻，都司龍方光躍馬入陣，斬陳逆於馬下，餘賊駭向西南敗竄，立奪柏林郵卡壘，直追至丹陽西門。是月提督鮑超軍復灣沚黃池，並攻破伏龍橋賊巢，羣賊遁往

金寶圩溧水丹陽一帶。三月，曾布政奉旨升授浙江巡撫，留辦金陵軍務。時僞忠王李秀成率賊數萬出撲石湖埠營盤，守將毛有銘劉連捷協力抵禦，賊乃增壘猛攻，相持不下，曾巡撫聞警，派道員彭毓橘率隊倍道往援，彭侍郎亦派隊渡江合勦。十六日，彭侍郎親督水軍至海子口，密約夜戰，遂合軍攻克黃圓寺、迎珠塔賊巢，毛有銘衝出重圍，會合夾擊，大敗之。忠逆向小嶺而遁，疊撲廬江舒城桐城，皆被防軍擊敗。夏四月，僞忠王李秀成圍六安，曾大臣檄鮑軍往援，大敗之，進克巢縣含山和州。時李巡撫鴻章以上海軍攻蘇州急，李逆因率衆東竄，將回援蘇州，李巡撫囑其力攻上游，以分賊勢，曾巡撫以忠逆回救蘇州，固意中事，而尤慮其直犯揚州，計莫如急攻金陵老巢，使賊無暇他顧。二十七日，派總兵李臣典專攻雨花臺石城，別遣隊攻聚寶門東西南三路賊卡，三更時，大隊直抵石城下，賊排砲外擊，我軍外擲火球火箭，天嚮明，敵樓火發，李臣典及副將趙三元督隊肉薄齊登，逆勢不支，當將石城攻克，別隊拔聚寶門外九石壘，我軍合隊追過長干橋，殲逆無數，并截敗城中出援之賊。五月，曾巡撫以浦口江浦已復，定計攻取九洑洲，商之彭侍郎及水師楊提督，先攻南岸諸險，以撤其藩籬。十二日，派總兵丁泗濱由下關進，總兵喻俊明由草鞋峽進，各督水師沿南岸飛駛而下，將近賊巢，賊萬砲齊發，猝不得前，我軍預以枯荻灌油，縱火焚江上賊舟數百，各隊乘勢從烟燄中薄壘，搶險而入，立平下關草鞋峽八壘。十四日，敗賊於燕子磯。十五日，楊提督會攻九洑洲，各賊死據，我軍奮勇齊登，前者傷亡，後者繼進，遂克之，殺賊近萬。時

金陵各軍亦壘克附城要隘。秋七月，又克印子山賊巢，聲威已震，而附城堅壘猶多未下者，曾巡撫以江東橋爲西南要隘，飭道員陳湜圖之；上方橋爲東南糧道，飭提督蕭衍慶圖之。二十日，蕭衍慶出印子山之東，逼賊壘爲營。二十日，曾巡撫派數隊滾營前進，紮於蕭軍之前，舁巨砲晝夜環攻，賊堅壁不出。二十九日，曾巡撫密派總兵熊登武繞出上方橋後，搶築營盤，以截賊竄。是夜蕭衍慶大隊猛攻，大呼越濠，比賊驚覺，我軍已半入壘中，短兵相接，壘賊悉就殲滅，當克上方橋賊卡，而江東橋石壘堅峻，外環重濠，攻之逾月未下。八月十一日夜，風霾蔽月，咫尺莫辨，陳湜乃選銳卒數百，絕流而渡，飛擲噴筒，衝過浮橋，而自督大隊繼至，我軍或踏梯而登，或緣砲眼而進，遂拔石壘，其附近各卡亦攻下之，城逆出撲者，經總兵蕭孚泗敗之於賽洪橋。其時東路賊尚多，曾巡撫以此路未平，不能制賊死命，遂令提督蕭衍慶東渡立營，賊已先築壘以拒。九月二十日，蕭衍慶揮軍從上下游渡河，破賊五壘，幷敗援賊，是日東岸新營成。二十二日，賊分道來援，各營奮力進戰，遂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諸賊壘，其左路方山土山之賊，亦棄壘遁。正圖進攻七橋甕，而城中大股出援，提督蕭孚泗急督各軍合力卻之，仍逼壘環攻。二十四日夜，攻克七橋甕賊壘。先是前五日，總兵朱南桂已襲取博望鎭，曾巡撫以博望鎭既得，則秣陵關之勢孤；七橋甕既得，則中和橋之勢孤。二十五日，派總兵伍維壽南略秣陵關，道員陳湜別隊出七橋甕之西，與總兵熊登武會師於中和橋，一戰克之，秣陵關賊潰而奔，我軍追至江干，斬馘無算，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壘

矣。九月，彭侍郎及道員吳坤修勦辦太平寧國以東諸賊，楊提督岳斌亦率水師來會，合攻水陽賊壘，下之。二十九日，疊克滄溪唐溝二壘，進逼高淳，賊目楊友清獻城請降。冬十月，別隊克寧國建平。初十日，東壩賊酋投誠。十二日，溧水賊目亦願繳軍械，各散回籍，當收其城。十一月二十四日，僞忠王之子糾合句容悍賊攻鎭江甘棠橋營盤，勢甚悍，提督馮子材督飭諸軍迎勦，賊以數十騎誘敵，我軍屹不少動，賊急以洋鎗直撲陣前，副將楊青山飭衆開放排鎗，勢密如雨，馬步軍衝入賊隊，大敗之，餘匪退守丹陽句容。

三年春正月，金陵陸師攻克鍾山天保城，扼斷太平神策二門，遂合城圍。我軍自攻奪城外東西南三面賊壘後，惟東北鍾山賊壘未克，於山巔築大石壘，僞名曰天保城，守禦極嚴，曾巡撫定計先攻鍾山，以冀合圍，商之楊提督岳斌，飭派水師扼江面，派總兵朱洪章截鍾山之後，以斷賊水陸應援，復調金柱關之兵助勦。二十日，別隊敗句容護糧之賊。二十一日，曾巡撫親督各軍至東北一帶相度形勢，適忠逆李秀成先糾大股猛撲嘉字營後牆，朱洪章分隊出濠夾擊，賊乃返走上山，各軍攀巖直登，拋射火球火箭，賊洶懼，冒火狂竄，遂克僞天保城。二十四日，派湘後右營紮太平門外，派總兵梁美材率所部紮洪山，總兵朱南桂率所部紮北固山，堵塞神策門大路，自此各路援賊路斷，城逆亦不敢出撲，金陵城乃合圍。三月，曾大臣檄鮑提督進取句容丹陽一帶。初五日，鮑軍敗賊於三岔山。初六日，攻句容塔岡，結寨未成，賊突來犯，鮑提督督隊分三路迎擊，大敗之，我軍直撲城下，殲賊數千，各營徹夜環攻，城賊乘亂縛僞

列王方承宗僞翰王項大英以獻，遂於初七日克句容，敗賊竄踞寶堰以拒我進兵之路。初九日，鮑提督帶隊進勦，大敗之，金壇丹陽之路以通。鮑提督乃進攻金壇。三月十二日，渡河，方欲壁於城下，俄接鎭江大營馮提督來函，以丹陽賊勢綦重，商請移師會勦，鮑提督即派總兵婁雲慶留紮金壇，而自回句容。旋奉曾大臣急檄，飭令撤回金壇各營力保東壩。鮑提督念撤營之際，恐城賊追躡，乃於二十日親率全隊偃旗息鼓折回西洋郵，一面設伏於茅山一帶，以防城賊出撲，賊果以二萬餘衆來追，鮑提督飭各軍伏於山後，屛息不動，俟賊追過茅山，擊鼓吹角，伏兵齊起，旌旗滿山，賊出不意，倉皇急退，各軍追殺五十餘里，敗賊抵城，不敢入城，逆亦開南門而遁，我軍躡蹤追勦，復敗丹陽小路竄出之賊，即於是日收復金壇。時馮提督方攻丹陽未下，江北大營富將軍明阿派總兵詹啓綸往助之，逆衆屢次傾巢出撲，詹啓綸督砲隊敗之，夏四月初八日，合隊進攻，斬關而入，賊仍巷戰抗拒，我軍奮力迎擊，斃賊五六千人，立克丹陽，敗賊尚三四萬衆，由天皇寺進據大山頭，聯漆橋之衆，合竄東壩，總兵譚勝達等擊敗之，

金陵各軍自克僞天保城後，賊衆防守益密。五月三十日，李祥和等率隊攻取龍脖子山。六月初一等日，各營輪流苦攻，李臣典率吳宗國等從賊砲極密處重開地道，蕭孚泗等修築砲臺，肉薄相逼。十六日黎明，曾巡撫將四路隊伍調齊，地道火發，揭開城垣二十餘丈，李臣典武明良等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多，大隊稍却，彭毓橘蕭孚泗手刃

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武明良率隊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轟擊，賊始卻退。李祥和等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王遠和等進擊中路，攻偽天王府之北；劉連捷亦率隊由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齊進，鏖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朝陽等門。羅逢元從聚寶門之西，由地道闕口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陳湜等猛攻漢西水西兩門月城。偽忠王李秀成率死黨狂奔，將向水漢兩門奪路而逃，為陳湜大隊所阻遏，仍轉回清涼山。提督黃翼升等水師各營，攻奪中關攔江磯石壘，乘勝猛攻濱江之賊，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漢兩門，由是全城各門皆破。三更時，偽天王府及各偽王府同時火起，烟燄蔽空，洪逆率悍黨千餘人衝出偽殿前南門，竄至民房，袁大升等率隊邀截，斬七百餘名，奪獲洪酋僭用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四更後，賊股千餘人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地道闕口衝突，經崑字湘後等營截拏，曾巡撫又加派馬隊，追至淳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復追至湖熟鎮，將逃賊全數斬刈無遺。曾巡撫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天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兵馬隊追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瘞於宮院內，偽幼王洪福瑱重襲偽號，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經蕭孚泗等親自搜出，並搜擒偽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湖兩廣等處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等日搜殺淨盡，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偽王偽天將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粵逆平。

二　江北揚州大營紀事本末

咸豐三年春，二月，賊既陷金陵，乃於二十三日陷揚州，分據浦口瓜洲各要隘，偏立土壘，以阻我南北之師。先是欽差大臣琦善統直隸，河南，陝西，黑龍江馬步各兵，由河南信陽進援揚州。二月二十七日，前軍提督陳金綬學士勝保督兵由浦口東山外越赴江邊，盡焚賊船，進至浦口，擊賊獲勝。三月初九日，抵揚州，分營北路雷兒墩雷塘集。初十日，破西北一帶賊壘。十二日五戰五勝，琦大臣進紮寶城，陳提督等紮司徒廟。二十二日以後，疊破廿四橋，法海寺及東路賊壘。夏四月初一日，琦大臣會同前漕督楊殿邦督兵四路進攻，盡破附郭土壘，城外全無賊蹤，其南路濱近運河，賊船林立，亦經地方官紳焚勦略盡，揚州賊酋林鳳翔等留僞指揮曾立昌踞揚州，盡驅婦女幷運金帛輜重回金陵，而自率賊二十一軍北竄，分擾滁州，臨淮一帶。

勝學士由揚州分兵援勦，當賊北竄時，分六軍之衆，於四月初六日襲浦口，初八日抵六合，署知縣溫紹原豫團民勇，拒戰於龍池，又約會琦大臣留防六合之吉林馬隊，併力追勦，殲賊幾盡。五月，浙閩總督慧成統宣化等營，署漕督査文經，漕督福濟，統漕標徐州鎭各營，分營揚州東路之灣頭，南路之陳家巷，城圍始合。左副都御史雷以誠，募勇自爲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門戶。自合圍後，

賊屢出撲，各軍嚴陳設伏以待，每戰必捷，殺賊以萬計。勝學士北援後，㽦以誠奉旨升授刑部侍郎，幫辦琦大臣軍務。時揚州踞賊謀於東路天寧等門偷搭浮橋，由地道奔出，營中先期獲諜訊知，慧總督派兵堵截，并知會琦大臣嚴備，北路賊甫出，即經擊回，爭橋墮水死者極衆，又敗東關門援賊，燒其望樓。二十七日，總兵雙來用砲轟塌城垣數處，因與鹽知事銜張翊國由浮橋進兵，分布雲梯，登城殺賊，勢已垂克，賊乃自焚倚城板樓，烈燄薰騰，不得下，復無救援，我兵乃跳城撤隊。時賊踞瓜洲下虹橋以通金陵鎭江，經瓜洲紳士中書鍾淮團勇於虹橋殺賊甚衆。二十九日，約會江口水師艇船攻瓜洲，失利，淮陣亡，團勇仍扼虹橋以守。六月十八日，東路大營合參將師長鑣以樓船載兵泊便益門，設筏渡兵，以代雲梯；合參將馮景尼帶勇預伏東岸之奶奶廟，并約會西北路進兵合攻，船已泊城設筏，而東岸伏兵不至，賊見無後應，乃放火焚船，不果登。總兵雙來攻北城，中砲陣亡。十九日，瓜洲賊會浦口賊進攻三汊河大營，我兵擊走之，追至分水龍王廟，焚賊艇而還。冬十一月，我兵進攻甚急，金陵賊酋遣僞丞相賴漢英等領江西敗回之衆奔奪三汊河，糾合儀徵賊黨，同援揚州，副都統薩炳阿等督馬步軍擊敗之，賊分衆退踞儀徵，而三汊河之賊從運河進，步步爲營，死戰不退，游擊毛三元扼守西岸甚固，東路參將馮景尼守揚子橋失利，先潰，賊由東路進，直抵揚城，遂約城中賊衆於二十六日夜全股突出，合賴漢英之黨退赴瓜洲。十二月初十日，我軍收復儀徵，焚燬賊船土壘，餘賊沿江遁回瓜洲。

四年春二月，我兵由瓜洲西岸進攻，賊傾巢出戰，勝之，總兵瞿騰龍深入力戰，陣亡，賊仍負嵎抗拒。夏六月，琦大臣以疾薨於軍，奉旨以江寧將軍托明阿爲欽差大臣，督辦揚州軍務，尚未至，秋閏七月二十八日，瓜洲賊出撲大營，提督陳金綬遣副將鞠殿華等分途迎拒，自督馬步左右夾攻，斃賊千餘，逆鋒大挫，而浦口之賊仍築壘堅守。托大臣以浦口不下，江南北呼吸不通，乃密約向大臣定期派員夾擊。冬十月初八日，督飭總兵武慶李德麟等由金湯門外五路齊進，直擣賊巢，金陵賊衆方飛楪來援，而向大臣所派水師已破浪而至，合圍分勦，殲賊無算，賊壘一律創平。

五年春三月，托大臣偵知北固山，鎭江，瓜洲，金山四路賊，約期進犯，設伏迎擊，破之，浦口水師接應會擊，焚賊船三百有奇，因督飭水師沿江掃蕩，疊破賊船賊壘。時九洑洲尚爲賊踞，金陵賊恃以爲屛蔽，爲追竄江北之路，屢攻未克，冬十一月，六合知縣溫紹原派都司秦懷揚千總王家幹攻克之，然以孤懸外江，未能堅守，復爲賊踞。初托大臣以瓜洲一水相望，賊往來無阻，乃諭瓜洲士民捐築長圍於瓜洲之北，以阻限之，是月，長圍成，賊分水陸來撲，擊走之。

六年春正月，瓜洲賊屢出衝突，金陵逆分大隊援之，托大臣檄副都統德興阿，都司趙樹棠屢敗賊於土橋，尹家橋，援賊亦受創去。時金焦雖泊浙粵艇師，而由鎭江至瓜洲之道未斷，賊船來往晏如，二月杪，鎭江瓜洲之賊糾合內犯，金陵賊又撥大股助之，遂於三月初一日突陷揚州，知府世琨，參將祥林力

戰死，托大臣兵潰，退保北路，副都統德興阿帶馬隊衝突，遏賊進竄，賊分衆東路撲萬福橋，江寧布政使文煜督勇擊走之。托大臣及幫辦前侍郎雷以諴，皆奉旨革職。加德興阿都統銜，爲欽差大臣，以少詹事翁同書幫辦軍務。德大臣督總管西昌阿等敗賊於西北路之陳家橋，轉戰皆捷，賊乃潰遁，遂於十三日收復揚州。賊旋闌入江浦，由寶鳳莊抄至浦口，總兵武慶退保六合，賊隨至攻之，德大臣派馬隊馳援，向大臣派總兵張國樑帶兵渡江援勦，敗賊於毛許墩，追至水家灣，與知府溫紹原會勦，斃賊千餘，賊竄陷浦口，張提督國樑等追擊，敗賊於葛塘集，隨於十八日復浦口，二十三日復江浦。十一月，來安天長另股土匪竊發，遙藉瓜洲踞逆聲勢，嘯聚於高旺，德大臣遣總兵馬玉斌禦於小東店，別隊由東西葛進勦，盡殲之，瓜洲賊方來援，經總兵鞠殿華督後隊擊敗，前後俘斬約三千餘名。

七年春正月，瓜洲賊分途出撲大營，德大臣督兵三面兜勦敗之，沿河賊艇亦爲水師擊覆。夏四月，賊又分水陸幷撲，德大臣遣參將富明阿擊之於土橋，總兵鞠殿華擊之於四里鋪，均獲捷。其水路之賊，以大船數十分兩路而進，亦爲水師所敗，計俘斬一千三四百名，溺水死者甚多。冬十月，江南軍大捷於瓜洲南岸，德大臣以賊援已絕，有隙可乘，乃定期進攻。十一月十二日，派八成兵勇四面圍勦，踰城而入，斃賊千餘，蹋平賊壘五座，其登舟南竄之賊，亦爲艇師截擊，溺斃無遺，即於是日克復瓜洲，江南軍亦同日克復鎮江府城。

八年夏四月，皖逆糾合捻衆竄石橋薛家口，築壘圖窺江浦，爲金陵聲援，德大臣派營總富明阿等分路進攻，先敗賊於大劉莊崔廟集，毀其壘，追至石橋，設伏合圍，大敗之，俘斬八千人，賊之旁擾滁和者，亦悉殲除。時皖逆又竄踞來安，以聯江南北聲勢，五月，和大臣派總兵成明等渡江進勦，立復縣城。六月，賊竄全椒，時九洑洲未下，滁州再陷，德大臣檄總兵鞠殿華等會同知府温紹原分途攻全椒，而九洑洲之賊由上游龍王廟糾合滁州踞逆來撲，我軍張兩翼分擊敗之，鞠殿華統大隊徑薄全椒城下，蹋平賊壘，援賊至，營總海全等奮擊，賊大潰。秋八月，僞英王陳玉成自上游會九洑洲羣逆越江浦以撲浦口，德大臣派總兵鞠殿華等迎勦，我兵以爭橋隊亂，致大挫，和大臣分兵六千渡江來援，賊分衆綴之，而浦口之圍仍不解。二十日，大營失陷，德大臣登水師艇船，繞道退保揚州，賊遂疊陷江浦、天長、儀徵等縣，并分賊攻六合，大隊犯揚州西北二門，營總富明阿等力戰，賊仍不卻。九月初三日，賊陷揚州，德大臣退守邵伯，並紮營萬福橋以固東路。賊陷城後，焚掠西北鄉，欲由黃珏橋犯邵伯。警報至江南，提督張國樑領兵渡江，十四日攻西北門，賊衆出撲，國樑飛馬督隊分路截殺，剽迅如風，遂於十五日會同江北諸軍攻克揚州。當揚州之陷，德大臣遠駐邵伯，不復能顧六合，賊以大隊圍城，前知縣留防六合道員温紹原激勵將士，誓以死守，割衫嚙指，血書告急於勝大臣，而援兵不至，張提督既復揚州，乃提兵馳援，十七日至陳板橋，遇大股賊接仗，不得進，賊以張軍且至，乃於十八日穴地道攻城，陷之，紹原投水死，知縣李守誠自

縊死，官弁殉難者極多。六合以彈丸之邑，賴紹原守禦，歷六年之久，大小百餘戰，迄以無援而陷。

九年春正月，江南軍收復江浦，逆酋薛三元投誠，初三元踞江浦，遣心腹詣江南大營願獻城勦賊自贖，和大臣派參將李世忠往收江浦，尚未至，而浦口逆洞知，率衆來攻，三元下令薙髮，協力死拒，乞援於水師，會世忠亦至，圍乃解。二十七日，世忠率三元攻浦口城，復之。二月，江南軍既復黃池灣沚，其潰匪七八萬結連皖北各逆，竄踞烏衣鎮汊河口等處，窺覬以奪江浦，浦口兩城，幷爲六合援，張提督國樑派總兵李若珠等於初九日由黃山進勦，時賊又糾九洑洲之衆出撲浦口，國樑躬率大隊截擊之，李若珠等亦敗賊於黃山前後抄擊，斃賊二千餘，賊又撲江浦縣，幷橫截浦口大道，經江浦守將總兵周天受等會同大軍擊走之。三月十五十八等日，張提督又派總兵李若珠，副將馮子材進勦九洑洲，沿途斬馘無數，又迎勦於浦口西南，三戰三捷，直趨洲邊二十五日，三路進兵，殺賊數百，附洲賊壘一律蹋平。時德大臣師久無功，爲和大臣所劾，江北軍務奉旨改歸和大臣兼轄。秋七月，和大臣派提督李若珠渡江接防，進攻六合，派總兵張玉良攻天長，於二十三四等日各有斬擒，十月，六合援賊竄踞紅山窰，截大營後路，和大臣聞報，派總兵馮子材等援勦，營於窰東，因大砲震裂，兵勇驚潰，賊奪窰東之營，追圍李若珠營，盤糧盡援絕，若珠率兵突圍出，移駐揚州西路。時和大臣派提督周天培扼浦口，連營壘爲江浦聲勢，自六合兵潰，賊窺伺浦口，張提督聞警，派兵馳往協堵，屢戰失利，周天培陣亡，營壘皆陷，大軍退保江浦，賊復來

犯，擊敗之。

十年春正月，江南軍攻克九洑洲，張提督既捷於江浦，軍威復振，乃定期大舉。初九日，水陸並進，直撲沿堤逆壘，洲中悍賊三面出援，張提督率敢死士直前攖鋒，縱橫出入，賊大潰，毀平逆壘八座。初十日，督兵攻九洑洲，越重濠，縱火焚其穴，先後斃賊二千餘。十四日，江浦逆糾瓜子山之衆數千來撲大營，總兵張玉良分兩翼擊之，張提督由中路衝殺，賊大敗，退據江浦。閏三月，江南大營再陷。夏四月，天長六合之逆乘間竊發，一由陳家集犯揚州；一由東溝窺瓜洲；一由僧道橋偷渡，襲邵伯，提督李若珠調副將王萬青帶砲船往邵伯湖堵勦，派參將詹啓綸帶馬隊從三汊河抄擊，賊不敢進，乃築壘於僧道橋堅守。詹啓綸由黃珏橋中路直擣逆巢，別隊分左右路夾擊，毀平逆壘，斃賊無算，賊退踞陳家集。時提督李若珠患病不能軍，奉旨以荊州將軍都興阿督帶馬步迅赴揚州六合，擇要駐紮，督辦江北軍務。秋八月十九日，自鄂起程，取道英霍六壽。九月至揚州。

十一年夏四月，江皖各逆分路撲揚州，一出僧道橋，敗於已革總兵王萬清；一出儀徵，敗於總兵詹啓綸。十八日，敗黨復聚，竄奔西北鄉，搶築卡壘。二十一日，都將軍出隊，分途迎勦，逆衆傾巢出拒，營總嘎爾柰率馬隊截擊，游擊刁經明率楚勇直擣中堅，大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斃賊數千，蹋平甘泉山等處賊壘三十餘座。冬十一月，蘇州逆酋撲鎮江，時都將軍方分兵會勦皖北捻匪，預防鎮江有警，飭水師迎勦

之敗賊於丹徒鎮圌山關，又慮天長踞逆爲北岸聲援，躬自率隊抵天長城外，賊守壘堅拒，副將劉成元等陷陣力擊，大敗之，進毀附城賊壘。城逆因圍攻急迫，遣使投誠，都將軍慮其詐，不許。十二月，皖軍提督李世忠進兵攻六合，二十一日克之，二十五日抵天長，城賊陳士成斬逆首龔長春率衆內應，亦克之。

同治元年春，正月初四日，李世忠進攻江浦，得守壘賊劉元成等爲內應，又克之。初五日，至浦口，敗九洑洲援賊，復克其城。三月，賊由金陵下擾，糾合蘇常之衆十餘萬人，渡江撲揚州，都將軍知賊衆且銳，令諸營勿戰，俟賊登壁擊之，殺傷甚多，退至各鄉掠食。十三日，敗賊於徐家集。十六日，賊由法海寺起至虹橋七里甸等處排列長陣，都將軍督隊直趨虹橋，另派隊由三汊河抄擊，斃賊千餘。十七日，賊以洋槍隊衝至西門，列於河西，勢極跳踉，副將刁經明等鳧水徑攻，賊以大隊壓下，我軍驟退，都司廖長明率驍騎營五百人衝扼，再接再厲，賊始稍卻，我軍轉身再戰，大敗之，追殺十餘里，復分路追剿，賊退儀徵，仍時分衆四出擄糧。夏四月十一日，總兵詹啓綸敗賊於儀徵北路十二里岙等處，斃賊數百名，其竄及沙漫洲等處之賊，亦經水師截剿，賊潰退，揚郡肅清。時皖軍提督李世忠紮營浦口，冬十月，堵剿九洑洲出撲之賊，獲勝，并敗僞忠王李秀成渡江來接之衆。十一月初六日，攻破南岸石埠橋逆壘，北岸賊分撲浦口，亦擊卻之，賊撤圍遁。

二年春二月，賊以二萬餘衆圍浦口營盤，堵守兩晝夜，糧藥均盡，李世忠撤兵走江浦，賊隨至，攻城，

陷之，世忠率將弁潰圍走，賊奪橋林要隘。是時春夏間江南軍既克和巢含三城，又獲雨花台之捷，上海軍又克崑新以規蘇州，江北逆衆倉皇馳援南渡，故天長六合來安次第解圍，浦口賊亦棄城遁，江浦賊詐鮑軍乞降，鮑提督及臬司劉捷察其詐，不許。五月初九日，引軍疾進，賊宵遁，沿途追剿，竄黨欲投九洑洲，洲賊不納。我軍截江圍剿，斃賊數萬。時曾巡撫定計攻九洑洲，十二日先攻南岸諸隘，楊提督岳斌渡江進攻，詢知北岸江濱叢莽中有堤埂一道，可取道達洲，乃派劉連捷率陸師數隊由堤埂闕處鳧水以進。十五日，會合水師，大舉進攻，排砲轟擊，賊勢漸懈，初更時，水師潛逼賊壘，因西南風縱火燒賊船，並洲上茅房，各隊大呼登岸，越濠齊登，前鋒既殪，後隊更進。二更後，我軍乘勝撲入，聚殲羣賊，靡有脫者，當克九洑洲僞城，長江一律肅淸。三年夏四月，富將軍明阿派總兵詹啓綸助江南軍攻丹陽，克之，六月，江南軍克復金陵，大功告成，江南北諸軍，以次凱旋撤退。

英法聯軍時代之北京景象（節錄罔極篇）

吳可讀

編者按：英法聯軍入京，係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八九月間事，此篇所記，卽當時作者在北京所目睹之種種情形。可注意者，則當日之懿貴妃，卽後來之慈禧太后，觀其主戰及主殺巴夏禮等之堅決，實爲後來庚子開釁之先導，篇中雖於此等處着墨不多，但那拉氏之專擅及其個人之性格已躍然紙上。

庚申七月，自慈親得病起，五六日間，卽傳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內外一切章奏，概不發抄，以致訛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猶未移徙也。時皇上方病，聞警擬狩北方，懿貴妃與僧王不可，且謂洋人必不得入京。

初一日至初十日，慈親得腹瀉之症。初諭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家，偶見几上藥方，始知病狀，然猶以爲年年偶犯耳，卽令請劉醫診視，以平日多用疏通劑見效，故聽其用藥。不孝本不信劉醫，因自咸豐二年至今八載，宅中自慈親以次得病，請渠一診，服藥卽見功效，以故慈親及家中人無一不深信劉醫者，而孰知禍胎卽兆於此乎？嗚呼！昔人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不孝不知醫，以致遭此大難，禍及慈親，雖百身亦奚贖乎？此十日內稍稍有遷徙者，緣海口接仗失利，我軍傷亡，且傷一總兵官，北塘

兵潰，砲台爲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間未能深悉兵敗之故，故消息不甚緊迫耳。

十四日，不孝見慈親病勢有加無減，心中焦灼，即請感冒假十日。不孝因慈親抱病，外邊一切事情諭令家人不得告知慈親，不孝日在慈親前勸慰，安心靜養。自是日以後，海口消息日緊一日，遷徙出京者遂紛紛不止矣。

十七日，李敏齋大令前赴安徽大營，來宅辭行，知慈親病，索看劉醫方，大不以爲然，且言必遭其禍，即親自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稟知慈親，慈親勉强服此，夜間覺氣短，不孝著急，於五更即將敏齋接來一診。據敏齋言，並非藥誤，慈親謂還是劉醫方吃得平穩。不孝只得仍請劉醫，照常用疏通劑，以不孝屢爭老年人豈可如此剋削，以後如檳榔枳實等品，始開除不用矣。惟用顧氣略略疏通方。

十九日，不孝將壽木由富壽板廠取回，令其在宅鳩工興作，二十日做成，仔細查看，花板料最難得寬厚，此則幫足三寸餘，底蓋足五寸，且樣子極其好看，不意拚湊，反得全美。據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買此，恐非千餘金不可，適辛三爺亦來，云可値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略覺如愿。二十一日，叫孔漆匠來宅，先鑽靠木生漆一遍，先做裏，用漆二斤餘。是日李裁縫曾請六人在宅，支案做壽衣，買綢緞等物。二十五日夜間，將貂襖做成，不孝因見慈親精神尚不大減，遂將蟒襖霞帔暫且不做。是時城中鬨傳夷人已

到通州，定於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紛紛移徙矣。二十七日，用漆裏灰布一遍。是日我軍拿到夷目巴夏禮等九人，禁刑部監，於是京中鼎沸，聖駕有出巡之說。朝內大臣具摺奏留，俱留中不發。凡在京旂漢大小官員眷口及財物，無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門一帶，尚未搖動。此數日慈親病症無增無減，不孝於二十四日又續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用漆裏灰布一遍。慈親自七月底以後，劉醫則以益脾助氣方日日進之，然總未見腹瀉泄稍止。初四日，慈親於早間呼不孝進前，執手嗚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給我預備，我於今日不想飲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縫復到宅中，由源豐賒來蟒襖霞帔料，會人做成。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楊劍芝孝廉到寓，據劍芝言病勢過重，必須固下方能有轉機，立方用赤石脂禹餘糧湯下之劑。不孝稟知慈親，慈親生氣，執意不肯服此方，至夜五更，慈親大瀉一次，覺神氣清爽，人人皆喜，即慈親亦謂病勢退矣，遂令成衣匠人等散工，不必如此著忙。至初五日，將蟒襖霞帔做出，又因慈親嫌所蓋小呢被子太重，即令做裏面並被單皆用紬子被一牀。慈親言雖然輕暖，然太過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過此來，言訖淚下不止。此時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見其多，城門已閉彰義並東南一帶城門矣。初七日，我軍與夷兵戰於齊化門外，我軍馬隊在前，且均係蒙古兵馬，並未打過仗，一聞夷人槍砲，一齊跑回，將步隊冲散，自相踐踏，我兵遂潰，夷人偪近城邊。先是親王及御前諸公屢勸聖駕出巡，聖意頗以為善，但格於二

三老成，並在朝交章勸止，故有並無出巡之旨。且明降諭旨，有能殺賊立功，立見賜賞等語。故人人皆以爲出巡之舉已中止矣。初八日早，聞齊化門接仗失利之報，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尚遠，園中毫無警報。不知如何如此舉動。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鎭懾一切，聖駕若行，則恐宗廟無主，恐爲夷人踏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爲後世之羞，今若遠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初九日，慈親泄仍未止，商之劉醫，將楊劍芝方試進半劑，連進兩劑，稍止，後復不能止，從此不起矣。嗚呼！十二日早間，慈親大泄不止，再進濟固之藥，已不能咽，急將李裁縫叫來，將衣服套好，所有應用雞鳴枕並被褥等物，速爲料理，至是夜亥時，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搶地呼天，究復何益，自恨素不諳醫，爲人所誤，此罪萬死不能贖也。不得已，飮泣料理一切，先將中衣命內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縐大衫，灰色縐夾襖，天青緞綿掛，上用蟒襖，霞帔，補服，釘在霞帔上，加上玉帶，掛上琥珀朝珠，將金扁簪紮在頭上，然後戴上鳳冠，用大紅表裏褥子鋪在牀上，將慈親安頓穩妥，頭枕雞鳴大紅緞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閉戶，並無相好一人到宅者。十三日，先將棺內拭淨，用大紅洋布八尺鋪在底上，用薄薄一層土子灰，將洋布裹住灰，使灰不粘棺上，用天青緞長墊套在七星板上，然後將表裏大紅緞褥款款盛住入棺，周圍上下，用通草包墊好，使不能動，蓋上紬裏面大被，然後將大紅表裏被蓋上，子蓋緊緊扣住，

於是日申刻封棺訖。是時街上荒亂，無人來往。適門生楊柳岑水部來宅，渠已於七月丁內艱，言目下消息不好之至，渠已將母柩用錢暫買龍泉寺前地一塊，於夜間暗暗入土，候平定再起出，囑不孝早為籌畫，免得臨時不及措手。不孝擬於上房後院破房內掘地安頓，柳岑以為在宅堂葬，總不大妥，倘彼疑其內係金銀，則害事不小，况夷人多疑，一入城，家家必須搜到，前入廣東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慮。十四日，彰義門開，不孝步行到九天廟，見正房尚空一間，令和尚先站定，回宅後，思想九天廟一帶安靜之至，擬將靈柩送去暫安，不孝守住慈柩，將眷口送至霸州門生高摘豔處，主見亦未定。是時內外十六門只開西便、彰義兩門。前三門自初八日關閉後，至十一日始開順治一門，內外移徙者幾於門不能容，前未移徙各家，至此亦盡移徙外出，然小生意及手藝人雖已盡走，而大生意各行尚未移動也。二十一日用八人將慈柩送至九天廟安頓，不孝步行出城，是夜覺得城外比城內安靜多多。二十二日早間進城，到城門口，幾擁擠不能行矣。二十三日出門，見街上人三三五五一堆，俱作耳語，街道慌亂之至，至午後，忽西北火光燭天而起，鬨傳夷人已撲海甸圓明園一帶矣。我兵數十萬，竟無一人敢當者，夷兵不過三百馬隊耳，如入無人之境，眞是怪事。僧邸勝帥兵已退至德勝門外。自二十四日以後，京中大生意，如布巷前門紬緞綿花各項，日用車裝駝載，不可復止矣。車價愈貴，移徙者愈多，即下至貧民，亦用推車或驢馬等裝載出京。是日恭邸於早間差弁到夷營送照會，該弁行至夷營，見其持鎗相向，懼而馳回。二十四日以

後，城北日見烟起，緣夷人到園後，先將三山陳設古玩，盡行擄掠一空，復用火焚燒，藉口亂兵燒燬。復出告示張掛各處，若和議不定，準於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務須遠避，勿致玉石俱焚等語，以致居民愈恐，無一不思出京者。是日車駕已安抵熱河，皇上下諭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傳言皇上有病，而親王載垣及端華謀攝朝政，若皇上崩，則懿貴妃等將爲皇太后，但貴妃與載垣等有隙，諸人多譖貴妃於帝前云。二十六日，不孝在九天廟探問外邊夜間情形，俱言安靜無事，惟日日過兵，九天廟卻未住兵。二十九日早間，滎兒進城來，言九天廟內已被天津兵丁住滿，闔家惶恐，不孝急到廟內，見係我兵，始放心。惟時僧邸及勝帥俱扎營西北一帶，距廟甚近，倘一開砲，俱成粉碎，況慈柩更爲不妥之至。乃向槓房約定，九月初二日起程赴省，到劉醫藥鋪，有推車數輛，每輛六金，可到保定，隨定四輛推車，裝載行李，是日夷人已於午刻進安定門，住居城樓，並城門洞內安大砲一，小砲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員，無一不於是日出城，在城內者，惟當事數人而已。是日大臣等已將巴夏禮等以禮送回夷營矣。洋人方至營，而熱河急詔至，命恭親王盡殺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貴妃既主持殺洋人於前，則此次之詔，或亦貴妃意也。

九月初一日早間，彰義門未開，不孝坐車到西便門出城，人車擁擠，不能行走，不孝令車後來，自己步行出門，幾乎踹殺矣。隨到九天廟，令其將行李收拾，將做成藍布綿棉套，自己套上，正合式之至。不孝

進城料理一切，到槓房告知定於初二日起身，推車亦送給起身信息，是日城外慌亂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樓司農亦攜如夫人與行李到廟居住，至初一日，尚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初二日早起，不孝即出城，時槓房人夫並推車已到，即將推車裝行李四輛，並無人坐地步，隨將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係龍槓，臨時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槓，只用小槓八人扛抬，不孝一時匆忙，未及細看，業已起身，即令內子並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單套轎車，滎兒步行隨走，倉皇起身，狼狽之狀，慘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聽其如此。惟慈柩總要求妥當，餘均在不計。打發起身後，一路步行回城，思想滎兒十五歲，並未步行上過路，倘慈親有知，亦萬不忍其受如此苦楚，遂雇推車一輛，令龔三拉縴追趕，幸是日出城矣。回宅後，徹夜思量，慈柩並未用大槓，未免抬上時顛播過甚。初二日一早，到槓房大鬧數次，伊總言換槓而行了。及崔滎等由保定回京，據言並未換槓，路上亦未接得信函，槓房可惡之至。然已上了他船，無可如何，且據滎兒來信，並崔滎說，一路槓頭陳姓很操心，靈柩走得平穩之至，並不見得顛播。到保定後，將氈套層層揭開，棺木並未受一點磨擦。自初二日慈柩及眷口起程後，京中夷人已入城內，訛言四起，人人自危，內城旗人未經移徙者，至此均將眷口移至南城店內居住，流離顛沛之狀，目不忍睹。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熒惑帝聽，倉皇北狩，棄宗廟人民於不顧，以致淪陷於夷，請速回鑾云云。自初間起，日日聞得與夷人換和約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見，或因夷人所說難從，總未定局，居民愈覺不安。初六日，英夷來照會，云

我國太無禮，致將伊國人虐死五人，索賠銀五十萬兩，適俄夷亦來照會，云聞得夷人索賠五十萬金，伊願說合，令我們少賠。恭邸以此事即使說合，亦不過少十萬八萬，又承俄國一大人情矣，隨託言已許，不能復改諭之。俄夷又來照會，云既已許賠五十萬，自不必說，惟英國焚燒園亭，伊亦願賠一百萬兩，前索二百萬，減去一百萬，只需一百萬便了事矣。恭邸答應於初九日送去銀五十萬兩。是時夷人所添十六條，無一不從者，當事者唯求其退兵，無一敢駁回，於是夷人大笑中國太無人矣，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貴妃聞恭王與洋人和，深以爲恥，勸帝再開釁端，會帝病危，不願離熱河，於是報復之議遂寢矣。

東方兵事紀略

姚錫光

編者按：紀甲午中日戰爭者，以姚君此著爲最詳，顧羅惇曧氏病其文字冗碎，曾據此書所紀事實，另成中日兵事本末一篇。（已錄入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但自吾人搜集史料者觀之，則與其取羅著之簡括，毋寧取姚著之詳盡。近人龔德柏氏譯有陸奧宗光蹇蹇錄一書，（改名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由商務出版）亦爲研究甲午一役之參考要籍。龔君於其譯本弁言中謂『姚書已成廣陵散，』其實廣陵散尚在人間也。茲錄於此，以備治中國近代史者取以與陸奧書參看。

釁始篇第一

自中國艮維左轉，斜伸入海，是曰朝鮮。而山川蟠薄，鬱積不盡，起伏洪濤巨浸間，東折而南，播爲島嶼，爲日本，爲琉球，爲臺灣，皆環峙東瀛，而日本爲大。凡三大島，其北之對馬島，與朝鮮之釜山僅隔海峽，西之長崎，與我浙江之普陀相值，南之薩摩大隅，與琉球三十六島吞吐斷續，渺彌相望，實爲神州左臂。臺灣亙古洪荒，我朝康熙時芟鄭氏，遂入版圖，置郡縣，設官吏，如內地。朝鮮琉球舊屬中夏，前明以來，朝鮮事中國尤謹；本朝龍興，噢煦覆育，列藩東土，世爲外臣。日本環海爲國，如琉球臺灣，風俗種族，頗類中

土。自漢已通晉間，而以界越瀛海，中國度外置之。及唐宋間，乃有我商民浮海貿易。至元世祖命忻都范文虎相繼東征，爲用兵之始，師卒無功，而貿易亦絕。至明復通，而江浙山東沿海寇鈔之禍，起於嘉靖間，歷數十年而後定，然猶其奸民肆擾，非出自國命也。萬歷間，其關白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覆其八道，值明季積弱，極天下兵力不能掃蕩，會秀吉死，罷兵，朝鮮乃復。我朝定鼎燕京，王師南下奠浙閩時，鄭芝龍及唐魯二王，疊往請援日本，皆卻之，而我商船之東渡者日衆，日本設奉行三員於長崎，領我諸商。道咸以後，中國海禁開，泰西諸國立約互市，市埠布江海各口。同治元年，有日本官至上海，因和蘭國領事請貿易如西洋無約各小國例，（日本長崎奉行遣僚屬附和蘭船齎貨至上海、因和蘭領事謁上海道吳煦、請曰、向祗與和蘭通商、自英法諸國挾以兵威、逼令立約、利權爲西洋占盡、無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僉謂若自行販貨、分赴各國貿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到上海、願仿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例、不敢請立和約、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並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通商大臣薛煥許之，是爲日本通市之始。三年，復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民自報我海關納稅。七年，英國領事復爲請照料其游歷過境官紳，其商民亦請入內地傳學術營商業，驗護照聽行，是爲日本交涉之漸。然皆其霸府德川氏時事也。蓋日本自大將軍秉政，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相繼制國命，號幕府，稱霸朝，垂六七百年。德川氏頗能以文治平其國，故二百年來海波不警者以此。當我道光時，美英俄諸國，亦疊以兵船入其境劫盟。霸府不能禦，於是攘夷議起，繼以尊王，處士朋興，誼譁雷動。外藩乘之，迭起稱戈，霸府之權遂替。七年，今日本國主嗣位，改元明治。十月，其霸府德川慶喜歸政，遂削

藩侯，置郡縣，平內難，改服飾，制度一循西法，稱維新，而我東方遂自此多故矣。

九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其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齎其外務府書來天津，謁大學士直督李鴻章，通商大臣成林，請通商立約。成林鴻章上其書，（書稱大日本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大輔藤原宗則、謹呈書大清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大憲台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甚、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船往來、未脩鄰交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乎、我邦維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爲憾。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大丞柳原前光、正七品外務權少丞花房義質、從七品文書權正鄭永寧等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以爲他日遣使修約之地、伏冀貴憲台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白。）我總署許通商，弗立約。前光固請於鴻章成林，總署乃允之。十年四月，其使臣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前光爲之副。上命鴻章爲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津海關道陳欽爲幫辦，議於天津。初前光之來，先呈約稿，以兩國利益爲辭，越一歲而宗城至，則嗇泰西諸約，擇其尤專利者，作草約要我，而欲廢前稿，（前光致應寶時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各國公使送行、謂此去當與大清連盟精衡。我大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西人妬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頤生枝節、倘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面目歸國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惟有內求自强、外禦其侮、誠能心照意投、規條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之爲愈也。）鴻章固卻之。（寶時欽復以書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爲通兩國之好、若以迹類連衡、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瞻循他人、鰓過慮、況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靳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開茅塞。去歲送來約章、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辭、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爲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以復命乎。）至七月，乃定修好規約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而與西約異者，

實祗內地通商一事。章程內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准入內地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異泰西爲辭。鴻章面折以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本係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人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爲例，前光語塞。宗城歸，日本意尙觖望，宗城旋以事免官。十一年五月，前光復齎其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則書來天津求改約，鴻章諷以寒盟，前光慚而去。十月，祕魯國商船瑪利亞留士，自澳門誘我民三百餘人爲傭，載赴其國，舟師虐使，會遇颶入橫濱，日本以公法截其行，三百餘人得生還，我國深謝焉。十一月，日本以其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力求改約，朝廷竟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約成，互換於天津，倭人遂益輕我。

蓋其自明治改政以來，氣囂甚，狡焉思逞。而朝鮮琉球爲我屬國，皆積弱不振，朝鮮尤密邇，倭久謀以通商爲名，將以兵刦朝鮮，尙忌憚中國，蓄未發。會有臺灣生番刦虐難民事，遂決計稱兵臺灣，以覘我强弱。先是琉球船遇颶風於海上，漂抵臺灣，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明年同治十一年三月，日本小田縣民四人亦漂至遇禍，日本大譁。至是種臣既成約天津，遂入京呈國書，隨各國使臣覲見，賀我穆宗親政，乃令其丞前光來總署言生番事，遽問生熟番經界於我。我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答曰：『番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爲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番者何？』昶熙恂曰：『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番，皆不服王化，

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爲盟好故，使某先告。』昶熙恂曰：『生番固我化外民，伐與不伐，亦惟貴國所命，貴國自裁之。』前光歸報，遂藉端興師。

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三月，日本置番地事務局於長崎，以大藏卿大偎重信爲總理，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美國人李仙得爲參謀，以戰船大功大有兩艘，益租英美兩國船，載陸兵三千六百人，發品川，會於長崎。美國駐日公使芬堪謂日本曰：『貴國發兵入中國地，彼必以爲寇邊；貴國僱用我船船人民，彼必以我爲援應；我與中國亦同盟，應守中立公法，凡屬美國所有，悉願收還。』並令其駐廈門領事捕李仙得，英公使亦以爲言。日本內閣大沮，令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先後馳長崎止軍行，西鄉從道不受命，內閣亦聽之，而解英美船，還朱仙得東京，別以洋銀十六萬圓，議購英美輪船各一，曰社寮，（可載兵五百。）曰高砂（可載兵千。）備運載。其駐我廈門領事福島九成馳書我廈門道，呈浙閩總督李鶴年，稱假道至臺，問生番罪。（書稱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審致所暨，則秋毫不敢侵犯。疆場彌邇。願毋致驚擾。鶴年復書略謂台灣全島、我所管領、土番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爲，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台灣府吏實救庇之，何可以怨報德，請速收兵退我地，勿啓二國釁。）五月二日，日兵千六百人，乘日進孟春三國三艘發長崎，直赴臺灣，泊社寮澳，三日畢登，熟番迎降，而生番時出狙擊，斃其伍長北川某。時熟番仇生番，導日兵深入，生番出鬬，日兵發槍於叢莽中，斃一人，餘皆奔竄，熟番告以佯走有伏，日兵不敢追，遂移營龜山。二十二日，日兵自車城社入山，攻竹社鳳口不門諸社，石門天險，生番壘石力拒，日人

繞道出其背，殺生番三十餘人。會從道乘高砂艦繼至，凡有兵三千人，分三道進，盡焚村落，越溪四，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灌莽間，時出狙擊，日兵大沮，從道乃退守龜山，造都督府，設病院，修橋梁，闢荒蕪，將爲屯田久駐計。

方鎬年之得九成書也，立以聞，而總署及北洋大臣亦先後入告，於是我海彊戒嚴，徵發號召，絡繹於道，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督福建水師赴臺灣觀動靜；令福建藩司潘霨，臺灣道夏獻綸，往就從道議。六月初一日，霨、獻綸挈法員二，乘兵輪二艘，抵琅嶠灣，明日登岸，倭兵露刃夾道立，霨、獻綸抵東城客館，就日營詰從道兵故，反覆論辯，持不下。初六日，仍就營申前議，竟日不決。初七日，日出而會，日昳無成說，從道崛强不可理爭，霨忿甚，將拂袖起，從道止之。從容謂：『我國暴師海外，糜財勞師，爲貴國闢草萊，鋤頑梗，費用耗損，豈可勝計？』霨曰：『若然，則將爲日本償軍費。』乃約以證佐，及昏成議三，則：一、中國償日本兵費；二、中國嚴馭臺番，令日本漂民無罹損害；三、立約後日本兵盡撤出臺灣。議定，霨、獻綸登輪去，而償款之說起。

當從道東渡，前光亦以公使來京師，與我總署議不諧，勢將搆兵。日本卽徵兵諸道，商購鐵甲艦於英；我則築砲台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綫於臺灣，購毛瑟槍三萬枝於德國，議購鐵艦於丹國；而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論彼我曲直强弱，日付新聞紙，乘機鼓煽，船艦兵械價三倍。日兵踞龜山者，以暑雨疾病，棺

檣相望，進退維谷。我閩撫王凱泰，將兵二萬五千將渡臺，倭人聞之大懼，以其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來議，李仙得從焉。七月抵京師，至總署，先辯論番地所隸之經界尤齟齬，兩月不決，利通乃宣言歸國肆要挾，而陰屬英公使威妥瑪居間。利通之來踵賠款議，要償及三百萬圓，軍機大臣文祥，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固爭之。葆楨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嚇，遷就求和，倘入彼轂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貼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爲拒卻。又貽書鴻章云，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云云。總署不能堅持，卒以五十萬兩轉圜成議。定約三條，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爲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注銷，作爲罷論，至該處生番，清國自宜設法妥爲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至受害。九月十一日鈐印換約。日本兵歸國，行凱旋飲至禮，戶懸國旗慶成功以張之，且褒賞利通。倭既得志臺灣，而用兵朝鮮爲益亟矣。

光緒元年，日本明治八年。秋，日本運揚兵輪突入朝鮮江華島，燬砲台，燒永宗城，殺朝鮮兵，刦其軍械而去，復以兵輪駐釜山要盟。方副島種臣之來議約也，曾乘間詰我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屬國，則句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治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至是日本乃以兵脅朝鮮，而遣其開拓使長官黑田青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議約。二年，日本明治九年。春，定約十二條，大要謂朝鮮爲獨立自主王國，禮儀交際，皆與日本平等，互派使臣，並開元山仁川兩埠通商，及日艦得測

量朝鮮海岸諸事。而朝鮮之禍實基於此。

是年，我國始派翰林院侍講何如璋駐日本，設諸埠領事官護商民。三年，（日本明治十年。）朝鮮以天主教事與法國有違言，請駐釜山日本領事官將意書稱我爲上國。（書中有上國禮部並聽上國指揮等語。）日本大詰責朝鮮，上其事我朝，總署致辯日本。（略謂朝鮮久隸中國，而政令均歸其自理，其爲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卽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得獨拒。）

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日本入琉球，滅之夷爲沖繩縣，虜其王而還。總署詰以滅我藩屬，日人拒焉。是時我以伊犁故與俄羅斯久無成言，勢洶洶，日本假之長崎，泊兵輪將毒我，久乃定。是時諸國皆請通商朝鮮，中國亦諭以因勢利導，勿固閉。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春，朝鮮始與美國互市立約，請涖盟，鴻章奏派道員馬建忠偕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威遠、揚威、鎭海三艘會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東渡，朝鮮國王先以國書照會美統領，（伯理璽天德。）明其爲中國藩屬，美使許之。乃議約四月六日約成，美使薛孚爾朝鮮議約官申櫶金宏集盟於濟物浦，汝昌建忠監之。十四日，其陪臣李應俊齎美朝約文並致美國照會來華，呈禮部並北洋大臣代奏。未幾，英使水師提督韋力士、法駐津領事狄隆、德使巴蘭德，先後東來，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約。是役也，日本亦令兵輪來詗約事，其駐朝公使花房義質屢詰約稿，朝鮮拒之。不得已叩建忠，建忠不卽答，而訂定約文及與西使詰議，皆我主持，日人滋不悅。

六月，朝鮮亂兵入王宮，並焚日本使館，日人有死者，（朝鮮國王李熙由支派入繼，其本生父李昰應，號大院君，攝國，頗拒外交。及王年長親國事、王

妃閔氏族稱强宗、大院君失柄、常怏怏。及朝鮮與各國立約互市、且僱日本弁教練兵士、昰應甚怨、尤與閔氏相水火。朝鮮財政窘竭、八年夏、屢月不給軍餉、六月朔頒餉、倉吏以陳腐給、且短斛量、軍士殺倉吏數人、倉堂執致之法、軍士大譟。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入王宮、將殺閔妃、脅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練兵日本教師堀本禮造以下七人、亂之作也、高臣即密告日本公使花房義質、令速避禍、義質得爲備、及高民往焚日使館、日使得突圍走出。其公使走回長崎。時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北洋大臣，建忠以涖盟事成回華在滬，樹聲電令會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東渡觀變。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島，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乘金剛艦先在。時朝鮮臣民惶懼，望我援兵甚，建忠上書樹聲請濟師，略言宜乘迅雷之勢，直入王京，執逆首，而我東渡兵至少須六營，當輔以兵輪運船疾發，否則恐亂黨蔓延。且聞日本兵船將大集漢江赴王京，朝鮮必被禍，如其定亂有功，則藩服寒心，國威益損。會汝昌亦乘威遠內渡請師，七月初三日，日兵船先後來仁川者凡七艘，陸兵屢日登岸分駐濟物浦仁川，其公使花房義質且率師入王京，朝人大恐。初七日，我兵輪威遠，日新，泰安，鎭東，拱北，魚貫至，繼以南洋兵輪二，凡七艘，蓋樹聲得朝鮮亂耗，即以聞，遂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親慶軍三千人東援，便宜行事，以兵輪濟師，是日登岸。十二日，我軍薄王京。十三日，長慶汝昌建忠往候昰應，減騶從示坦率，昰應來投謁，我軍已部署定，遂執之，先解輪船載以歸，安置保定、十一年釋歸。而亂黨尚踞肘腋，金允植齎朝王手書來營，乞我軍速討。十六日黎明，我營官張光前吳兆有何乘鼇掩至城東枉尋里，擒百五十餘人；長慶自泰利里，捕二十餘人，亂黨平。日使花房義質之入王京，要挾過當，議不行，義質惡聲去，示决絕，朝人乞建忠留之仁川。至是以李裕元爲全權大臣，金宏集副

之往仁川，就義質議約。去集請於建忠，建忠授之辭以往，乃畀日鋒，卒償金五十萬圓，開揚華鎮市埠，推廣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四方五十里，一年後百里）。宿兵王京。凡立條目七，隱忍成約。自是長慶所部遂留鎮高麗。是年秋，給事中鄧承脩，左都御史張佩綸，請乘兵威伐日本，責琉球事。鴻章以海軍未備渡海遠征非計覆奏，不果行。

朝鮮自啓關納使，國中新進稍通外交，輕躁喜事，號維新黨。日執政爲守舊黨，相水火。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維新黨首金玉均，洪英植，濮泳孝，徐光範，徐載弼謀殺執政代之。五人曾游日本，暱倭人，至是倚爲援。十月十七日，延我商務總辦各國公使並朝鮮官飲於郵署，蓋英植時總郵政也。是日駐朝日兵運槍砲彈藥入日使館，及暮賓集，惟日使竹添進一郎不至。酒數行，火起外垣，徐亂黨入，傷其國禁衛大將軍閔泳翊，殺朝官數人於座，諸國賓驚散。夜半，日本兵排門入景祐宮，金玉均濮泳孝徐光範直入寢殿，謬告朝王我國兵至，遂矯王敕速日使入衛。十八日天明，殺其輔國閔台鎬趙寧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稷，後營使尹泰駿。嚮午，羣兒自署官，英植右參政，玉均戶曹參判，泳孝前後營使，光範左右營使，載弼前營正領官，遂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江華島，進一郎欲幽諸日本之東京，議未決，而勤王兵起。十九日，其臣民籲長慶保衛，長慶責進一郎撤兵，及暮不答。朝鮮臣民固請我兵赴王宮平難，甫及闕，日兵於普通門發槍，我軍疑王之在正宮也，狐疑未格鬬，而死傷已多，乃驅兵進戰於宮門外，玉均

等皆出助戰。王乘間避至後北關廟，（値玉流泉後。）我軍士覘知之，告營官某，遂以王歸我營，斬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範戴弼奔日本，而進一郎自焚使署，走濟物浦，朝民彌仇日人，長慶爲聚其官商妻孥，衞之出王京。朝王具疏籲保護，鴻章奏之。上命大臣吳大澂副以續昌赴朝鮮，平其亂，日本全權大臣井上馨亦至，有兵艦六艘，並渡陸軍登濟物浦，以五事要高麗。（一、修書謝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圓。三、殺其大尉磯林兇手，處以極刑。四、建日本新館，朝鮮出二萬圓充費。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高麗聽命以平。日本終怨我兵之援王宮也，憤朝王之奔我營也。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春，遣其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商務大臣西鄉從道來天津，朝命鴻章爲全權大臣，副以吳大澂，與議，立約三條。（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歸。一、朝鮮練兵，兩國均可派員爲敎習官。一、將來兩國如有派兵至朝鮮事，須互先行文知照。）我屯朝鮮兵遂罷歸。

方己卯間，俄人以伊犂故有違言，兵艦駛遼海，英人亦東踞朝鮮之巨文島以泥俄人，既而歸於我，約我終護朝鮮，不滋他族，至是日本瞰朝鮮益急。十二年秋，我駐英法德俄大臣劉瑞芬議約英俄共護朝鮮，將有成言，函報總署。（瑞芬致鴻章書，略謂朝鮮素稱恭順，國家僅存此藩屬，毘連我東三省，關係甚重。而該藩奸黨久懷二心，飲鴆自甘，已成難治之證。中國能收其全國改爲行省，最爲上策，其次則邀同英美俄諸國，共相保護，不准他人侵佔寸土，則朝鮮已可倖存，不然，恐釁生倉猝，爲他人所攘奪，後患更不可言。曾以此意探美俄外部，均樂從此。已另函致總署，當與鄰閈接洽也。）總署斬之，（鴻章復瑞芬電，謂聯絡英俄保護朝鮮，可稱老謀深算，敝處已將此意轉達總署，請示，據復稱政府之意，謂朝鮮爲我藩屬，求鄰國保護，不合體例，失此機會，殊爲可惜。）

十五年（日本明治二十二年。）秋，朝鮮饑。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禁糶，日人詬焉。明年夏弛禁，日人謂其元山埠米商（朝鮮元山產米穀，日本商民多至其地販米。）折本銀十四萬餘圓，責償朝鮮，朝鮮爲罷秉式官，許償六萬圓，日人閧不

已，三易公使以爭償金。十九年，（日本明治二十六年。）卒償十一萬圓，事乃解。是役也，日本頗疑我駐朝道員袁世凱陰持之。世凱以充長慶營務處東渡督師，旋世凱留朝，遂充商務總辦，護我商民。朝鮮倚中國，其執政亦善世凱，日本忌之，謂執政爲閔妃族也，謂其爲守舊黨也，而昵其新進數人叛黨如金玉均輩，且曲庇之，以是怨益深。

甲申十月朝鮮之難，玉均泳孝等挾貲逃日本，而女士李逸植洪鍾宇分往刺之，鍾宇佯交歡玉均。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二月，自日本偕乘日本西京丸商輪來游上海，（鍾宇黃植子、痛其父嫺於玉均等謀叛而誅、欲報仇。）並寓東和日本客邸。二十二日，鍾宇以手槍擊殺玉均，中國捕鍾宇，繫之，以詰朝鮮，朝鮮謂玉均叛黨，鍾宇其官也，請歸其獄自讞，許之。朝鮮超賞鍾宇五品官，戮玉均屍，而以鹽漬其首，日本大譁，乃爲玉均發喪假葬，執紼者數百人。會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處逸植極刑，日朝如水火，且怒我歸玉均屍。

四月，朝鮮東學黨復起。東學者，創始於朝人崔禮成，刺取儒家佛老諸說，轉相衍授，起於慶尙道之慈仁縣，蔓延忠清全羅諸道。方我同治四年，朝鮮禁鋤天主教人，並擒東學黨首喬姓殺之，其黨益熾。光緒十九年，徑赴王宮訟冤，請湔雪，以撫慰得解，旋擒治其渠數人，遂益惶急思逞。朝鮮賦重刑苛，民多怨，黨人乘之，二十年三月遂倡亂於全羅道之古阜縣。朝王以其臣洪啓勳爲招討使，假我平遠兵艦蒼龍運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長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戰甚利，黨人逃入白山，朝兵躡之，中伏大敗，喪其軍

半，賊由全羅犯忠清，兩道兵皆潰，遂陷全州會城，槍砲子藥均為所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為名，傳言即日進公州洪州，直搗王京，朝鮮大震。四月二十八日，乞援我國，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兵三營東援，屯牙山（詳見援朝篇。）並告日本援朝師期，循十一年約也。（五月初三日、我駐日公使汪鳳藻照會日本外務衙門公文、略謂北洋大臣李鴻章開、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平定、隨即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咨電、以全羅道棊徒東學黨作亂、北犯全州、敝國無能勘定、誠恐蔓延愈廣、仍屢即上國之憂、查光緒八年及十年、敝國內地寇盜、皆仗天兵旃盪、今仍請派雄師東下、俾早鄰請等語。本大臣查朝鮮飛電請兵、勢已孔急、我朝素宏字小之仁、斷難膜視、當即奏奉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以綏藩屬、即寄寓朝鮮各國官商、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後、仍著就日班師等因、欽此。合行恭錄上諭飛咨貴大臣、並希查照中東和約、備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准此、合即照會、請煩查照。）而日本甚朝鮮為我藩服，復書堅拒，且遂告我出兵。（五月初四日、日本外務省卿陸奧宗光復鳳藻書、略稱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為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為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復云。同日、其駐我京師使臣小村壽太郎照會我總署文云、接奉廷寄、謹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業已命將出師、合即告知中國本署大臣依此、合即備文照會貴王大臣查知。）自是與我日有違言，而嫌怨為之深矣。（五月初六日、總署復壽太郎公文、略謂我朝以朝鮮王請救、派兵前往、此照撫綏藩服成例、亂定之後、立即班師、貴國似可不必特發重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不必入其內地、以我國之兵鼓行而前、如與貴國兵遇、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請貴大臣電奏貴國朝廷、以免別滋事端。五月初九日、壽太郎復我總署文云、接本國復電內開、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為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定之約、一係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定之約辦理、來文所稱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至謂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將亦共留意。）自我兵泊牙山，東學黨人聞之，已棄全州遁，朝兵收會城，而日兵來不已。五月初六日，其公使大鳥圭介抵仁川，率數百人趨王京。是時日

本兵艦六艘泊漢江口，初九日，其陸軍大至，朝鮮駭愕，止之不可。中國以朝亂既平，約日本撤兵，而日本要改朝鮮內政，五月十四日、日本外務省卿陸奧宗光致我駐日公使汪鳳藻公文，略謂東學黨亂既定，極應代整朝鮮內政，擬兩國各簡大臣前往朝鮮稽查各弊，同心整頓，煩奏請施行。中國以內政應歸其自主卻之，五月十九日、鳳藻復日本外務府文，略謂奉京電，朝鮮之亂，今已平定，本國無庸黍師於外。至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自爲之，即我中國亦不願干預。且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預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戍兵一節，光緒十一年中東和約早已訂有專條，今可不必再議，准此，咨復。日本持益堅。五月十九日、日本外務府照會我公使文，略謂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變，大爲敝國之害，乃爲自主之力太薄，不足膺重任，是以代爲設法，爲日愈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條，辦理就緒，方可班師。是舉不但與天津約符合，且合至理，貴國若始終相拒，斷不能贊，敝國職此之故，自行撤兵。於是齟齬彌甚，兵釁將啓。六月十四日、日本駐我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我總署文云，本大臣與貴王大臣面談各非，辱承惠許，即於是日電告敝外部，頃接復電，朝鮮之亂，在內治不修，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爲酌辦，事莫有善於此者。萬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東京使臣，力勸彼此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議，毫無合力整頓之意，兩國若啓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爲我國咎也。即錄原電照會，請察核辦理。蓋日本以朝鮮王請援於我，皆閔族所爲，惡其執政閔泳駿，遂惡王妃，並怒世凱，因思假改革朝鮮內政去之，收其國權，故持之甚堅。自五月中旬後，日兵陸續渡朝，凡八千餘人，皆屯王京，據要害，我兵逍遙牙山，世凱志超屢電請濟師，不報；求歸，不許；且戒勿近王京，攖日人鋒。時各國使臣居間，平日本於我，或責其撤兵，胥無成議。鴻章不欲戰，將以賠款息兵，而日本索銀三百萬兩，朝士大譁，於是和戰無定計，而日本已以兵刦朝鮮。五月二十三日，其駐高使臣大鳥圭介首責朝鮮獨立自主，勿認爲我國藩屬，六月一日，圭介要以五事，一、舉能員，二、制國用，三、改律法，四、改兵制，五、興學校。朝鮮爲設校正廳示聽命。十四日，朝鮮照會日使先撤兵，徐議改政，日

本不許，復責以謝絕爲我藩屬，並同力襲我牙山兵。朝鮮以久事中國，不欲棄前盟對。二十一日，圭介率兵入殺王宮衞兵，遂擄朝王，令大院君主國事，以仇閔氏。矯王令流閔泳駿閔炯植閔應植遠惡島，凡朝臣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無巨細皆入倭人筦鑰。方六月中旬，王京危逼，我駐朝道員袁世凱回華，中國始爲戰備，將渡兵朝鮮，租英船高陞以濟。至是爲倭艦要擊，沈於海，牙山兵亦旋敗於成歡，朝旨始決計宣戰，播告中外，而敵燄炎炎，遂不可遏，蓋浸淫醞釀以啓戎心，禍患之來，非一日之積也。爰臚顚末，備著於篇。

援朝篇第二

光緒甲午四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大閱北洋海軍，周歷大沽，旅順，大連灣，威海衞，膠州諸隘，二十一日回天津，方以我海軍之盛，張皇入告。二十八日，朝鮮全羅道會城陷於賊，請援電至，（詳見釁始篇。）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鎭總兵聶士成，率蘆榆防兵四營往援。五月初三日，士成率前鋒八百人發天津，由海道東渡，初六日抵朝鮮。越二日，志超率軍至，合屯牙山縣。牙山者，値朝鮮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仁川澳爲王京門戶，羣島羅列，與我山東之成山頭相値，從澳左轉入漢江口。卽達王京漢江口之南迤東爲仁川埠，諸國商賈所萃。自仁川南行稍西歷南陽，循廣德而至牙山，値沔口

津，曰白石浦，乃仁川全澳之東南角，地本偏區，時朝鮮亂黨在全羅，我軍以戡亂援高，故自仁川登岸，卽趨駐牙山，以就南道，爲循公州（高麗忠淸道會城。）赴全州，（高麗全羅道會城。）軍行稍便，不爭漢江門戶，固不料日本之與我啓釁也。

方朝鮮之請援我朝也，倭人聞之，亦以兵北渡，先令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大鳥圭介時適回國。）赴朝鮮。五月初六日亦至仁川，率倭兵四百人入王京。十二日、倭隊大至，陸續從仁川登岸，徑赴王京，約八千餘人。（日本之第九旅團，其司令官乃少將大島義昌也。）是時朝鮮賊黨聞我兵至，氣已懾，旋爲朝兵所敗，會我軍出示招撫，遂棄全州遁。十一日，朝鮮國王遣其陪臣李重夏來犒師。明日，倭兵已大至，朝鮮君臣懼甚，遂於十三日電止我牙山兵前進。時鴻章議和於天津，謀撤牙山兵，（五月十四日、令志超電示，倭使欲與者，由駐韓總辦袁道商酌撤兵，擬先撤五分之四，留兵四百駐仁川，與袁道妥商辦理。）而卒未果撤。十七日，駐朝總辦道員袁世凱電成志超，速請北洋撥海軍戰艦來仁川助聲威，並添陸兵駐馬坡，或可讋服倭人。志超電請北洋，鴻章不報。二十日，我牙山兵擬以洋槍隊四百人入王京，護我駐朝公署，並以四百人紮水原爲接應，世凱以倭議未成，勿輕動止之。時倭兵分駐力壓津龍山馬坡千洒計，環王京而屯，勢已張。二十一日向晚，復有倭人十餘名至牙山海口一帶測繪，士成率親兵十餘人詗之，倭登舢板飛棹去。二十二日，總兵夏靑雲率兵三百名，馬隊百名，旱雷兵百名，自天津抵牙山。二十三日，鴻章電令牙山兵往剿全州餘匪，無庸顧王京，於是志超留牙山。二十四日，士成拔隊往全

州，是日駐安州，朝鮮招討使洪啓勳遣使來犒師。二十五日，師次廣亭，倭公使大鳥圭介來詰我軍撫賊示眞僞，立索荅復，蓋倭人時以扶朝自主爲名，而我撫賊示有朝鮮爲我屬國諸語也。二十六日，士成抵公州，志超以倭事急，電令回牙山。二十八日，志超復電告士成倭事稍寬。二十九日，志超電令士成仍往全州剿賊，而總兵程允和自王京至公州，言總辦袁世凱屬士成撤兵回牙，免倭藉口。會同知史雲龍亦自全州探賊回，言賊黨見我軍告示，皆願投誠，於是士成於六月初二日令允和代率隊先回牙山，而自率數十騎往全州，初三日抵全州，明日乃發銀錢一千八百餘圓，救難民九百餘戶，有賊首數人詣士成乞撫。士成方治全州善後，志超電趣之，馳還牙山。時倭已踞王京，强其變法，强橫益甚，我軍孤寄牙山，乃屢電請班師內渡，以待和議，不可得。十二日，鴻章以和議難成，遣江自康率仁字營來會師。方倭兵之初至也，以衞商爲名，未敢昌言與我爲難，及踞王京，扼險阻，布置已定，且知牙山兵力之寡薄也，乃決計尋釁。遂於漢江口徧下水雷，而以兵塞王京諸門，每中國人出入必搜索，我旅朝商民大駭，爭內渡；駐朝公署員役逃散一空，勢岌岌。十七日，袁世凱赴仁川登輪回華。二十一日倭人以兵入王宮，擄朝王，盡易朝臣，而以大院君主國事，和議決裂。

二十二日，鴻章電令牙山速備戰守，先是鴻章奏請以大同鎭總兵衞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繼進，而遲回不發。至是朝廷決意用兵，乃復有四大軍赴援之命。所謂毅軍提督馬玉昆分統、發自旅順。奉軍高州鎭總兵左寶貴統、發自奉

天。及二盛軍也。（一淮軍之盛軍、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統、發自天津。一奉天之盛軍、副都統豐伸阿統、發自奉天。）於時兵形已兆，海道慮不可行，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分起前進，渡鴨綠江，入朝鮮，兵機既鈍，且道迂遠不卽達。我牙山之兵孤露無援，不得四大軍消息，海濱一帶地勢平衍不可守。而距牙山東北五十里成歡驛，爲自王京南來大道，且南通公州，於是士成請於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營老前營及練軍右營於二十四日移駐成歡。而英高陞商輪載我兵兩營並軍裝器械來援，已先一日爲倭擊沉於海！蓋鴻章以議和不成，始租輪載北塘防兵渡援，以兵輪三艘翼之而東，而倭人間諜時在津，賄我電報學生某，得我師期，遂爲所截，我兵輪卽逃回威海。於是倭人既擄我操江運船，而逼我在高陞船之兩營兵降，我將士抵死拒，倭遂以砲擊高陞船，並以水雷沈之，我兩營殲焉。（詳見海軍篇。）至是日牙山軍聞之，知援絕，而倭人大隊已逼振威，去成歡四十里，士成請援於志超。二十五日，營官江自康許兆貴率隊至成歡。二十六日晨，志超亦馳至，士成言於志超曰：『頃海道已梗，援軍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勝，宜速往據之，幸而勝，公爲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此間戰事，當竭力防禦，相機進止。』是日倭兵已逼素沙場，去成歡十餘里，於是志超自率葉玉標一營往公州，而士成率五營駐成歡。成歡驛值平澤縣東北，左右皆山，中通縱橫兩驛道，（北走振威，南通東達天安公州，西通南達牙山，東達稷山。）前橫大河，河之南北岸皆澤國池沼，與水田相錯，惟中通一線大道，跨河爲橋，曰安城渡，爲北來隘道。我軍諸壘分駐成歡東面山項，（西面山岡惟一壘。）其西南最高山頂分駐砲隊，過大道倭兵來

路。時我軍駐地甚據形勝，二十六日，武備學生于光炘等，（于光炘周憲章李國華辛得林。）夜冒雨出探，倭已分道來犯，歸促士成速備戰，並糾健士先往，伏橋側守要隘，且請士成速接應，遂行。而諸將莫利前進，觀望不即行，光炘等伏橋畔村落，夜半，倭前鋒至，光炘等狙擊之，頗有殺傷，並斃倭官數名，倭兵駭却，過橋多擠溺。而覘我軍無繼，其後隊且至，復猛進。光炘等扼守四刻許，接應終不至，光炘等學生皆死焉，倭人遂進。二十七日黎明，倭兵已踞成歡西北面山坡，士成自督隊與相持甚猛，而我軍左側之東北面山坡又突爲倭人搶踞，以砲直擊我東面諸壘，（時我砲隊還擊，竟莫能中敵。）勢不支，遂敗。蓋是夜倭人自素沙場分兩道來犯，一從大道來以綴我師，而一繞道出東路以襲我側面，我軍以全力自大道遏倭軍，而不虞東道之倭自側面來犯也。士成既敗，東南趨公州，就志超，志超已棄公州，乃合軍北走。仍恐與倭遇，繞王京之東，循清州，鎮州，忠州，槐山，興塘，涉漢江，經堤川，原州，橫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時值夏秋之交，溽暑甚，途行帀月始達，（志超於七月二十一日至平壤，士成率隊於七月二十八日至平壤。）殘軍饑疲，死者相屬，志超方以成歡之戰，殺敵過當，並沿途疊敗倭兵，鋪張電鴻章入告，且論功奏保員弁數百人，獲嘉奬，並賞軍士銀二萬兩，未幾，復拜總統諸軍之命。（聶士成時電請鴻章赴天津募兵，八月初三日解兵去平壤。）

是時我軍駐朝境者爲蘆防六營，（葉志超部、並江自康夏青營各一營在內。）盛軍十三營，（衞汝貴部。）奉軍六營，（左寶貴部。）奉天之盛軍六營，（豐伸阿部。）毅軍四營，（馬玉昆部。）共三十五營，盡屯平壤。平壤乃朝鮮舊京，城垣壯闊，南北綿亙十餘里，凡六

門;南曰朱雀,西南曰靜海,(即大西門。)西曰七星,北曰元武,東曰長慶,東南曰大同。長慶大同兩門,直逼大同江,元武門跨山爲城,附城一山,(緊逼元武門。)曰牡丹台,爲全城命脈所在。牡丹台山外復有三山環抱,迤邐而西,內屏牡丹山,而外扼往義州大道,爲我平壤後路孔道。城之東南達王京,西南至大同江口,東走元山浦,地要而險,最據形便。方四大軍之入朝鮮境也,朝民以王師至,歡呼夾道,爲時盛暑,爭獻茶漿,餉我軍士。而軍士殘掠,毀器皿,攫財物,役丁壯,漁婦女,汝貴軍尤甚,朝民大失望。七月初二日抵平壤,時我牙山軍已敗退,倭人無南顧憂,而猶麕聚王京,遲回未發,蓋新倭未集,且其元山枝隊未東渡也。我平壤軍不即直趨王京分道爭利,又不擇險分屯互爲策應,以絕覬覦,而以二十九營萬四千餘人聚平壤,置酒高會,日督勇丁並朝民於城內外築壘環砲而守,及志超至軍,彌庸懦無布置,識者憂之。初八日,有倭馬探兵一小隊至大同江南岸東窺我軍,圍而殲之,乃分哨隊渡大同江。七月中旬,又有倭探兵過鳳山,偵我兵在黃州,卽退去,諸將遂以屢獲大捷聞,亦旋棄黃州,還守平壤。八月初三日,盛軍(淮軍之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爲敵,遂相轟擊,歷一時許,死傷頗衆,由是堅壁不出者越七日。及聞倭兵已自黃州北進,乃大嚴諸軍,作嬰城計,城南附郭凡築壘五座,大同門外,(大同江東岸。)凡築壘五座,絡以浮橋,以通東西兩岸之氣。元武門外前後山頂四,凡築壘五座,(牡丹台一壘最堅。)元武門內附城山上築壘兩座,(左寶貴駐營其上。)而以砲壘分扼城內外四隅。(城內之東北隅西北隅各一砲壘,城外西南隅東南隅各一砲壘、而西南隅一砲壘去城稍遠。)及倭兵既逼,諸將分畫守界,城之北面,(卽元武門一面)

乃左寶貴所部奉軍，豐伸阿之盛軍，江自康之仁字兩營守之城之西面。（七星門一面。）乃葉志超所部蘆榆防軍守之城之南面迤西南隅，（朱雀門一面迤至七星門。）乃衞汝貴之盛軍守之城之東面大同江東岸，乃馬玉昆之毅軍守之。復以左寶貴部分統轟桂林策應東南兩面，蓋以東南當敵衝，尤我兵力注重也。是時志超駐城中調度，寶貴駐城北山項守元武門，諸將皆各以守界方位駐城外。十三日，倭人前鋒兵已抵大同江東岸，蓋自中和大道從平壤東南之土器店來，我軍斂入壘，發槍遙擊。十四日，倭大隊至。十五日，皆互放槍砲，倭亦時前時卻。十六日，倭人分四枝（此東路倭共一大枝，分作四小枝，非其全軍之數大枝也。）猛進：一枝從東南自牛角島渡江襲平壤城東南隅，一枝繞東北渡江將襲東北隅，其兩枝則猛撲我大同江東岸營壘。時我大同江東岸前敵兩壘稍遠，夾大道而峙，後二壘背倚大同江，面控大道，與北岸砲壘相望，稍北即浮橋。是日天未明，倭即來撲，先互放槍砲，惜我砲準甚疏，倭得競前薄我壘。馬玉昆自督步隊截擊，而倭人冒死進奮，奪我前二壘，復趨我後二壘，玉昆肉薄血戰，抵死相撐拒，汝貴渡江援之，槍彈雨發，隔江砲台（即平壤城東南隅砲台。）亦發大砲轟擊，倭人死傷山積，仍不退。鏖戰及四時許，（自早六點鐘及午後兩點半鐘。）倭人彈丸盡，伏地無策，始敗退去。玉昆將追之，忽聞元武門失守，志超有諸軍速撤之令，乃退。蓋倭人之來攻平壤也，多取遠勢，分兵四大枝以包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出，循開城、金川、瑞興、鳳山、黃州東北折，歷中和，而抵平壤東南，此倭人由大道來之兵，即馬玉昆禦之於大同江東岸者也。（此其第九旅團，並騎兵、工兵、砲兵，名曰大島混成旅團，其司令官乃少將大島義昌也。）一枝亦由王京

西北出，至黃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襲平壤西南面。此雜集第十旅團中之二十二聯隊十二聯隊、及騎兵工兵砲兵、乃其第三師團司令官中將野津道貫所率、名曰大軍。一枝由王京東北出，至朔寧，經新溪、遂安、祥原，至江東縣，渡大同江，以襲平壤北面。此其第十五旅團中第十二聯隊之第一大隊、及第九旅團中二十一聯隊之第二大隊、並騎兵砲兵、名曰朔寧枝隊、其司令官乃少將立見尙文也。一枝由其國來新兵，自元山登岸西行，歷文川、陽德、成川，趨順安，以截平壤西北大道我軍歸路者也。此其第三師團中第五旅團之第十八聯隊並騎兵砲兵工兵、其司令官則大佐佐藤鍊太郎也。分道倭軍，皆欲十六日會平壤，而我大軍在平壤者，方壘守城垣附郭而屯，惟知大道倭兵即中和一路。之來，而莫虞倭自西北分道議我後也。

方十二日警報迭至，馬玉昆既踰江備敵，寶貴亦遣軍探敵，出元武門，迤而東北行八十里，至大同江上游，倭自朔寧來者已趨至，將渡江，寶貴所部三營，其營官爲金姓徐姓楊姓、失其名、後皆死於平壤。列陣以拒，槍砲互擊。日兵之在隔江山上者，復以砲猛擊我軍，時距我軍尙五六里，而志超以前路急，以羽箭趣三營回平壤，倭兵遂渡，折而西南向平壤。十四日，堅伏不動，我軍亦斂入壘。是日倭自元山登岸新兵，亦北至順安，我軍西北赴義州歸途已斷，而我諸將方憂大同江東岸來犯之倭，即馬玉昆所拒倭兵。尙未顧及後路。十五日北面倭兵兩枝一自朔寧來、一自元山登岸來。復進踞城北山頂數坐，寶貴自出爭之，不能勝，乃入城以砲仰攻，倭仍堅伏，諸將始慮後路將絕。是夕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寶貴慮志超遁去、以親兵守之。而自扼元武門山頂。十六日遲明，城北倭兵分兩道來撲，時我元武門外營分壘兩重，內重兩壘牡丹山爲內層之東一壘。一相屬，外以三壘環之，敵之來攻

也，寶貴自至城上指揮，我軍力禦之，倭人死傷無數，仍猛進。辰刻，竟破我外層東壘，而我外層之中一壘，猶固守。未幾倭人移一大砲至相近山巔，逼我轟擊，於是中壘不守，而外層之西一壘，內層之西一壘皆相繼潰，城北倭兵乃萃於牡丹臺。牡丹臺據全城形勝，我軍以全力持之，而倭人砲隊繼至，專注我牡丹臺壘排轟，其步隊乘勢蟻附上，遂陷。寶貴知勢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黃馬褂頂帶登城指揮，遂連中砲，受傷墮地，猶能言，下城始殞。部將死者數人，我軍奪氣，倭卒十餘人潛奔城下，以繩梯猱升，而我守軍竟不覺。倭既登，守軍驚散，倭卒十餘人遂踰城入，徑奔元武門，斲死我守門兵，開門以納倭兵。志超乃偏於城上插白旗乞援兵，城中擾攘甚。是時我馬玉昆方與東路倭兵（自中和大道來之倭兵。）相持於大同江東，竟擊退倭人，獲大捷。其西路倭兵，（即自黃山渡江而西，從江西甑山來平壤之倭兵一枝。）於十六日晨至城外西南隅，與衞汝貴遇，汝貴邀之相持至午刻，倭不得逞，亦退去。而聞北路大挫，元武門已失守，未幾志超撤兵速退令亦至，於是玉昆汝貴乃撤隊。志超之插白旗也，有倭官來議，志超乞歸路，倭人不允，而兵亦未入城，其城北之兵仍屯牡丹山上，扼我之吭。是夜志超率諸將弁兵棄平壤北走，倭人要於山隘，槍砲排轟，我潰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彈故，團集愈緊，死亡愈衆。其受傷未殊之卒，縱橫偃臥，求死不得，哀號之聲，慘不可聞。加以人馬騰藉相蹂，死者至二千餘人，擄於倭者亦數百人，而將領死者蓋鮮。平壤軍儲甚厚，凡有大小砲四十號，快砲幷毛瑟槍萬數十桿，將弁私財，軍士糧饟，（凡有金幣十二箱，內共金甎六十七塊，金碇六十一碇，金沙十四箱，大小三十包，皆將領私財。而軍士糧饟除糧食以外，尙存饟銀

約及十萬兩。軍資器具公文密電，盡委之而去。是時朝鮮君臣民庶，制於倭人兵力，望我軍捷音，有若望歲，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時密輸倭人消息於我，日盼我軍進趨漢城，而我諸將一蹶不振，自是朝藩遂絕。倭燄益張，駸駸有內犯之志已。

奉東篇第三

我軍之駐平壤，朝廷憂諸將懸入無繼，命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五營自旅順，先已有毅軍四營，由分統馬玉崑率赴平壤。提督劉盛休以銘軍十二營自大連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十二營自黑龍江，皆赴東邊九連城，為諸軍後繼。師未集，我駐朝諸軍已敗績於平壤，詳見援朝篇。逃亡將士皆迸安州。安州南去平壤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則羣山環繞，為平壤北第一巨鎮，城垣高大，足資守禦，且為倭人北犯孔道。過安州西北百六十里至定州，亦稱險要。是時我軍尚及萬數千眾，倭人踞平壤，越兼旬始進，苟我將領簡料軍實為死守計，倭人豈得長驅渡江，躪我邊圉，乃諸軍自平壤北潰，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聶士成時遇盛軍馬隊分統衛本先於安州，知平壤久利，遂與本先議守安州，會葉志超等先後馳至，即請出令收散隊扼安州，深溝固壘以待倭至，志超不聽。聶士成先於八月初三日離平壤，將回津募兵，十二日以北洋電令折回，故平壤敗時士成不在軍，而遇本先於安州。奔五百餘里，六月二十二日，先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中國與朝鮮界鴨綠江，江以北我之九連城，江南朝之義州，隔水相望，實為中朝孔道。上奪葉志超職，以宋慶總統諸軍。時我軍駐鴨綠江

北者，係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所部鎭邊等軍十二營，總統宋慶所部毅軍九營，聶士成所部蘆楡防軍四營，呂本先孫顯寅等所部盛軍十八營，（此即衞汝貴舊部，汝貴逮問，以呂本先孫顯寅會統。）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江自康所部淮軍（虎勇。）五營，耿鳳鳴等所部奉軍各營，豐伸阿聶桂林等所部盛軍（此奉天盛軍。）練軍十二營，新舊約及七十餘營，兵力甚厚，自依克唐阿一軍以外，諸軍皆宋慶節制。宋慶武人，能戰，無調度，非大將材，且諸將驟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畢集，仍散漫無紀，於時我軍皆斂屯江北，倭人遂平行至義州，去我軍渡江時已一月。我將帥仍蹈平壤覆轍，罔及時布置，遂至倭人飛渡，邊圉虔劉，敵焰遂不可遏矣。

時我軍以九連城爲扼要，九連城南倚鴨綠，東枕靉河，渡河而東有山如蹲虎，號虎山，爲九連城險塞，再東至安平河口，踰安平河而東爲蘇甸，再東爲長甸，其九連城以西爲安東縣，再西則大東溝，爲鴨綠江口，再東則大沽山。是時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率所部蘆楡防軍四營守虎山，銘軍等營守江岸，東路則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西路則豐伸阿聶桂林等分守安東大東溝大沽山諸城邑，是爲我東邊鴨綠江之防。九月二十二日，倭人第一羣兵（倭人自朝鮮境北犯渡鴨綠江入我奉天邊境者，自名曰第一軍，蓋以其從花園港登岸犯金旅之軍爲第二軍也。）畢集於義州，作欲渡狀，我諸軍嚴防中路九連城江面，而倭人乃潛襲上下游，將以全力萃於中路爲批吭擣虛計，我諸將竟不察。二十六日，倭人枝隊（其將乃大佐佐藤彌太郞。）出東路鴨綠上游，從我安平河口對岸（朝鮮水口鎭。）徒涉而渡，初祇二三十名，擎槍探水徐渡，守口依軍見之，舉槍遙擊，砲台亦放砲

一二出，適倭軍回擊一排槍，依兵遂紛擾逃潰，砲壘守兵亦委而走，於是倭隊數百畢渡，而依軍誤入一山溝內，無出路，復南旋搶出山溝，倭人攔山口截擊，死者百餘人，依克唐阿乃東北奔寬甸。是日倭人之第二羣兵亦襲登鼻子窩東之花園港。倭人枝隊既渡東路上游，其義州大隊，從中路義州稍東，與虎山相直對岸，乘夜鳧水測量，當靉河口有沙淤屯積於江中，壅小渚二，倭人遂藉渚架橋，從南岸越兩小渚至北岸，跨架浮橋三座，終夜而成，而我竟不覺。二十七日侵曉，倭人先列砲隊南岸隔江擊我，讓其軍渡橋，於是倭兵渡者數千人，砲隊繼進，我守岸及守砲台銘軍先潰，諸軍從之，惟聶士成所部尙保虎山不去，倭縱軍環攻，士成兵單勢不支，戰一時許亦退，渡靉河而西，倭遂踞虎山，宋慶遣軍來爭，倭已畢渡逼我，我乃還軍渡靉河，多擠溺壯，踏於虎山側者相枕藉。於是我靉河東各壘皆爲倭據，宋慶恇懼北走，退保鳳凰城，二十八日，倭人遂入居九連城。倭之未渡也，別遣枝隊其司令官爲少佐塊山氏。循鴨綠江而西，屯麻田浦朝鮮境安東對岸。以砲隔江擊我安東諸壘。至是九連城倭兵亦分枝東下，豐伸阿聶桂林不虞倭兵夾江下，亦棄安東奔岫巖州，倭人遂入安東。於是東起安平河口，西至安東，值鴨綠江口。沿鴨綠江境，皆爲倭有。

宋慶所部諸軍既潰而北，依克唐阿一軍潰而東奔寬甸縣，豐伸阿聶桂林所部潰而西奔岫巖州而倭人益狡焉思逞已。鳳凰城爲盛京東南孔道。城垣高堅，我東邊道駐焉。時從宋慶奔鳳凰城者，爲聶士成所部之蘆榆防軍，呂本元孫顯寅所部之盛軍。江自康所部之淮軍仁字營，耿鳳鳴所部之奉軍，劉

盛休所部之銘軍，並宋慶本部毅軍，雖經敗潰，而兵力尚厚，乃宋慶以鳳凰城不可守，請退扼大高嶺（即摩天嶺）·以守遼陽州東道入告，遂令聶士成等守大高嶺之石佛寺，呂本元孫顯寅等守連山關甜水站諸處。十月初一日棄鳳凰城走，初二日倭人遂入鳳凰城。初四日，詔宋慶回援旅順，慶乃率所部並銘軍而西，其戰事在金復海蓋間，（詳見遼東篇。）而大高嶺之防遂專統於聶士成。（詳見後幅。）

先是倭奪我安平河口，依克唐阿奔寬甸，倭人遂東陷蘇甸長甸，折而北趨，初六日寬甸詗倭人來攻，依軍分統倭恆額列隊城南，爲一字陣以待，依克唐阿乘間出西門遁去，於是寬甸諸軍及蒲石河口守營從風北潰，倭人遂入寬甸。是時倭人第二羣兵已薄金州，（初九初十兩日，倭人第二羣兵連陷金州大連灣。）而東邊倭人復圖犯岫巖。（此倭人由東邊西上之兵，後抵海城。）蓋自安東之陷，倭人枝隊（其司令官乃第五師團之第五旅團少將大迫尚敏。）於十月初八日西犯大東溝，至大沽山。大沽山者，爲東邊西路要口，商賈所萃，日兵屯之。十日，乃與鳳凰城之倭圖分兩枝夾攻岫巖，一枝從鳳凰城出，（其司令官爲少佐三原重雄。）從何家堡西北行至高家店，折而西，經老爺廟至黃花甸，折而南，經領溝黃岑子興隆溝以攻岫巖之北。一枝即駐大沽山之倭（其司令官即大迫尚敏。）經土城子關家堡門子領洪家堡子以攻岫巖之南。會豐伸阿聶桂林自安東逃至，尚有步兵十營馬隊三營，乃分兵北扼黃苓子以禦自鳳凰城南來之倭，南阨土門子洪家堡子以禦自大沽山北來之倭。黃苓子地甚險峻，我軍時有馬步五營居高臨下，敵難仰攻，岫巖北面之防，頗足自固。二十日，鳳城倭已抵黃岑子山下，踰日，分兩道來

攻，其前鋒數十人越山奮登後隊繼之，竟奪我黃岑子山頂，我軍棄險走，遽退保興隆溝。而我分駐岫巖南面之軍亦爲大沽山倭兵所逼，卽退走，洪家堡子復爲倭踞。豐伸阿等見南北兩路倭兵之逼也，遂棄岫巖宵奔析木城。二十二日，倭入岫巖。自是凡東邊道所轄全境，幾盡爲倭據。於是東邊倭兵之爲兩大枝：一以鳳凰城爲老巢，日與我大高嶺防兵崎嶇角戰，（詳見後幅。）一謀從安東岫巖西犯析木城海城。蓋自渡鴨綠江赴我奉天省城分兩大道，皆以遼陽州爲孔道，一由鳳凰城踰大高嶺達遼陽而至省城，是爲正道；（卽東道。）一由安東歷岫巖經海城出遼陽之西境而至省城，是爲西道。倭人由鳳凰城前進，既扼於我大高嶺防兵，（詳見後幅。）東道絕，遂改計將出西道。且是時倭之第二羣兵已陷我金州大連灣，進逼旅順，（旅順於十月二十五日失守、詳見金旅篇。）東邊倭酋將分兵而西，以與其第二羣兵會，且將出遼陽之西，以斷我大高嶺後路，遂分兵西行，以其據安東之一大枝，（其統將爲中將桂太郎。）移岫巖，於十一月十四日，全隊分道西犯，是時宋慶同援旅順之師屯蓋平，屢擣金州不得進，（詳見金旅篇。）而豐伸阿聶桂林收合殘卒尙十餘營，駐析木城。於是倭人先以兵一枝赴蓋平至牽馬河子以張聲勢。（其司令官乃中佐佐藤彌太郎。）綴宋慶軍使不得東，乃分兩枝以撲析木城。一枝由大道來，（其中將桂太郎自統。）一枝由旁道進。（其司令官爲少將大迫尙敏。）十五日，我軍於二道溝白草灣溝諸處禦自大道來倭兵，屢戰皆敗，而由旁道來之倭，我軍分兵以禦，同日敗退，豐伸阿聶桂林夜奔海城。十六日，倭人入析木城。十七日，倭人踵至海城，我軍於城東之喬麥山城西之晾甲山稍稍扼守，甫交綏復委海城而去，倭

入海城，於是遼西大警，營口牛莊皆戒嚴。而自榆關出錦州以赴奉天之路，將即斷絕，警報日達樞府。後此諸帥復屢敗於海城，遼東之禍遂不可弭矣。（詳見遼東篇。）

其留鳳凰諸城之倭一大枝（其統將為中將野津道貫，其部兵為第五師團，而其駐鳳凰城之將則少將立見尚文也。）自十月初旬，方與我持於連山關草河口之間，蓋是時我東路軍亦分兩大枝，一為聶士成駐大高嶺之軍，直鳳凰城西北；一為依克唐阿之軍，直鳳凰城東北。依克唐阿自寬甸北去，由靉陽邊門繞出鳳凰城東，分屯賽馬集草河城。十七日，有倭兵一小隊（其司令官為大尉足立武敏。）自靉陽邊門進至賽馬集，覘我虛實，據我營西小山坡，放槍震耀形勢，我騎兵乘之，倭駭遁，猶沿途抗拒，我騎追至馬鹿甸子，斬其隊長中尉柳原楠次，倭始越嶺遁，其東窺賽馬集也，同時有一枝隊（其司令官少佐今田唯一。）亦自鳳凰城出，西犯我連山關，經雪裏店金家河樊家台二道房身通遠堡至草河口，迤而北。十五日，其騎兵已抵連山關。連山關祇一村落，居民四十餘戶，而地勢甚險，蓋大高嶺山脈分兩枝東南行，左拱右抱，至連山關，環繞三面，惟中通一線大道，為大高嶺前敵重地。時呂本元孫顯寅率盛軍駐守，而倭人騎兵甫至，即奪關口，大隊繼至，本元顯寅遽退，倭人遂於是日陷連山關，引軍直趨大高嶺。聶士成扼隘路，以巨砲當其衝，張旗幟叢林間，鳴鼓角為疑兵，時出截殺，而露宿以守，倭不得逞，乃撤回連山關。倭人以西路既阻於大高嶺，而其東路復有賽馬集之敗，恐我依軍將襲草河口以截其連山關歸路也，乃益增兵，連山關，（其將改派中佐富岡三造。）二十四日，移向草河口，我依屯草河城

者擊之，相持一時許，會日暮罷戰。二十七日，倭人乃棄連山關，迸兵草河口以截我西路聶軍東路依軍相通之路。二十九日，聶士成乃收復連山關，遂懸軍抵分水嶺以附倭人之背，依軍亦分爲兩路西攻，於是倭人前後受敵，幾不支，惜草河口孔道隔於倭兵，我東西兩軍不及要約，是日依軍猛戰，斬其中尉齋藤正起，倭衆多死，會日暮，聶軍先退，及夜大雪，依軍亦退。是役也倭人未得志於草河口，乃至鳳城乞援，十一月初三日，守曾立見尙文以大隊來援，分犯賽馬集草河口。時我軍自賽馬集屯紮南至崔家房山頂。初四日，敵分兩道來，先搶占崔家房山頂，我軍扼北面大山，隔水相望，放鎗互擊，相持三時許，會日暮我軍倚山自固，而倭後隊繼至，已繞至山後，將截我後路，我軍乃乘夜全軍撤退北行，倚溪湖自固。

倭人與我東路依軍戰於草河口崔家房也，我西路大高嶺之軍既收復連山關。初九日，提督聶士成（時士成已擢直隸提督。）復奪回分水嶺，令夏靑雲率馬隊駐焉，而令耿鳳鳴率奉軍紮連山關，呂本元孫顯雲統盛軍紮甜水站，江自康率仁字營紮老虎嶺，沈增甲聶鵬程紮齊家嵗。倭人懼其草河口大隊牽綴於依軍，而鳳城老巢空虛，且慮士成之議其後也，亦於是日棄草河口旋。鳳城倭既棄草河口，我東路依軍西路聶軍聲勢乃聯絡。依克唐阿遣軍自通遠堡會士成軍合勢南進，而別從靉陽邊門繞道趨鳳凰城，立見尙文亦分其大隊爲二，一半以守鳳城，自率餘衆北行以禦我自通遠堡南下之師。十三日，依克唐阿幷士成部將夏靑雲等大戰於通遠堡迤南之金家河。河行山峽中，峽寬才數丈，不足容大軍，倭與我爭左

右山崗。午後，倭大隊繼至，我軍奮鬬戰三時，頗有斬獲，我軍傷亡亦衆，依克唐阿回屯草河口，夏青雲等還守分水嶺，而倭衆仍徘徊金家河通遠堡間不去。是役也，依克唐阿本謀三路進師，乃出靉陽邊門兩路之兵至十六日始抵鳳凰城東北一面山之東，距金家河之戰已閱二日，使鳳城守倭得爲之備。（時留守鳳城爲其大佐友安治延。）是日我兩路兵各與倭隊遇，爲我軍擊退。十七日，我師踰一面山，前鋒逼靉河而軍，時已逼近鳳城，而我前鋒不戒備，且罔偵探，倭人乘夜潛渡靉河來襲，從上風縱火，而以槍隊環擊，我軍方酣眠，多死傷，踉蹌大跳，倭兵從之。十八日黎明，我軍大戰於一面山南，槍砲互擊，而倭兵作散隊冒死前進，正相持間，復有一大隊兵自我左腋橫出我後路，馬隊先退，而我砲隊砲四尊，復爲倭奪去，於是我左翼兵大潰。時右翼兵據一山坡，最得地，可俯擊，倭人死傷甚衆，乃左翼既潰，倭人萃我於右翼，將截斷後路，右翼亦不支，遂相繼越一面山退過長嶺子三家子。十九日，退至衝嶺，復遇倭隊，蓋倭酋立見尙文時在金家河未歸，聞我軍入靉陽門擣鳳城，乃分金家河倭兵狙伏衝嶺以截我歸路。我軍自一面山之退，歸途亂次行，猝中伏，頗有喪失，馬隊統領侍衞永山死焉。時安東之倭已西犯陷海城，（詳見前幅。）遼陽西路危逼，詔依克唐阿援遼陽，固陪都門戶。十二月初旬，依克唐阿遂拔隊赴遼陽州西路。（自是依克唐阿遂去東邊。）會吉林將軍長順，四川提督宋慶，與海城之倭阻兵相持，而倭人亦以全力爭之，東邊之倭遂陸續赴海城，以是鳳城倭人歛兵分踞薛里站康家堡一帶，作守局，伏不動。聶士成以戰事起，祇聞敵來，未聞我往，故敵得前進

無忌，屯請於諸帥，謂願親率精銳千人，直出敵後，往來游擊，截饟道，焚積聚，多方擾之，令彼首尾兼顧，然後以大軍蹙之，倭可克也。諸帥止之，不果行。十五日，依克唐阿、長順、宋慶約合兵攻海城。因電約各路同時大舉，分倭勢。十六日，士成自率馬步千餘人，過通遠堡、大甸子、金家河，逼雪裏站，以圖牽制，而盛軍呂本元、孫顯寅，奉軍耿鳳鳴，仁字營江自康，亦各出隊助士成。倭伏不出。十九日，我嶺防伏兵擊斃倭先鋒騎隊數名，倭遁去。士成自率數十騎往覘之，倭仍伏不出。二十一日，鳳凰城倭以大隊來爭關，士成偵知之，因於三更率隊越山而東，伏孔家屯以待。敵隊至，疑畏不前，而留屯西不去。二十七日，士成偵敵將至，以兵散伏陡嶺子、長嶺子一帶，令曰：聞山巔號聲，悉吹洋號應之，即燃槍迭擊，蛇行鼠伏，時聚時散，使敵莫測我軍虛實，此奇兵也。二十九日，倭隊果來犯，號聲槍聲同時並發，倭大駭竄逃，自相蹂躪，中槍多死傷，乃遁去。三十日，士成策倭必來撲，令夏青雲率隊伏土門嶺以待。乙未正月元旦，天微明，倭果以馬步五百餘人來襲，夏青雲突起奮擊，槍斃倭酋一名，倭返奔，向雪裏站去，自是益堅伏鳳城不出矣。於時遼東金復海蓋已盡為倭據，山東之威海亦燬於倭，海軍危若累卵，而依克唐阿、長順、宋慶、吳大澂所部諸軍，屢敗於海城，我以重兵塞山海關屬至錦州，（詳見遼東篇。）畿疆危逼，朝廷乃以江蘇臬司陳湜率所部湘軍二十營代士成守大高嶺，命士成入關衛畿輔。十八日，士成率隊西上，道遼陽州入關，自是大高嶺之防遂統於陳湜矣。

自依克唐阿聶士成相繼西上，鳳城留倭益寡，於是鳳城以北，益鮮戰事。初，東邊道故駐鳳城，自九連城鳳凰城相繼陷沒，新授東邊道張錫鑾統定邊軍，屯通化縣，募新汰舊得七營，（以天津武備學生縣丞商德正爲總教習。）至是軍氣頗振。適奉天省城運槍械亦至，（備毛瑟槍八百五十枝、以分配中後兩營、及靖邊營、其原有之七生特半新砲四尊、以配後營。）於是錫鑾進駐寬甸北二十五里之大川頭，督諸營前進，令營官周廷順率奉軍新後營（後改定邊後營。）爲中路，營官林長青率靖邊右營（後改定邊左營。）爲東路，營官岳元福率新中營，（後改前營。）爲西路，皆期於葡萄架嶺會師。（寬甸北約四十五里。）分路前進。二月初二日嚮午，林長青一營行至大莞子溝，偵有西來倭兵約三百餘人，由雙山子急行而東，相距約十餘里，長青嚴陣以待，錫鑾亦令周廷順一營馳蒲石河扼西面援倭。岳元福一營則由小道繞至寬甸城西十八里岡埋伏，遏城中守倭，使不得出。長青知後路有備，乃率三百人直進，遇倭於寬甸西南之一撮毛。長青戒軍人曰，與倭相距百步始得發槍子，出如雨，倭不支，乃東潰，時我鄉團已扼東路，倭復反奔入寬甸南門，乃合城倭出西門，將繞襲我軍後路，而岳元福大隊已至，迎頭奮擊，生擒倭酋廣曹田吉，倭兵死傷甚衆，乃大潰，向磬兒嶺逃。是日我軍復寬甸縣城，長甸踞倭聞之，亦棄城遁。初五日，遂復長甸。商德正請於錫鑾，棄我軍之銳，西上急攻，錫鑾不許。初九日，果探知倭人已棄香爐溝退至金廠矣。倭之踞寬甸長甸香爐溝三處，固相犄角，我既連復寬甸長甸，其香爐溝之倭勢不能支，乃移輜重屯七門嶺長岡，乞援於九連鳳凰兩城，援倭久不至，故棄香爐溝去。是時錫鑾調馬步各營陸續至，道令鄭寶廷率定

邊左營駐寶和長酒店，營官李步彩率奉軍左營馬隊（後撤）。駐老豆樹，並分哨靉陽邊門以防寬城踞倭竄入靉陽邊門擾我軍後路。令營官趙得祥率定邊右營駐葡萄架嶺，林長青率靖邊右營（後改左營）。駐望寶石以斷鳳城來援之路，兼爲前敵聲援，布署稍固。十三日，令岳元福率其中營由紅銅溝入香爐溝以進攻金廠，周廷順率其新後營自大安平直擣長岡，分途前進。十五日黎明，岳元福冒雪進至紅銅溝南，倭分兩路來撲，一由金廠車道嶺出紅銅溝掌直撲我軍，一由紅銅溝岔繞出我軍之後，約倭兵千餘人，元福分隊迎擊，歷辰及巳，鏖戰兩時，倭少卻，而陡嶺子二道溝兩處團勇與倭戰均失利，倭遂由紅銅溝西繞出一股夾攻元福軍，且於山頂設砲瞰擊前哨，哨官王維選哨長權福廷皆中砲隕，我軍傷亡數十名，元福見入重地，遂撤隊，且戰且退至紅銅溝，會左哨哨官劉開勳率隊伏山岡下，俟倭逼近，突放排槍，倭死甚衆，始遁去。是日周廷順一營亦於辰刻前進，距長岡不遠，突遇伏倭二百餘人，自西山坡側出橫截，連散排槍，我兵傷亡十餘名，倭遂下山猛撲，我軍乃繞南河坎蛇行而前，自民房後牆搶上，倭原佔之西山，倭乃折回復搶山岡，我軍以快槍抬槍奮擊，斃倭三十餘名，倭氣沮，乃糾長岡倭傾巢來爭，民團至，合擊，復斃倭多名，始退回長岡。會日暮，廷順恐其乘我，遂紮西山坡，持至三更，始斂兵下山。自是日之戰，倭人知我軍仍必進攻，且慮其懸靉河東無援應也，十八日夜，棄金廠，潛渡靉河，退回九連城。自是寬甸境內肅清，倭人阻河爲守，靉水以東無倭人蹤跡。時倭兵大半西赴海城，東邊踞倭寡，而九連城鳳城安東義

民頗覘倭人動靜，赴告我軍，高麗義州亦有請兵願內應者，兵機甚利，苟我有勁旅自寬甸乘銳掃盪，收復沿鴨綠江諸城壁以截斷朝鮮與我遼東相通之路，則遼東之倭必將返顧，惜踢鑾兵勢既單，軍械復乏，而兵團以勝而爭不相能，且弔死問傷，卹賞又不時至，士氣復沮，而九連鳳城遂淪於倭，不可復克，迄和局大定，直至十月間我東邊諸城始與遼東各縣邑同交還云。

金旅篇第四

八月鴨綠江口外之戰，我海軍喪失過當，不復能軍，（詳見海軍篇。）遼海海權，盡畀諸敵。倭人覘我海軍之靡也，乃於廣島集其第二羣兵，將以兵輪護至鼻子窩（金州東。）登岸，以襲我旅順。旅順者，我北洋重鎮，與山東之威海相望，爲畿疆門戶。先是光緒六年冬，首築旅順黃金山砲臺，爲旅防經始。十一年中法和議成，造大船塢於旅順口內，爲海軍分泊修理之所，有海軍提督署在焉。其地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葉臥波，金州角則荷蒂也。從金州向西南愈趨愈狹，至南關嶺而極，中寬不過六里，有若荷莖，爲旅順後路要隘。踰南關嶺而西南，則地勢漸張，亙西南而東北，作三角形，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勝。踰南關嶺又西南行二十五里曰雙臺溝，亦入旅孔道。再西南行三十餘里至水師營。（以上爲南關嶺至旅順口西道，即倭兵入旅順來路，東大道則偏東北沿海岸行。）水師營迤西曰椅子山砲臺。（此旅順口後路砲臺之一。）山之東南曰大操場。自大操場折而東南行

而元寶房藥庫，而白玉山，而旅順市，而船隝。循船隝石隄直南行至黃金山海岸砲臺，是爲旅順口東岸。若自大操場折而南行，稍西至大醫藥房，再南至洋沱凹，爲旅順口西北海岸。循洋沱凹海岸南行而西至老鐵山，自老鐵山角折而東轉，即饅頭山諸砲臺，西爲旅順口西岸。蓋旅順口門最狹，寬僅九丈，由船隝石隄橫量至老虎尾砲臺，徑十一丈七尺。形如撲滿，而水深二丈以外，內澳約周十四里，可容鐵甲兵輪。澳之東岸建大船隝，爲海軍根本。澳之西岸有一沙舌斜伸自南而北，插入澳內，將澳分爲內外兩塘。澳之南岸即白玉山，適與口門相值，口門兩岸建立砲臺，口西俗稱海西。曰威遠砲臺，有十五生特口徑砲二。皆長三十五倍口徑、前砥柱海岸砲。口東俗稱海東。曰黃金山砲臺。有二十四生特口徑輕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二十四生特口徑重砲一，皆長二十五倍口徑、前砥柱海岸砲。十二生特口徑園城砲四，以上皆德國克鹿卜砲。滬局仿造格林砲四，並十五生特口徑田雞砲四，亦克鹿卜砲、在黃金山山下東南之小嶺、另作一臺。兩臺夾口而峙，有如鎖鑰。威遠砲臺之西迤南曰蠻子營砲臺，有十五生特口徑砲四，長三十五倍口徑、前砥柱海岸砲。再西迤南曰饅頭山砲臺，此口西最當衝海岸砲臺。有二十四生特口徑輕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二十四生特口徑重砲一，長同上。十二生特口徑重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再西迤北曰城頭山砲臺，有十二生特口徑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以上皆克鹿卜砲。德國水師砲四。而威遠砲臺之北，循沙舌行至盡頭處，曰老虎尾砲臺，有德國二十一生特口徑老砲二，長二十二倍口徑。是爲口西海岸砲臺。黃金山砲臺之東曰摸珠礁砲臺，有二十生特口徑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十五生特口徑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以上皆克鹿卜前砥柱海岸砲。德國八生特水師砲四，再東曰老蠣嘴砲臺，有二十

四生特口徑砲二，（長二十五倍口徑。）又二十四生特口徑砲二（長三十倍口徑。）再東曰老蠣嘴後臺，有十二生特口徑砲二，（長三十五倍口徑。○以上皆克虜卜中礮柱海岸砲。）是爲口東海岸砲臺。東西砲臺凡九座，經始於光緒庚辰，成於丙戌，丙戌以後，仍歲增砲位。及甲午兵事起，復於口西威遠老虎尾兩砲臺相近增新臺二，於城頭山砲臺之西增砲臺一，（曰蘭臺砲臺。）又於口東老蠣嘴砲臺之東增砲臺一，（曰番島砲臺。）而各舊臺復各增砲數尊，通增大小砲位數十尊，海岸之防綦密。其陸路砲臺則自椅子山迤而東，又南折屬至老蠣嘴後，砲臺環旅順後路作半月形。椅子山有砲臺三座，曰椅子山砲臺，曰案子山砲臺，曰測望臺砲臺，此三臺居高臨下，爲旅順口後路全防關鍵。椅子山之東曰松樹山砲臺，再東迤南則二龍山大坡山砲臺，共砲臺九座，是爲旅順口陸路砲臺。（旅順陸路砲臺、建於光緒己丑以後、大半宋慶部毅軍築，亦有甲午軍興臨時添設者、其椅子山案子山測量臺三砲臺、不能舉其砲位確數，而松樹山二龍山大坡山共砲臺九座、有二十生特口徑砲二尊、十五生特口徑砲一尊、十二生特以下口徑砲二十三尊、快砲四尊，共砲三十尊。）其後路南關嶺左側之大海灣曰大連灣，亦於光緒戊子建砲臺六座，（詳後。）以固旅順後路，兼防金州。總兵張光前統親慶軍三營，（親慶副營左營右營、甲午兵事起增副後營，共四營。）駐西砲臺。總兵黃仕林統親慶軍三營，（親慶前營、中營、正營、甲午兵事起增副前營，共四營。）駐東砲臺。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一哨，專防旅順陸路。提督劉盛休統銘軍十二營，駐守大連灣。皆轄於北洋大臣。然恐倉卒不及稟節度，乃設北洋前敵營務處兼船隖工程總辦，以道員充之，盡護諸將，實隱帥旅順。前充是選者候補道劉含芳。（後補登萊青道。）繼之者龔照瑗，照瑗貪鄙庸劣，不足當方面，頗失人望。

甲午夏，東方兵事起，六月，宋慶部分統馬玉昆率毅軍四營會天津盛字等軍從陸路援朝鮮，由旅順出金州赴之。（後戰於平壤，見援朝篇。）八月十三日，我海軍全軍兵輪十二艘來旅順，十五日，赴大連灣，十六日夜，衞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赴大東溝，（其守臺兵六哨，留砲臺。）以接應我平壤大軍。（是日我平壤大軍已敗潰。）十八日，遇倭於鴨綠江口外，大戰，明日回泊旅順，存者僅七艘入塢修整。（詳見海軍篇。）九月初二日，上命宋慶赴九連城，守鴨綠江，（詳見本東篇。）越日，慶以所部行，李鴻章令提督姜桂題（宋慶部分統。）募桂字四營，提督程允和募○字三營，以實旅順。又令提督衞汝成募成字六營并所部馬隊兩營，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募拱衞軍三營并所部馬隊兩營，砲隊一營，渡旅順，協宋，而以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懷字六營以彌大連灣銘軍之隙。朝廷促海軍出洋偵敵，二十日，始出旅順口，旋威海。而倭人第二羣兵已自其國廣島北渡，（其司令官為陸軍大將大山巖。）歷朝鮮之大同江，以兵輪十四艘護之，二十六日，襲據我花園港口。（是日我東路兵正敗於鴨綠江，二十七、八兩日，連陷九連安東等城。）花園港西距金州約二百八十里，距鼻子窩約一百五十餘里，倭人初擬從鼻子窩登岸，以傍岸水淺不利渡登，乃東移花園港。港口居民見倭兵登岸駭奔，倭人餌居民四人登船，賻鄉民衣服，使倭人能華語者服以入內地，探我軍虛實。十月初旬，倭兵至鼻子窩。（十月初一日，我東路兵已棄鳳凰城走。）方倭人之至花園港也，以浮碼頭運砲馬登岸甚艱阻，凡閱十二日始畢登，我海陸軍無過問者。及寇鋒抵鼻子窩，旅順聞警，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速分兵往逆之，顧旅順後路，時駐旅順凡六統領，新舊三十餘營，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

行。倭之至鼻子窩也，趙懷益部將數人請往禦，懷益不許，云我奉中堂（指李鴻章。）令守砲臺，不與後路戰事，汝輩欲往鼻子窩拒敵，須請令方可。邦道至金州，固請於懷益，始派哨官某率步隊兩哨隨邦道進。邦道乃命駐金州之練兵一營扼金州東道，分建砲壘於夾道兩山頂，每壘有砲四尊，倚以為固。而壘右迤傍海岸，有岐路可繞我軍後，令懷益部兩哨塡守。初七日，倭以馬兵一隊潛斷我復州電綫，我探馬隊至劉家墩與倭前鋒遇，失利；明日，倭至東邊山隘，見我兵勢盛少卻，午後以大隊至。初九日黎明，越嶺來犯，猛攻我壘右海岸岐路，（即派懷益部兩哨駐守之處。）兵單不能支，壘兵愕顧，倭人乘勢撲壘，蟻附而上，遂奪山隘，我兵大潰，軍士喪亡者衆。邦道乞援於懷益，不可得，而於大連灣碼頭自督勇丁運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計。（倭人未抵金州時懷益已令人至烟臺傳其所存軍米。）倭已薄金州，攻東北兩門，以行營小砲三十餘尊與我城上之砲互轟擊，分道犯東北門，有倭卒負炸藥箱一，冒死舁置北門洞燃之，城門飛裂，守門兵弁駭散，倭兵遂擁入，轉趨東門，開城納倭兵，我兵由西門逃，死傷枕藉，殘卒走旅順，金州陷。初十日黎明，倭兵分三路攻大連灣，我守臺諸營先一日多逃亡，是日餘兵遙放數排槍，懷益遽奔旅順。十一日，倭海軍至大連灣，將攻奪，而見砲臺已立黑衣倭兵，無復中兵旌旗矣。我海疆砲臺大連灣式最新，砲亦最利，創建於戊子，竣工於癸巳，以屏蔽南關嶺，為旅順口後路扃鑰。山形左右拱抱，面東南作大海灣，灣之右岬曰黃山，迤左曰老龍頭，左岬曰和尚島，有砲臺五座，曰黃山砲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長三十五倍口徑、）十五生特口徑砲二；（長同上、此皆長齒圈中砥柱海

岸砲。○以上皆克鹿卜砲。曰老龍頭砲臺，有二十四生特口徑砲四；（德國克魯森齒圈中砥柱砲。）曰和尚山西砲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長三十五倍口徑，皆魚骨練中砥柱砲。）十五生特口徑砲二；（長同上，皆中砥柱一長齒圈一魚骨練。）曰和尚山中砲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長三十五倍口徑，皆魚骨練中砥柱海岸砲。）十五生特口徑砲二；（長同上，一中砥柱一長齒圈一魚骨練。）曰和尚山東砲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長三十五倍口徑，皆魚骨練中砥柱海岸砲。）十五生特口徑砲二；（長同上，皆長齒圈中砥柱海岸砲。○以上皆克鹿卜砲。）是爲海岸砲臺。陸路則徐家山砲臺有十五生特口徑砲四，（長三十五倍口徑，仍克鹿卜魚骨練中砥柱砲。）專顧後路。經營布置，凡歷六載，最稱鞏固。方倭兵將至時，我金州大連灣儲備軍械，自勇丁配執兵槍以外，有海岸行營兩種砲凡一百二十餘尊，大小砲彈二百四十六萬數千顆，而自滬局運至行營快砲，封尙未啓，華廠自製槍並德國槍六百數十桿，槍彈三千三百八十一萬數千顆，及馬匹行帳諸式軍儲，所蓄甚厚。（惟餉銀趙懷益先經運去。）嚴城巨防，特兩日間竟委之去。大連灣有海軍碼頭，倭人據之，其大小軍資從此得登岸地，轉輸前敵。而遼東之禍愈烈矣。

倭兵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我旅順諸將不敢以全力守南關嶺扼旅順咽喉，乃賤漁舟海曲作逃計，而各以糧臺饋銀移煙臺；其徐邦道之拱衞軍糧臺，亦移避劉公島。士氣大沮。營務處龔照璵以金州陷，旅順陸道絕，大懼，逃渡煙臺，赴天津，鴻章斥之，復旋旅順。自照璵之逃，旅順軍民滋皇惑，船隖工匠羣搶庫銀，分黨道掠，旅順大擾。二十一日，倭兵向旅順，踞南關嶺，過雙臺溝，抵土城子。（是日我東路兵已棄岫巖走。）時

旅順亦統領不相繫屬，共推姜桂題爲主，桂題庸材無能爲，諸將互觀望，莫利前擊敵。金州之陷也，徐邦道率殘卒奔回旅順，至是憤甚，以部衆新創，寡弱不足用，固請於桂題，欲增兵與倭爭後路，不許；乃請給槍械，桂題許之，令至軍庫自擇，邦道率其殘卒行，而慫恿衞汝成並進，汝成爲所動，從之。二十二日，邦道乃北拒倭兵，遇倭人前鋒馬兵於土城子南，水師營北，邦道奮擊，截倭人馬隊爲數段；俄有倭步兵來援，邦道亦麾兵包之，倭大窘急；未幾復有其馬隊來援，邦道分兵往擊之，其受圍之馬步隊，乘間逸去，邦道躡之，並運砲四尊於山頂，要截倭兵，大挫，斬倭官一，我兵追奔過雙臺溝，是爲旅順第一轉機。乃倭人砲隊繼至，而邦道兵亦饑疲甚，蓋諸將不相顧，倭兵益增，而我無接應，且邦道新敗，無行帳，其步卒非向旅順不能得一飽，遂棄險要不守，仍退歸，而旅順事遂不可爲矣。是日，駐旅之魚雷艇八艘渡威海，而照璵已先一日乘魚雷艇逃烟臺，於是黃仕林、趙懷益、衞汝成三統領陸續潛逃內渡，其部下游兵公掠玉成官銀號，船隖工程局大小員司，各挾庫儲重貴料件爭僱民船載逃內渡，倉皇擾攘，卽非倭兵之來，而旅順固已不可守矣。二十四日，倭兵復大進，邦道仍往拒之，將爭倭兵所據山頂，徑進入伏中，倭砲隊自兩路出，截邦道不得前，且逼於倭人砲火，部卒死者百餘人，乃退，倭人於是逼旅順而軍。方旅順兵事之棘也，諸將不布遠勢，而跼於自守，當十月初旬，卽經營扼後山之計，循老蠣嘴後砲臺之北，沿山北趨，順山勢折而西，又稍北屬至元寶房藥庫之東，水師營之南，踰椅子山砲臺，再西而南抵洋沱凹，直走黑沙溝

之北，邐迤包三面，若半環形，依陸路砲臺，嚴軍自守，其無砲臺之處，彌以行營砲，行營砲之隙，護以槍隊，循山高下，補以土壘，當倭兵踞南關嶺後，旅順諸營自留守海岸砲臺勇丁以外，盡數分布後山，卽支行帳以宿，而備多力分，牽掣既多，敵人轉得蹈我瑕隙。二十五日黎明，倭人以兵輪橫排一字，陳於旅順海面，包我東西各砲臺之外，而距岸甚遠，蓋以眩我將士耳目，牽我兵力，俾得專注陸路，盡力來攻。是日天甫明，陸路倭兵已分布於後山之防西北兩面之外，大小砲約百尊，分排轟擊，而我西北角椅子山陸路砲臺，尤倭人所注意，砲來愈猛，約數十尊，連環轟放，我椅子山以砲還擊，東路之松樹山陸路砲臺開砲助之，皆以砲遙擊，相持及一點鐘，是時倭步兵自西包而南及洋沱凹，猛攻我分守西面步兵，不能敵，倭兵乘勢衝入，蟻附而登，我椅子山砲臺遂陷。是臺託地最高，可俯瞰各砲臺，掩擊後路，是臺失，則旅順口全局入其掌握。於是我案子山測量臺兩砲臺皆不戰潰，倭人乃東攻松樹山砲臺，稍相持，我臺上之兵亦相繼潰，其大隊乃乘勢而東，合力攻我二龍山大坡山之九砲臺，我二龍大坡兩山諸臺亦陷，於是旅順陸防盡墮，倭兵遂入旅順市，循船隖石隄，直指黃金山砲臺，守軍奔潰，倭人安步登黃金山。其口東摸珠礁老蠣嘴兩海岸砲臺，及口西之各海岸砲臺，均駭而奔。方倭兵之入椅子山也，我陸路分界守兵已紛逃不可遏，各臺砲勇見之，奔潰相屬，其近東口者，潰而東，從東大道循海北去；其在口西者，潰而西，循西面海邊北去。復扼於海面倭人兵輪砲火，避入老鐵山石洞，及夜，乃出南關嶺，越金州，奔復州。徐邦道，

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統領，皆雜亂軍中大奔。我軍二十一日之勝，曾斬馘歸懸旅順市，倭人恫怨，至是殘殺甚慘。我旅順之防，經營凡十有六年，糜鉅金數千萬，船塢砲台軍儲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門戶洞開，竟以資敵，自是畿甸震驚，陪都撼擾，而復蓋以南遂遍罹鋒鏑已。

遼東篇第五

遼陽州南屏陪都，自倭人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安東鳳凰諸城，我軍扼大高嶺以爲固，是爲遼陽東面之防。自九連安東踞倭分枝西陷岫巖，十一月入海城，（詳見奉東篇、是時旅順已失守。）東窺遼陽，西瞰營口牛莊，關外寧錦諸城大震。四川提督宋慶聞警，率所部自蓋平北援，以護營口牛莊。將軍依克唐阿長順，各率所部西援，以護遼陽。是時海城駐倭以孤軍入重地，兵械糧糗不繼，宋慶不能乘其負嵎未固，以全力攻除心腹患，而以全軍二十餘營屯缸瓦塞，（去海城約二十餘里。）逍遙容與，有似養癰，海城之倭，轉得伺利先發。二十三日遲明，倭兵二千餘人至蓋家屯，時有我軍數營分駐馬圈子西，與缸瓦塞屯軍相爲犄角，倭人由蓋家屯前犯，歷上加河下加河，將攻缸瓦塞，而恐我馬圈子之兵橫出而襲其後也，乃暫駐下加河，分兵先犯馬圈子。宋慶不能乘機夾擊，而株守缸瓦塞，坐待其擊敗我馬圈子兵，以全力攻缸瓦塞大營，於是大營不能守。日晡，敗至高杆，保營口大道，自此宋軍遂移屯田莊台，而以爲根本地矣。方倭人之陷海城也，時我

蓋平尙未失守，惟析木城一綫爲其後路，入海城之倭僅六千人，大小砲才二十尊，城外險要尙未籌守，而宋慶所部倍倭兵，苟能以全力分布奇正互用，固可聚而殲也。乃缸瓦塞敗後，倭人得乘勢將城西之晾甲山（距城約三里。）城西南之唐王山（距城約七里。）城北之歡喜山（距城約三里。）城東北之雙龍山（距城約三里。）建築砲台，爲死守計，於是海城既不可拔，十二月十四日，其第二羣兵在旅順者復北牧陷蓋平，與海城倭相倚，而遼東兵事愈棘矣。

蓋平東南去金州二百七十里，東北距海城約百里，自旅順不守，倭人遲回於金旅者及四十日，至是月初四日始分兵（約八千人。）北犯，歷熊岳城，十四日，距蓋平迤北八里。先是宋慶自大高嶺回援旅順，十月中旬至復州，時金州已失，倭兵將南向攻旅順，宋慶不能力攻金州以紓旅順之急，而回翔復州間，遣偏師向金州，屢爲踞倭所截，旅順既陷，其殘卒悉奔復州依宋慶，於是自本部毅軍以外，益以徐邦道之拱衞軍十二營，姜桂題之銘軍六營，（時撤劉盛休統領，易以姜桂題。）張光前之親慶軍四營，而章高元所部嵩武軍八營，亦自山東渡海來會，雖創敗之餘，而兵勢甚盛。至海城陷，乃留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守蓋平，自率所部及銘軍，並統領劉世俊所部河南嵩武軍四營北援。十二月初十日，宋慶令徐邦道自蓋平移軍守牛莊，邦道行抵高杆，宋慶以高元告急，令回援蓋平，乃折而南行。十一日，抵藍旗廠（去蓋平二十餘里。）宋慶又令歸田莊台，復折而北行。十二日，行抵營口東十五里之侯家油坊，宋慶仍令援蓋平，十三日，又折而南行。邦道奔

馳於田莊台營口蓋平間四日夜不頓舍，軍士飢憊。十三日夜，其前鋒四營甫抵前敵，未及食，而倭兵已至，撲章高元軍。時高元守南門外，扼蓋平河列隊，光前列隊東門外鳳凰山上，倭兵亦分兩枝來犯，其由南進者，與高元相持於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猛，倭不得逞。其別隊繞南而東，徑渡蓋平河，爭鳳凰山，光前見敵即潰，倭奪鳳凰山，遂犯東門，入城出南門，繞出高元軍後，附背夾攻。時徐邦道大隊方自西至，不及成列，入倭圍中，與高元同時敗潰，嵩武軍分統楊壽山李仁黨皆死之，蓋平陷。高元邦道既敗，退賀家屯，南距蓋平十餘里，會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桂題出倭人不意，乘銳夜搗蓋平，桂題辭以翌日並進，而乘夜拔隊遁去，於是諸軍皆退營口。

倭自踞蓋平，遂與海城聲援，接蓋海之間，以大石橋為孔道，大石橋之東南，山嶺絡繹。其西北則平原瀰渺，一望無際，惟蓋平迤北有山曰太平山，為赴營口衝要。我蓋平之失，諸將不以兵急塞大石橋，斷倭人海蓋相通之路，又不急扼太平山以固營口外戶，及乙未正月，倭人於蓋平屯據已堅，兵來復衆，宋慶率徐邦道馬玉昆始發營口，往爭太平山，不能力扼山頂，或踰山屯紮，以固險塞，而駐軍山陰。宋慶自駐二道河，其稍東之西七里溝一帶，則分統馬玉昆駐焉；再東之姜家房老爺廟，則徐邦道駐焉。我兵一萬二千餘人，有大砲十門。正月三十日，黎明，倭兵從東南兩方來，即從太子窩（太平山東南麓。）搶登太平山，我山頂勇隊力單，當與小桂山頂駐勇同卻，兩山頂遂為敵據。倭乃舁砲登山，高下排列，向七里溝擊馬玉昆

軍，其小桂山砲則正擊徐邦道軍，倭兵步騎從東來者，直薄老爺廟，邦道以馬蹂之，馬上發槍，頗有殺傷，而我東七里溝兵爲南來倭所乘，遂潰退，於是中左右三面，倭兵麕聚於西七里溝，玉昆力戰，相持及申，倭人子彈已罄，而抵死不退，伏地避彈，其援兵兩隊馳至，徑上槍刃衝突，冒死進，我兵時饑疲甚，無後繼，乃退姜家房白廟子諸處，倭人遂據太平山，而營口東道門戶洞開矣。

自宋慶缸瓦塞之敗，我諸將無向海城者，十二月既望，海城踞倭布置已嚴，蓋平繼陷，依克唐阿長順乃與遼陽州知州徐慶璋會兵三萬餘人，渾大西上。二十二日，抵甘泉堡（遼陽赴海城大道必經之路。）雙廟子普賴屯（此二處爲遼陽至牛莊大道必經之路。）分道折而南行，蓋從遼陽西南行不及百里至鞍山站，起鞍山站南行迤西歷新台子，湯河，甘泉堡，東烟台西烟台，頭家堡，二台子，（此海城東之二台子。）雙龍山，甜水溝，羅和堡子諸村邑而至海城，爲赴海城大道，若自鞍山站西行迤南歷後雙台子，雙廟子，普賴屯，丁家關卜城子，柴方屯諸村邑而至牛莊，爲赴牛莊大道，其牛莊至海城大道，則南行迤東歷白旗堡，二台子，三台子，（此兩台子近牛莊一邊。）四台子，三台子，二台子（此兩台子近海城西面一邊。）安府堡子徐家園子而至海城。此大道三枝相交成三角形，而由鞍山站至牛莊大道間，復橫出大道數條抵海城：一從後雙台子南折稍西，歷前雙台子，湯相公屯，小鄭家台，後柳河子，土城子，前柳河子，西土城子，三道河子，三里橋，經羅和堡子而至海城；一從普賴屯南折歷脫龍塞，老牛屯平二房，長虎台，沙河子，揀金堡（歡喜山北麓。）經大教場而至海城；一從卜城子南折稍東，歷耿莊子，

張相屯，二道梗子，大王屯，波羅堡子，經大教場而至海城；一從紫方屯南折迤東，歷唐家凹子，新河屯，仙女村，小干戈屯，大干戈屯，大莫屯，小莫屯，田瓢子，大費屯，仍經波羅堡子大教場而至海城；此爲橫路四道。自甲午十二月迄乙未二月，海城牛莊等處戰事不出此數道間。依克唐阿長順諸軍，分道南折，二十一日，分布柳河子，平二房，長虎台，沙河子，交界台（平二房東）。小王屯，大費屯，值海城北面，陸續前進。明日，距倭兵約二里許，以長虎台爲中權，東路包至頭家堡（值海城赴遼陽大道。）西路包至二台子，（海城西面。）陣勢長三里，曲若弓形。而倭人扼城北雙龍歡喜兩山，（山上皆有砲台。）復彌以步騎砲隊。未刻，倭之雙龍山砲隊先馳下轟東路我軍，別有砲隊一枝，從徐家園山轟西路我軍，步騎相繼來犯。時我軍所用器械，大半土槍，不能速發及遠，且漢旗兵團心志不齊，持至申，我西路兵先退，東路繼之，依克唐阿遂駐海城西北三十里之耿莊子，長順駐東北二十里之柳河子。二十六日，仍分道進，明日，我大隊仍迤邐包海城北面，西至大小費屯，而中權自長虎台搗雙龍歡喜兩山間之三里橋，阻於歡喜山砲火，乃折而北繞沙河園出歡喜山之西，仍由波羅堡子前進，將攻海城之西北角。東路我軍，亦自頭家堡向二台子（此海城東北之二台子。）以綴雙龍山倭兵，自辰至午，終扼於雙龍歡喜兩山砲壘，不得進。未刻，倭人仍以砲隊出徐家園子犯西路我軍，晾甲山倭兵馳助之，我兵死傷枕藉，依克唐阿部分統榮和受槍傷，自大富屯退，而西北東路長軍亦不支，同時東走。三十日，長順復退閔家山，去海城愈遠，與依克唐阿遂有違言。是時道員李光久，率老湘五營（吳大澂部兵。）抵二

台子，三台子，（近牛莊一面。）乙未正月，徐邦道進駐海城西之小馬頭，與爲援應，勢頗相屬。二十二日，復進攻海城，依克唐阿所部分統烏勒興額等出中路，自正北長虎台進驗軍堡，西折至波羅堡子，佈橫陣，而於驗軍波羅兩堡各置快砲二門，以擊歡喜山砲壘，步兵直逼大教場。分統壽山等出東北，進二台子，（此海城東之二台子。）東跨齊籐堡子，以馬隊控西土城子一帶，通中東兩路之氣，於二台子齊籐堡子各置快砲二尊，以擊雙龍山砲壘，凡馬步隊萬二千餘人。長順所部東出玉皇山作聲援，徐邦道出西路，從營口大道柳公屯坡廠至八里河子，前鋒千餘人直進距唐王山西里許山坡逼倭兵而陣，光久助之。是日，我軍東西進逼俱緊，倭兵先伏不動，及巳刻，乃自雙龍山北犯，約步隊四五百人作橫陣，猛進入齊籐堡子，我東路兵聚攻是堡，馬隊來助，相持至午，而倭人砲隊至堡內，倭兵遂突出作橫陣，砲彈橫飛，槍彈繼之，我東路兵死傷甚衆，遂退二台子。中路兵阻於歡喜山砲火，亦退。邦道光久先已西走。是役我諸軍之攻海城也，志在必得，徐慶璋遣團勇三千餘人砲八尊，繞道攻析木城，期斷海城後路，且南北並舉，以披其勢，乃攻海城諸軍已先期退敗。二十三日，慶璋團勇始至析木城，亦敗於倭。二十八日，諸軍仍分道圖海城，合兩將軍並邦道光久兵二萬餘人，東西並舉，有砲二十尊，分佈安村及雙龍山迤東唐王山迤西，排轟倭壘，然銳氣已喪，各軍未交綏已先後退。自海城之陷，倭人深入腹地，踞倭不過六千人，而我全局爲之牽掣，依克唐阿長順屯海城北，宋慶屯營口東，幾四萬人，益以駐奉天之提督唐仁廉，並奉天練軍，不下萬六千人，

我軍凡五攻海城，一攻於宋慶，（紅瓦塞之退。）四攻於依克唐阿，長順皆不能拔，至乙未春，倭人駐海城者歷七旬有五日，皆作守局，蓋以綴我兵力，待其第二羣兵之至。方蓋平之陷，其聲援已壯，犄角已成，而仍遲回不遽進者，則謀分兵擾我山東也。故蓋平海城諸倭，堅持以待，而我奉天諸將擁重兵，據要害，徘徊觀望，乍却乍前，不能出死力以決一勝。乙未正月，我海軍殲於威海，（詳見山東篇海軍篇。）倭銳益張，其勝兵復北渡由旅順進，增軍海城蓋平，且見諸將攻海城屢無功也，益易我。正月三十日，宋慶復有太平山之敗，失營口屏障，於是海城岫巖蓋平諸倭，遂羣焉思逞矣。

初我軍挫於平壤，朝廷以淮軍挫衂，欲倚用湘中故將，如藩司魏光燾，臬司陳湜，道員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召兩江總督劉坤一赴京師。十二月，詔以坤一爲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大澂自請從軍，時已在山海關。）四川提督宋慶副之。自防大高嶺陳湜一軍以外，其山海關內外湘軍楚軍皖軍共八十餘營，其隸吳大澂部下者，爲李光久，統湘軍五營；魏光燾，統武威六營；署永州鎭劉樹源，統親兵六營；吳元凱，統楚軍砲隊四營；譚志忠，統護軍，郭長雲，統衛隊，各一營；均從大澂出關。其餘湘皖諸軍尚五十餘營，（淮軍豫軍各營，非坤一部者不在內。）仍從坤一分駐山海關內外。正月初二日，大澂出山海關。十七日，抵田莊台。所部李光久，已於甲午冬先出關。十二月，過牛莊，駐近牛莊之二三台子，漸次進。正月，已移駐近海城之三台子。劉樹元率親兵六營，於正月杪始畢至，駐四台子。魏光燾率武威六營，最後至，留三營守牛

莊，自率三營進駐三台子。（近牛莊一邊之三台子。）是時環海城而軍者兩將軍，（依克唐阿、長順。）一巡撫，（吳大澂。）一提督，（宋慶。）一藩司，（魏光燾。）共百餘營，六萬餘人，（宋慶毅軍時已增至三十營。）朝廷方日盼捷音，乃海城不可拔，而牛莊營口田莊台不旬日相繼失守矣。二月初二日，光久邦道（邦道時駐小碼頭，隸依克唐阿部。）合軍，樹元助之，進攻唐王山，已奪據八里河，（唐王山西麓。）而唐王山倭守甚嚴，竟不克。初四日，光久邦道樹元復攻晾甲山，亦奪據徐家園子，而晾甲山亦不克。（湘軍自西北來，唐王晾甲兩山屏蔽海城西面，非奪此兩山，不能攻海城。）是時湘軍分布海城西北，扼赴牛莊大道，依克唐阿分布海城正北，扼牛莊赴遼陽大道；長順軍分布海城東北，扼赴遼陽大道；而蓋平海城岫巖之倭，將分道北犯，一由蓋平南向而趨營口；一由岫巖（正月二十七日，倭兵已出岫巖。）北出黃花甸，繞三家子吉洞岺廣岺而折向鞍山站；一出海城攻依克唐阿長順兩軍，北向由甘泉堡而至鞍山站。鞍山站者，為牛莊至遼陽州孔道，山勢蜿蜒，橫亙中有缺口，形如馬鞍，雙嶺夾峙，惟一線大道，最稱險塞。我諸將不知屯扼，以固牛莊遼陽之氣，倭人乃為此狡計，思騎其脊而左右顧，示形逼遼陽，實將襲我牛莊，牛莊警，則前敵湘軍將不戰自潰。我諸將不察。初四日天未明，倭兵自海城出，分道先犯長虎台沙河圜，截我依克唐阿軍左臂，而別隊由西路犯大費屯小費屯諸處，於是邦道光久各出兵戰於城西北，以殺倭勢，自寅及巳，戰歷三時，而中路依軍敗，分統壽山受彈傷，遽退，諸軍亦退，會遼陽南九十里之吉洞峪為岫巖倭襲踞，遼陽大震，慶璋請援於依克唐阿，依克唐阿乃託援遼東走，長順隨之。時湘軍諸營偏注海城西面，依軍去，北面空，海城倭人遂躡

依軍而東，初五日，倭兵逼甘泉鋪，我守兵以將軍既去，望風潰，依克唐阿長順益張皇走，道經鞍山站，棄險不顧，窮日東奔，牛莊勢益孤，於是海城之倭既據鞍山站，而岫巖北出之倭，亦間道來會，稍留兵扼守，遂折而西行，軍行甚迅，蓋出我不意，以襲牛莊。魏光燾率其部下三營回援，初六日回牛莊，不分兵扼守要隘；初八日，李光久部衆五營亦至，均入市，（牛莊本無城，惟築土壘。）擇居民舍。光燾光久所部共十一營，（光燾六營、光久五營。）困屯市內，而倭人分三道來包，一由東道向頭台（牛莊市外東面。）直進，一由紫方屯繞而北，一渡遼河繞而西，包其南，且截退路，齊壓牛莊而陳，我軍十一營束於市內，逼不得出。方倭人之將至也，光久部下某以告，請速出隊，光久吸鴉片烟未已，復待卒早餐，倭已入市，武威左營營官提督余籌武堅扼市口，死之，弁勇殉者二百餘人，光燾跳而免，光久亦棄軍走，於是弁勇駐近西市者，得乘間出，其駐東南北三面弁勇，爲倭兵所圍，不得出市，據民舍鏖鬬，倭兵未刻畢入牛莊，夜半，巷戰猶未息，我軍肝腦塗地，慘死萬狀，而從西路逃兵截於倭人砲火者，死亦衆。是役也，兵士傷亡幾二千人，虜於倭者七八百人，軍資自配執兵槍外，尙儲毛瑟槍一千五百餘枝，槍彈一百五十一萬餘顆，大小砲十九尊，火藥一千六百四十八箱，馬匹衣糧稱足，皆委之去。牛莊既失，吳大澂自田莊台夜奔石山站，而營口田莊台將從風而靡。蓋牛莊南迤西距田莊台九十里，西稍北距雙台子九十里，而田莊台雙台子南北相距亦九十里，適成一等邊三角形，田莊台南距營口四十里，是時宋慶以五十餘營（本部毅軍已募足三十營，益以銘軍嵩武軍親慶軍諸營。）幾三萬人，戍營口，方與蓋

平之倭爭太平山，而田莊台爲營口後路，軍資咸在，及牛莊陷，大澂西走，宋慶乃夜挈全軍回田莊台，委營口不顧，惟蔣希夷一軍〇營，及奉錦道標兵三營，駐營口砲台。希夷貪怯不任戰，蓋平倭兵步入營口，十一日入砲台，希夷先逃，我營口守口大砲四十五尊，及封凍口內之湄雲兵船一艘，小火輪船兩艘，並軍械彈藥，皆委諸倭。方牛莊之陷也，大澂所部劉樹元統親軍七營自前敵繞道至田莊臺，知大澂去，追從於雙台子。其中營營官洪貞祥請於大澂，謂倭人得牛莊必不守，當經撲宋慶軍，且計海城之倭，當已傾巢出矣，今夜乘虛返搗牛莊，必得手，誠能徑趨牛莊，可長驅搗海城，縱未必克，倭必反顧，可紓宋慶之急，所謂出不意，攻必救也。大澂不許，而牛莊之倭，實於是夜盡赴營口，與蓋平倭會（倭人第一壘兵自高麗來者，止於海城、第二壘兵自鼻子窩登岸者、止於蓋平、至此會於營口。）其牛莊海城留倭甚寡，聞者惜之。田莊台四面皆平原，無山險可扼，（遼東東路之山、盡於海城、南路之山、盡於蓋平。）惟倚遼河以爲固，時值冰堅，策馬可渡，其南通營口大道，凡遼河二曲，宋慶之退田莊台，既不西南扼河曲，東北扼赴牛莊大道，以截倭人前後來路；又不北顧石山站大道，以通後路聲援；而擁數十營，盡屯田莊台附近民舍，無斥候。十三日未曉，倭別隊先從田莊台迤西踏冰渡河，扼我退路，我兵尚酣眠罔覺，黎明，倭兵分三大枝來犯，已密佈於遼河南岸，宋慶禦之，扼遼河以爲守，開砲互擊，而是時海城牛莊營口諸倭皆會，且我海蓋間歷戰所失行營大小砲無慮百尊，盡爲倭人攻具，列遼河南岸，數倍我砲，我沿岸守兵不能支，倭遂作橫陣，從上下游踏冰渡河，我兵大潰西奔，復截於西面先渡之倭，彈火

雨下，死傷枕藉，而我田莊台內留兵不慮前敵敗之易而敵來之速也，踉蹌不得出，倭縱火焚之，燒殺甚慘，弁兵死二千餘人，砲械軍儲亦舉爲倭有。於是宋慶吳大澂潰而西，從雙台子復走石山站，依克唐阿長順已先潰而東，依克唐阿直奔八里橋（遼陽州西八里）。自田莊台沿遼河而東，自鞍山站而西，皆爲倭踞，遼陽錦州聲援梗阻，必出石山站繞奉天會城崎嶇始達，於是遼陽斗絕，根本動搖，海陸交乘，畿疆危逼，而議款益亟矣。

山東篇第六

國家宅都燕薊，右枕遼海，以天津爲右輔，同光之交，締造經營，遂屹爲重鎭，直督實兼北洋大臣。光緒乙酉建北洋海軍，以奉天金州之旅順，山東福山縣之烟台爲遼海關鍵，是爲北洋前敵，皆北洋大臣轄境。煙旅隔海相望，中羅羣島，亙若戶限。煙台爲互市地，其西南距一百八十里之威海，即前明威海衛故地，最據形勝，乃建設軍府，我北洋海軍提督駐焉。（海軍北駐旅順，南駐威海，兩處皆有提督署。）威海值煙台成山（成山頭屬榮城縣。）之間，其海灣形若箕，張兩臂斜伸入海，作半環形，口外橫劉公島，有若箕舌，循岸山嶺蜿蜒回抱，水深至三丈以外，（南口水淺，最深處不過一丈七八尺，北口深至二丈以外，行大兵輪。）海軍全隊駐泊於此。朝廷以海軍根本所在，非水陸依倚不足控馭，於灣之南嘴建砲台三，曰龍北嘴台，有二十八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二十五倍。）二十四生特口徑砲三，（身長

三十五倍。曰鹿角嘴台，有二十四生特口徑砲四；身長三十五倍。曰龍廟嘴台，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三十五倍・十五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三十五倍。是爲南幫砲台灣之北嘴南嘴北嘴隔海相距約十四里，由南嘴循岸至北嘴、約四十餘里。建砲台三，曰北山嘴台，三座。有二十四生特口徑砲六；身長三十五倍。曰黃泥溝台，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三十五倍。曰祭祀台，三座。有二十四生特口徑砲二，二十一生特口徑砲二，並十五生特口徑砲二；皆身長三十五倍。是爲北幫砲台。以上各台之砲、皆德國克鹿卜砲。守之者爲綏鞏軍統領道員戴宗騫，自統綏軍四營駐北幫砲台，而以分統劉超佩統鞏軍四營駐南幫砲台威海一灣，以劉公島爲屏蔽，島距威海南嘴約八里、距北嘴約四里。於島設砲台二，西曰黃島砲台，有克鹿卜二十四生特口徑砲四，身長三十五倍。英國阿母斯脫郎地阱砲二；台左設快砲二，東曰東風掃灘砲台，有二十四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三十五倍。二十八生特口徑砲一，身長三十倍，以上、亦皆克鹿卜砲。外並零星砲台數所，是爲劉公島砲台，守者記名總兵張文宣，統護軍兩營駐焉。甲午事興、增兩兵營。其劉公島至威海南嘴之間曰日島，上建砲台一，有滬造阿母斯脫郎地阱砲二，英十二生特快砲二，是爲日島砲台。其南幫後路曰所前嶺台，有十五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二十五倍。十二生特口徑砲一；身長二十五倍。又南曰楊風嶺台，有十五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三十五倍。十二生特口徑砲二；身長二十五倍。是爲南幫陸路砲台。其北幫後路曰合慶灘台，值北山嘴後路。有十五生特口徑砲二；曰老姆頂台，值威海威北。有十五生特口徑砲二，並十二生特口徑砲二，以上陸路砲台、皆用克鹿卜砲、是爲北幫陸路砲台。於威海南北幫及劉公島西岸各設火藥子彈軍械諸庫，而南北幫有水雷營電氣燈武備學堂，劉公島

有鐵碼頭，製造局，水師公所並學堂，於是威海爲我海軍建牙重地。自威海南嘴循岸迤而西，復折而東南趨，約百四十餘里，直至成山頭，沿岸皆山。自威海北嘴循岸西北轉約及二百里至煙台，駐有漢中鎭總兵孫金彪所部嵩武軍四營，而候補道李○○統嵩武軍五營駐登州，登州鎭總兵章高元統嵩武軍兩營駐膠州，經營膠州砲台，與威海劉公島諸軍皆隸於北洋大臣。

甲午之夏，東方事起，朝廷憂山東爲畿疆左輔，起前署廣西巡撫臬司李秉衡撫山東，而移前撫福潤安徽。七月初九日夜半，倭艦十二艘自西北來，窺威海，黎明作橫一字陳前進，距岸約二十里前卻伺測。無何，以四巨艦猛進，至口外十餘里，時距口約八千密達，每密達合中尺三尺一寸五分。發砲擊我北山嘴台，子落台前水際，距台尚千餘密達。其子是砲彈，擊傷我傍口小糧船一隻。我北山嘴台發砲兩出皆中之，頗傷其軍士，其艦東南移，我南幫之竈北嘴台鹿角嘴台同時夾擊，中四出，劉公島南嘴砲台中一出，一倭艦創最甚，兩艦掖之去。辰刻，全隊始駛向東南逸。是日駐煙台之嵩武軍派左營並後營三哨往守雙島，以固威海後路，蓋自烟台沿海東南行四十里至龍門港，此港上通寧海州。又四十里至寧海州，又東南歷孟良口，山隘要路。上莊有港通海。凡六十里至舊館，又二十里至麓島，山隘要路。踰麓島而東南行至楊亭，爲往榮城大道，若折而東行十里至雙島，又東行三十里乃威海衛故城，皆山嶺崎嶇，少坦道。十二日，上莊港口有倭兵七八人登岸測量，時有李統領率所部福字兩營駐守，適在山操演，遙見之，不往掩捕，而放排槍，倭徐下船去，李統領以捷聞。二十七日黎

明，倭艦三艘來窺，距北山嘴尙遠，我砲台開五砲皆未中，倭船亦駛東南去。八月中旬，我海軍以衞銘軍赴大東溝，遇倭艦隊，戰於鴨綠江口外，喪兵輪五艘，存者多被創，駛入旅順船塢修治，（詳見海軍篇。）於是威海備愈虛。九月四日，倭艦五艘從東南來，我北山嘴台擊之，第一出中其頭船望樓，並燬其烟囱上半，若連環追擊，可擊沈，乃次出誤提操練樣彈出庫，及易彈，而倭艦已遠，是月杪，我海軍餘艦歸威海，而口外時有倭艦窺伺，三五日輒至，惟避我砲台，率距三十里外游弋。十月，巡撫李秉衡來駐烟台，初六日，巡視威海劉公島諸砲台，秉衡之抵山東也，時我東征兵事已棘，識者知倭禍必中山東，其武定萊州登州諸府，海面遼闊，東省羣吏有增募三十營以塞登萊諸海口之請，秉衡不許，及駐烟台，遼東敗耗日聞，且知倭人將闚山東，戴宗騫以威海後路空虛，非守台勇力所能兼顧，亦請別籌一軍分屯後路以固威防，秉衡允之，而僅調福字兩營屯北幫後，其增募惟襄字兩營又兩隊，（每隊二百五十人。）並福字三隊，（一隊三百人，兩隊二百人。）皆駐烟台零星屯戍，不足成軍，且軍械不預具，率配以舊土槍及故前膛來福槍，將驅向敵，饟亦寡薄，士氣阻退。及警問日至，巡撫始調河防營以閻得勝統之，駐榮城，河防營者，河漲則集，漲平則散，無常饟，由呑踢不知行陳，蓋土夫非戰兵也。又以羽檄調靑州駐防步兵千，馬隊二百，亦窳陋不可用，於是山東沿海等於無兵。自十月以來，海氛愈逼，初七日，倭船二十餘艘來威海，距口約萬餘密達，一艘直犯竈北嘴，我砲台將開砲擊之，始轉柁逸。將夕，倶駛至北山嘴西北山後下椗，復以魚雷夜襲北口，見我有備乃遁。初八

日，駛往東北去，初九日復來窺測。蓋倭艦恆以夜自東來，踰成山頭即去桅燈，候明假朝暾瞰我台壘，意狡甚，嚮晚仍駛往成山海面。初十日，奉天之金州大連灣相繼陷，倭逼旅順，山東防益急。二十日，秉衡調福字一營駐雙島，令嵩武左營及後營三哨旋烟台，而口外日有倭船循環探我。二十五日，或謂倭人於龍門港登岸，復令總兵孫萬齡率嵩武左營往駐龍門港。是日旅順失守，潰弁逃將皆麕集烟台，若龔照璵、衛汝成、趙懷業、黃仕林，皆匿漁舟南渡。復震於秉衡之威，微服亡去。（是時倭氛漸逼，戴宗騫思脫身去威海，適有倭人將自龍門港登岸之信，宗騫遂請以威防客軍分統劉朝佩，而自率綏軍出為游擊軍，丁汝昌、劉朝佩偵知之，力請於鴻章，阻其行。）十一月初四日晨，大霧，倭船二十餘艘駛近北山嘴，我砲台擊之，未中，倭艦即南行；復近南幫砲台，我竈北嘴鹿角嘴兩台擊之，斷其船桅，其橫扞風篷均落海面，而劉公島砲台不夾擊，致遁去。是月海城陷，奉天危急，秉衡令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軍北渡赴營口援遼東。倭人以未能得志於山東也，知威海之防尚嚴，非兵輪所能闖入，乃襲犯大連灣旅順，故智取遠勢登陸，抄我砲台後路，且知我砲台後路無游兵援應也。十二月初四日，成山頭右側龍鬚島來倭船一，登岸者八人，中有華人四，操廣東山東音者各半，在近村購食物並鴉片烟，與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狀以去。蓋登萊民多服賈遼東，頗受倭人餌，每歸山東為之細作，熒惑內地，於是登萊民心頗浮動，不憚倭至，甚有仇視官軍，不願諸營駐守其地者。倭人以是隨處登岸無顧慮。宗騫偵倭自龍鬚島登岸，初九日，抽綏鞏軍四哨往赴島，初十日，秉衡令嵩武左營營官孫萬齡自龍門港移屯舊館，

爲榮城威海聲援，而以襄字左營並新兵一營自烟台移駐龍門港，以新募之福字三隊七百人。益萬齡軍。於時金旅既失，海城蓋平相繼淪沒，而倭人必欲躪我威海以盡墮我北洋門戶。十二月十五日，倭陸兵第二師團第六師團仍稱第二軍，其司令官仍陸軍大將大山巖也。自其國廣島渡海，集於大連灣，合金旅踞倭數枝隊幾二萬人，以兵輪二十五艘衛之，將赴山東，意在成山登岸，而先北擊登州以綴我師不及南顧。二十三日夕，有倭船三艘吉野、浪速、秋津洲，突攻登州甚急，州瀕海爲城，面臨大洋，夜二更許，有開花彈一擊入城內，居民駭竄。登防統領總兵夏辛酉登州舊防嵩武五營本李○○統，秉衡至，撤李而易夏，益以數營，登防頗固。遽發是砲擊之，中其船面，倭艦亦退，蓋倭以二十四日登洋倭艦駛往成山海面，晚復來犯，逼近海岸，城上舊有明時防倭銅砲一，前明戚繼光鑄，名曰鎮海候。登州威海間阻烟台通商地，不利行師，原不欲於此登岸也。二十五日晨，倭船復至成山，先是成山有倭人大兵船駐外海六日，是日倭兵艦連船載陸軍大至，由龍鬚島用小火輪帶舢板渡兵，我駐島之綏鞏軍四哨以七生特半口徑行營砲擊之，沈其舢板二，其小輪遂折回，而兵艦發大砲向岸轟擊，卽於砲彈弧綫之下，仍以小輪船舢板登渡，我軍不支，奔榮城，龍鬚島至榮成縣城三十里。倭人登岸者約千人，亦踵至。是時榮城團練已逃散，城門大啓，駐榮城之閻得勝所部四營，河成兩營、濟字一營、津靖一營。多防河土夫，槍械亦缺，不任戰，是日狙伏城外東南隅隄下，而倭人步隊數十名入東門，登城垣，繞至東北隅，俯見我兵，遂放排槍，我兵驚潰，大奔。倭既踞榮城，陸軍纍至，將分道西牧，以襲威海。蓋自榮城而西，分南北兩道，南道西迤南行六十

里至橋頭，橋頭分兩道，一往文登，一至楊亭，（距橋頭八十里。）而麓島，而舊館，此通烟台大道。北道西行百四十里至南虎口，再西三四里至楓林集，爲榮城赴威海衛故城大道，東過北虎口，即南幇砲台後路。秉衡聞龍鬚島警報，令孫萬齡所部（嵩武左營、並福字三隊。）自舊館馳往榮城迎敵，嚮午，即拔隊起，宿楊亭。二十六日，從楊亭行十餘里，遇我榮城敗卒，蓋得勝自榮城退橋頭，越宿倭人至，復奔楊亭；道遇萬齡，遂合軍返楊亭，自是得勝所部遂轄於萬齡矣。是日戴宗騫亦令其分統劉樹德率綏軍兩營來楊亭助戰。二十七日，我軍前鋒與倭探遇，各發槍相持，未幾，我大隊至，倭退橋頭，我大隊即途次露宿。時大雪彌日，道途濘淖，軍士艱辛，莫可名狀。明日黎明，倭以大隊來撲，（約及一千人。）相持一時許，多負創卻走，我軍躡之，遂奪回橋頭集，秉衡以銀三千兩犒師，（綏軍兩營一千兩，嵩武左營、福字三隊二千兩。）且謂能奪回楓嶺有破格賞。楓嶺者，東南距橋頭約四十里，東北距南幇砲台十里而近，爲南幇砲台後路孔道。方榮城之陷也，南幇鞏軍曾派三營迎過三官廟，旋恐南幇空虛，立撤歸，而倭人既踞榮城，分兩枝進，一枝西南來，進橋頭，即與萬齡相持之倭；別一枝西行北轉，連日探路進，已踞楓嶺，斷我南幇砲台後路，南幇岌岌，故秉衡以破格賞勵萬齡，於是連日皆戰，各交綏退，無勝負。乙未正月元旦，有嵩武軍大旗一名擄於倭，萬齡率輕騎追之，指榮城，行十餘里，遇倭隊大至，萬齡腿受彈傷退，倭亦退。初二日嚮午，大戰，萬齡自敵倭前鋒，令得勝抄後路，得勝反爲倭敗，牽掣全局，萬齡亦不支，敗退，返橋頭。初三日，秉衡令萬齡徑搗楓嶺，而宗騫亦約夾攻，謂俟夜半鞏軍攻楓嶺北，

萬齡所部攻楓嶺東南，並夜往刼營。是夜初更，萬齡自橋頭起隊，行三十餘里，尚未曉，遇倭衆大至，（倭兵駐楓嶺者亦擬東攻橋頭，故大隊東來相遇。）以行軍電燈照我軍畢見，我昏黑不見敵，遂匍伏避彈，天既明，見倭來甚衆，方期鞏軍之拊其背也，鞏軍訖未至。倭見我軍單，遂猛攻，愈逼愈近，且分隊抄我軍後路，於時萬齡自督前陣，得勝爲接應，因令得勝率接應隊旁截來抄倭兵，得勝不戰退，我軍大敗，撤歸橋頭，而駐橋頭之綏軍三營，已空壁去，蓋驟接宗騫令歸威海。（宗騫調歸綏軍三營、莫明其故，而威海失守之速，實由於此。）萬齡以宗騫既負約不至，復調綏軍去，甚怒，亦棄橋頭退，於是楓嶺以東無我軍蹤跡。先是南砲幫台循外山築長牆一道，截東南兩面，外環長濠，（濠淺、牆薄、）曲包龍北嘴鹿角嘴兩砲台，以邃闊故，棄最西之龍廟嘴台於外，而於鞏軍簡七百人爲選鋒，扼南虎口。（南虎口値北虎口南四里餘。）正月元旦，楓嶺踞倭進南虎口，初二日夕，復退楓嶺，初三日，我鞏軍戰倭人於南虎口，初四日倭復搶入北虎口，綏軍擊之，斃倭十餘人，有倭兵一隊潛入小村，狙伏鞏軍急出二百人圍之，倭竟鬪遁，爲我擒者五人，會萬齡棄橋頭退楊亭，藩籬盡撤，於是倭人以全力攻我南幫矣。初五日黎明，倭人在虎口山外列橫陣，東自龍北嘴，西至西海套，截我南幫砲台於虎口高山內，倭人猝登山俯瞰，以快槍小砲直擊守牆鞏軍及各砲台，未幾，倭兵畢集，我西路守南虎口選鋒七百人傷亡略盡，東路守長牆兵死亦衆，倭遂入長牆，先趨楊風嶺陸路砲台，及各行營小砲台，前受彈傷，後者繼進不退，我陸路小砲台哨官勢不敵，棄台走，武備學生褚修儒等死之，分統劉超佩見勢急，驅弁勇回與倭搏擊，中山滿

伏倭，超佩受傷，以小輪船奔北岸，卽北幫。於是鹿角嘴台龍廟嘴台相繼失守，竈北嘴台以二十八生特砲用子母彈旋擊鹿角嘴台踞倭，敗之，倭稍却，而我軍死傷既多，逃亡亦衆，不能掃盪，仍爲倭踞，竈北嘴台亦繼陷。是時我海軍諸艦駛至西海套，用過山擊法向岸擊南幫各台踞倭，倭死甚衆，而我南幫殘卒亦藉海軍砲力遮護，由西海套長峯迤東沙灘。衝出數百人，不然皆包裹倭隊中無噍類矣。倭兵之逼也，海軍提督丁汝昌恐砲台不能守，將禍我兵艦，卸南幫巨砲機件以歸，宗騫爭之，復爲配置，至是倭人果資之以擊我海軍遺艦。是日鞏軍陣亡管帶三員，右營營官張友志、後營營官周家恩、副營營官何大勳。幫帶四員，左營幫帶楊得林、副營幫帶劉國良等。哨官哨長四十員，勇丁二千餘名，其北幫綏軍前敵兩營，劉樹德統帶，卽甫自橋頭調回者。見南幫之覆，鞏軍死傷甚慘，遂同時潰，宗騫以令箭截之，不可止，樹德委軍去，初六日，綏軍守台三營亦潰，無一留者。蓋自甲午九月，綏鞏兩軍勇丁卽索壓饟銀兩大譁，欲潰者屢矣。壓饟者，勇丁初入營，須扣饟三月，存統領糧台，以爲軍米購價底銀，俟勇丁離營日始補給令去。於是將領利勇丁逃亡，其壓饟三月可不給，而續補之勇且可仍扣壓饟也。恆以苦工責勇丁，勇丁怨次骨。及軍事阽危，南幫鞏軍給壓饟兩月，綏軍益噪，宗騫終不給，至是相率嘩潰不返顧。宗騫移駐祭祀台，從者皆散，惟北山嘴台有學生砲弁砲勇二百餘人。初七日，汝昌乘小輪船至，挈宗騫往劉公島，麾砲勇等去，以海軍大砲燬北幫砲台，尙未遺敵，倭人遂平行至北幫。是時威海之防，自守口砲台及陸路砲台以外，尙有行營砲五十餘尊，其台砲行營砲大小砲彈足擊一百五

十出，水雷營電光燈槍彈餉銀（北幫尚存銀八千餘兩、其巨款早經宗騫運寄烟台、後其仲子某挈歸壽州。）凡軍資器械儲蓄甚厚，盡以予敵，於是威海之防盡墮，而海軍益不可支矣。（詳見海軍篇○劉公島之陷亦詳海軍篇。）萬齡自棄橋頭北去，宵宿孫家灘（橋頭西十餘里。）初五日退楊亭，（是日南幫砲台失守。）駐村外倭人假綴軍衣裝，稱我敗兵踵至，適與我探卒遇，遽開槍，萬齡聞變，發隊拒之，倭亦退。初六日再退舊館，於麓島掘溝設卡，以防西路。初六日夕，來倭人探馬二十騎，我軍以槍擊之，傷其三，擒一人，其身畔有中國路單及駐兵多寡有無處所分別甚悉。初八日，秉衡令斬閻得勝於舊館，未幾復令孫萬齡退駐寧海。寧海非要塞，不可駐兵，乃進據孟良口。孟良口左海右山，形勢甚險，亦東道關鍵也。於時自孟良口以東而南，皆委諸倭，任其縱橫出入。倭踞威海，攻我海軍益急，砲聲達煙台，且謂將由海道來襲，官民大恐。十三日未刻，秉衡西走。十五日，至黃縣，是日倭人襲入文登。十八日，秉衡退駐萊州，復令萬齡率所部自寧海移海陽。萬齡誤覩電文，拔退萊陽，於是倭人襲入寧海。又西二十餘里至沙鼻窩，（近龍門港。）大掠婦女財帛去。倭之入山東，東自榮城縣之龍鬚島，南及文登，西迤北至寧海之沙鼻窩，而意實在威海，其旁擾各縣邑，蓋披枝葉而根本拔也。及我海軍之覆，劉公島之陷，於是榮城文登寧海之倭亦相繼退，而斂兵駐威海衞云。

海軍篇第七

中朝議設海軍，經始於咸豐之季，購英國戰艦數艘，並議聘英水師兵官奧士朋統之，旋以事寢。同治初元，從大學士曾國藩浙閩總督左宗棠議，開船政局於福州，上海、福州廠規模宏闊，特派大臣董之，招學生習技藝，延洋員教授，分設學堂，習造船、水師兩事，是爲中國海軍權輿。七年，閩滬二廠成船漸夥，國藩奏調道員吳大廷督操輪船，而是時輪船猶不可盡作兵船也。十三年，日本假生番事以兵闖我台灣，駐軍琅嶠，蓋瞰我海疆無備也，朝廷隱忍款之。（詳見發始篇。）是時閩滬兩廠機器未備，不足製大船，且無能配置砲位，總署乃請購外洋鐵甲十艘，有分立外海五軍之奏，卒以饟絀不果，乃議先設北洋水師一軍，購甲船八艘，而防長江口，購中小鐵甲二隻，時光緒元年也。五年，日本忽以兵船入我藩屬琉球，虜其王，竟滅琉球。而俄羅斯踞我伊犁，索重賂，行者失辭，地不畢歸，議洶洶，將啓釁；日本復結俄，假之長崎屯兵輪，購煤水以毒我。而我海軍久無成議，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請購蚊船快船，分駐大連灣諸處，總署遂議以赫德總司南北海防，道員薛福成謂赫德陰鷙專利，兵權饟權盡入其手，甚非計，遺書李鴻章爭之，鴻章悟，議始罷。六年，鴻章議減水師裁綠營以治海軍，遂設水師學堂於天津，沿閩堂錮習學生，仍多閩人，於是請總署戶部撥經費購鐵甲四艘於德國克鹿卜廠。八年六月，朝鮮亂，毀日本使館，日本發兵輪詰責，時鴻章以憂去位，張樹聲署北洋大臣，朝廷起鴻章還北洋，樹聲已遣兵船東渡，先日本至朝鮮，難得平，（詳見發始篇。）而琉球案未結，日本恐我詰責，益購戰艦。是時我購製鐵甲四艘未至，南北洋見有兵輪

共二十艘，其中惟北洋之超勇揚威兩快船，南洋之超武揚武澄慶數船尚堪任戰，其餘諸艦，則練船運船居大半，不足戰大洋，而學士張佩綸給事中鄧承修以琉球之役，先後請發兵東渡，朝廷詔鴻章議，卒以兵艦不備，不果行。十年，法釁起，我購製鎮遠定遠諸船已畢工，尚未來華，法水師將孤拔乘我海軍未成，以鐵木戰艦十餘艘，縱橫南洋，攻奪我台灣之基隆。時我揚武濟安飛雲伏波福星振威藝新永保琛航福勝建勝兵輪十一艘駐福建馬江口內，侍講學士張佩綸方以會辦閩防駐船政局，意氣甚盛，而法艦亦入馬江，與我兵船相錯奇椗，佩綸不先發，又不設備，法猝開砲燬我船政局，我揚武九艘殲焉，惟伏波藝新幸免。法艦乃突出長門，復追擊我援台兵輪澄慶馭遠，沈於石浦港。未幾法款局成。自同治甲戌台灣之役至是，皆以無大枝海軍，我海疆七省袤延及八千餘里，動爲牽掣，朝廷乃以大治海軍責疆吏大學士左宗棠遂疏請拓增船砲大廠，而署船政大臣裴蔭森復陳試造新式雙機鋼甲兵船。先是光緒庚辰（六年）冬，經營旅順，分建東西各砲台，爲北洋海軍根本，訖丙戌（十二年）而工竣，（詳見金旅篇。）適建議銳意建海軍，十年，立海軍衙門於京師，督辦以醇賢親王，以北洋大臣李鴻章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慶皆幫辦會前，訂德廠鎮遠定遠兩鐵甲，濟遠一快船，亦陸續至，十二年春，醇賢親王乃奉慈旨周歷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煙台諸要隘，十三年，續訂英德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並延英水師兵官琅威理均來華，合超勇揚威凡得鐵甲二，快船七。十四年，乃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予英國水師兵

官，一船當營。乃編爲中軍左右翼後軍四隊，中軍三營，致遠、靖遠、經遠三快船。左翼三營，鎮遠一鐵甲、來遠、超勇兩快船。右翼三營，定遠一鐵甲、濟遠、揚威兩快船。此戰艦九艘。後軍則守口蚊子船六艘，鎮中、鎮邊、鎮東、鎮南、鎮西、鎮北。合以魚雷艇六艘，練船三艘，威遠、康濟、敏捷。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凡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四，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九，把總九十九，皆隸北洋大臣；其俸餉並後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一百七十六萬八千餘兩，是爲北洋海軍。而以山東之威海衞海澳爲宿海軍之所，以奉天之旅順口爲修治戰艦之所，威海旅順各建提督署。光緒乙酉，十一年。乃經營威海砲臺，詳見山東篇。戊子，十三年。復經營大連灣砲臺，以固旅順後路，詳見金旅篇。於是威海旅順皆爲海軍重地海軍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羣閩八之上，遂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二十年四月，鴻章奉命閱海軍，南洋之南琛南端鏡淸寰泰開濟保民六艘，廣東之廣甲廣乙廣丙三艘皆來會操，事竣，鴻章旋天津，而南琛等六艘返南洋，廣甲返廣東，後廣甲以解廣東歲貢荔枝至天津，仍留威海。廣乙廣丙留威海。四月杪，高麗全羅會城陷於賊，來告急，五月朔，鴻章令我海軍之濟遠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泊

仁川，旋以超勇護圖南載聶士成兵赴牙山。初六日，商船海晏海定載葉志超兵至仁川登陸。鴻章以志超兵單，令分揚威往牙山，會超勇護之。時在仁川者濟遠平遠兩艘，而日本兵船六艘（松島、八重山、千代田、太和、赤城、筑紫。）駐港內。自是倭人日以兵輪衛其陸師，自仁川登岸，水雷，魚雷，旱雷，電綫，浮橋，馬匹紛至，所泊戰艦恆三倍我。十四日，濟遠管帶方柏謙起椗逃歸，超勇亦旋回威海，汝昌得日本兵在朝狀，電告鴻章，鴻章謂日本不至與我開釁，惟電令汝昌飭在朝各艦管帶約束水手毋登岸致啓釁端而已。十六日，鴻章令鎮遠叚甲率廣內超勇續赴仁川。（十九日始至。）是時倭事益急，平遠兵輪載駐朝道員袁世凱眷屬回華。二十八日，鴻章召駐朝諸艦歸，自是朝境遂無中國兵輪矣。六月中旬，倭人虜朝王，漢江口已遍下水雷，海道絕，志銘等抓軍寄牙山，鴻章始令江自康率仁字營往助，以愛仁飛鯨兩小商輪渡兵，又租英國商輪高陞載我北塘防兵兩營，輔以操江小運船，分載砲械，將先後東發，令濟遠等兵船翼之進。六月二十日，濟遠廣內兩兵輪偕威遠練船往牙山。明日，濟遠等三船並愛仁飛鯨先後抵牙山內島，是日英兵船告我倭艦將來要截，威遠木質練船乃先出口。方濟遠廣乙之發自威海也，汝昌電請鴻章率我海軍大隊繼發接應，二十二日已升火起錨，戒嚴將發，鴻章電泥之，遂不行。二十三日，寅刻，濟遠廣內自牙山出口，辰刻，（七時點半鐘。）出仁川，駛抵豐島西北，望見倭兵輪吉野浪速秋津川橫海來，互相轟擊，歷一時許，廣乙已受重傷敧側，弁兵死者三十餘人，傷者四十餘人，乃駛往東北逃避。濟遠甲堅未受殊傷，而受彈已多，船之望臺

前砲臺皆中砲，大副都司沈壽昌，二副守備柯建章，學生守備黃承勳，軍功王錫三，管旂劉鵾死焉，弁兵死者數十人，乃駛向西北逃避。時我操江運船並僱英國高陞商輪適至，倭吉野快船方追我濟遠，其秋津川乃截我操江。操江本小船，勢不敵，遂懸白旗，任掠去，而浪速追我在高陞將士降，我將士嚴拒之，倭遂以魚雷沈高陞，我弁勇幸生者祇百數十人，蓋以法國兵輪之拯也。廣乙雖出險，而受傷已重，遂駛撞朝鮮海岸淺灘，鑿鍋爐渡殘卒登岸，遺火火藥倉自焚，而管帶林國祥以下兵官將渡登英兵輪，復截於倭艦，聽命立永不與聞兵事服狀，國祥以下連署與倭，乃得縱歸。濟遠之奔，倭吉野追甚急，吉野爲新式快船，每四刻能行二十三海里，勢將及，管帶方柏謙乃樹白旗，繼又樹日本旗，倭追如故，時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問何人助我運子，又有一水手挺身願助，乃將十五生特尾砲連發四出，第一出中倭船柁樓，第二砲亦中，第三砲走線，第四砲中其要害，船頭立時低俯。蓋倭船之追我濟遠也，意我尾砲已傷，故魚貫追逐，以是我尾砲挂線毋庸左右横度，故取準易而中砲多，惜是時濟遠不知轉柁以船頭大砲擊數出以收奇捷，或可紓高陞之急。柏謙既慶生還，歸威海，遂稱擊斃倭海軍總統，以捷聞。七月初旬，堵塞威海澳東西兩口，東口日島以北，設木闌二層，環以鐵練，布水雷五層；日島以南木闌一層，水雷五層；西口木闌二層，沈雷四層，碰雷三層；汝昌親度之爲固守計。自濟遠翁島之敗，倭兵輪縱横遼海，朝廷令汝昌巡弋洋面。六月杪，曾督大隊巡洋，以未遇倭船報聞。七月初九日，復報巡海，謂將駛鴨綠江口一

帶巡弋。明日，倭船至威海，發砲擊我砲臺，我砲臺傷其一艦，(詳見山東篇。)倭艦旋退。十三日，我海軍全隊回威海，自是每值我海軍出口巡弋，倭艦恆來窺威海，(詳見山東篇。)而我出巡之海軍亦言未遇倭艦以爲常。八月初九日，全軍復出巡海，是日湖南巡撫吳大澂來威海相砲臺，蓋大澂自請赴前敵北上，時道出山東也。十三日，汝昌率全軍抵旅順，是時我大軍雲屯平壤，朝廷將以銘軍十二營濟師，自鴨綠江口登岸十二日，鴻章令海軍翼之進，凡商輪五艘爲運船，海軍全隊兵輪十二艘，鎭遠(左翼總兵林泰曾管帶。)定遠(右翼總兵劉步蟾管帶。)兩鐵甲，致遠(中軍副將鄧世昌管帶。)靖遠(中軍左營副將葉祖珪管帶。)經遠(中軍右營副將林永升管帶。)來遠(左翼前營副將邱寶仁管帶。)濟遠(右翼前營副將方伯謙管帶。)超勇(左翼後營參將黃建勳管帶。)揚威(右翼後營參將林履中管帶。)平遠(都司李和管帶。)八兵輪，益以廣內(都司陳光管帶。)廣甲(都司吳敬榮管帶。)兩艘，又蚊砲船鎭南鎭中兩艘，魚雷艇四艘，翼商船而渡。十六日夜午，發自大連灣，十七日午刻，抵大東溝，(鴨綠江口，安東縣地。)鎭遠等十艘泊口外，平遠廣內二艘泊港口，鎭南鎭中兩蚊砲船並四雷艇衛運船五艘入港，徹夜渡兵登岸。十八日辰刻，汝昌促卸兵，並令全軍備午刻起椗，將歸旅順。巳刻，見西南來黑煙一簇，測望懸美國旗，我軍作戰備。嚮午，船來愈近，凡有船十二艘，已盡易倭旗。汝昌乃令起椗，水手站砲位。是時我戰艦十艘，(平遠廣丙在港口未及至。)分五隊，鎭遠定遠兩鐵甲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倭船十二艘，則快船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兵船八，(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其艦小於我，而速率大於我，大砲少於我，而快砲亦多於我。我最快之船爲致遠靖遠，每四刻行

十八海里，餘各艦則或十五六海里，或十四海里，十海里不齊，而超勇揚威廣甲最弱小而鈍，鎭遠定遠最堅大，而每四刻祇行十四海里有半，倭快船四艘，吉野速率最大，每四刻行二十三海里，餘三艦俱行十九海里上下。其兵輪惟比叡西京丸赤城最鈍弱，餘諸艦速率，則皆十七海里又半以上至十九海里。倭海軍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坐松島艦。時汝昌自坐定遠爲督船，作犄角魚貫陣進，遙望倭船，作一字竪陣來撲，快船居前，兵船繼之，汝昌謂其直攻中堅也，以鎭遠定遠兩鐵甲居中，而張左右翼應之，令作犄角雁行陣，我諸艦速率各殊，改陣之餘，遂不能整。超勇揚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我距敵約及十里，遽開砲一排，無一彈中者，而敵畏我鎭定兩鐵甲，故於駛近時改道飛駛左行，繞攻我軍右翼，瞬息已過我右翼，繞及船後，我揚威超勇相繼中彈，火起，超勇未幾沈沒，軍士盡焉。倭船之拂我右翼而過也，其小船比叡扶桑赤城不及從，而轉出我左翼之側，我定遠與經遠來遠夾攻之，砲火迷茫之際，我將士謂比叡赤城已爲我擊沈，而定遠復擊沈其西京丸一艘。後比叡赤城皆復見於山東海洋。倭艦之攻我也，以快船爲利器，而吉野爲其全軍前鋒，繞行於我船陣之外，駛作環形，蓋既避我鐵甲巨砲，且以其快砲轟我左右翼小船，爲避實擊虛計。自我超勇沈後，平遠廣內亦來會，而船弱不任戰，倭艦復分兩枝，以快船四艘爲一枝，兵輪五大艘爲一枝，左右環裹而攻，於是我陣亂。致遠藥彈盡，適與倭船吉野值，管帶鄧世昌粵人，素忠勇，且甚怨閩人之詐也，謂倭艦專恃吉野，苟沈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遂鼓快車向吉野衝突，吉野即駛避，而致遠中其

魚雷，機器鍋爐迸裂，船遂左傾，頃刻沈沒，世昌死之，船衆盡殉，時已逾申刻矣。我福龍左一雷艇由大東溝駛至，左一傍定遠右側以自衛，亦不得力。濟遠見致遠沈，大懼，轉柁將逃，撞揚威舵葉，揚威行愈滯，敵彈入機艙，立沈於海，自管帶林履中以下皆死。以左一雷艇救獲生者六十五人。濟遠既逃，廣甲隨之，靖遠經遠來遠不能支，亦駛出陣地逃避，倭快船四艘來追，靖遠來遠避至大鹿島側，而經遠管帶並大副二副先陣亡，船行無主，亦沈於敵，得生者祇十六人。方諸艦之逃也，倭兵輪五艘萃於我鎮遠定遠兩艘，鏖戰一時許，我定遠擊其松島艦，（倭海軍將伊東祐亨坐船。）幾沈之，而定遠亦重傷，衝艙皆火，砲械俱盡，時已日夕，暮色蒼茫，倭人懼我靖遠諸艦合魚雷之乘之也，解而南去，我軍亦西歸，明日卯刻抵旅順，濟遠先逃歸，已泊港內，廣甲之逃也，避大洋傍岸行，夜午已駛至大連灣三山島外，迫近叢石，管帶吳敬榮倉皇奔駛，遂擱礁不得出，越日，爲倭砲所碎。是戰我軍凡失船五，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丙也。其存者，惟鎮遠定遠來遠靖遠濟遠，合平遠廣甲共七艘，已不能軍，而鎮遠定遠凡受砲三百餘彈，來遠毀及半，餘諸艦亦各創甚。汝昌方告捷，鴻章上其事，請優獎。我將士死者，鄧世昌最烈，官弁亡八十七員，水手死一千餘人，傷者四百餘名，而定遠洋砲手宜格爾亦死於砲，洋員受彈傷者十一名。是役也，德員漢納根與戰事，偕汝昌駐定遠艦，汝昌先立望樓，旋受彈傷腰，倒地扶入艙，於是戰事頗賴漢納根指揮，管帶總兵劉步蟾聞戰惶懼，漢納根勸入艙避，旋色定復出，亦能始終戰事。二十四日，斬方柏謙於旅順，時戰艦七艘入

塢修整，九月十八日始竣工，二十日，出旅順口回威海。二十六日，倭兵艦已襲據花園港，渡其陸師第二羣兵登岸。蓋自鴨綠江之戰，我海軍將士膽愈慑，且餘艦七艘，亦實不堪馳逐海上，故雖屢奉巡海截倭之令，而終不遇敵，敵侵威海，亦罔能出擊，倭艦益縱橫海上，無所顧忌。

倭之第二羣兵既登岸，遂經鼻子窩踞金州，連陷大連灣，趨旅順。（詳見金旅篇。）十月初旬，巡撫李秉衡來察威海衞劉公島諸砲台。中旬以後，旅順日益危逼，汝昌知旅順墮則北洋門戶失，大局震驚，罪且不測，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戰，鴻章詈之，謂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也。二十五日，旅順陷，船塢淪於倭，海軍根本撥，遂褫汝昌職，自是我兵艦束於威海，巡弋所及，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每值大隊倭艦至，且堅伏不出矣。十月初十日，朝命嚴守鎮定兩鐵艦，毋損傷，蓋從鴻章議也。二十二日，以巡登州洋旋威海，時午潮正落，且避水雷浮標，鎮遠誤觸礁，自船後傷及機器艙，裂口三丈餘，寬五尺，而我旅順船塢陷於敵，不可修治，管帶林泰曾畏罪，仰藥死。二十八日，來滬局船廠洋匠六名，就灘修治，强補葺，八日竣事。是時朝廷以海軍久無功，逮汝昌，鴻章蓋覆不遣。十二月初旬，道員徐建寅自京來威海勘鎮遠，蓋軍務處將以建寅代汝昌，未果行。是時日本之第二師團第六師團已自其廣島渡海，集大連灣，合其犯遼數枝隊，將以兵輪衞之渡成山頭澳上陸，以襲威海，東撫李秉衡不戒備。二十三日，倭艦（吉野、秋津洲、浪速。）先攻登州，以炫我耳目，明日，其水陸大隊已抵成山，陸軍遂登岸，陷榮城，（詳見山東篇。）兵

輪至者凡二十五艘，（松島、嚴島、橋立、扶桑、千代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高雄、筑紫、金剛、比叡、天龍、葛城、太和、武藏、海門、磐城、大島、摩耶、愛宕、鳥海、赤城、八重山。）雷艇十六艘，實則任戰之船不能十艘，餘多木質小船，猥以充數。我海軍駐威海者尙存鎭遠定遠兩鐵艦，靖遠來遠濟遠三兵輪，平遠廣丙兩小鐵甲，凡七艘，皆任戰，並威遠康濟兩練船，鎭中諸蚊砲艇六艘，凡十五艘，益以雷艇十二艘，決命借一，尙堪一戰，乃震於倭艦聲勢，堅匿坐斃。乙未正月，我陸師屢敗，倭逼南幫砲臺。（詳見山東篇。）初五日，倭艦二十一艘自榮城澳起椗，西撲威海（留成山頭兵輪四艘，護其運船。）蓋與其陸軍約，夾攻我南幫砲台，扼於我劉公島砲火，不得逞，而我南幫砲台是日竟爲倭陸兵奪踞。方日本陸軍之未逼南幫也，汝昌慮砲台不能守，以巨砲資敵，將遣海軍燬，遣弁至台，卸其各砲之鋼底鋼圈以歸，統領戴宗騫固爭，復還置之，是日南幫砲台陷，大砲悉爲倭有，我海軍砲毀龍廟嘴砲台，而竄北嘴鹿角嘴兩台大砲，凡十餘尊，終以資倭，我海軍艦隊之不守，亦基此。南幫既陷，北幫遂從風靡。初七日，汝昌乘小輪登北幫砲台，時陸軍逃散已空，（詳見山東篇。）乃卸各大砲機要諸物，並焚子藥庫，燬砲台，載宗騫歸劉公島，自是倭兵盡踞威海陸地，海軍道絕，而澳之東西口門外，倭艦數重，於是我艦隊陷入重圍矣。南幫砲台之陷也，倭人即以台之巨砲攻我澳內諸艦，我諸艦駛往西口以避之，由是東口不能守，（南幫砲台適近東口。）倭人乃得以魚雷艇卸我東口木闌，並守口水雷諸物，而其雷艇遂時得入口狙擊我諸艦矣。初五夜，倭雷艇即入口刼奪，我軍覺，劉公島發砲擊之，未得逞。初九日，倭艦合南幫砲台踞倭攻我，我艦隊與劉公島砲台相持竟日，而

劉公島砲台兵弁傷亡甚衆。是夜，倭雷艇復入東口襲我，爲我擊沉者五艇，而我定遠卒中雷，傷甚，遂駛泊劉公島岸旁，而船已傾側，旋鑿沈之。十一日，倭水陸復以砲猛攻我，燬我日島藥庫，並地井砲，而我劉公島砲台亦擊傷其兩艦。十二日侵曉，倭雷艇復入東口來襲，我來遠並威遠練船，寶筏差船皆沈於敵，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方登陸逐聲伎未歸也。十三日，我管帶魚雷艇王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從西口駛逃，倭艦追之，盡擄以去，其傍淺水得梟渡者百餘人。自威海陸道陷，劉島居民惶懼，兵輪管帶不欲戰者復交煽其間，兵勇水手和之，益以倭人雷艇時襲入東口，沈我艦隊，是日我雷艇全隊且逃，兵勇水手乃糾黨譟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匄生路，島中大擾。在島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謂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乃先出示撫衆，略謂援兵將至，固守待援，衆亦稍定。是時英水師兵官馬格祿方充海軍副統帶官，與我兵輪管帶數人並洋員浩威已密有成議，將仍以衆刼汝昌。十五日，倭水陸復以砲攻我，擊沈我靖遠艦，管帶葉祖圭亦先去船在陸。是日右翼總兵劉步蟾以手槍自擊死。時汝昌駐鎮遠。十六日，弁勇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合水手鬨之，營務處道員牛昶炳並各艦管帶踵至，相對泣。乃召西員計事，以德員瑞乃爾能作華語，令出撫衆，曉譬良久，衆喧譟不可解，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若沈船燬台，徒手降敵，較得計。』汝昌沈思良久，乃令諸將俟令同時沈船，諸將不應，蓋恐沈船徒降，取怒倭人也。十七日，倭水陸復以砲急攻我，

島中愈惶急，時島中尚存鎮遠鐵艦一，濟遠廣丙平遠兵輪三，鎮中等蚊雷艇六，凡十艘，而藥彈將罄。是日，得煙台密信，始知東撫李秉衡已走萊州，援兵絕，汝昌召海軍諸將議鼓力碰敵船突圍出，或幸存數艘，得抵煙台，愈於盡覆於敵，諸將不允，散去。旋勇丁水手露刃脅汝昌，汝昌稍慰之，入艙仰藥，張文宣繼之，十八日曉夜四更許，相繼死，牛昶炳召諸將並洋員議降，瑞乃爾請爲汝昌前令，沈船毀台乃議降事，諸將及英員皆不許，於是英員浩威作降草，仍託諸汝昌語，管帶閩人某譯華語，牛昶炳署以海軍提督印，黎明，廣丙管帶陳璧光乘鎮邊艇懸白旗詣倭軍乞降，於是艦隊十一艘，及劉島各砲台軍資器械，盡納於倭，我海軍遂掃地盡矣。倭人乃以康濟練船載汝昌並宗騫諸櫬還煙台，縱水陸將士居民西渡，而斂兵踞劉公島與威海相犄角，以扼我要害云

議款篇第八

光緒甲午七月朔，中國始班宣戰書，於是高陞輪船已燔，牙山屯營已潰，其始固委蛇言款，蓋不得已而出於戰，當道原無戰備之心，識者固知兵氣之不振，戰局之靡終，必無以善其後，而割地償款之機，已兆於此。方東事之起也，倭人盛兵渡朝鮮，而我乃始請英使調停，五月初六日、鴻章電總署、略稱頃英歐使過談、亦不以倭派兵爲是、謂已致其駐韓領事、駐倭英使、設法勸解云。十七日又電總署、略稱前英歐使過津、鴻面商電英勸阻日本進兵、昨英領事持歐函來告、已電其外部、飭駐英倭使轉知、未知聽勸否云。又是日總署電鴻章、略謂昨英

歐使來談、倭兵在仁、必不到漢、歐與倭署使小村密交、其言度非懇擬云。復倚俄使勸阻，五月十七日、鴻章電總署、稱頃俄喀使過晤、鴻囑其速電外部、轉電駐倭俄使、切勸與我約期同時撤兵、喀深謂然、日內即電致其外部云。十八日、又電總署、略稱俄使昨電俄京七百餘字、請飭其駐倭使力勸、如不聽、則俄必從事於其後。二十一日、又電總署、略稱喀使接俄廷回電、令伊暫留津與鴻商辦倭韓交涉事、其如何商辦、訓條隨後電寄云。二十二日、又電總署、略稱喀使奉該國電復、即令巴參贊來告、俄皇巳電諭駐倭俄使、轉致倭廷、勒令與中國商同撤兵、俟撤兵後、再會議善後辦法、如倭不遵、電報俄庭、恐須用壓服之法云。二十七日、又電總署、略稱喀使派巴參贊及領事來稱、駐倭俄使電謂往晤陸奧、不肯撤兵、鴻謂喀前稱俄皇電諭勒令撤兵、現俄廷意旨若何。巴謂喀本日又電請本國、俟回示再通知、據局報、喀電俄京五百四十字、似所言不虛云。六月初四日、又電總署、略稱喀今午電俄京、甚切實、大意謂我自始至今、均照公法條約辦事、無一錯處、倭不但不撤兵、且又添兵圍王京、務要外部定見、或實辦或不辦、以免失信中國等語、想此電到俄、必有辦法云。初六日、又電總署、略稱頃喀使遣巴參贊來、領事道晤、頃接俄廷電復、倭韓事俄只能以友誼力勸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強勒倭人。鴻詰以五月二十二日喀遣爾等來告、俄廷要勒倭撤兵再議、如倭不聽、尚有第二層辦法、是前後語意不符、巳謂我等亦覺不符、恐俄廷另聽旁人間阻云。十三日、又電總署、略稱接汪使本日電、頃駐倭俄使遣告、謂前此奉其國政府電命、勸倭將此事與華妥商、倭云華但約撤兵、別無他議、此時無可再商等語、此時在我勸既無益、須出貴政府另籌良策云。六月二十日、又電總署、略稱喀使遣巴參贊面言、接章貝電、屢商大鳥調處不允、倭兵在漢城築砲台、守城門、作據城狀、商民盡逃、使館不安、巳電請國家派兵驅逐、喀擬亦電本國酌辦、看倭人現在情勢須動兵。鴻詢俄水師提督現駐摩閣歲操船幾隻。巴云、有大兵船十隻、調往仁川甚便。鴻謂貴國如派船、我海軍提督亦可派往會辦。巴云甚好、俟本國回電即知會。似俄員勸公憤、未必收漁人之利、好在喀駐津、尚有情理可說云。其間復要英艦以制倭，五月二十八日、鴻章電總署略稱、頃英寶領事攜歐使洋文函來稱、該使屢電其國外部、與駐英倭使商、令日本撤兵再議善後、皆未允。今聞俄廷出爲排解、有諸、鴻答以有之、但俄壤韓近鄰、未能無故動陸兵、若英水師雄天下、如我前在烟台看大鐵甲船、實爲東海第一、應請歐轉電外部、速合水師提督帶十餘鐵甲快艦、徑赴橫濱、與駐使同赴倭外署、責其重兵歷韓、無禮擾亂東方商務、與英大有關繫、勒令撤兵、再議善後、諒倭必遵、而英與中倭交情尤顯、此好機會、勿任俄著先鞭。寶允詳告歐。鴻並屬人密告赫德、慫恿鈞署見歐赫、乞商催、如英肯出力、更可牽制俄、似爲勝算云。二十九日、總署電鴻章、略謂連日英使來署、述其外部來電、囑令從中調停、又歐使巳接寶電、英派兵艦赴倭之說、歐似不以爲可、未電本國云。又虞英俄之互忌，五月二十七日、總署大臣張蔭桓電鴻章、略謂楓府喜俄壓服說、貸宜諸赫德、使英歐使

得聞、伊甚急、頻來調處、擬先撤兵、商共保及內政、允則小村電請廷示、來商、已婉卻之、惟喀言太誇、抑我議不允、乞電示敝寓云。二十八日、薩桓又電鴻章云、歐調處、謂陸奧意蓋非專託、但伊調處、倭亦允、樞府飫俄耗、遂宕之、要亦難褒拍、英俄相忌、歐懸以先承鈞囑為說、前日求見甚切、因與邸徐便道訪之、言不投機、見倭挾韓既急、喀有實心無實力、恐膺歐諂、頗難貫串、又太滑云。鴻章又電薩桓、略謂德璀琳接赫德函、謂歐不甚用勁、鴻令赫德復以鄙意勸歐云。二十九日、鴻章電總署、略稱英使調停、語似含混、倭照會汪使文、今鈔到三條、與倭領事署使譯述者大異、是所謂整理內政、與英待埃及相同、何能邀允。連日與俄使商論、只允會議、勿佔據韓土地一節、俄已允載入會議款內、英最忌俄、蓋指俄、定無足慮也。望再與歐切言之。六月十六日、又電總署云、喀使適來、誇俄廷電告、仍願從旁調處、如日本肯即撤兵、中日會商、俄不干預、免人疑謗、但不顧英居間、英似願倭踞韓以阻俄云。是日鴻章又電我駐俄使臣許景澄、略謂喀過津、商令調處、漏未知會其外部、喀頃稱俄廷疑非國家意、實則與喀同答、均電署代奏、初盼議成、倭忌俄、暗屬英居間、俄益忌英、並未議妥、望赴外部、釋明係國家意、或更出力云。終且倚英俄合力以言和，六月二十一日、鴻章電總署略稱、前許使探俄廷意旨、頃接許效電稱云、遊電已見俄外部、喀釋明、並詢彼意、喀言前勸倭退兵、未聽、見英約同出調處、我意甚願、二三日如得其主覆信、準遊即電給駐倭使訓條、並告喀云。二十二日、又電總署略稱、頃喀使遣巴參贊來言、接俄廷電、已與英商明、同出調處、仍令倭退兵再議、並商法德美、倘未得覆。喀先與歐使妥商。喀詢在津抑同京、鴻告以此次樞譯主擇、客宜赴京就商云。二十三日、總署電鴻章云、頃歐使來說、已接喀電、願與英商令倭退兵再議、歐並言約德法義三國同辦、均樂從、英外部責倭未後所索奢甚、與前議不符、現合五國加力責之、俾從公論云。二十四日、鴻章又電總署云、頃俄喀使遣巴參贊來稱、已與歐商明、歐在京請署議、喀在津與鴻議、歐喀皆奏國家訓條、令各商其國駐使告倭廷、限令退兵再議、德法義皆由其國家公請。又詢倭兵退仁川、距漢太近、請另籌妥處。鴻謂倭兵若退釜山、距漢五百里、我牙山兵即退平壤、距漢亦五百里、似尚公平。巴云極好、請電署照此答歐、我即請喀電駐倭使、彼此勿再游移。鴻謂倭不遵奈何。巴云英俄已定見、必有辦法、乞於見歐時論及云。○六月二十四日、我牙山兵已敗於成歡、而二十三日、我租英輪高陞護北塘兵、已爲倭擊沈於海、乃鴻章於是兩日、方倚英俄使臣令倭退兵、且議中倭退兵之地、從容坐談於天津、眞憤憤也。而於專主英俄以外更告法，六月初三日、我駐法使臣龔照瑗電鴻章、略稱法外部喀大臣晤我參贊慶常、云法頗願調停、不知中國願否。常云足徵睦誼。喀謂但須兩處立言、其輕重即往請總統酌定、準明午面告。又謂中國應確有備戰之勢云。是日、鴻章電照瑗、略謂法外部擬如何調停、法願聞其詳、各口現均備戰守云。初四日、鴻章又電照瑗、略謂各大國催倭撤兵、再與華議善後、此是正辦、我派兵二十營、備而不發、法議如何、仍電示云。是日鴻章電

總署、略稱頃接龔使電、謂法喀外部晤慶常、謂已請總統示、卽勸倭與中和商、英俄先出調停者、緣商務界務有關、皆議院喜與聞、法出於睦誼、一面探商英俄、再作辦法、請勿宣云。初七日又電總署、略稱龔使歌電、法外部喀云、如英俄強勸、倭亦不聽、現英俄相忌、倘法言過激、恐不利中、英俄有關韓商界、望和結語甚激、法若出公議、當陪英俄後、約初七日面晤云。六月初十日又電總署、略稱龔使於初九日晤法外部喀、據云已電其國駐中倭兩使探報、如倭商孰、卽商英俄嚴催速了、其初八日又晤喀、云又電催駐京日使矣。其又晤駐法英使、謂英欲約法合催倭了結、昨倭在英購一快大輪船、留船主水手、已開赴日云。十七日又電總署、略稱龔使十六日電云、法喀外部囑慶常密告、謂倭改韓政條款中不允、勸難了、其駐倭法使電、謂倭應兵費、議辦多違言、以擅開釁攻之、不肯退兵、必俟得利云。如此、中欲保上邦權、非中朝論令韓王懋內政、與利除弊、臆列失政各條、戒其改革、杜倭口、堅各國助華心、倭無藉口、各國催退、更得勁、請嚮電總署、中堂以表睦誼、明眞心云。告德，六月初八日、鴻章電我駐德使臣許景澄、略謂俄喀使過津、電請俄廷令其駐倭使力勸撤兵、再商、英法亦出調處、德在東方商務有關、似未便坐視、望商德外部電其駐倭韓各使力勸倭撤兵、再與華商辦善後、否則將開釁、恐擾大局云。十四日鴻章又電總署、略稱接我許使十一日電、云德外部已允電駐倭德使、偕同調處云。告美，六月初十日、鴻章電總署、略稱前美國代辦詢鴻應否電其國外部。鴻允行。頃接我楊使初八日電、謂晤美外部、據云已接駐華代辦電、中堂請英約同各國勸倭撤兵、伊於未接電前、已飭其駐倭使告倭政府、勸早退兵、勿干韓政云。是日鴻章又電我駐美使臣楊儒、云英俄力勸倭照約撤兵再商、未允、望告謝外部、仍電催其駐倭使、會各國使力勸、共保和局、否則勢將決裂云。十三日、鴻章又電總署、略稱頃接楊使十二日電、伊已晤謝美外部、據稱中堂欲美排解、甚慰本懷、當電其駐倭使力勸共保和局、但美不願會同英俄各國、恐各國別懷意見、於事無益云。以求息肩，轉以兵備爲大忌，而倭使之駐朝者亦時示我以可和之情，搖我耳目，四月二十八日、鴻章電總署、略稱袁道世凱屢電、韓兵敗於賊、電譯員鄭永邦以其使令來詢匪情、並謂匪久擾大損商務、韓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難辦、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之云。五月初一日、又電總署、略稱袁道三十日電頃倭署朝使杉村來晤、談意亦盼華速代戡、並詢華允否云。初十日、鴻章電我駐朝道員袁世凱、云汝既與駐朝倭使大鳥約定、已到漢之倭兵暫駐、卽飭續來者毋登岸、原船回倭、未發者卽電阻、華自應不加派兵來漢、卽葉聶前敵亦不添兵云。是日、鴻章電總署、略稱袁道昨電稱大鳥來說、談論甚久、堅謂其兵實以護館來、並相機幫韓剿匪、凱婉與商訂、今到仁之八百兵來漢暫駐、卽撤現在漢之水師兵、俟八百到齊卽回船、續來者毋登岸、原船回倭、未發者卽電阻、華亦不加派兵來漢。大鳥又稱我國觀韓匪太重、驟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詎願生事、我兵除八百外盡阻之、爾亦電止華加兵、我二人在此必可推誠商辦。

云。十五日，鴻章電世凱，略謂：大鳥約屢變，我汪使電謂倭意在留兵脅議善後，告以賊已漸平，則謂大鳥並無電至，我欲撤兵，彼狡愈謀逞等語。汝務力阻大鳥勿調新到兵赴漢爲要云。是日世凱電鴻章，略稱：倭至仁兵已四千餘，勞甚兕悍，各國員亦無可如何。再華喝無多派兵，而竟派五千，嚇不入內地，而反請會勒，凱迭與商，均反覆，極可恨，恐非口舌所能爭云。六月初二日，總署電鴻章，略謂：倭署使小村來署謂：是顯兩國相商，不欲他國干預，以免日後來問。頃英歐使來言，英外部已飭其駐倭公使商允倭外部與我和商，一開議先商撤兵。聞小村已接其外部電，予以商議之權，日內必能開談云。初十日，鴻章電我駐倭使汪鳳藻，略謂：總署見與小村議商，據稱候政府核覆。英、俄、法、美、德已各電其駐倭使力勸撤兵，如何云。○臣按：倭署使小村於十二日來，其外部電已告絕於我總署。○六月十三日，鴻章又電總署，略稱：本日唐紹儀來電：俄使韋貝來，適袁道出汗後稍爽，招晤臥室，彼云：方見大鳥，據稱整頓韓內治，前經商華會同辦理，華未允，我國始獨力爲之。我告以日本兵來此過多，韓民騷動，且強催改革，恐無濟。謂初次商華，華未允，宜再飭駐華倭使赴津商李中堂，或可挽回。大鳥以爲然，擬電小村赴津云。十四日，總署電鴻章，略謂：倭使小村如果赴津，似尚有轉圜之意，但彼請諭如何，斷不可輕允，仍催本署請旨辦理云。是日亥刻，鴻章又電總署，略稱：本日未刻唐紹儀電：頃往晤韋貝，據稱大鳥已電倭廷派小村赴津，未知允否。華應先許會議，再商撤兵，如先商撤再議，必不成。如華堅約小村往商，料妥等語。觀韋貝意頗毅日以華先商撤爲非，觀此倭未必令小村來津，若來先商大略，卽撤兵如何云。十八日，鴻章又電總署，略稱：昨唐紹儀晤大鳥，謂我政府再三請華議會事，華未允，今袁總理赴津，當有裨，我與袁皆在漢，如韓事應由我二人會商，但恨我政府不與我權。儀答：貴政府初商汪使，未詳一二，似難突允相助，倘欲商我國何不直語。鳥笑謂：初不明我政府意，惟多時未接小村電，念甚等語。鳥言多詐難辭云。時已調世凱回華，以唐紹儀代理朝鮮商務總辦。

我乃一誤再誤，游移前却，入其彀中而不之覺也。我方以口舌文告日勞精弊神於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迄無要領，倭人正樂蹈是隙以渡兵朝鮮，爭我先着，雖以牙山之求援，（見援朝篇。）世凱之告急，（五月十六日，世凱電鴻章，略稱：迭力阻鳥，毋令新兵來漢，伊已允，然前言屢食，後言何可信。況倭廷意在脅韓，鳥不自能主，雖與舌爭，似應先調南北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云。六月初三日，世凱又電鴻章，略稱：倭兵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害，倭日由水陸運彈丸雷械甚多，不但無撤兵意，且志甚奢，其爲謀已久，倘英俄以力勒令，或可聽，如只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倭雖允不開釁，然狡以大兵來，豈肯空返，欲尋釁何患無辭。葉軍居牙孤，接濟應迅，派兵商船全載往鴨綠或平壤以待大舉。若不行，恐釁端一成，卽無歸路云。是日亥刻，世凱又電鴻章云：倭昨又催韓派員議改革，限今午後韓

難終持、今又添兵五千五百、至仁川、決無和意、凱在此無辦法、徒困辱、擬赴津詳細面稟、倘蒙允、以唐守暫代之。而鴻章答之，輒曰堅貞勿怯也；曰靜守勿動也；曰已付各國公論，曰英法現已出場也；雖奉嚴旨備戰，六月十二日總署電鴻章、略謂頃接倭使小村照會、中國仍舉撤兵之言、而不依更正內政之意、是無意息事、嗣後即有不測之變、政府不任其責等語、詞意甚為決絕、本日已有廷寄、命決進兵之策、戰事宜慎、必須謀出萬全、希將如何分別先後次第布置之處、先行電復云。十四日總署又電鴻章、略謂奉旨、見在倭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覆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欽此、遵即電知云。而固恃和局，直於言款之外無措置，各國固知我以言款始，必以求款終，而知我兵之不足戰也。倭人遂薄我於成歡，即我牙山兵。乘我於豐島，即高陞輪船之沈。我始倉卒以出於戰，兵事既交，瑕釁百出，於是一敗於平壤，再敗於九連城，而鳳凰岫巖金州諸城邑相繼陷沒，遼瀋震驚，大連灣日墮，而議款復起。十月初十日、鴻章電我駐英法使臣龔照瑗、略謂法使允出頭力勸倭議和、已電其外部飭復云。十一日、鴻章電總署、略謂接龔使初十日電、言署電請英俄德法美意議和、允韓自主、償兵費、令瑗赴英法議、外部婉言、當賠英外部金、謂前倭不允此議、見不便與倭再言、應先電商俄、再電商各國、昨晤法外部略謂、即電商各國。又略密囑、慶當和議未成、戰守事盡力支持、則更易了、瑗即回英云。十三日鴻章又電照瑗、略謂電大連灣失似確、旅危急、倭水陸並進、救兵難渡、頃已回兵船、在威和議、須切勸英法出力云。十五日、鴻章又電總署、略稱倫敦電、中國請各國議和、俄法已經允許、惟德國謂和見時須和議、無濟於事、不肯允許云。十九日、鴻章又電總署、略稱倫敦電、日本不允各國議和、其意俟旅順佔踞後再舉議、見英國願居間調停云。

十月中旬，總署大臣侍郎張蔭桓至天津，駐鴻章行署議款事，語祕，外不得聞。二十一日，遣津海關稅務司英員德璀琳東渡言款，十月十六日、鴻章上恭親王書、稱十三欽奉寄諭、僅於十四日電奏、還陳大略、樵野侍郎、月汀觀察來津、奉到賜緘、祇聆一一、是鴻章籌辦倭事、將及半年、毫無寸效、當此咎愆山積之餘、本不敢再參末議、惟既仰蒙垂問、但有所見、何敢稍存引避、竊意此時事機十分緊迫、誠如聖諭、須籌救急之方、六七月間、曾聞倭人之意、非不願款、但欲中國自與商辦、而不願西人干預、目下彼方志得氣盈、若遽由我特派大員往商、轉墮窩彼輕視、鴻章與樵野等再三斟酌、惟有揀擇洋

員之忠實可信者前往，既易得彼中情僞，又無形迹之疑，查有津關稅務司德璀琳，忠於爲我，六年俄事，十年之法事，彼皆暗中襄助，十一年伊藤來津，從旁贊導，頗爲得力，若令其前往，相機轉圜，否則暫令停戰，以待徐商，亦解目前之急，如以爲可，由鈞處迅速請旨派往，以重事權，未盡之言，均由燕野面陳云。璀琳遂齎鴻章致日相伊藤博文公文一，私函一，乘禮和商船(禮和即我招商局〇〇輪船。)往日本。三十日抵神戶，日本兵庫縣知事周布公平詰之，爲電達內閣，內閣謂鴻章牘非國書也，德璀琳西人，非中國大員也，苟非中國著望大員且欽派來東，不與議也。斥璀琳歸。十一月初一日，璀琳乃起椗回華，於是鴻章復有派員會議之請。(十一月十一日，鴻章上書恭親王，略稱張侍郎來津，恭傳懿旨，仰荷皇太后矜全優加策勵，感激涕零，頃稅司德璀琳自倭回津，鴻章與張侍郎面加詢問，據稱從旁詢探，倭欲甚奢，略知伊藤所云，惟既經美使居間請兩國派員會議，此係歐洲通行之例，西例會議即可停戰，若事有轉圜，兩害相形取其輕，亦萬不得已之所爲，仍賴聖明主持於上，臣下方有所稟承，不盡之言，已屬張侍郎代陳云。)德璀琳之未東渡也，美國任爲我國居間，日本方暱於美，美總統(即民主，所謂伯理璽天德也。)遂命其駐我駐倭公使，爲中倭介紹時我旅順既隳，璀琳復歸，而析木城海城月陷，諸將久無功，議款益急，而倭人須割地並償款四萬萬元諸說，沸騰中外，朝廷遂決計派大臣東渡議款，倭人復要及國書款式，並派全權使臣諸事，皆許之，均自美國公使道達，且聘其前任外部大臣福士達助訂和約，遂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使日本會議。十二月十二日，蔭桓等自山海關乘招商輪船赴上海，(時天津口已封凍，故繞道出海關。)折而東渡，乙未正月初四日抵長崎，美員福世德已先至。初六日，蔭桓友濂抵廣島登岸，分駐春和園及洗心亭，(時從行者爲內閣侍讀瑞良，郎中顧肇新，錢紹楨，道員伍廷芳，梁誠，黃承乙，知府沈鐸，張桐華，知州羅庚齡，知縣盧永銘，張佐興，招汝濟，布理問徐超，鹽大使趙世廉，縣丞徐銘，訓導沈功章，學生二名，差弁四名，跟役二十四名。)遂呈國書。日本亦令其內閣大臣伊藤博文，外

務卿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會蔭桓等議約。初七日午刻，互校勅書於廣島縣廳，我勅書全文、皇帝特命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出使日本議和大臣、即著前赴日本、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所有隨往人員、均歸節制、此去務宜保全國體、輯睦邦交、竭力盡心、速成和局、無負朕之委任、欽此。其倭勅書全文、朕帝國爲維持東洋全局和平、回復大清國重結和好、茲以所最信任之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皆材能明敏、受命爲全權辦理大臣、與大清國全權委員會同協議、便宜行事、締結構和、預定條約、並予以記名調印全權、其所議定各條項、俟朕親加檢閱、果眞妥善、後即批準云。其外務卿陸奧宗光復以函手致我使臣，詢我勅書曾否載明使臣便宜行事，能否專主，毋須電請裁決。原函謂本大臣等奉我國天皇陛下勅書、載明一切條規、准令便宜行事、毋須奏請裁決、是本大臣實有全權也、至貴大臣所執勅書、雖經捧讀、其中文義未及深察、將來恐多誤會、究竟勅書中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等能否遇事自專、毋須電請裁決、特先函問云。明日，蔭桓友濂以實有全權答之。書略謂本大臣於會議處接貴大臣陸奧氏親交手函、詢問全權、本大臣等所奉勅書、已於會議時互易恭閱、是明授以商議條款便宜畫諾之權、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命允、約期簽字、帶歸敝國、恭呈御覽、再相調換云。日本終謂我使臣全權不足，非列國議款通例也。是日復會議於廣島縣廳，日人拒甚堅，遂以書告絕蔭桓友濂。正月初八日、伊藤原書略稱、清國常以孤立不羈猜疑刻薄爲政、故於敦睦鄰邦之道、公明信實二者、蓋闕如也、由此而觀、是微當日清廷一意中並無誠實修睦之心、我政府有鑑於茲、故於清國欲來議和時、曾聲明所來使臣、若無定議全權、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斷不開議、免勞往返、故有清國所派欽差、不可不加以定議和局、委名捺印之權一款、而清國已允恪遵此款、乃兩閣下委任之權、殊不完全、足見清廷之意、倘未切於求和、兩閣下攜帶之委任諭旨、與閣下等所應陳應爭之條款、亦不明載、又不與以立草約簽名捺印之權、清國皇帝陛下於事後批準、亦未題及一語、然則所委閣下等之權職、不過探聽本大臣與陸奧大臣陳述之言、歸報貴國政府而已。今易干戈爲玉帛、乃至重至大之事、若徒託空談、止成虛約之議、本大臣再不敢聞命。如清國果切實求和、其使臣必須委以實在全權、且須擇素有碩望之大員、當斯重任、與所訂立之約章、確能保其實踐無詐、則我帝國自可允其議和、再不堅卻矣。是役日人接待我使臣甚傲，且絕其通華密電，及拒會議，蔭桓等尚以實有全權固爭，且謂文憑中有未

備處，可電奏改正，倭彌不允。乃拒送蔭桓等長崎，始罷議旋滬。倭之絕蔭桓合議也，曾照會駐我倭美使，謂中國誠派有位望大員畀以全權，仍可隨時開議，意蓋專指鴻章，固策割膏腴償巨款，非鴻章不足肩此任也。方蔭桓在倭，倭內閣伊藤博文曾私於參贊伍廷芳，有中堂大可主持和議，貴國何不遣之之語。伊藤私謂廷芳曰、貴國果欲求好乎、抑使諸公來偵虛實乎。廷芳曰、我朝實心求好、若貴國虛實、早已知之、何用偵探。伊藤曰、何以不遣重臣來。因謂本大臣願與貴道為朋友間談、請問恭邸何以不可來、敝國廷芳曰、親王位重、向不出都門、安能渡海來。伊藤曰、然則中堂大可主持和議、貴國何不遣之。廷芳曰、本道今亦願與貴大臣作朋友之間談、試問中堂如果銜命而來、貴大臣樂與訂議否。伊藤曰、中堂如果來、敝國自樂與晉接、惟必需合例之勅書耳。廷芳曰、然則中堂亦須來廣島乎。伊藤曰、中堂年邁、似未便遠適異國、以愚見論、其旅順口乎。此敝國與貴國適中之地、特未知我廷議何如耳。歸蔭桓及滬，遂以電告總署，會威海衛劉公島相繼陷，海軍盡覆，款局益急。十九日，以雲貴總督王文韶調署直督北洋大臣，命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訂和約。軍機大臣密寄鴻章全文、正月十九日奉上諭、前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議條款、詎日本意存延宕、藉勅書有請旨之語、謂非十足分際、不與開議、送回長崎。迨令田貝再電詢問、乃又答云無論何時可以開商和議、總須中國改派從前能辦大事、威望甚尊、聲名素著之人、給與十足實任、約可開辦等語。現在倭燄鴟張、畿輔危迫、只此權宜一策、或可解紛紓急、敢謀兩害從輕、李鴻章勳績久著、熟悉中外交涉、為外洋各國所共傾服、今日本來文隱有所指、朝廷深維至計、此時全權之任、亦更無出該大臣右者。李鴻章著賞還翎頂、開復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訂和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著王文韶署理。李鴻章著星速來京請訓、切毋刻遲、一切籌辦事宜、均於召對時詳細面陳。該大臣當念時勢阽危、既受逾格之恩、宜盡匪躬之義、諒不至別存顧慮、稍涉遲回也。起程日期、著即行電聞、以紓廑注、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云。鴻章遂入都。其奉使敕文，先由美使田貝電倭議定，並言割地賠款大略。二月初六日，鴻章復以割地請命，朝廷堅許之。鴻章奏略言、連日據美使田貝函稱、日本來電、中國另派大臣議和、除先允償兵費、並朝鮮由其自主外、若無商讓地土及辦理條約畫押之全權、即無庸前往等語。其注意尤在割地。見事機緊迫、非此不能開

議、當經總理衙門函覆美使田貝、以日本電內欲商各節、均有此全權。貴任尚未接準覆電。頃軍機大臣恭親王等傳奉皇上面諭、予臣以商讓土地之權、聞命之餘、曷勝悚懼。竊以戎狄窺邊、古所恆有、唐棄河湟之地、而無損於憲武之中興、宋有遼夏之侵、而不失為仁宗之全盛。徵以西國近事、普法之戰、迭為勝負、即有割讓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此次日本乘屢勝之勢、閱其致美使田貝兩電、於兵費及朝鮮自主兩節均認為已得之利、而斷斷爭執、尤在讓地一節、此行事機之迫、關係之重、轉圜之難、均在朝廷洞鑒之中、臣自應竭心力以圖之、倘彼要挾過甚、固不能曲為遷就、以貽後日之憂、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禍。臣俟日本覆電、定在何處會議、即行出都、取道天津、乘輪東渡、再求面聆訓誨、俾有遵循云。而樞府王大臣亦公請懿旨促鴻章行。公奏略言、敵情叵測、時局阽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議、而日本屢次延宕、李鴻章尚未成行。臣等伏思倭奴乘勝驕恣、其奢望不可億計、現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惟在讓地一節、若毅斥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臣等前日懇請召見、本擬詳細面陳、旋奉傳諭、命臣等恭請諭旨遵辦。皇上深維至計、洞燭時宜、令臣等諭知李鴻章、予以商讓土地之權、令其斟酌重輕、與倭磋磨定議。昨據美使田貝送到日本覆電、定於長門會議。李鴻章自應迅速起程、免致另生枝節云。時美員福世德亦至滬。旋赴天津。初九日，鴻章遂出都。十九日，鴻章挈其子經方並美員福世德參贊羅豐祿等，參議李經方、參贊道員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醫官林聯輝、繙譯盧永銘、羅庚齡、學生六人、供事一名、差弁九名、跟役、廚丁三十八名。自天津乘禮裕公義輪船即招商局○○商輪。東渡。二十三日抵馬關，即長門。倭人仍以其內閣伊藤博文外務卿陸奧宗光為全權大臣，俱集馬關，以春帆樓為會議所。倭館鴻章於○○寺。二十四日，鴻章赴議，互戡敕書，遂將擬請停戰英文節略付伊藤博文。此第一次會議。二十五日復會議，博文面交覆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為質，駐倭兵，乃停戰。反覆詰難，博文執愈堅。鴻章謂我為直隸總督，三處皆我轄境，此關我顏面，如東兵不即往攻直隸境土，則不必停戰，專議和款。經方亦請限期議和不停戰，惟要定東兵不往攻三處，此為北洋停戰權輿。博文仍難之。鴻章以請暫緩停戰，先議和款，博文乃期以三日要復文。此第二次會議。鴻章以停戰要質

甚堅，不可議，乃決計先議和款。二十八日復會議，鴻章自以覆文華文英文各一分。付博文，博文許以議和條款明日交閱。此第三次會議。是日鴻章自會議所歸，途次中倭刺客小山豐太郎。槍彈傷顴，創甚。日本國主遣醫慰治，警問播歐亞，議甚沸，倭亦懼。三月初三日，倭聽停戰不索質，限期議和款。初三日陸奧宗光來函、云大日本大皇帝因二十八日之變、抱歉殊深、特諭本大臣等即允停戰、無庸苛求、惟須訂明日期界域、此係本國前未允行者、貴大臣得便、隨時可詳訂應辦各節、以便早立停戰條款。初五日訂停戰約，惟奉天直隸山東暫止戰，南洋各省不在內。以二十五日為限，凡訂約六款。第一款、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各軍、均確照以下停戰條款所辦理。第二款、兩國軍隊停戰期內、不得互爲前進。第三款、兩國前敵軍隊停戰期內並不派添援兵、及加一切戰鬬之力、惟兩國分派新兵、非遣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內。第四款、海上轉運兵士軍需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查捕。第五款、兩國政府於此約簽定後、限二十一日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第六款、此停戰條約訂明於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午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停戰約亦即中止。初七日，博文宗光遞鴻章締和條約凡十款，一、中國認明朝鮮確爲獨立自主之國。二、將奉天省南部地方、並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均割與日本、其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俱永遠割讓。三、割讓從兩國派員勘界、限一年竣事。四、中國賠償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分五期、以三年爲度交清。凡未經交付之款、俱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五、中國所割之地、其地方人民、準變賣田產、遷退界外、除限不遷者、即爲日本人民。六、中國直隸順天府、湖北荊州府沙市、湖南湘潭縣、四川重慶府、廣西梧州府、江蘇蘇州府、浙江杭州府、俱開爲通商口岸、日本皆得派領事官前往駐紮、日本臣民得往來僑寓。上所開各口、其水路可通者、日本輪船皆得駛入搭客運貨。其日本入中國各口之子口稅、每值百抽二。此外公私各捐、一概豁除。並日本臣民在中國所購土貨、一經繳明保爲出口、除不納子口稅外、公私捐、亦一概豁除。又日本船所載中國土貨運中國通商口貨、一經納口正通商稅、鈔除勿庸納進出口稅外、其公私各捐、亦一律豁除。日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中國土貨、或將進口商貨運入內地、欲暫行存棧、除不納稅鈔徵派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中國官員不得干預。而日本臣民在中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得以日本銀元照官價輸納。又日本臣民得在中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交所訂進口稅、其所製造一切貨物、即照運入中國商貨稅則並沾及寄存棧房之益、一體辦理。至享豁除優例、亦莫不從同。其中國黃浦江

口、吳淞、沙灘、中國務速疏濬、雖落潮時亦須深及二十幡。七、日本軍隊現住中國境內者、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下款所訂辦理。八、日本軍隊須暫行佔守奉天府威海衛、俟收中國第一交二次賠款之後、撤回奉天軍隊、至賠款交完之後、撤回威海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交換、日本仍不撤隊、而日本軍隊佔守之費、應由中國支辦。九、互釋俘虜、並中國臣民凡關涉此次交仗獲罪者、概予寬貸、中國有司不得逮繫。其由日本所還俘虜、中國亦不加虐待。十、本約批准交換日起、按兵息戰。限四日議覆。是日鴻章兩次電告總署，略言日本已將條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鮮自主；二、奉天南邊各地台灣澎湖各島，均割隸日本。三、賠兵費庫平銀三百兆兩。所欲過奢，恐難成議，請密告英俄法三國公使。其第六款商約節目甚繁，若添開口岸北京沙市湘潭重慶梧州蘇州七所，皆各國素所願望不得者，且要減子口半稅爲值百抽二，並將一切稅鈔豁除；又機器進口，改造土貨，俱奪我利權，請迅核允駁，或密商赫德，惟令勿告各國公使。總署奏之。十一日，鴻章先覆博文宗光說略，分四大端：一言朝鮮自主，應改日本所擬約文。二言奉天南境難割棄。（台灣未言及。）三言賠款三萬萬非中國力所及。四言通商權利減子口半稅，免內地釐，洋貨入內地屯棧，機器進口造土貨，並所造土貨入內地免稅課諸事，頗礙中國國計民生，俱請更議。越日，伊藤博文覆函謂中國自家爲難之處，非彼國所與聞，而要鴻章以按所交和約底稿逐條陳明允駁或更改之處，勿延緩。十五日，鴻章乃按和約稿條覆，略如說略意，而允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岫巖四廳州縣，及澎湖列島諸地，賠庫平銀一萬萬兩，通商權利一如中西各國成約。時鴻章創已愈，十六日，復會議於春帆樓，博文面致盡頭約稿，謂其此次節略，中國但允不允兩言而決，無多費時日，仍約十款，視其初送約稿，大端於割地款內

減去寬甸縣地，而賠款減至庫平銀二萬萬兩，分六期以七年歸償，未償以先，給息五釐。質地減奉天省城，而要減子口稅及內地釐稅與濬長江口攔沙，亦均删去。是日反覆此第四次會議。互辯，越日復函辯，博文執甚堅，且限四日答覆。二十一日復會議，仍互辯。博文乃於商約內日本人入內地租棧減去華官不得干預一語，並删以日本銀圓報關一事，而日本人在華製造貨物，限以通商口岸，並言兵費三年償清停息，遼河口界線以河心爲界，及換約後台灣兩月交割諸事。遂定議，此第五次會議。鴻章之議約也，博文歷私於經方，十四日事。及參贊伍廷芳，十九日晤。略言彼國武員欲分道攻北京，和議須速成。又言彼廣島派運兵船三十艘赴大連灣，其小松親王等明日指二十日督隊繼進，若再商改約款，和議即決裂，且致書鴻章，十九日事。言其國索款爲盡頭一着，惟問中國允不允兩字，以示恫喝。鴻章屢電總署，總署不能堅持，許之。二十日總署電鴻章、略謂奉旨、李鴻章十九日二電均悉、十八日所論各節、原冀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無可商改、即遵前旨與定約、欽此。二十日總署又電鴻章遵旨辦理免延誤云。○鴻章抵倭後、與倭署互電甚多、不備錄。二十三日遂互簽約稿，展停戰期二十一日，以四月十四日爲限。約於煙台互換。約文全稿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爲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絕將來紛紜之端、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彼此校閱所奉諭旨、認明均屬妥實無闕、會同議定各條款、開列於左。第一款、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於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第二款、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

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畫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綫抵營口之遼河後即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為分界

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所屬諸島嶼亦一幷在所讓界內

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前款所載及黏附本國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為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國所約疆界於地形或地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為參酌更定各該委員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疆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疆界為正

第四款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六個月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論何時將應賠之款或全數或幾分先期交清均聽中國之便如從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年之內能全數清還除將已付利息或兩年半或不及兩年半於應付本銀扣還外餘仍全數免息

第五款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從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又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即各派大員至台灣限於本約批准後兩個月內交接清楚

第六款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見行約章為本又本國批准互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

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

第一見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只至蘇州府杭州府

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見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

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租棧房存貨。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中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第七款、日本軍隊見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理。第八款、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各款、聽允日本軍隊暫佔守山東省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為剩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軍隊。倘中國政府不即確定抵押辦法、則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應不允撤回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雖交清賠款、日本仍不撤回軍隊。第九款、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虜、並不加以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臣民、即行釋放、並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第十款、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第十一款、自本約奉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後、定於光緒二十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煙台互換、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照信守。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押印。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押印、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押印。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鴻章乃旋天津，稱病不入都鴻章駐津者凡○○日、及○月○○日始入京。而遣美員福世德參贊伍廷芳齎和約一，全文見前。專條一，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政府、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政府、為預防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日後互有誤會以生疑議、兩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議訂下開各款。第一、彼此約明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添備英文與該約日本正文漢文正文校對無訛。第二、彼此約明日後設有兩國各執日本正文或漢正文有所辯論、即以上開英文約本為憑、以免舛錯而昭公允。第三、彼此約明將該議訂專條、與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一齊送交各本國政府、而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蒙御筆批准之時、此議訂各款無須另請御筆批准、亦認為兩國政府所允准、各無異論、為此兩國全權大臣欽立文憑、各行署名蓋印、以照確實。○銜名押印同正約。附約一，第一款、遵和約第八款所訂暫為駐守威海衛之日本國軍隊應不越一旅團之多、所有暫行駐守之

需費、中國自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每一周年屆期、貼交四分之一、庫平銀五十萬兩。第二款、在威海衛應將劉公島及威海衛口灣沿岸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約合中國四十里以內、爲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區。在距上開劃界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無論其爲何處中國軍隊、不宜逼近或紮駐、以杜生釁之端。第三款、日本國軍隊所駐地方治理之務、仍歸中國官員管理、但遇有日本國軍隊司令官爲軍隊衛養安寧軍紀及分布管理等事、其必須施行之處、一經出示頒行、則於中國官員亦當責守。日本國軍隊在駐守之地、凡有犯關涉軍務之罪、均歸日本國軍務官審斷辦理。此附約所定條款、與載入和約其效悉爲相同。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照信守。○衘名押印同正約。停戰條款一，大略見前。停戰展期專條一，第一款、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訂約停戰、從此簽定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第二款、此約所訂停戰、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點鐘屆滿、彼此勿須知照、如在期內兩帝國政府無論彼此不允批准和約、則無庸告知、卽將此約作爲廢止、爲此兩帝國全權大臣欲立文據、卽行署名蓋印、以照確實。○衘名押印同正約。入都。方蔭桓既歸，鴻章未發，朝命三品以上大員議和戰，迨割地議起，朝野憂憤，台灣臣民爭尤力。未幾鴻章成約歸，割地賠款商利均從倭意，方稱病翱翔天津，於是京朝官之封章，疆臣之電奏，凡百十上；會試公車在都者，亦騰章力阻，朝意頗爲動，令鴻章改議，鴻章不從，三月二十八日鴻章電總署、略稱來電敬悉、台多亂民、儒官爲唆慫、徒遊口舌、貽累國家。俄法德各向日本理論、不允新約、想該駐使等已告知、何日覆信、乞密示。倭催批准互換、或廢改、此倭甚倔強、非三國勸兵、恐不肯聽、若互換愆期、則責言及我、兵爭又至、望慎籌之云。二十九日又電總署、云賠款一事、鴻實已舌敝唇焦、磨到盡頭處、伊藤兩次函催、係哀的美敦書、謂無可商、無可改、鴻未敢擅允、迭請旨定奪、旋奉十九二十日兩次電旨、飭即與之訂約、若爾時早分十五年歸還、展寬年限、免入息銀、亦必與伊等面議、如不允、即決裂西歸、亦不辱命。今既遵旨定約、復令原使臣改議電商、彼必不允、和約既成不可悔、應請簡派重臣、俟換約時與商或有濟。鴻病莫能興、躕難往烟台、凡不可以一日說兩樣話、徒爲外人嗤笑、請代奏云。而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實主之時中日和局，美國居介紹，英人依違其間，實陰袒倭，而俄法德三國惡倭人之攘我土地，法甚其索台灣，俄怒其據遼東，而俄阻尤力。四月朔，三國駐倭公使公阻其據遼東，曡以公文致日

本外務府，而俄艦隊東來甚夥，分泊日本長崎及我遼海，日本畏之。初十日，許以遼東歸我，三國公使遂照會我總署，遼東地不畢歸，毋批准換約。會我中外諸臣亦連章阻款議，朝廷意猶豫，乃鴻章遣伍廷芳迎駐津倭領事於大沽，密令其速電東京，促我換約，而毓汝等亦以屬駐我新倭使林董於京師，於是求御寶換約益急。上乃命王文韶劉坤一議決和戰，文韶等奏頗依違，且告海嘯成災，（文韶奏略稱欽奉初一日電旨、以和戰兩事、飭臣與劉坤一各抒所見、據實直陳等因、欽此。臣惟旨意、以不和即戰、計及瀋陽京師兩地、重大所關、務蒞萬全、臣在津言津、如提督聶士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軍、聲氣聯絡、必可一戰。其檢閱以逸、遼瀋各路軍營、是否可靠、臣實不敢臆斷、況在軍事可勝不可敗、勢成孤注、與未經議約以前不同、事陽、全遼局安危、應請飭下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總理衙門、通盤籌議、請旨定奪。臣與劉坤一昨至唐山晤商一切、意見大略相同、合併聲明。再初四日大風雨、天津南北路電綫俱斷、謹另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云。）和議遂決。乃以道員伍廷芳聯芳為換約使赴烟台。十四日，倭換約使伊東美久治乘其兵艦八重山抵烟，語及更易割遼條約，謂未奉其國命，馬關約不可改，特不卜。時俄艦泊煙台港內者凡十艦，皆整衣理械，卸艙面礙戰諸物，若即開戰狀，美久治大恐，鴻章等亦惶懼，旋得倭電從歸遼議，夜午竟換約。是役也，倭人已允展換約期七日，而鴻章轉促之，蓋我使臣王之春（赴俄祭弔並賀新君即位專使。）自俄歸，道出法京巴黎，法方自憾其阻台灣之割而不得也，之春乘機說之，以台灣質諸法，法已許價〇萬萬佛郎，其土地財貨歸法，而海關仍歸我，凡質〇〇年，任我贖還。（是議我南洋實主之云。）議垂成，法人謂其猝不及接受，已自電其駐倭公使，為我請諸倭展議約限七日，倭人亦允之，而我駐使龔照瑗偵知之，甚之春之獨有其功也，遂急電鴻章，鴻章怙其棄台灣之成議也，遽報毓汝，且急電伊藤博

文，故煙台換約亟以夜成，法議遂解，聞者惜之。款局既定，給美員福世德薪勞十五萬員，二十五日，派鴻章之子經方爲割台灣使，輔以福世德，倭亦以其曾樺山資紀爲台灣總督，經方乃即倭船中交割。於時倭隊尙據遼東，俄法德三國詰之，倭乃索我贖費庫平銀一萬萬兩，徐減及五千萬兩，八月下旬，三國公斷以三千萬兩贖遼東，倭人聽之，而要以贖價畢償後三月兵乃撤，朝廷乃復派鴻章與倭使林董議還遼約，林董要我四款。一、中償日銀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華亦不割讓，三、許日在大連灣任便通商，四、大東溝及大孤山俱開商埠。不果議。九月四日，三國復責倭速撤遼東兵，還遼議乃定，二十二日，互換還遼約於京師，凡七款。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欲締結條約、由日本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一切仍歸中國管理、大清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清國某官、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日本國某官、均作爲全權大臣、互示所奉文憑妥當、議定各條、開列於左、第一款、日本國自願將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訂立下之關和約第二款、中國讓與日本國管理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原劃讓界地圖、從鴨綠江口抵安平河日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以南各城市邑、以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奉天所屬諸島嶼、均永遠交還中國、以後與日本無涉、因此將原約第三款、並重訂之各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爲罷論。第二款、中國約爲酬報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允給銀三千萬兩、迨於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交與日本國政府。第三款、中國允將本約第二款所開之酬款銀三千萬兩交與日本國政府、自訂立本約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日本軍隊從該交還地方一律撤回。又自本約署名蓋印之日起、該交還各地方內所有衙署、公所、工廠、船隝及一切變公物件、日本文武軍隊不得毀壞搬還、並俟某處城鎭軍隊撤回時、由日本全權公使按約知照中國政府、轉飭中國收地印委各員驗收。第四款、中國約日本國軍隊占據之間、所有關涉該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槪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爲逮繫。第五款、中國備不將本約第二款所開之酬款迨於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交與日本國政府、其仍占踞交還地方之日本國軍隊萬費全數、均歸中國政府算給。倘款已照付、日本軍隊倘未如期一律撤回、應由日本代認三個月五釐息銀。第六款、本約繕寫漢文、日本文及英文各二分、校對無訛、署名蓋印、漢文與日本文遇有解釋字義不同之處、以英文爲憑。第七款、俟本約欽奉大清國大皇帝、大日本國大皇

帝批准，自署名蓋印之日起，二十一日內在北京互換，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照信守。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訂於北京。遂先輸贖遼費銀三千萬兩。十月，倭乃撤兵，奉南七州縣諸城邑始歸我，爲款局之終。商約及行船章程訂於明年六月，租界約訂於明年九月，茲不備錄。是役款議成，割膏腴，台灣全省並澎湖列島。償巨款，其賠費銀二萬三千萬兩，其我國自用兵費及賠款息銀不在內。商利之失，尤爲無窮漏卮，而遼東之歸，俄法德三國方責報於我，於是俄西伯里利亞鐵道經我黑龍江而達海參崴；法安南鐵道踰我鎭南關而達廣西之龍州；德因展租界於我通商各埠，而我雲南邊地以讓界於法，遂讓界於英，且開廣東江西通商埠直達廣西之梧州，膏血竭於內，邊防墮於外，岌岌不可終日，說者謂中國泰否通塞之機，或決於是云。

台灣篇上第九

光緒乙酉，中法和議成，建台灣行省，升淡水廳爲台北府，作會城，駐巡撫，經營鐵路，商輪，屯墾，開煤礦諸礦，歲入三百數十萬，菁華咸萃台北，以基隆滬尾爲台北門戶，基隆澳設砲台四，首社寮，次頂石角，次小基隆，次仙人洞，又築陸路砲台於獅球嶺，以扼基隆台北之衝。滬尾砲台二，曰滬尾，曰關渡。關渡口在滬尾內十三四里，爲台北滬尾水程要路。基隆值省會東北，山海依倚，最據形勢，商輪礦務諸局在焉。鐵道六十里至會城，山嶺複沓，迴環拱衛。滬尾值省會北稍西，四十里，內港直達台北，緣港皆坦途無阻隘。循滬尾稍西而南爲台

中，再南為台南，並沿海岸，港口紛歧，不可枚舉。惟台南府之安平口（即鹿耳門。）有砲台三，再南打狗港有砲台一，打狗港北岸之旗后有砲台一。建省之始，經營締造則巡撫劉銘傳。銘傳宿將，所部淮軍從駐台者四十餘營。繼之者邵友濂，友濂撫台，屢遣撤，存者僅二十餘營。二十年六月，倭釁起，海疆戒嚴，台灣懸海外，為東南洋屏蔽，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率師渡守，友濂又調南洋之南琛、威靖兩兵輪往護海面，六月十二日抵台、（威靖於甲午九月仍回南洋。）七月，永福率廣勇兩營至台北，增募六營，成八營，仍稱黑旗。八月，岐珍統所部十營亦至，兵稍集。乃令提督張兆連率十三營守基隆，以扼社寮頂石角小基隆砲台；台紳道員林朝棟統十營守獅球嶺，筦獅球嶺砲台；提督李本清統所部七營守滬尾，本青固駐中路新竹，而知府朱上泮固駐滬尾，至是移上泮守中路，未幾，本清與藩司唐景崧交惡，本清求去，乃以提督綦高會守滬尾。八月，復以提督廖得勝易高會，特兩月間，滬尾凡易三將。又改令上泮往澎湖，偕總兵周鎮邦以守，而以台紳主事邱逢甲率土勇守彰化新竹，兵冗將新，人和地利皆失，固窳敝不任戰。友濂旋聞援高諸將敗潰入邊，鳳凰九連諸城相繼不守，慮兵禍將及台灣，大懼，徘徊思去，政府亦諒之，十月，調湖南巡撫，（以藩司唐景崧署台撫，寵諭唐景崧既經署理巡撫，責成綦重，並著與楊岐珍劉永福妥為商辦，不得剛愎自用，自以為是，倘與僚屬動輒齟齬，遺誤事機，恐該署撫不能當此重咎也。）景崧電調刑部主事俞明震，（事在甲午十一月。）副將陳季同，（事在乙未二月。）禮部主事李秉瑞亦至台求自效，（事在乙未十二月。）二人先後至。二十一年正月，景崧令副將黃義德督弁目吳國華挈銀二十萬兩內渡，至廣東募勇。義

德粵人吳國華者，本粵洋盜，知縣唐鏡沅介諸景崧，謂其大俠知兵，景崧昵之。二月，廣勇陸續至，喧擾無紀律，不可統馭，台灣兵事益壞。初，景崧以道員與永福同軍事於粵西，（永福歸中國，乃景崧說之。）後積不相能，至是移永福軍於台南，會台南鎭總兵萬國本守南路，景崧自任守台北。自張兆連一軍以外，專倚廣勇，命知縣胡友勝（廣西人。）統廣勇守獅球嶺，而移林朝棟（所部皆台灣土勇。）守中路彰化，其南路則責成劉永福云。（是爲三路分守之議。）

二月二十七日辰刻，倭兵船攻澎湖，我馮祖宮砲擊之，傷其兩艘，蓋倭人將於澎湖之文良港（即龍門港。）登岸，而先攻馮祖宮砲台以牽綴我師，統領知府朱上泮等不察，乃電台灣告捷，崧立保上泮道員，並以銀二萬兩犒軍。是日澎湖兵弁方爭賞銀，倭已從文良港登岸，我兵不能支。二十八日巳刻，澎湖至台灣電綫斷。二十九日辰刻，倭遂入澎湖城，澎湖既失，台勢益孤，而廣閩蘇浙海道中梗，於是中國凡購外洋軍械盡截於倭，委輸將斷，而和議益亟矣。上泮鎭邦逃歸台灣，（由鹿港登岸。）上泮以受傷免罪，鎭邦得嚴議。（尋赦福建。）三月，李文奎擊殺中軍方副將於巡撫署，撫署大亂。李文奎者，原直隸保定游匪，從淮軍渡台，得保外委，充撫轅親兵，時方副將爲武巡捕，文奎犯禁令責革，乃轉事中軍副將黃翼德充什長。是歲正月，翼德募勇往廣東，以方副將署中軍副將，文奎以事責革去，遂思亂，其黨布城中及撫署內外。三月二十五日，午後，景崧之壻余姓者內渡，令勇丁舁其裝出撫署，將入船，文奎率黨十餘人持刀刦於道，勇丁逃，文奎令其黨安置掠物關帝廟，而自追勇丁，直入撫署門，方副將自出喝曰：汝欲反耶？文奎徑砍其頭，方副將

抱頭反奔，入門已踣，中軍護勇時屯署內，將應文奎，爭出棚放排槍，蓋以爲號也。嚮帶某見事急，自閉營門並閉撫署門，景崧聞變不知顚末，先遣差官出詢，甫及儀門，已中刀返奔，文奎徒黨追及堂皇，將入殺景崧，時已黃綢帕首矣。適景崧盛服出，遇於堂皇，其徒猝見巡撫矜持，手不能下，謬請安侍立，云無事無事，景崧獎以有膽，命出爲周旋。台灣知府管元善聞變奔告楊岐珍，岐珍率一營至，喝開撫署門，與亂黨對施槍砲，（勇在門外，賊在門內。）中傷百姓甚夥，死者十餘人。（景崧給死者每人百毫。）先是景崧聞文奎徒黨衆，將令充營官以安之，令募緝捕一營，至是卒用文奎，命屯基隆，而方副將之死，僅以一捕賊示了之，於是將領離心，而健兒不可約束矣。四月，景崧分滬尾七營爲兩部，以廖得勝綦高會分統，而高會專筦砲台。方鴻章之東渡言款也，停戰之約載明北洋，而南洋不與焉，意固專屬台灣；亦旋有棄台灣之論。時台灣舉人方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留中不報。三月，棄台信益急，台人惶懼，主事邱逢甲首建自主議，登壇誓衆，於是新竹出示告台民，遂議立民主，開議院，製國旗。四月，和議成，卒棄台灣，朝命率兵民內渡，台人乃有句各國保護之議，電告政府，政府諭以既能自立，無庸奏請。十八日，陳季同介法國水師提督見景崧，議保護台灣，亦卒無成說。二十二日，景崧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日爲斷，欲去者聽，留者錄用，薪銀倍給，踰時求去以軍法論。於是省會道府縣官相繼納印去，提督楊岐珍亦內渡。（俱在五月。）斯時台灣藩庫尙儲銀四十餘萬，（三月間、台灣曾發銀四十萬至上海，初次二十二萬，二次十八萬，皆善後局提調任某手發，不知何用。）火藥庫儲砲藥土藥共四萬餘磅，各砲台儲藥尙沓每

砲擊三十出，槍彈存者尤多，毛瑟槍彈尚儲二百八十餘萬顆，他子稱是。其訂購械藥未至者，德國大田廠砲藥（合同言砲藥、未指何名。）二十萬磅，槍藥五萬磅，哈乞開司一百磅，快砲（合同內不言砲架。）四尊，皆已給價三分之一。（後快砲還送南洋、前砲藥不知究竟。）五月一日，台灣紳民將上總統印章於景崧，以倭艦來犯未果。是日，倭兵輪二艘駛近滬尾砲台（正當我砲彈能及處）下椗，時適統領綦高會去台以嬉，其文案電告景崧，於是有倭弁下小輪船入口至英兵輪，（有英德兵輪先泊口內。）約刻許，旋下輪出口，其大兵輪二艘亦起椗行，是時景崧電至，令取準開砲，高會亦回營，方據案食，徐令往告台官曰，撫台命放砲，而倭船已駛，非我砲力所及矣。是夜倭艦即口外游弋，倭弁之至英兵輪也，蓋詢台中消息，英船主告以台灣自立事，倭艦乃啟去。初二日，景崧受台灣總統印章，文曰「台灣民主之章」（初名曰寶、景崧改名曰章。）紳民入撫署鼓樂齎送者百餘人，行兩跪六叩首禮，國旗藍地黃虎文，長方五幅，虎首內向，尾高首下。改台灣藩司衙門曰內部，設內部大臣；籌防局曰外部，設外部大臣；別立軍部，設軍部大臣。台灣府縣等官改署有差，砲台升虎旗，開砲二十一門。申刻，英商輪康娒薩出滬尾口，台灣藩司顧肇熙、台灣知府管元善、淡水縣知縣李淦皆乘以內渡，船內有洋商七。倭兵輪來追，有倭酋率兵數十名登船搜索，並探台中動靜，英船主告以皆商人內渡，並台灣自主諸事，倭酋去，始展輪行。初三日，福建提督楊岐珍撤兵內渡，（岐珍所部十二營、至初七日始畢渡、岐珍於初七日乘南琛內渡。）於是前敵兵備益單，基隆防兵僅紹良所部及土勇四營，其東路三貂嶺澳底諸處，無兵駐守。初五日，倭兵輪運輪二十九艘駛抵台北

海面，分泊基隆口外，澳底，金包里，沿八里坌，大姑崁，迤邐至滬尾，凡可登岸之處，皆有倭輪。初六日，倭兵輪併力擊我金包里（值基隆奧西岸。）張聲勢，作欲登狀以綴我，（我師駐金包里者六營。）而潛結教匪挖金砂匪從澳底登岸。澳底本駐有歧珍防營，至是撤兵去，易以曾喜照。（張兆連部分統。）喜照新募土勇兩營，成軍甫三日，遇敵不戰潰。澳底值基隆東稍北，當八斗澳西岸，煤廠金砂諸廠環其後。蓋基隆一澳，如獅之張口，仰向西北，澳西為金包里，澳東為平波島，（島南與社寮隔一港。）平波島如獅額，其頂為全台極東北角，循額而東，折而南，作海灣，曰八尺門灣，再循海而南曰八斗澳，再南迤東曰劈島角，（原名鼻頭。）再南迤邐至蘇澳，則台灣全島之東岸矣。八斗澳南隅曰澳底，西去基隆五十里，路崎嶇，中隔三貂嶺，過嶺分大小兩道，大道通瑞芳達基隆，小道則通吳朱埕暖暖街達八堵，已繞及獅球嶺後，（獅球嶺為台北省會屏幛，光緒十年，劉銘傳據此守基隆拒法人，台灣卒全。）此由澳底西行山道。若循海岸行，則過庚子寮，踰九芬山，即抵社寮砲台。於時登岸倭兵才二千人，若以兵嚴扼三貂嶺，可聚而殲也。乃三貂無一兵，瑞芳九芬防兵亦單薄不足當大敵。倭人留兵稍守澳底，其全隊遂循山路進。初七日，前鋒過三貂嶺，駐嶺背粱紳莊宅。先是景崧聞倭人登岸，警電令吳國華率廣勇七百人往守三貂嶺，（國華募勇廣東，久乃集，四月，率三千人渡台，而虛籍復多，實祇及二千人，乘民船渡，遭風，收鹿港、永福藏其眾，驅赴台南，其得抵台北者，乃乘新福建輪船之七百人，仍多虛額。）至倉卒部署，初七日巳刻，始率四百八先行，初八日未刻，至小楚坑，適倭人探兵從三貂嶺來探瑞芬大道，並繪圖，驟遇國華軍，遽搏戰，團勇夾擊，鎗斃三畫倭酋一，遂反奔，國華追之，鄉民拍手歡呼。是時景崧

復令營官胡連勝（安西人，友勝之弟。）等援基隆，且調頂右角營官陳國柱，金包里營官陳桂波，獅球嶺營官知縣包幹臣等，各率勇敢數百人赴前敵助戰，皆稱統領，無所繫屬，前敵兵事益不可爲。國華猝遇倭兵於小楚坑也，幹臣率三百人往助戰，至則倭兵已遁，不繼國華進躡，而與團勇爭倭酋首級，大譁，幹臣縛團勇指爲漢奸，將殺之，時國華追倭已至嶺巔，因雨待棚帳，尚未駐營，聞報知幹臣將持首級奪其功，大怒，撤隊馳下嶺，幹臣見國華還軍，藏首級竹篼中，遽拔隊回，國華尾其後，俱還基隆，遂棄三貂嶺不守，幹臣竟以大捷聞景崧，省會官紳畢賀、是夜，僅士勇一營，紹良部淮軍兩哨，分駐瑞芳，四更時，倭兵冒雨登三貂嶺，於是基隆東道藩籬盡撤、初九日，景崧電令前敵分三路進圖復三貂嶺，一由大路從相思嶺龍潭浦瑞芳過九芬橋小楚坑直抵三貂嶺爲正兵，專責國華；一由暖暖街小路至吳朱埕，繞出三貂嶺之左，爲奇兵，專責游擊楊連珍；（歧珍之弟留台充小基隆分統，）一由海邊社寮砲台循八斗口，庚子寮，度九芬山，截其歸路，責金包里分統李文忠；期以申初會基隆齊進。詎我諸營未集，倭兵已分兩隊踔至，一撲九芬，一直抵瑞芳，別隊扼吳朱埕北防我軍包抄、九芬近海岸，且兵單，倭人已移快砲登岸猛擊，戰移時，宋營官死焉，哨官喪二人，孫營官受殊傷，九芬遂陷，瑞芳聞之大震。先是廣東守備劉燕率砲勇三十人督格林砲五架扼瑞芳西面土山，營務處俞明震以景崧令來觀戰，亦在焉，瑞芳四面皆山，形如釜底，前早甚雨，適國華率營至，未築壘、入駐金砂局，敵至乃出隊，逼於地勢，擁遏不成列，而倭人列隊東西兩山頂，每隊八人，甚嚴整。

如德國兵制之散隊小排。東面距三貂嶺四里，倭人先驅教民降虜下嶺，進扼九芬橋，約千餘人，我軍遽開槍，敵伏不動，一時許，俟我槍彈耗，始大呼過九芬橋，而山頂倭人乃發槍彈及金砂局。時已昏暮，倭燃電燈明如晝，我軍皆驚，國華不得已率隊進，爭九芬橋，倭人先於澗旁伏我奸民，俟國華至，突起來犯，死傷二十餘人，我軍譁潰不能止，倭乘勢薄瑞芳，劉燕督砲隊自西面發砲下擊，彈雨下，敵死十餘人，復退去，是夜大雨，國華竟拔隊回基隆，棄瑞芳不守，倭亦疑畏未至，四更，張兆連率護衛營冒雨至瑞芳。初十日辰刻，國華連勝亦來會，兆連立九芬橋，吹角列隊，倭人督我奸民三四百人來攻，每十二人一隊，兩倭兵持刀督其後，我軍槍砲並轟，敵頗傷亡，稍退，兆連率隊衝入，國華兵不接應，倭兵自山頂馳下包抄，斷九芬橋歸路，兆連被圍受重傷，親兵死亡略盡，陳得勝率八十人，曾喜照率三十餘人，涉溪澗冒死入救，一卒負兆連潛涉溪澗得脫，得勝竟戰死，喜照受傷，歸路絕，裹創至庚子寮入李文忠營。初九日申刻，李文忠等俱至前敵，文忠率撫標扼守庚子寮、楊迹珍扼守吳朱埕，胡連勝等均來瑞芳助戰。是時瑞芳雖敗，而庚子寮九芬山後。吳朱埕諸隘尚未失也。十一日黎明，倭人分兩路專攻瑞芳西面土山，劉燕被圍，砲勇死八人，傷四人，瑞芳遂陷。時前敵各軍皆潰，倭兵尚疑有伏兵，未遽進。初，甲申中法之役，台紳林朝棟從銘傳駐獅球嶺，扼法兵不得前，積功薦保道員，所部土勇皆勁卒，且訓練有法，頗負時望，景崧用廣勇，而廣勇土勇積不相能，睚眦尋釁，因移朝棟守中路，以胡友勝統廣勇四營守獅球嶺。廣勇無紀律，友勝非將材，而嶺防爲省會關鍵，於是台北紳民英人提理，皆言速移朝棟

扼獅球嶺以守爲戰，事猶可爲，因請基隆同知方祖蔭赴台北告景崧，祖蔭因先移基隆電報局於八堵（在獅球嶺後，當獅球嶺暖暖街之衝，爲入台必經之路。）時明震自瑞芳受傷，亦來獅球嶺，因偕祖蔭返省垣，且請景崧駐八堵爲死守計。景崧言嚮午聞敗，已令黃義德率護衛營往紮八堵矣。義德至八堵即馳回，詭言獅球嶺已失，大雨不能駐營，且倭懸六十萬金購總統（謂景崧。）頭，故乘火車馳歸防內亂，景崧不敢詰。是夜義德部勇索餉大譁，徹夜甚雨。十二日辰刻，倭兵登獅球嶺，是日侵曉，景崧嬖人吳觀庭（滬尾守備、充武巡捕。）已斫斷電綫，電報局員盡散，黎明雨稍止，街市寂然，幕客熊瑞圖（湖南人，充景崧幕。）等爲景崧策速退新竹，就朝棟永福圖再舉，景崧左右均怒目視，吳觀庭手槍擬瑞圖曰，大人不寢者五夜矣，諸君亦宜休息，所畫已定，多言者以是擊之，景崧默然。酉刻前敵潰兵入城，城中大亂，積尸徧地，有重傷舁回死者，而廣勇土勇復相殘殺，哭聲鼎沸，未幾撫署起火，景崧微服雜弁勇出亡。（後內渡至廈門。）是日林朝棟率所部至，知獅球嶺失，景崧已去，仍歸台中。自景崧去，城中散勇游匪沿途刼掠，藩庫猶存銀二十四萬，刦奪互鬬，庫中積尸四百餘。時獅球嶺踞倭未得虛實，尚回翔未進，德商畢底蘭以狀馳告倭營，請速派兵來定亂，十五日，倭人始來收城，兵不過八十名，明日來千餘人，台北亡

光緒二十年秋，南澳鎭總兵劉永福以幫辦臺灣軍務渡台，二十一年正月，巡撫唐景崧移永福台南，專防南路，駐營三槐厝，旋移鳳山縣屬之旗后。四月款議成，棄台灣，台人自主。五月中旬，倭人陷基隆，景崧棄台北遁，時軍儲電線鐵路機器局及茶糖鹽礦樟腦茄栯沈香與金煤諸礦大利皆在台北，遂舉爲倭有。台南僻一隅，且海道絕，餉械源已涸，不足守，於是鎭道以下各官及台紳邱逢甲林朝棟等皆相繼內渡。台南土匪蜂起。紳民相率之旗后迎永福，並上民主總統印章，永福不受，仍稱幫辦，入府城議防守，以其子知州成良統福字前軍右軍及中左右各營守旂後大砰山砲台，提督陳羅統翊安軍中左右各營，合黃金龍軍防四草湖海口，台灣鎭標中軍游擊李英統鎭海中軍前軍，（各二營。）並道標隊衛合柏正才吳錦州軍防白沙墩海口，周明標張占魁兩營防喜樹莊海口，都司柯壬貴統吉林砲隊，並安平各台砲勇合鄭超英周得啓孔憲盈各營防安平海口，（安平砲台守將爲蔣國錦、劉立、其小砲台守將爲張來。）是爲台南海口之防。以副將袁錫中統鎭海後軍防後山埤南諸路，台灣城守參將吳世添率右翼練兵駐台灣府城，是爲台南內地之防。其勇營則副將楊泗洪所部鎭海中軍，（正後兩營。）前軍，（右營。）武毅右軍，（右營。）並吉林砲隊都司蕭三發所部福軍前敵黑旂各營守備王德標所部福字七星隊各營，總兵李惟義所部新楚各軍，（分統爲副將楊紫雲。）知縣忠滿所部忠靖營鎭海中軍先鋒營總兵譚少宗所部福字先鋒各營都司邱啓標所部台南防軍各營，知縣劉光明所部福字左軍，（中營。）右軍，（前營。）等營，副將吳光忠所部忠字防軍各營。其義兵營則增生吳湯興之

新竹義民各營，林得謙之十八堡義民軍，兵部主事許南英之台南團練營，生員李淸泉謝鵬翀之段團練，部署粗備。

閏五月三日，倭船二艘窺安平口，傍英德兵船停舶，會永福巡砲台，發二砲，擊斷倭船桅桿，船倭落水者十餘人，乃斷鐵索飛駛去。是月倭人陷新竹。蓋自台北淪陷，鳳甲朝棟相繼委中路去，永福令楊紫雲率新楚軍代之，拒倭於新竹，相持月許，凡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至是奸民導倭由僻徑抄我，紫雲戰歿，永福令營務處府經營吳彭年率軍往援，不及，遂據大甲溪爲守。六月十七日，福字先鋒左營營官湯人貴福字〇營營官袁錦淸合隊進攻新竹倭壘獲勝。十八日倭人來攻，義民長生員徐驤爲所困，敗退。倭追甚急，驤反鬭，倭人以路險箐深，砲無所施，退去。驤率健卒由間道繞出其後，突發抬槍，倭驚擾，擒倭兵三人，奪馬三匹，槍械數十桿。十九日，告捷台南，請餉械，永福憂甚。初台南見銀匱乏，永福設官銀票局，每票一元至五元，以同知莊序端總其事，市易流衍，資挹注而不足供軍餉。二十日，責議院諸紳籌餉，咸束手。稅務司英人嘉麥林請設官郵政局以濟餉需，乃給官信票，（西名士單，紙式大經寸，文篆踏虎，分印藍黃紅三色。）責信局領購，禁私函由海關司稽察，不及旬日，果徵洋銀五千餘圓。二十五日，議紳請整飭鳳山鹽釐，（鳳山鹽釐素爲台南進款大宗。）令巡檢劉永貞往經理。二十七日，永福猶子知縣禹卿（以字行。）自內地歸，告接濟絕，蓋永福之入台南也，曾令人渡廈門電求沿海督撫助餉項，並派員四出籌餉，南中豪傑頗應之，且謂俄人在保護，力守兩

月，接濟必至，勿憂餉也。後竟迫於盟約，不得絲毫助台南，至是禹卿歸，台人失望，前敵自開戰以來，屢電求餉械，迫切待命，且以傷亡多，請增兵接應，而台南軍儲早罄，器械亦空，永福憂惶無措，搜括得銀八千兩解前敵，（七月初十日行抵雲林縣，值倭隊大至，解餉官遁，餉銀盡爲土匪掠去，竟未得達。）復令文案羅綺章渡廈門，仍電求沿海督撫拯台民，辭甚哀痛。是時台南盜賊充斥，爲倭人內間，將引以登岸。二十九日，枋寮土匪起，游擊劉○○時駐恒春，電報永福。乃移吳光忠所部忠字防營袁錫中所部鎮海後軍往勦撫。先是有倭艦三艘游弋台南海面，二十八日，泊安平口外，旋起椗去，嚮午，突一艘駛近海口，開砲二，飛駛去，永福令各台嚴防，俟砲力能及始轟擊，勿輕發。申刻，倭艦復至鳳山旂後，旋陸續去。七月一日，復窺恆春縣屬之鵝鑾鼻枋寮諸海口，由楊寮登岸，行半里許，黑旂伏兵從山後出，倭兵來撲，光忠聞警，率隊由大路進援，恆春營劉游擊，黑旂營官黃副將，分左右翼斜抄兜圍倭兵，倭艦望見，連發大砲助戰，我軍少却，倭乘勢突圍去，光忠追之，倭惶急，突鳳山土匪麕至，爲倭援，直犯黑旂軍，倭得遁去，光忠擊土匪，日暮匪來愈衆，會永福子成良率精卒馳至，匪大創，始逸。是役也，匪目鄧蠻子林苗生等迎降倭，故倭兵登陸無顧忌，永福令成良光忠招撫鄧蠻子等，絕倭內應。初二日酉刻，有輪船一，懸英國旗入安平海口，砲台不敢擊，詰諸英領事，始知倭艦將發砲擊之，會已日暮，倭艦飛駛去。初七日，倭艦泊布袋口，三十餘人登岸入市，捉台民，詰永福所在，少間去，風急不得渡，復入市，厚給土人貲，屬具飯，越宿乃去。時總兵譚少宗所部駐布袋，距口二十餘里，罔覺

察，任其優游去。旬日以來倭艦游弋海面，登岸者二，偵台南虛實，亦以牽綴永福兵使不得北顧，而以全力撲大甲溪也。大甲溪自吳驤敗倭後，屢戰互勝負。七月初三日，我軍出隊與倭遇，倭以我奸民爲前鋒，分十三人爲一隊，每隊督以倭兵一，而以馬砲隊隨其後，前隊敗，則馬砲隊列橫陣繼進猛擊，彈急如雨，我大隊千人當其衝，死傷枕藉，大敗退，倭來追，會彭年率兵伏路側，猛轟之，倭陣亂，我軍反戈乘之，倭大奔，彭年窮追十餘里至一小溪，倭鳧渡及半，而徐驤自對岸林中出，蓋驤率義民三十餘人先伏林際，乘其半渡出擊，彭年追亦至，倭張皇急遁，斃倭五十餘人，奪槍械甚夥。彭年收隊歸，道經海口，見倭糧船數艘泊港內，親兵吳正川者，勇敢善戰，率七星隊數人踴躍登竹筏將追及，倭人格以槍，正川避彈躍登倭船，戮運兵水手略盡，奪其艘。初四日，寅刻，倭大隊猛攻大甲溪，湯人貴率福軍先鋒營當其衝，與相持，袁錦清徐驤由溪灣左右繞出攻其兩腋，倭已少却，忽聞後路大營陷，各軍震駭，遂譁退。蓋新楚軍統領李惟義素畏葸，台中知府黎景嵩介諸永福，率軍爲大甲溪後繼，時倭兵阻於人貴錦清，不得進，以重金購土匪，僞稱倭兵，往襲惟義營，惟義遽遁，前敵乃大挫，錦清扼大甲溪，抵死不退，率健卒五十餘人衝倭隊，頗有斬獲，旋倭人砲隊至，彈雨下，錦清死之，健卒五十餘人無一還者，倭遂據大甲溪。永福聞警，令知縣忠滿率四營赴援，忠滿逗留不進。（後台中府城失守，忠滿率兵急退，道遇土匪，全軍盡覆，忠滿逃去。）

大甲溪既失，永福令各軍擇彰化境內大溪扼守。初五日，徐驤率義民三百人爲前鋒，與倭遇，倭人

槍甚厲，勢不敵，驤伏義民山彎叢竹中，自率數十人颭大旂招之，倭隊至。急攻，驤狂奔，引倭過山彎，適台民李邦華率義民數千人至，値倭砲猛轟，義民死千餘人，遂大潰，於是營官李仕高率鎭海中軍正營來接應，而營官陳尙志率新楚左營由左路，生員吳湯興粵人沈仲安率義民四千人由右路包抄至，截倭兵爲兩，湯興仲安乘之，倭後隊先遁，爲徐驤伏兵所要，死甚衆，氣大阻。湯興要各營前進，將爭大甲溪，倭人列砲守甚嚴，不克拔，夜半始收隊歸。初七日，前敵戰倭人敗之。倭竄入後山，彭年自率隊窮追，將截其回大甲溪歸路，告捷永福，謂必掃蕩此虜，不遺醜類，乃未幾八卦山告警矣。蓋倭人入我腹地，率以重金購奸民刺官兵虛實，並山川道路，結爲內應，以掩我不備，斯時倭之竄後山者，以有土匪導知後山有小路數枝，可達八卦山，八卦山俯臨台中府城，若爲倭踞，則彰化不守，永福電令彭年速扼八卦山以待。初八日，台中知府黎景嵩電請援兵，謂土匪導倭攻八卦山，彭年死守，恐不能勝云。方彭年之赴前敵也，景嵩頗齟齬，徵調不卽應，及大甲溪失守，彭年咎景嵩之薦用李惟義也，景嵩亦咎彭年之不知兵也，隙益深。初八日午刻，彭年自出搏戰，酉刻始收隊，喪千餘人，士氣大頹。是夜，營務處吳孔摶率旱雷營至，議戰事，彭年使孔摶往八卦山之陽，距彰化二十里，伏地雷以待，謂倭退道必經此，俟其至發地雷轟之，可大捷也。孔摶辭去，彭年與景嵩議移時，令吳湯興爲前隊，陳尙志爲後隊，李仕高爲左隊，林鴻貴爲右隊，嚴守八卦山，丑刻，倭大隊攻我，以快槍快砲環疊而進，彭年持及辰刻，湯興中砲死，鴻貴率七星隊百餘人

衝入，將奪湯興屍，而倭砲雨下，鴻貴亦殉，軍隊大潰。彭年立山頂不去，揮七星隊三百餘人奮爭，倭猛發大砲，七星隊傷亡幾盡，左右掖彭年行，不可，死之，八卦山遂陷。倭人置砲山頂，將轟城，城中奸民樹白旗迎倭入，李仕高沈仲安楊春發俱巷戰死，彰化陷，知府黎景嵩遁去。

初十日，倭連陷雲林苗栗二縣。十一日，進踞大莆林。十二日，薄嘉義縣；鋒銳甚。方八卦山之警，景嵩請援，永福察局儲軍械，惟雲者士得槍二千數百枝，毛瑟槍數十枝，林明敦槍三千數百枝，餘土槍土藥，半遭淫蒸，不堪用，急令潮州武舉黃國華知州楊友琴（以字行。）乘民船渡海，赴香港購槍械。初九日，彰化失守，警電至，夜亥刻，電令守備王德標統七星營防守嘉義，副將楊泗洪統鎮海中軍正營後營前軍右營武毅右軍右營兼吉林砲隊赴前敵援攻，永福親赴曾文溪籌防禦。是時前敵倭張甚，其兵艦復窺台南以綴我軍，十一日，以十艘分擾布袋嘴鳳山旂后恆春鵝鑾鼻及安平海口，其大鐵甲直犯白沙墩海口，砲聲終日不絕。永福聞警，馳歸台南。是日前敵倭兵據大莆林。時台南土匪塞道，解前敵餉械，行次嘉義，悉爲掠之。（此十二日事。）永福從文案吳桐林羅綺章策議撫，仿內地保甲行聯莊法，令各鄉自近及遠，漸次舉行。先是著名匪首有黃榮邦（原名丑。）林義成（原名苗生。）簡成功者，及成功之子精華，（原名大肚。）爲羣匪冠，永福已令人招之；倭之據大莆林也，精華宰羊豕除道路迎倭，倭至，責精華獻婦女二百人，精華不應，倭酋怒，挾精華至其家，搜得婦女六十餘人，縱兵淫汚，精華家人姦辱尤酷。精華怒，送款台軍，於是榮邦義成皆受撫，願

效死。十一日，泗洪率所部星夜進攻大莆林，精華義成等率義民數千助戰，倭敗，泗洪急追，倭反兵襲擊，泗洪中砲死，營官朱乃昌率健卒數百人奪泗洪屍歸，反身再戰，倭隊砲聲震山谷，乃昌奮戰，精華助之，歷三刻，倭兵大潰，乃昌揮兵競進，將抵大莆林，遙見火光燭天，聲喧甚，乃義成榮邦已率義民抄至，前後夾擊，遂復大莆林，斃倭數百，乃昌身受殊傷，裹創血戰，中砲死，永福令都司蕭三發統福軍前敵各營進代泗洪。十二日，令文案李郁華挈銀三千兩赴前敵犒師。十三日，檄簡成功總統義民軍。榮邦率義民二千五百人，義成率義民三千人，隨精華大隊進圖恢復，各給以翎頂。是日申刻，德標率七星隊與嘉義知縣孫育萬及簡精華諸義民出隊攻雲林，亥刻，遂復雲林縣，倭走，德標會義民進追。精華率軍獨進，衝倭隊為兩，倭竄入觀音堂廟，榮邦義成圍之，攻甚力，倭人惶急，以連環槍出擊，圍兵稍卻，倭乘勢衝出，精華復猛進，倭誤竄入山，義成斷其歸路，擒斬殆盡。十四日，進攻苗栗，殲倭兵二百餘人，我兵陣亡千數百人，遂復苗栗。雲苗既復，三發亦至。十五日，三發督榮邦精華進，各軍就地設伏，倭大隊來，行及竹仔塘，見叢竹不敢進。踰二刻，義成率義民由竹林出，倭以槍砲猛擊，義成急退，倭追至山前，三發立山頂指揮，倭會怒，遂仰攻，我兵散伏山畔，倭及半山，徑益狹，多竹石，黃榮邦由竹石間用土槍轟擊而出，斃倭數十，倭仍退竹仔塘。時日將暮，三發追至，倭反撲，精華從叢竹兜出，乃潰遁，我軍躡之，擒倭三十三人，槍械數十枝，馬十餘匹。十六日，三發督諸軍進攻彰化，自辰至申，倭砲如雨，諸軍不得進，三發令各軍擇地屯駐。時台

兵軍聲頗起，已逼彰化，而軍蓋自精華等受撫，義民趫捷可用，雖用土槍，能臥擊無虛發，且稔習地勢，鶩山越澗，尤其長技，聚散前後，飈忽猱騰，每繞倭兵後路，倭人畏之。於是台北台中頗思反正。適聯莊法已及台中，頗著成績，台北鄉民聞之，願潛入聯莊受約束，期大軍至即內應，同舉爲台灣全局一大轉機，而台南餉械已匱，不能派兵前進，台民觖望。二十三日（原書闕文五十一字）數月，台中軍民望甚切，至是復至，昌言內地不能接濟狀，於是人心益渙，議員營弁，紛紛逃不可止，台事遂不可爲。二十四日，三發電請餉械，永福僅括得銀二千兩以應。二十七日，官銀票局紳莊序端請給見銀，以利灌輸，言官局發用銀票，通當見銀二十五萬數千兩，軍民信使，今○○至，台人知餉源已竭，西人銀行及大小商民紛至索銀，請發銀收票，暫安衆心，永福無以應，仍令文案知縣吳桐林內渡求接濟。桐林徧走沿海各省無應者。當三發，諸軍之逼彰化，倭艦復來台南，二十二日，與我鳳山海口砲臺互擊，船卒台兵各有死傷，仍駛去。二十五日，精華榮邦戰連捷，精華獲酋虜十三級，馬三匹，解台南，榮邦電請餉械。二十九日，三發奪倭人大砲一，擒倭兵四，斬首數十級。八月初二日，精華榮邦義成仍電請餉械，語悲痛，永福括得銀一千五百兩濟之，令姑給軍食。初三日，商民持票索銀愈急，臥守不去，局紳莊序端匿不敢出，於是楮貝塡委，市易梗絕，軍民饑困，日益不支。

方彰化之陷，生員徐驤率義民二十人逃後山，間道歸台南，永福獎慰之，令往埤南番界募悍卒數

千人助戰，驤果集七百餘人，皆壯健敢死，永福令爲先鋒營，是時馳抵前敵。初四日，與倭戰獲小勝，而我屯彰化諸軍饑困愈甚，三發與精華等議相持非久計，不如並力前進，奪回彰化，或可駐足。初五日，遂合軍進攻，而扼於城外砲台，不得進。初六日，榮邦先攻砲台，猛戰中砲死。初七日，義成亦攻砲台，受殊傷，諸軍氣益餒。十三日倭兵大舉來攻，三發率諸軍力戰受創甚。徐驤簡精華率義民往援，斬十餘級，倭始退。十四日，前敵諸軍求餉益急，無策搜括，永福謂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旁皇莫能應。十九日，倭大隊攻我，精華義成禦之，陷重圍，及夜不得出，徐驤援之，三更始拔歸營，而各負重傷。二十日復戰，諸軍大敗，將士喪二千餘人。二十二日，徐驤爲軍鋒，奮戰，諸軍繼之，倭頗却，驤旋中砲死，諸軍奪氣，大潰，雲林苗栗復陷。於時前敵諸軍潰敗相尋，而海口警報亦疊至，是月十一日，倭艦窺台南，永福自駐安平砲台拒之。十七夜倭艦分五路攻台南，砲聲震郡城，永福歷各台督防守。十八日曉，倭船駛去，海岸解嚴，未幾前敵喪敗，雲林苗栗相繼陷。二十三日，倭以砲隊攻嘉義，王德標初營城外，倭至走入城，倭踞營，夜半地雷發，轟斃倭七百餘人，倭驚退，德標設伏邀之，倭多死，大忿。二十四日，以車砲攻城，陷之，總兵柏正才，營官陳開檍，同知馮練芳，武舉劉步升，生員楊文豹等皆死之，德標隨精華奔後山，嘉義去府城百二十里，嘉義陷，而台南不可守。先是七月初旬，日本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自英兵輪致永福書，說其率所部去台，謂將以禮送之內渡，永福復書却之，辭甚峻。八月，倭人渡兵澎湖，二十三日，其戰艦運船三十餘艘載兵械，將以

全力攻台南，直指安平海口。時陸路前敵諸軍已饑潰不支，嘉義將陷，英駐台領事歐思訥復爲永福與倭約，和讓台南，聽永福內渡。已成言簽名矣，會嘉義復陷，倭責永福徒手歸命，永福怒，約乃絕。二十五日，倭艦攻旂后砲台，永福之子成良登台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徑登岸，突入大營，陷之，進陷砲台，台兵持兩日，傷死枕藉，饑不能戰，成良乘間衝出。二十六日，倭進攻鳳山，義民拒戰，大敗，倭遂入鳳山，屠戮甚慘，進犯台南府城。二十七日，台南戒嚴，永福移駐安平砲台。二十八日，各軍飢譁，徐散去。二十九日，倭攻城外砲台，永福自發砲擊之，斃倭數十人。九月一日，城中無食，饑軍悉潰。初二日，永福駐砲台，城中土匪起，倭兵亦集，永福逃登德國爹利士商輪內渡。倭兵登船大索四次，不得。從之者其子成良，與陳樹南、柯壬貴諸部將，及幕客數人，而潰軍台民數百萬，胥委之去，台南亡。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

闕名

編者按：甲午中國海陸軍旣敗，先後遣德璀琳張蔭桓邵友濂赴日議和，或以資格不合，或以手續不備，均爲日方所拒。清廷不得已，始於次年正月十九日命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與日商訂和約。鴻章以二月二十三日抵馬關，次日即與日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議於春帆樓會所。二十八日開第三次會議畢，鴻章爲日刺客小山豐太郎所槍傷，和議幾致決裂；但鴻章仍忍痛與日代表相周旋，卒成和局。此篇所記，即當日鴻章與博文往復辯難之實況也。

第一次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二點半鐘，帶同參議李經方及參贊官三人，乘輪登岸，赴會議公所，與伊藤陸奧及書記等官六人坐定寒暄畢。

伊云：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

李云：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謝謝。

伊云：此間地僻，並無與頭等欽差相宜之館舍，甚爲抱歉。

李云：豈敢。

伊云：本日應辦第一要事，係互換全權文憑。

（當由參議恭奉敕書呈中堂面遞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書本交中堂。）

伊令書記官閱誦英文與前電之底稿相較，陸奧令書記官將敕書與前電華文之底稿相較，中堂令東文繙譯與羅道比較日皇敕書並所附繙譯英文底稿畢。

陸云：日皇敕書是否妥協？

李云：甚妥。我國敕書是否妥協？

伊云：此次敕書甚妥。

中堂復令羅道宣誦擬請停戰英文節略，誦畢，將節略面交伊藤。

伊略思片刻，答以此事明日作復，旋問兩國敕書應否彼此存留。

李云：可以照辦。

伊云：頃閱敕書甚屬妥善，惜無御筆簽名耳。

李云：此係各國俗尚不同，蓋用御寶，即與御筆簽名無異。

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貴國大皇帝既與外國國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國通例辦理？

李云：我國向來無此辦法，且臣下未便相强。

伊云：貴國未派中堂之先，固願修好，然前派張邵大人來此，似未誠心修好，中堂位尊責重，此次奉派爲頭等全權大臣，實出至誠，但望貴國既和之後，所有此事前後實在情節必須明白。

李云：我國若非誠心修好，必不派我，我無誠心講和，亦不來此。

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責成甚大，兩國停爭，重修睦誼，所繫匪輕，中堂閱歷已久，更事甚多，所議之事，甚望有成；將來彼此訂立永好和約，必能有裨兩國。

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爲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强，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爲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

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

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

臣更爲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云：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

李云：貴國經貴大臣如此整頓，十分羨慕。

伊云：請問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於議事？

李云：承備館舍，擬明日午前登岸。

陸云：明日午後兩點鐘便否再議？

李云：兩點半鐘卽來。

李云：我與貴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話儘可彼此實告，不必客氣，此次責成甚重，本大臣諸多爲難，惟望貴大臣相諒耳。

伊云：本大臣責成更重。

李云：貴大臣辦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徵力大心細。

伊云：此係本國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

李云：貴國大皇帝固然聖明，貴大臣贊助之功爲多。

李云：兩位同居否？

伊云：分居。

李云：何日來此？

伊云：陸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時往來於廣島東京之間，乘火車有三十餘點鐘之久，辦理調兵理財外交諸務，實屬應接不暇。

李云：貴國大皇帝行在廣島幾個月？

伊云：已七月矣。

李云：宵旰勤勞，不勝欽仰。

伊云：誠哉萬幾無暇，凡一切軍務國事，以及日行諭旨，皆出自親裁。

李云：此處與各處通電否？

伊云：與各處皆通。

李云：本大臣有電回國。

伊云：前張大人等來此，本大臣未曾允電，此次自應遵命飭電局照發。

李云：當時未曾開議故耳。

即彼此相問年歲——伊藤五十五陸奧五十二。

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與貴大臣相遇於此，見貴大臣年富力強，辦事從容，頗有蕭閒自在之樂。

伊云：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爲棘手。

李云：貴國之議院，與本國之都察院等耳。

伊云：十年前曾勸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

伊云：都察院多不明時務者，使在位難於辦事，貴國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

李云：現在中國上下亦有明白時務之人，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貴國封建之時，互相掣肘，事權不一。

伊云：外省雖互相牽製，都中之總理衙門當如我國陸奧大臣一人專主。

李云：總理衙門堂官雖多，原係爲首一人作主。

伊云：現係何人爲首？

李云：恭親王。榎本與大鳥兩位現辦何事？

伊云：榎本現任農商部，大鳥現爲樞密院顧問官。請問袁世凱何在？

李云：現同河南鄉里。

陸云：是否尙在營務處？

李云：小差使無足重輕。

李云：全權文憑既已妥善互換，所有應議條款，祈即開示，以便互議。

伊云：當照辦。

當即與訂明日午後兩點半鐘會議，並訂明日午前十點鐘移往岸上館舍即散。

第二次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後兩點半鐘仍在原所與伊藤陸奧會議。

李云：承備館舍甚佳，有賓至如歸之樂，謝甚。

陸云：前備行廚相待，乃中堂辭却，只得遵命。

伊云：中堂昨交停戰節略，現已備復。

即將英文朗誦，另備華文交參議閱後轉呈。

陸云：英文字句較爲明晰。

羅道卽將英文譯誦一遍。

李云：現在日軍並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擬停戰條款內竟欲佔據？

伊云：凡議停戰兩國應均沾利益，華軍以停戰爲有益，故我軍應據此三處爲質。

李云：三處華軍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

伊云：任往何處，兩軍惟須先定相距之界。

李云：兩軍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門甚多，官又將何爲？

伊云：此係停戰約內之細目，不便先議，試問所開各款，可照辦否？

李云：雖爲細目，亦須問明，且所關甚重，要話不可不先說。

伊云：請中堂仔細推敲，再行作復。

李云：天津係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

伊云：可暫歸日本管理。

李云：日兵到津，將住何處？

伊云：俟華兵退出，卽往華兵營盤，如不敷住，可添蓋兵房。

李云：如此豈非久踞乎？

伊云：視停戰之久暫而定。

李云：停戰之期誰定？

伊云：兩面互商，但不能過久。

李云：所據不久，三處何必讓出？且三處皆係險要之地，若停戰期滿，和議不成，則日軍先已據此，豈非反客爲主？

伊云：停戰期滿，和議已成，當即退出。

李云：中日係兄弟之邦，所開停戰條款，未免陵逼太甚，除所開各款外，尙有別樣辦法否？

伊云：別樣辦法現未想及，當此兩國相爭，日軍備攻各處，今若遽爾停戰，實於日本兵力有礙，故議及停戰，必須有險要爲質，方不吃虧。總之，停戰公例，分別兩種：一則各處一律停戰，一則惟議數處停戰，中堂所擬乃一律停戰也。

李云：可否先議定那幾處停戰？

伊云：可指明幾處否？

李云：前承貴國請余來此議和，我之來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亦同此心。乃甫議停戰，貴國先要踞有三處險要之地，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係直隸所轄，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

爲情？

伊云：中堂來此，兩國尙未息兵，中堂爲貴國計，故議停戰，我爲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

李云：務請再想一辦法，以見貴國眞心願和。

伊云：我實在別無辦法，兩國相爭，各爲其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係在用兵之時，應照停戰公例。

李云：議和則不必用兵，故停戰爲議和第一要義，如兩國尙相戰爭，議和似非誠心。

伊云：若論停戰，應有所議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擱起。

李云：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

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將停戰節略撤回，再議和款？

李云：昨日初次會議，我已說明，向來說話不作虛假，所議停戰之款，實難照辦。

伊云：中堂先議停戰，故擬此覆款，如不停戰，何妨先議和款。

李云：我兩人忠心爲國，亦須籌顧大局，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旣到如此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必須爲中國豫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卽和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此處，否則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亦難以爲情，且此次爭端，實爲朝鮮起見，今華兵業已退至奉天，貴國之兵惟尙未到直隸耳。

如貴國之兵不卽往攻天津山海關直隸地面，則可不必議及停戰，專議和款。
伊云：局面竟至於此，非余之過也。戰端一開，伊於胡底，詎能逆料？此次交戰之始，本大臣無時不願議和，而貴國向無議和之誠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將大變，所以議及停戰，必須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
李云：以此三處爲質，日兵不必實據，但立作質名目之條款何如？
伊云：設停戰之限已滿，而和局未定，所指三處，又將與日本開衅矣。
參議云：不必停戰，但議和之時，定一限期不往攻三處，可否照辦？
伊云：如此辦法，與交戰無異，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終當相拒。
李云：可否請先示議和條款？
伊云：然則停戰之議如何？
李云：停戰暫行擱起。
伊云：停戰一節未曾定結，恐議和時又復重提。
李云：頃聞貴大臣談及停戰有兩種辦法，一爲一律停戰，一爲指地停戰，今不攻天津山海關等處，卽爲指地停戰之辦法。
伊云：中堂停戰節略，係指一律停戰，本國之兵散處窵遠，實難一律停戰，而所指數處停戰，本大臣細思

無法可保，且指地停戰係於戰場上會議而言，此處距交戰之處甚遠，所以不必議及指地停戰。

李云：即請貴大臣出示和款。

伊云：此事業已說過，宜先將停戰之議擱起。

李云：停戰之款未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既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

伊云：議和之款，業經辦好。

李云：即請見示。

伊云：現在停戰之議不提及否？

李云：停戰之款既難應允，且無別種辦法，姑講和款。

伊云：中堂所交停戰節略是否撤回，抑或擬復聲明不能應允。

李云：照此辦法之後，又將何爲？

伊云：或再行議和。

李云：如此語氣尚未定準，貴大臣不云和款已備乎？

伊云：看中堂復文如何。

李云：本大臣擬復文云『停戰之款，萬難應允，姑且擱起；即請會議和款云云，』是否如此辦法？

伊云：中堂初見停戰之款，云應先子細推敲，以後再復，頃則遽云萬難應允，還請中堂再想爲是。

李云：遲數日再復。

伊云：幾日？

李云：一禮拜後。

伊云：太久。

李云：假如復以不能做到，以後是否即商和款？

伊云：應請中堂將所呈停戰之款子細商量，或節略抽回不提，然後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願貴大臣已將停戰之議擱起，於議和時又復提及。

李云：和款一定，戰即不議自停。

伊云：貴大臣究竟幾日答復？

李云：四日後答復。

伊云：三日須復，愈速愈妙。

李云：議和條款，不應如停戰條款之太甚。

伊云：我想並不太甚。

李云：只恐過甚難以商辦。

伊云：此正兩國所以派使臣會商也。下次會議日期，可否先定？

李云：且待細想復文辦妥，或面交，或差送？

伊云：聽便。

李云：復文辦好，卽遣人定期相會。

伊問陸奧，答應如此辦理。

李云：惟願貴大臣力顧大局，所擬和款，務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辦則幸矣。

伊云：本大臣亦願力顧大局，有裨兩國，但不知貴國以爲何如？

中堂乃離席各散。

第三次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與伊藤陸奧第三次在原處會議，坐定，寒暄畢。

李云：前次會議停戰要款節略，茲已作復。

卽誦英文，由中堂將華英文二分親送伊藤。伊閱英文，陸閱華文數遍，卽指後半篇交其書記譯出東文。陸復詳閱，

又與伊藤對換華英文詳校，復與伊東書記以東語相商甚久，似未能遽決之狀，於是

伊乃云：停戰之議，中堂是否擱起不提？

李云：暫且擱起，我來時專爲議和起見。

伊復將英文反復細看，伊東乃以東語解之，伊復取煙捲，延時細想。

乃云：中堂未動身之先，自已與貴國深明辰下戰局情形，誠心講和，重修舊好。

李云：我年已邁，從未出外，今本國目睹時艱，且知我與貴大臣有舊，故特派來此，足徵我國誠心議和，我不能辭。

伊云：所議之事，一經議定，必須實力踐行，査貴國與外國交涉以來，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國以此事所關重大，派我來辦，凡已應允者，必能見諸施行，惟望貴國亦然。

李云：貴大臣所言想係道光季年我國與外國初交之時，咸同以後，所定一切約章，皆經批准施行，即十數年前與俄國所辦伊犂之約稍有齟齬，隨後即派使妥結矣。

伊云：額爾金之約，因未批准。我兩國既派頭等大臣，會商定議，若不施行，有傷國體，而戰端必致復起。且所以議和者，不獨爲息戰，且爲重締舊好計，我忝爲敝國總理內閣大臣，凡所議定必能實踐，亦望中堂實能施行議定之事爲幸。

李云：我忝派欽差頭等大臣，此次進京，召見數次，實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訓條，前屢與貴大臣言及，日後和款，必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爲，果可行者，當即應允，其難行者，必須緩商，斷非三數日所可定議，請貴大臣即將和款出示。

伊云：請俟明日交閱。

李云：明日何時？

伊云：請中堂擇定。

李云：十點鐘可否？

伊問陸奥首肯。

李云：所示和款，若與他國有關涉者，請貴大臣愼酌。

伊云：何意？

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牽涉他國權利者，必多未便，我兩國相交有素，故預爲提及。

伊云：此次議中東兩國之事，他國皆在局外，未便攙越。

李云：去年曾請英國從中調停，貴國不以爲然，自無須他人調處，我兩人商議之事，如不能成，恐無人能成矣。

伊云：萬一不成，則貴國大皇帝可以親裁，歐洲各國議和，皆由國主親議。

李云：中國則不然，卽恭親王總理譯署多年，亦未親議條約。兩國暫行相爭，終久必和，不如及早議定爲妥，去歲戰端伊始，本大臣卽苦口勸和，今已遲矣。

伊云：戰非幸事，亦有時不免。

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國統總格蘭德遊歷過津，與本大臣相好，云當我國南北交爭，傷亡實多，後居總統，總不輕起爭端，後常以此奉勸同志，中堂剿滅髮捻，卓著戰功，我勸中堂亦不可輕言戰事。本大臣嘗奉此語爲圭臬，此次起衅，貴大臣豈不知非我本意。

伊云：兵凶事也，傷人實多，有時兩國時勢交逼，不得已而用之。

李云：戰非仁人所有，況今日器械銳利，殺戮更衆，我年邁矣，不忍見此，貴大臣年歲富强，尙有雄心。

伊云：此次爭戰之始，議和甚易。

李云：當時我亦願息爭，乃事多拂逆，時會使然。

伊云：其時所求於貴國之條款，無甚關係，未蒙應允，大爲可惜。初戰之始，我兩國譬如兩人走路，相距數里耳，今則相距數百邁，回首難矣。

李云：終須回頭，貴大臣總理國事，何難之有？

伊云：相距數百邁，回走又須數百邁矣。

李云：少走幾邁，不亦可乎？縱令再走數千里，豈能將我國人民滅盡乎？

伊云：我國萬無此心。所謂戰者，乃兩國將一切戰具如兵船，礮壘器械等彼此攻滅以相弱耳，與兩國人民，毫無關涉。

李云：現國家已願和矣，自可不戰。

伊云：我兵現駐金州等處，見所有華民較朝鮮之民易聽調度，且做工勤苦，中國百姓誠易治也。

李云：朝鮮之民，向來懶惰。

伊云：朝民招爲長夫，皆不願往，我國之兵現往攻台灣，不知台灣之民如何？

李云：臺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爲强悍。

伊云：臺灣尙有生番，

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臺灣，想遂有往踞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但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損他國權利，正指此耳。臺灣不守，則又如何？

伊云：有損於華者，未必有損於英也。

李云：將與英之香港爲鄰。

伊云：兩國相敵，無損他國。

李云：聞英國有不願他人盤踞臺灣之意。

伊云：貴國如將臺灣送與別國，別國必將笑納也。

李云：臺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二十年前，貴國大臣大久保，以臺灣生番殺害日商動兵，後赴都議和，過津相晤，云：我兩國比鄰，此事如兩孩相鬬，轉瞬即和，且相好更甚於前。彼時兩國幾乎戰爭，我力主和局，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起衅。

伊云：我總理庶政，實甚煩冗。

李云：我來相擾，有誤貴大臣公務，但此事商辦，恐需時日。

伊云：我國一切事務，由皇帝簽名後，本大臣亦須簽名為證。至一切未經呈奏之件，本大臣亦應過目，我今來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尚須自辦。

李云：如是，貴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

伊云：各部辦事，仍在東京，惟公文辦成，即寄廣島，本大臣因此事所關至重，故一切國務暫由他人代辦，此地實未便久居。

李云：且待貴大臣所議和款如何，倘易於遵行，和議即可速成，否則仍須細商，需時必多，惟望恕罪。

伊云：和款一事，兩國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萬不能如平時議事延宕，且兩軍對壘，多一日，則多傷生命矣。

李云：聞貴國皇帝將往西京。

伊云：尚未定，廣島天氣不甚相宜，或徐往耳。

當即起席各散。（編者按：是日散會後，李即遇槍傷。）

第四次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午後四點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

伊云：今日復見中堂重臨，傷已平復，不勝幸甚。

李云：此皆貴國醫生佐藤之力。

伊云：佐藤醫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

李云：聞佐藤謂陸奧大臣身熱是否？

伊云：陸奧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現患春温，至爲惦念。

李云：服藥當可有效。

伊云：今日身熱稍平

李云：曾進食否？

伊云：無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現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

李云：甚好，惟兩腿稍軟耳。

伊云：我父母年皆八十，尚健旺。

李云：何在？

伊云：現在東京，我生長此處。

李云：是長門否？離山口縣多遠？

伊云：約二十英里。

李云：長門乃人物薈萃之地。

伊云：不比貴國湖南安徽兩省所出人物。

李云：湖南如貴國薩斯馬，最尚武功；長門猶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遜多矣。

伊云：此次敗在中國，非安徽也。

李云：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辦事之著有成效。

伊云：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

李云：貴大臣之所爲，皆係本大臣所願爲，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爲，有不可勝言者。

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

李云：貴國上下交孚，易於辦事。

伊云：間亦有甚難爲之事。

李云：雖有難爲，賴貴國皇上能聽善言。

伊云：皇上聖明，當登極之時，卽將從前習尙盡行變易，故有今日局面。

李云：如是則諸臣之志願得舒矣。

伊云：此皆皇上聖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長。現談應辦之事：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略，以免彼此辨論，空過時光，中堂兩次節略，一則甚長，一卽昨日擬改約本。中國爲難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備節略，將前次所求於中國者，力爲減少，所減有限，我亦有爲難之處，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李云：難道不准分辨？

伊云：只管辨論，但不能減少。

李云：既知我國爲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爲。

伊云：時限既促，故將我所能做到者直言無隱，以免多方辨論，否則限我前開約款所開，必須辨論到十日之久，方能減到如此。

李云：節略有無華文？

伊云：英文東文已齊，但華文未全。

伊交英文，另有要款華文三紙。

伊云：只賠款讓地與佔守地方三節譯有華文。

中堂閱後云：即以此已譯三端開議，第一，賠款二萬萬，爲數甚鉅，不能擔當。

伊云：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

李云：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還請少減。

伊云：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前送節略，核計貴國開銷之帳相離不遠，此次賠款，必借洋債，洋債爲數既多，本息甚鉅，中國將有何法以償之？

伊云：前節略云計二十年還清洋債，何不遠至四十年？爲期愈遠，本息即不見重，此非我事，偶爾言及，切

勿見怪。

李云：四十年拔還本息，爾願借否？

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債，爲期愈遠愈妙。

李云：自開戰以來國帑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爲限，爾所言者，乃本國商民出借耳。

伊云：卽非本國之民借債，皆願遠期。

李云：外國借債，但出利息，有永不還本者。

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國信從否？外人借債，皆願長期，銀行皆爭願借。

李云：中國戰後聲名頗減。

伊云：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

李云：財源雖廣，無法可開。

伊云：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尙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卽可用以開源。

李云：中國請爾爲首相何如？

伊云：當奏皇上，甚願前往。

李云：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爲難光景，細爲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

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太甚，
伊云：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
李云：不能還則如之何？
伊云：已深知貴國情形爲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
李云：總請再減。
伊云：無可再減。
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後，餘款認息五釐，德之於法，固然如此；但中國自道咸以來，三次償給英法軍費，皆未加息，不過到期未還，始行認息，貴國豈能以西國之事來比？
伊云：如可全還，自不計息。
李云：但二萬萬實償不起，如出息五釐，可允不還本否？
伊云：是猶向日本借款，日本無此鉅款。
李云：不必貴國出本，但取息耳。
伊云：此辦不到。
李云：餘款加息，惟有出息不還本，如此辦法，請爲細想。

伊云：戰後款應全給，所以分期償者，亦以舒中國之力也。

李云：全行償還，向無此辦法，德之於法亦分期，現在中國先出息銀，待中國籌到款項，再行還本可否？

伊云：亦辦不到。

李云：既辦不到，餘款當不認息，款鉅而又加利，不啻兩次賠款。

伊云：償款如不分期，即分期而年限尙短，當可免息。

李云：國庫已空，勢必借債，待債借到再酌減年限何如？

伊云：約內不得不定明年限。

李云：約內可加活語，如能早交，自當從免。

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

李云：先期交淸則應免息，自不論先交若干。

伊云：初次應交五千萬云云。批准後一年，再交五千萬，如第二年全交，則可免息。

李云：如不全交，第二年餘款可免息否？

伊云：視餘款之多少，少則免息。

李云：息不能認。日本雖勝，總不能強於英法，英法之於中國，戰後尙未強以認息，今日認息，華人聞之必

大駁異，且爲數甚鉅，加息不更重乎？

伊云：如能全數清償。

李云：免息自不煩言而解。

伊云：所謂全數清還者，非一時也，乃分兩年之期，期內清還，自可免息。

李云：我未能答應，借債之權，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還。日雖得勝，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擔當？

伊云：不能擔是否不允之說。

李云：我誠願修和，但辦不到事，不能不直說。

伊云：照我節略，已是竭力減少矣。

李云：再講讓地一節，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據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後將侵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據之地全得，豈非已甚，恐爲泰西各國所訾笑。

伊云：如論西國戰史，不但德法之戰而已。

李云：英法兵亦曾佔據中國城池，但未請割寸土尺地。

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

李云：即如營口，中國設關納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償款，又要奪關稅，是何情理？

伊云：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

李云：既得地稅，尙要賠款，將如之何？

伊云：無法。

李云：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

李云：現貧瘠實甚，猶如小孩。且營口貴國得之無益，營口之北，地面甚廣，貨所從出，汝既踞關，將來貨從內地運出，中國必加稅加捐，既到營口，又納關稅，如是貨貴必滯銷，關稅必少，且貨在內地，華官或勸商人從他處出口，或重加釐稅，華商斷無不從之理

伊云：此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與各國商酌，況將來陸路通商章程所當議及者。

李云：加捐乃中國自主之權，外人豈能相强？所以據有營口無益貴國，不如退出，再商別處。

伊云：營口以北，業經退讓，萬難再讓。

李云：臺灣全島，日兵尙未侵犯，何故强讓？

伊云：此係彼此定約商讓之事，不論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讓，又將如何？

伊云：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東各省，將如之何？

李云：此日本新創辦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國從未全據，日本如此，豈不貽誚西國？

伊云：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

李云：此非因戰而讓者。

伊云：臺灣亦然，此理更說得去。

李云：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甌脫，荒寒實甚，人烟稀少，臺灣則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

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無分荒涼與繁盛。

李云：如此豈非輕我年髦不知分別？

伊云：中堂見問，不能不答。

李云：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為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

伊云：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為時太促，不能多辨，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即算駁還。

李云：不許我駁否？

伊云：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貴大臣因願速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噸運餽，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卽出運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

李云：停戰限滿，可請展期。

伊云：如和約已簽押，限期可展，否則不能。

李云：德法停戰，曾再展十日。

伊云：時勢各別，其時法國無主，因召民選議員，開議院，選總統，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時日。

李云：爾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許，意見不合者，惟此數端，如不停戰，何能暢議？

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條款卽請決定可否，三日後四點二刻，當候回信。

李云：事有不諧，尙須會議。

伊云：三日後如蒙見允，卽請復函，尙須預備約章，彼此簽押，又須多延數日。

李云：不必復函，一經面允，自可定議。三日斷來不及，我明說，尙須電報請旨，不能限以時日。

伊云：接到回旨，卽可決斷。

李云：請旨後如何，再與貴大臣面議，俟接到回電，再來相請。

伊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

李云：至多四五天後，尙在停戰期內。
伊云：三天內當有回旨。
李云：此事重大，必須妥酌，今日所言各節，皆有訓條，我不能專主。
伊云：五天過久，急不能待。
李云：停戰之期，尙有十天。
伊云：我須及早知照前敵。
李云：停戰有期，前敵豈有不知。
伊云：前敵諸將，隨時探知此地會議之事。
李云：尙有十天，再會一次，卽可決定。且節略甚多，譯華文者只有三節，其餘今夜譯齊，方可發電，第四日當有覆旨，至遲五天。
伊云：北京回電，我想三天足矣。
李云：一有復音，卽請相會，是否在此，抑請貴大臣來寓相會？
伊云：隨中堂便，來此會議更好。
李云：賠款還須請再減五千萬，臺灣不能相讓。

伊云：如此當卽遣兵至臺灣。

李云：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

伊云：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淸兩國自然和好。

李云：索債太狠，雖和不誠，前送節略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甚直，臺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湧大，臺民强悍。

伊云：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喫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喫虧，處處得手。

李云：臺地瘴氣甚大，前日兵在臺，傷亡甚多，所以臺民大概吸食鴉片煙，以避瘴氣。

伊云：但看我日後據臺，必禁鴉片。

李云：台民吸煙，由來久矣。

伊云：鴉片未出，臺灣亦有居民，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煙之人。

李云：至爲佩服。

伊云：禁煙一事，前與閣相國言及，甚以爲然

李云：英人以洋藥進口，我國加稅，豈能再禁。

伊云：所加甚少，再加兩倍，亦不爲多。
李云：言之屢矣，英人不允。
伊云：吸煙者甚嬾，兵不能精。
李云：此事迫於英人，難以禁止。
伊云：當先設法自禁，洋煙自不禁口。

中堂起席，與伊藤作別，握手時，再請將賠款大減，伊藤笑而搖首，云不能再減而散。

第五次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兩點半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

李云：陸奧大臣今日身子何如？
伊云：稍好，本願來此會議，佐藤醫生戒其外出。
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陸奧身子尙未全愈，不可以風。昨日我派經方至貴大臣處面談各節，一一回告，貴大臣毫不放鬆，不肯稍讓。
伊云：我早已說明，已讓至盡頭地步，主意已定，萬不能改，我亦甚爲可惜。

李云：現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法酌量。
伊云：我處境地與中堂相似。
李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
伊云：亦有被駁之時。
李云：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
伊云：我處境地總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即可被議。
李云：去歲滿朝言路，屢次參我，謂我與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參甚是，今與爾議和立約，豈非交好之明證？
伊云：時勢彼等不知，故參中堂，現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參之非。
李云：如此兇狠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
伊云：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擔當不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
李云：事後又將羣起攻我。
伊云：說便宜話的人到處皆有，我之境地亦然。

李云：此固不論。我來議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將原約酌改數處，方可擔此重任，請貴大臣替我細想，何處可以酌讓？即如賠款讓地兩端，總請少讓，即可定議。

伊云：初時說明，萬難少讓，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盡力讓到盡頭，不然，必須會議四五次，方能讓到如此。我將中國情形細想，即減至無可再減地步，蓋議和非若市井買賣，彼此爭價，不成事體。

李云：日前臨別時請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似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

伊云：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

李云：五千萬不能，讓二千萬可乎？現有新報一紙在此，內載明貴國兵費只用八千萬，此說或不足爲憑，然非無因。

伊取報紙細看，答云：此新聞所說，全是與國家作對，萬不可聽。

李云：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

伊云：我國之費，多於此數。

李云：請讓少許，即可定議，當電明國家誌感。

伊云：如可稍讓，盡已讓出。

李云：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專顧目前。

伊云：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劃入現在賠款。
李云：財源甚多，利益甚溥。
伊云：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款。
李云：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
伊云：欲開財源，所費甚大。
李云：即以臺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鑛，如我爲巡撫，必一一開辦。
伊云：礦產一開，必以賤價售諸華人。
李云：華商不能白得。
伊云：未開之地，必須經營，所費不貲。
李云：所費愈大，得利愈溥，何妨賠費略減若干，他日利源所補多矣。即我中國借債，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將臺灣押借二千萬金磅，後我東來，皆知日人強索臺灣，此事即擱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買則其價更鉅。
伊云：中國財源甚大，借債不難。
李云：無論如何，總請再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

伊云：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

李云：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

伊云：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

李云：講和卽當彼此相讓，爾辦事太狠，才幹太大。

伊云：此非關辦事之才，戰後之效，不得不爾，如與中堂比才，萬不能及。

李云：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云：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

李云：我幷非不定約，不過請略減，如能少減，卽可定約，此亦貴大臣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

伊云：所減之數，卽爲留別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約本不願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減萬萬。

李云：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當記及。

伊云：我與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讓，國人必將駡我，我可擔肩，請於停戰期前速卽定議，不然，索款更多，此乃舉國之意。

李云：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

伊云：日前會議說明，換約後一年內兩期各還五千萬，又一年將餘款一萬萬還清，息可全免。

李云：萬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

伊云：不能，此與日前所說相同，但認息不還本，只算日本借錢，我國無此力量。

李云：中國更無力量。日本開戰以後，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富於中國之明證。

伊云：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

李云：中國將效日本理財，現在甚貧借債不易。

伊云：我看甚易，斷不爲難。

李云：現在毫無頭緒，俟我回國再議，如三年之內本還清，可免息否？

伊云：三年內，果能清還，息可全免。

李云：約內可添明若三年後清還云云，此乃活語，如此寫法，不過少有體面，所有便宜無多。

伊云：約內寫明第一次交清後，餘款認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則以前之息，必須一體加添。

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如不還一併加息。

伊云：一併加息，此事甚爲糾轕。

李云：莫若二萬萬內減去二千萬以抵償息。如此一萬八千萬，即照約內所載辦法，不更簡捷？

伊云：不能，且三年內交清免息，應於約內載明，以免誤會。

李云：如此鉅款，豈能預定？

伊云：我亦恐兩年內交清難以預定，故將還期延至七年之久。

李云：少去二千萬，中國可少借二千萬。

伊云：萬萬不能。

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不必寫入約內，可另立專條。

伊云：此事不能另立專條，應於約內寫明。

李云：你將第四款反復觀看，可另有主意？

伊云：或三年內還清免息或應否寫明一定辦法。

李云：無妨加一活語，倘三年內云云。

伊云：必須寫出一定辦法。

李云：借錢之權在人，借到方可寫明。

伊云：只好照原約寫。

李云：中國前賠英法兵費，但寫明過期不還，方認利息，今卽加息，亦太不情。

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

李云：爾想錢太過，索款又鉅，利息又大。

伊云：其時英法之兵不如日本兵之多。

李云：英國其時調有印度兵。

伊云：取調不多。

李云：兩年清還免息，可添入原款乎？

伊細想多時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樣辦法，三年內照舊認息，若三年之內果眞清還，可將所認之息，抵作本款。

李云：是否三年將本全還，並認利息，則將已償之息作本。

伊云：此爲換約後六個月，交五千萬，再六個月，又交五千萬，其時應交一萬萬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屆滿，將餘款交清，則前二年半所認之息，卽可劃算應交餘款，惟三年當自換約之日起算。

李云：卽寫如三年之內能將全款清楚云云，請貴大臣看後，卽可添入第四款。

伊與屬員互商，卽云：添入。

李云：尙有數條相商，幷非與原約有所增減，不過將約內之意聲明，以免將來誤會。如遼河口界線，該線一到營口之遼河後，當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界，此乃公法，凡以河爲界者，莫不如是。

伊云：將來勘界時可定。

李云：卽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內之第二條下。

伊云：甚是，可照行。

李云：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尙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爲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

伊云：此事難允。現在日本與西國所訂條約，不准外人在日本地內置買產業。

李云：我所說者，乃原有之產業，與外人新置之產業不同。

伊云：此與日本律法有異，不易辦理，外人必將藉口。

李云：此乃祖先留傳之產業，可照章納稅，有何難辦？中國人民皆可在別縣置產。

伊云：華民在中國隔縣置產，非外人可比，如日本聽華人在內地有產，則外國必將援一體均霑之例以要我。

李云：臺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願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

伊云：日後之事，乃我國政府責任。

李云：我接臺灣巡撫來電，聞將讓臺灣，臺民鼓譟，誓不肯爲日民。

伊云：聽彼鼓譟，我自有法。

李云：此話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

伊云：我亦聞此事。

李云：臺民戕官聚衆常事，他日不可怪我。

伊云：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責。

李云：不得不聲明在先。

伊云：中國政府只將官調回，兵撤回而已。

李云：綠營士兵，不可他往，駐防之兵可撤回。

伊將所譯免息一條英文閱過，與華文相對不錯。

李云：即可照此添入。

李云：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交割清楚，此節添入約款內。

伊云：我意批約後數禮拜，即派兵官赴臺收管。

李云：可派人與臺灣巡撫共商，以清經手事件。

伊云：換約後，請華官出示臺民，我派兵官前往，將一切軍器暫行收管。

李云：所派有文官否？

伊云：文官亦派。

李云：交割是大事，應先立簡明章程，日後照辦，方免糾轕。

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議交割，換約後立即派人前往。

李云：約內可改云，換約後，兩國互訂交接簡明章程。

伊云：有一專條在此，專爲臺灣之事。

即將東英文交閱

李接看東文不懂，令譯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壘槍砲，與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華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攜，日官指定一處，令華兵暫住，直至調回內地。中國政府，限日撤回，一切費用，中國自認。兵撤回後，日官將洋槍送還，然後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產業，由彼收管，其餘細節，皆由兩國兵官彼此商定等語。

中堂聽畢云：此係換約後之事，我無權先定。

伊云：中堂改期有權，此條與和約均重，何爲無權。

李云：此皆換約後應商之件，如通商水陸章程諸事，皆可同時商酌。

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

李云：換約後方可定，我無權管臺灣巡撫，總理衙門方有此權，應在總理衙門商議，現議之約，不過將臺灣讓與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換本約時另立讓臺簡明章程。

伊云：就誤時日。

李云：約不互換，尚不算准，臺灣仍係中國之地。

伊云：是也。

李云：可寫明至臺灣一省，俟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再行互議交接章程。

伊云：我即派兵前往臺灣，好在停戰約內，臺灣不在其內。

李云：本約內可將臺灣删去，候貴國自取。

伊云：交接之時，何不限定。

李云：此事我難專主。

伊云：六月爲期太久，換約後總理衙門可否即定簡明章程，此約一經互換，臺灣即交日本。

李云：雖交日本，交換之時，應另議簡明章程。

伊云：無須章程，中國當將駐臺之兵撤回而已。

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專條？

伊云：專條之內，不過數款，單講撤兵之事，惟延至六個月之後再行交接，未免過遲。

李云：何不云換約後，兩國派員議定交接章程。

伊云：應否限定日期？

李云：不必。

伊云：換約後即行交接。

李云：不議章程否？

伊云：限定一月足否？

李云：可俟條約批准互換後一月內，兩國派員妥議交接章程。

伊云：一月內應即交接，不必議章程。

李云：你說要派文官，何不令文官與臺撫相商。

伊令伊東寫出英文，一俟換約後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辦理台灣交接。

李云：一月之限過促，總署與我遠隔台灣，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國派臺灣巡撫與日本大員即在臺灣議明交接章程，其時換約後兩國和好，何事不可互商？

伊云：一月足矣。

李云：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臺灣已是口中之物。
伊云：尙未下咽，饑甚。
李云：兩萬萬足可療饑，換約後尙須請旨派員，一月之期甚促。
伊云：可寫一月內奉旨派員云云。
李云：不必寫明奉旨等語。
伊云：一月內可派員否？
李云：月內卽可派員，至交接一節，應聽臺撫隨時酌定。
伊云：當寫明兩月內交割淸楚。
李云：月內各派大員妥議交割，不必限定何時。
伊云：當寫明兩月交割，免生枝節。
李云：但寫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議定交割。
伊云：月內派員妥議，兩月內交割淸楚。
李云：兩月內派員交割。
伊云：不如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

李云：各派大員，限兩月內，交接清楚。

伊云：爲何不允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

李云：不如寫兩國速派大員，限兩月內妥議交割。

伊云：可改互換後立卽派大員云云。

李云：可寫又臺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卽各派大員至臺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交接清楚。

伊接看云：可照辦。

李云：第六款內第三條日本國臣民租棧一節，末有官員勿得從中干預字樣，此條本意，原爲華官不能强索日商規費等事，但如此寫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棧房，本地方官卽無權入棧搜查，所以應請將前項字樣删去。

伊云：可删去。

李云：第四條中國海關皆用關平納稅，今此條內改用庫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銀元，在通商各口皆與鷹洋照市價通用，此條何必寫明，全條可删。

伊云：可全删。

李云：第五條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等語，意未淸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內地製造，應寫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等語，以示限制。

伊與其屬員往返細商，方允添入。

李云：第八款威海衞留兵，日本究派多少？

伊云：一萬。

李云：無處可住。

伊云：將添蓋兵房。

李云：劉公島無餘地。

伊云：在威海衞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萬住盛京，二萬住威海。

李云：款內各費由中國支辦等語可將此節删去，前英法亦曾住兵，我國皆未償費。

伊云：駐兵償費，乃歐洲通例。

李云：旣已割地，又賠兵費，而且加息，留兵之費，應在賠費內劃出。

伊云：賠費乃戰事所用之費，留兵之費又是一事。

李云：中國認不起。

伊云：此照歐洲通例。

李云：現在亞細亞，何云歐洲，且英法未請支辦，中國約章俱在，可查照也。

伊云：何時？

李云：英國留兵在廣東舟山，天沽等處。

伊云：彼留兵非爲抵押賠款。

李云：英法於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爲賠費之質，中國並未給兵費，本約皆已全允，些許小事，何不相讓？

伊云：一年之費不貲。

李云：已賠兵費，數年之利，又數百萬，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

伊云：本約何時簽定？

李云：約本鈔齊，卽可簽定。

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簽押，惟將中東兩文簽押而已。不過英文句意淸楚，萬一誤會，可用解明，爲此有一專條請看。

中堂將專條華文閱後云：此華文可行。

伊云：我處各寫本約英東文兩分，請貴處寫華文兩分。

李云：貴處英東文何時可齊？

伊云：明晨卽有至威海衞駐兵一節，另有華文專條在此請看。

中堂接看云：皆可照辦，惟須將支辦軍費一條删去。

伊云：自簽約起至換約時，限十五日可否。

李云：批准換約，皆係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專主，必須請旨，可定。

伊云：明日簽押時，當定明互換之日。

李云：本大臣到津，當專員齎約晉京，送與總理衙門，然後進呈皇上，方可擇日批准，轉折甚多，難以限定日期。

伊云：約內必須寫明換約日期

李云：約內寫定換約之期，當在簽押後，多則一年，少則六月。

伊云：此約簽後，十五日換約足矣

李云：前已言明，轉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係皇上之事，不能預定。

伊云：兩國大皇上皆應如此。

李云：不能寫定。

伊云：凡約皆應寫明換約之期，我國主現在廣島，即可批准。

李云：此近我遠，不能相比。

伊云：換約之地何處？

李云：當在北京。

伊云：北京我無使臣駐紮，如派人往，當派兵護送，不便。

李云：此次我來，所費實多，簽押之後，兩國即係友邦，批約後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換約，我國換約，向在北京天津兩處。

伊云：此非成例。

李云：議約我來貴國，換約貴國當派人來華，有來有往，方稱和好。

伊云：換約之前，我兵在旅順大連灣者有二十萬，兩處皆無營房可住，故皆在船上聽候換約，方能撤回，故換約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順換約？

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約將必批准。

伊云：不換約，和局尚未定。

李云：何不派武員來津換約，最好派川上。
伊云：派人皆由皇上定奪，川上未必能去。
李云：川上爲人和氣，與津郡文武人員相好。
伊云：他尙難離營。
李云：簽押後必不開衅，營中無事，川上可來。
伊云：萬一不准，又將如何？
李云：一經批准，我卽電告爾處，電報用何密本。
伊云：電報可用英語，無須用密碼，但換約之時，與換約之地，應定。
李云：此皆我皇上之事，難定。
伊云：凡約皆定明換約之期，故請定十五日。
李云：十五日爲時太促，一月稍從容。
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
李云：一月之內可否？
伊云：三禮拜內。

李云：約內從未寫禮拜兩字。

伊云：不寫禮拜，寫二十。

李云：一月之內。

伊云：多至二十日。

李云：天津換約可定否？

伊云：應派兵護衛，不便。

李云：派一兵船足矣。

伊云：兵船不能過攔江沙，何不在煙台換約。

李云：煙台換約，亦當請旨。

伊云：換約之地有定，約方可定。

李云：天津換約可定。

伊云：何故不在煙台？

李云：簽約之後，可到天津，必不生事，所貼兵費，可定否？

伊云：現已議過定約之時，與定約之地，是否卽在煙台，期以二十日爲限？

李云：總須一月之內。
伊云：此約諒可批准，萬一不准，又將開衅，故愈速愈妙。
李云：此約諒可不駁，但請放心。
伊云：總須定明換約之時。
李云：敕書內寫明如果詳閱各條妥善，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
伊云：我國敕書亦是如此寫法。
李云：批准在先，換約在後，一經批准，當即電告。
伊云：總須訂明，一經批准，接電後方可派員。
李云：爾已許二十日，我說一月之內，所差十日，無多。
伊云：明日簽押，後日中堂登程，到津卽可專差將約本賚京，爲時甚速。
李云：我到津後，尙須請假，另派員將約本送至總署進呈，中國作事轉折甚多，期限不能過促。
伊云：此講和之事，非尋常可比，故愈速愈妙。
李云：平常約章換約，皆在一年之外。
伊云：去歲我國與英國新立約章，在七月十七畫押，十八日英君主卽已准批。

李云：中國之事，不能如此。比如批准後，又須派員至津，候船至煙台，皆不能剋期，煙台換約從爾，日期當由我定。

伊云：二十日足矣。所差九日，所費實多，六十隻運船在大連灣，兵皆在船守候。

李云：據我看，簽押後即可將兵調回。

伊云：不能。

李云：我在下關，三十日定約，不爲不速，他日約本由津送京呈進，蓋用御寶，然後派員來津守候船隻到煙台，此中躭誤日期不少，何必匆促爲此不情之請。

伊云：十天所差太多。

李云：此甚小事，豈可因此齟齬。中國辦事，向來延緩，比如我正月十九日奉旨，即速料理，來此已二月二十三矣。換約之期寫明簽押後一月內，我當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萬一不及，又將失信。

伊云：西國議和，皆皇上自定，立即批准互換。

李云：現在亞細亞，何必常以歐洲之事相比，換約之地從爾，期限當從我。

伊云：一月究竟太遠。

李云：留兵貼費，究竟可去否？

伊云：不能去。
李云：何法？
伊云：中國爲難情形，無論如何，兵費總須各認一半。
李云：二百萬兵費太多，一百萬各半，不問所費若何，每年我淨貼五十萬，一應在內。
伊云：此費只可養一營。
李云：何必多派留兵，與貴國甚近，萬一有需，卽可調來。
伊云：留兵爲抵押賠款，非爲別事。
李云：英法留兵，皆無兵費，貴國應寬大辦理。
伊云：換約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
李云：已講明一月。
伊云：太遠，簽約應從速，批准互換亦然。
李云：轉折甚多。
伊云：二十日足矣。煙台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卽准貼費五十萬，不然必要一百萬。
李云：換約之期，總須請旨，每年貼費五十萬，自換約之日起。

伊云：如能允二十日。
李云：我不能作主。
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
李云：寫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換，會議已久，當派參贊將約本校對清楚，後日簽押。
伊云：何不明日簽押，我處明早即可寫齊。
李云：我處必須明晚方齊，後日簽押。
伊云：即定後日十點鐘。
李云：仍在此處當面簽約否？
伊云：然也。但兩件事應定明。
李云：我回去請旨，換約日期可空。

中堂起席，伊又諄諄以二十日爲請，方可允貼費五十萬，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議，而別時已七點鐘。

臺灣八日記（附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

俞明震

編者按：甲午中日事起，適邵友濂任臺灣巡撫，邵見援朝兵事不利，日兵已入遼東，懼禍且及臺，乃託辭求去，旋奉調撫湘，而臺撫卽以藩司唐景崧署理。此甲午十月事也。十一月，唐撫電調刑部主事俞明震（字恪士）赴臺，次年四月，卽派俞充全臺營務處，旋又保俞署理藩司。此篇所記，乃臺民苦守臺北之最後八日，而俞先生適躬與其役，且身受殊傷，篇中事實均得諸目覩，實研究割臺一役之第一等史料也。末附唐撫電奏稿多通，亦俞先生於亂兵中藏衣帶中攜出，凡乙未五月二日臺灣改民主國以前之事實，均可於此中得之，更可寶貴。

五月初五日，倭兵輪二十九艘，游弋臺北海面，復分泊各海口外。基隆，滬尾，澳底，金包里，八里坌，大姑坎，凡可登岸之處，皆有兵輪。

初六日，土民勾結挖金砂匪，引倭人由澳底登岸，曾喜照新募土勇兩營守澳底，成軍甫三日，遇敵不敢戰，均逃散。澳底在基隆北五十里，路崎嶇，中隔三貂嶺，最險峻，過嶺始有歧路：一通瑞芳，一通吳朱埕。又澳底循海岸可達基隆，中隔九芬山，過山卽無路，行亂石中，必由砲台前經過，防守最易。初楊西園軍門，統十二營專守基隆一帶，故三貂，澳底，均有防營。初三日，楊奉旨撤營內渡，基隆僅張月樓軍門七

營，土勇四營，砲台分去三營，瑞芳九芬雖有防營，單薄不能當大敵。四更，城中得基隆警電，維帥命吳國華率七百人守三貂嶺，吳新自廣東來，倉卒部署，諸事不齊備，次日巳刻，始率四百人先行。

初七日，維帥調新募廣勇陸續均赴基隆，胡連勝、陳國柱、陳柱波、包幹臣等各募數百人，均號統領，無所繫屬，余請維帥自出督師，同事均不謂然。

初八日，五更，維帥命余赴前敵督戰，兼料理餉械電報事宜。黎明，撥黃翼德親兵六十人，派委員三人，武弁六人隨往，乘火車，午初到基隆，駐張統領大營。探報昨晚倭前鋒已過三貂嶺，住嶺背梁紳家。余急派弁持令箭命各軍擇山頭要隘紮穩，勿浪戰，待援兵至再進。未刻，倭前鋒至小楚坑探路，兼繪圖，驟遇吳國華軍，未及列隊，遽搏戰，土勇從旁夾擊，鎗斃三晝倭酋一。寇奔，棄槍械越嶺遁，吳追及嶺巔，百姓觀戰者均拍手歡呼。先是探報，我軍在小楚坑遇敵，余檄包幹臣率三百人助戰，包至小楚坑，寇已遁，見倭酋斃路旁，割取首級，與土勇爭，大譁。包縛土勇，土勇未著號衣，指爲漢奸，將殺之。時吳國華至嶺巔，因雨待棚帳，尚未紮營，聞報知包將首級赴大營獻功，大怒，撤隊急馳下嶺，包立橋上望見吳軍還，藏首級竹籠中，遽拔全隊回，吳尾其後，俱還基隆。包先遣人來營報大捷，余迎於營門外，奬勞士卒，詢前敵戰守情形，則言已獲大捷，各軍均撤回。余大駭，詰以奉何人令撤兵？何以棄三貂嶺不守？包瞠目不能答。余憤極，電稟維帥，如今夜瑞芳失守，非斬包、吳無以謝百姓。且密電基隆四面皆廣勇，統領六七人，各不相下，

無所繫屬，必僨事，公宜自駐獅球嶺調度。時已四更，屢召吳國華，避不敢見。吳初來訴包攘功狀，及聞余詰責包，自慚旋拔隊赴前敵。包則恃有護符，竟以大捷斬首無算赴省城獻功矣！是夜，我軍僅土勇一營，張統領二哨，紮瑞芳，三貂嶺竟棄不守。天明，探報回，知四更時倭已冒雨登嶺。夜間與張統領商議、電禀維帥分三路進攻、一路由大路至相思嶺龍潭堋、瑞芳、過九芎橋小楚坑直抵三貂嶺爲正兵、一路由海邊社寮砲台至八斗庚子寮九芬山直達澳底截其歸路、一路由暖暖街至吳朱埕繞出三貂嶺之左爲奇兵。又密禀各路宜專責一人、免致互相爭功諉罪。

初九日五更，劉燕運五管格林快砲五架，率砲勇三十人至大營，余急命運至前敵，擇高阜安置。黎明，維帥電諭三路進兵甚善。瑞芳一路，專責成吳國華。九芬李文忠、吳朱埕楊連珍，限申初到基隆聽調遣。未刻，陳得勝先到，張統領與定議各軍，酉刻在基隆飽餐，限寅刻抵賊營，合力猛攻。余派員押棚帳子藥同行。部署甫定，忽報倭兵分兩路來攻：一路撲九芬，一路直抵瑞芳；另一股扼吳朱埕北，防我軍包抄。九芬兵單，且近海，賊移快砲上岸猛擊，戰未久，宋營官陣亡，哨官死三人，孫營官受重傷，九芬失守。瑞芳尚未開仗，得九芬信大震。余急率親兵六十人赴前敵督戰，擬憑劉燕砲隊以自固。酉初到瑞芳，扼後街口，令各營退者斬。瑞芳四面皆山，形如鍋底。昨夜大雨，我軍耽安逸，住金砂局，敵至始出，前後相擠。倭兵排列東面高山上，每隊八人，極嚴整。北面距三貂嶺四里，倭人驅教民漢奸下嶺扼九芎橋，約千餘人。劉燕砲隊列西面土山上，稍得地勢。我軍槍聲不絕，敵伏不動。相持一時許，忽橋上呼聲震天，敵已冲過橋，

山頭賊始開槍，槍彈及金砂局，傷數人，有逃者，余揮親兵追斬二人，手刃一人，勢稍定。時已昏黑，敵燃電燈明如晝，各軍皆驚。余飛書告吳國華曰：『逃勇已斬三人，今日之戰，關全臺存亡，諸公退後一步，弟必開槍轟擊，若弟先回大營，不與諸公同死者，願斬首以謝諸公。』吳得書，率隊進奪九芎橋。敵已約漢奸伏溪澗旁，俟吳國華至，突起截擊，死傷二十餘人，各軍譁潰，大奔不能止，敵乘勢薄瑞芳前街口，劉燕發砲下擊，敵死十餘人，復退去。余扼龍潭堵，豎大旗，集潰勇。吳國華二更後始至，營哨官未損一人。是日我軍棄瑞芳不守，敵不敢至，皆土山頂砲隊之力，若帶兵官能擇地紮營，以守爲戰，決不至此。余移營依砲隊，與劉燕合，無棚帳，著油衣露立達旦。吳國華竟拔營回基隆宿。四更，張統領帶護衛營冒雨至，言明日親打衝鋒，拚死一戰，語憤激，相與泣下。（今日申刻、各援軍陸續至、撤李文忠扼守庚子寮、楊連珍扼守吳朱堤、胡連勝等均來瑞芳助戰。）

初十日天明，張統領欲進戰，待吳國華、胡連勝，辰刻始到。張立九芎橋吹角列隊，倭人押漢奸約三百人來攻。（每十二人兩倭兵持刀督其後。）槍砲并轟，敵傷亡較多，敗退。張率隊衝上，吳國華兵疲困不能接應，倭兵從旁面山頂馳下，斷九芎橋歸路，圍裹數重，槍砲兇猛。余急傳令能救張統領出圍者，賞三千金。陳得勝率八十人，曾喜照率三十餘人，涉溪澗冒死衝入。張已受重傷，（右腿被槍子穿過、後在上海醫愈。）親兵搶護，死七人，後一卒負之潛行溪水中，始得脫。曾喜照受傷，歸路阻截，裹創戰至庚子寮，投李文忠營。陳得勝竟戰死。初，張得小勝，吳軍不能接應，余擬率親兵扼橋爲聲援，營官黃義光有難色，中止。至是命持令箭調胡友勝赴援，竟

出怨言，余憤極，令斬以徇，劉燕為乞恩，僅摘翎頂示薄懲。午後，忽接維帥電，命黃義光撤親兵速回，各營及局紳均驚駭。余急乘火車入城面詰維帥，維帥茫然不知。查係某某代黃翼德屬電報房發者，竟私署維帥名，局面已壞，維帥不敢問，太息而已。張營四次電催赴前敵，辭不赴，後紳士公電云：『俞督辦艱難任事，去後合廳皇駭，乞速來救我身命。』維帥持電流涕相示，命速行。余不得已，帶營務處六十四人行。四月二十五，余派充全臺營務處，即挑選湘勇六十四人作衛隊，自加口糧，每名月三元。初八本擬帶赴前敵，維帥言藩庫最緊要，須派親信得力人護守，前敵督戰，僅帶數十人供驅使足矣。武弁五人告奮勇，亦隨行。傍晚到基隆，即馳赴前敵，仍與劉燕合營土山上，吳國華仍回基隆宿。

十一日天明，敵分兩路大至，專攻土山。余與劉燕被圍，吳國華軍未至，各營亦坐視不能救，槍砲聲如急雨怒潮，相持至巳刻，砲勇死八人，重傷四人，砲管太熱不能放，余率親兵憑土壕用十三響槍抵拒。槍名雲者式，美國造。差官楊得標、李成德先陣亡。敵用開花彈極猛速，彭發立余後，腰際中彈，呼號甚慘。余回顧，忽開花彈炸銅片，嵌入額際，血流不止，腿膀被槍彈擦過，痛極暈絕。親兵搶護至社寮西醫力南加用藥水灌入傷口，取出三角紫銅片一塊，血仍不止，用蠟布裹緊，抬至獅球嶺。時各軍均潰，敵尚疑有伏兵，未敢竟抵基隆。初，臺紳林朝棟駐守獅球嶺，林以擊生番功歷保至道員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所部皆百戰之卒，且訓練有法，頗負時望。維帥意專重廣勇，廣勇與土人素不睦，因調林守中路，以胡友勝統廣勇四營紮獅球嶺。余至嶺上，輿夫均逃散，幸血止神氣稍清，急召胡詢戰守事。胡神色倉皇，唯唯而已。適紳士

十四人偕觀戰，英人提理來醫傷，皆言廣勇新募，從未訓練，統領又不得人，基隆一失，人心渙散；法人之變，劉省帥專守獅球嶺，而臺北宴然，乞撫帥遠調林朝棟以守爲戰，事猶可爲。時基隆同知方祖蔭在座，余命移基隆電報局設八堵。（堵在獅球嶺後。當獅球嶺暖暖街之衝，爲入台北城必由之路。）將親入城請維帥駐八堵，爲死守計，并命紳士寫一公稟。酉刻，偕方祖蔭乘火車入城，署中幕友家丁，寥寥數人，維帥一見，即言大事已去，奈何？余出紳士公稟，且請駐八堵。維帥言午刻聞前敵信，即令黃翼德率護衛營紮八堵。頃黃忽回城，據言獅球嶺已失，大雨不能紮營，且敵懸六十萬金購總統頭，（六十萬金購頭之說，亦謊言也，可笑。）故趁火車急馳回城，防內亂。（黃至八堵，士卒均未下車。）余怒斥其欺罔，維帥知之而不敢詰問，但言君無死法，曷自爲計？夜，黃勇索餉大譁，幸盧嘉植率東莞勇百人守庫甚安靜。至藩署，遇余親兵自前敵回者共十七人，伏地痛哭，泥汚血跡，面目模糊莫辨。差官五人死三人，尙有宋傳禮王朗三不知下落，爲之慘然。夜服藥臥，雨聲甚惡。

十二日黎明，雨稍歇，街市寂然。余偕方越亭熊瑞圖見維帥，力勸退守新竹，就林朝棟劉永福圖再舉，左右均怒目相視。王觀庭手六響小槍指熊瑞圖曰：『大人五天不睡，諸君亦宜歇息，誰多言者，手槍擊之。』維帥默然，令暫退。余回臥室，行李已搶掠一空，知事不可爲，取電奏草本藏衣帶中，各處往來密電均焚燬。忽電房學生來見云：『昨夜電報尙通，三更時王觀廷將線斫斷，局中人已散盡矣。』余急作密函呈維帥曰：『天不佑中國，無可奈何！公心迹可告無罪；惟既不退守新竹，公宜自爲計，不可貽笑

天下。電奏本震已帶出，心酸不忍多寫，負公知遇，此恨千古。』午間始知署中廚役已散盡，因至藩署設食飽餐。電線已斷，不得前敵消息，創口又時時作痛，焦急自分必死。酉刻，聞林朝棟吳光亮均帶兵明日必到，覺有一綫生機。急至撫署，則獅球嶺潰兵已入城，（今日辰刻失守。）城中大亂。黃翼德守儀門，放槍禁人出入，各局所不見一人。時已昏黑，城中積尸徧地，（有自前敵受傷抬回者，有廣勇土勇互相殘殺者。）哭聲震耳。余皇遽無策，繞至撫署後牆，欲入探維帥消息。署中忽火起，支應局委員周奭，（字梅生。）帕首腰刀從後牆出，告余維帥剛出城。余追出西門，遇亂兵放槍刦行客，左右走散；僅楊貴藍玉相從。至大道埕，僱小船乘星光徑渡滬尾。兩岸放槍彈，及船舷。四更到海口，上駕時輪船，（余隻身出走，用千里鏡皮盒裝洋銀八十枚，幸未刦去，以四十元僱小船，若遲至天明則危矣。）船上有海關運來銀八箱，兩岸防營大譁，刦銀去，砲台復開砲轟擊，慘死十六人，余幾不免。因事太不堪，且非兵事所繫，不忍詳記。十五日始脫險到廈門。

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

二十八日午刻，澎電斷後，南路竟日聞砲聲，是我軍正力戰，敵砲自係攻砲台，砲台似未失，惟百計無從策應，苦茲將士，南望涕零。澎軍火較臺他處為多，終絀於力，不能甚足，皆微臣之罪也。恆春未聞動靜，大約現以全力攻澎，軍情如何，續奏，請代奏。景崧肅。豔電。（乙未二月二十八日）

戌刻臺南電報，澎弁勇帶傷逃渡者稱，二十七八日，水陸幷戰，擊損倭輪三艘，岸賊驅走，我砲台亦

被燬，各亡千餘人。二十九日賊輪前攻，又由他處分登，我軍分禦血戰，統領知府朱上泮身受數傷，疑陣亡。澎湖鎮周鎮邦，通判陳步梯俱帶傷不知下落。午刻，賊攻入廳城等語。各述情節，大略如此，憤懣何極？雖孤懸之地，無輪策應，固守爲難，以致孤軍血戰三日，鎮廳統將力戰身傷，存亡莫卜，地亦隨陷，臣罪終無可辭。請將臣先行交部嚴議，容再查明員弁下落及西嶼情形，具摺馳奏。再蒙電旨垂詢臺灣布置能否周密，飭與閩督籌辦。伏查臺營雖多，分布則少，賊趨旁港，防不勝防。閩省力難添助，現亦就地增募，槍患不足，蒙再飭撥匯豐五十萬兩，趕招粵勇，幷購精槍，但恐難於到臺，惟有極力設法。總之臺無兵輪，絕地坐困，所恃者人心固結，生死以之而已！三月初二日

據各路電報，澎弁勇來云：賊用氣球登岸，人執一鐵板，聚成砲台，手砲開花彈極猛速。二十八日，統將朱上泮陣亡，賊逼廳城，周鎮邦分統林福喜通判陳步梯力擊，賊退。二十九日，賊以兵輪環攻，使我處處受敵，復登岸攻進東門。周鎮邦巷戰帶傷，左右盡死。傳聞登山自盡，俟續查。賊據金龜頭砲臺，哨官陳得興，弁勇百餘人力抵，亦俱死。林福喜受傷，不知下落。其軍最奮，死亡尤多。陳步梯帶鄉團助戰，亦受傷，不知下落。惟劉忠梁守西嶼，是日但見賊發砲，遙望之，尙未查知確耗。三日血戰，澎軍頭目傷亡殆盡，臣明知澎湖孤懸絕地，無兵輪，無術策應，負茲將士，慘痛何極？請代奏。三月初三日

此電譫卒據各路探報之言，實在情形，全不相同。中國人無識，有專造謠言者，有隨口演說者，有

人云亦云，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者。所遣偵探，亦不過傳述若聾之言而已，可爲痛恨。電中所言氣球，後始悉係在海水淺處用礬布船登岸，一人乘一船。遠望之若氣球。然後聞總署以氣球登岸之語，行知各處，豈非大笑話。又人執一鐵板，聚成砲臺之說，尚待考，大約亦誤認也。

澎失，蒙恩免罪，愈益惶悚。諭旨垂詢臺營布置。臺防分南北中三路：守北路基隆，提督張兆連；基隆後路，道員林朝棟；滬尾總兵廖得勝；滬尾對岸，都司黃宗河；滬尾後路，守備李文忠；蘇澳，參將沈祺山。守南路劉永福，臺灣鎭萬國本，恆春都司邱啓標，嘉義總兵陳羅。守中路道員楊汝翼。守後山臺東知州胡傳。此外小口十餘處，或一二營不等。原設防番各營，不能掣動。楊岐珍往來基滬，辦事和衷，所部紮基滬，留三營在省備游擊。臺營雖多，分布則薄。基滬要口，合前敵後路，不滿六千人，此外可知。游擊師僅楊岐珍三營，一二仗後無人替換，現趕募未成軍，義勇可調用，惜乏槍與彈，得款後始購新式槍砲，運到必遲。澎文武下落，容確查再奏。鳳恆昨報輪來復去，聞寇卽日大隊來犯，已嚴備，論臺之力，辦防只能至此。久支强寇，無勝算，略可恃者軍民心尚固結耳。請代奏。三月初六日

電旨悉。停戰臺灣獨否，敵必以全力攻注，孤臺當巨寇，其危可知。北方既停戰，懇飭所有兵輪悉赴臺灣聽用，臣一面激勵將士，誓以死守。澎湖之失，以無兵輪援應，前車不遠，足爲寒心。臣不惜死，總期於國事有益，迫切，請代奏。三月初六日

停戰，臺不在列，洋行得信喧傳，臺民憤駭，謂北停戰，臺獨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臺，臺民何辜，致遭岐視？向臣暨林紳維源環問，謂戰則俱戰，停則俱停，衆口怨咨，一時軍民工商，無不失望，義勇尤譁。告以此非朝廷之意，乃倭人之意，不能禁不攻臺，無如莫從喩解。一處如此，他處可知，情形一至於此，迫切上陳，請代奏。三月初七日

臺坐困，則乏軍火，購者未到，到時恐難運入。閩存無多，江南供應太繁，撥濟亦不多。乞旨飭下粤督，揀可用後膛槍撥臺五千桿，配足子彈，毛瑟彈另撥三百萬粒，火藥十萬磅，交知州唐鏡沅設法解運，粤無警，且有機器能製也。請代奏。三月初七日

奉初八日電旨欽遵宣示，台民感激天恩，人心大定，士氣益奮，足慰宸廑。現趕增土勇二十餘營，願殺賊者羣起，惜械無多，難盡收用，有自備槍與餉者，具徵義憤之忱。近日洋面甚靜，不測寇意，伏查臺防，中路近薄，然究非大口。敵倘深入，離船太遠，南北夾擊，敵在阱中，似不足懼。臺南延至四月底，湧浪大起，不能停椗，惟臺北爲精華所萃，臣親加布置，地營濠堤水旱各營尙周密，延至四月，所購軍火到，粤勇來齊，戰事能有把握，再策復澎，難必成功，而矢志如此。請代奏。三月十一日

後所購軍火并未到臺，委員借詞延宕，欺騙情形，無人不知，而維帥不能問。六月，維帥到上海，此人送紗羅衣兩箱，曲意獻媚，而軍火事竟彌縫不追問矣。委員所購軍火快砲等項，三月間據說已到

香港;後又說已到西貢,五月間則又謂尚在新嘉坡,其實幷未起運,不知是何弊端。

寇伏澎湖無甚動靜,運路猶可暢行,增集臺勇七八千人,次第成軍,粵勇亦陸續可到,聲勢比前壯臺民惟恐倭力索臺願投効殺賊者,遠近遞稟日有千數百人,惜不能盡收。江南運槍萬桿已到,尚須修理。又搜取抬槍劈山砲亦甚得力。臺民知洋款未借定十日內北中兩路息借銀湊集二十餘萬。寇在門闥,而人心固結如此臣若不密謀復澎竭力保臺,不獨上負聖恩且無顏對全臺百姓;惟增銀購械懸賞等事,必放手爲之方能有濟。戶部前後撥款,恐難持久,尚須設法經營,祈代奏。三月十九日

風聞和議將成,不知何款?臣愚以爲賠兵費通商則可,與土地則不可。皇上念列聖創業艱難,豈肯出此?特恐倭奴迫我以不得不從。北遼南臺二者失一,我將無以立國,外洋誰不生心,宇內亦必解體。戰而失地,猶可恢復;和而失地,長此淪陷。委香港與英,乃小島耳;貽害已甚。況咽喉肩背之地?必不得已,惟仍出於戰,以償彼之費爲用兵之費,倭力有限,再與堅持,或易就範。國家大計,豈容海外孤臣,聞謠妄議?且臣不能保澎,敢言保臺?設割臺,臣反得卸仔肩,全性命,然大局利害所關,雖處危地,萬死不悔,幸兵力愈厚,人心愈固,非全無可恃,披瀝上陳,伏維聖裁,請代奏。三月二十日

現招粵中義士驍將集萬人,有自備船械者。擬由粵用漁船航海奪澎,幸得手即乘勝入倭,因恐漏洩,不敢先奏,十九電奏有密謀復澎,語即指此。利鈍不可知,而義憤之氣可用。部署已定,正電商月內起

程。適聞和議成，不知確否？此軍出海，無從收回，到澎必戰，請示進止。祈代奏。三月二十二日

義士饒將，只就唐鏡沅一面之詞，遽爾輕信，其實一大騙局耳！事過境遷，念之尙令人髮指。先是上年十一月，唐鏡沅卽有密電與維帥，言訪得有一大俠，將來可令多帶兵，可以往攻日本，其手下義士驍將極多云云。維帥初尙祕而不宣，潛令往招。乙未三月，始告余大俠卽吳國華，將倚以復澎湖，余心非之而不敢盡言。蓋其時吳已到臺灣矣，復令回粵招勇，將與以重任，其實吳乃一賭博無賴子，後爲盜，有司出花紅訪拿，鏡沅遂目爲大俠云。

紛傳和議已畫押，有割臺一條。臺民洶洶，勢將譁變，恐大亂立起，有無其事，祈速示。三月二十三日

三次電奏一次詢總署和議情形，均未奉復。洋行紛紛傳電，割遼臺已畫押，倭幷派某爵率兵輪卽日來臺，李鴻章希圖了事，此約斷不可從。必不得已，查外國近年或聯二三國爲同盟密約，我可急挽英俄爲同盟，許其保遼保臺，卽以賠倭之款與英俄；或請各國從公剖斷，不可專從李鴻章辦法。割臺臣不敢奉詔。且王靈已去，萬民憤駭，勢不可遏，奸民幷乘此爲亂，朝廷已棄之地，臣無可撫馭，無可約束。倭人到臺，臺民抗戰，臣亦不能止。臣忝權臺撫，臺已屬倭，一切檄文仍用臺撫銜，不獨爲民笑，幷爲倭笑，何能辦事。如必割臺，惟有籲請迅簡大員來臺辦理。此外有一綫可挽回，惟乞聖明熟思。揆今時勢，全局猶盛，倘屬有爲，何至悉如所索？皇上當思列聖在天之靈，今日何以克安？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請代奏。三月二

十三日

敬電謹悉，彼所恫喝，我所畏慮。惟犯京師輦轂，暫出巡行，古所常有；今割遼東，寇在門闥，將來亦應遷都，早晚有此一舉，不如翻約與戰，只此一著中國尙有轉機。倭得地勢愈强，將來何以應之？轉瞬各國紛起，其危更甚。戰而失人能諒之；徑棄與人，天下誰不寒心？此等非常之變，告示一出，亂民立起。且百餘防營，不裁何待？一裁則人皆無王法可畏，豈能以空言解之？外間已洶洶欲變，撫之不可，剿之不能。至臺民將士願隨臣行者，拒之必不放行，挈之內渡無地處置，無款遣散，泣求皇上於無可如何之中，飭挽各國從公剖斷，與其徑割與倭，不如與英俄密商，許以重利，較可從容辦理，迫切情形，乞代奏。三月廿五日申刻

是日辰刻，接總署割臺灣電，大致謂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爲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貴撫前奏，一則曰臺營雖多，分布則少，一二仗後，卽無營接仗，再則曰，臺無兵輪，絕地坐困。不可因一時義憤，遂忘以前所陳種種患害於不顧也云云。又言交割臺灣，限兩月，餘限二十日，百姓願內渡者聽，兩年內不內渡者，作爲日本人，改衣冠，幷令臺撫出示曉諭。來電甚長，節錄大略如此，惟割臺事僅總署一電，幷無電旨，故臺民於此節尤憤恨也。

昨電示傳播，臺民不服，閉市，紳民擁入署，哭聲震天，二百年文物之邦，忽淪化外，遷徙談何容易？其

慘自不待言。土勇數十營，誓必與戰，撤時斷不肯繳軍裝。倭人登岸，民必殲之，糍勢不能禁，請設法告倭，不可遽遣人來，來或被戕，官不任咎。此時官難自保，焉能保人？當此萬古奇變，祈作設身處地之想，焉能使勿滋事端？非挽各國籌一善處之方，和局恐仍有礙。民急且亂，何事不爲；并恐刦他國洋行，殺洋人，燬教堂，橫開釁端，此後一日有一日之變矣！迫切待命之至。

前所錄總署電令，臺撫出示曉諭，下有交割時須極力保護，并諭百姓切勿滋生事端之語，故此電云云。總署令喩臺民不可滋生事端，并無一語撫卹，故臺灣紳民，均憤恨願入英籍云。

大局敗壞，至於如此；惟悔約再戰，拚孤注以冀轉機，否則各國紛起，宇內立見分裂，雖欲苟安而不得；卽各國無事，而賠款太鉅，何處搜括？要害全失，財窮地蹙，斷難自立。臣非故作危言，皇太后皇上聖明，熟思必能洞鑒。割臺之議，不敢遽出示；擬望有一綫轉機。紳民哭聲震天，亂民又起，無可撫慰，無可禁止。臣與各官惟日以淚洗面，卽欲辦理收束，爲衆所刦，無術可施。臣八旬老母，誓共守臺，和議成本可內渡，乃爲民遮留，其慘可知。明知屢瀆重罪，而爲天下計，惟戰有生機，割地賠款，實成絕路，敢冒斧質，犯忌諱，再陳。倘稍有變局，伏乞電旨，速固人心，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請代奏。三月二十七日子刻

棄臺萬衆咨嗟，亂民已起。本日午刻，省城搶刦，砍斃撫標中軍方良元，鎗斃平民十餘人。現距交割之期尚遠，且未撤營，亂已如此，撤營後必至全臺糜爛，官員恐難保全。臣誠不知所措，恐無死所矣！迫切

上陳，請代奏。三月二十八日亥刻

臺灣爲各國入華咽喉，歸之日本，不獨臺民不服，恐各國亦不願，從此爭端無已，塗炭生靈。查浙之舟山，朝鮮之巨文島，英與各國均有約，大致保全中國之權，不致大傷中國體面，并爲息爭起見；臺灣能仿此辦法，不獨臺民之幸，亦中外大勢所關。懇將此電飭下總署與各國使臣，從公商斷，不勝待命之至，請代奏。三月二十八日

欽奉卅日電旨，近日臺灣情形，敬瀝陳之。二十五日，臺民知臺已屬倭，臺北紳民男婦日入署向臣母及臣環泣，并電知臺南臺中各紳士留臣固守。當將朝廷不忍臺民塗炭之意，剴切開導，無如義憤所激，萬衆一心，無從分解，次日卽鳴鑼罷市。適英領事金璋來臣署，紳民環請設法保臺，擬以臺歸英保護，將煤金兩礦，并茶腦磺各稅酬之，懇其轉達公使。臣見其情急，莫能禁止，而防營仍未敢撤，莠民遂乘機欲亂，有二十六日刼司庫械局之謀，以有備而止。二十八日，竟在市中搶刼中軍方良元出往彈壓，倉卒被戕。亂民闖入臣署，親兵閉門抵拒，臣與刑部主事兪明震縣丞彭〇〇親出喝散，正重卹屍，主嚴拿兇犯。去後忽聞有各國公論，懽聲雷動，安堵如恆，果有轉機，不難立定。若仍照前約，軍民必立變，現已抗繳釐金，謂臺歸中國則繳，并禁各鹽館售鹽，餉銀不准運出，製造局不准停工，皆稱應留爲軍民拒倭之用。臣恐爲軍民刦留，無死所矣！請代奏。四月初一日

臺地多煤，公家無資開採，不立碼頭，路遠本重，商家裹足。近知基隆宜蘭，金礦且多，不僅金砂也。正擬招商承辦，以辦防中止。如全臺許各國為租界，各認地段開礦，我收其稅，則利益均沾，全臺將益繁盛。而各國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擾，煙台上海，是其明徵。方今中外局勢已成，非借西法聯絡各國，無以自立。必先去我疑忌，且必有利與人，始肯助我。及此各國如肯調停，必須有切實辦法，以上所陳，乞備採擇，祈代奏。四月初一日

臺民洶洶，屢請代奏，未便瀆陳。茲聞各國阻緩換約，謂有機會可乘，刦以不得不奏之勢。茲據紳民血書呈稱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手，不願死於倭人手。現聞各國阻緩換約，皇太后皇上及衆廷臣，倘不乘此將割地一條删除，則是安心棄我臺民，臺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查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與否？』又云：『民必順從，方得視為易主』等語。務求廢約，請諸國公議，派兵輪相助，幷求皇上一言，以慰衆志而遏亂萌，迫切萬分，呼號待命，請代奏。

臺民不願歸倭，尤慮亂起。朝廷一棄此地，即無王法，不能以尚未交接解之。文武各官，不能俟倭人至而後離任。民得自逞，不獨良民塗炭，各官亦斷難保全。鹽為養命之源，無官管理，萬民立死，此一事即最難處。現在各署局幕友書吏僕役，辭散一空，電報驛站，亦將無人，勢必不通，無從辦事。至撤勇營，尤為難事。愚民惟知留臣與劉永福在此，即可為民作主，不至亂生。劉永福亦慨慷自任，臣雖知不可為，而屈

時爲民刦留，不能自主，有死而已！伏泣瀝陳，乞聖訓，請代奏。四月初三日

聞俄德法阻止日本佔華地，臺不在列。三國保遼，臺益觖望。臺民曾挽滬尾英領事金璋，達駐京公使，稱全臺願歸英保護，懇速派兵輪來臺，土地政令仍歸中國，以金煤兩礦及茶腦磺三項口稅酬之；第恐非領事所能辦到，請旨飭下總署，速商英使以解倒懸，迫切待命，乞代奏。四月初三日

臺民憤恨，必不服倭，不待去官撤勇，變亂立起。近聞三國阻約，人心稍定，現距批約之期不遠；如無轉機，乞速密示，以便籌畫。四月初四日

俄德法出阻批約，或云阻割遼西，未阻割臺。海外傳聞不一，臺亂日起，臣無淚可揮，無詞再瀆。惟反復焦思，中外固强弱迥殊，但能矢志不割地，有此限制，事猶可爲。或已失之地力不能復，聽其佔據，猶屬有說。未失而予人，此端一開，各國援以索地，是不動兵而可裂我疆宇，恐大變即在目前。諸臣可苟安，皇上春秋鼎盛，臨天下之日甚長，斷不可圖苟安。今一割地，以後欺陵艱苦之事，惟皇上一人當之，諸臣不復見矣。割臺臣可偷生，然天良未泯，甘蹈危機，萬死不悔。總之，戰而失，與割而失，大有不同，況戰未必即失耶？至京師固重，重在皇上耳！巡幸而出，彼無恫喝，必不力爭，京師即保京師之法。伏乞聖明三思，請代奏。四月初六日

澎湖現到倭輪二十四隻，臺灣未奉停戰明文，且在未奉批約期內，倭輪近臺，惟有開仗，請代奏。日

月初六日

臺之存亡，視批約准否。存亡各有辦法，購械陸續將到，無臺不必運臺，有臺則宜備戰。全臺鹽務，北路收外來鹽，中路領運南鹽，南路晒鹽。皆在此時備一年之食，成本甚鉅。無臺則三路均應停辦，有臺宜趁此時辦理。過此風帆不順，運購兩窮，民變日起，刦搶鹽館釐金衙署，假名字者不一而足，遷怒於官與洋人。旂台游勇屢槍擊英兵輪入口舢板，幸未傷人。各國洋人，用水師在岸自衞，恐不免殺戮事。正氣一洩，邪氣全來，再遲時日，雖有臺不可救藥矣！批約是本月初八日，抑十四日，務乞密示消息，以便預籌。四月初八日

聞批約在卽，割臺一層，是否提出另議，防受倭愚，用特奉詢。四月十三日

聞遼東一帶仍歸我，和約內刪去此條。法有阻臺之說，不知確否。法員未見到，兩船來臺，恐亦無益；若批約內未將割臺一節言明剔開另議，恐奉批後，法獨力亦難挽回。臺民死不服倭，彼此用武，不過塗炭生靈。中日已和好，可否將臺民不服情形，請旨飭下總署，邀同各國公使，與日本商一救民之策。此等慘狀，各國當亦見憐。民變在卽，迫切待命。四月十五日

聞和約已換，倭允歸遼，隨後與三國會商。伏查侵佔之地，可以讓還，豈有完善之區，遽空割棄？法船未來，無從與辦。惟懇鈞署密約法使，迅速派輪遣員來臺會商，遲恐民變，無從挽救。再以法獨保臺，總不

如請各國公保爲善；但一法尙邀不至，遑論各國？是則在總署之設法矣。四月十六日

有電旨言法來保臺，派四船由西貢裝煤起程，幷飭臺撫出示曉諭軍民，言法兵輪來臺，係爲保臺起見，不可念甲申舊隙，致起疑忌云云。四船皆有名日久忘記矣。

王之春亦有電言此事。後王又有電言事已成，爲龔星使照瑗所阻，恐未確也。香帥電亦如此說。皆王一面之詞也。

臺營增多，臺事未定，勇不能撤，留與撤均需餉，定購軍火，亦須給價，請旨飭戶部速撥餉二百萬兩，以備急需。但有一綫可圖，誓必存臺，另開局面，不敢屢求部帑，而目前急無可籌，仍仗朝廷。臺將亡矣，賞畀此款，藉慰萬民悲憤之忱。二百年養育天恩，亦遂從此盡。伏乞恩准，請代奏。四月十六日

總署代奏後，奉旨撥百萬，先由上海撥五十萬，交臺灣轉運局。臺亡後，尙存二十萬，係洋行票子，維帥持交香帥，其餘三十萬，似尙未全行運赴臺灣。惟聞交廣東唐鏡沅十萬，趕辦軍火，其餘賴耘芝處當有報銷。內渡後，此類事余皆不與聞矣。廣東事李體乾爲維帥畫策，惟恐余知。時維帥住廈門電報局，余住廈門提督楊西園署中。維帥令陳敬如往來傳話，而不告知伊等住處，皆體乾之謀，謂余住楊署中，必漏消息，楊知維帥在廈門，必設法謀害也。此維帥同赴金陵時，親口告余者。

在廈門發密電至廣東，均係周梅生繙譯。後周持電稿趕赴漢口向維帥詐索，維帥無奈，與以千

金。當日之事不問可知，維帥衷懷坦白，人最忠厚，凡此類皆小人誤之也。維帥由南京赴湘，故梅生趕至漢口。

有德人來說，中德交情最厚，向無微嫌，臺事曾請英俄設法，獨未及德，似未周到。因此德領事探商，渠亦以為應有電旨飭許星使向德外部商請阻割臺灣，并由總署向德使籌商。查法德素不相能，且臺地并無法商，又無領事，惟德有之。今請法不請德，恐德難以為情，致添一層痕跡，似非邦交所宜，惟添請德國，於大局似有益無損。伏乞聖裁，祈代奏。四月十九日

忽謠聞法使回復鈞署，不能護臺，臺民洶洶，蜂集衙署，勢將與官為難。變在俄頃，有無其事，均請速復，以便設法安民。四月二十日

臺民知法不可恃，願死守危區，為南洋屏蔽。堅留景崧與劉永福，經反覆開導，再三辭拒，無如衆議甚堅，臣等雖欲求死而不得。至臺能守與否，亦惟盡人力以待轉機。此乃臺民不服屬倭，權能自主，其拒倭與中國無涉。懇旨飭下總署，商倭外部，彼員從緩來臺，則臺與倭尚可從容與議；若卽以武相臨，不過兵連禍結，彼斷難剿致全臺。以上各節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請代奏。四月二十二日

聞倭歸遼旅案加費一萬萬，臺灣係未失地，大可援成案加費索回。原議兵費償二萬萬，又贖遼贖臺之費，請各國公評價值，卽可指臺灣押與他國，抵借鉅款，所有賠款，均由此出。似此辦法，則遼旅臺灣，

均退還中國，而賠款數萬萬，均由臺出。據江督電稱，美國曾估臺灣，可押十萬萬；即不如數，大約數萬萬可押。請旨飭下總署與李鴻章，向日本速議。臺民誓不服倭，倭難收取。李經芳來臺交割，臺民憤極，定中奇禍，即澎亦斷不可往，實相愛非相忌之詞。改派他員來臺，恐亦無善全之策。伏思償款二萬萬，又如贖遼旅費，部臣如何措手？借用洋債，各省海關，全爲英國所踞，已屬難堪，借必應還，我又何以立國？不如贖臺而轉押臺，則費有所出。至將來贖臺之費，從容計議，自有衆擎易舉之法，容再續陳。惟押臺之說，并無外洋巨商，請飭江督與議。總之朝廷不忍割地棄民，人心感奮，百事可爲，一失人心，斷難再振。臺民聞李經芳偕倭酋即日收臺，變在旦夕，倘蒙俯采末議，祈速諭知，請代奏。四月二十五日

顧藩司內渡，接替無人，查有候補主事俞明震，才可濟變，膽識俱優，堪以接署，請代奏。五月初一日

全臺紳民敬電稟者：臺灣屬倭，萬衆不服，迭請唐撫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已爲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暫行自主，死守不去，遙戴皇靈，爲南洋屏蔽。留臺撫暫仍理臺事，并留劉鎮永福鎮守臺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剖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臺民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情形萬緊，伏乞代爲電奏。全臺紳民同叩首。五月初一日

四月二十六日奉電旨：臣景崧欽遵開缺，應即起程入京陛見。惟臣先行，民斷不容，各官亦無一保

全，只合臣暫留此，先令各官陸續內渡，臣再相機自處。臺民聞割臺後，冀有轉機，未敢妄動。今已絕望，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於五月初二日，齊集衙署，捧送印旗前來，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爲藍地黃虎，强臣暫留保民理事。臣堅辭不獲。伏思倭人不日到臺，臺民必拒，若砲臺仍用龍旗開仗，恐爲倭人藉口，牽涉中國，不得已暫允視事，將旗發給各砲台暫換，印暫收存，專爲交涉各國之用。一面布告各國，幷商結外援，嗣後台灣總統，均由民舉，遵奉正朔，遙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脫身，卽奔赴宮門，席藁請罪，昧死上聞，乞代奏。五月初二日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

編者按：是篇自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起，迄民國六年冬月（一九一七）凡五十六年，吾國海軍之大事已略具於是。甲申甲午戰紀兩篇，均錄自海軍紀實，可與本篇參看。又本篇原有嚴又陵先生所撰弁言一首，述馬江初辦海軍學堂時情形，及嚴先生個人與海軍界之關係，均屬極重要之史料，特附錄如下：

「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爲海軍生，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僅百人，學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吔之聲與梵唄相答。距今五十許年，當時同學略盡，屈指殆無一二存者，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時猶呈現於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卒業，旋登建威甌船揚武輪船爲實習，北蹤遼渤，東環日本，南暨馬來息叻呂宋；中間又被檄赴臺灣之背旂萊蘇澳，咸與繪圖以歸，最後乃遊英之海軍大學，返國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軍，設學於天津之東製造局，不佞於其中主督課者前後二十年。庚子排外禍作，清朝尊貴以祖宗三百年社稷爲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師學堂去不復收，蓋至是不佞與海軍始告脫離，而年鬢亦垂垂老矣。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即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韓之二役，海軍學生爲國死綏者殆半，顧所孑遺老成，往往蔚然起爲時棟，前大總統黃陂黎公，今海軍部總長同邑劉公，最其彰明較著者已。於戲！海軍得才，可不謂盛也耶？茲者池君滋鏗，奉命爲海軍大事記，蒐討翔實，自吾國始講海軍以來至於今日，舉五六十年得失興廢，粲然如視掌列

眉語不云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然則滋鏗載筆搜輯之功，不其偉歟？書既成，則乞弁言於復，乃卉然曰：嗟夫！茲事體大，其關於存亡治亂，有識者觀此當自知之，無俟不佞更爲一一云也。顧三十年前，曾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言，赫告予曰：「海軍之於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幹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衆矣，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其益也。」今日政體雖異，然迴思赫言，猶足使吾國民與當路者憬然於海軍盛衰之故也。乃爲牽連記之。民國七年八月中旬，侯官嚴復。』

清同治元年壬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令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購兵輪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臺一統廣萬得勝百粵三衛鎭吳以備協勦沿江賊匙，是爲在外國訂購船艦之始。

二年癸亥，金臺等七船工竣，聘英員阿思本爲幫統，酌配員勇，駕駛回華，嗣因李泰國報銷前後不符，阿思本條約諸多挾制，任意要求，其時沿江賊壘已次第平毀，毋需此項兵船，因退還英國發賣，遣散洋員兵勇。由總稅務司李泰國購大平輪船爲巡緝之用。總理衙門奏定，以黃質三角式旗，鑲飛龍戲珠，龍藍色，珠赤色，爲國旗。

四年乙丑，兩江總督曾國藩，於上海虹口奏設製造局，備造船砲。

五年丙寅，閩浙總督左宗棠議興船政，奏稱我國三面瀕海，各國火輪兵船，直達津沽，藩籬幾同虛設；商務減色，漕運艱難，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爲功。又稱福建馬江一帶水深土實，開漕濬渠，可爲建廠之地。朝旨允行，是爲中國海軍萌芽之始。

六年丁卯，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購機器，築廠隖，設前後兩學堂，招髫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以法員日意格德克碑爲正副監督，又僱用法員匠數十人教導華工，由廣東招到已通英文學生張成，呂瀚，葉富，李和，李田，鄧世昌，黎家本，梁梓芳，林國祥，卓關略等十人，作爲外學堂學生，分班就學。　上海虹口製造局由江蘇巡撫李鴻章遷於高昌廟，建造廠隖，名曰江南製造局，從事製船。　廣東總督瑞麟向英國訂購六兵船，取名安瀾，鎮濤，澄清，綏靖，飛龍，鎮海。

七年戊辰夏，江南製造局製惠吉兵船成。　安瀾等六船先後到華，瑞麟復向法國訂購澄波兵船。

八年己巳，福州船政製萬年清兵船成。　製造局製測海操江兩兵船成。　閩浙總督購海東雲兵船爲臺灣沿海巡緝之用。　船政購普國帆船爲學生練船，取名建威。

九年庚午，船政製湄雲福星兩兵船成。　製造局製威靖兵船成。

十年辛未，船政製伏波兵船成。　船政派學生嚴宗光（後改名復）劉步蟾，林泰曾，何心川，葉祖珪，蔣超英，方伯謙，林承謨，沈有恆，林永升，邱寶仁，鄭溥泉，葉伯鋆，黃建勛，許壽山，陳毓淞，柴卓羣，陳錦榮，

等十八人，並外學堂各生，登建威練船練習巡歷，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口岸，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口岸。

十一年壬申，船政製安瀾鎮海揚武飛雲靖遠五兵船成。內閣學士宋晉疏稱製造輪船，糜費多而成船少，請飭暫行停止。章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議，沈李復奏，力陳當日船政締造艱難，揆以列強形勢，造艦培才，萬不可緩，得旨從之。

十二年癸酉，製造局製海安兵船成。船政製振威兵船，永保海鏡兩運船成。

十三年甲戌，船政製濟安琛航大雅三運船成。福建善後局向美國定購福勝建勝兩砲船。安瀾大雅兩船在臺灣安平旂後遭風沈沒。是年，日本以商船擱淺於臺南狼嶠港，被生番奪取破船殘件，遂派司令西鄉從導帶兵三千由狼嶠登岸，攻討生番。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奉命巡臺，調淮勇七千餘之，另調海關某洋員在澎湖操練海軍，相持八閱月之久，日本見無勝算可操，允收賠費五十萬元而退。

光緒元年乙亥，製造局製馭遠兵船成。船政製元凱兵船成。北洋大臣令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購砲船四艘，龍驤虎威飛霆策電。南洋大臣向英國訂購砲船四艘，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以揚武兵船作爲練船，將建威所有練生移入，復添派薩鎮冰，林穎啟，吳開泰，江懋祉，葉琛，林履中，藍建樞，戴伯

康，許濟川，陳英，林森林，韋振聲，史建中等登船見習，航行外海，遊歷新加坡小呂宋檳榔嶼各埠，至日本而還。　是年冬，沈葆楨以日意格回國之便，派學生劉步蟾，林泰曾，魏瀚，陳兆翶，陳季同，隨赴英法游歷。並訂辦七百五十匹鐵脇船一艘，其輪機由英廠承辦，鐵脅由法廠承辦運歸閩廠鑲配，命名威遠。

二年丙子春，日意格先帶劉步蟾，林泰曾，陳季同回華，魏瀚，陳兆翶仍留法廠學習。　製造局製金甌小鐵甲船成。　船政製藝新登瀛洲兩兵船成。　福勝建勝兩砲船到華，龍驤虎威兩砲船到華，旋即赴閩招配官佐士兵。　冬，沈葆楨會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派洋監督日意格，帶同隨員馬建忠，文案陳季同，繙譯羅豐祿，製造學生鄭清濂，羅臻祿，李壽田，吳德章，梁炳年，陳林璋，池貞銓，楊廉臣，林日章，張金生，林怡游，林慶昇，藝徒裘國安，陳可會，郭瑞珪，劉懋勳，王桂芳，張啓正，吳學鏘；駕駛學生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嚴宗光，何心川，林永昇，葉祖珪，薩鎮冰，黃建勳，江懋祉，林穎啓等，先後分赴英法各國，並先派在法國之魏瀚陳兆翶入其大學堂鐵甲船製造廠各處練習，此爲船政第一屆出洋學生。

三年丁丑，船政製泰安威遠兩兵船成。　龍驤虎威兩砲船派往澎湖駐防。　飛霆策電兩砲船到華，赴閩選募官佐士兵。

四年戊寅，船政製超武兵船成。　北洋大臣派道員許鈐身爲水師督操，率龍虎霆電四砲船北上。六月，北洋大臣親臨勘驗，令分駐大沽北塘兩海口，每月會哨兩次，按季會操打靶。　是時髮捻初平，患

在外侮，直督李鴻章，江督沈葆楨，提倡興辦海軍，不遺餘力，閩廠滬局自製之始，陸續下水，外洋訂購蚊船砲艦，以次到華，出洋畢業各生，亦先後回國，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後。沈葆楨又奏定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兩，專儲爲籌辦海軍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粵洋海軍三大支。嗣猶恐緩不及事，請以四百萬兩儘解北洋，俟北洋成軍後，再解南洋，於是籌議多購碰快船鐵甲艦，及各種蚊子砲船，以期編練。適值晉省告饑，朝士議提海軍款以濟之，沈葆楨以爲大戚，貽書李鴻章爭之，謂『國際安危所繫，葆楨老病不及見，必爲我公異日之悔。』遂奏請將前項協款，仍以分解南北洋，擬各治一軍，以求速效。旋又有人建議提海軍款百萬爲頤和建築費者，於是園工無已時，而海軍款二千餘萬，盡輸入頤和園之用矣。南洋調集之款數百萬，亦爲江督提辦朱家山河工，築室道謀，此海軍之所以不振也。

五月己卯，船政製康濟兵船成。　向英國定購鎮中鎮邊兩砲船，超勇揚威兩碰快船。　十月，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砲船到華，留北洋差遣。　又代山東省向英廠訂購鎮中鎮邊兩砲船。　直督李鴻章奏留記名提督丁汝昌在北洋差遣，旋派督操砲船。　是冬，沈葆楨卒於兩江總督任所，適值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庶子王先謙奏請興師問罪，事交南北洋大臣會議，沈葆楨遺疏，稱『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繼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日本自臺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

無能力，冒昧一試，後悔方長』」廷旨交北洋辦理。沈葆楨卒後，海軍之規畫遂專屬於李鴻章，乃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辦理海軍事務，以道員馬建忠董之。

六年庚辰，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嚴宗光爲總教習。　船政製澄慶兵船成。　北洋向德國定購定遠鎭遠兩鐵甲艦濟遠穹甲艦，派劉步蟾，魏瀚，陳兆翺，鄭清濂在德監造，並派管輪學生陸麟清帶領匠首黃帶林祥光，陳和慶等十名到德，隨同練習。　以龍虎霆電四砲船歸南洋差遣。　七月，浙江著匪黃金滿肆擾台州，派超武兵船往勦，管帶葉富死之，詔贈游擊，並給騎都尉世職，死事員兵各予蔭恤有差。

北洋向總稅務司赫德商借葛雷森哥嘉，章斯敦三員到軍差遣。派葛雷森爲總教習，哥嘉爲督操，章斯敦爲教習，率同東西南北四砲船赴渤海一帶梭巡，至海洋島鎭南觸礁，旋即出險，管帶鄧世昌撤任，以洋員章斯敦代之，後章斯敦隨同出洋，即以哥嘉承其乏。　調登榮水師艇船弁兵到大沽操演，以備超勇揚威兩船到華配用。　十二月，派丁汝昌帶同官佐士兵赴英國接收超勇揚威兩艦。

七年辛巳八月，在大沽海口選購民地，建造船塢一所。　鎭中鎭邊兩船到華。　九月，超勇揚威兩船到華，兩船在英國製成之日，爲華之七月初旬，由駐英公使曾紀澤親引龍旗，升砲懸掛開行，由紐克所出港，英之官紳士女餞送者甚夥，經行各國，均鳴砲致賀，以爲中國龍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兩船行至地中海失散，揚威乏煤，漂流海面兩晝夜，超勇得電往接濟，乃同開駛。超勇過蘇彝士河，輪葉觸礁，損

其一，修竣而行，至是駛到大沽。李鴻章親出驗收，乘赴旅順察看口岸形勢，籌備建築船隝砲壘。北洋奏請以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奏改三角形國旗爲長方形，以縱三尺橫四尺爲定制，質地章色如故。於大沽設水雷營水雷學堂；旅順設水雷魚雷營，挖泥船；威海設魚雷局，機器廠；並於旅威等處均設屯煤所。北洋會同船政，續選學生李鼎新，陳兆藝，王慶端，黃庭，李芳榮，魏暹，王福昌，王迴瀾，陳伯璋，陳才鍴等十人出洋肄業，此爲船政第二屆出洋學生。

八年壬午，北洋向德國訂購單雷艇四隻，粵督向德國訂購雷艇三隻，取名雷龍雷虎雷中。製造局購商船改造之，以爲防緝之用。名曰鈞和。北洋派劉步蟾等十一員赴德協駕鐵艦，並資練習。時海軍規模略具，乃聘英員琅威理名爲總查，實司訓練，琅頗勤事，爲海軍官佐所敬憚，中外稱之，一時軍容頓爲整肅。先是我軍與外人不甚往還，海上軍艦相遇，往往交際闕如，自琅任事，始講往來迎送慶弔交接之禮，至今習以爲常。冬，朝鮮內亂，直督李鴻章派丁汝昌酌帶兵船往，相機辦理，旋獲大院君李是應，由登瀛洲兵船解送天津，留於保定。

九年癸未，船政製開濟快碰船成。南洋向德國購南琛南瑞兩巡洋艦。

十年甲申，船政製鏡清碰快船，橫海兵船成。粵督向德國訂購雷艇八艘，名曰雷乾雷坤雷離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兌。是時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曾國荃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北洋

之船，有超勇揚威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鎮海海鏡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南洋之船有南琛南瑞澄慶馭遠橫海鏡清威靖測海開濟登瀛洲超武靖遠龍驤虎威飛霆策電金甌等；各歸節制，不相統轄。福建尙有揚武萬年清元凱琛航永保振威伏波飛雲濟安福勝建勝各船，時亦分撥浙粵臺灣各處巡防。 二月，總理衙門請設海軍專部。 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銜命出京，路出大沽，李鴻章邀與同閱。是年，法國因侵略越南，與我搆釁，覷伺閩省及臺灣各處。五月，法砲船一艘駛進閩口，擱淺於洋嶼，船政總監工魏瀚謁船政大臣何如璋，謂當此兵釁未開，友誼尙存，請派船施救。何厲色曰：『我恨其不盡沉於此江也，何乃爲之請援？』法船又請借抽水機帆布爲用，何仍拒之，其船旋由英兵船拖往香港修理，因此法人與我益增惡感。六月，法提督孤拔率兵船十三艘來閩，誓毀船廠，時我軍僅有揚武濟安飛雲福星振威福勝建勝七艘，砲船兩艘，在港拋錨，與之相拒。七月初三日晨十時，法兵船由其駐閩領事派天主教士遞戰書於閩督何璟，言本日開戰，何祕不以宣。閩紳林壽圖知其事，請何電知閩廠，使前敵備戰，何謂前敵應已知之，遷延不發，會辦福建海疆事務張佩綸接何電，譯未及半，而法船已開砲轟擊我軍。先是魏瀚聞各國領事商人均已避登該國觀戰兵船，入見何如璋，言『今日必有戰事。』何云：『昨得李相電，倘言和議大有進步，所云必係謠傳。』魏瀚又以告張佩綸，張令其速往各國兵船探查，乃甫及中江，而砲聲發矣。時值潮退，我軍船首綴於潮力，盡向上流，敵艦乘勢以首砲

攻我,我船自後受擊,無砲抵敵,迨棄錨轉戰,而船已傷,故不逾時相繼沉燬。是役除伏波藝新兩艦駛至林浦自沉以塞晉省航路外,餘則人船俱燼,計陣亡將弁兵役七百六十人,語詳甲申戰紀。於時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卽遁。次日法船銜尾出口,砲台開砲轟擊,傳聞孤拔已於昨日中彈陣亡。事聞,傷亡將弁奉旨獎卹有差,其統兵大員及在事員弁戰守不力者,亦得嚴譴。上諭閩督何璟,巡撫張兆棟,船政大臣何如璋,均交部嚴加議處。其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當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輒以兵已敷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力守船廠,尙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旋又奉上諭,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先後奏參張佩綸等僨事情形,迭諭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嗣據左宗棠等查明具奏,張佩綸尙無棄師潛逃情事,惟調度乖方,以致師船被毀,且該員於七月初一日接奉電寄諭旨,令其備戰,初二日何璟告以所聞,謂明日法人將乘大潮力攻馬尾,該革員並不嚴行戒備,迨初三日敗退,往來彭田馬尾之間,十五日始回船廠;其奏報失事情形,輒謂預飭各船管駕,有初三日法必妄動之語,掩飾取巧,厥咎尤重。張佩綸前因濫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職,左宗棠所擬請交部議處,殊覺情重罰輕,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如璋被參乘危盜帑,查無其事,惟以押運銀兩爲詞,竟行逃避赴省,所請革職免議之處,不足蔽辜,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璟張兆棟辦

理防務，未能切實，卽行革職。已革游擊張成，身充輪船營務處，並不竭力抵禦，竟敢棄船潛逃，雖此次馬江失利不能咎該員一人，惟該員有統率輪船之責，玩敵怯戰，亟應從嚴懲辦，張成著定斬監候，秋後處決，解交刑部監禁。是時因我國對法宣戰，英員琅威理以迴避去職，北洋募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式百齡頗願奮勇効力，適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請飭南北洋派船援臺，北洋派式百齡帶超勇揚威兩船赴滬，會同吳安康所統之開濟南琛南瑞馭遠澄慶前往，復以朝鮮內亂，將超揚調赴朝鮮，其南洋五船，奉旨仍行相機東渡，妥愼前進。嗣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浙江洋面突遇法船九艘，時値大霧迷漫，吳安康以衆寡不敵，令各船駛入鎭海口，澄慶馭遠行緩，敵船追逼，恐爲所獲，遂入石浦。

十一年乙酉正月，澄慶馭遠被法軍雷砲轟沉，開濟南琛南瑞速率較大，得以先抵鎭海口，依護砲台，合力抵禦，法船頗受傷損而退。廷旨以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旣難入閩，着相機妥愼駛回南洋，以保長江門戶，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均革職發往軍台効力。是時南洋兵船迎送官員，拖船載勇，習以爲常，無從訓練，戰備闕如，南洋大臣曾國荃上疏力陳其弊，請飭下沿海各省，嗣後凡有兵輪，專事操練，梭巡洋面，以備戰守，不得載勇拖船，以昭愼重，得旨允行。製造局製保民鋼板船成。北洋向英廠訂造致遠靖遠兩穹甲艦，派林鳴塤張啓正陳和慶監造。又向德廠訂造經遠來遠兩穹甲艦，派曾宗瀛裘國安黃戴監造。九月，海軍衙門成立，派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宜，慶郡王李鴻章爲會辦，善慶曾紀

潭爲幫辦。　十月，定遠鎭遠濟遠三艦到華，李鴻章親詣驗勘，乘赴旅順口，遍閱各處台壘。　李鴻章曾國荃暨船政大臣裴蔭森會奏，續選員生赴英法各國肄業，於北洋艦隊及學堂中選取劉冠雄，陳恩燾，曹廉正（後改名廉箴）陳燕年，（後改名伯涵）黃裳吉，（後改名裳治）伍光鑑，鄭汝成，陳杜衡，王學廉，沈壽堃等十人；於船政駕駛員生中選取黃鳴球，羅忠堯，賈凝禧，鄭文英，張秉圭，羅忠銘，周獻琛，王桐，陳鶴潭，邱志範等十人；又於製造員生中選取鄭守箴，林振峯，陳廣平，王壽昌，李大受，高而謙，陳長齡，盧守孟，林志榮，楊濟成，林藩，游學楷，許壽仁，柯鴻年等十四人；由華監督周懋琦率領出洋，並請加展年限，以資深造，惟黃裳吉以北洋供職未行，此爲船政派生出洋之第三屆。

十二年丙戌，向德國購福龍魚雷艇一艘，本屬福州調遣，後撥歸北洋操練。　二月，橫海兵船在澎湖遇霧觸礁沉沒，管帶忻成發革職，永不敘用。　三月，南洋大臣曾國荃派開濟南琛南瑞三快船赴北洋會操。　四月，政府派醇親王李鴻章善慶校閱海陸軍，並沿海台壘。　超勇管帶林泰曾等請重聘琅威理復職，琅威理既至軍，訓練如前，而意氣之驕矜特甚。　六月，南洋各船仍回南洋駐防。　丁汝昌率定遠鎭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六艦赴朝鮮釜山元山永興灣等處操巡，至海參威，留超揚二艦俟吳大澂勘定俄界事畢駛回。餘船折赴長崎，進塢修理，水兵與日捕口角，次日放假登岸，日捕向前尋衅，堵住街巷，逢人便斫，街民亦持刀追殺，致死者五人，傷者六人，微傷者三十八人，不知下落者五人，其時琅威

理力請卽日宣戰，丁汝昌阻之，乃議各聘律師，訟其曲直。

十三年丁亥，船政製寰泰碰快船，廣甲兵船成。　北洋向英國訂購左一出海魚雷大快艇一艘。向德國訂購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魚雷艇五艘，又訂購導海挖泥船一艘。　五月，萬年淸運船在東沙洋面被英公司船撞沉，掩沒七十餘人，旋經英按察司堂斷，咎屬英公司，船價卹銀另議賠償。　三月以前訂購之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製已工竣，北洋派琅威理往驗收，管駕官鄧世昌邱寶仁葉祖珪林允升同往接帶，並電請總理衙門，以此次率帶四艦回華，不另保險，省費數十萬，沿途駕駛，極爲重要，特召留學軍官劉冠雄協同駕駛回華，十月，行抵廈門，因北洋時已封凍，飭在廈門操練。　我兵與日捕在長崎鬬殺之案審結，弁兵與捕頭死者，每名給卹六千元，兵捕死者，每名給卹四千五百元，因傷成廢者，每名給卹二千五百元，日應給我五萬二千五百元，我應給日一萬五千五百元。　冬，都中設水師學堂於昆明湖。　廣東設水師講堂於黃埔。

十四年戊子春，致靖經來四艦到津，李鴻章親臨驗收，旋卽駛赴遼渤一帶操巡，並察閱砲台形勢。五月，朝鮮民仇視洋人，派超勇前往保護。　六月，臺灣呂家望番社叛，經軍隊剿辦，半年未平，嗣請致遠靖遠兩艦往剿，幫帶劉冠雄陳金揆率帶六磅砲二尊，槍隊六十名，登岸進討，不十日平之，是役陣亡副頭目一人，傷兵士八人。　八月，海軍衙門奏定官制，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

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五，把總九十九，經制外委四十三。 十一月，購帆船一艘爲練船，名曰敏捷。

十五年己丑，船政製平遠鋼甲船，廣庚兵船成。

十六年庚寅，船政製廣一魚雷快船成。 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辭職。先是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銜，此在吾國不過虛號崇優，非實職也。而軍中上下公牘，則時有丁琅兩提督之語。故自琅威理及諸西人言之，中國海軍顯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軍奏定章程言之，則海軍只有一提督，兩總兵也。時値各艦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總兵旗，劉步蟾照辦，而琅威理爭之，以爲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鎭旗？不決，則以電就質北洋，北洋復電以劉爲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終不悟爭執之理由。歸而懷憤，向人輒謂受我侮辱，英政府信之，有來質問者。厥後我擬派學生赴英就學，竟不容納，蓋惑於琅威理之言也。而中英親睦之情，亦坐是爲之銳減，惜哉！ 四月，北洋設水師學堂於劉公島，招學生三十六名。 八月，靖遠船在朝鮮海爲潮流所激觸礁，堵塞而行。 南洋大臣設水師學堂於南京。

九月，政府派續昌崇禮乘登瀛洲赴朝鮮，賜奠其太妃。

十七年辛卯，船政製廣丙魚雷快船成。 正月，俄太子來華遊歷，北洋派致遠靖遠兩船赴香港隨護；南洋大臣派鏡清快船赴閩迎護。 二月，海軍衙門奏派大臣出海會閱北洋合操，奉旨現屆校閱海軍之期，著李鴻章張曜認眞會閱，於時南洋海軍，參以北洋軍制，分設左右翼長各一員，定於春夏前赴

北洋會操。 四月，李鴻章赴旅順，山東巡撫張曜由芝罘來會。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鎭遠濟遠致遠經遠來遠超勇揚威平遠康濟威遠各艦，廣東水師統領副將余雄飛率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南洋水師統領前壽春鎭總兵郭寶昌率領寰泰南琛南瑞開濟鏡淸保民六艦，到旅順操演船陣，演放槍砲魚雷，並查勘砲台船隖。李鴻章回津奏報情形，稱中國創辦海軍，實醇親王注意經營之舉，鴻章前此隨同巡閱北洋各口，醇親王將布置情節於覆命疏內詳陳，船艇尙須添置，學堂必應推廣，洵爲深謀遠慮。其時英德四快船訂購未到，大連灣威海衞亦未辦防，今則兩處台壘初成，移軍鎭紮，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旅順威海添設學堂，造詣多有成就，各局倣造西洋棉花藥，栗色藥後膛砲，連珠砲，大小子彈，計敷各艦操習之需，實爲前此所未有。綜核海軍戰備，尙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奏上，廷旨有海軍關係緊要，必須精益求精，仍著各員認眞經理，以期歷久不懈，日起有功之語。 是月，戶部奏酌擬籌餉辦法一摺，議以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暫停兩年，卽將所省價銀解部充餉。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屢向提督丁汝昌力陳，我國海軍戰鬬力遠遜日本，添船換砲，不容少緩，丁汝昌據以上陳。秋間李鴻章奏稱北洋畿輔，環帶大洋，近年創辦海軍，防務尤重，北洋現有新舊大小船艦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軍章程，聲明俟庫稍充，仍當續購多隻，方能成隊，而限於餉力，大願未償，本年五月，欽奉

上諭，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所以愼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等語。然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　是時日本請我軍艦往巡，藉敦隣好，丁汝昌統率定鎭致靖經來六艦開赴馬關，由內海至東京。　七月，威海大連灣添置水雷三營。　八月，長江一帶哥老會匪蠢動，宜昌重慶武穴蕪湖鎭江教案迭出，派經遠靖遠往滬駐防。　旅順船隖告成。李鴻章奏稱：旅順口爲北洋緊要門戶，水師各船，均就此港停泊歸宿，應造船隖，必不容緩。前經奏明飭派道員袁保齡督同洋員漢納根等挑挖澳身，疏濬海口船路，蓋造庫房各項，惟應築石船隖，備修鐵甲快船，尤關水師根本，因聘法員德威尼包辦；又於東西北三面加砌石壩築碼頭，製鐵梯，船椿電燈等件，是冬業已竣工，鐵甲船可以入隖修理。

十九年癸巳，船政製福靖魚雷快船成。　粵督譚鍾麟將前建水師講堂改爲水師學堂。

二十年甲午，船政製通濟練船成。　由英國購到福安砲艦。　二月，李鴻章奏稱：前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以鎭定經濟來威六船共應添換克鹿卜新式快砲大小二十一尊，請予購置前來，當經咨准海軍衙門，以目下添購此砲，巨款難籌，擬分年辦理，先換鎭定兩船快砲十二尊。　四月，朝鮮全羅道泰仁縣有東學黨數千，聚衆煽亂，派平遠分載韓兵，赴格浦海口以助防勦。又其政府來文，以壬午甲申兩次內亂，均賴中朝戡定，擬援案請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勦。李鴻章卽飭丁汝昌派濟遠揚威赴仁川漢城左翼總兵林泰曾以日本迭增兵隊軍艦，意在尋釁，我軍泊船仁港，戰守均不適宜，擬回威海或

駐牙山，以備戰守。李鴻章初謂其膽怯張皇，嗣知事機急迫，電詢林泰曾已否離仁，飭派快船或雷艇速往梭巡。　五月，日船三艘在牙山口外截擊濟遠廣乙，濟遠竭力抵拒，陣亡弁兵十三人，傷二十七人；廣乙中砲傾側而焚，駛擱海島；操江被擒。又有裝兵之英輪日高陞者，亦被擊沉。李鴻章即飭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艦迅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旋派德兵官漢納根充海軍總查。　是時由英輪救出廣乙船上官兵林國祥等十八人，李鴻章飭其回威，交丁汝昌分別安置。　八月十六日，海軍軍艦護送銘軍赴大東溝。十八日，定鎮等十艦與日十二艦開仗，我軍艦砲均少於敵，力漸不支，致遠經遠中雷沉沒，超勇揚威皆燬於火，濟遠廣甲以力不支離軍回旅，廣甲奔至三山島擱礁，其時丁汝昌面部被焚，扶病入艙，不能發令。我軍始以雙翼陣迎敵之雙魚貫陣勢，歷時不變，敵得乘機環繞縱擊，創我甚劇，靖遠幫帶劉冠雄見勢危急，請於管帶葉祖珪，從權升旗，縱隊繞擊，敵艦乃遁，我軍得從容收隊駛回旅順。是役據報，將士陣亡者九十餘人，隨艦沉沒者六百餘人（語詳甲午戰紀）。於時丁汝昌受傷，不能治軍，上諭海軍提督劉步蟾暫行代理。鎮定兩船將士苦戰，著酌保數員，以作士氣。於是漢納根得賞二等寶星，廣乙管駕林國祥調帶濟遠，濟遠管帶方伯謙被譏以逃軍軍前正法，軍中冤之。廣甲管帶吳敬榮革職，留營効力。　廷旨調南洋南瑞開濟寰泰三船北上助勦。　十月，鎮遠船入威海口，以島嘴有撐出礁石，擦傷船底，林泰曾憂憤，服毒自盡。漢納根要求以提督銜任海軍副提督，賞穿黃馬褂，未允；又以英水師提督譏其非水

師出身，遂不到船任職。李鴻章乃派拖船公司金龍船管駕馬格祿幫辦北洋海軍提督，然外人尤以爲不倫也。　十一月，丁汝昌奉旨逮問，東海關道劉含芳，威海砲台統將戴宗騫，張文宣，劉超佩，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暨各管帶等，先後公電北洋大臣，稱丁提督表率水師，聯絡旱營，佈置威海水陸一切，衆心推服，今奉逮治嚴旨，不獨水師失所秉承，卽陸營亦乏之人聯絡，且軍中各洋將亦均解體，當此軍務吃緊之際，大局攸關，會懇設法挽轉，收回成命，暫留本任，竭力自贖，以固海軍根本之地，而免洋將渙散之心。又英員馬格祿電，丁提督才能出衆，忠勇性成，所有參劾各節，均與無涉，如果拏問，誠恐海軍中外各員，均以賞罰未能出於至公，海軍局勢必至萬分艱難等語。李鴻章據以上聞，嗣奉旨著仍遵前旨，俟經手事件完竣，卽行起解。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船二十艘在龍鬚島渡兵登岸，榮城旋卽失守，丁汝昌以威海南岸各砲台兵力單薄，恐以資敵，擬將龍廟嘴鹿角嘴兩台卸去砲牡，戴宗騫不以爲然；與商選勇守台，備事急燬砲之用，復不允，遂派雷艇裝敢死隊在台前嚴備待敵。二十八日，日將伊東佑亨致書於丁汝昌，謂以友誼忠告，際此國運之窮，卽委一身，豈足報國，不如以全軍船艦權降，暫游日本，以待他日歸國宣績報恩等語，並引法國前總統末古末哂恆土耳其國哂司末恆拔香故事爲勸，丁汝昌不爲動，將其書緘上李鴻章。

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五日晨，日軍由南岸後路抄出，先得龍廟嘴砲台，其鹿角嘴趙北嘴兩台，經派

王登雲（原名平）帶敢死隊將藥庫轟發，全台盡燬，西台各庫儲藥，丁汝昌又派砲弁施輝藩往燬，留綫燃炸，震動山谷，是時有在口外觀戰之英國海軍官，目覩兩岸燬庫燬砲情形，稱此舉足爲驚心動魄也。日兵既據龍廟台，內外夾攻，彈如雨集，我軍各艦及劉公島各砲台受日軍龍廟台之攻擊，反多於其船，南岸既失，威海旋即不守，其祭祀台及藥庫水雷各處，先已派兵自燬，戴宗騫愧憤自盡。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島渡海，闖登砲台，擊斃日兵十餘人，並奪兩日旗而旋。我兵未傷一人也。連日日人以師船二十餘艘，加以南岸砲台轟擊我軍甚力，初十夜，以雷艇數艘沿南岸入襲，定遠中雷，已廢，尙能駛，擱淺沙，冀修葺以爲砲台之用，嗣以傷甚作罷，然我軍亦擊敵人雷艇，沉其一而獲其一，獲者中有四尸。十一夜，敵又以雷艇分路來襲，轟沉來遠威遠兩艦，及小輪寶筏，日島砲台，旋爲龍廟嘴砲台所擊燬，靖遠亦被擊沉，南北岸地極遼闊，均爲所據，敵於我軍舉動，一覽瞭然，全澳無可守之勢。十三日，日軍又以全力攻撲東口，我軍雷艇隊聞砲即由西口駛逝，敵軍分隊追擊，或沉或捉，利器資敵，其害與砲台被奪正同。於是軍心愈慌，有綏鞏軍教習德員瑞乃爾者，謁丁汝昌，言事勢至此，徒多殺士衆無益也，勗以船械讓敵，士民尙可保全。丁汝昌色然峻拒之，謂雖計窮援絕，必以死守至船沒人盡而後已。瑞乃爾退以告人，水陸軍中咸聞是說，於是人思自脫，號令稍稍不行矣。時或環跪泣求生路，譁譟日甚，時朝廷方命東撫李秉衡奉命赴日來援，丁汝昌告衆以援兵不日可到，水陸夾擊，當可解危。已而李援不至，丁汝昌乃望闕叩

頭，告力盡，仰藥以殉。軍民聞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陸營務處，迫總辦道員牛昶炳用德人瑞乃爾前策，牛亦以爲不可，然百端勸諭，衆仍不從，乃用丁汝昌名致書日將，謂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將現有船械等讓與貴國，約勿傷兵民，並許出港他適云云，此正月十八日事也。定遠管帶北洋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署鎭遠管帶護理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北洋海軍右翼中營游擊楊用霖，護軍統領副將張文宣，同時殉難，而楊用霖憤極，齩槍自殺，死尤烈云。事後外論謂是役之敗，我所自取，蓋自朝議停購船砲，復取海軍專款爲園苑建築之需，自隳綢繆牖戶之計，日本乘此時機，上下協力，造艦修械，奮發圖强，侵蝕朝鮮，迤及神州，致海軍計畫，左沈諸賢數十年積銖累寸之功，一朝而盡，參之肉不足食也。　五月，直督王文韶招集海軍已畢業各生附於天津水師學堂溫習舊課，劉公島學堂未畢業各生，亦附入續習。　九月，改通濟運船爲練船，派李和監修。　戰時於英德兩國訂購飛霆飛鷹兩驅逐艦，是年飛鷹成，派陳恩燾劉冠雄等帶同官佐士兵赴德接帶其飛霆一艘，則由英廠包送，先後到華。　南洋訂購之辰宿列張四雷艇，亦於是年到華。　冬，收回旅順，船隖無恙，機器損失過半，尙存湄雲兵船一艘，小輪船一隻。　南洋開濟鏡清寰泰南瑞福靖各兵艦，奉旨調防北洋。

二十二年丙申春，開濟鏡清寰泰南瑞復回南洋。　福州船政石隖成。按隖在羅星塔青洲，於十三年間船政總理裴蔭森奏派出洋學生鄭清濂吳德章勘辦，旋以款絀暫停，十六年重復開工，至是告成。

夏，總理衙門向德廠訂購海容海籌海琛三巡洋艦，派陳恩燾曾宗瀛林鳴塤前往監造。　四月，御史陳璧奏請派大員查明船政情形，摺交兼理船政浙督邊寶泉覆奏，邊寶泉疏陳四事：一造船宜講求實際；一物料宜內地採辦；一學生宜認眞造就；一經費宜通籌的款，奉旨總理衙門議奏，覆奏是其議，語詳福州船政紀略。　五月，兼管船政福州將軍裕祿察看船政情形，疏陳應行整頓次第，續派生徒出洋，以教練人材，整頓應用工匠，以講究新法，開辦礦務，以期物料有資，籌撥款項，以期經費有着；交總理衙門議奏。　總理衙門向英廠訂造海天海圻兩巡洋艦，派陳恩燾程璧光林國祥盧守孟譚學衡陳鎮培黎弼良等前往監造。　通濟修竣北上，所有溫習生及劉公島昆明湖各學堂生，均上船練習。　夏，船政選派學生施恩孚丁平瀾盧學孟鄭守欽黃德椿林福貞六人，由監督吳德章帶赴法國學習製造新法，嗣以盧學孟調赴比國，乃以魏子京補充，是爲船政派生出洋之第四屆。

二十三年丁酉，船政製福安運船成。　山東各州縣迭出教案，巡撫李秉衡昧於交涉，辦理失敗，德國軍艦三艘突入膠州灣，以登岸操演爲名，奪我砲台，據之。於是各國藉詞抵制，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俄租旅順大連灣，北洋門戶，凡可爲軍港者，盡以予人，海軍遂無根據之地。

二十四年戊戌，船政製吉雲拖船成。　六月，上諭軍機大臣等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爲自強之計，茲經召見裕祿，詢以福州船廠情形，據奏工匠機器一切足資興造，惟所需款項較

鉅，必須於原撥常年經費以外，另籌的款，按年撥解，庶足備製造船廠之用，著各該將軍督撫，遵照單開指撥數目妥議辦理。方今時勢艱難，朕宵旰焦勞，力求振作，思禦外侮，則整軍經武，難再視為緩圖。各該將軍督撫受恩深重，蒿目時艱，亦當仰體朕懷，協力同心，先其所急。當此度支匱乏，難於挹注，惟有於無可設法之中，力籌撥濟，如釐金之剔除中飽，局務之酌量歸併，皆當破除情面，實力籌維。倘指款實有不敷，除應解各項京餉暨應還洋款不准擅動外，其餘無論何款，准其移緩就急，如數撥解，不准託詞延宕。國計安危所繫，我君臣總宜相感以誠，同維大局，用副朕殷殷訓誥之至意。仍將遵辦緣由，於接奉此旨十日內，先行電奏，以慰廑系，原單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單開：直隸二十萬兩，奉天五萬兩，江蘇二十五萬兩，安徽五萬兩，江西八萬兩，福建十萬兩，浙江八萬兩，湖南十萬兩，湖北十五萬兩，陝西五萬兩，甘肅五萬兩，出使經費三十萬兩，淮鹽督銷局十二萬兩，後又續定吉林五萬兩，四川十萬兩。　七月，福靖兵船在旅順口外遭風沉沒，官弁僅存三人，餘均被難。九月，詔予福靖死難人員關慶祥等優卹。　九月，廷旨，前經諭令各省籌撥福州廠經費，此項銀兩，著戶部通咨各該省將軍督撫，按款解交部庫存儲，聽候撥用，不得稍有延欠。　十月，海容海籌海琛三艦到華，直隸總督裕祿親臨驗收。

二十五年己亥，開復前北洋海軍副將葉祖珪革職處分，授為北洋水師統領，參將薩鎮冰為幫統。海天海圻兩快艦到華。　前向德國購海龍海華海青海犀雷艇四艘，經派呂文經蔡灝元何嘉蘭呂

調鏞林國禧監造，至是亦到華。前年意大利援各國租借港灣之例，力索三門灣爲租界，朝議不允，是年遂派軍艦六艘來華恫喝，冀伸前議，並遞到哀的美敦書，政府憂之。海天軍艦管帶劉冠雄請於統領，謂義人遠涉重洋，主客異勢，勞逸殊形，況我有海天海容海籌海琛等艦，尙堪一戰，統領韙之，陳於政府，將哀的美敦書擲還，事寢。

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亂作，亂民以積忿狙擊德使克林德致死，各國以保護使館敎士爲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五月二十五日，聯軍力奪大沽砲台，守者不從，遂開砲轟擊，相持竟日，沽台不守。時海軍各艦均在登州一帶操巡，惟龍犀青華四船在大沽修配機件，適葉祖珪奉命赴津，承商機要，以將有戰事，令四船歸隊以避其鋒，未及行而已爲聯軍所奪，海軍管帶饒鳴衢殉焉。海容軍艦亦在被困中。山東巡撫袁世凱促海軍各艦南下以避聯軍，泊抵申江，人心惶惶，海天軍艦管帶劉冠雄與隊長林穎啓及各艦長議，走訪各國領事，聲明艦隊南來，奉命保護中外人士生命財產，以免誤會。又謁商約大臣盛宣懷，道員沈瑜慶，極陳惟有互保東南之策，方免犯衆怒而肇瓜分之禍，盛沈均韙其說，請於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與各國約，擔任保護各國艦隊亦勿擾長江流域，得其許可，由是中外遂以相安。

二十七年辛丑秋，和議成，海容軍艦回防。議和大臣建議，將天圻容籌琛五艦撤售，事垂成，經葉祖珪力爭始寢。

二十八年壬寅夏，船政製建威建安兩魚雷快船，建翼魚雷艇成。　開濟船在南京下關因火藥艙熱度過甚，致無烟藥爆炸，將船轟沉，全船官佐士兵均罹於難，管帶李田在岸獲免，定案議罪，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被難士兵予卹有差。　是年，船政會辦魏瀚遣去正監督法員杜業爾。先是杜業爾訂約到廠，權限與日意格略同，凡有工作，須稟命船政大臣而行，嗣以船政費絀，杜業爾擅與法商訂製寶璧商船一艘，訂價十萬元，製成核計工料須十六萬元。旋又與上海立興法公司訂製行駛長江商船二艘，訂價七十萬元。及魏瀚到閩，偵知其事，核計工料價達百萬元以外，所虧已鉅。且查其合同所載製成日期第一號限十三個月，第二號限十八個月，船行速率須十三海里，若成船逾期，按日科罰，速率遲緩，退歸船廠等語。魏瀚以杜業爾在廠所製建威建安兩艦，輪機尙由法購，成船之期已達七年，現與立興法公司攬製兩船，船身機器全由自製，十八個月內决難告成，祇就限期而論，已必受其科罰。又況速率稍緩，約明退還，則船政何堪重累？然非援據西律，聲其專擅立約，暗使船政受虧諸罪狀，佈告中外，遣去杜業爾，則立興之約不得廢也。於時船政大臣崇善，欲於船廠內增設銅元局，希沾餘利，屢爲杜業爾所梗，心殊怏怏，特假杜業爾攬權之事，奏調魏瀚回閩，令去杜業爾，以遂其私計。魏瀚到閩，告以現製銅元固有餘利，若就船廠設局鼓鑄，購機建屋，尙需時日，倘遇銅價飛騰，銅元充斥，獲利亦尠，且瀝陳借款開辦之非，不允聯銜聲奏，宗善銜之。故杜業爾之案，經法國駐滬總領事巨籟達持平審遣，立興法公司約亦廢去，

未幾亦即藉端奏參魏瀚。厥後以船政名義借款四十萬元，開鑄銅元，卒以銅貴弊多，爲御史陳璧所揭參，銅元廠亦旋廢，所虧洋債，歸於後任彌補。

二十九年癸卯，烟台設海軍學校，以謝葆璋爲校長。　署江督張之洞以南洋兵船購造多年，機老鋼薄，式陳行緩，奏請將陳舊各船悉予裁停，節存所停各船經費，歲可得二十萬兩，十年二百萬兩，即以另購外洋新式淺水快船六七艘，駐於長江一帶，以資巡防，是化無用爲有用也，得旨報可。　七月，江督陳光燾援張之洞前奏之案奏請以節存之款另購淺水快船，旋向日本川崎船廠訂購一艘，名曰江元，約以製造如式，再行續造三艘，並派饒懷文薩君謙前往監造。　六月，寰泰船運軍火赴粵，被英國印度皇后商船撞沉，管帶祁鳳儀死之，搆訟年餘，始判英商賠償。

三十年甲辰三月，海天軍艦奉命趕赴江陰，接運軍械，以濟遼西中立之需，行至江蘇之鼎星島，遇霧觸礁，船沉，管帶劉冠雄革職。　南京派吳振南、朱天森、沈樑、蔡朝棟、方佑生、王光熊等六人，赴英國軍艦留學。　南洋大臣周馥等以南洋近年以來，舊有兵船益形窳朽，徒糜餉項，無裨實際，亟應分別裁留，認眞整理。非定章程，不能革除舊習；非專派大員督辦，不能造就將才；因奏派現統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督辦南洋水師學堂，上海船隖，凡餉械支應一切事宜，有與海軍相關者，均歸考核。嗣復奏稱江南製造機器總局內舊有船隖，本爲製造官商輪船，並修理船械而設，日久弊生，多糜經費，而辦理

之員，類無造船專門之學，以致承修船隻，工鹽價昂。近年以來，商船裹足不前，兵船反入洋塢，非認眞整理，無由振興。經與北洋大臣會商定議，將船塢另派大員督理，仿照商塢辦法，掃除官場舊習，妥籌改良。查船塢與海軍事相表裏，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前經奏明奉旨總理南北洋海軍，往來津滬，上海船塢事宜，自應歸其督察，以一事權。遂將船塢與製造局劃分，名曰江南船塢，從此製造局歸陸軍部管轄，船塢歸海軍部管轄，由葉祖珪督辦，委吳應科爲總辦。　湖廣總督張之洞由日本川崎廠訂購雷艇四艘，日湖鵬湖鶚湖鷹湖隼。又訂購淺水砲艦六艘，派饒懷文監造，取名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　粵督岑春煊開辦魚雷局於黃埔。

三十一年乙巳夏，海軍事務處派學生林國賡，許建廷，毛仲方，李國棠等四人赴英留學。　總理南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卒於上海軍次，以薩鎮冰繼其任，沈壽堃副之。　南京派管輪畢業生朱天奎赴奧國學習製造，旋改赴英國留學。　江督向日本川崎船廠續造淺水快船三艘，取名江亨江利江貞，仍派饒懷文監造，並派管輪畢業學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恩誥薩君謙五人隨往學習新式機爐製造。

三十二年丙午，政府電各省選派學生劉華式，鄭禮慶，謝剛哲，金溥芬，蕭寶珩，陳復，李景淵，王統等八人，又派呂德元，奚定模，魏春泉，陳士珩，孟慕超，吳志馨，沈奎，王開元，徐世溥，盧同濟，何兆湘，劉長敏等

十二人，又派凌霄，哈漢儀，吳兆蓮，卓金梧，宋式善，沈鴻烈，龍榮軒，童錫鵬，李右文，姚葵常，陳華森，伊祚乾，蕭舉規，周光祖，黃顯仁，楊徵祥，方念祖，劉田甫，姜鴻瀾，姜鴻滋，楊啓祥，張楚材，黃健元，戴修鑑，齊熙，王袞，范騰霄，宋振等二十八人，赴日本留學海軍。

三十三年丁未，廷旨設立海軍處，附於陸軍部內，設正副兩使，機要，船政，運籌，儲備，醫務，法務六司，正使未簡，副使以譚學衡充之。以鄭汝成充機要司司長，程璧光充船政司司長，林葆綸充運籌司司長，餘三司未派員，由陸軍部司長兼代。 北洋大臣奏派何品璋爲隊長，率海籌海容兩艦赴西貢星加坡等處巡視，抵粵值粵城革命事起，留資鎮攝，事平乃赴西貢。西貢長官歡悅，舉三事以表優待：一、不問華僑刑事十日；一、兵艦員兵得以隨處遊玩；一、兵船員兵登岸，不諳禁俗者，爲之指引。中外商民來船參觀者，日以千計，僑商額手相慶，三江閩粵之商，分日開宴歡迎，謂中國軍艦自光緒元年建威練船抵埠後，久無繼至者，相隔四十餘年，於茲復覩，甚盛事也。嗣以國內需船，北洋大臣袁世凱電調兩艦赴贛。 秋，農商部奏南洋華僑商會成立，請派員考察獎勵，廷旨派楊士琦乘海圻海容兩艦，由上海航行，歷美屬之飛獵濱，法屬之西貢，暹羅之曼谷都城，和屬爪哇之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日惹，棱羅及附近蘇門答蠟之汶島，英屬之新加坡，檳榔嶼，及附近之大小霹靂等埠。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及江元湖鵬湖隼各艦艇，先後到華。 前赴英留學生吳振南等，於上年畢業回國，是年冬，復就前項畢業生內挑選

吳振南毛仲方林國賡朱天森許建廷五人，並添派駕駛畢業生王傳炯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　日本留學生呂德元等因事調回，復就駕駛學生內挑選呂德元孟慕超奚定謨沈奎四人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　十二月，有人密報洋商私運軍火，將由澳門脫卸，粵督派寶壁管帶吳敬榮帶同廣亨廣貞安香安東四船，往九洲洋一帶巡緝。

三十四年戊申，江南船隖製甘泉安豐兩船成。　薩鎮冰請每年派船遊歷南洋，安撫華僑，朝議允行。　四月，派學生羅致通，夏昌炎，曾廣倫，黃緒虞，楊宣誠，李楨，胡晃，歐陽琳，嚴昌泰，宋復九，王楫，吳鴻襄，李大偉，李毓麟，朱偉，葉啟棨，陳華覺，李北海，范熙申，曾廣欽，張維新，吳嵎，劉勵，任重，王時澤，馮鴻圖，朱華經等，又張萬然，王道墉，高鳳華，吳建，吳湘，李文彬，譚剛，李紹晟，何超南，李震華，易定侯，余際唐，何道雲，黃承羲，張漢傑，潘尚衡，沈一奇，張仲寅，何豪，鄭仲濂，陳雲，吳景英，黃錫典等，赴日本肄習航海輪機各技術。　日本有二辰丸商船到九洲洋拋錨卸載，寶壁管帶吳敬榮見其形迹可疑，登船查獲快槍二千枝，子彈二萬粒，以告粵督，將其船押泊虎門石頭灣，取其槍彈解省。　秋，以美國艦隊遊歷環球，將於十月間行抵廈門，廷旨派貝勒毓朗，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前往勞問，閩督松壽前往妥爲照料，提督薩鎮冰率艦隊先期赴廈門迎候。　江亨湖鷹湖隼各艦艇先後到華。

宣統元年己酉二月，部派海圻，海容兩艦巡視南洋，商部派員外郎王大貞隨同撫慰華僑，圻容田

吳淞起輪，過香港，歷赴星加坡，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巴里，坤甸，日惹，望加錫，西貢等埠，至四月先後回華。　閏五月，廷旨派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爲籌辦海軍大臣，設立籌辦海軍事務處，由度支部籌開辦費七百萬兩，各省每年分認海軍經費五百萬兩。六月，籌辦海軍事務處成立，以譚學衡爲參贊，設八司，曰軍制，軍學，軍樞，軍儲，軍防，軍政，軍醫，軍法，將南北洋收歸統一，分爲巡洋長江兩艦隊，以程璧光統領巡洋艦隊，沈壽堃統領長江艦隊。七月，載洵薩鎮冰帶同隨員親赴沿江沿海各省調查，以象山爲軍港，會同閩浙督松壽浙撫增蘊到象山，行開幕禮，禮畢返京。八月，載洵薩鎮冰復帶隨員赴歐洲各國，由英而法而義而奧而德而俄，遍閱各國海軍學校及船砲廠軍港各處。十二月，取道錫北利亞鐵路回京。海軍大臣出洋時，挑選學生廖景方，曾以鼎，葉在馥，曾詒經，王助，陳藻藩，王孝豐，郭錫汾，葉寶琦，伍景英，伍大名，杜衍庸，巴玉藻，黃承晛，沈笈棟，向國華，司徒傳權，袁晉，陳石瑛，馬德驥，葉方哲，王超，徐祖善等，隨往英國，即留在英學習製造船砲。　在日本招選學生陳澤寬張振曦二人附入譚剛等班，肄習輪機。

二年庚戌正月，以駐京美使函稱其國艦隊前次在廈，備承我軍優待，現復來華遊歷，特送銀杯，以作紀念，准西歷四月由何到廈，遂令程璧光率圻籌兩艦及期到廈款待如儀。　三月，載洵奏請開復已故前海軍提督丁汝昌原官銜，從海軍諸將士請也。　湘省莠民滋事，攻毀衙署教堂，勢甚危急，特派六楚四湖各艦艇，並令統領沈壽堃督率赴湘調度。又派海籌海琛鏡清飛鷹各艦及辰宿等雷艇防護長

江一帶，聽候江督調遣。　六月，澳門葡國人濬海越界，我國屢與交涉，派籌容兩艦駐泊澳門邊界。　江南船隖製聯鯨兵船成。　七月，載洵薩鎭冰復往日美兩國考察海軍，十月返京。計兩度遊歷歐美，各友邦以我國特派親貴專使調查，大有振興海軍之意，無不優加待遇，而我各省督撫亦分認海軍經費，遂先後奏准添置軍艦，於英訂造應瑞肇和，於德訂造建康豫章同安江鯤江犀，於日訂造永豐永翔，於江南船隖造永建永績，於揚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於膠州船隖造舞鳳各艦；此外尚有在美訂購飛鴻一艘，旋即出售；其在義訂造之鯨波，在奧訂造之龍湍，皆因款項轇轕未交，然是時海軍頗有蒸蒸日上之望。　冬，廷旨改籌辦海軍事務處爲海軍部，以載洵爲海軍大臣，譚學衡副之，薩鎭冰爲海軍統制，定官制凡九級，曰正副協都統，曰正副協參領，曰正副協軍校，其非海軍出身之員，則以同字冠之。

三年辛亥正月，派海琛軍艦巡視南洋，兼赴西貢並荷屬各埠，而商部亦奏派郎中趙從蕃同往，撫慰華僑。　二月，派劉冠雄王開治赴閩調查船政，派曹嘉祥幫辦軍港事。　四月，派鄭汝成赴英考察海軍學堂。　六月，派蔡廷幹榮志會同軍諮府陸軍部所派之員，調查沿江沿海砲台。　英商小輪船在廣東西江被劫，部派劉冠雄赴粵整理捕務，從粵督請也。　西曆五月，英皇加冕，駐華英使請我國派船在與會，遂派協都統程璧光乘海圻往賀，以吳應科署理巡洋艦隊統領。二月，海圻首途，五月抵英，赴口會操時，適墨西哥亂黨煽動愚民排外，肆殺辱旗，駐墨代辦公使沈艾孫電請派艦往護華僑，然恐派艦特

往，致華僑生驕，而墨民益憤，遂令海圻於赴英事畢順道過紐約古巴墨國東方等處，是月海圻員兵均給雙餉，從程璧光請也。　六月，英皇加冕禮成，皇與后大閱海軍，在軍船次召見程璧光，深喜我艦到英，溫諭慰勞，賜以加冕銀牌。　閏六月，吳應科曹嘉祥會同縣令紳耆議長鄉董，在象山購地四千畝，屋六百間，以備作軍港時建築廠塢之用。　七月，海圻由英赴美紐約，美總統召見，嘉慰備至，紳民優待，僑商歡迎。八月，開往古巴，主客感情極洽，古之僑民歡愛祖國之情，甲於他埠，旋海圻復駛到英。　由膠州船塢所購舞鳳砲艦到軍。　江南船塢製澄海砲艦成。　是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武昌，舉黎元洪爲大都督，湖北總督瑞澂逃於楚豫軍艦，乘赴九江，改附商船赴滬，漢陽漢口不戰而下。時建威江元楚泰楚豫湖鶚五艦及辰宿兩艦均駐武漢，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師南下，海軍統制薩鎮冰，協都統沈壽堃奉命援鄂，乘楚有兼程而進，各艦駐於劉家廟，與民軍少有衝突。九月上旬，九江獨立，海琛建安江貞江利湖鷹各艦艇相繼到鄂，薩鎮冰率海琛建安江貞楚有江利楚豫各艦會官軍夾攻，收復漢口。中旬，海容海籌兩艦亦繼至，各艦駐泊劉家廟，時與民軍交綏。是時清軍與民軍相持，海軍勢能左右之，適官軍焚漢口，延燒五晝夜，民商損失無算，軍心憤其肆虐，從此海軍趨向民軍矣。駐滬各艦會同商團收回製造局，民軍略地亦及上海縣，設滬軍軍政府，舉毛仲方爲滬江艦隊司令。一時各艦望風景從，集鎮江者舉吳振南爲海軍處處長，鏡清艦長宋文翽爲隊長，會同陸軍，規復南京。在漢口者，舉海籌艦長黃鍾瑛兼

任一隊司令，授皖；湯薌銘爲二隊司令，授鄂；解滿人艦職，海容幫帶吉升投江死之，維時艦隊尚無統一機關，餉糈無著，毛仲方，黃裳治，饒懷文，赴武昌謁都督黎元洪，籌商維持之策；遣朱孝先，鄭禮慶邀集各艦代表於上海，選舉程璧光爲總司令，黃鍾瑛爲副司令，黃裳治爲參謀長，毛仲方爲參謀副長。又以程璧光率海圻在英未回，以黃鍾瑛代之，未就職以前，由黃裳治毛仲方代行職權，就高昌廟艦隊事務處設立臨時海軍司令部，分科辦事，餉項經費，商由滬軍軍政府籌撥，海軍統一，胥基於此。十一月，組織北伐隊，抽撥海容海琛南琛三艦北行，以湯薌銘爲司令。

民國元年，改正朔，以太陽歷紀年，一月一日即清宣統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以黃鍾瑛爲海軍總長，湯薌銘次之，取五族共和主義，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爲中華民國國旗，以紅旗右角鑲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爲海軍旗。清帝遜位，孫文辭職，參議院公舉袁世凱爲大總統，復建共和政府於北京。二月十二日，南北統一。四月，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湯薌銘仍爲次長，以黃鍾瑛爲海軍總司令，藍建樞爲左司令，吳應科爲右司令。以海軍旗由國會通過，宣告各國。　接收江南船隖，改名江南造船所，派陳兆鏘爲所長，鄺國華副之。　派吳振南接收舊部公事。　五月，釐定辦事細則，內部設立編查處。　海軍右司令吳應科辭職，以徐振鵬繼其任。　七月，以芝罘東西山砲台收歸部轄。　委鄧家驊爲芝罘海軍練營營長，兼管東西山砲台。　八月，政府定官制，

部內分設廳司處。　派許世芳唐文源赴美國充軍醫大會代表。　通令海軍人員不得入黨預政論。　部內設編譯處，以嚴復爲總纂，令部員繙譯外國海軍圖籍。　改南京海軍學校爲海軍軍官學校，以李和爲校長。　以通濟軍艦爲練習艦。　以魏瀚爲福州船政局局長，林穎啓副之。　派李鼎新往各省校閱軍艦。　十二月，改海軍左司令爲第一艦隊司令，即以藍建樞改充；海軍右司令爲第二艦隊司令，即以徐振鵬改充。　海軍總司令黃鍾瑛卒，以李鼎新繼其任。　是年夏，海圻軍艦由英回國。　由德國訂造之江犀江鯤兩淺水砲艦到華。　是年部定地方調用軍艦條例，海軍旗幟圖說，海軍部官制，海軍司令處條例，艦隊司令條例，海軍士兵懲罰令，海軍官佐士兵等級表，海軍旗章條例，海軍禮砲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海軍軍官學校及練習艦簡章頒行之。

民國二年，江南造船所製瑞遼安海兩緝捕船成，歸東三省用，引擎麥士門兩破冰船成，歸海參崴用。　前向英國訂購之肇和巡洋艦，派林葆懌監造。應瑞巡洋艦，派李和黎弼良監造。向日本訂購之永豐永翔兩砲艦，派李國圻鄭貞濂監造。向德國訂購之建康豫章同安三驅逐艦，均先後到華。　派吳毓麟據收大沽船塢，改名爲大沽造船所，即以吳毓麟爲所長。　以肇和軍艦爲軍官練習艦，令本部科長科員及各艦軍官輪流登艦操練遊歷，以資精進學技。　以鄭清濂爲福州船政局局長。　三月，派林獻炘常朝幹率帶軍士赴英國練習新式水魚雷學。　以許世芳爲吳淞海軍醫院院長。　海軍總長劉冠

雄表大總統命，代表校閱艦隊，酌帶司員，乘聯鯨艦出海。時第一艦隊司令藍建樞率領海圻、應瑞、海容、永翔、南琛、海籌、肇和、海琛、飛鷹、通濟各軍艦十艘，在口外迎候，聯鯨過隊時，官佐士民咸致敬禮，三呼海軍萬歲，旋回泊隊沿途演陣，開往廟島。連日歷艦驗閱，宣諭勸勉，並至練習艦策勵練習各員，會各士兵多患脚氣疾，艦醫官譚其濂乘通濟帶病勇數十人往芝罘調治。醫者言，在艦服役，宜多食麥，以消水患。司令藍建樞請於總長，加給各兵士按月麥糧，全軍感奮，校閱旬有五日，舉事回京。　六月，湖北都督副總統黎元洪請於海陸參三部各派員赴鄂襄辦軍務，派劉傳綬率司員數人往，十餘日事畢旋京。　七月，以宋教仁被戕，黨人藉為政府所指使，起事湖口，號討袁軍，閩皖諸省同時響應，大總統命海軍次長湯薌銘赴九江督率各艦，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在滬籌畫一切，第一艦隊司令藍建樞在滬候令出發，第二艦隊司令徐振鵬鎮鄂作為後援。適滬寧告警，黨人謀搶江南製造局，大總統以滬局重要，令海軍中將鄭汝成到滬，聯絡海陸軍為一氣，協力固守，海軍總司令督率在滬各艦，會同陸軍，與黨人激戰五晝夜，擊退其衆。　以林葆懌為練習艦隊司令，其第一艦隊司令藍建樞內調為軍事參議，以沈壽堃為第一艦隊司令，沈壽堃以病辭，乃改任林葆懌署第一艦隊司令，饒懷文署練習艦隊司令。　海軍次長湯薌銘率建安、飛霆、楚同、江利、湖鶚五艦抵湖口。十八日，會同陸軍攻擊東西砲台，與黨人鏖戰，旋於二十六日克復湖口。　是時黨人居正佔據吳淞砲台，彈擊飛鷹，擒禁聯鯨，拘困虎威、策電，又有何海鳴者，踞

金陵，占砲台，奪雷艇。海軍總長劉冠雄躬率艦隊，及李厚基所帶之陸軍第七旅南下，抵淞，連日攻台，並掩護陸營，自九洞登岸，以援滬局，而虎威策電得以自拔來歸。八月十日，令海圻海容海琛通濟永翔五艦拔隊進攻，今海籌肇和應瑞三艦開赴張華浜。又令飛鷹楚有及各雷艇掩護陸戰隊以進，內外大舉夾攻，黨人勢蹙，首要潛逃。十三日，收復淞台，取回聯鯨軍艦，淞滬一律枚平。於時劉冠雄兼任南洋巡閱使，淞滬事畢，復率艦會同陸軍規復金陵。二十日到江陰，江陰總台長投誠，所部有未服者，乃派鄭綸前往開導，不從，繼以勇隊登岸，逾日各台均卸砲杜。二十三日抵鎮江，鎮江砲台望風而下，遂由烏龍江營隊而進。海圻海容海琛肇和應瑞五艦協攻獅子山砲台，貫夜飭練習艦隊司令饒懷文親率海琛應瑞楚有各艦乘黑潛渡上游，直抵大勝關。越夕，復派永豐進與海琛會合，掩護馮軍渡江，急攻清涼山、儀鳳門，暨城內西南部，旋報獲同湖鵬張字兩雷艇下游之艦，兼攻東西岸及城之東西部，會同陸軍大舉進擊。九月一日，克復金陵。是月劉冠雄回京。　以粵都督請派軍艦巡防，令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帶艦赴粵。　以施作霖爲駐英海軍留學生監督，有隨員程錫庚周恭良二人到英，即派爲留學生。又招自費學生陳可潛改爲官學生。　十月，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命出京巡閱。時閩省有黠革命餘焰擁兵專橫者，大總統並命劉冠雄赴閩督裁兵，調林葆懌帶艦赴閩會齊。　以福州海軍製造兩學校遷歸部轄，委王桐爲海軍學校校長，陳林璋爲製造學校校長。海軍學校即前之後學堂，製造學校即前之前學堂，前歸船

政管轄，至是乃直接歸部。　改船政藝圃爲藝術學校，以黄聚華爲校長。　劉冠雄在福建裁兵，預防蠢動，下臨時警備戒嚴令，以行營參議蔣拯爲馬江臨時警備戒嚴司令官。　改船政總監工劉懋勛爲福州船政局副局長。　以李和代理海軍次長。　以溫朝詒爲長江海軍總稽查官。　十二月，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命兼領福建都督。　新編海軍軍樂國歌，令樂工譜之。　是年，部定海軍服制圖說，軍艦職員勤務令，海軍敬禮條例，海軍喪禮條例，海軍練習艦隊司令暫行條例，海軍軍港司令處條例，海軍港務局條例，海軍軍港監獄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海軍休假規則，留英海軍學生監督辦事處章程頒行之。

民國三年，江南造船所製永績永健兩砲艦成。　劉冠雄請裁福建都督缺，奉准，旋即交卸兼領都督。以林穎啓爲海軍軍港司令，於時軍港尚未興辦，林穎啓旋病故。　三月，以粵省黨人潛圖起事，劉冠雄奉命赴粵巡閱，旋至廈門象山吳淞煙台各處察勘學校，練營，砲台，醫院，後回京。　以內閣改組，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　部內設海軍會計審查處　六月，設午砲於京城，派員監視施放。　以粵省西江盜刦，擾及洋商，港督欲艦緝捕，我國與之交涉，命次長李和酌帶司員往辦。　七月，通濟練習艦火藥爆炸，傷斃見習生陳衍燊等三十二人，書記錄事二人，又投水淹斃見習生二人，艦長陳訓泳等降調有差，被難各生從優給卹。　政府修正官制，部中添設軍法司。　咨送學生陳秀琯等赴陸軍軍需學

校肄業。收粵省之寶璧廣海廣庚廣金廣玉軍艦五艘隸海軍。七月，留日學生吳建等違犯學規，經學監督訴，歸部審判懲罰有差。八月，以歐戰發生，部設中立委員會，派員赴上海會同總司令辦理中立事務。編製統計年表。十月，於沿江沿海有艦隊學校練營之處，分設海軍養病所。請以艦隊各艦長及大艦之副艦長缺，改為薦任。令艦隊會操於江陰。十二月，部設海軍編史處，聘嚴復為總纂，分派部員編輯海軍實紀。裁撤衞隊，改編海軍陸戰隊。是年部定海軍懲罰令，海軍艦艇職員令，海軍軍官進級條例，海軍官佐服役條例，海軍校閱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海軍旅費規則，海軍訪候規則，海軍陸戰隊營制，海軍陸戰隊服制圖說，海軍火藥火器保管規則，軍艦輪機試驗規則，海軍輪機報告規則，海軍養病所暫行簡章，海軍派駐長江各艦艇分隊操防暫行規則，頒行之。

民國四年春，請將各處屬於海軍之學校校長，船政局副局長，造船所副所長，及海軍練營魚雷營各營長，海軍醫院院長等缺，均改為薦任。移送芝罘海軍學校學生三十七名往南京學校肄業。接收吳淞商船學校，歸併為海軍學校，以南京海軍學校移入其中，並以南京校址改為雷電學校。派部中軍官赴艦隊見習會操，長江海軍艦隊第二次會操蕆事，令嗣後以時行之。釐定海軍艦艇暨練營魚雷營各職守名稱。編製民國二年海軍禦亂統計表。派魏瀚率員生赴美國學習飛艇潛艇各技，派魏子浩，陳紹寬，韓玉衡，俞俊傑，陳宏泰，李世甲，丁國忠，鄭耀恭，梁訓款，程耀樞，盧文湘，韋增復，姚介

富等隨同前往。設海軍槍砲練習所於芝罘，歸海軍學校校長兼理。五月，李和奉調入公府供職，以曹嘉祥爲海軍次長。以編譯處與編史處歸併辦理，名曰海軍編譯委員會。調饒懷文爲第二艦隊司令，徐振鵬爲練習艦隊司令。十月，駐英海軍留學生監督施作霖卒於差次，命魏瀚兼代其職。以北洋醫學校收歸部轄，改名海軍軍醫學校，仍以原校長經亨咸董其校事。十二月，上海黨人乘艦長離船之際，以見習生爲介，闖登肇和練習艦，意圖開砲奪舟，經應瑞海琛等艦兜擊，旋即奪回。事聞，肇和艦長黃鳴球褫職奪官監禁，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練習艦隊司令徐振鵬各得處分有差。以王崇文爲駐英留學生監督。以曾兆麟爲練習艦隊司令。是年部定海軍槍砲練習所簡章，本部編譯委員會規則，海軍官佐考績規則，海軍留學飛潛艇暫行規則，海軍煤棧暫行簡章，海軍軍佐進級條例，海軍軍士長副軍士長及同等官任用進級條例，海軍士兵進級條例，海軍艦艇修理條例，海軍獎牌給予條例，頒行之。

民國五年，由揚子江造船公司購用建中永安拱辰三砲艦。江南造船所製利川拖船成。裁撤海軍總司令處，另設海軍總輪機處，暨轉運機關，以王齊辰爲海軍總輪機處處長。設海軍被服廠於天津。改參事司長缺爲簡任。四月，以內閣改組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命督師赴閩，請赦黃鳴球發往軍前効力。海容軍艦與新裕運兵船在大霧中相觸，新裕立沉，部員黃鳴球鳳

瑞龐德輔死焉，同時被難者陸兵七百餘人，予卹有差。　六月六日，大總統袁世凱薨，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爲大總統。　以前總統謀改帝制，西南各省有別立軍務院者，號護國軍，要求取銷帝制，恢復舊約法，調集已解散國會，前總司令李鼎新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海圻等數艦，加入其軍。　海軍總長劉冠雄辭職，大總統特任程璧光爲海軍總長。　裁撤駐英海軍留學生監督缺，另委他員兼理。　七月，政府已如西南省所請，軍務院宣告撤廢，李鼎新，林葆懌率艦回軍。　派次長曹嘉祥參事吳振南赴滬，審查新裕商船碰沉案，海容艦長甘聯璈褫職奪官。　裁撤船政局副局長缺。　派醫校畢業生沈鴻翔赴法國海軍醫學校肄業。　派學生蔣奎等赴航空學校肄習。　九月，咨京兆尹及各省省長，並送招生章程，請其保送學生應考。　十月，設考選委員會於上海，派參事吳振南爲考選委員會會長。　留英美學習造艦駕駛及飛機潛艇各技員生陳紹寬司徒傳權，陳藻藩，黃承覝，向國華，韓玉衡，李世甲，俞俊傑，陳宏泰，郭錫汾，丁國忠等，先後回國，分派福州船政局及大沽江南各造船所差遣。　十二月，派鄭禮慶，陳紹寬赴歐西各國參觀戰事，並令陳紹寬兼調查飛潛艇學術。　考選委員會開考學生，選取王啓剛等一百名，附入芝罘海軍初級學校肄業。　是年，部訂海軍刑事條例，海軍審判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英美海軍留學生規則，英美海軍留學生管理員暫行規則，海軍無綫電報納費規則，海軍無綫電報通信規則，海軍無綫電機保管規則，海軍總輪機處暫行編制，海軍艦隊司令處編制，海軍艦隊警備章程，

海軍官佐進級條例施行細則，海軍軍醫學校規則，海軍學生考選章程，海軍學生品學獎勵規則，頒行之。

民國六年春以德國施用潛艇政策，妨害中立，我國與之抗議，飭所屬艦隊愼重監視在華德艦。以南京芝罘海軍養病所改爲養病院，各派院長主之，於上海高昌廟添設海軍養病所。　爲艦隊官佐士兵增加薪餉，以與德交涉緊要，大總統特派閩粵巡閱使薩鎭冰兼海軍臨時總司令。　裁撤海軍總輪機處，歸臨時總司令管轄。　接收廣東黃埔海軍學校，派鄧聰保爲校長。　五月，派鄧綸赴龍門港籌辦海軍練習所事務。　六月，以內閣改組，李經羲爲總理，薩鎭冰爲海軍總長，程璧光調爲海軍總司令。以國會蜩螗，無益於政，各督軍要求解散之，全國政商界函電絡繹，亦以爲請，於時國會議員紛紛辭職，大總統因俯順輿情，下令解散國會。徐州督軍長江巡閱使張勛，乘機復辟，黎大總統避入法醫院，密命段祺瑞復爲總理，設法恢復共和，並令如約以副總統馮國璋繼任爲大總統。段祺瑞聯合曹錕李長泰等攻張平之，馮副總統入爲代理大總統，重組內閣，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薩鎭冰爲海疆巡閱使。以劉傳綬爲海軍次長。　以國會解散，內閣未成，孫文等發布宣言書，反抗政府，海軍總司令程璧光，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海圻海琛飛鷹永豐永翔豫章同安舞鳳楚豫福安等艦赴粵，歸入其黨。以饒懷文署海軍總司令，林頌莊署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杜錫珪署海軍第二艦隊司令。　改設總司令

處於南京下關。派林國賡，徐祖善赴英參觀戰術器械。八月，裁撤中立委員會，另設國防討論會。派蔣拯爲駐滬特派員。令歐戰期內以江南造船所爲駐滬傳遞軍情機關。八月十四日，政府發表對於德奧兩國已立戰爭地位，部飭所屬嚴備，並收管德奧在華之軍艦商船。令與德奧戰爭期內，海軍所有賀砲，概行停放。以蔣拯爲練習艦隊司令。派葉可樑兼理英美海軍留學生事務。派李景曦赴美國考查海軍教育及軍械。十月，以吳振南，沈壽堃，陳壽彭，兼充高等捕獲審檢廳評事，劉華式張斌元吳光宗兼充地方捕獲審檢廳評事。以芝罘槍砲練習所歸併南京雷電學校，改名爲雷電槍砲學校，即以鄭綸爲校長。以宣戰期間加給各艦公費。十二月，以內閣改組，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改海軍總司令處爲海軍總司令公署，設於南京下關。留英美學習造艦駕駛及飛潛艇藝術各員生袁晉，馬德驥，徐祖善，王超，王孝豐，巴玉藻，葉在馥，曾詒經，伍大名，王助等先後回國，發往船政局及各處造船所差遣。又令飛潛各生於大沽，上海，福州等處選擇地址，以備建設飛潛學校。嗣據僉稱福州馬尾地段最寬，足敷展布，而廠所機器尤足爲興辦基礎，遂持議交國務院通過，派員赴閩籌辦。

是年江南造船所製海鳧海鷗兩淺水砲艦成。大沽造船所製海鶴海燕兩淺水砲艦成。福州船政局製海鴻淺水砲艦成。部定海軍官署保管拿捕物件規則，海軍軍醫學校內規，釐定海軍總司令公署職員表，頒行之。

甲申戰事記

池仲祐

我國自有汽輪軍艦以來，從未有與外邦交仗者，有之，自清光緒甲申與法人戰於馬江始。先是法覬越南，越南地分南北圻，與中國滇粵接壤，南圻六省，久為法據。同治十二年，法人突攻北圻河內等省，越招廣西人劉永福率衆敗之，議和罷兵。而法人終眈眈於北圻者，意在竊伺滇與蜀楚之礦路也。光緒七年間，屢脅越南撤劉永福入富春，而劉永福據保勝，號黑旗軍，越南恃以禦法，屢戰皆捷，越人庸弱，意懸求和，而法之刦制過甚，勢難曲從，欲乞我國援救，又恐洩漏戎機，愈遭荼毒。八年，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於朝，赴越襄理軍事。九年春到越，破其乞和於法人之計，助其求援於中國之謀。又於越與黑旗芥蒂之處，為之居間調停。二月，法破南定，又與戰於新河，越兵敗績。四月，劉永福與法戰於紙橋，大破之。七月，法以大小兵輪九艘攻懷德府，劉永福與戰，又大破之。八月，法佔順化河岸砲台，聲言將以大隊至粵尋衅，粵督張樹聲奏請決戰。十一月，法人破越之興安，檎斃其巡撫，以兵輪竊北寧，進逼山西。十年二月，法據扶良，破北寧，攻諒江府，華軍敗績，桂撫徐延旭革職留任，提督黃桂蘭服毒自盡。四月，滇撫唐炯革職逮問。是月，法使在天津與直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議和，四月，成約五條，已畫押。閏五月，法復在諒山觀音橋挑釁，彼此開槍，法人大敗。六月，法索兵

費，廷旨不允，遂攻臺灣基隆，督辦防務劉銘傳擊却之。十五日，詔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務，通政司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務，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蓋以法人不得逞志於越南，意在移師肆擾閩粵臺灣等處。六月，法軍艦先抵馬江，法提督孤拔船旋亦進口，後又續到軍艦五艘，水雷船二艘。或請照萬國公法兵船入口不得逾兩艘，停泊不得逾兩星期，違者即行開仗，將軍穆圖善以爲然，總督何璟恐與法忤，致肇釁，不敢從。於是穆圖善出守長門，張佩綸出駐馬尾，以張成爲閩安副將，仍兼帶揚武軍艦，統率各兵船。全軍兵船計十一艘，常川在港者曰揚武，營務處旗艦也；曰福勝建勝，砲船也；外調及差旋者曰振威伏波福星飛雲濟安藝新；在槽候修者曰琛航永保。又調到閩安平海師船八號，暨砲船十號，總兵鄭炳南統之；添漳泉協陸勇千名，副將楊廷輝統之；下江泅水勇百餘名，副將傅德柯督之。潮普勇一營駐馬尾，道員方勳率之。時各兵船拋椗在江，法艦監之，不許移動，聲言動則開砲，兩軍相拒匝月，而北京尙在議和，未敢決戰。又以閩澳爲通商口岸，弗能堵塞來港，英美日俄各國兵船咸有駛入觀戰者，決裂之機已在眉睫，而當事者以遙制於朝，戒先啓釁，必待敵砲來攻，方許還擊。七月初一初二，連日大雨，湖水驟漲，法巡洋艦一艘乘潮駛入，泊於羅星塔之下，竟夜修戰備。於時法艦泊於羅星塔下游者三艘，我船以振威，飛雲，濟安三艘與之相拒，泊於羅星塔上游者二艘，孤拔之船在焉，我船以揚武，福星與之相拒，法之水雷快艇

二隻，均泊孤拔船旁；我之伏波藝新二船，在揚武上之迤西南；福勝，建勝二船，泊揚武之旁；琛航，永保，停於船廠水坪前。各船拋錨地址，俱張成所定，有言於張成者，謂華船與法船併泊太近，敵先開砲，我軍立燼，須與師船疏密相間，首尾數里，以資救應，若前船有失，後船尚可接戰，張成不之許；張佩綸亦以各員爲怯，置不理。蓋將戰必先起椗，以便轉動，而張成冥然罔覺，拋錨如故。朔日，法以將戰告英美兵艦，英領事飛函督署，而署中無聞也。法又遞戰書於張成，達之何如璋，何如璋祕而不發。初三日晨，法復照會未刻開戰，張始氣沮，遣魏瀚赴法乞緩，行及中途而砲聲陡發，適當午後二時，潮水漸退，法督船於首桅上升方式白旗，中五黑點，落後又升方式紅旗，而敵艦衆砲齊鳴，向華船叢擊矣。我船急斫錨鍊鼓輪迎敵，法艦禦砲則有鐵甲，衝鋒則有雷艇，桅盤悉置機關砲，兩船通語時有旗號，我船均無之，砲多舊式，前膛又無護身鐵板，船皆木質，彈過立穿，輪艙多設立機，機在水線上易遭擊燬。時則在羅星塔下游之三艦先受攻，振威管帶許壽山立望台指揮，開砲最奮勇，法艦覗線集之力擊其輪，輪葉壞而許壽山及大副梁祖勳爲機關砲所中，碎尸飛墮。飛雲濟安椗尚未斷，中砲發火，飛雲督帶高騰雲及大副謝潤德管輪潘錫基馬應波均死之，差弁勇丁四十餘人同殉；濟安中砲死數人，船漂沉於青州港。羅星塔上游之船，法最注意揚武，以其爲督船也，正在酣戰間，法縱水雷快艇，以雷中揚武船底，船隨傾陷，張成載小舢舨逃去。福星斫椗赴救揚武，敵彈

雨集，管帶陳英屹立傳呼開砲，其僕請英急駛上游避砲，英瞋目叱之曰：『欲我遁耶？』合於衆曰：『男兒食祿，宜以死報，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合船弁勇，聲諾雷動，轉舵貫敵而前，發左右砲以攻法艦。無如砲小力不相敵，受創已甚。福勝建勝兩砲船隨之而進，兩船短小，首安大砲，行笨重，不靈速，欲救福星而力不逮。伏波藝新已受傷，自分力弱，避向上游急駛，法艦追之，藝新轉舵發砲，法船遽退，圍攻福星。陳英中彈殞於望台，三副黃漣繼之開砲，亦被彈，顚焉，船上死傷枕藉，猶力戰也。我而藥艙中彈火發，各員勇紛紛赴水以死，計陣歿者七十餘人。建勝燃一砲，孤拔之船首微傷，敵砲萃而還擊，管帶林森林中彈殞，船亦被轟沉沒，督帶福勝建勝兩船游擊呂翰，駐於建勝，亦殉難焉。福勝船尾受彈發火，尙燃砲奮戰，管砲員翁守正發數鎗，殪敵二人，敵彈貫其胸而踣。管帶葉琛指揮禦敵，彈穿其頰，蹶而復起，督勇裝砲，飛彈又集其脇而亡，船亦旋沒。法見在戰各華船已殲，遂向船槽前擊永保琛航，壞之，水師營各師船砲船以東風勁不能前，敵砲次第沉之，不轉瞬而盡。法艦又舉砲仰攻船廠，毀及拉鐵廠煙筒，然亦旋止，不敢登岸。於時張佩綸登山觀戰，見軍已敗績，跳而走，匿於彭田，越兩辰始返。何如璋聞警奔赴會城，路經磕坑，爲鄉人所梗，弗得進，後憩於村祠，及暝乃潛去。初五日，法船二艘進口，穆圖善擊傷其一。初七八兩日，法攻長門求出，長門砲台皆老式，砲口悉斜向外，不能左右轉，穆圖善力督將弁伺法艦過突攻之，又毀其一。或曰孤拔中彈死焉，或曰

孤拔之死在對陣時爲福星砲彈所中，法人祕之，終莫能得其詳。初九日，法艦六艘，復衝長門，攻毀金牌，且戰且走，魚貫而出。是時朝旨宣戰略謂越南爲我大淸封貢之國，中外咸知，法人狡然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等處，越南君臣闇懦苟安，法固無理，越亦與有罪焉。我朝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已飭會商，法又撤使翻議。本年二月，撲犯越土山西北寧我軍駐紮之處，正擬派兵鎮撫，而該國因埃及之事，勢處迫蹙，據其總兵福祿諾先來議和，中國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乃該國不遵定約，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直撲防營，先行開砲，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傷，復經議和。而法人橫索兵費，恣意要求，輒於六月佔據臺北基隆山砲台，經劉銘傳迎剿獲勝，立卽擊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在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毀船廠，雖經官軍擊傷法船二艘及雷船一艘，並斃官兵多名，尙未大加懲創。沿海各口如有法國兵輪駛入，著卽督率防軍，合力攻擊。又諭陣亡受傷各將弁，均著查明分別奏請獎卹。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布置，臨事又未能速籌援救，著卽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交部嚴加議處。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著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於議和時屢請先

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數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營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置議。十八日上諭，大學士左宗棠著授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漕運總督楊昌濬，均著幫辦軍務。三品卿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著以會辦大臣兼署船政大臣。旋又奉上諭，前據都察院代遞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等奏張佩綸等僨事情形，給事中萬培因奏張佩綸諱敗捏奏濫保循私一摺，迭諭左宗棠楊昌濬查辦，茲據左宗棠查明具奏，張佩綸尙無棄師潛逃情事，惟調度乖方，以致師船被毀。且該革員於七月初一日接奉電寄諭旨，令其備戰，初二日何璟告以所聞，謂明日法人將乘大潮力攻馬尾，該革員並未嚴行戒備。迨初三日敗退，往來彭田馬尾之間，十五日始回船廠，其奏報失事情形摺內，輒謂預飭各船管駕，有初三日法必妄動之語，掩飾取巧，厥咎尤重。張佩綸前因濫保徐延旭降旨革職，左宗棠等所請交部議處，殊覺情重罰輕，着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如璋被參乘危盜帑，查無其事，惟以押運銀兩爲詞，竟行逃避赴省，所請革職免議之處，不足蔽辜，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璟張兆棟辦理防務，未能切實布置，業經革職，免其再行置議。已革遊擊張成，身充輪

船營務，並不竭力抵禦，竟敢棄船潛逃，雖此次馬江失利，不能咎該革員一人，惟該革員有統率各船之責，玩敵怯戰，亟應從嚴懲辦，張成著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解交刑部監禁。九月間，李鴻章奉電旨飭撥北洋兵輪赴閩援護臺灣，遂募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派其率帶超勇揚威兩快船赴滬，會同南洋所派開濟，南琛，南瑞，澄慶，馭遠五艦，在滬修整，以備南下。十一月，以朝鮮有事，將超勇揚威調赴朝鮮，其南洋五艦，奉旨仍相機東渡，妥愼開行。開濟管帶吳安康爲統領，營務交丁華容副之，駐於澄慶自吳淞望南開駛，沿途梭巡，月杪，至石浦口拋錨，二十九夜，有漁人來報，口外來有法艦多艘，請爲之備，時已昏夜，大霧迷漫，未能開駛。甫及昧爽，起椗南行，望見黑煙叢起，知法艦到矣，吳安康旗令各艦備戰，仍鼓輪遄行而開。南琛，南瑞每小時行十六海里，澄慶勉行可十三海里，馭遠勉行可十海里，速率不齊，而法艦漸次迫近，距離在四五千碼之間。吳安康發令快輪急行，開濟，南琛，南瑞三艦行速，澄慶馭遠從之不及，距離法艦僅二千碼，吳安康又旗令澄慶保護馭遠，自率三艦飛駛而南，入鎭海口，澄慶行次本在馭遠前，聞令勢須延待，與馭遠偕，馭遠見法艦追急，遂轉輪向石浦駛入，澄慶從焉，乘潮進口。法艦七艘追至，泊於南口者三，泊於北口者四，以阻華船出路。丁華容遣急足電達江督求援，不得覆，法人時以雷艇探試，冀華官獻船，又以大砲移置近島，作臨高下擊之勢。石浦居民大懼，地方兵官亦恐法砲轟發，殃及村莊，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

以救援不至，法艦圍攻，村民聚而驚駭譁詬，遂將兩船鑿沉，以防資敵，然當時懼干嚴譴，竟以被敵雷砲轟沉具報云。廷旨以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既難入閩，著相機妥慎駛回，以保長江門戶。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均革職發往軍台効力。是年之冬，迄於十一年春初，法在越南與劉永福及唐景崧所統之軍屢戰，時有挫失。滇將丁槐，督衛字軍用地營扼守，力攻宣光城，與法人鏖戰三十六晝夜，城毀，法人欲遁，急電北京求和，不索兵費，朝旨允之。是時滇京未設電線，及滇督驛奏報捷，而和議已定，滇中遵旨撤兵，將士灰心，論者惜之。遂於是年二月立約，俟劉永福退出保勝，還徙入關，而法兵亦去澎湖，盡弛台灣海口封禁。十二年春，各派大臣於中國與越南北圻交界之處，會同勘定界限，繪圖簽押，秋間蕆事，而中法之戰爭於此為收束焉。是年馬江死難諸員勇，奉朝旨建昭忠祠於馬限山之麓，冬月落成，中祀栗主十有二，東西配饗各二十有四人，皆船上弁目，而練童醫生差弁附焉。兩廡祀陣亡兵士七百三十有六人，雖煇庖賤役，亦得附其名以傳。船政大臣裴蔭森為之製文立碑，以慰忠魂而垂不朽云。

甲午戰事記

池仲祐

中日搆釁，由來久矣，溯厥肇禍，實自朝鮮。朝鮮中國之藩屬也，而日本島國，孤懸東海，於朝鮮

爲近，思蠶食之，明萬歷二十年，日本將軍秀吉陷朝鮮，明師戰敗於平壤，厥後朝鮮迄無寧歲，中國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未之能定也。迨萬歷二十六年秀吉死而日兵遁，朝鮮始平。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日本與朝鮮相齟齬，日本遣使問中國，中國外交官答以朝鮮國政，我國素不與聞。十三年，日本商民航海到臺灣，遭生番戕害，日本不問中國，即以兵臨臺境，中國船政大臣沈葆楨渡臺巡視，籌武備，據理以爭，日人理屈，如約退兵，然猶要索卹款，佔據琉球。光緒二年丙子正月，日本與朝鮮立約云，日本以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之爲自主國者等，約中竟不涉及中國。八年七月，又立約於齊物浦，有日本於公使館置護兵若干備警事之語，雖當日外交官一言之失有以啓之，然亦中國素於屬邦不能保護之，規畫之徒事羈縻，致强鄰之窺伺也。於是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擬預防東患，添練海軍，都御史張佩綸亦抗疏言之，朝廷不省，當軸昧於大局，且請以興造海軍之款移修頤和園，因循坐誤在戰事前者七載有奇，日本乃崛起圖强，乘機挑釁，練兵備艦，不遺餘力以窺中國。光緒十年甲申，朝鮮亂黨串同日本起事，我軍平之，互有死傷，日使竹添進一郎焚使署，率亂黨遁，事後朝鮮與日本行成，訂約五條，一、朝鮮修國書於日本，表明謝意。二、卹給日本遭難商民遺族及受傷者，並賠償貨物之被掠奪者銀十一萬元。三、殺害磯林太尉之凶手，從重嚴辦。四、日使館擇新基建築，由朝鮮撥銀二萬元充費。五、護衛日使館兵弁營舍修蓋之費，朝鮮任之。旋與中國訂約三條，一、議定兩國撤兵日期。二、由日均勿派員在朝鮮教練。三、朝鮮若有兵變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是役也，日使實預亂謀，而要挾行成，復

肆所欲，藉端貪索，令人髮指，其氣焰强横，蔑視中國，侵陵朝鮮，大勢已成，駸駸乎不可復制矣。

嗣後朝鮮守舊黨日益滋蔓，復稱爲東學黨。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間，其黨魁崔時亨自號偉丈夫，倡亂於全羅道之古阜，聚衆五六萬，戕殺地方官，搶掠糧米軍械，以招討使名稱，欲誅諸外戚執政大臣。政府遣使洪啓勛統兵八百名，借我靖遠兵艦，率朝鮮之蒼龍、漢陽二艦，載往忠清道以勦之。前大總統袁世凱時爲駐韓商務總辦，遣武官徐邦傑往視，朝鮮政府兵屢挫，尙慶道尙陷於賊。先於馳報北洋。是時直隸總督李鴻章正在大閱海軍回津，即奉廷旨先遣精兵四千，分載海安海定圖南拱北四商輪，巡往朝鮮。又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往統陸軍，海軍提督丁汝昌統鐵艦繼之。日本駐韓公使大鳥圭介正値告假回國，聞警即乘戰艦到韓，巡入漢城，其政府借郵船會社輪船十艘以供轉運。時則東學黨已距漢城不遠，韓王驚駭，暫避於商務署，由政府撥兵護衛，并分守各城門，稽察行人。五月五日，韓軍剿東學黨敗之，進攻金州，東學黨踞城以抗，中國官軍大至，始退至海濱，死守金隄，以爲負固。日本以甲申亂後，曾與中國約，均不駐兵於朝鮮，若不得已而遣兵，須先彼此知會，遂執以爲藉口。水師提督伊東祐亨率軍艦至，越日又調到水師三隊，公使大鳥則挈巡捕并派兵五十，攜砲入城，又派兵屯於仁川漢城間之高山，輪流瞭望。初九日，日商輪船載兵一千五百人，馬二十匹，至仁川，旋赴漢城。十三日又到兵艦二艘，兵三千餘人。海口兵艦則有松島吉

野大和武藏高雄千代田筑紫計七艘，及赤城鳥海二砲艦，及遞信船八重山，又有商輪船五艘駐泊，布置均按西法，整備開戰。大鳥居漢陽，强請韓王向中國謝絕藩稱，爲自主之國，並迫令辭去中國通商交涉員暨進勦亂黨之軍，韓王不許。英俄德法意五國分電駐中日之各公使，敦勸勿傷睦誼，中國允之，日本不從。六月，李鴻章奉廷寄籌戰備，乃派總兵衞汝貴統盛軍六營進平壤，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十營進義州，分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時鎭遠鐵艦適到仁川，李鴻章令召各艦同回威海，合大隊以爲備。二十日，濟遠奉令率威遠廣乙二船，護送愛仁飛鯨等船裝兵赴牙山，並在大同江一帶巡弋。二十一二等日，均到牙山。濟遠管帶方伯謙派艦督各小輪船，裝運拖帶駁船，將兵勇軍裝馬匹大米等件，連夜起卸上岸。二十三日黎明，濟遠率廣乙魚貫出口，約同禦敵，將出漢江，望見日船三艘，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旋轉攻勢而來，遂令廣乙備戰。日艦駛近約一萬碼，其督船陡發號砲一聲，三艦亦齊發砲向濟遠轟擊，濟遠亦將前後大砲及左右哈乞開司砲遥擣日之旗艦，忽有日彈中濟遠望台，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死，方伯謙與並立，腦漿濺及其衣，續彈繼至，二副柯建章洞胸，學生黃承勛斷臂，軍功王錫山管旗頭目劉鵾均中彈陣亡，弁兵死者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前砲台積屍已滿，方伯謙屹立望台，連發四十餘砲，輒擊中日艦浪速，浪速已傾側，行甚緩。●倏見西南煙起，知爲中國所僱高陞商輪船載兵而來，操江兵船護之同行。日本即分船趕

往，截擊高陞沉之，操江船小，並爲所擄。是時操江升旗求援，而濟遠業已受傷，無力應援，乃乘間遷移積屍，修繕前後砲台，再謀攻敵，其前台已傷，後台尚能轉動，旋見日本二艦復到，俄而旗艦吉野亦來，相距約三千餘碼，方伯謙令船前轉，猝發後砲，中之，殲其提督及員弁二十七人，水勇死者枕籍，再發中其船首，火起水進，船身漸側，急轉舵而遁，濟遠亦以舵機受損，轉動不靈，追之不及。廣乙船小，自料不敵，先避去，擱淺，焚燬於十八島。高陞者，英國怡和公司之商船也，載華軍九百五十人，德員漢納根率之赴朝，被擊後，漢納根入海遇救，翌日，法國利安門兵船過之，從其桅頂及漂流舢舨中救出兵勇四十二人，舵工升火三人，尚有鳧水登海島者，漢納根函告停泊仁川之德國伊力達斯兵船，駛赴載回兵勇一百十二人，水手升火八人。又商諸英國播布斯兵船再往，載回弁勇八十七人，均送至煙台，分起回營，計法德英三國兵船先後救回二百五十二人。李鴻章以各西員急難仗義，電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駐京各國公使致謝，又奏獎各船官弁，給予寶星榮典有差。先濟遠之未行也，本議三艦啓輪後，卽遣大隊戰艦接應，乃丁汝昌電告行期，並稱遇倭必戰，李鴻章以廷議戀和，不欲先開衅，覆電緩行，是日如有大隊策應，日艦必受大創矣。然濟遠能戰，日人猶圖繪於報紙，以爲警備云。

七月之初，丁汝昌率全軍艦隊赴海洋島一帶遊弋，留超勇艦等在劉公島防守。日人於初十

日率隊向威海攻擊，知有備而退。丁汝昌旋率隊向威海籌防，又以威海南邦砲台最居形勝，儻爲敵所據，則海軍必殲，商諸統領總兵劉超佩，議拔收砲籥，以杜後患，劉超佩不肯，力爭之，則爲蜚語中傷丁汝昌。是月廷旨有丁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難勝統領之任，嚴諭李鴻章另選統帶覆奏之語；李鴻章覆陳：『查北洋海軍可用者，祇鎭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綫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所，號稱一點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之遲速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爲主，必以極快船隻爲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册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造在先，當時西人船機學尚未精造至此，每點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爲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購添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豫籌戰備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拚擊，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

足，以之自守尚有餘，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舍短取長，此臣所爲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爲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轉相苛責。丁汝昌從前剿辦粵捻，曾經大敵，屢著戰功，留直後即令統帶水師，屢至西洋，藉資歷練，及創辦海軍，簡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軍將才，尚無出其右者。若另調人員，於海軍機輪理法全未嫻習，情形又生，更慮僨事貽誤，臣所不敢出也。』

八月十三日，李鴻章派招商局新裕圖南鎮東利運海定五輪船載運總兵劉盛休銘軍八營，自大沽出口，以巡海船六艘、雷艇四艘護之，赴大東溝。十七日至大連灣，又以鐵甲戰艦等偕行。午後同到大東溝，鎮中鎮南兩船，雷艇四艘，護兵入口。平遠、廣丙兩船，在口外下錨，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十艘，距口外十二海里下碇，是晚進口之兵，連夜登岸。十八日午初，遙見西南黑煙叢起，知是日船，即令各艦起錨迎敵，列兩翼陣勢而前，定鎮兩艦在前爲領隊之首，各艦以次分列左右，日本艦吉野、松島、橋立、嚴島、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叡、淸田及別有商船改製者曰西京丸，計十二艘，以雙魚貫陣迎頭而來，相距漸近，互相開砲轟擊，日隊船快砲利，子彈紛集，我軍左一雷艇亦到。未正，平遠、廣丙二船、福龍雷艇繼至，定遠猛發右砲，攻日大隊，各艦幷發左砲，攻日尾隊之三艦，彈中扶桑，其三艦即時離開，旋復回隊。兩軍彈火紛飛，我軍船之速

率，砲之射遠，均遜於日軍，彈出稍緩，漸覺失勢，忽日軍全隊駛向東北，占上風而立陣，將陣化爲太極形，華軍陣勢被衝，致經濟三艦劃出圈外，兩面受擊，致遠驟受重傷，管帶鄧世昌正欲衝鋒陷敵，乃猝爲敵雷所中，轉舵入隊，隨卽沉沒，鄧世昌及大副陳金揆以次全艦員勇暨西員余錫爾等二百五十人，均陣亡。俄而超勇揚威兩艦中彈發火，全艦焚燬，超勇管帶黃建勛，揚威管帶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拋長繩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員兵均隨船焚溺。經遠先隨致遠駛出，管帶林永升奮勇督戰，遙見一日艦已受傷少側，鼓輪進之，欲擊使沉，乃猝爲敵艦所環攻，船身碎裂，林永升中彈腦裂，全船員勇大副陳策，李連芬，二副韓錦，陳京瑩，槍砲教習陳恩照等二百七十人俱殉焉。日人甚畏定鎭兩艦，恆避其鋒，而發砲尤注意於兩艦，定遠爲旗艦，統領丁汝昌駐焉，立望台指揮，首發巨砲攻敵，而砲在望台之下，掀望台，丁汝昌翻身墜，眩暈垂絕，面部受傷，足亦爲鐵器所損，不能行，水勇扶之下艙，而敵彈忽至，扶者遽碎爲齏。又一彈中桅，桅折，桅盤瞭望攻敵者史壽箴等七人，隨樓下墮。英員戴樂爾督開砲，以洪聲震耳鼓而聾。德員哈卜們，英員尼格路士，阿璧成，均在船助戰甚力。哈卜們受傷下艦，尼格路士忽至船首竭力救火，飛彈適來，遂及於難。丁汝昌既受傷，管駕劉步蟾，副管駕李鼎新代司督戰，指揮進退，變換旋轉，使敵砲不能取準，槍砲官沈壽堃，徐振鵬督戰甚勇敢，發砲擊傷松島督船及松島左側一船，白烟冒起，定遠艦死者官弁水勇等計十七人，鎭遠中砲

甚夥，管帶林泰曾，副管帶楊用霖，槍砲官曹嘉祥，及助戰之美員馬吉芬等，開砲極靈捷，楊用霖曹嘉祥尤能鼓勇董弁兵等以恪從號令，故日彈到船，火勢奔竄，而施救得力，隨處滅熄。放出六寸口徑之開花彈百有四十八顆，小砲之彈業已垂盡，艙面械具被彈衝掃一空，三副池兆瓚立於桅頂測量敵隊，彈穿其胸而顛，血肉飛墜。大副何品璋立於其次桅盤，流血被其全身，仍力督戰不爲動，船上員兵死者計十五人。來遠受砲累百，船尾發火，烈焰飛騰，延及小彈子艙，槍彈四射，機艙爲濃烟所蒙，各管輪受薰頭目俱眩。三管輪張斌元覆身艙底避烟，以調度辦事，聞令鐘響，强起手捫左右針，扳機進退。幫帶大副張哲瀠，槍砲官謝葆璋，策勵兵士救火，漸熄，復將歸隊，員兵等死者計十餘人。靖遠隨軍酣戰，中彈數十處，前後三次火起，幸力救撲滅，死者弁二人，兵三人，旋見督船桅折後，無旗宣令變陣，爲敵所乘，全軍罔知所措，幫帶大副劉冠雄曰：「此而不從權發令，全軍覆矣，」急請管帶葉祖珪懸旗，董率餘艦變陣繞擊日艦，並號召港內諸船艇出口助戰。時日船已受傷不少，及見我隊散而復整，且懼有雷艇暗襲，即向東南飛駛而去。華艦跟追十數里，時已向暮，日艦駛甚速，轉瞬不見，於是收隊駛回旅順。濟遠以中彈甚多，砲身不能旋轉，艦首大砲，以發子彈過多，砲盤鎔壞，通語管均被擊破。二副楊建洛，學生王宗墀死之，水勇等死者七人，傷者十餘人，不堪再戰，先回旅順。廣甲被日軍圍出陣外，勢已孤單，駛至大連灣三山島，觸於叢石。是役華軍將士在艦陣

歿者九十餘人，與船俱沉者共六百餘人，據探日人自言，砲彈擊中定遠者，幾二千顆，皆不能穿其鐵甲。日艦一中華彈，輒受損，扶桑清田二艦均中開花彈，幸未炸時，先穿船脅而出。松島受一開花彈，適墜於彈堆，各彈隨之炸飛，四出激射，立時傷斃者十有一人，其船若廢，提督伊東急以八重山彌其缺，而改乘橋立爲旗艦。比叡赤城兩艘亦中彈甚酷。是日日官員兵勇死者一百五十四人，傷者軍官二十六人，末弁及兵三百八十一人，不知下落之弁兵四十人。是戰勝負之分，決於艦砲之靈鈍，未戰之先，定鎮兩艦曾請購配克鹿卜十生快砲十二尊，以備制敵，部議以孝欽太后六十祝嘏用款多，力不逮而未果，論者惜之。而戰時子彈鉅細多與砲徑不符，則爲天津軍械所之所誤也。天津軍械所有老書手者，爲日軍間諜，以情輸日，高陞被擊，實彼通信於日，故日軍得其準時。艦隊赴領子彈，所發口徑不符者，運至艦，覺之已晚，臨陣不應手，所以敗也。戰之明日，李鴻章先將接仗情形電奏，奉廷旨，各將士苦戰出力，著李鴻章酌保數員，以作士氣。李鴻章又奏稱大東溝一戰，我以十艦當倭十二艦，倭人船砲俱快，我軍奮力迎擊，互有損傷，既而我船或沉或焚，或因傷修理，或駛追敵船，僅餘定鎮兩鐵艦，與倭相持至三時之久，倭砲四面環攻，我軍誓死抵禦，卒能以寡抵衆，轉敗爲功，運送銘軍八營，得以乘間登陸，不致被截，保全實多。遵旨酌保劉步蟾，林泰曾，楊用霖，李鼎新，吳應科，曹嘉祥，徐振鵬，沈壽堃，沈叔齡，高承錫等十員，丁汝昌交部從優議敍，又奏稱海軍交

戰，與陸軍不同，一船之間，彈雨紛集，船上緊要處所，尤爲敵砲所聚攻，各將士以血肉之軀，舍命爭持，死事情形，最爲慘酷。大東溝一役，自午至酉，血戰數時之久，固爲環球各國所罕聞，即牙山之戰，倭人首先開砲，我軍濟遠大副沈壽昌堅守砲位，竭力還攻，及中砲陣亡，則柯建章繼之，又陣亡，則黃勛又繼之以殉，爭趨死地，奮不顧身，卒能擊退敵船，保全戰艦，功殊奇偉，志尤可嘉。致遠管帶鄧世昌，經遠管帶林永升，照提督例，陳金揆照總兵例從優議卹。鄧世昌首先攻陣，擊毀敵船，遇救出水，自以闔船俱沒，義不獨生，奮擲自沈，忠勇性成，一時稱嘆！且以官階較崇，擬請予謚。超勇管帶黃建勛，揚威管帶林履中，力戰捐軀，同堪憫惻，請以參將例，並兩戰陣亡員弁沈壽昌柯建章黃承勛請照遊擊例，楊建洛徐希顏池兆瑸蔡馨書請照都司例，孫景仁史壽箴王宗墀張炳福何汝賓郭耀忠請照守備例，湯文經王蘭芬請照千總例，張金盛王錫山請照把總例，均從優議卹。惟以方伯謙先回旅順，奏請明正典刑，又奏獎助戰之德員漢納根，哈卜們，英員阿壁成，美員馬吉芬，晉其官階，錫以寶星，而請卹陣亡之弁庀格路士余錫爾，給予三年薪俸。海軍餘船駛回旅順後，所有中彈損壞者，趕即修理，以備再戰。

旅順砲台向歸船塢總辦候補道龔照嶼管理，丁汝昌與龔照嶼等諸營員議，謂旅順險要，實爲海軍巢穴，必得生力軍堅守後路，以抵日軍，而後砲台可保，砲台可保，而後艦隊進戰退守之機

乃有所據，應請陸營駐紮後路，預備拒敵。龔照嶼等相顧駭愕，莫敢發言。丁汝昌再議自守後路，請龔照嶼等督守砲台，亦游移未決。於是丁汝昌告龔照嶼，吾與若死守旅順，不分畛域亦可。嗣聞龔照嶼與陸軍統領程允和會飲席次，不知所之。丁汝昌以情電告李鴻章，知旅順不可恃也。十月間，聞日軍行將到旅，政府詔令各艦，駛回威海進口，時水涸，雷標漂出範圍，鎭遠艦因避標，致觸暗礁，底板裂縫二丈有餘，水進甚急，設法堵塞，漏止乃得浮動駛進港，管帶林泰曾憂憤塡膺，服毒自盡。李鴻章奏稱左翼總兵管帶鎭遠鐵艦林泰曾，頻年巡歷重洋，駕駛操練均極勤奮，日前大鹿島一役，苦戰多時，堅忍不拔，方冀從此歷練，可成海軍將材，乃因所管鐵艦被傷，引義輕生，知恥之勇，良可憫惜。鎭遠管帶卽以副管帶楊用霖代理之。是月日軍佔踞旅順，遂全力以窺威海。威海北岸之砲台曰北山嘴，曰祭祀台，曰黃泥巖；南岸之砲台曰龍廟嘴，曰鹿角嘴，曰趙北嘴，屬統領綏鞏軍候補道戴宗騫所部，而龍廟鹿角趙北三台歸總兵劉超佩分管。劉公島東有砲台一座，島之西北有地阱砲台一座，島西之黃島上有砲台一座，島南日島上有地阱砲台一座，屬統領護軍副將張文宣所部。島之東西兩口均布水雷，而東口更以橫木爲攔，浮布水雷之後，至於後路，則東西岸均可通內地，一時守備本難周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以三兵艦進犯登州，華軍全力注意於西北，日本卽以重兵直趨榮城灣。二十五日，逕由落鳳港登岸，榮城旋報失守。榮城既失，日兵可拊威海砲

台之背矣。二十八日，日艦運兵至寧海圖登岸，提督吳金彪率兵禦之而退，旋運兵於距威百里之成山登陸。時丁汝昌商諸戴宗騫，預埋棉藥於南岸各砲台之下，以備敵得砲台時，自先燃燬，免留資敵，而戴宗騫不允。又擬將龍廟嘴鹿角嘴兩台卸去砲簧，戴宗騫亦不以爲然，且逕密電北洋大臣，謂丁通敵，因被嚴譴，遂派雷艇裝敢死隊在台前嚴備以待。旋有日將伊東佑亨致書於丁汝昌，謂以友誼忠告，際此國運之窮，卽委一身，豈足報國，不如以全軍船艦權降，暫避日本，以待他日歸國宣績報恩等語。並引法國前總統末古哂恆土耳其國哂司末恆拔香故事爲勸，丁汝昌不爲動，將其書緘上李鴻章。二十一年乙未元旦，日軍由南岸東水陸並進，直迫威海之西，我陸軍先期已退，惟靖遠並兩砲艦及雷艇駛近南邦迎擊，又調海軍砲兵六百人隨後策應，日兵始退。初五日晨，日軍由南岸後路抄出，先得龍廟嘴砲台，其鹿角嘴趙北嘴兩台，經水師派王登雲（原名平）帶敢死隊將砲台轟發，全台盡燬。丁汝昌又慮西台資敵以擊，我軍必盡，親往巡閱，及登岸，而台上將士已空，探報日兵且大至，急令有敢往燃燬各藥庫者受上賞，砲弁施輝藩挺身前往，留燃火綫而去。及藥炸，聲震山谷，施輝藩幾及於難。是時在外觀戰之英國水師官，目覩兩岸燬庫燬砲情形，稱此舉足爲驚心動魄也。復率勇偕往西岸燬砲，並將屯藥庫燃爆，火延數晝夜始熄。日兵旣據龍廟台，內外夾攻，彈如雨集，我軍各艦及劉公島各砲台受日軍龍廟台之攻擊，反多於其船。南岸旣失，

威海旋即不守，其祭祀台及藥庫水雷營各處，先已派兵自燬。戴宗騫知台資敵，罪在不赦，悔愧自盡。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島渡海，闖登砲台，擊斃日兵十餘人，並奪兩日旗而旋，我兵未傷一人也。連日日人以師船二十餘艘，加以南岸砲台，轟擊我軍甚力。初十夜，以雷艇數隻，沿南岸入襲，定遠中雷，駛擱淺沙，冀修補以作水砲台，嗣以傷甚不可用，我軍亦擊日雷艇，沉其一而獲其一，獲者中有四人。定遠沉後，丁汝昌移駐於靖遠為旗艦，每戰必乘靖遠為前敵，蓋欲力求陣亡。至是往攻砲台，命停輪台前，而靖遠旋即中砲沉沒，丁汝昌經人搶救上岸，曰：「天使我不獲陣歿也！」繼而來遠威遠兩艦及寶筏小輪船亦為日雷所擊，日島砲台旋為龍廟嘴砲台所燬，南北岸地極遼闊，均為所據，沿岸設砲，敵艦得掩護以潛入，我軍舉動均被窺見，我軍之力既孤，且於日軍有防不勝防之勢矣。十三日，日軍以全力攻撲東口，我軍雷艇鬪砲，即由西口駛遁，日軍分隊追擊，或沉或捉，利器資敵，其害與砲台同，軍心遂愈慌。適有綏鞏軍教習德員瑞乃爾謁丁汝昌，言事勢至此，徒多殺士眾無益也，曷不以船台軍械讓敵，士民尚可保全？丁汝昌拒之，謂雖計窮援絕，必以死守至船沒人盡而後已。瑞乃爾退而告人，於是水陸軍中咸聞是說，且糧盡彈竭，人思自脫，號令稍稍不行矣。時有島民環跪，泣求生路，繼則台兵譁譟日甚，軍心動搖。先是山東巡撫李秉衡方在榮城守禦，聞威海急，欲截留南省勤王兵改防威海，電咨總署奏陳，值新年休沐期內，七日始得旨允如所請，然而

稽延多日，各營已由烟台趨北矣。又以逃艇捏報登萊青道劉含芳，云威海已陷，劉含芳據以轉告李秉衡，於是山東趨防威海之兵，遂以逕退萊州。威海艦猶日盼救兵，冀得搶復龍廟趙北砲台，收拾餘燼，與日軍再決死戰，以烟威道梗不可通，丁汝昌繕函裹蠟，僱人懷之，鳧水登岸，假行乞以達，猶告衆以援兵不日可到，當水陸夾擊以解危，至是得覆書，知希望已絕，遂仰藥以殉。軍民聞丁已死，聚集於水陸營務處，迫總辦牛昶昞用德人瑞乃爾前策，牛亦以為不可，百端勸諭，衆仍不從，乃用丁汝昌名義致書日將伊東佑亨，略謂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將現有船台軍械讓與貴國，但求勿傷兵民生命，並許出港他適云云，此正月十八日事也。定遠管帶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服藥自盡，署鎮遠管帶護理北洋海軍左翼總兵楊用霖口銜手槍自擊，腦漿潰濺，鼻竅垂血如箸，猶端坐不仆，觀者驚以為神。此際之北洋海軍盡矣，守台之護軍統領副將張文宣亦同時殉難焉。其後李鴻章赴日議和事，非是編所紀，不具詳，和約既成，而朝鮮終歸於日本。

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

桃谿漁隱
惺星會主 同輯

編者按：中日戰後而有李鴻章之歷聘歐美，同時有中俄密約之締結，此實當時國際間一極可注目之事件。方李出國時，黃遵憲謁之於上海，李語黃曰『連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及中俄密約成，歸又語黃曰：『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由今觀之，以中俄接近而使俄勢南侵，以俄勢南侵而引出日俄一戰，卒由樸資茅斯條約，使日本得有今日在東北之地位；『以夷制夷，』而卒為夷制；不求自立而欲恃他人之牽制以求一日之安，此種苟且因循之心理，至今尚為全國人之大病，李鴻章固不足責也。此篇所記，多為鴻章在各國時酬酢情形，似無關宏旨；但中俄密約之蛛絲馬跡仍隱約可見，而各國對鴻章之優禮有加，亦可窺見當時各國對華態度之一斑也。

合肥李傅相早入講林，壯膺專閫，黑頭端揆，黃髮兼圻，埽南部煙霾，作北門鎖鑰，老成碩望，固環球五大洲所仰望而痡思者也。適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六號，為俄皇加冕期，泰西各國均遣親王大臣往俄申賀；皇上特命傅相為頭等欽差大臣往賀，因而徧歷歐美，觀西人之禮待優隆，知有以饜其仰企之素懷矣。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節相請訓，皇上念其垂老遠行，賞次公子仲彭部郎（經述）三品銜，

隨侍出洋，而樞垣諸公復以長公子伯行觀察（經方）歷任參使欽使，熟諳交涉事宜，儻隨行泰西，遇事可資贊助，奏奉恩准一並隨侍，節相乃陛辭出都。

二十二日抵天津，駐節河北淮軍公所，舊日僚屬，趨候起居。

二十三日胡芸楣大京兆暨司道宴之於浙江會館。

二十五日，王夔石制軍宴之於海防公所。

二十六日，德璀琳于家立克慎士璞而生滿德各西員士商，宴之於紫竹林之戈登堂。

二十七日，乘海宴輪船南下，隨帶親部于晦若主政（式枚），分省道塔穆菴觀察（克什納），記名道羅稷臣觀察（豐祿），分省知府聯春卿太守（芳），林太守（怡游），分省同知張久齋司馬（柳），浙江候補知縣薛鳳喈明府（邦和），補用縣相忠章明府（斌），縣丞麥佐之武尹（信堅），洪武尹（冀昌）及武員呂文經等十餘員。

三十日亥初入吳淞口，中西陸艦各軍鳴砲排槍以致敬，時正潮退，暫泊三夾水，盛杏蓀觀察（宣懷），黃幼農觀察（祖絡）暨上海縣已買舟預候，海宴甫停，即登輪謁見。

二月初一日辰初駛過陸家嘴角至法租界金利源碼頭，各國兵艦均鳴砲站桅以申敬，滬防兵勇出入成隊，跪接江干，排槍之聲，震耳欲聾。文武印委各員，紛至下板，傳相諭免見。法捕頭克某戎服佩刀

來碼頭彈壓。辰正三刻，起節登岸，除防營兵勇千餘人擁護外，法副捕頭暨荷槍之法捕十四名，華捕十四名，追隨左右，迤邐向北入英租界，英捕房早飭中西印探捕迎伺彈壓。及入美租界，美捕房伺應如英法。巳初，使節入天后宮側行轅，滇撫黃植庭中丞（槐森）晤談移時，餘諭免見。大北電報局送到美法德奧諸國君相電請移節過臨，又美洲坎拿大英總督電請任擇坎拿大公司三輪船坎拿大公司有往來中印日美之三輪船，一曰中國皇后，一曰印度皇后，一曰日本皇后，蓋西例以是爲敬其國也。往游，不取舟金。

初二日，法總領事呂班君來謁。

初三日，英總領事韓能君來謁。

初四日，招商電報織布三局假張叔和觀察（鴻祿）之味蓴園公宴使節。法俄美領事各設盛筵以餞行旌，節相答拜各領事以次西員均遣伻儻駕辭不敢當，禮也。

十五日，乘法公司之愛納司脫西蒙船出洋。初，香港總督接都中英使電報，議款接禮，使節既至上海，電請來游，惟泰西防疫最嚴，從疫地來者例不准登岸，時香港時疫正萌，設一過從，而西貢新嘉坡俱視爲從疫地來者，是因一地而乖衆望也，因具此意電覆之，並云如西新等處無嫌疑，當如命來會。

十八日，西三月三十一號。法郵船抵港，爲防疫故，未近岸時香港總督已接英法轄境來電，謂可從權辦理，專使來告，船主尙欲限制登陸人數，節相遜宛轉力辭。

二十一日，（西四月三號。）抵西貢。法總督止而觴之，節相曰：『敬謝盛筵，老夫將往亞力山大海口換俄廷來迎之輪舟，而往窪疊沙海口，歸來當可再晤。』酒別。

二十四日，（西四月六號。）至新嘉坡。中領事謁見，英督款接如西貢。

三月十五日，（西四月二十七號。）節相舟抵窪疊沙海口，俄國陸路元帥及文武官迓使節登岸，導以中俄旗幟，佐以亞歐音樂，升旗掛彩，先已豫備，又依俄例送饅首及鹽，尊爲上客，從碼頭至館，肅靜無譁，館外衛以兵士。是夕應地方官觀劇之請，所有迎衛之砲艦陸師，徧加犒賞。

十八日，（西四月三十號。）使節至俄新都聖彼得羅堡，車甫停站，駐俄華官已迎候道左，站中懸國旗，樂工兵士立候，導衞下車，兵官迎之。駐俄欽使許竹篔少司馬景澄繼至，節相詢俄皇安畢，即乘俄皇所遣之御車入大客館。使節之至也，俄皇早爲之潔治館舍，有巨商巴勞輔者，以貿茶致富，商業半在華，故力邀節相駐節其家，不費有司供給，節相鑒其誠而許之。巴以轎車來迓，門前高搭牌樓一座，樓額嵌節相像，示專敬也。四壁高懸中國旗，窗門屛幛皆有中華文字，悉吉羊頌禱語。入門，氍毹鋪地，盆花紛如，其婦子出迎，行金盤獻鹽餅禮。俄禮，以鹽及餅乾置金盤，捧而獻，敬君交也，今以施之節相，其敬愛爲已極。旋奏中國樂，續奏俄樂，衣紅黃緞童子二十四人各捧盤花，節相下車，雁行前導，散花布地，爲節相墊靴，巴之少女獻花球爲壽，其子弟四人導入精舍，其中器具皆華物，飲食亦中華烹飪。巴之言語起居，儼一中華人。

二十二日，西五月四號。節相至柴綠穀栖那行宮去俄都一百五十華里，西國君后多郊居，謂得山川淸淑之氣，不止俄也。主客大臣，導就旁室小憩，易公服詣小殿見俄皇及后，皇及后降座而迎，節相向上三揖，呈遞國書，並敬呈大皇帝遙餽俄皇頭等第一雙龍金寶星一座，法人巧製。大燭奴一對，白璧一雙，色絲顧繡大紅毯一幅，古銅瓶一對，二千餘年物也，嵌寶之琺藍瓶碟各事，靡不異常華貴。其致辭則代大皇帝申謝俄皇拒日奪遼之美意，敬賀加冕上儀，更願永敦輯睦。俄皇答謝大皇帝並勞使節，禮成而退。幾有問節相來俄之意者，答以專賀加冕，便歷諸國，以資博考，爲他日回華釐頓，俾得良法，與俄實無密約，交誼固厚也。

四月初三日，西五月十九號。英國駐俄欽差歐格訥大臣與節相有舊，是日就使署設筵，恭宴使節。

初七日，西五月十九號。使節移駐俄故都木司寇，俄皇及后先期已入故都也。俄外部大臣魯八諾甫親王，御前大臣達施考甫伯爵，先詣節館拜會，戶部大臣衛德亦至。

十四日，西五月二十六號。已屆加冕吉期。俄前皇愛烈珊德第三，舉行加冕大典，泰西目爲盛事，今皇聶格爾第二甫服闋，踵行之，先期函電四達，無論何洲何族，但有國名，即邀赴會。至日萬國衣冠，咸集木司寇故都，其屬地有若西伯里亞，小亞細亞，高加索，貴紳名士，僉來賀。英皇二子及太孫，德皇弟皆來賀。俄國駐英之欽差師帶勒奉召反國，襄理鉅典。日本派伏見親王至俄，代日皇行禮。兵部尙書山縣有朋則特選之賀使也。法都巴黎爲之遙祝，懸燈升旗，民皆輟業以嬉，官則停辦公事，兵則休沐，並赦兵之有罪者，

其媚俄也至矣。俄以大典慶成，恩免民欠租，後十年內徵賦之半。赦罪，輕則釋，重減等。俄所屏斥猶太人耳，今亦同詣，故有猶太之三大教師在會。是日也，以樂工一種而論，多至五千人，又召集體面人民五十萬名，犒以果點。不圖以擁擠過甚，致多踐斃，俄皇憫之，賜恤甚厚。又查明父母雙亡之孤子，各予俄金二萬羅卜。節相獲觀盛典，顏色怡如，而爭就節相以瞻豐采者尤夥。

十五日（西五月二十七號）。節相與駐英歌佫訥大臣入見俄皇及后。

二十三日（西六月四號）。節相復乘六馬御車詣紅材行宮，再謁俄皇及后，並致將赴德國意。既退，偕俄國禮官同乘車赴愛列珊德大故宮，上駟院官騎馬前導，馬兵擁衛入宮，而宴皆中華肴饌。宴畢，俄皇及后亦至，譯員重導節相入謁，並許隨員入見，各勞以溫語，互語移晷，迺退返館。

二十四日（西六月五號）。計日赴德，往謝俄文武各員，並與話別。

五月初三日（西六月十三號）。節相自俄境乘火車入德境，甫抵站，許竹篔少司馬暨以次隨員，又德御前大臣，九門提督，京營督捕，皆候迎使節。上駟院屬官已御四輪六馬之皇車候道左，既登車，提督督捕率馬兵巡捕夾道衛護，直詣德都。途經丹接鎮，大船廠在焉，入廠，廠主呈極新船圖及地圖多幅，爲贄。初節相之銜命出洋也，德駐華武弁李寶德充嚮導，赫鷺賓摧使以天津稅務司德璀琳素承節相青目，命之侍行。今有德總兵前中國海軍副提督漢納根越境來迎，是日游廠中得三君足擅舌人選矣。游畢，重登車，

入德都，德皇先就該撤好司（旅館、譯言皇居華貴者。）備行館，介漢德二君，具知節相所嗜，起居御用，聲色臭味，悉投夙好，即雪茄煙畫眉鳥，亦陳之几而蓄之籠，其他稱是。入館中，德各官重入起居而後退，從者導入寢室，壁懸攝影鏡，左中堂，右俾王俾士麥，王歷相德三皇，大有造於德，德人敬之逾於君父，以爵相在華有補大浴日之功，每稱之爲東方俾士麥，攝影並懸，景想者深矣。

初四日（西六月十四號）。午正二刻，德皇升耐芝堂（譯言宮中馬兵廠、昔普魯士王行大禮處也。）召見節相，遣皇車四輛來迓，公子偕行觀察，羅稷臣觀察，德弁李亥德偕，登第一車；節相與奉迓之鴻臚寺卿男爵游司登君及隨使譯員登第二車；餘登第三四車。馬兵前導後擁，肅穆無譁，抵外庭，鑾儀衛容兵宿衛，森然植立。游卿導下車，偕各官趨入紅樓門，兩翼御林，立無隙地。既抵大門，遙見德皇南面坐，親王貴戚及百官各序侍，將近階，隨員止步，節相獨捧國書而入，向上三揖，敬呈德皇，致頌詞，並頌及德先皇。大意謂中德邦交，逾於諸國，仗義索遼，寶銘厚德語至此，隨員遂將所齎珍物數品，陳之御座。節相又謝曾遣武員教練華兵，並款待使臣至優極渥之厚誼，代皇上敬謝德皇，申致皇上與德皇互相欽愛之意。頌畢，譯員操德語覆述，德皇頷點數四，取案頭預製答詞，親誦一過，德璀琳權使操華語述之節相，頌節相以大才能，大名望，老大臣，意謂中德從此益敦親睦，並祝中國金甌永固，長享太平。又謝我皇上致書盛意，並勞節相遠來，大賓辱光，無限欣忭之語，言形於色，意餘於言，節相復向上三揖辭出，乘車回館。

初五日，（西六月十五號。）節相專拜德外部馬旭兒男爵弼箔賜丹大臣。少頃，外部來答拜，並恭代德皇贈以金鋼鑽石紅鷹大十字頭等寶星，又以同類之頭等寶星贈么子伯行觀察。下午，節相展覲德皇之祖威良第一皇陵暨皇祖妣陵，循西例製上品黃玫瑰花圈，綴以青桂樹葉，下有花葉紮一牌，文曰李某敬奉大德國威良第一皇，安置陵巔，禮成而退。

初六日，（西六月十六號。）未初初刻，德御前大臣傳德皇德后命，請節相茶會於新皇宮，即博芝丹行宮也。皇與后親爲主席，德相何恩祿，外部大臣弼箔賜丹及各大臣命婦皆就列，各國駐德使臣暨節相隨員許竹篔少司馬，亦自柏靈乘車而至，就座食點畢，德皇請節相同至御教場閱御林軍操法，德皇升寶座，鑾儀衞官預仿中國製以大紅緞織張之寶座，右下設虎皮椅，請節相坐。總統御林軍大臣傳令開操，凡坐作疾徐，進退離合，有人操華語以告節相。少歇，又演之皇及節相之前，德皇命少進，蓋恐節相年高目力不及遠也。旋又分兩陣，既幻且齊。節相不覺失聲嘆曰：『苟使臣得此十營，尚何么麼之足慮，況其多乎！』閱畢，辭歸。戌初，與漢納根軍門，德璀琳權使，偕登皇車，赴來復槍廠，廠主婁君迎入，并備小安車，使人推之，（狀如東洋車，特易前挽爲後推耳。）俾節相坐游以節勞。廠匠六千名，機器四千副，每處略觀大概，時已歷一點半鐘。美人麥心精製砲，婁君重聘致之，節相至此，觀之最久。又有造手槍處，名曰寶休，能於臨陣改作馬槍，異常靈便，婁口講指畫，節相向婁君拱手稱羡，並云回國當向貴廠購利械。

初七日，（西六月十七號。）節相自柏靈乘火車往薩藍否得，重觀陸操，其軍爲德弁李裒德舊部，德皇今命仍充領隊。李君曾膺我皇上雙龍寶星之賜，至是始奉命佩帶。是日操步兵兜擒砲兵法，操畢食點，旋乘火車回柏靈。

初八日，（西六月十八號。）德外部豳滔賜丹大臣柬請茶會，許竹篔少司馬暨各隨員漢德李三德員，及前駐津德領事皆與焉。會罷，拜德相何恩祿。夕，德國電氣會請大宴。何相答拜，談最久。

初九日，（西六月十九號。）何恩祿相國代德皇設華筵以宴節相，貴客甚多。

十一日，（西六月二十一號。）節相往四德町製造廠觀覽大工，昔年北洋定遠鎮遠二艦，皆所造也。

十四日，（西六月二十四號。）往基兒海口觀海軍。

十七日，（西六月二十七號。）節相預與俾士麥王約，訪諸其家，卽乘火車造王邸，夾道觀者蜂屯蟻聚，車停，俾王聞節相至，盛服俟於門首，相見而揖，皆身長玉立，風采偉然，既近，相與握手立談，譯員旁侍，代傳問答語。俾王曰：『噫！大國位尊望重之名臣，何幸而辱臨敝地！』節相注視而後言曰：『向聞西拉內的（譯言高且靜、如穆然在雲霄之上、蓋尊之也。）之大功德，不解何以造到神妙不測地步，今見西拉內的之目，如見心矣。』俾王曰：『勞鏽鐵納絲（譯言高貴勝人氣象、亦尊之也。）已成就奇勛矣。』節相曰：『去西拉內的遠甚。』俾王曰：『大好大好，總之，我等不過自完本分耳。』語次，尚未登堂，見節相有勞色，肅入敍坐，互述老景。節相問王體何如，俾王曰：

『夜恆不能熟寐，甚苦之。』節相曰：『僕且常痛』俾王曰：『僕幸不痛，惟不能終夕睡。』節相以顴傷示王曰：『痛尤劇，曾染風疾也。』旋入座食點，隨員皆在座。節相曰：『僕之來謁，有一事乞清誨也。』俾王曰：『何事？』曰：『欲中國之復興，何道之善？』俾王曰：『惜相去太遠，貴國政事平日未嘗留意，無從懸斷。』節相又問何以圖治。俾王曰：『以練兵立國基，舍此無策。夫兵不貴多，一國兵數不必逾五萬，特年必少，技必精，斯所向無敵。』節相曰：『中國非無人之爲患，無教習亦無兵法之爲患。僕蓄意三十年，終無以變弱而爲强，赧愧滋甚。今五洲精兵，莫貴國若。異日回國，必倣貴國制練新軍，惟教習須貴國是賴。』俾王曰：『練兵更有進者，一國之軍，不必分駐，駐中權，扼要地，無論何時何地，有需兵力，聞令即行，然行軍之路，當先籌焉。』又曰：『敝國王相何恩祿，與僕同事三十年，才長幹濟，內治外交皆盡善。』又曰：『中德永睦，僕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與曾侯（曾惠敏公。）會議，同懷此意。』筵撤，有人持儀器入，或鏡或筆，爲二公留影。俾王旋出一冊，皆天下名賢翰墨，請節相命筆。節相忻然書之。若曰：僕聞王盛名三十餘年，不過如空谷應聲，今見之，直如劍氣珠光，不敢逼視。譯員譯而述之，俾王謙不敢當，臨別復揖讓久之。是日也，爵相著黃馬褂，德國素無品級服，俾王佩紅鷹大十字寶星，而首冠御賜之玉冕，手執先皇之介圭，腰佩登壇之寶劍，之三者，自德先皇威良第一謝世後，無第二人得其賜。俾王亦非遇大典禮大朝會罕有一日而三事具之者。今以之款節相，其敬節相也至矣。

十九日，（西六月二十九號。）漢勃兒宮商來請，適感風寒，未果往，報館訪事人因德以過優極渥之禮待節相，欲偵節相來德之意，來館晉謁，節相坦懷相示，一如在俄，因問中俄密約滿洲鐵路事。節相曰：『中俄無密約，有妄言予往俄都覲面畫諾者，誤之甚矣。至俄一如至德，聯邦交也。至西伯里亞俄路分支過滿洲一節，事誠有之，然無礙華地，無損華權也。』又問華關增稅事。節相曰：『誠有是意，藉以還未清借款，且中國又思新借一鉅款，即以新增關稅為質亦可。』

二十一日，（西七月一號。）通商局請宴，內部大臣在座，循例飲福。

二十二日，（西七月二號。）遏森蓋克房伯製造廠設宴，餞節相為上客。

二十三日，（西七月三號。）將起節赴和蘭，（亦曰荷蘭。）到哭龍姆，將出德境，祖帳既撤，譯員代節相宣言，大意謂德所望於余者，購置各事，今恝然竟去，勿須失望，回國後有所購製，必於德乎取之，

二十四日，（西七月四號。）節相率諸隨員自德意志而至和蘭，即入海格都城。初和蘭王聞節相將至，先遣前使中華之瑙鉢大臣，特往德之哭龍姆，出境為導，較郊迎之禮為尤重矣。既與節相同登火車，約定同入和都，偕就和廷預備之行館，薄浣征塵。當和王得節相登車之電報，復遣四顯官鵠立於車站之外，代王郊勞，節相下車小憩，和蘭文武各官第三隊出迎，即請改登王輦，送入行館，降禮殊文，絕無僅有。節相入行館後，略一徘徊，重登王輦，往拜其外部大臣，傾談良久而返，是夕外部張宴以款使節。

二十五日，西七月五號。節相出自行館，游於和京之名藝院。是夕，和廷賜宴於海濱之水物凝恩宮，和太妃及和公主之繼位為王者，皆遣女官代作東道主人，比來和王謝世，無子，王太妃聽政，而立公主為王也。宴畢，優伶獻歌舞之技，珠喉玉貌，並世無倫，節相大悅，即席賦詩，極道海濱風景，並深美彈琴詠歌之善。戲台上懸一道紅幛，金書華字五曰：『五福壽為先』，節相尤愜於懷而喜於面云。

二十六日，西七月六號。節相率數隨員入宮，覲見王太妃及幼主，謹呈大皇帝所餽之古甏古銅諸器，及絲緞名茶等物，王太妃謝而後受，旋以金獅子大十字寶星貽節相，又以和文所稱之納稍寶星貽公子伯行，觀察諸隨員亦各得寶星之賜。禮畢，王太妃親賜宴於便殿，盛饌既撤，王太妃舉觴遙祝皇上福壽無疆，節相答頌王太妃暨女幼主太平萬歲。宴畢，辭歸行館。皇上所餽和廷禮物，則古瓷瓶一對，約五百年前物，景泰窰大瓶一對，五彩畫甏茶盃一筒，皆工細絕倫；雪青宮錦織成四季名花大緞金綫緞各一端，亦皆華麗無匹；茶葉四箱，色淡而味濃，此種名茶，聞產自皇陵之禁地，旗槍中無上上品也。節相此次來和，惟行主賓投報禮，不關訂約聯盟。

二十七日，西七月七號。節相往安賜德潭，和蘭通商大海口也。地方官迎諸車站，導登小輪船，先往觀聚泊兵船處，復至磨琢金鋼鑽局，此為和人獨擅勝場之技。繼而商務局邀食點筵，富商某居主席，隨員暨安賜德潭官紳士女陪坐，晡時盛筵始撤，乃返海格。

二十八日，（西七月八號。）節相率隨員辭出和都，乘火車至和邊之樂約潭改車，向比利時進發。和國外部暨新疆部諸大臣送至車站，殷勤珍重而別。時比利時王聞節相遠來，先遣御前大臣男爵某君偕文武各官至界畔恭迎。御林軍肅立車站之旁，排班行禮。即日出和境而入比境。既下火車，換登比王御輦，御林軍夾道擁護，直入蒲拉圾都城預備之行館，男爵某君陪坐，爲言『王爲世子時，本爵隨侍至華，既至北京，驚接先王噩耗，倉卒言歸，今王聞中堂戾止，輒憶前塵，以本爵曾詣貴國，飭令奉迓』云云，節相再三致謝焉。

二十九日，（西七月九號。）未正，男爵某君又以御輦至，迎節相入宮，節相執禮甚恭，比王亦降尊延納。既而各操方言，比王頌大皇帝萬壽，大國永享昇平，節相答頌，並致皇上遣使來聘之意。譯員互述之。譯員又啓於王曰：『李某言比利時與中國交誼甚洽。』復告於節相曰：『王言余爲白蘭鵬公之歲，曾至貴國，今中堂復辱臨敝國，彼此深知情勢，此後益加親睦，可預卜也。』節相辭出後，蒲垃圾府尹導游辦公之大局，節相留名焉。是夕比王宴節相於宮中，節使隨員，本國大臣命婦，各國欽使參隨，均集。宴罷，節相偶吸煙卷，非歐西大宴之禮制也，比王不欲顯貴客之失，即命取各種煙卷徧餉座上，書此非以揭賢者之失，正以見西人之敬節相也至矣。是日也，法蘭西部院大臣會議國政，並議及節相到法待以何等之禮，既而詢謀僉同，謂當視爲國家之大賓，遂發國帑先賃定巴黎大客邸爲行台。

三十日，西七月十號。節相出自比利時國之蒲垃圾都城，而至活潑省，比國疆吏郊迎道左，比軍升砲鳴歡，既而邀至演武廳，傳集經制兵操演各藝，並演營兵與砲台兵互相攻守陣，節相贊歎不已。節相之在比也，僅數日，比王爲備館舍多至二十一間，其中器具精良，不啻瓊台瑤島，節相每閱槍砲各廠，似有廣購利器之意，且擬延請比國武備院名流至華教習弁兵，特未有成說耳。節相定期於下月初間由比至法。

六月初三日，西七月十三號。清晨，節相率隨員登比利時火車，比官恭送如儀。及抵法境，並不停留，直詣法蘭西巴黎車站，早已懸掛彩旗，高升中國龍旗，道旁又有迎護之馬步各兵，一切豫備齊整。車輪甫停，法宮中素日帶領引見之大臣馬拉疊代外部尚書行導迎禮，法廷簡命御前大臣某武員飭令常隨使節者，亦至車站，中國駐法使署各員亦紛紛呈遞銜名手版，節相一一接見畢，換登法廷遣迓之御車，車制擬於王者，法民主禮延貴賓始用之也。車行，取道入大行台，即法廷發帑預賃者也。

初四日，西七月十四號。法國改立民主節期也，節相踐約來游，藉觀慶典。清晨，先拜外部漢諾多尚書。已初，自行台乘法御車至一粒西古皇宮，馬兵夾道擁護，端嚴肅靜，既至宮外，小憩朝房，民主福兒傳命延入，節相率隨員歷階而升，鞠躬爲禮，民主中立，法相暨諸大臣雁行旁立，均肅容如禮，節相復鞠躬呈遞國書，操華語致詞畢，法大臣曼佛禮精於華文，以法語譯告民主，若曰：『使臣聞大民主聰明睿知，深得民

心，卽位後以利國利民輯睦友邦爲當務之急。伏念法蘭西爲歐羅巴古來名國，聲教覃敷，遠與敝國締交，已歷年所，比自滇桂界址劃若畫一，睦誼益敦。去歲日本奪我遼南，復荷鼎言，光復故物，彌承眷顧，友邦之盛意，感佩莫名。重念使臣綜理外交，於今卅載，貴國官商紳士，喻肯適我，多與聯歡，常冀曲達微忱，以睦鄰封，卽以恭臣職，勿致邦交稍有嫌隙。今蒙皇上恩命，授爲額外欽差大臣，恭詣貴國，雖日暮途遠，皆所不畏。使臣喜齎國書之親遞，伏願大民主留盟府冊，永以爲好，從此歐亞兩大邦互慶昇平，同臻隆盛，下懷惓惓，不勝鼓舞頌禱之至。」民主聞之，喜溢眉宇，制詞答謝，略謂：「余甚喜貴大臣之遠來，深願竭誠盡敬以相迓，異日回國，深願代余及敝國轉奏皇上，深冀貴國昇平隆盛之微意。抑貴大臣勞矣，請卽館舍。」節相乃三鞠而退。下午，復命駕至演武廳，蓋法將軍正藉閱兵以申慶悃，特請節相憑軾而觀焉。是夕，法京盛設煙火之戲，節相應法大臣之請，乘小輪船緩行於江光如鏡燈火如海之中，但見兩岸花明，萬頭潮湧，益以殷雷之讙嘩，頓忘海暑之熏蒸，自顧扁舟，儵然無與，直至星稀露重，方登岸言歸。

初五日，西七月十五號。法外部漢諾多尙書至行台答拜，節相延入，談三刻許始去。旣而他部堂官陸續拜會，中有康司丹者，當光緒十二三年間，服官於北京使署，與節相素稔者也。又有前在中國海關之某法員，亦與有舊，特來晉謁。

初六日，西七月十六號。節相恭檢皇上頒賚內府珍物，各古董漆器綢緞碧玉之類，使隨員恭呈法民主，佐

以私覿之儀，亦頗貴重。隨巾車至法相私第，互談時事，因而談及法國之農政，節相盛稱法農人肥田（俗曰壽田。）之善。法相曰：『中堂若欲之，僕願以農學師借與貴國，以教華農。』是夕，民主特爲節相設盛筵於一粒西宮，並邀本國貴臣命婦及他國官紳士女讌座。西國君王於他國之貴客，從不律以臣禮，即其本國之臣民，亦間與之行賓主禮，而人卒無敢戲渝者，情與義交盡也。

初七日，（西七月十七號。）外部特爲節相設茶宴於百丈樓（元龍百尺，本屬寓言，十倍其數，確爲實事，奇哉。）之中層，同坐二十九人，水師提督、陸軍將軍及文武大僚與焉。肴核既撤，漢諾多倫書言：『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敝國慶賀改立民主百年大典，特設賽奇盛會，因造此樓，會既告終，留爲遺跡，雖曰高出雲表，似覺無甚可觀。至一千九百年，此間定賽十九周大會，望中堂重來敝國，以高年而爲上客，且有無窮之奇物，以恢眼界，中堂其勿辭。』節相聞譯語而欣然，命使署中之聯參贊操法語以申謝，惟未言重來與否，殆有美人遲暮之感乎？倘書又言：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中堂能快躋絕頂，同賦壯游否？（登降皆有機梯，以節足力。）節相辭以適傷於風，未敢步孟嘉落帽之後塵也。是夕往藝院聽伶官歌法曲。

初八日，（西七月十八號。）節相至巴黎大銀行，某大臣追陪左右，節相遇事不恥下問，繼至鐵庫，（猶言鐵箱。）大銀行總辦取俄代華保借國債之股分票一紙，送請察閱，節相不識西字，惟見鈐有中國駐俄欽使關防，因欲索取一紙，以留標識。總辦謂此係他人所寄，未敢奉命。旋請節相至廳事，業已盛設茶點，節相惟領新茗

一甌，紙煙兩卷。總辦甚有才辨，與節相娓娓而談，節相語之曰：『本國今欲多借鉅款，但不欲與國政相干，假使徑向大銀行商訂，即如貴行也者，其願從否？』總辦對曰：『甚願，且息亦甚廉。』節相曰：『然則今日即可談定乎？』總辦曰：『此則有所未便，銀行通例，必預議有規例，告知衆人也。』節相又設爲譃語曰：『我國借銀之後，倘不能如期交付，或竟無可彌補，不知貴國將發兵船代爲索債乎？』總辦似不喻其意也者，惟言：『尋常貿易中人，豈能遽請皇家發兵討債哉？』節相復曰：『中國借銀必索重質，今汝多以重金委俄國，其實有所質乎？』總辦對曰：『俄國聲名，頗覺信而可恃，故無質也。』節相曰：『然則不我信與？』曰：『非敢然也，亦非僕疑中國之有借無還也，特銀非出自敝行，苟無可信之事以爲質，則發售股票而法人不能全信，則奈何？且開帳而借不足數，又奈何？』節相遂一笑而別。下午，有數法官陪往武備院觀學生操演陣法，節相因請管院山長晋赦分應受罰之學生，并給假一天，以留紀念。

初九日，西七月十九號。節相往觀植物院，院長款留午膳。按節相每赴宴筵，不甚食主人肴饌，腹飢則從者進自備之食品，蓋皆西國良醫所預定，以免積滯之患也。

初十日，西七月二十號。節相在行台靜養。申初，至斐嘉露大報館，法貴官李梅從。按甲申乙酉間，李梅正奉使來華，與節相素有往還，此時舊雨重逢，宜其樂爲引導也。館中主筆出共周旋，節相見壁懸俄皇加冕盛儀圖，指謂李梅曰：『今見此圖全部畢現，令人如復置身於木司寇都。』又言似此盛事，使人難忘。

十一日，西七月二十一號。清晨，漢諾多尙書至行台，談良久。客去，節相往觀著名之大織造局，至綢局觀織綢，尤喜。下午，游於博物院，院中地位寬大，名目繁多，即使往游數次，亦難周徧。節相得觀中國古今各寶物並佛教中奇物，歸途順道至兩書院，觀其大略，旋赴中國使館，應駐法星使洗塵之請，法宰相，外部，將軍，各文武大僚，悉在座，談讌甚歡，漏下始散。

十二日，西七月二十二號。漢外部又至行台，暢談兩點鐘，羅稷臣觀察爲節相傳譯，璺佛禮大臣爲外部傳譯。客去，乘車至文生城觀織造提花廠。

十三日，西七月二十三號。節相出巴黎，游某侯故邸，名勝地也，隨後將游於各省，本欲再游馬賽暨多郎等地，但以赴英期促，不克徧游，惟蘭因省之織造廠暨各緊要地，不得不往觀，定於十八日返巴黎都城。

十四日，西七月二十四號。自侯邸登程，兩武弁從焉。法廷特撥上等火車專伺節相乘坐，隨至克魯沙下車，觀採煤煉鐵等礦工，又至製造鐵路條及機器車局，考驗工程，地方官早接電報，備車迎客，遣使導游，先在某署略進點酒，至局之後，局員復款留夕宴。

十五日，西七月二十五號。清晨，節相觀試放大砲，法廷特撥之火車已至，遂往蘭因，地方官並譽出迎，車馬甚衆，謁見節相後，請登特備安車，送入府署小憩，午後，往觀織綢局，人物之像，字畫之形，信手而成，惟妙惟肖，局董出綢一疋，云此綢每碼約合華尺二尺有半。約合法金一千五百福蘭克，每一福蘭克約合華銀二錢五

分，然則華度每尺需華銀一百五十兩矣，眞罕聞也。

十六日，（西七月二十六號。）蘭因洋務局請宴，席間遇在華曾經相見之舊友。○正，節相率隨員至身憂顧府，知府率屬出迓，請安置於旅邸，是夕府署請宴，陪座多貴客。

十七日，（西七月二十七號。）節相往觀造槍局，局中以祕法造槍，不容外人入內，祗以節相未諳機器學，許入游觀。總辦局務大員暨外部兵部等官，追陪偕入，身憂顧知府欲步後塵而不許，其愼重可想而知。總辦留食午點畢，節相辭出，登法廷特撥火車，至聲協蒙觀試放來復槍，及配入戰船之鋼砲，均贊不絕口。

十八日，（西七月二十八號。）使節回巴黎。

十九日，（西七月二十九號。）節相至外部，又與漢尙書議事，並發電回華。

二十二日，（西八月一號。）辰正，節相出自法都，乘公家火車西行，午正，抵哈浮，通商殷埠也，法人聞使節至，皆麕集於車站旁，思欲一瞻風采，節相正在車午膳，用箸送食，更驚爲見所未見。食畢，以雙靉靆障目，首戴珊瑚頂，三眼翎，大帽，身穿黃馬褂，下車，地方官迎護入客邸小憩。申初，命駕至民主福兒潛邸，民主已先自巴黎返殷勤話別，即往觀鑄艦廠，又至試砲場觀試砲，放大砲，法官因砲聲過猛，恐震暮年之耳，特於遠處豫備阻聲之小屋，延節相入居之，又送千里鏡以供遙矚，節相手持鏡，口吸煙，遇有未諳者，向陪觀之法員一一詳問。試砲畢，法官邀赴茶筵，入夕，民主又設盛筵，同席四十人，外部尙書及他部官畢集。

是日値法人賽船之戲，並跳丹臣名舞以爲樂。亥正，節相往觀之，此日酬應幾無閒暇，隨使各員有不往哈浮者，公子伯行觀察先挈之從他路登舟往英，中國駐法星使目送登車而返。

二十三日，西八月二號。節相辭別法國諸貴官，卽就哈浮海岸登法廷特派送客之商輪，浮海至英，泊騷脯哼墩大海口，中國總稅務司赫鷺賓(德)之弟赫政，前在東方之今任海軍提督脫來西，自華告假回英之汕頭領事官師古德，整肅威儀，登舟奉迓。且言敝國政府以某等曾奉清塵，豫遣奉迎旌節，並問中堂勞苦，安否何如？節相方答謝間，中國使館龔曾二君及英國商務局董騷脯哼墩各官，先後登舟投刺請見，節相延入客廳，依次敘坐。脫來西軍門當中國創立海軍之始，曾主中軍之桴鼓琅威理軍門其後任也。與節相雅相契合，此際班荊道故，歡若平生。節相追念前勳，因言：『老夫甚望軍門重來敝國，倘貴君主需才治賦，則望派充太平洋總帥，藉以近聆淸誨，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軍門謙遜數語。師古德領事言：『僕奉朝命，得以日陪左右，中堂如有所需，卽請隨時明告，自當代爲處置也。』節相稱謝者再。旋問履歷，知其久官中土，因問『能操華語否？』領事卽以華語相答，彼此不覺失笑，謂適間空煩傳譯之勞也。商務局董及地方官寒暄畢，因言：『按照儀注，今日初次奉迎，分應公具一箋，宣讀頌詞，以申敬意，』節相辭焉。時已申初，衆皆舍舟登陸，乘英廷特撥迎客之火輪車，計機車一輛，客車四輛，行李車二輛。酉正，馳至倫敦，機停輪止，中國欽差龔仰蘧星使率各隨員候迎於車站旁，星使病尙未痊，傴僂扶鳩，偕

節相步行入車站。使館參贊麥嘉禮君，旋導英禮官某君恭代禮部尚書行奉迓禮，其先至英京之長公子伯行觀察，暨隨員等則與中國新關總稅務司派駐倫敦辦事之英員某君，另班稟見。君主特派高大而華美之禮輿名藍道者四輛，各配雙馬，御者皆穿大紅號衣，業已預伺道左。龔星使麥參贊先登第一車，如嚮導然，代禮部尚書之禮官從之而登。節相出站，登第二車，譯官羅稷臣觀察從之。各隨員亦次第登車。車站左右英人之聞而來觀者，獲見儀容，咸紛紛脫帽高呼，同聲懽忭，節相頷以答禮。俄而馬馳車驟，直抵行台，譯員稟稱此係考登侯故邸，今為議院貴紳琅司密私第，地處倫敦之中央，出入較便，院宇亦較多，故英君主特命發帑賃之，以安中堂之行李。節相感謝不已。當降車入門之際，門首之圍觀而歡呼者，一如車站。門內旗竿改懸中國旗幟，黃龍飛舞，益壯觀瞻。入室，則器具精良，陳設周備矣。

二十四日，西八月三號。節相憩息於行台，意態閒適。午後，欲往雲紗宮，或作溫則宮。蓋君主行幸別宮，例許人入內觀游也。順道兼可觀紫禁城，祗以舟車勞瘁，未免疲乏，遂止。然仍留入行程單，冀乘便一游也。龔星使將設席使館，為節相及諸隨員洗塵，先躬詣行台致意云，座中有英國外部古爾遜侍郎。中堂幸賜寵臨，得以先通款曲也。居停主人琅司岱貴紳特備藍道游車及高車各二輛，遣人傳語，可以任意閒游。西初，節相與龔星使、伯行公子、師古德領事同登第一藍道車，駕以灰色大馬四匹，先出行台，諸隨員或登第二藍道，或登其他馬車，同游於九達之衢，縱觀傑閣之巍峨，慨然與今古賢豪名垂不朽之想。英國多留名閣、

或有塑像者。既而穿出於深樹叢林，其中古木參天，蒼翠霏微，潛襲衣袂，又令人有泉石想。至於市肆之盛，闐閱之多，亦足一開眼界。比其反也，馳驟於皇宮外之御道，英例亦不之禁也。傍晚赴使館踐龔星使之約，晤古爾遊侍郎，各恨相見之晚。

二十五日，西八月四號。晨，節相息假於書室，聽麥參贊與羅觀察代商見客治事日期，緣初意在英勾留四禮拜，已訂定美洲坎拿大郵船公司輪船回華。不得不於七月十四日由英赴美，是以在英之日少促，當另費斟酌也。申正，居停主人又以游車二輛來，各駕黃馬四匹，節相與伯行公子師領事乘第一車，赫政與仲彭次公子乘第二車，往拜英相兼外部尚書沙士勃雷侯。既入門，節相換乘椅轎，兩人舁以登樓，沙侯迎於梯旁，同入公事房，導者引長次公子謁見沙侯，禮畢，衆皆退。節相及沙侯談一點鐘，節相辭出，仍乘椅轎下樓，舁送登車，御者展輪效駕，遂至下議院。院中惟古侍郎識節相，導引入內，特惜是日議員殊少，無甚可觀。越半點鐘出院，嵌尚書送上馬車，節相復至上議院，有一貴紳迎之門外，相將俱入，院正中設有君主御座，常日蔽以白綢，至是特命啓之，任節相審諦一周，旋共坐略談，辭出，門外漢知為節相也，懽呼不已。

二十六日，西八月五號。巳初，節相整肅衣冠，伯行公子齎捧御書，仲彭次公子暨隨員分賫御贈珍物，出自倫敦之考登脬邸，升英廷預備之禮輿而至火車站，蓋將覲君主於行宮也。行道之人，忽見禮輿及御

者之紅號衣，又見車中端坐衣染鵝黃之貴叟，旁坐猩紅冠頂之貴公子，無不駐足以立，接耳而語，其知禮者，則更脫帽而呼。赫政，師古德，麥嘉理及天津醫院西醫官遏溫等，送至車站而別。英廷特備之火車，按候展輪，未正，行抵濮芝模，英戰艦叢泊之海口也，候迎於濮芝模車站旁者，有英國水師提督沙門軍門，斐利曼特而軍門，（即中日之戰，在東方觀戰者也。）暨海岸總統水師之雷恩軍門。伺迓於海中者，有矮字打御船，節相自站登舟，入一小艙，陳設之華，罕有倫比。既而從者畢登，御舟解纜，旁泊之維多利亞大戰船，是以君主之氏爲名者也，鳴砲十九聲，待頭等公使固應爾也。矮字打緩行水面，以是日正舉賽舟之戲，游船林立，不得不迂曲其途以避之，迨近淮忒小島之考意思碼頭，藍衣水卒排隊於岸，矮字打船甫下椗，節相安步登岸，英官皆盛服出迎，禮儀優渥，或過於德法二國，惟不尙燈綵之浮文耳，英廷飭備朝車，駕以四牡，鵠候道旁，海面奉迎節相之兵輪，則又旌旆飛揚，威嚴肅穆，時則沙侯已先坐遏芬官艦，駛至維忒島而入行宮，節相聞報，留傔從於舟中，即挈中兩隨員上岸，自登第一輪朝車，英禮部尙書可禮物，水師提督脫來西，羅稷臣觀察，聯襼偕登，師古德赫政，早由他途來，與伯行仲彭兩公子乘第三車，直向宮門進發。既抵奧峙澎行宮，節相降車入待漏之一斗室小坐，英太子威理時親王，太孫堯刻上公，先奉君主之命，候迎貴客。迨聞使節已至，先後趨出，諸貴臣之在宮祇候者，亦隨太子太孫出行款接禮。太子遣譯員傳語慰勞，傳相撝謙敬答，亦以譯員傳語。少焉太子率太孫暨諸皇族告退，光祿寺卿備點筵於印度齋，貴

臣肅客登筵，齋中木衣綈錦，土被絺繡，微露粉牆，皎如霜雪，節相顧而樂之。肴核既至，恐腹有積滯，敬領誠意，不敢徧嘗。沙侯時在筵中，英國諸名流畢集，節相逐一晉接，略覺疲倦，深恐入覲愆儀，意欲小憩宮中，早爲之豫備靜室，節相乃離席而入。沙侯則與諸貴人同食畢，禮部尚書可禮物導節相重入印度齋，與沙侯對坐者，爲統領英倫海面全軍之水師提督客鉢兒，前駐東方海面，與節相素稔，因而共倩舌人互談往事。沙侯入內重出，即宣旨略謂君主業已升殿，請中國大臣覲見，遂躬作嚮導官，節相從之，伯行仲彭兩公子，羅稷臣觀察，暨赫政，師古德，脫來西，依次隨入。既至正殿，節相向上肅立，仰見君主，端坐金漆交椅，身御元衣，首披白紗，左臂繫白羅帶，下懸金盒，已故駙馬都尉德王子小影在焉。君主之左，太子，太孫，妃，皇族，爵妃，及宮主，郡主等諸貴女；其右則太子，太孫，暨皇子賜拜德上公；其後則宮中給事之男子；皆雁行序立，肅靜無譁。沙侯趨前啓奏，大淸國李使臣到，君主折腰以迎之，節相行三鞠躬禮，手執頌詞，操華語朗誦訖，復行一鞠躬禮，隨授之伯行公子，操英語宣讀，若曰：『上啓大主君，使臣奉本國大皇帝欽命，航海至大英國，敬向大君主起居萬福，名壽無疆，今日使臣得覲玉容，更蒙禮接，實屬幸事，更願兩國之交，永敦輯睦。』旋就仲彭次公子手中恭捧金龍黃緞大御封，中函國書，以授沙侯，轉呈君主，君主受之，旋製詞作答。若曰：『卿跋涉長途，遠適我國，朕甚喜卿之至，卿言中英敦睦，正合朕意。』譯員傳語訖，君主起立，折腰相送，節相復向上一鞠躬，率各隨員而退。君主仍立原處，目送節相趨出殿門，始入

正寢。當節相敬聆譯語之際，太子引赫政師古德脫來西以臣禮見君主，太孫堯刻上公，則奉母妃馳返舟中。蓋節相欲謁見太子妃也。節相既返矮孛打御舟，憩息艙中，舟師起碇，開傍太子妃之奥峙澎(即宮名以爲名)御舟，攝齊而過，行敬謁禮，太子妃親爲節相照一小影，時正下午進茗之際，太子妃留節相於奥峙澎，命太孫堯刻上公及幼郡主陪食茶點，約徘徊半點鐘辭歸。矮孛打隨即展輪言返，迨將入樸芝模海口，節相得見一生平未見之事，蓋是時英京年例大閱海軍，合戰艦一百餘艘，各奏爾能，具存安不忘危之至意。節相初定至英之日，正可憑軾而觀，祗以在法勾留延宕，各艦操畢，已陸續散歸防次，而現泊於樸芝模者，尚存四十七艘，分列兩行，如山之立，矮孛打舟師奉英廷之命，駛入艦隊，冀邀嘉賓之青睞，藉伸地主之赤誠，是以改打緩輪，先繞出其首列之行，繼復曲折盤旋，穿出於第二行之間。統計兩行中，凡大鐵甲船二十七艘，巡海大快船二十艘，減水雷船及雷艇厥數尤多，適符佐理巨艦之用。節相欣然色喜，所不待言。各艦當矮孛打駛近時，皆先下旂而忽升旂，艦中自都守以次各官督率弁兵，列站桅隊，艦中更軍樂大作，以敬上賓。矮孛打繞過二周，直向樸芝模進發，復聞各艦砲聲大作，蓋奥峙澎尾隨而至，英太子在焉，故鳴敬主之砲也。艦砲方止，台砲又鳴，則矮孛打業已進口，樸芝模升砲十九響，以敬頭等欽使，似此彬彬有禮，信無愧大國軍容矣。酉正，節相登岸升車，與隨員至樸芝模旅邸暫作寓公，是日君主贈以維多利亞頭等大十字寶星(以天主之名爲名)。一座，又以維多利亞二等寶星與伯行長公子，英人以爲得

未曾有。

二十七日，（西八月六號。）節相既假寓僕芝模旅邸，地方長吏來拜，禮畢別去。節相出邸，往觀英國造船廠，登廠中自備之小火車，循行廠路，紓徐不迫，（廠中地寬路遠，非車不行。）抵一大局，英廷於此定製極大砲船焉。節相命停車入內縱觀，其有未喻處，總管廠務之英員暨導游者一一告之。所見之船，有甫造者，有將畢者，有業已下水者，並皆完妙，令人目不暇賞。出局，重登小火車，而至操兵場，換登伺應之馬車，至總管英員私第，遇海部尚書約談半點鐘許，尚書回倫敦，節相回旅邸，進饌小憩。酉初，登英廷飭備之火車馳回倫敦，麥參贊迎於車站，共登英廷飭備之安車而返考登爵邸。

二十九日，（西八月八號。）節相敬致私覿之儀，中有繡花美錦，博古奇瓶，而麻姑仙象一尊，尤穩洽英君王之意，而英廷接待之優，尤屬隆施異數，今又屬巧匠為造兩椅，專合老年之用，一椅背有小輪，可以意自升降，或坐或睡，無不相宜，其下有褥，甚為溫厚，罩以紅絨，又甚燦爛，睡則背得所護，坐則股得所安。一椅脚有活輪，可以意自為往來，輪以橡皮為之，行走絕無聲息，貫輪之軸，則用法條，亦不患其顛簸，坐處亦以紅絨為褥，此皆英匠別出心裁之巧製也。

七月初七日，（西八月十五號。）與沙侯晤談，是末次會談增稅事。

初九日，（西八月十七號。）節相至英前相格爾斯敦私第（或作杞辣士端、省文曰杞公。）談次，節相言我國各行省必造鐵路，

期於四通八達。又道及澳大利亞洲（華謂之新金山。）限禁華人之謬。忠公曰：『澳大利亞洲雖屬於英，然出於其人之願附英，實不能遙制以權也。』談話畢，節相乃歸館。

初十日，（西八月十八號。）節相赴倫敦電報總局之宴，主電者豫約中國電局當節相之前，試發速電，節相既入席，繕就八十五字，交電生電致華電局督辦盛杏蓀觀察，（觀察時正乞假在滬。）凡轉電十一次，始抵上海，爲時不過十二分鐘半，觀察接電後，即電復九十四字，歷七分鐘，已到倫敦，席上正初登肴核也。說者謂倫滬相距四萬里，電書往返，其速至此，實超意表，然猶轉電至十一處也。（沿路電局隨接隨轉，華英電局聯喚之也。）假使電學益精，四萬里直接一綫，（其不能直接者，中途電力之弱也。）則一彈指之頃，業已如響斯應，電若有知，自問恐亦不信矣。

十一日，（西八月十九號。）節相將去英赴美，爲期已近，前曾增築英將軍戈登空墓，並修偉像，（髮逆之亂、戈登將軍曾爲中國出力、又泰西凡有功在人間者、皆築空墓、並立偉像以寄仰慕。）欲於像下添築墊座以壯觀瞻，今以行期已促，特屬英員代爲修築其像在曲欄翻爾華空塚在聖堡爾，節相並於塚上獻以華麗花球，用表景仰。

二十一日，（西八月二十九號。）清晨，節相由英境乘輪抵美國紐約城。先是美政府與中國駐箚華盛頓公使商搉，援照前年接待西班牙油辣苦哇公爵之禮待節相，使節既至，美官遠迓如儀，其隆文縟節，與歐洲埒，更有數萬體面商民，執旗列岸而迎，脫帽歡呼，萬聲如一，此歐洲各國儀節所未及者也。既至客邸，美官重入起居，節相因海輪勞頓，遂小憩一日。

二十三日，（西八月三十一號。）起節赴華盛頓，美官迎入行台，時美民主大總統苦裂布蘭度氏避暑他出，節相此來既聯邦交，必須面謁美總統，遂定日暫返都城，與行庭見禮儀節略如歐洲各國。

二十四日，（西九月一號。）美官陪侍使節，詢及前年奉使東洋議和，顴受槍傷，現復何如，節相答以『尙留子彈於內，日前赴德，道出柏靈，有操奧人朗德根照骨之術者，延攝面影，即見槍子一顆，存於左目之下，纖毫畢現，將請名醫剖而出之，尙未果定。』考奧人朗德根照骨法，凡衣服血肉木石諸質，盡化雲烟，所留存鏡中者，惟五金類及骨殖全副而已，術亦巧哉！

二十六日，（西九月三號。）總理教會大善士數十人，公謁使節，爲言久仰盛名，幸辱賜顧，且謝保護在華之教會，俾傳道之士，歷年免於阻撓之害，節相謂：『孔子之道，與基督教之道，大略相同，惟一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己所欲者，必施諸人，差有廣狹之別。然孔子不又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乎？』某西士對曰：『中堂特專就人事立論，自爾莫不相同，然人與人相接，僅人之一倫耳，基督之教括天人物三大倫，廣遠高深，天下實無其匹，是故分人倫而爲五，於天無涉，於物無與，而尙有人力所不能盡之處，人事遂退處於無權，耶穌教人不但使之治人而已，凡人分之所應爲，神即與之以能力，使之登峯造極，必有大奏奇效之一候，故其命弟子曰，汝往哉，徧傳福音，上天下地之權，盡賜汝矣，諸弟子銜其薪傳，將二千載，即遇極惡之人，極難之事，而賴神力以默爲佑助，積時成歲，閱人成世，必使萬惡盡歸一

善，萬難盡歸一易而後已焉。夫孔子之道，猶車輪焉，人知車輪之能轉，而不知其何以轉；耶穌之道，猶御者也，御者轉其車輪行乎萬里，耶穌傳其教法，徧乎五洲，歐美之興基於此矣。』觀西士言雖曰道其所道，其亦有道乎哉。

二十七日，西九月四號。赴納戩來福。

八月初一日，西九月七號。赴士郎士，使節少憩，即赴飯老佛。

初八日，西九月十四號。自飯老佛乘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船赴香港，所經東洋橫濱各海口，未登岸。

二十六日，由橫濱乘廣利輪船到天津，文自制軍王夔帥，武自提督聶軍門以次，皆赴唐沽大沽一帶，恭迓使節。唐沽天津兩車站支搭綵棚，懸掛燈彩，工部局及各西商亦結棚幕，徧懸各國旌旗，中掛龍旗，如衆星之拱北，至晚使節未至。

二十七日晨，德律風傳語，知廣利輪船已入大沽口，砲台兵艦及各隊均鳴砲排槍以致敬，使節既至唐沽，相爲慰勞，十點鐘乘華車赴衞，十一點鐘抵河東車站，與中西各員接見畢，登輿入河北行轅。

九月初二日，王制軍設齊筵於海防公所，爲節相洗塵，以次公宴。

十一日，節相赴都覆命，既抵京，仰蒙召見。

十八日，奉上諭，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戊戌保國會章程

康有爲

編者按：保國會發起於戊戌三月，以是月二十七日開第一次會於粤東會館，後再會於崧雲草堂，三會於貴州館，到會者二百餘人或百餘人不等。初御史李盛鐸本與康有爲同爲此會之發起人，後以江西人洪嘉與康有隙，慫恿浙人孫灝著書駁會展轉傳聞，一唱百和，於是謗議大興，李恐被禍，亦上疏劾會。繼李而起者，更有御史潘慶瀾，禮部尚書許應騤，而以御史文悌長摺糾劾康有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爲尤誣而厲，此摺實後來興大獄之張本也。茲錄保國會章程三十條，觀其標宗旨，設總理實學會而略具近世政黨之規模，今日談中國政黨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爲保國會。

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臥薪嘗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

三、爲保國家之政權土地。

四、爲保人民種類之自立。

五、爲保聖教之不失。

六、爲講內治變法之宜。
七、爲講外交之故。
八、爲仰體朝旨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爲議論宗旨。
十、凡來會者，激厲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
十一、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
十二、會中公選總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議員若干人，備議員若干人，董事若干人，以同會中人多推薦者爲之。
十三、常議員公議會中事。
十四、總理以議員多寡決定事件推行。
十五、董事管會中雜事，凡入會之事，及文書會計一切諸事。
十六、各分會每年於春秋二八月將各地方入會名籍寄總會。
十七、各地方會議員，隨其地情形，置分理議員約七人。
十八、董事每月將會中所收捐款登報。

十九、各局將入會之姓名籍貫住址職業隨時登記，各分局同。

二十、欲入會者須會中人介之，告總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會憑票。

二十一、入會者若心術品行不端，有污會事者，會衆除名。

二十二、如有意見不同，准其出會，惟不許假冒本會名滋事。

二十三、入會者人捐銀二兩，以備會中辦事諸費。

二十四、會期有大會常會臨時會之分。

二十五、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

二十六、捐助之款，寫明姓名爵里，交本會給發收條爲據，本會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按照聯票號數彙編存記，聯票皆有總值理及董事圖章。

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會所應辦之事，大衆隨時獻替，留備采擇，倘別存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即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辭退。如有不以爲然者，到本會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留均聽其便。

二十八、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

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處罰。

二十九、本會用項，概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款在千數百金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殷實商號存儲，立摺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利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爲限，由值董眼同經理。

三十、總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將來局款大盛，須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游歷，司帳，酌量給予薪水。

戊戌清德宗之密詔

羅惇曧

宣統元年，楊銳之子詣都察院上書，敬繳德宗硃諭，既奏上，監國詢慶親王奕劻云何，奕劻言不當宣布，以傷孝欽后地下之心，乃僅付史館敬護而已，亦不敢卹楊銳也。是詔當時多錄存者，榮縣趙堯生（熙）汾陽王書衡（式通）先後錄以見示，足見德宗絕無發太后之心，特當時造謠以重變法諸臣之罪耳。詔蓋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所賜也。

詔曰：『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

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同日賜康有爲詔云：『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此詔由楊銳帶出又八月初二日賜康有爲詔云：『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此詔由林旭帶出，卽康有爲之所謂衣帶詔也。

戊戌維新得罪者之略歷

梁啓超

李端棻　貴州省人，舊任倉場總督，於光緒二十一年，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及各省學堂，專注意教育，二十四年又請改定律例，派人遊歷日本，調查政務。七月擢升禮部尚書，政變後革職遣戍新疆。

徐致靖　直隸省人，翰林院侍讀學士，奏請定國是，廢八股，條陳新政。戊戌七月特擢署禮部右侍郎，政變後革職下獄永禁。

徐仁鑄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以實學課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風。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上書請代父下獄。

徐仁鏡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力講求新政，政變後革職，上書代父下獄。

陳寶箴　江西省人，湖南巡撫，力行新政，開湖南全省學堂，設警察署，開南學會，開礦，行內河輪船，興全省工藝，勇猛精銳，在湖南一年有餘，全省移風。光緒帝屢詔嘉奬，特爲倚用，欲召入政府。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

陳三立　寶箴之子，吏部主事，佐其父行新政，散家財養才人志士，政變後下詔謂其招引奸邪，革職永

不敍用，圈禁於家。

張蔭桓　廣東省人，戶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久遊西國，光緒帝屢問以西法新政。戊戌六月，特受鐵路礦務大臣，政變後革職，查抄家產，遣戍新疆。

張百熙　湖南省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廣東學政，以實學課士，政變後革職留任。

王錫蕃　江蘇省人，詹事府少詹事，條陳商務新政，戊戌七月，超擢署禮部左侍郎，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

黃遵憲　廣東省人，在上海創設時務報，舊任湖南按察使，與陳寶箴力行新政，督理學堂，開辦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政變後免官逮捕。

文廷式　江西省人，前翰林院侍讀學士，舊爲光緒帝所信用，西后惡之特甚，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革職，永不敍用，政變後拿辦，逮捕家屬。

王　照　直隸省人，原任禮部主事，屢上新政條陳，曾請光緒帝出遊日本，戊戌七月，超擢賞三品銜，以四品京堂候補，政變後革職拿辦，逮捕家屬，查抄家產。

江　標　江蘇省人，舊任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力行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戊戌七月，超擢以四品京卿候補，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圈禁於家。

端　方　滿洲人，原任霸昌道，戊戌六月，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政變後銷銜撤差，後以他故，復升任陝西按察使。

徐建寅　江蘇省人，原任直隸候補道，福建船政局總辦，久遊西國，通工藝之學，戊戌六月，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政變後銷銜撤差。

吳懋鼎　直隸候補道，戊戌六月，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政變後銷銜撤差。

宋伯魯　陝西省人，山東道御史，屢上奏定國是廢八股，劾奸黨，言諸新政最多，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並拿問。

李岳瑞　陝西省人，工部員外郎，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上書請變服制，用客卿，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

張元濟　浙江省人，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大學堂總辦，上書請變官制，去拜跪，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

熊希齡　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助陳寶箴黃遵憲力行新政，湖南之轉移風氣，皆賴其力，政變後革職永不敍用，圈禁於家。

康有爲　廣東省人，工部主事，戊戌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政變後革職拿辦，逮捕族

屬，查抄家產。

梁啟超　廣東省人，舉人，授六品銜，辦理譯書局，政變後革職拿辦，逮捕族屬，查抄家產。

右二十二人被拿辦，下獄，革職，圈禁，停差，逮捕家屬者。

康廣仁　廣東省人，候補主事，康有爲之胞弟，因新政株連。

楊深秀　山西省人，山東道御史，上書言定國是，廢科舉，譯日本書，派親王遊歷外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等事，所條陳新政最多。

楊　銳　四川省人，內閣侍讀，戊戌七月，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林　旭　福建省人，內閣中書，戊戌七月，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劉光第　四川省人，刑部主事。戊戌七月，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譚嗣同　湖南省人，江蘇候補知府，戊戌七月，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以上楊林劉譚四人爲軍機四卿，光緒帝以新政託之，與康有爲同奉密詔者。

右六人被戮。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勞乃宣

編者按：此篇在庚子大亂以前，已印有單行本，惜當時注意者不多。後徐州兵備道桂嵩慶爲之删潤翻印；江寧布政使恩壽又易名爲拳教析疑說，重印多份；以是流傳頗廣。當時東南半壁未捲入漩渦，雖由少數督撫之賢明，此書亦甚有影響也。勞乃宣字玉初，浙江桐鄉人，時以進士任直隸吳橋令，當官廉平，善理教案，稱近畿循吏第一。後以張之洞薦，擢吏部主事，晉四品京堂，供職憲政編査館，又曾出任提學使。入民國後，更以復辟黨著稱，亦近代史上一有關係之人物也。

嘉慶十三年上諭

嘉慶十三年七月戊寅，仁宗睿皇帝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衆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鄉曲，欺壓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眞踹緝，清査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鬬之案，拿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

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但地方官寄耳目於里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不肯據實舉報，總在府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拿，將首犯嚴辦，使脅從者知懼，不敢隨同爲匪，自不至釀成巨案，株累多人。若胥吏等以在官人役，敢予通同包庇，尤應密拿重辦，剔除積蠹。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認眞查辦。所有潁亳等處合府州縣，遴選廉明幹練之員，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僻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初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明更調，果能化俗宣民，著有成效，加以獎勵；闒茸不職者，立予糾參。

那文毅公彥成奏疏

奏爲遵旨查辦，並將先已訊出端倪，奏明密拿事。竊臣於十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諭，王秉衡即王景曾其族分住直隸灤州及盧龍縣等處，以大乘教淸茶門分往外省傳徒斂錢，茲王秉衡自直隸至楚省，復來江南，傳徒柳有賢，轉傳金悰有，傳至逆犯方榮升，釀成巨案，該犯實爲首禍，現已拿獲，解赴湖北，訊明嚴辦。昨據那彥成奏，於盧龍緝獲王殿魁等犯，並查捉王姓充徒各犯，分別審辦。石佛口王姓一族，世傳邪教，歷年久遠，蔓延數省，現已屢次犯案，着那彥成即委派幹員，前往灤州及盧龍等處，將王姓族中傳教之人，全數收捕，勿令免脫一名，解至省城，嚴行審訊，訊明後將爲首

傳徒者，問擬絞決，其爲從者，分別發遣流徙，并向各該犯家中，嚴密搜查，將所藏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眞經元亨利貞鑰匙經及一切邪悖經卷全行起出封送軍機處呈覽，務令盡絕根株，勿稍留遺孽，除惡務盡，切勿姑息，欽此。

伏查臣前在河南辦理教匪，所有拿獲教犯，逐漸審訊，彼時即係盛泰等隨同辦理，臣即屢諭盛泰等令將各處習教之人何處最多，傳至何人，逐人訊問，逐件留心，以備查辦，務絕根株，庶免別滋事端，而盛泰亦最肯用心存記，又在保定府任內審辦邪教最多，是以直省傳習邪教源流，惟臣與盛泰稍知梗概。今欽奉諭旨，謹據臣等所知，略爲陳敍。當日據獲到教匪各供，滑縣鬧事之人，俱係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東方震宮王老爺門下，其王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荷澤縣人王中，已於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徒黨多係坎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北方元上坎宮孔老爺門下，其孔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寧湯縣人孔萬林，亦已於王中案內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眞人郜老爺門下，其郜老爺係首先傳教之河南商邱縣人郜生文，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又訊有清茶門教，係滑縣人王正紀所傳，當即拿獲辦理，訊係灤州石佛口王姓分支，當時即已飭令密記存查。

臣於到任後查辦各項教匪，查得嘉慶十六年經溫承惠審辦過鉅鹿縣民孫維儉等，係以吳二瓦

罐所傳之好話教，卽離卦教，改名大乘教，賄串孔傳標，借修尼山祠宇爲名，惑衆斂錢一案，將大會首孫維儉等五名，分別擬以絞決監候，二會首宋連捷等九十餘名，連吳二瓦罐一併擬遣，其散會首盧珍明等一千六百三十餘名，奏准取具悔結存記擋册，再犯加等治罪。十七年，又經溫承惠拿辦過前案內散會首復圖興教，私雕僞寶印蓋護道榜文之劉幗名等三十餘名口，分別斬決發遣。是年又拿獲灤州李家套民董懷信等三十餘名，傳習金丹八卦教，審出曾經入教男婦五千一百餘名，將董懷信等分別斬決發遣，其餘男婦取具悔結存案。十八年冬，大乘教案內擬絞監禁之大會首李經，在監結同教田克岐散旗謀逆，經署督臣章煦及臣在軍營訪聞，分起委員拿獲李經等，奉旨當下辦理。旋又究獲八卦教內首要逆犯張九成楊遇山宿元讃劉坤幷河南離卦教首郜生文之孫郜坦炤劉功等，分案奏明，擬以凌遲斬遣。惟查愚民私相傳習邪教，一時原難稽查，是在地方官時刻留心，於曾犯教案之犯，曾經習教之衆，不動聲色，嚴密稽查，務使不驚不擾，隨案究其源流，庶可斷其傳習。

臣仰荷皇上畀以畿輔重任，秉承指示，夙夜實力整飭，不敢稍存疏懈，斷不肯令邪慝復萌，釀成巨案。除陸續拿獲滑縣潛逃從逆各犯並林清案內應行緣坐餘黨不敍外，其離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獲平安縣傳習離卦教之楊俊等，究出首先傳教吳二瓦罐之子仍稱少當家之吳洛雲，並其徒大頭目路運等一案；交河縣傳習一炷香離卦教之齊聞章等搜出違背十王經卷一案；滄州吳久治路老等

傳習佛門教一案；又青縣季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又青縣邊二從習白陽教預知逆情一案；景州葛華等從習離卦教預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傳習如意教搜獲妄造表名掛號總冊一案；故城縣葛立業傳習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均經訊明，教名雖別，俱係離卦教之子孫徒黨，逐起奏明，分別淩遲斬遣在案。現又訪獲青縣尤明等傳習義和門離卦教一案；東鹿縣馬楊氏傳習紅陽教搜獲高老祖經一案，亦經奏明從嚴究辦。至石佛口王姓傳教一案，臣先印存記，前在湯山差次面奉諭旨，飭拿赴楚傳教之王姓，當經臣派員在盧龍縣安家樓莊訪獲自江南回籍之王殿魁，並其子王朝萬二犯，提省嚴訊。據王殿魁供認，於乾隆五十七年即在安淮溧水泗州江寧等處傳徒，伊即在山陽開糧食店，五六年回家一遍，并據供出伊族人在湖北傳教共有三人，一名王書魯，一名王泳太，一名王興建。王書魯先在江南儀徵縣傳教，即在彼住家；王泳太王興建俱在盧龍縣安家樓莊住。又有在山西傳教案犯王如青之次子，小名來子。伊族石佛口有兩支，俱在旗，分東西兩院，王如青是東院人，其餘在安家樓莊及闞家莊係屬一支，俱係民人等語。續又據委員稟稱在安家樓莊拿獲王三樂王三畏二名，訊據供稱，伊等均未習教，惟伊次兄王三聘又名王紹英，曾在山西傳教犯案，業已奏辦；伊三兄王三顧從前亦往山西，回家後旋患瘋迷，於本年四月內外出，不知去向。臣以王三樂王三畏所供全係狡展，且該族之人，類多傳教犯案，因查從前辦過王烈案內有王際昌王漢倬王秉鈞三犯，分發邢臺等縣充徒，行司提省質

訊。至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魯一犯，現准湖廣咨會內開樊萬興案內之王姓，即王大鼻子，已准江蘇省拏獲，核與王殿魁所供形貌相符，其王泳太王興建二犯，亦在湖北傳教，當即飛檄各委員飭拏，一面奏蒙聖鑒在案。今據百齡等奏將緝獲之王秉衡即王景曾解楚嚴辦，查與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魯名不相符，復提王殿魁研訊，據供王書魯原係景魯排行，又名王景曾，即王大鼻子，屬實等語，臣業經咨會湖廣督臣審究。至王姓世習邪教，分往各省傳徒，蔓延數省，屢次犯案，怙惡不悛，且灤州盧龍等處，附近京畿，並係盛京往來要路，斷難容習教匪犯潛蹤誘煽，誠如聖諭，必當將該族習教之人，全數收捕，分別懲辦，嚴密搜查邪悖各經卷，務令盡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臣前經派委保定府同知汪洞前赴該州密拏，已據獲到教犯王三樂王三畏王鳳吉王來子等四名，已飭提省審辦，並仍令該員在於該州石佛口盧龍縣安家樓及闞家莊等處實力查拏，現又恭錄聖諭，密劄前委查勘永平府屬一帶道路之清河道韓文綺，令其遵旨就近督拏該族習教之人，並搜查各項邪悖經卷，解省嚴行訊辦，斷不敢稍存姑息，以期仰副聖主除惡務盡之至意。謹奏。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

右嘉慶十三年諭旨一道，乃義和拳奉旨查禁懲辦明文。嘉慶二十年那文毅公奏疏一道，內載義和拳教源流及歷次拏辦成案。按義和拳一門，乃白蓮教之支流，其教以練習拳棒爲由，托言神靈附體，講道教拳，詭稱念誦咒語，能禦槍砲，有祖師及大師兄二師兄等名目，其爲邪教，形迹顯然。那文毅公疏

中考明其爲離卦教之子孫徒黨，歷述獲辦過靑縣季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故城葛立業傳習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靑縣尤明等傳習義和門離卦教一案；均分別擬以凌遲斬遣等罪，此義和拳實爲邪教之確切證據也。其黨自嘉慶年間懲辦以後，根株迄未盡絕，直東兩省各州縣，所在多有，初猶斂戢，近漸明目張膽，無所忌憚，上年冠縣等號義和拳黨類與天主教民爲仇，意至聚衆抗官重煩兵力，是其逆跡已經彰著。乃彼黨揚言專仇教民，不擾良善，而民教不和之處，良民遂多爲所惑，因而忘其降神誦咒之爲邪術，誤以爲出於義憤，隨聲附和，羣相信從。官府以民教相爭之故，懼稍偏袒，有拂輿情，遇事輒曲爲調停，不敢昌言查禁，甚至加以義民之目，以致愈釀愈熾，滋蔓難圖。其實此項教門名目，於乾隆年間已見章奏，是時天主耶穌教猶未通行，其非因仇教而始起可知。其與教民爲難，非果仇其教也，乃窺見民教不和之隙，假以爲名，托詞公憤，聳動羣情，以掩其聚衆結盟之迹，而行其煽惑招誘之謀耳。其本意則實有謀爲不軌之心，愚民無知，誤被誘惑，至於身陷重辟而猶不自知，其情殊屬可憫，此皆由於不知其教派源流根柢之所致也，若知其本爲應禁邪教，誰肯信而從之，以身試法哉。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書後

勞乃宣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刻既成，客曰子之是作，將以正人心，肅紀綱，救時變，弭亂端，意甚盛也。然自嘉慶以來，此黨之私相傳習，已數十

年，無非誘惑鄉愚，藉爲橫行牟利之計，必謂其有不軌作亂之虞，得勿過甚？予曰，大凡邪教之興，初不過斂錢牟利，繼則恃衆橫行，迨黨羽漸盛，羽翼既成，再有藉口之端，相激之勢，一旦揭竿而起，則逆謀成矣。義和拳之名，初不甚著，蓋其行蹤詭秘，有畏人知，及冠縣一帶仇教事起，託詞義憤，其燄始張；愚民無知，從而附和，其勢益熾；官既不能持情法之平以伸良懦之氣，又不知正邪教之名以破愚頑之惑，於是益相糾結，以肆橫而抗官，至官不能耐，一攖其鋒，卽猝然而發。如平原之事，列隊千人，開放大砲，拒敵官兵，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逆跡昭著，不待言矣。其他官傳拳民，其黨數百麕聚堂下，官卽噤不敢問者有之；官出資設席，兩解拳教者有之；擁衆千百，槍械林立，動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紀綱法度，蕩然無存，不亂何待？今茌平又啓釁矣。平原之變，但掠教民，茌平則掠及平民，其黨既衆，無以爲食，非擄掠不能給，其不得不反者勢也。羣衆已成，人心思亂，失此不圖，廣西金田之禍，可爲前鑑。予之是作，但正其邪教之名，使人人共曉，自能父詔兄勉，互相語誡，不爲所動，卽偶有一二曾被誘惑者，亦將匿跡銷聲，不敢復犯，若其勢已盛，其釁已深，卽非倉猝所能爲力矣。

曰，然則以重兵誅之乎？曰，不必然也。其黨以習拳爲號，八卦教之名，隱而不露，其逆謀左道，授受淵源，惟爲首同謀梟桀之輩知之，非特外人不知，卽被誘入教者亦不盡知，故莠民之狡者從之，良民之愚者亦從之，各處拳黨，儘有衣冠之族，殷實之家，非盡游手，此皆由於不知其爲邪教，誤爲所惑。使灼然知其爲邪教，誰肯從之。此等鄉愚，若概以邪教之罪罪之，未免情輕法重。且人數既衆，操之已蹙，亦恐激出事端，然其易於惑衆在此，其易於解散亦在此。予故考其源流，始知義和拳卽八卦教之支派，嘉慶年間，曾經奉旨明禁查辦有案。爲今之計，惟有普加勸諭，斥爲邪教，嚴行禁止，其愚民無知誤被誘惑者，勒限首悔，免其治罪，此後再有傳習者，照例懲治，專就查禁邪教立言，不必涉及西教，刊刻告示，廣爲頒發州縣，遴請公正紳士，分赴城鄉，逐處開導，有誤從其教者，一律改悔，不必照例赴案自首，當卽具結，不准出一票，派一差，以杜滋擾。如此，則被誘良民，自必回心悔悟，卽怙惡不悛之輩，亦必隱諱不敢昌言，革心者半，革面者半，而其黨之勢自銷，然後按捕其不率教者，倘敢抗拒，其勢已孤，臨以兵威，無不克者。

曰，其黨以扶中朝滅洋教爲詞，平民有受教民欺壓者，入其教即可抵制，故羣相信從，有義民會之稱，是民目之爲義民也。上年東省委員訪查，謂其習拳專爲自衞身家，其中各種技藝，無不精妙，從未恃強生事，票中有義氣相尙，心必直爽，路遇不平，不惜軀命，代爲伸理，及設法勸導，化私爲公，俾其有勇知方，可儲爲異日有用之材等語，是官目之爲義民也。官民皆目之爲義民，而子獨目之爲邪教，不亦大拂人情乎？且西人之欺我甚矣，藉此亦可爲抵制之道；又其人有能禦槍砲之說，果有此術，收爲國家之用，豈不甚善？子必欲力爲遏絕，何也？曰，父兄爲強鄰所制，子弟不能振興門戶，徒逞忿私相鬥毆，轉使父兄受侮，皆孝子悌弟乎？今之仇教者，何以異是？況保護教堂，累奉明旨，而敢顯違詔令，與教堂爲難，是亂民也，何義之有？教民與平民同爲中國赤子，同爲中國管束，約章具有明條，大小官吏，當堅守約章，力持公道，何必仗亂民爲護符哉？至於能禦槍砲之說，尤屬荒誕，有見其演於市者，一人袒而立，一人持槍擊之，無所損，此正戲術學吞刀吐火之類，非手法即藥物耳，弊在施槍之人與所用之槍，若他人以他槍擊之，必不驗矣。彼黨曾在景州試演，自斃一人，蓋手法一時失誤，而其黨遂詭稱教堂鎮壓所致，幾與教堂生釁；假如教堂果能鎮壓使之不靈，又豈能敵外國？平原之役，中槍砲而死者二十餘人，尤爲不能禦槍砲之明驗，謂可收爲國家之用，愚人之見也。

曰，天主耶穌之教，亦異端也，義和拳與伯仲耳，何分軒輊，而子必抑此而揚彼，何也？曰，異端與邪教不同，邪教小則惑人，大則聚亂，此所謂造言惑衆，不待教而誅者也，余非右西教也，教民不作亂，拳民作亂，所以異其施也。

曰，專就禁止邪教立言，而不涉其與西教爲仇，何也？曰，其仇西教，乃借名聳動之術，本心實在惑衆以作亂，不言仇西教，誅其心也，愚民之爲所惑者，誤以其仇教爲義憤，若專罪其仇教，適足以激衆怒而固黨援，則正墮其術中，今不問其仇西教與否，但斥其爲邪教而禁之，則民間曉然於上之非袒西教，可以消釋羣疑，解散黨羽，且遇有教案交涉，亦易措手。何也？拳黨終日揚言燒教堂，殺教民，教民懼爲所乘，時時防之，偶有疑似，或有他嫌，即以危詞聳動教士，挾制官府，其實毫無憑據，大都因別事生隙者居多，若曲徇教士之情，橫加之罪，則

彼實無辜，既不足以服衆人之心；若秉公裁斷，不狥敎士之意，而彼黨實有燒燬之言，又不足以釋敎民之懼，而折服其口；勢處兩難，能者束手。今於居恒無敎案之時，卽以邪敎示禁，遇有敎案，告西人曰：義和拳大干例禁，乃我內政，不關交涉，應由我自行處置；其敎案當就事論事，持平斷理，與禁止義和拳無涉；彼見我果禁義和拳，並無縱庇傷害之意，不生疑懼之心，自不致强行干預，無理要挾，我於敎案乃可一秉大公，但論曲直，不分民敎，則操縱自如，不致動生窒礙，微權妙用，皆在劃淸界限之中。

曰：昔曾文正公辦哥老會匪告示有云：『但問其爲匪不爲匪，不問其在會不在會。』實爲解散脅從消除反側良法，今拳黨滋事，皆由仇敎，則亦當但問其仇敎不仇敎，不問其邪敎不邪敎，而子之持論，適與相反何也？曰：哥老會在會之人，皆自知拜會爲犯禁之事，不敢明告於人，至於爲匪，尤爲顯然之罪，人所共知，故專辦爲匪者，其不爲匪者，自然聞風斂跡；若一一搜尋，反致驚擾生事。若義和拳，則在會之人並不自知犯禁，方且明目張膽，不畏人知，其仇敎又以義舉自命，若專罪其仇敎，必致激而愈甚，惟正其邪敎之名，使人人共曉，則其氣燄自然衰熄，故但問其邪敎不邪敎，不問其仇敎不仇敎，則相反正相同也。且近來部定哥老會匪章程，爲首開堂搶刼擾害者，就地正法，雖經入會並非頭目者，監禁擊杆，無知被誘被脅自首者，免其究治，非果終不問也。今擬義和拳辦法，亦以改悔免罪爲主，非欲一一治其罪也。

曰：仇敎實事也，邪敎虛名也，舍實事而爭虛名，無乃迂闊而不切事情乎？曰：人心向背，全繫乎名，名之所在，人必從之，彼之仇敎亦名也，其實事乃作亂耳，彼托乎仇敎之名，以行其作亂之實，民遂忘其作亂之實，而專惑其仇敎之名，其所以煽動人心若是之易者，全恃乎所托之名。今正其本然之名，以破其所托之名，則人心之惑解，而所恃之端失，其黨渙其勢孤矣，非迂闊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是正其邪敎之名實，今日弭亂之上策也。

曰：中外交涉，爲當今最重之務，拳黨又恃與敎堂爲難，而子轉輕視仇敎何也？曰：非輕仇敎也，有更重於仇敎者在也。四方之敎案多

矣，大抵皆由一時一事相激而起，無與官爲敵之心也，故但須專理教案，教案結而其事畢矣。今義和拳則不然，其處心積慮在乎聚衆而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儼同敵國，官與講勸，則肆意要求，官且如奉驕子，如撫叛軍，兢兢焉惟恐稍失其意，但求勉强遷就，塗飾耳，且苟免外人之責言，即爲萬幸，損威敗紀，導逆長奸，皆所不顧，故教案結而禍益深，今日之患，皆歷次教案敷衍之事所釀成也。蓋抗官之罪甚於仇教，仇教不過私鬥之事，抗官則爲後日之憂，故曰非輕仇教也，有更重於仇教者在也。果使辨邪正之名，明上下之分，綱紀肅清，民有定志，尙何教案之足慮哉？謹次問答之語，以俟知者擇焉。

庚子拳變後京津間之慘狀（原名救濟日記）

陸樹德

編者按：此日記始庚子閏八月二十二日，迄十月二十六日，時値聯軍入京未久，京津一帶尚充滿戰時景象，作者冒險從事救濟，記中一切均得之耳聞目覩，實爲研究拳變一役最難得之史料。更可注意者，則作者當日隨員中竟有嚴又陵先生其人也。

庚子夏，京津慘遭兵燹，官商之流離顚沛者，殆不下數十萬，余不揣固陋，創設救濟善會於滬上，合南方之財力，救北地之瘡痍，但事不躬親，難期實踐，遂於閏八月二十二日，慷慨啟行，是午同德醫官貝爾榜，德人喜士，陳季同，敬如，嚴復又陵，德文繙譯洪中，肇生，幷司事家丁小工人等共計八十二人，登愛仁輪船，同出吳淞口停船。

二十三日，同貝爾榜喜士，敬如至德公司船名漢那威，船上有兵官四十二人，兵士一千五百人，各兵官下梯握手相迎，兵皆擎槍鵠立，延至官廳酌酒相敬，並極言外國設立紅十字會之有益，幷出紙索書姓氏，以爲日後記念，由敬如通語，至兩下鐘之久辭出。各兵官復送下梯，握手珍重而別。下午四下鐘，愛仁輪船展輪出口，德兵船升旗發號致敬。

二十四日，輪過黑海，波平浪靜。

二十五日，輪過威海衛烟台，沿途見有日本德國兵輪，互相升砲示敬。

二十六日十下鐘到大沽口，有德國紅十字會船一艘，升龍旗示敬。潮水甚淺，即在口外下椗，各國兵輪在大沽者，連檣雲集，約計百有餘號。午後，與貝爾榜喜士敬如坐小火輪進口，至塘沽。一路旌旗滿野，東砲台懸日本及大英意大利旗號，西砲台懸俄德兩國旗號，船塢亦懸俄國旗號，招商局碼頭懸美國旗號，開平礦務局碼頭懸德國旗號，鐵路則懸俄國旗號，比外村鎭商船，無不懸一外國旗號以爲保護，眞有人民猶是，城郭已非之象。貝爾榜登岸謁德兵官，薄暮始返，仍坐小火輪回船。

二十七日，大風雨雪，潮水忽漲五寸，輪船得以進口，停泊塘沽。船主云，此時正值小潮，隔三日後方能進口，今午忽漲至五寸，大是神助，船停泊畢，風勢頓息，天亦開霽，冥冥中誠有爲之呵護者，是日發上海電報。

二十八日，貝爾榜偕喜士敬如坐火車至紫竹林，謁德國聯軍總統瓦德西，因已赴津未遇而回，由廣濟輪船發上海信三封。

二十九日，德兵船有兵官三人登輪來拜，讌以酒食，商辦紅十字會各事，先派德兵一名，押一華民商船，爲我會中裝運糧食赴津之用。是時塘沽各華船皆歸外人雇用，設非德人分撥，我會竟無船可雇

也。

九月初一日，貝爾榜偕敬如又陵坐火車赴紫竹林。

初二日，天津被難士商均知有救命船到塘沽，紛來求渡。

初三日，德兵官又派德兵兩名，幷華商民船兩艘，爲我會裝運衣糧赴津。有難民二十餘人來船求渡，鳩形鵠面，情甚可憐，據稱八月間由奧國兵官招募來津，每月允給辛工洋三十元，一時貪利北來，不料奧兵官到津後中砲陣亡，若輩謀生無路，欲歸不得，日作苦工，難求一飽，轉瞬天寒，行將凍餓。余謂此等人甘從洋兵以身試險，本不應救，姑念業已受苦月餘，況紅十字會例以平等救人爲主，故仍一體援之。

初四日，偕船上二副登塘沽岸，步行四五里，不見一中國人，沿路所堆，均是各國兵糧，以及所得機器局製造銅砲及火藥等物。先見俄兵，次見日兵德兵奧兵意大利兵，惟意兵帽上有雞毛一叢，與他國異，最後見美兵，惟英兵不在塘沽，至印度兵隨處一路皆有，此外則中國小工耳。

初五日，偕二副及會友羅煥章館英文繙譯雍俊卿乘坐火車由塘沽到津，一路紅旗徧野，白骨盈溝，覺李華弔古戰場文尙未能形容其萬一也。同車洋兵甚多，囉嘈實難忍受。有俄國都統同來，到車站時各國兵官及洋兵作樂迎接，甚覺肅靜。至紫竹林詣張燕謀京卿宅尋敬如，索飯畢，遂與前天津學堂

教習美人丁嘉烈商定撥出火神廟爲救濟會辦事之所，同坐東洋車到火神廟布置一切。晚寓針市街恆遠里源豐潤屋內。由海大道至東門盡成焦土，估衣街亦被燬，惟針市街尙完美。是夕同敬如至義和成晚飯。

火車均歸俄兵管理，華人搭坐往往爲俄兵驅逐下車。是日車上有二日本人，亦爲俄兵毆打逐下，可見俄兵之橫。

初六日，偕敬如至鍋店街通源錢店訪張星洲，繙譯未遇，到城內察看丁公祠設救濟善會分局，略坐片時。出城至張宅，託甘再鄉寫都統衙門信。到匯豐銀行見吳調卿。歸過海大道，遇德兵一隊，欲奪予及敬如所坐之東洋車，予卽下車相讓，敬如不肯，與之爭論，拔刀相向，遂與敬如步行至南門外。適有二把手小車，不得已以五角洋雇坐，與敬如相對談心，黑夜沿城行走，危險殊甚。敬如自謂生平遍歷五大洲，從未受如此之辱；余謂我輩立意救人，雖受種種險厄，止求辦成此會，此等橫逆之來，不足爲怪也。

都統衙門係英俄美法德日本都統所居，管理中國民事，名曰暫行管理天津事務都統衙門。美人丁嘉烈因深通華語，卽派爲漢文司員，民間詞訟，由之審斷。

初七日，偕敬如至都統衙門，見丁嘉烈，商議進京之法，據云路上甚險，不易行走，當與美國提督商酌，如有美兵進京，可招呼同行，此外亦別無良策。在都統衙門見有大筐裝一女人，係爲德兵所傷。午後

到紫竹林直報館仁記洋行，見買辦宋馨山至張宅，邀甘再薌同到義和成晚飯。

初八日，與敬如到紫竹林北洋醫學堂訪關竹朋，是堂雖由俄兵保護，亦甚蹧蹋，至利順得飯店晤貝爾榜喜士。爲輪船事拜仁記洋行大班，臥病在床。到張宅見德璀璘，暢談時事，予告以久聞各國兵丁甚有紀律，極爲欽佩，今見各國兵與中國兵情形相同，方知此次之敗，非戰之罪也。德璀璘云，現在德國兵如此無理，我亦羞辱，但我國亦以我爲德國二毛子也。予以津地土匪勾引洋兵開劈棺木，抛屍徧地，慘不忍睹，請其設法幫助，蒙允於塘沽開平礦務局撥空屋一所，先將棺木運至塘沽寄存，俟冰河前由礦務局撥借一輪，專運回南，將來有船裝運難民，亦可不收水脚，情甚可感。交愛仁寄湖州家信一封。

初九日，紀錦齋楊竹膽邀至義和成早飯，劉鐵雲由上海來，已改東洋裝束，帶到上海信九封，有毛毓泉來見，允爲幫辦掩埋事宜。與鐵雲至義和成晚飯。發上海公信及招商局信。接王家口徐壽伯來信，云王家口今日又過洋兵，尚未見舉動，而大城縣青縣多已被搶。青縣知縣及捕廳均被打死，紳士居民被傷者不計其數，辮髮割去者亦不少，正定府亦失守云。

初十日，王崇烈漢甫來見，談及乃翁廉生閣學從容就義，全家殉節，情甚可慘。午後至紫竹林德義洋行，洋人出示所得御用之物甚多，予目不忍睹，悵悵而返。據行中買辦云，五月二十六七等日，紫竹林各國領事署曾扯旗求救，裕祿以爲可以滅此朝食，盡力攻打，至有此禍。天津城中義和團及官兵有十

萬之衆，紫竹林祇有洋人二千，相持一月之久，竟不能入，可羞可恨。傍晚有奥國兵官巴蘭德法國兵官德羅尼來訪，同至義和成晚飯。

十一日，愛仁輪船於八句鐘開回上海，裝去難民一百七十餘人。午後至紫竹林匯豐銀行元亨洋行，又至張宅訪德璀璘，回寓與鐵雲商辦赴京救濟事宜。

十二日，鐵雲於午後率同司事工役二十餘人赴京，晚間與敬如商辦掩埋平糶之事，掩埋局設在南門城內丁公祠後面。

十三日，本段紳董趙興堂王雅亭來見，談及昨日爲日本天長佳節，（即萬壽節）津人送去壽幛壽聯諸禮，該國兵官相待極優。各國在津兵官，均由津人公送德政匾及萬民傘，西官無不歡樂。來華未久，已沾染中國官場惡習，但西人此次辦理津地事宜，確有實惠，受之實可無愧云。

十四日，本地紳董趙興堂林蘭坡王雅廷王肖周穆印堂陳慶春劉竹坡在慶興館公請，商辦平糶事。議定設局七處，白米每包四元五角，籼米每包三元五角，每人糴米以一斗爲度。晚間在義和成請毛毓泉，商籌掩埋經費。是日本地紳董顧夢臣等公送酒席四桌，爲諸會友洗塵，却之不獲，遂囑會中各友宜遇事實心努力，以副津人之厚意。

十五日，在義和成答請本地各董，有趙興堂者，頗具膽識，當津城失陷時，隻身求救，願供支應，各國

洋兵始允保護，津城外惟針市街一隅完善如故，皆趙君一人之力也。甘再鄉來晚飯，談及洋人攻破天津，幸有俄國兵官倭君顧全大局，竭力保護，否則鷄犬不留。

十六日，偕敬如至利順得訪貝爾榜，同到匯豐取銀，遂與貝爾榜及其夫人至火神廟，路過紫竹林大街，昔日繁華之地，今爲瓦礫之場，不勝傷感。復邀洋人至義和成早餐，同鄉黃介臣來見。

陳敬如成天津感事詩一律

盈虛消長亦前因，涕泗交并過析津，華屋不留三片瓦，良民盡作九州人，彌天烈火茫茫劫，掩地愁風浩浩塵，莫謂河山尚無恙，往來戎馬正頻頻。

十七日，謝汝舟率同司事工役六人赴保定救濟，由法國保護。午後法兵官三人來，同到西角灣看刧餘各物。是日由安平發上海各電寄京都楊彝卿函。

陳敬如又成救濟善會詩一律

一片慈航海上來，歡聲北地若聞雷，饑人得飽寒人暖，困者全蘇滯者回；彌補瘡痍施藥餌，收埋胔骨贈衾材，仁風不獨生存戴，感激應教到夜台。

記玄山被害事

某日有義和拳傳莊王之命，邀玄山至府第，及往，閽人告以莊邸不在府中，引至客廳稍坐，步進客

廳，但見滿案香燭供奉神像，屬玄山叩首上香，禮畢，某邸忽來，遂問玄山：『汝家中有戲台，戲台下有地道，接濟洋人糧食，罪當死。』玄山答以『乃家中並無戲台，亦無地道，如果不信，可以派人往勘。』某王無辭入內，俄大師兄出來，所問與某邸之言相同，復令上香，隨即上表，因表紙潮溼，不能上升，大師兄對玄山云「今所焚之表不升，確是「直眼，」（依附洋人，謂之直眼。）汝罪當殺。』玄山答以『要殺便殺，但接濟洋人實無此事。』大師兄亦入內，俄二師兄又帶一人出來，玄山細視此人，即是宅內薙髮匠，令與玄山同跪上香，復屬薙髮匠上表，亦紙溼不升。二師兄遂云『此人亦是二毛子！』即以之陪綁，正在綑綁之際，某邸亦來，對玄山云：『今大師兄焚表不升，汝當赴市曹行刑。』即由義和團推擁而出，並不行刑，將玄山及薙髮匠送入刑部監獄。玄山以爲既下刑部，命尚可救，不料隔兩月後將玄山提出刑部監牢，並未見某邸莊邸及大二師兄，前後左右，盡是義和拳匪，遂即遇害。

繙譯洪肇生過津有感賦浪淘沙詞

紅葉滿城頭，風送扁舟，敗牆高處是洋樓；回首舊時歌舞地，已付東流！　草木也知愁，銅鼓纔收，漁翁閒唱荻花洲；極目滄桑無限恨，往事悠悠。

予和浪淘沙一闋

飲恨在心頭，散髮扁舟，干戈擾攘幾時休？滿目瘡痍無淨土，涕泗交流。　風雨亦含愁，爨火誰

收。摧殘至此甚來由？寄語世人應夢覺，莫再悠悠。

陳敬如和浪淘沙一闋

善念在心頭，一葉仙舟，餘生殘喘盡歸休；從此東南多少士，不欲飄流。　魂魄正悲愁，白骨誰收？爲安窀穸掩松楸；無復天津橋畔路，鬼泣啾啾。

十八日，偕敬如至紫竹林訪貝爾榜，商議赴京事。到張宅晤德璀璘，擬由會中及本地紳董集資設立便民質庫，懇德璀璘爲之保護，當蒙允諾，惟必須先將資本存在銀行，以後陸續支用。晚間張少篤（名鑾）（熊、侯補道。）來見，談及此間楊柳青地方，有石三爺者，深明大義，毀家紓難，保全桑梓。又有王家口縣丞景星泉（浙江人）當拳匪擾亂之時，有三洋人避難在蘆葦中，將至餓斃，由該縣丞救出，護送到津。洋人感活命之恩，酬以玉器，景承堅謝不受，並云：「保護本是地方官之職，何敢受謝。」洋人以景承不受謝禮，心總不安，遂易以金銀，景承更不敢受，對洋人云：「如必欲謝我，請索一事，此後大兵如到王家口，給我憑據，不得擾害百姓，倘蒙慨諾，受惠多矣。」洋人云：「如此與汝無益。」景承告以「我係地方官，百姓即我之子民，我之所以能保護諸君者，亦因是地方有司，分所應爲；況當日並非某一人之力所能救護，更賴紳董協助，諸君得保無恙，則王家口之百姓，理應保全。我爲地方官，保全我之子民，何得謂之無益？諸君能允甚感，否則我亦不敢領謝，請從此辭。」洋兵一再躊躇，「此事非我等所能專主，必須請京中提督示，方

能給發憑據，但感君高誼，不敢憚煩，當爲之電達請示。』嗣得提督復音，准給據保護，王家口得賴以安。嗟乎！晨門下吏，尙能不亢不卑，保全寸地，夫亦可以風矣。

十九日，徐壽伯來見，談及義和拳起於山東，初名『奚吳拳，』係奚姓吳姓兩村所創始，故名『奚吳拳。』山東巡撫毓賢加以美名，改爲義和拳。偕敬如至紫竹林訪貝爾榜，取銀，朔風撲面，已有嚴寒氣象，晚間張少篤來談。

二十日，與美國紅十字會約同赴京。晨起登舟，候至傍晚其船始來，用小火輪拖帶，我船追趕不及，仍復上岸。天已昏黑，路遇德國醉兵一隊，先將繙譯雍俊卿之帽攫去，予手提外國皮袋，所藏銀鈔現洋甚夥，醉兵見予西人裝束，直目屢視，不敢相近，祇得硬着頭皮向前行走，然心中甚爲驚懼，忽見有日本巡捕房，隨卽入內備述情形，承派兵兩名護送至針市街寓內，此次日本兵極爲整肅，保護周至，津人無不感之，予亦深受其惠，否則不堪設想矣。

二十一日，仇纂青來見，談及青縣知縣被害狀，甚爲慘烈。知縣沈正初，浙江湖州人，平時官聲甚好，自持廉儉，此次洋兵往攻青縣，沈公恐百姓遭殃，與洋兵約願供支應。無如地方淸苦，洋人需索甚苛，力難支持，遂爲洋兵所殺，以爲沈公失信，分割其肉，尸無完膚，由地方諸董事爲之棺殮。午後楊莘伯（名崇伊，常熟人。）從都中送難民來津，晤談良久，知和議尙無頭緒，德國聯軍總統瓦德西住居禁城內儀鸞殿，各國公

使均不以爲然。保定藩臬及清河道某，城守尉某，候補道譚某，由洋人審得罪皆應斬，請總統瓦德西定議，聞瓦德西批飭將藩司及城守尉在保定處斬，臬司及清河道送天津都統衙門審問，譚某解津處斬。監司大員，遭此淩辱，言之痛心。惟譚某係江西人，指分直隸候補道，目不識丁，此番假義和團爲由，營謀統領，縱兵搶刼得銀數十萬兩，其子某當義和團頭目，擄去妓女數十人，逃避滄州。若譚某者，不獨外國審問應斬，即中國罪律亦當斬首耳。

二十二日，安平輪船開往上海，裝回被難士商一百餘人，午後楊莘伯劉言六（名光廉，殷東人）來訪，吉六談及由津坐火車至塘沽，甚屬危險，惟見我會中司友劉錫九來往無阻，極贊其辦事能幹，不易多得。傍晚邀山海關馬隊營官他拉貝，天津法國統領華勒脫，天津城內法兵頭愈貝德，至義和成夜飯，各兵官均欲揚我會中辦事之善，予亦稱謝其在津保護之德，盡歡而散。歸寓與敬如論及此番變局，誤於不通洋務者，惟有怨恨畏懼，而不知自强；又誤於熟悉洋務者，祇知諂媚逢迎，而不知大體，所以至有今日。然與洋人交涉，不在能通語言文字，第一要明白道理，遇事能據理力爭，洋人自然敬服，從前有一熟悉洋務之大員，時常餽送洋人禮物，深爲彼族所疑，以某大員幣重而言甘，必有所求，互相告戒我輩毋受其禮，切勿爲其所誘。大員一日又送洋人之夫人牡丹花數盆，夫人大怒，西俗以送玫瑰花則喜，送牡丹花爲大不敬，該大員雖平時自負爲熟悉洋務，而於往來細微之道理，尚貿然不知，我中國熟悉洋務人員，大

率類此，言之可歎。

二十三日，敬如搭火車坐公平輪船回申，予與敬如由申來津三十餘日，行坐相依，患難相扶，一旦君欲先歸，如失左右手，臨歧珍重，不禁黯然。予亦於是日與美教士同伴入都，下午登舟，開至東浮橋駐宿。

二十四日，大風，甚寒，冰凌下流，舟行頗遲，甫至北倉駐宿。但見頹垣裂瓦，雞犬無聞，北人最敬武聖，村村廟祀，一路都爲洋兵所毀，佛寺亦無有瓦全者。

二十五日，風止，河凍甚堅，舟子不肯行，予亦心灰，擬作退計。忽爾南風大作，頓覺煖和，冰凍亦解，既蒙天佑，助我成功，予遂決意前進。開至楊村駐宿。沿途人跡稀少，骷髏甚多，欲爲掩埋，無可下手，未免負疚於心耳。此地爲俄法兵所佔，終夜吹號不絕。

楊村舟中和敬如天津感事詩原韻

慈航北渡亦前因，滿目淒涼過析津，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盡夷人。瘡痍莫補彌天恨，征戰難收捲地塵，誰謂河山可無恙，夜來鬼泣尚頻頻。

和敬如救濟善會詩原韻

普念慈祥渡海來，歡聲動地若聞雷，扶危救困心存久，冒矢衝鋒志不回；莫謂回生無妙藥，應知濟

世有良材，博施愧我難償願，感激何須到夜台。

二十六日風和日煖，舟行甚利，開至河西務駐宿。此地爲日本及英人所佔，甚爲安靜，岸上有唱大鼓書者，頗似承平氣象。

二十七日天寒微陰，開至馬頭駐宿。此地爲日本及英人所佔，亦甚平靜。

二十八日二句鐘抵通州，倉米搶掠一空，城內房屋都被焚毁，較之天津，遭禍更烈。

二十九日晤李友三楊彝卿，商議京中被難官商赴津事，共計回南二千餘人。十句鐘上車，由石道進京，沿途房屋雖未盡毁，室空人杳，甚覺淒涼。入齊化門，經日本管守，城樓及城門均爲砲傷，至東四牌樓錫慶堂暫寓。

三十日，邢子言來見，備述被搶避難情狀，聞之酸心，明時李闖入寇，無此酷虐。城內地安門及西四牌樓一帶，均成焦土。前門外至珠市口及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無不被焚。惟齊化門內至東四牌樓及彰儀門內至虎場橋一帶尙稱完善。午後到賢良寺，謁見傅相，蒙奬在津所辦各事甚妥，並勗以勉力行善。

當時洋人已將入都，有某旗員盼望五台山和尙來京，可保無恙。如此大軍務，並無偵探，洋兵已到東華門，尙以爲二毛子來攻耳。

十月初一日，于晦若來談，京中尙有被難官商四百餘人，急欲出京，屬予設法保護，始終其事。同人

錢蔚芝出城訪友歸來已晚，行至大柵欄，遇德兵五人，將其身藏銀洋悉數收去，並奪去馬褂一件，不敢與爭，遂在城外借宿。

初二日，至順天府衙門訪福島將軍，適值他出，未晤。由知賓所給一憑條，方能出來，文曰『出門之證。』到門口由值班兵收去。同人卓彤齋由化石橋來寓，途中印度兵搶其風帽，戴在頭上，大笑而去。

初三日，到順天府訪福島，詢悉住在東四牌樓四條胡同，遂至旅宿奉訪。進門後，見有日本兵四名，由一中國白髮老翁教習華語，予將名片交日本兵傳入，俄而請見，握手道故，暢論時事。福島云：『中國人至今無一醒者，尚在醉夢之中，吾輩亦甚爲擔憂。』予欲送被難官商由旱道出京，託爲保護，承允設法，約予翌日再往。午後汪蘭楣來談，及許袁被害時，同人往求崇宮保徐中堂保救，因二公聖眷甚隆，尊爲國老，或能挽回天心。崇宮保尚允爲商議，徐中堂云：『此等二毛子，多殺幾個甚好。』當洋人入京時，崇宮保家掘一地坑，全眷跳入，活埋盡節。宮保在保定，聞信自縊。福少農家眷九人，亦投井而死。

初四日，到大甜水井，與鐵雲暢談，知某君放九門提督，欲調旗兵點名，商之英國提督，不允，並云：『某君雖放九門提督，試問那一門是提督所有？如調旗兵至三十名，我即開槍打死。』順治門外南橫街一帶，歸美國人暫行管理，由惲薇孫閣學邀集京官設立安民公所，聞有五城御史某上訴慶王，此事應歸五城御史辦理，惲閣學等不能越俎代謀，甚爲憤懣。至賢良寺晤楊彝卿，徐次舟，楊廉甫，于晦若，諸公

云京城第二批人由楊村坐火車到塘沽，因無輪船，至今四百餘人露宿兩夜，予到通時力勸改由水道上輪，彝卿固執不從，今事至此悔已無及。在賢良寺早飯，午後到西堂子胡同訪張燕謀閣學，晤談良久，知京津各處共死中國教民一萬五六千人，外國教士祇死數十人。

初五日，往謁慶邸，出門未見，相遇於途，前後有日本兵三人保護，路過後門，城門盡毀，不勝故宮離黍之怨。慶邸府門口有日本兵持槍守護，李中堂所寓賢良寺門口有俄國兵守護。

初六日，至賢良寺與楊彝卿敍談。

初七日，訪劉鐵雲，商請美國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事，談及各國公使已將條款商妥，電知其政府，候復再與我開議。午後黃孝淑來見，備述洋人於七月二十一日十句鐘進城，兩宮於六句鐘出前門走避情形甚慘，孝淑亦於二十一日十句鐘隨武衛軍出城，追駕不及，隨避鄉間，至二十六日回京。午後丁瑾臣來談，知洋人入都時，聞大小京官爲洋人所迫，不可勝記。兩宮路經宣化府，有知府李某極有肝胆，趕辦衣服，連夜進呈，當蒙召見，先至軍機，剛毅慢不爲禮，李某已覺氣憤，剛毅問：『汝即宣化府李某乎？』對曰：『是。』剛問：『命汝備辦衣服，何以如是遲誤？』對曰：『昨夜業已進呈。』剛又云：『何以主上尚服元青外褂？』對曰：『此皇上以宗廟社稷爲憂，不敢更換他服，否則實非外臣所當知。可恨誤國大臣，此時尚不知維持社稷，猶復拘此微細禮節，實屬可殺！』遂將剛毅大罵，正在相爭，傳旨入見，面奏

剛毅有可殺者數端。太后命略近前跪，告以此事非剛毅一人之罪，未便遽加嚴譴，退出。奉恩旨賞三品頂戴，隨蹕西行，復報効銀一千兩，行未一日，仍令回省，開缺另用。此由剛毅之要挾，太后亦無如何耳。當時陳澤霖所帶之兵，望見洋人，即行潰遁，隨至通州，放火搶擄。張春發所招八營，亦是烏合之衆，沿路散逃。將永清縣圍困，意欲屠城，由知縣解出銀二千兩、米五百石，以供軍食，城始解圍。李秉衡統兵出城，並未與洋兵交戰，四散分逃，退至長新店吞金而死。又聞許袁二公未被拏之時，蒙皇太后召見，猶侃侃而談，皇上對之垂淚，蓋知其死期已至，故不覺泫然也。

初八日，出城，至天壇謁美國提督鵠飛，但見端門午門大淸門洞開，行人出入無阻，予由東交民巷出大淸門，甚覺惶悚，速令車夫改從旁門繞道，路人皆笑其迂。天壇房屋盡爲改築，或開旁戶，或啟窗牖，大有久假之意。午後進城，至美國欽使署晤公使康格，暢談時事，并謝其允爲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

初九日，晨起，至賢良寺合肥相國處辭行，蒙以辦事能幹，頗有膽識獎許，并由濟急會撥助銀二千兩，電諭上海招商局再撥兩輪來津候用，臨行諄囑明春必須來京接辦。

初十日，九句鐘登車起行，共計被難官商二百餘人，裝車一百六十餘輛，由美國派來兵官兩人馬隊百名護送出城，齊化門一帶觀者如堵牆，至張家灣駐宿。

十一日，至河西務駐夜，一片瓦礫之場，祇得車圍露宿，早晚僅以粥餅充饑，所幸月明風靜，甚覺平

安。

十二日，至楊村駐夜，亦復露宿車中，予與楊彝卿在日本伊藤車衛旅舍借寓，同榻談心。洋兵入城時，聞有某中堂之子跪求其父殉節，中堂問：『汝將何如？』對云：『當從父死。』中堂遂自縊，其子並不隨死，腆顏人世，可笑可恨。

十三日，下午三句鐘到天津，在浙江海運局下車，沿途觀者甚衆，途中承美兵官拔克達保護周密，同人咸交口感謝。

十四日，大雨，牽羊擔酒至美兵官處謝其保護周妥，遂回針市街寓中，知前月二十五日貼鄰失火，惟火神廟巍然獨存，若非天佑，安能如此？傍晚大雪。

十五日，天雪，邀美兵官至義和成酒敍，盡歡而散。午後放晴，大風，接廈門陶心雲來函，并七絕五首。

純伯吾兄創救濟善會，天下響應，近航海北行，可當義勇矣，敬賦五詩，以志欽佩。　陶濬宣

救濟會原紅十字，溫拯寧止活千家，登高一嘯羣山應，大地春回頃刻花。　漫天烽燧燭京華，滿地榛蕪突豕蛇，爲問北鴻經過處，津橋還見幾人家？　年年方朔餓金門，況厄紅羊浩刼塵，行乏裝纏居乏食，較量辛苦百齊民。　北圻千里慘烽烟，南服高安枕席眠，造物循環寧獨厚，思量何以答皇天。　北望燕台舊酒儔，恨難指困與分憂，太倉一粟成虧負，空典秋風季子裘。予時客廈門，典物得百金，勉爲

名紳，以勸募廣紳，已集五百金矣，幾成千金頗不易。

十六日，大風，午後李友三來譚，知某尚書寓中衣飾爲德兵搶去，親至暫行管理地方事務德國知府衙門控告，知府對以衣飾可還，惟兵糧須汝供應，尚書不敢爭論，廢然而返。

十七日，至海運局，送京中被難官商登輪，與戎樹屏暢談，知保定府有耶穌教穆姑娘者，平日捨衣施藥，活人無算，此次爲義和團所殺，并兄嫂及姪均被害。其姪係義和團中之小孩手刃，臨刑時穆姑娘云『我救汝北方人不少，況耶穌教教士向不庇護教民，如果涉訟即令出教，亦遭此禍，豈非天數』。城中父老聞穆姑娘遭禍，無不下淚。時聞候補道譚某爲洋人殺於天津，當津城失陷後，譚某攜帶義和團七人至保定城，謁某方伯，言此團目可以保護閤府，方伯不敢允諾，送之出城，爲地方紳商所知，將義和團七人追而殺之，獲譚某，囚之於獄，及洋兵入城，提出質訊，堅言藩台係是同黨，所以某方伯亦被殺。惟當日義和團折毀教堂，某方伯賞給頭目十人五品頂戴，此某方伯之非，某方伯受刑後，其妾將屍縫好，吞烟自盡，節烈可嘉。

十八日，晨起，到紫竹林美以美會，謝其教士保護赴京。至德璀璘漢納根丁嘉烈處，均出門未晤，途遇日本人出殯，亦用木主。本地各紳董因予將返滬上，在慶興館設筵餞別，言詞感激，出於肺腑。有劉老榮者，北京人，歌唱度日，其境甚窘，其守甚廉，知有南方善士在座，忽來高唱數闋，抑揚慷慨，頗足動人，予

贈以番佛，不受而去，殆亦當世之隱君子歟？

十九日，八句鐘，由紫竹林坐火車到塘沽，上協和船回申，四句鐘開輪，行未數里，冰結甚厚，約有尺許，停輪守候。

二十日，午潮開行十餘里，至大沽砲台前，又復冰阻，舟中被難官商男女大小二百餘人，進退維谷，幾有絕糧之厄，予心甚爲焦灼，終夜不寐，咳嗽大作，書疏登舵樓默禱。

二十一日，天未曉，四句鐘即起，登舵樓促船主開輪，船主因不諳路徑，黑夜畏行，直至六句半鐘方開，潮水已退，舟稍行動，復又擱淺，祇得再等晚潮。鐘鳴五下，水忽大漲，約有丈餘，予知有神助，逼令船主放膽開輪，居然出險。

二十二日，午後三句鐘抵煙臺，停船裝貨，與同船孫淦實甫暢談紅十字會利益，實甫亦有志之士，爲日本赤十字會社員。

二十三日，輪泊煙台，予登岸至招商局分局，晤李君載之，知有永平府重暘谷，副都統福錫山，爲俄人押送至山海關，由山海關送至旅順，由旅順送至煙台，寓榮陞棧，甚爲貧苦，予派友邀二公至登瀛洲酒樓一敘，擬護送來南，再定行止，奈二公已由東海關電達東撫袁慰帥請示，未使擅離，祇得各道珍重而別。大雪返輪，聞增將軍俄入勒令照舊辦理地方事務，每月致送薪水，照中國廉俸酌加一倍，惟有地

丁捐稅，均由俄人收管。

二十四日天雪午後一句鐘展輪，風浪甚大，船中嘔吐之聲，不絕於耳。

二十五日天晴，風浪稍平，不能起坐。

二十六日，風平浪靜午後二句鐘抵申登岸，是役也，共援出被難官民五千五百八十三人，運回旅櫬一百二十六具拾埋碎骨七十六箱，又裝大包三十七包，檢男骨六十一箱，女骨五十五箱，安埋碎棺四十八具醫藥惜字等項，另有細單，茲將歷次人數開列於後。

愛仁輪船於九月十三日出口，載難民一百七十一名；安平輪船二十一日出口，載一百五十一人；公平輪船二十七日出口，載二百十五人；協和輪船二十九日出口，載一百七十一人；泰順輪船十月初二日出口載七百六十人；愛仁輪船第二次於初八日出口，載二百十人；安平輪船第二次於初九日出口，載七百十五人；新裕輪船十二日出口，載四百九十六人，普濟輪船十四日出口，載三百二十八人；泰順輪船第二次於十六日出口，載一百四十四人；協和輪船第二次於十九日出口載二百二十二人；又由京來津官商人等，經津局照料來滬者計二千人，共五千五百八十三人。

記天津富戶王某事

王某者，天津城內之巨室也。擁資數百萬，家藏以珠寶爲最富，當七月十五日，各國洋人先令城中

富戶，供應餉銀一百六十萬兩，兵丁入城，允不騷擾。津人按戶勻攤，應派王君出銀三十萬兩，此公慳鄙性成，分文不允。其餘如張某楊某亦津城巨室，富不及王君，每家派出銀二十萬兩，張某已慨然允諾，忽有老夥計對張某云：主人與洋人素來交善，即洋兵進城，必不擾我，何苦以此巨款，保護他家，張某聞之，欣然，亦不肯出，祇有楊某二十萬兩無濟於事。洋人候至十九，城中杳無回音。遂入城擄掠，百姓塗炭。先將王君家宅焚燒，其屋後另有暗室，埋藏金銀珠寶，外築短牆以蔽，不料洋兵入其家，有築牆工匠爲之先容，即將短牆拆去，所有金銀珠寶悉數掘去，蕩然無存。嗟乎！世之見小失大，惟利是圖者，其以天津之王某爲戒鑒也可！

附錄申報所登公啟一則

京津善會有二：一曰救濟會，係陸純伯部郎仿照紅十字會例首先創辦；一曰濟急會，係盛京卿諸公鳩資成之。陸部郎在天津保定附近州縣，接出避亂官民眷屬甚多，係請德法各國保護，由會中人等手執會旗，往來照料，奔走不遑。天津保定來南之人莫不頌聲載道。部郎因津保諸事，均以布置妥善，遂於九月二十八日入都，適值濟急會所定三十日一批，爲人數衆多，不能起行，愁歎交作，合肥中堂飭令陸部郎接手代辦，惟時通州內河業已封凍，非由陸路乘坐騾車，不能赴津，艱險倍常，殊形棘手。部郎帶繙譯雍劍秋商懇美國欽差康格君轉請美國總提督龍飛君保護，因京津一帶陸路駐

紮各國兵丁甚多，且沿途匪類出沒不常，必須多派兵隊方足以資保護。旋由鵠飛君派出兵官拔達克君帶領馬隊百餘名，馬車二十餘輛，於十月十日隨同陸部郎保護官商家眷等車共三百數十輛，出齊化門起行。美兵士均披黃襜褕，戴貂冠，御貂手套，鞍勒鮮明，戈仗晃耀。是日宿張家灣，該處兵燹之後，闃無人跡，各就破廟以居。突有某國兵戴紅圈藍帽，向一紀姓者攪鬧，美兵隊聞知，當向追捕，並分班值夜，梭巡達旦，賴以安謐。次日宿河西務，各國游弋兵丁，尤覺其夥，拔達克君恐零星散處，難於保護，爰以兵法部勒中國驢車，擇一空地，列爲方城陣式，而令婦女老弱居車城之中，派以保護兵隊居車城之外，擐甲屬兵，如臨大敵。陸部郎亦與執事諸人同甘共苦，露宿荒郊。車頭人役所預備之公館，部郎堅不往住；親與繙譯查至天明。以故出入虎口之中，毫無驚險。其宿楊村亦然，惟過楊村之大橋，萬分險隘，有某某國守兵，因見捆載繁多，少婦弱女，絡繹於道。耽耽虎視，大有垂涎之意。拔達克君親率兵隊往返巡查，見有欲揭婦女車簾之某國兵，即以洋槍相擬，某國兵抱頭鼠竄，始皆不敢有犯。拔達克君每過要隘之處，輒令兵隊分紮兩頭，必俟中國車輛全數過淸，方行導引前進，並不准車夫爭先搶路，必魚貫而行。復偕陸部郎一一點視，日凡數次，亦云勞矣。而拔達克君之部下某什長，於過橋之時，因招呼某姓家眷口十分忙急，竟從馬上墜落，受傷甚重，現在不知其痊癒否也。雪地冰天，苦辛萬狀，馬匹頗有凍斃者。所有尾批送回之華人，莫不感激美兵官拔達克君之辦事認眞，提督鵠飛

君任用得人，欽差康格君一視同仁，眞能令我華人心折也。然非陸部郎之推心置腹，爲洋人所深信，安得有此履險如夷耶？陳亮伯丁瑾臣周雅章林梅貞丁子襄等謹啓。

庚子拳變日記（由洋文轉譯）

景善

景善者，滿洲正白旗人，生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卽同治二年，爲翰林院學士，尤以理學著名於世。次年轉內務府官。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卽同治八年，升內務副大臣。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卽光緒五年，升內務正大臣。其父桂順，在道光朝爲都統，甚得信任。景善之家，與葉赫那拉有戚誼，與滿洲各貴族皆有關連，因之景善於朝廷鉅細之事，皆詳悉無遺。凡都中勢要各官，無論滿漢，景善皆能知其意向與行事。在內務府數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卽光緒二十年，退職家居。景善曾爲端王瀾公及惇王子之師，故與主持拳匪首領皆甚親切，而能知其詳。渠頗不以拳匪之騷擾京都爲然，其本身之境遇，極爲怨苦。開戰之動機，拳匪之暴亂，甘兵之野蠻，洋軍之侵入，及其家庭之苦楚，婦女之詬誶，其子不孝之狀，皆詳載於日記之中。閱之酸辛，視其他傾家敗產者尤不同也。至西歷八月十五號，聯軍入京，太后出走，景善之妻妾及子媳皆自盡死，景善亦爲其長子恩珠推入井中，恩珠後爲英兵槍斃，因其收藏身帶兵器之拳匪故也。日記之首載一千九百年正月至八月之事，皆無大關係者，予所擇錄者，乃當年夏間如癡如狂之慘劇，及太后之意向，宗室王公極愚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此日記譯者，於八月十八號，得於景善家中，正騷亂之時，幾爲色克斯所沒燒，幸而得存，可以考當時之實情焉。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瀾公來坐，談義和團事甚詳，言義和團起於山東，今巡撫毓賢獎勸之。又談昨日召見事，言昨日除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尙書內務大臣外，又召恭王，瀛貝勒，濂貝勒，端王等入見，議廢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國人頗有責言，謂不合於繼嗣之正，况我立之爲帝，自幼撫養，以至於今，不知感恩，反對我種種不孝，甚至與南方奸人同謀陷我，故我起意廢之，選立新帝，此事於明年元旦舉行，汝等今日可議皇帝廢後應加以何等封號，明朝景泰帝當其兄復位之後，降封爲王，此事可以爲例。』太后語罷，諸人相顧無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爲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號。』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擇定端王之長子，端王秉性忠誠，衆所共知，此後可常來宮中，監視新帝言行。』軍機大臣孫家鼐奏稱，請太后勿行廢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變。選擇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當俟諸萬歲後，方可舉行。太后聞之，甚爲不懌，謂孫曰：『這是我們一家人合議，兼召漢大臣，不過是爲體面，此事我亦告知皇帝，帝亦無言。』太后命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駕到，閱視立嗣之諭，其禮節則定於新年元旦日舉行。於是衆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數分鐘後，太后乘轎而至，諸人跪接，有太監數人隨駕，太后命在外邊等候，使李蓮英往請皇帝，帝亦乘轎至外門下轎，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內寶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復跪下，諸王公大臣仍跪於外。太后曰：『進來，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諸王公大臣皆入，共約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說極是，我意亦同。』此時軍

機大臣榮祿以所擬諭旨呈太后閱看，太后看過，即發下，亦未與皇帝一言，但商議選擇嗣子事。議既定，諸王公皆退，唯軍機留俟後旨。故以後之事瀾公不知。瀾公言觀皇帝神情，如在夢中。

三十日，除夕，劉順爲予剃頭，渠今晚歸家過年。大兒恩珠（譯音）向予索銀五十兩買銀鼠外褂，此子性情悖逆，甚爲不孝。是日齊秀成（譯音）來拜，言其岳父毓賢將簡放山西巡撫。太后前日召見，甚贊其在山東任內之治績。毓賢時生端邸密議，端王言我若得總理衙門差使，與洋人交涉，必無困難之事。端王性情暴躁，舉止粗鄙。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元旦，予今年七十八歲，諸子欺予耳聾，無所不爲，皆不肯向上學好，予家風墮矣。余二十餘歲時，文學即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稱奬，賞予御書一軸，上寫朱子語類。今年有閏八月，人人皆謂不祥之兆，蓋以前每逢閏八月，則是年必有變故也。新帝本定於今日即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鈴告予，新年大高殿奉先殿致祭，皆係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歲，人甚聰俊，性情粗暴，致祭時由煤山步行至殿。

五月五日，龍舟節，予六鐘起床，在小書房內洗臉，看門家人何貴進來，持剛毅名片，送予猪肉數斤爲節禮。彼同趙舒翹往涿州查看義和團情形，予不知其已回京也。來使言彼主人稍停即來拜會。予子恩珠、恩鈴往朋友家看戲，幼子恩銘在頤和園當差。四日內太后傳戲，予未見剛毅，想彼昨日甫自涿州

歸，尙未到差也下午三鐘時，剛毅來拜，予留在家晚飯。渠爲人甚佳，少余二十歲，甚爲聰明，告予昨晚有外國鬼子兵隊數百人入城，彼同趙舒翹於午後四點半鐘到京急草奏預備明日覆命，言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此時端王請假五天，剛毅曾往見之，告予正在端邸談論，慶王差侍衞送信與王，言有三百洋兵於昨日午後由天津來護衞使館，並言洋兵甚少，無所妨礙，請端王知會虎神營，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許之矣。端王詳詢侍衞各事，侍衞又言慶王曾接直隸總督來電言洋兵未帶大砲。端王笑曰：『幾百個洋鬼子怕他甚麼！』剛毅則力勸端王，令步兵統領崇禮，阻止洋兵入城。但榮祿似已命其入城，剛毅因此事甚怒榮祿，言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大約去年底端王與榮祿二人已合謀廢帝立大阿哥，端王知榮祿爲太后最信任之人，若無榮祿之助，則彼子未必能立，但現在榮祿力言義和團之無用，勸太后勿信之，榮祿一日不贊成，則端王剛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義和團也。舉一事以明太后近日之意向：有一日，大阿哥同太監數人在頤和園空地穿拳民衣服練習拳術，爲太后所見，立卽傳諭，命大阿哥入房責之，並責大學士徐桐，不用心敎導，以致扮成這難看的樣子。此事爲端王告知剛毅者。渠言由端王出前門，見洋兵入城，旁觀之百姓有罵者，但都不敢出頭，其實有甚麼要緊，若群起攻之，一個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隸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淸滅洋，卽小孩子亦皆練習拳術。曰：『這回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也不用疑慮。』涿州縣官姓康，曾捉拿拳黨首領數人，剛毅趙舒翹皆命放之，爲

予述在涿州時，觀其操練，口噴白沫，甚覺奇異，初不甚信，後有人以槍擊之，連放數次，拳民毫無所傷，此次試驗，即在縣衙門大院內行之，觀者極衆。趙舒翹言從前在陝西鄉中曾見人練習，與此相同，東漢末年黃巾作亂，其首領張角奉五斗米道，亦有法術，從者數十萬人，自言歸玉皇保佑，刀劍所不能傷。剛毅趙舒翹明日入朝覆命，將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請太后信任義和團，用爲軍隊，以敵洋人，即以端王剛毅統率之，蓋北洋陸軍統領榮祿深不信之也。總管太監李蓮英亦爲熱心贊助義和團之人，時以義和團之神奇述於太后之前，然苟榮祿心懷反對，則終不能望太后之壹意信任也。況太后春秋已高，心樂和平，不願開釁，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極爲溫藹，好書畫，喜觀劇，但有時發怒，則甚爲可怕。當同治六年，予父爲內務府大臣，有一日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監小安爲山東巡撫丁寶楨所殺，係出東宮太后旨意，太后聞之，大罵內務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內務府未先奏聞也。太后言恭王將謀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嚴刑拷問小安之太監，何人走漏風聲，其後查出，立命斃於杖下，此事太后蘊怒至深，經歷多年，始漸忘之。但現在太后暮年，心腸已軟，即對於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則洋人之在中國者將立刻戮盡無餘，各處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剛毅約坐二時許別去，渠今日尚須往端邸，冀見總管太監李蓮英也。是日工部侍郎埜岫亦來拜，言慶王於談論間時譏笑義和團，謂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則發言極爲謹慎，數日之前，太后曾問慶王對於義和團之意見如何，慶王答言義和團可用，可以保衛國家。夜

九鐘，恩珠自齊秀成家中觀劇歸，言人人皆譏榮祿不應許洋兵入城，齊之岳父毓賢，近日寫信來，言山西百姓入團者甚少，但彼極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聯成一氣，以滅除洋人。外間傳言袁世凱已吃洋教，若彼在山東果堅服忠勇之義和團，則雖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爲不孝，是晚與予妾口角，幾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予年已七十有八，時因家事煩惱，下人無禮，每使老人難堪。

五月十二日，恩銘午時來家，因昨日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故亦隨侍而歸也。言昨日早晨榮祿在園召見，奏拳民燒毀鐵路之事甚詳，太后聞之大驚，立卽命駕回宮。觀太后心中，似乎遲疑不決者。榮祿又請開缺，苟彼出軍機，則剛毅啓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進城時，太后催轎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門，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宮，立卽召端王入對，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則總不開口，雖太后問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來京，今日在殿上參劾榮祿，言京中外國使館，五日之內，卽可攻毀淨盡，但榮祿從中作梗，乃朝廷之姦臣，若不乘此時機除滅洋人，則國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日對於吾滿人感情甚惡，剛毅深恨之，但今日則利用之。

五月十四日，軍機大臣啓秀來拜，示予所擬上諭一道，乃與各國開戰者，彼豫擬以待太后蓋璽，然太后尚未決定與外國開戰。下午，予往瀾公家，今日爲其夫人之生辰，予往拜壽，有義和團百餘人在彼

家中，半皆鄉民，有一團長溫順統帶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約十三四歲，狀若昏迷，口中噴沫，起而奮跳，執近前之物亂跳亂舞，口出怪聲，如瘋狂然，瀾公信以爲神，言其夫人時入宮中，告太后以義和團神奇之術。大公主邸亦有義和團二百五十餘人，但彼不敢奏聞。其弟載瀛亦學此術，甘勇均已入城，人民豫備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日，榮祿今日入朝，軍機領首禮親王，不敢以甘勇昨日在永定門外殺死洋人之事奏聞。禮王既退，叫榮祿起。剛毅言榮祿必請太后命董福祥帶兵出京，並以殊榮賜與殺死之洋人。榮祿奏對時，無一人在側，退出後直回其家，亦未與同僚一言。傳聞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將不許其入城，榮祿亦贊成之，並勸太后許京中洋人一體出城，言若攻外國使館，實與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日，昨晚恩珠回，告予有義和團數百人已入海岱門，予患腿疾，不能出視，甚覺悵悵，遂差何慶定出觀，報予知之。予老矣，今日得親逢此盛事，眞幸福也。除使館外，京中洋房皆燒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爲奇觀。剛毅信來，言彼與瀾公往順治門，於三鐘時，指揮義和團燒法國教堂，其中敎民數百，無論男婦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難聞，二人爲之掩鼻。天明，剛毅入宮，李蓮英告之曰：『老佛爺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見火光，看燒順治門法國教堂，甚爲清楚。我說因洋人先在海岱門對衆放槍，激怒義和團，故殺教民以報復之。』又告訴老佛，徐相在家，爲洋鬼子所阻，不能出來，老佛聞之，甚爲惦念，命慶王向使

館言讓徐相出來。老佛見義和團如此奮勇，甚爲驚異。剛毅謂老佛現在雖未明下上諭圍攻使館，然不久必允許矣。李蓮英又告剛毅，不可稱贊義和團過甚，致起太后之疑，除榮相外，無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對者。太后現移居寧壽宮，因外間喧囂之聲，時達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二十一日，南城大火，延燒一日。因義和團放火燒大柵欄外國藥店，遂致延燒甚廣，附近一帶銀號銀爐，均成焦土。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之謂矣。義和團自謂有法術，只燒洋房，決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義和團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壞人攙雜於內，希圖趁火搶掠，此等流棍，冒穿義和團衣服以汚眞義和團之名譽。前門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榮祿派兵把守城門，以防亂人混入內城。下午，予之姪女來家省視，此女業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殺人，離其所居甚近，甚爲驚恐，遂移居北城。聞端王請太后派彼爲總理衙門大臣，太后命將城中洋人皆護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殺。予老友啓秀及那相均派爲總理衙門大臣，那相近曾上奏，請朝廷速向各國宣戰，勿待其援軍之至。太后特派入總理衙門，命其幫助端王。啓秀護送洋人出城。慶王仍模棱無所可否。榮祿請外國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隸裕祿之職，以防生變。是晚內子病重，口出譫語，轉側不寧，予請楊大夫來打針。

五月二十四日，昨午裕祿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砲台，請朝廷即與宣戰。太后怒甚，立卽召見軍機，定於今日集羣臣會議。端王啓秀那桐進呈外交團一照會，其言甚爲悖逆，請太后歸政，以大權讓與

皇帝，廢大阿哥，並許洋兵一萬入京。此乃假造之文也。太后閱之怒極，剛毅告予，從未見太后如此次之發怒者。卽前聞康有爲之逆謀，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們怎麼敢干涉我的大權，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國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太后盛怒之下，無論何人不能勸諫，雖榮祿亦無能爲力矣。太后告榮祿曰：『你要願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訴外國公使，敎他們前往天津，但他們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歸政，我不能保他們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們的命，前並允許洋兵入城，保護使館，我一人違拂衆人的意思，壓服義和團，都是爲他們，他們竟這樣報我。』又曰：『拚死一戰，强於受他們的欺侮。』太后雖爲女人，其勇氣智力，迥非尋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予在剛毅家中，聞彼告予，今晨召見事，是日召見在鑾儀殿，軍機大臣、禮親王、榮祿、剛毅、王文韶、啓秀、趙舒翹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與尋常召見不同，乃會議國家重大之事也。榮祿含淚跪奏曰：『中國與各國開戰，非由我啓釁，乃各國自取，但圍攻使館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實爲危險，且卽殺死使臣數人，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徒費氣力，毫無益處。』太后曰：『你若執定這個意見，最好是勸洋人趕快出京，免至圍攻，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你要是除這話之外再沒有別的好主意，可卽退出，不必在此多話。』榮祿乃叩頭退出。啓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擬宣戰之諭，進呈御覽。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又問各軍機大臣意見如何，皆主張決裂，此時已至平

常召見之時矣。太后入宮稍息，復御勤政殿，召見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貝勒載瀅，瀾公及其弟瀛貝勒，慶王，莊王，肅王以及軍機大臣，六部，滿漢尙書，九卿，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皇帝先到，候太后轎至，跪接而入。李蓮英侍於側。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時，戰慄不已。太后厲聲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爲容忍，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敢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和平解決，皇帝自己承認不克執掌政權，豈外國所能干預？天津法國領事索大沽砲台，業已無禮至極，若此次各公使之照會，凌辱中國主權，其爲悖謬尤甚』太后主意堅決，向來諸事取決於榮祿者，至此亦無力迴太后之意。太后又謂諸漢大臣曰：『本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凡爲吾赤子，皆視同一體，無分南北，自予執政以來，謹守成憲，罔敢廢墜，租稅之輕，歷代所無，偶有偏災，立發內帑賑濟，前此髮逆作亂，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難，重睹昇平，今日予等受外國欺侮，正吾全國臣民合力同心以報國家之時，奮勉殺敵，永杜外侮，果能全國一心，何難制勝夷人？朝廷平日以懷柔遠人爲心，不與深較，彼等乃誤解以爲懦弱，橫肆欺侮，今當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尙寬大，康熙皇帝應許洋人自由傳教，此乃過於仁厚，爲後來憂患之源；夷狄不知聖人之教，遇事恆多無禮，至於其他細微之事，足以敗壞吾之風俗。自恃兵力，肆無忌憚。但今日中國人已全體發奮，數千萬之義和拳民，皆奮起以衛國家，予總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走得太容易了，彼時若有一得力之軍，截而殺之，卽可轉敗爲勝。但至今日，予等報復之

期已至矣。』語畢，又問皇帝之意如何，皇帝遲疑良久，乃請太后聽榮祿之言，勿攻使館，護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決斷，仍請太后作主。趙舒翹奏請明發上諭，將內地洋人滅除淨盡，以免其爲外國間諜，洩露國內之事。太后命軍機斟酌此議奏聞。趙既退，滿人立山、漢人許景澄、袁昶，以次進諫，謂以一國與世界各國宣戰，必不免於敗壞，恐釀瓜分之禍，且內亂必乘機發生，極爲危險。袁昶並言：『臣在總理衙門當差二年，見外國人皆和平講禮，不信有請太后歸政之照會，據臣愚見，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國內政。』端王聞之大怒，斥袁爲漢奸，問太后肯聽此漢奸之言嗎？太后責端王言語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無人敢進一言者。太后卽命軍機宣布開戰之諭，傳達各省。又言當先致祭太廟，派莊王瀾公爲團練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使，有願今晚離京者，卽由榮祿保護送至天津。命軍機勿散，以待後命。於是除端王瀾公二人外，餘皆退下，二人尙須獨班召見也。此次會議，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館地方逃出，太后賀其平安。瀾公奏聞太后言彼觀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降臨，稱獎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后當國之時，玉皇亦曾降臨，與今日的事同，既有神明護佑，不難滅盡洋人也。未時，剛毅入宮，見慶王在軍機處，神色驚惶，問之乃知有一滿洲兵丁名安海者，至慶王處報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轎在東單牌樓經過，彼擊殺之，蓋端王啓秀出有告示，令各兵如遇洋人卽殺之。此次所殺二洋人之中，有一人爲德國公使，安海報告慶王，冀有不次之賞也。端王聞知此事大樂，慶王與剛毅商議，欲將此事奏聞太后。剛毅言：『

殺一兩個洋鬼子，算甚麼大事，不日即將各使館掃滅淨盡，現殺死一個公使，什麼要緊。』但慶王意見不同，反復言殺死外國公使之重要，謂此事關係極大，以前所殺洋人，不過是傳教的，今係使臣，必動各國之怒，觀咸豐十年拘執英國議和使臣之事可見也。軍機入見，禮王將此事奏聞，又言此係洋人自取，彼先以槍擊人，人乃還擊之也。太后聞之，急召榮祿入見，剛毅因供應拳臣甚忙，未俟榮祿之到，即先行，故以後之事彼未知也。予正寫日記時，衆人告予槍子飛轟於頭上，予耳聾竟不之聞。恩珠言甘勇已在圍攻使館，榮祿護送使臣至津之舉已完全失敗矣。予僕劉順請假七日回家，官民紛紛出京者甚多

五月二十四日戌時，恩銘來家，言董福祥手下之兵捉一洋鬼子，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咕咕呱呱，不知所說何語，此兵以刀傷之，帶至莊邸，將處以死刑，此兵將獲上賞。其餘之洋人鑒之，此人即彼等之榜樣也。榮祿前已預備護送各使至津，其手下有滿兵二千人，均已布置妥帖，但太后不肯阻止甘勇圍攻使館，諭言各使如願同榮祿出京，可聽其便，若留京不去，則是自己討死，毋謂未先通知也。瀾公差人來請予明日至其家中早飯，渠近日公務甚忙，但彼兄弟二人尊敬其師，未嘗失禮，雖性情暴烈，好勇鬬狠，而有時亦甚溫雅也。齊秀成差人來問余等願遷居彼家否？因予所居離開仗處頗近，槍砲之聲甚大也。但予耳聾，尚不覺之。齊秀成曾寫信與其岳父毓賢，告知近日召見之事。瀾公寫信來言今日下午，某人（原書無名）告端王啓秀，前所殺德國公使，以漢奸袁昶之命，已經棺殮，某人請端王戮其屍，懸首於東安門，袁昶

爭之言在總理衙門親識德使，不忍其暴屍於外，引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云云。此等漢奸，竟表同情於吾上國之仇敵，可奇矣。

五月二十五日申時，予欲往瀾公處，轎夫逃走，不得已，坐車而往。端王剛毅載濂及軍機皆在座，又有崇禮新派爲步軍統領者。端王今早曾蒙太后召見，兩宮由西苑搬入大內，從西苑門至西華門，沿路有拳民排列護衛聖駕，太后賞銀二千兩，親對莊王稱拳民之忠勇。又謂端王曰：『洋人命運該絕，如魚在釜中，予四十年來忍辱含垢，臥薪嘗膽，以謀報復，如越王勾踐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謂不寬大，從前我不是請公使夫人到西苑遊玩嗎？現在全國一心，敵愾同仇，必能戰勝無疑矣。』予知端王急盼太后立其子大阿哥爲帝，不幸兩江總督劉坤一極力反對，此人在太后前勢力頗大。今年二月，劉在京，曾力斥義和團之妖妄，並敢諫阻立大阿哥爲同治皇帝之嗣子，苟無劉坤一之反對，則大阿哥久卽帝位矣。故端王深恨之，劉在京於第二次召見時，曾對太后言若有廢立之事，則兩江士民必起義憤。然此亦何礙？皇帝在位中已致國家於危難之域，端王何不啓奏太后，速立其子爲帝耶？若然，則董福祥之兵及端王所統之滿兵必皆擁戴之。但榮祿亦懷反對，太后甚信其言，榮祿之妻亦爲太后所悅，常在宮中。

五月二十六日，往禮邸，予之轎夫，非同鄉，卽入拳民之夥，不得已坐小車而往。恩珠恩銘欲招拳民

百人來家中練習，但彼等既來，則須供應其火食費用，頗爲不貲，雖今日舉國之人皆當加入義團，然當此艱難之會，即供應拳民，予亦不能不加以吝惜，蓋今已至米珠薪桂之時矣。昔梁太祖弟蕭宏，性好蓄積，每積至百萬錢，則加以黃籤，至於千萬，則標一紫籤，親戚皆怨其嗇。予老矣，頗師蕭宏之所爲，諸子每欲動予所蓄，然不能如願也。予至禮邸，見禮王心頗煩悶，渠家蓄積甚富，既爲軍機領袖，又懼其責任太重，才具平庸，予不解太后何以選彼爲軍機領袖，使繼恭王之任？彼告予，劉坤一有一電奏來京，極力攻擊拳民，太后見之心頗不懌。劉又有一私電致榮祿，請其設法禁阻。榮祿覆電如何，無人知之。其電奏由保定加緊遞來，中言苟禦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作此用也。太后硃批大致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貳，該督當粤寇之亂，久歷兵間，自必深明此義；又引左傳脣亡齒寒以爲言。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予正與王談論時，榮祿來拜，形容憔悴，步履蹣跚，既入座，大聲斥責拳民，謂必無好結果。又言：『予過後門時，拳民竟敢大聲罵予爲漢奸！』予口雖不言，心思此名實爲相稱。榮祿之爲人，性極堅毅，乃滿人中之至強者，在太后前勢力極大，予深恐其敗拳兵之事也。回家後，聞端王莊王派兵圍攻法國禮拜堂，其處只洋兵數人守之，距禮邸不過一箭之遠，由邸往西華門，必由堂前經過，禮王明知必有攻擊之事，而不移避者，恐一移動，則邸中財物將被劫也。此禮拜堂不數日遂燬。予家中

近日已往滿拳民及甘勇，直不能更名此屋爲予所有，禍皆起於洋鬼子，令予受此擾亂，思至此，曷勝憤恨。是日戌時，聞榮祿發一電由袁世凱轉致江鄂廣諸督，禮親王抄稿送予，予將祕藏之，其文如下：『尊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强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爲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淩，至於極處，今既出此，義和團竟以天之所使爲詞。區區力陳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免，力疾出陣，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羣臣內侍，皆衆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狃衆，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嗣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在總署會晤，冀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爲虎神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爲萬世罪人，此心雖大可哀，慟慟！本朝深恩厚澤，惟有仰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尚希密爲布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

又聞張之洞亦有電奏來京，自矢忠誠，言臣應否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張之爲人，善觀時勢，立嗣之舉，彼亦贊成，其博徵經史以辨論統嗣之正，皆辭費也。看風轉舵，並無膽力，迥非劉坤一之比。如劉坤一之反對拳民，予雖惡之，然其忠貞之操，無人不敬之也。日記中於此處詳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禮節等、今皆略之、但錄其一端如下。

義

和團有一祕密之符號，交戰時佩於身上，其符以黃紙一張，用硃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頂上有四圓光，心下書祕字一行，其意若曰，我爲冷雲之佛，火佛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面左端書請天兵天將，其右端書請瘟疫之神，其咒語太后亦知之，一日諷誦數遍。每誦一遍，則李蓮英在旁高呼曰：『那里又有一洋鬼子！』義和團判斷人罪之法，亦至奇異：對其人燒黃表，視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則免死，下降則立殺之，其實紙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視其縛之鬆緊，鬆者易升，緊者常降也。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導，用刀或槍向房屋門上指畫，又向地上土上指畫，羣呼曰着，立時火燃，實則皆暗中佈置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予前所記被捉之洋人，於今日卯時殺之。洋人無辮子，乃以其頭置於籠內，掛於東安門之正樑上，面目猙獰可怕，在吾國宮門之上，掛一敵人之頭，不可謂非盛事，觀之令予迴憶咸豐十年刑部監外所掛洋人之頭矣。榮祿設法欲救此洋人之命，至欲以强力行之，但端邸莊邸決意斬之，不令榮祿得知，已先處決，及榮祿派人至，則洋人已身首異處矣。昨日王爺令以洋人跪練至數鐘之久，呼聲慘不忍聞，老佛知此事，命賞捉此洋人者以五百金，較之告示所開加十倍矣。住予家中之拳民，以予吸雪茄煙，初欲取之，後因予年老，特別許用。此時凡洋貨均禁用，卽洋火亦在禁止之列。義和團之首領如張德誠韓以禮，皆粗野未讀書之人，今則受王公之尊禮，思之殊可異也。瀾公來坐，告予一新聞：今日

嗣子大阿哥呼皇帝爲鬼子徒弟，爲帝所聞，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將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甚爲憤恨，但畏而不敢言。端王性雖暴烈，極畏太后，每太后與之言，輒震懼失次，汗流被體。昨日董福祥奏言使館即將攻破，太后在宮中高石之上，見使館附近火光甚大，以爲使館已燬，至下午，許景澄入見，上一封奏，與袁昶會銜，參劾義和團，言火起之處，非使館，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勢延燒及於使館耳。太后聞之，大爲不懌，斥責董福祥，立召榮祿入見，奏對良久始出，旁無一人，不知其爲何語。今日裕祿自天津奏報，言我兵得勝，洋人攻大沽砲台，死者甚衆，旋擊沈其兵輪兩艘，天津洋人幾剿滅淨盡矣。京中教民，今日所殺者有數百人之多，在莊邸外行刑，審問者爲莊王，貽穀，芬車，桂春，甚爲殘忍，多有無辜枉殺者。老佛眞乃仁慈，聞之惻然動念，下諭教民如果悔改，可即赦之。

五月二十九日，今日爲內務大臣文年値日，告予有義和團約六十人，由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於六鐘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后尚未起床，彼等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王所說，其時端王粗莽之狀，甚可駭異，或酒醉而發狂乎？老佛正吃早茶，聞外面喧囂之聲，羣呼殺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階上，諸王公及拳民聚於階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敢於這樣胡鬧！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廢立的權柄，現在雖立汝子爲大阿哥，頃刻就可以廢之，你以爲當國事紛亂的時候，可以隨便胡鬧，就錯打主意了，趕快帶人出走，沒有奉旨召見，不許

隨便進來，並須叩頭請罪。』端王乃大懼，叩頭不已，太后命罰俸一年，以示薄懲。其義和團之首領，膽敢在宮中叫囂，立即斬首，命榮祿之兵在外宮門駐紮者行刑。於是人人震懼，皆謂榮祿有此機會，必請老佛停止圍攻使館矣。皇帝當拳民噪呼之時，甚爲吃驚，其後乃叩謝太后之仁慈，保其性命。午後九鐘，老佛心怒端王及義和團之故，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次日，榮祿乃帶隊往使館邊界，懸一牌，書奉太后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記鐘之久，不聞槍聲。但其後恩銘來告予言情勢又變，老佛聞聯軍戰敗之消息，又變其意旨，復信任義和拳矣。

六月初四日，剛毅來拜，在予家晚飯，告予董福祥今早親往榮祿家中，借武衛軍之大砲。榮祿所帶之武衛軍，軍械甚富，若用其大砲攻擊使館，則數鐘之內，必成灰燼。但在榮祿掌握之中，董福祥等候一鐘餘，榮祿始出見，董盛氣向榮祿索取，榮祿佯睡不理，董罵無禮，榮祿笑曰：『你要大砲，只有一個法子，可奏明老佛，把我的頭取去，我一天不死，大砲一天不能得。』又曰：『你即刻去見老佛罷，你是好漢，老佛又信用你，你去求見，沒有不答應的。』董福祥大怒無言而出，立即入宮。其時召見之期已早過矣，董亦不顧，至皇極殿門，大聲吩咐太監奏聞太后，言甘軍統領立請召見。老佛正在作畫，聞之大爲不悅，說叫他進來。董入內跪下，太后曰：『好嗎，我以爲你來奏報使館業已攻燬呢！從上月起，你已經奏過十次了。』董答曰：『臣求見乃參劾大學士榮祿爲一奸臣，幫助洋人，他所帶武衛軍中有大砲，若攻使館，立

即片瓦不留，臣向之索取，榮祿立誓不肯借用，並言即老佛爺有旨意亦是枉然。』太后大怒，斥董曰：『不許說話，你是强盜出身，朝廷用你，不過叫你將功贖罪，像你這狂妄的樣子，目無朝廷，仍不脫强盜行徑，大約活得不耐煩了，去罷！以後非奉旨意不許進來！』剛毅言榮祿之勢力一日不倒，則使館一日不能攻克。又言立山亦爲太后所信任，彼亦袒護洋人者，那桐曾參劾之。下所錄之告示，遍貼街市，乃莊王所出，莊王言太后曾對彼言，此項賞銀，將由內帑須用，其示略謂：『現在外國教堂，均已燒燬，洋人無處藏身，必四散避匿，爲此特示仰軍民人等，如有胆敢將洋人藏匿者，立斬無赦；如有活捉一男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捉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捉一小孩者，賞銀三十兩。均須活捉，不得冒混，一經驗明，立即頒賞不延，其各奮勇遵行』云云。迴憶咸豐十年亦有此等示諭，且賞項較豐，蓋其時洋人來者甚少，今則愈多，言至此，曷勝慨歎。今晨莊邸門外殺死教民九百餘人，承審者爲貽穀、芬車、桂香，多有無辜枉死者，即數歲之小孩，亦不免，芬車直一劊子手，可謚之爲屠伯，殘忍極矣。聞老佛斥責莊王不能約束拳民，任令橫行。

六月初八日十一時，齊秀成來談甚久，聞槍砲之聲頗厲。予居之南近皇城處，有李秉衡之軍隊駐紮，並架砲於高處，皆恨榮祿不借大砲。榮祿所帶之兵，頗忠其主，服從維謹，不能以賄賂動之。榮祿膽力絕亘，近與人談，常引孟子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之語。紂蓋指端王也。有人告予，端王近

竊得一皇璽，如有機會，即可逕立其子爲帝，此事若爲老佛所知，極其危險，然不久必將查出也。齊秀成言，毓賢近上一封奏，言山西教會事，十日之前，太后曾寄一密諭，命其但遇洋人即殺之，勿使漏網，此旨似通諭各省者。然近聞陝西署撫端方，河南巡撫裕長，及蒙古各處所奉諭旨，乃大不同，凡殺字皆係保護字，恐有奸臣竊改，但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后者。毓賢最近之封奏，太后批曰：『予命凡洋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以清亂源而安民生。』此諭已加緊遞往山西。齊秀成告予，毓賢極懼內，其痛殺洋人，皆由夫人主之。毓賢到山西不久，即得極好之聲名，百姓皆頌其審案公平，有青天之號。莊王見太后批諭大樂，榮祿力諫，言殺戮婦孺何足以揚國威，恐爲全球所笑，且於老佛平日仁慈之名亦有損。太后笑曰：『是的，但洋人要我歸政，我不過以此還他，自道光以來，洋人在吾國內欺虐吾民，反客爲主，現在教他們看看究竟誰是眞主人。』昨日下午，太后往西苑，遊於湖中，有宮妃數人隨侍。日來城中圍攻法國教堂，槍砲之聲，繼續不斷，太后厭聞，命人傳諭與西華門駐守軍隊，停止攻擊，俟回宮後再行進攻。

六月十一日。裕祿近上一奏，甚可笑，言在天津捉得駱駝四隻，殺死洋人多名。榮祿曾勸其勿攻租界。予聞榮祿言，董福祥近派一滿兵暗殺榮祿，然此兵反以所謀告之，此兵乃安海（即殺死德使者。）之弟，董以爲彼必痛惡洋人而恨及榮祿也，但此兵乃榮祿旗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鄭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善射者庾公之斯追之，而庾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縱令生還也。榮祿又上奏，引春秋左傳之

言，兵交使在其間，今日圍攻使館之舉，實大悖於公理，且極愚拙，各國將永不能忘，視中國爲野蠻無禮之國。太后謂特蘭斯不過非洲一小國，而能戰勝强英，中國豈不能戰勝列强。榮祿言今日之勢，實非其比，若此時卽與列强議和，國猶可以不亡，如使館毀滅，則社稷危矣。榮祿極力開陳，太后之意漸轉，義和拳言雖誇大，而實效絶少，天津戰敗之消息到京，太后甚爲憂慮。

六月十五日，予鄰居內廷當差大臣文年告予，老佛近發大怒，斥責大阿哥之粗莽，大阿哥曾請於太后，許其護送太后至熱河，讓皇帝在京中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有一八大監欲在太后前討好，聞一槍聲，言曰：『又殺了一個洋鬼子。』太后曰：『前幾天槍砲的聲音，足殺盡中國洋人多次了，然而總沒有那一回事。』

六月十七日，榮祿昨日入見，問太后，若拳民戰敗，北京爲洋人所破，將如何辦法？太后引賈誼之言建三表設五餌云云。所謂三表者，以信諭，以憂諭，以好諭也。所謂五餌者，文繡以壞其目，美食以壞其口，樂聲以壞其耳，高堂邃宇以壞其腹，降禮厚愛以壞其心也。太后又述兩年前，曾請公使夫人來宮遊玩，受太后之招待，皆極歡樂，曰：『他們雖向着皇帝，不喜歡我，我有手段敎他們意思轉過來。』

六月二十日，消息甚惡，天津已爲洋兵所得，勢將節節進逼，軍機無一人敢以此消息奏聞者。端王仗膽入奏曰：『天津已敎洋鬼子佔了，都是義和團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敗，但北京極其堅固，鬼子

決不能來。』今晨榮祿上奏，言現已查出前日外國公使之照會請太后歸政者，實係僞造，乃端王命軍機章京連文冲所爲，故老佛近日對於端王甚爲忿怒，告端王曰：『設洋兵入京，你的頭必不保。』老佛知端王心懷不軌，欲乘時取得監國攝政之位，乃明斥之曰：『我一天在世，一天沒有你做的，放小心點，再不安分，就趕出宮去，家產充公，像你的行爲，眞配你的狗名。』（以端王名載漪，乃犬旁也。）端王狼狽而出，告人曰：『迅雷不及掩耳。』除董軍外，榮祿已得各軍統領之助，皆知圍攻使館之舉，勢將停止。榮祿自言所以不借大砲與董軍者，因恐傷及宗廟。老佛近送禮物與使館，係西瓜洒蔬果冰等物，並命慶王前往慰問，人言許景澄密與各使通信往來，今日捉得使館信差一人，搜出電報十二張，送往莊邸，內有三張係密碼，未能譯出，觀其餘數電，知洋人死傷有二百餘人，糧食已將罄竭。齊秀成近往太原，聞毓賢上一奏，言彼設一巧計，將洋人盡數擒捉，以練鎖之，均在撫署處決，其漏網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後逃走，藏於城牆之下，其後查得，已死。大雨如注，劉○橋帶來御膳房猪肉數斤，予送予妹一碗。傍晚有馬兵一隊荷槍過予之門，乃李秉衡之部下，帶有砲，將架於禁城之上，以備洋人襲攻。夜間槍砲聲甚厲，聞海岱門外有洋人出現。

六月念一日，天氣晴明，予步行至禮王及瀾公家，聞裕祿之兵譁潰，四散搶掠，因欠餉數月未發之故。通州張家灣等處，皆搶掠一空，東城門皆閉，北門偶然一開。予僕楊升由京東寶坻縣回京，言彼處尚

安靜，聞李秉衡得一勝仗，將洋人趕至海邊。下午東南方槍砲聲復起，聞有教民多人，藏匿日壇，瀾公率義和團一大隊往搜之。

六月二十七日晨，袁昶許景澄上第三奏，請殺主持義和團之大臣。昨日李秉衡入見，極力主戰，老佛又轉其意旨，信任拳民，而袁許竟敢於此時上奏，其識見雖誤，而膽力亦可佩也。李秉衡由漢口而來，現已簡爲督師大臣，在太后前毅然自任，必能攻毀使館，並力言宗廟社稷，決不至再受恥辱。今日予至瀾公家，端王李秉衡皆在座，正籌畫再攻使館之事。李主張由翰林院埋地雷以轟毀之。李曾以此策進言於太后，請仿前毀法國教堂之法，用地雷轟之，洋人必然紛亂，即可乘機而克之。老佛閱袁許之奏，言曰：「此皆有胆之人，許景澄且不說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爲之陰謀奏予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當執其固執之見，擾亂予懷，朝廷自有權衡，豈彼等所得越俎代謀耶？但予亦不罪之。」乃命傳旨申飭，勿得再行瀆奏，以擾聖衷。

七月初三日，自李秉衡到京，老佛甚爲信任。昨日李與剛毅查出前擅改諭旨之人，即將太后寄各省諭旨之中凡殺字皆改爲保護字者，乃袁昶許景澄二人所爲。剛毅告予，太后聞知此事，大怒曰：「他們膽敢擅改諭旨，如趙高之所爲，應治以車裂之刑。」命傳諭立斬之。諭中未言及擅改諭旨之事，因關於朝廷之威信也。但言二人在廷抗爭，袒庇外人，遂於今早處決。恩銘曾往觀之，袁昶爲人極好，予聞其

結局如此，爲之悽然。若許景澄，則予曾與彼在內閣同事，認識其人，向不重之，其聲名頗劣。行刑之時，袁神色自若，言曰：『予唯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蓋謂端王專橫凶僭，蒙閉太后之聰明。瀾公監刑，怒斥之曰：『汝爲奸臣，不許多言。』袁毫無畏懼，仍大言曰：『予死而無罪，汝輩狂愚，亂謀禍國，罪乃當死也。予名將長留於天壤，受後人之愛敬。』又轉謂許景澄曰：『不久卽相見於地下，人死如歸家耳。』瀾公欲前擊之，行刑者立下其刃。

七月初八日，予與長男大鬧，彼偷予銀不少，予知而責之，其答言狂悖已極，謂予受國厚恩，今日國事危殆，理應自盡以報國。李秉衡帶兵赴前敵，以禦夷人。李在京曾奏劾榮祿，老佛留中不發。皇帝對榮祿稱其盡職，榮祿答言以二年前之事言之，已虧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

七月十一日，老佛命榮祿籌畫護送洋人至津，以阻聯軍之前進。數日之前，予曾聞某人令啓秀函致使館，請各使至總理衙門商議，勿帶衛隊，蓋欲誘其離館，盡殺之於路中。啓秀自謂得計，但連去數函，各使皆不敢輕身而來，且一面致函邀請，一面又數往攻擊，有一洋人半露其體，在崇文門大街，逢人叩首，卽對於挑脚之夫，亦叩頭請其饒命，討錢數枚，自云不久卽須被殺，但從未做壞事。榮祿所用之人，將其帶歸，榮祿不殺而放之，此洋人之所以難平也。

七月十五日，消息不佳，裕祿之兵大敗，洋人節節逼近，老佛意欲巡幸熱河。榮祿力諫，言卽洋兵進

城，亦不可離京。瀾公不信洋兵能來，聞人言即譏笑之。但有一事尚好，即洋兵雖入城，亦不致刦殺也。四十年前之事，予尚憶之甚清，其時都城雖破，予仍安居未動，亦無一洋人來予家騷擾者，但得糧食稍難，洋兵駐於城外，不甚入城，予等亦未受其害。

七月十六日，予老同事立山住屋鄰於法國教堂，有人言彼挖一地道以接濟洋人之食物，端王將其拿交刑部，太后並不知之也。尚有徐用儀聯元二人，亦均送刑部監。徐用儀前不贊成立大阿哥，端王深恨之；聯元被執之故，則由於某人謂其與袁昶交好也。此三人皆於今晨殺之。徐用儀年紀較予大，今年七十九歲，眞可憐，彼雖聞太后不知此事，皆由端王矯擅，亦無怨歎之詞，臨刑之時但曰：『彼僭妄者豈能久乎？予死於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甚願也。』二滿人之被殺，如爲太后所知，必大怒，立山乃榮祿之老友。山西有一劉將官來京，今晨入見，在太后前言三日內必可將使館攻克，使館一破，聯軍聞之必驚懼而不敢進矣，今正起手猛攻。義和團無用已極，予早言其不能作一事。

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祿之兵在北倉楊村蔡村等地大敗三次，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殺。李秉衡於十四日到河西務，用盡心力以收集軍隊，而張春發陳澤霖二人均不願戰，李遂仰藥以死。榮祿入宮報此消息於太后，君臣相對而泣，皆諸王公及拳匪所釀之禍，使吾國家至於此也。榮祿乃極聰明之人，至此並不表曝己之先見。老佛言出走不如殉國，並令皇帝亦殉之；榮祿懇請太后聽彼之

言，留京下一上諭，將端王等斬首，以正其矯擅之罪，而明朝廷之本心，但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術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館，今日召見榮祿八次，召見端王五次，其餘軍機皆默然不發一言。

二十日下午五鐘，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次，於寧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申時，瀾公匆匆入宮，不暇通報，呼曰：『老佛，洋鬼子來了！』剛毅隨至，言有兵一大隊駐紮天壇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們的團勇，從甘肅來的。』剛毅曰：『不是，是外國鬼子，請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們就要來殺了。』其中復召見軍機，惟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丟下我們母子不管！無論有什麼事，你們三人必要跟隨我走。』又謂王文韶曰：『你年紀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隨後趕來罷！』又謂剛毅趙舒翹曰：『你們兩人會騎馬，應該隨我走，沿路照顧，一刻也不能離開。』王文韶答曰：『臣當儘力趕上。』皇帝忽若驚醒，謂王曰：『是的，你總快快儘力趕上罷。』兩宮究於何時離宮，則予不甚清悉，此時榮祿正極力收集軍隊，不及入見。

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匆匆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鄉間農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騾車，帶進宮中，車夫亦無官帽，妃嬪等皆於三點半鐘齊集，太后先下一諭，此刻一人不令隨行，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此時亦隨衆來集，膽敢進言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太后不發一言，立即大聲謂太監曰：『把

他扔在井裏去！』皇帝哀痛已極，跪下懇求，太后怒曰：『起來，這不是講情的時候，讓他就死罷，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並教那鴟梟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皇帝怨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曰：『上你的車子，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皇帝穿藍紗長袍，藍布袴。老佛又傳諭溥倫曰：『你掛皇帝車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輛車教溥儁掛沿。』謂李蓮英曰：『我知道你不大會騎馬，總要儘力趕上，跟我走。』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亂，指揮一切。又謂車夫曰：『儘力趕，要有洋鬼子攔阻，你不要說話，我跟他說我們是鄉下苦人，逃回家去，我們此時先到頤和園。』於是兩宮遂啓程出宮北門（即神武門）而去。動身時，宮中妃嬪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萬壽，僅有軍機大臣三人乘馬隨行，其餘百官皆奉諭往頤和園會集。予鄰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見聖駕至德勝門，但人山人海，致城門幾擁擠不能行矣。申正，聖駕於辰正至湖，老佛用茶膳少坐，先由慶邸派員前往朝陽門向倭寇懸止戰之旗，後將城門闢開，由倭兵擁擠而入。聖駕幸湖之際，恩銘正在彼值班，兩宮蒙塵而至，致無人敢認，果然係老佛否，但一見慈顏，似有不悅之狀，立時開闢左門，將車趕進。於用膳之後，即行傳諭，凡園中珍寶，悉送往熱河，又差一太監回京，告知皇后，速即將宮中財物珍寶均埋藏寧壽宮院中，端王、慶王、那王、肅王，皆於頤和園隨駕，此外有王公貝勒等數人，大員吳汝梅、溥興二人，各部堂官約十二人，軍機章京三人，由馬玉崑提督帶兵一千護送，往張家口。又有端王所帶之虎神營

旗兵數百人，乃曾攻使館而無功者也。榮祿仍極力收集軍隊。聞予老友軍機大臣徐桐自縊而死，全家婦女十八人亦皆縊死，眞忠臣也。此時耳中所聞，皆係悲慘之事，滿洲之驕子，今落此可憐之結局，醇王聘妻將於下月成婚者，亦全家自盡，可哀也。老佛一生此爲第二次避敵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難，蒙塵於外，此次之敗，蓋由南方諸省不肯同心合力也。端王存排漢之見，最爲悖謬，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榮祿之識見究竟不錯。拳民法術如小孩胡鬧，毫無所用，嗟乎！回首彼日，盛時難再矣。予妻及家中婦女，執其愚昧之見，欲吞煙自盡，予亦不能阻之，然予無此拙見，外國强盜雖已在城中搶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雖老耄，將留此不動。恩珠自昨日起卽不知其何往，奴僕星散，至無人爲予治晚餐。景善日記至此而止，此老人卽於是夜爲其長子所弒，其家中婦女，均吞煙自盡。

光緒帝硃筆上諭，立端王子大阿哥爲繼承皇位之人，下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錄於下：

朕沖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卽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籲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勿克負荷。且入繼之初，曾奉皇

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愼簡賢良，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畀。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繼承穆宗毅皇帝爲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爲皇子，將此通諭知之。如此傷心之文，爲歷史所僅見，諭中不獨甘心引退，且以其天刑明告於衆也，而尤不得不謝聖母之恩。夫太后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帝身，以期達其志，亦云忍矣。下奏乃京中都察院上西安行在者，言安海被捉之事，即殺德使男爵克林德之人也，閱之可知京中權貴當日對於拳民排外之感情，且彼等尊重太后之心，敗猶不減，而中國官吏之所謂勇敢，亦可見焉。此摺留中未發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二居之一官送登於上海報館者、其奏略曰：日本人所僱偵探，在日軍領地當鋪之內查得一錶，有克林德圖記，當鋪主人言，此乃滿人名安海者所當，此人住內城本店內，偵探名爲得洛，本旗營定字第八隊之書記，查得此事，即報告於日人，立派人往車站內，以二三人先入內，立院中問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時拘之，審問之時，安海神宇鎭定，毫無畏懼。問官問曰：『德國公使是否爲汝所殺？』安海答曰：『我奉長官命令，遇外國人即殺之，我本一兵，只知服從長官命令。有一日，我帶領二三十人在街上，見一外國人坐轎而來，我立於旁，對準外國人放一槍，轎夫立時逃走，我將外國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錶，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槍者，有得其戒指者，我萬不料因此錶犯案，但我因殺

國仇而死，心中甚樂，汝等即殺予以償命可也。』繙譯又問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飲四五斤，但那天實未飲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圖減罪嗎？』安海眞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懼，觀者皆爲動容，覺中國軍中尙有英雄也。次日即交於德人，在克林德被殺之地殺之。臣等思此事理當奏聞，安海爲國而死，當邀皇太后皇上之憫惜，加以榮典，謹此具奏。

庚子教士受難記

闕名

編者按：庚子一役，教士受難者以山西爲最烈，此篇所記，亦於山西獨詳，其殘酷無人理，固野蠻生番之行徑也。

拳匪肇禍，藉口仇教，西教士之遭殘害者數百人，今就見聞所及者，列著於篇。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國教士卜魯克見殺於山東之泰安。此爲拳匪殺教士之始，蓋大刀會實拳匪之一支，有匪孟洸汶者，因平原拳匪爲官軍所剿，思欲報復，偕同黨王某張某至肥城之南郭，頭包紅布，招人爲匪，有胡方正胡景明龐延茂等匪從之。西十二月三十日，自肥城西行三十里至張家店。六匪同寓。明晨方早餐，適卜君乘馬自泰安至平陰，途經該村，六匪聞之，立意殺害，即出寓追趕至村外。卜君見伊等持刀疾追，知有惡意，即下馬以待。孟洸汶先至，其刀被卜君奪得，用以自衛，二胡等趕上猛砍，傷卜君之額頰手臂等處，卜君棄手內之刀，奔入路旁屋內，匪拖之出，剝其外服，祇剩衫褲；時值嚴寒，積雪未融，卜君之苦可知。該村地甲劉秀義見六匪牽卜君西行，並不阻止，亦不立刻入城稟官究辦，乃尾之行若干里，然後折回，與村中父老商酌，入城報官，則爲時已久，不及救援矣。匪挾卜君西行十餘里，至一村曰下城子，向李大椿所開食物店買飲，飲時將卜君拴於近處，李大椿憐之，

給以熱水一碗。又行五里，至馬家鋪午飯，給卜君粥一碗，村人見之，無敢援救。午後，匪又挾之折回向張家店而行，再過下城子，卜君困乏無力，不能再走，匪釋其縛，卜君因告伊等不如同往大官莊，在彼有教友，或可付銀取贖，匪從之。再西行，未幾，卜君疾奔思脫，衆匪追上亂砍，割其首，棄屍於道旁谷內，該六匪皆於今年由袁世凱捕獲正法，地甲等人刑罰有差。

西歷一千九百年六月初一日，英教士挪耳滿樂平生爲拳匪所殺。　是時拳匪之亂已亟，二君於北京附近處，爲匪所斃。

六月二十七日，太原附近之拳匪，刦燒壽陽會之醫院，女教士一人被殺死。　壽陽公會爲教士畢君所主，事急時，在西國之眷友願以洋五萬元募人救之，卒不能脫，醫院被焚時，醫士勒未德君攜眷避之教士范新家，後爲毓賢所殺，女教士戈司不及走避，焚死室內。

六月二十九日，山西朔平府殺內地會男教士五人，女教士五人。

六月三十日，孝義縣殺女教士二人。　孝義屬山西之汾州，距省城二百餘里，二教士皆屬內地會，爲拳匪殺死，縣令見之，不加禁阻。

六月三十日，保定殺長老會教士五人，小孩三人。　拳匪攻長老會教士之宅，戴勒耳教士尚欲與衆分說，匪衆猛如野獸，將戴君亂刀砍死，其餘諸人，俱焚死屋內。

七月初一日，保定殺公理會教士三人，內地會教士三人，小孩一人，長老會堂既被焚刼，明晨拳匪攻公理會屋宇，教士畢根君以槍自衛，未幾受重傷倒地，爲匪所殺，蓋附近居民先刦物件，懼西人不敢近，招拳匪來攻，一女教士戈姓，因驚悸而驟卒，一女教士馬姓爲匪所掠，百般侮辱，割其二乳，終則支解之。內地會教士顧君等見事已危急，欲避入附近營內，因與營官某素友善，度必容納，攜銀五十兩，衣箱一具投之，詎料營兵受其銀物，拒人不納，反交於拳匪，帶入城內，與馬女教士同陳於一廟內，任人侮辱，至晚牽至城外斬首。同時天主教士遭害者六十人，至縱匪殺害之護督廷雍，及拒而不納之營官某，後俱爲聯軍槍斃。

七月初九日，山西巡撫毓賢殘殺耶穌教士三十五人，天主教士十人，華教友數十人。自二十七日匪焚醫院之後，在太原府之耶穌教士皆避難於教士范新家，二十八二十九日，公同商酌，稟地方官求保護，並無覆音。三十日，毓賢遣委員四人，謂城內民情洶洶，官吏勢難保護，望諸教士移居官所備之屋內，乃可保護。教士不知其詐，從之，遂受禁錮。天主教神父十人，亦囚於此。既而壽陽教士畢君等七人縲絏而至，外有重兵，雖步難越。至七月初九日，衆見攜至巡撫署前，洗剝拴縛，一如重囚，毓賢問伊等爲何國人，一教士答曰：英國，毓賢嗤之，持刀手斬三人之首，衆兵將餘人斬決，梟首署前，棄其屍。與是難者，計壽陽會教士駐太原者七人，駐壽陽者七人，大英聖書會六人，內地會五人，大英浸禮會十人，神父十人，

華教友七十人，慘矣。　先自五月間，團匪由山東至山西省，其始人數尚少，沿路亦不張揚，但見各處徧貼匿名揭帖，其中略謂我等扶清滅洋，爲國宣力，今欲招集童男童女，教練神拳，精之能槍砲不入，藉以殲滅西人，共伸大義等語。嗣後愚民被惑者日漸繁多，城中徧地都搭立高棚，逐日下午，教師糾聚各童操練拳棒，並畫圈念咒，謂練習至四十九日，即可成就，迨至六月初，竟集有數百人之多，每日招搖過市，結黨橫行，該團等均頭紮紅黃二色包巾，腰束紅帶，手執單刀，路遇穿洋布衣服者，立時拉住，將衣扯碎，倘一抵擋，即以單刀相向，諸如此類，種種不法情狀，難以言盡，日則沿途滋擾，夜則羣宿廟宇，乃於六月中旬有匪黨三百餘人，一鬨而起，先將省城中董家巷之耶穌教堂縱火焚燬，並將男女各教士肆行殺害，所有教民，該團匪均勒令叛教，有不願叛教者，即遭殺戮。毓賢亦出告示，逼令教民叛教，免致受害云云，故匪膽愈豪，匪勢愈盛，至六月下旬，又將北門內之天主教堂相繼焚燬。

七月十二日，山西絳州河津縣殺內地會教士六人，小孩一人。　有二教士自吉州往河津，偕之同行，欲往陝西，行近黃河，爲匪所殺。

七月二十一日，浙江衢州府殺內地會教士五人，小孩二人。　其釁由土匪，實官紳主之，戕殺之狀甚慘。

七月二十二日，浙江常山縣殺內地會教士三人，小孩一人。　亦係土匪殺害。

七月三十日，山西太谷縣殺公理會教士六人。　查太谷屬太原府，同時殺斃華教友甚多。

七月間，山西隰州殺內地會教士四人，岳陽縣殺內地會教士二人。　查岳陽爲平陽府轄治。

八月十三日，山西大寧縣殺內地會女教士三人。　查大寧屬隰州，三女教士自七月十一日已離家往山僻教友之處避匿，遷移無幾時，事機日迫，乃改匿山穴內，近村之教友，爲之炊食，令一童送之，如是者數日。一日，童子方攜食往，途遇一人詢曰：『汝饋何人食？』童曰：『田間工人耳。』其人曰：『吾不信汝必饋洋人食，若不告我以匿處，我先殺汝。』童子無奈，引之至山穴，其人卽招村人咸集，時借女教士在場者，祇教友楊某村人立斃之，押教士至城內，交於拳匪，剝其服，斬於西門外。大寧之匪，自以爲降神之術未成，倩河南來之客匪殺三教士，棄尸道旁。前一日，拳匪捕丐人，重刑迫其自誣爲洋人所雇，專放紙人，衆乃和之曰：『是眞憑實據。』遂殺丐人，幷華教友六人。

八月十六日，山西汾州府殺公理會教士四人，小孩三人，內地會教士三人。　內地會教士三人，本駐介休縣，避入汾州，自太原壽陽首先受禍，而太谷繼之，汾州教士日待死亡，地方官伴爲護送出城，行不多路，護兵反槍擊之盡斃，是非死於匪而死於官者也。

八月三十日，山西曲沃縣殺內地會教士二人，小孩一人，猶有三教士匿山穴內，歷盡艱辛，倖免於害。

八月間，山西沁州殺大英浸禮會教士六人。　沁州教士避入山內已二月，官吏索得之，佯許保護，誘之出，乃盡殺之。

八月間，滿洲女教士二人避難道死。

七八月之間，山西平遙縣潞城縣等內地會教士，避難至漢口，途中被擊死女教士一人，因傷而死者女教士二人小孩五人　平遙縣官初允保護，并出示嚴禁謠言，既而上司札下，意在盡殺西人，乃遣役洗去前示，而禍作矣。六月二十六日，亂民齊起，毀城內之教堂，攻城外西人之住宅，教士挈眷投縣署，官拒不見，久之，乃許派兵護送至太原。將抵太原，遇一華人，告以太原教堂盡燬，城門緊閉，正搜殺教士，教友遂不敢進，擬折向東南之潞城縣，兵丁不肯護送，自行前進，沿途匪棍勒索銀兩，不計次數。至潞城二日，邑人亦羣起而攻，潞城縣置之不理，謂上諭已降，無力保護，於是自潞城起行往漢口，男女大小共十四人，雇二驢負行李，行未數武，一驢即已走失，蓋驢夫以物遁矣。俄而二百餘人持刀仗迎刦，行李銀錢盡失，衣亦被剝，赤身行夏日中，膚爲之跡，一女教士爲日炙死。死之日，皮肉皆爛，蠅蚋羣集，傷矣哉！行二日，至長子縣，此二日中，無食無飲，每歷一村，受居民環攻，刀砍棍擊，未有稍息，種種苦況，筆不能罄。長子縣聞其至，不准入城，求食，稍與之餅，憊甚求息，仰臥城牆下地上，城上有人時以石擊之，知縣連夜備車，送至境上，迫令下車，困憊乞憐，送者不理竟去，又步行四十里，至高平縣城，途中無飲食，欲爲乞丐而

不可得，所有衣服，又遭剝掠。高平縣官見教士求食，擲以數餅，與之桶水，坐地飲食。旣又送之境外，再步行至澤州，中途二女教士弱甚，不能行，臥道旁小舍內，爲匪所得，凌虐備至，其一立時殞命，其一被牛車滾過腰際，延數日而斃。至澤州境，民方恨礦師，比天主教士更甚，屢欲殺害，至是衆誤以爲礦師也，幾瀕於危。澤州府備文解之，視如囚犯，經河南全省，俱晝則縲絏，夕則囹圄，歷懷慶，武涉，鄭州，確山，信陽而入湖北，鄭州官恨其來之不早，已奉保護之上諭，不得逞志殺西人矣，至湖北境內，則情形迥別，待如上賓焉。

山西大同府殺內地會教士六人，蒙古各處，殺瑞典教士九人，小孩一人，山西省內殺瑞典教士二人，小孩一人。以上皆不知時日。耶穌教士之存亡未卜者，尙有十二人，小孩九人，皆瑞典人也。

庚子兩宮蒙塵紀實（王文韶家書）

王文韶

七月十二三日，裕帥由北倉兵敗，退駐楊邨，又退至蔡邨，裕帥以手槍自盡。李鑑帥十四日始抵河西，所統張陳二軍，不戰自潰，鑑帥服毒自盡。洋兵進逼通州。十六日即有西巡之旨，因車輛未齊，遲遲未行。至十九日夜，城外砲火隆隆不絕。二十日早，本宅喜雀胡同一帶砲聲尤甚，砲子如雨下，忽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已經失守，然不能得眞消息。我在內直宿未歸，禁門已閉，不得出入。至二十一日早七下鐘，我坐小轎進內，始知兩宮已於黎明出城矣。我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見五次，至亥刻見面，僅剛趙二人，太后云：『只剩你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各回家，舍我母子二人不管，你三人務須隨扈同行。』幷諭我云：『汝年紀太大，尙要汝吃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剛趙二人素能騎馬，務必隨駕同行，等諭。』我覆奏：『臣必趕來。』皇上亦云：『汝必要來。』云云。至夜半見面，猶說不即走，豈知甫及天明，兩宮已倉猝出宮，狼狽情形，不堪言狀。兩宮均便衣，與庶民一樣。是日我進內，因後門東華門均不開，不能回宅，幷知兩宮聖駕出德勝門，我遂於巳刻衝出後門，至靈鷲寺中小住。廟在安定德勝門之間，廖仲山向住此，而廟中和尙怕極，因洋兵進城，逢廟必燒，因廟中皆設義和拳也。至時安定及德勝門城上，均有洋兵

來往放槍，街上亦有洋兵，和尙萬不肯留。不得已，暫避隔壁韓姓家，（自注云：內務府庫役，旗人。）我與汝兄用木板從牆上度過，車夫轎夫各自逃命。至下午，探聞西直門尙開放可以行走，我將車馬一切，一槪丟下，只帶銀錢幷隨身替換衣服，各人用小包裹背在身上，候至天昏，裝作生意人一倂混出來，由德勝門什刹海一帶行走。行近憂憂胡同，天復下雨，我短衣步行尙好，乃至景宅借住一宵。其時城內槍砲之聲已停，但見後門外火光通宵不斷而已。至寅初，探知西直門已開，洋兵未來，華兵已逃，無人盤問，逃難之人不少。我本擬坐車出城，因沿途兵勇搶車搶牲口，故先將車馬飭王弁先押出城，幾被搶去，我與汝兄仍均短衣步行，出西直門至大橋外，始坐轎車，汝兄騎騾。所帶僅十有六人，均步至海甸，飯店已閉，勉强一飯，飯後卽行。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貫石住。二十三行四十里至居庸關住，二十四行八十里，至懷來縣住。始知兩宮先於二十三日到此，駐蹕一日，故能就此趕到，卽見兩宮。二十五起行，隨駕同行五十里至沙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雞鳴驛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休息三天，擬初一起蹕，往山西大同至山西省，大約須八月中秋後也。共一千里路。（按王相此信係七月二十九日由宣化府寄者。）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鋪戶，均被前敵潰兵，以隨駕爲名，——其時駕尙未到，——紛紛西行搶刼，至室室皆空。及兩宮駐蹕之時，萬乘千騎，强買强取，更不待言，迨兩宮旣過之後，則靡有孑遺矣。我出京後，沿途無店可住，無物可買，只拾得兵勇搶剩之小米子，均在地上狠

藉，自用柴火煮飯，聊以充饑而已。然猶幸毫無所帶，得免於難，不然，與潰兵一路處，渾身凶器，千百成羣，一同行走，未有不遭害者。我與汝兄託賴天地祖宗庇佑，得脫此難，此後隨駕同走，沿途有地方辦差供應，不致如前步行拾小米子煮飯之苦。我與汝兄身體甚健，家中勿念。兩宮自京啓蹕情形，所謂天子蒙塵，從古稀有之慘，可痛已極。兩宮均坐車七十里至貫市，始由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一乘。至懷來縣，縣尹備大轎一頂，宣化府又備四頂，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轎坐。太后身穿粗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帶，灰色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吃，吃小米粥，此從古稀有之慘，可憐之至，竟有不忍言者。至懷來縣，始由地方絡繹進奉，稍覺寬舒。此次妃嬪均未帶出，太監亦不多，諸王貝勒隨行亦少，其餘一概未來。禮王、榮相、啓秀未來，所隨行者，不過慶、端、那、肅四王，濤、倫二貝子，及公爺幾位而已。堂官剛相、趙、英、王、溥興五人，各部院司員共十三人，滿小軍機二人，漢小軍機一人，神機營虎神營八旗練軍兵，均千餘人，馬玉崑保駕及營官兵丁約千餘人。兵丁到處，則各店鋪均先閉門逃走，實無處去買，亦無怪其然也。余部郎啓元隨行日記云：『二十一日早，兩宮倉皇出走，二十二日一天未有飯吃，祇吃鷄子兩枚。行至山西某縣，縣官預備行宮，一時失檢，內停棺槨兩具，岑中丞（即岑春煊）飛騎回奏，太后云：『可移之則移，否則以布幔遮之可也。』』至山西省駐蹕，撫署供應一切，係純皇帝巡幸五臺舊物，收藏謹細，煥然如新，慈聖謂爲宮中所

末有云。

張文襄之自述

羅惇曧

張文襄督鄂時，有抱冰堂弟子記，述其生平行事甚悉，託名弟子，實其自撰也，摘錄數則，間附案語，以資談助。

庚辰辛巳間，官庶子時，有中官率小奄兩人，奉旨挑食物八盒，賜醇邸。出午門東左門，與護軍統領及門兵口角，遂毀棄食盒，回宮以毆搶告，上震怒，命褫護軍統領職，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樞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訊，乃與陳伯潛學士上疏切論之，護軍統領及門兵遂得免罪。時數日內有兩御史言事瑣屑，不合政體，被責議處，恭邸手張陳兩疏示同列曰：『彼等摺眞笑柄，若此眞可謂奏疏矣。』

瓊州屬崖州，有楡林港最深，可泊大兵輪，爲中國第三船澳，乃擬於瓊州府城外設守，并經營楡林港，籌有定款，購有甚巨砲數十尊。後任某君到，言此台此砲無用，盡舉以贈北洋。　按後任某君爲合肥李瀚章；北洋大臣爲李鴻章也。

庚子拳亂初起，甫自淶水擾定興，五月初四日，即電總署，請嚴禁勦捕。嗣後於五月內疊次電奏，斥爲邪教亂民，請保護使館，力勦各匪，勿召回出使大臣。單銜徑電各國外部，及各國來華水師提督，與約

保護東南，勿擾京城，勿驚乘輿，並聯合各省督撫十餘人電各國外部，與劉忠誠會同與滬上各外國領事立約，不得犯長江。聖駕西幸，與各國堅明約束，勿擾襄樊，以通東南貢賦之道。

庚子七月中旬，京師危急，聞兩宮意將西幸，合肥李相，糾合各督撫，力阻聖駕。並未先商，已電山東請發摺，然後電知。乃急報項城，謂此議大謬，萬不可行，鄂斷不會銜，如已發，當單銜另奏，乃撤去鄂銜。幸此摺到京之日，畿郊已大亂，疏未達而乘輿已行，不然，大局不堪問已。合肥又有聯銜疏請駕留山西，勿赴陝，亦駁之。　按兩宮在太原時，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師至，力請幸西安，遂降入陝之旨。江督劉坤一聯合督撫電奏，言陝西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鄰，新疆近逼强俄，甘肅尤爲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又云各國曾請退兵回鑾，不佔土地，正可藉回鑾之說，以速其撤兵之議，倘西幸愈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款之忱，朝廷徒局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以偏僻彫敝之秦隴，供萬乘百官之糧，久將不給等語。當時若仍駐太原，聯軍亦斷無逼駕之事，回鑾較速，和約亦較易成，乃入陝經年，糜費數千萬，至臣工屢次籲請，乃議回鑾，雖由於孝欽之懼逼，亦傳霖啓之也。

庚子西幸以後，和局將定，朝廷斟酌回鑾之舉，外人來言，諸禍首雖已治罪，然某要事未辦，名位如故，到京後各國必力要之，得請乃已。乃密電樞廷，勸其面奏，趁兩宮未到京之先，出自慈斷發之，以全國體，此議遂定，時乘輿尙在汴也。　按某要事未辦，指大阿哥溥儁也。端王載漪遣戍後，傳儁名位如故，

同龢時，外人以爲言，乃撤去大阿哥名號，命即日出宮

癸卯冬，述職在京，日俄將開釁，政府囑往勸日本勿與俄戰，拒之，並述西國公使之言曰：日俄開戰，此乃於中國有益之事，何爲阻之？因請政府據以上聞，以後遂不復有勸阻日俄用兵之說。

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人言，必力詆之，四十年前已然，謂爲亂臣賊子之資。至光緒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說以煽亂，至今爲梗。　按近世言公羊之學者，湘潭王闓運最爲之魁，至廖平康有爲而大昌，文襄之言實指康也。

最惡六朝文字，謂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喪文敝之世，效之何爲？凡文章無根柢詞華，而號稱六朝駢體，以纖仄拗澀字句强湊成篇者，必黜之。書法不諳筆勢，結字而隸楷雜糅，假託包派者，亦然。謂此輩詭異險怪，欺世亂俗，習爲愁慘之象，舉世無寧宇矣。果不數年而大亂迭起，士大夫始悟此論之識微見遠也。　按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爲續爲廣藝舟雙楫，極推崇六朝，文襄此語，亦有所指也。

己丑庚寅間，大樞某，大司農某，立意爲難，事事詰責，不問事理，大抵粵省政事無不翻駁者，奏咨字句，無不吹求者。醇賢親王大爲不平，乃於文襄所奏各事，皆奏請特旨准行，並作手書與樞廷諸公曰：『公等勿藉樞廷勢恐嚇張某。』又與大司農言曰：『如張某在粵省有虧空，可設法爲之彌補，不必駁斥。』賢王之意，蓋可感矣。　按大司農爲翁同龢，時同龢以戶部尚書在樞府，與文襄最不協，恭親王奕

訢被逐出樞廷，醇親王奕譞以皇帝父不便入直，乃詔樞臣遇事與醇親王妥議，醇王實隱執政權，故能調護文襄也。文襄有送翁同書遣戍詩，自註言與翁氏交情極洽，而叔平必欲置我於死地爲不可解之語。文襄編詩集時，翁已得罪錮於家，文襄方以大學士在樞府，總不能忘同龢也。

某中丞素與齟齬，及罷官，歸語人曰：『爲我致謝張公，吾父子惟有感激而已。』蓋力勸其勿附康黨，言之四次也。　按某中丞指義寧陳寶箴，其子陳三立也。

某中丞自負而偏執，論事多不愜，及去官里居，始悟在鄂之多誤。　按此某中丞指瀏陽譚洵，譚嗣同之父也。

參議院一年史

林長民

編者按：此篇雖名參議院一年史，但辛亥壬子間南京臨時政府之大事已略具於是，與谷鍾秀氏中華民國開國史參看，可略視當日之規模也。

第一章　參議院之沿革

參議院之設，最初根據於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之規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凡二十一條，民國紀元前一月，即紀元前年陰曆十月十三日，各省代表會於漢口時所議決也。初革命經月，各省響應者十四，蘇州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遣人會於上海，通電各省，請以代表來會，謀立統一政府。已革命之省電致都督，未革命者致諮議局，越旬日，代表至者七所，稱『代表聯合會，』又曰『代表團。』議以武昌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移『代表團』赴之。各省所派亦有逕赴武昌者，凡十省二十二人，於是有漢口之會議。時漢陽方失，民軍適得南京，則復公議設政府南京。十月末旬，『代表團』東至，十一月十日，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十三日改用陽歷，為元年元旦，孫文以元旦就職，據大綱規定，『代表團』任務止於選舉臨時大總統而已。大總統既舉，立法之事，悉屬『參議院。』『參議院』以都督所派

參議員一省三人組織之未成立以前，『代表團代行其職權，』是爲『代表團』攝理時代。其後各省參議員續至，自相更迭，未至者每省留代表一人至三人爲代理，蓋代表之人數初無定額，江蘇一省三都督，各有所選派也。正月末旬，參議員漸集，未革命之省仍以諮議局所遣與會，公議凡以代表代理參議員者但得議決事件，無選舉及被舉院中委員之權，然是議尋廢。參議員既爲都督所選任，實以代表各省政府，是爲地方政府代表時代。二月，南北和局成，孫文辭職，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於是北方各省不戰悉屬民國，蒙古西藏青海亦贊同共和，皆得選派參議員矣。三月八日，議定臨時約法，廢組織大綱，改議員額省三人爲五人，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員額亦同，惟青海一人。其選舉方法，由地方自定之，都督所遣，任職如故，特增額而已。未幾，有比國公債之議，議決不足法定人數，復未經三讀會，湖北議員大憤辭職，江蘇議員亦引去，於是有主張議員當由民選者，謂受都督委任，不足代表民意，宜別立民選議院，湖北省議會通電，持之尤力。『參議院』乃議決即現有機關改民選，令各省臨時省議會選舉來代，未有省議會或未選出者，則留都督所遣以竢，自是絡繹交迭，其制漸備。南京政府解職，四月，參議院移於北京，開會以迄今日。內外蒙古青海議員十一人，三人選自本土，餘八人則北京蒙古聯合會之所選出，各行省悉選自省議會，是爲民選時代。新疆五人缺其三，西藏至今未選也。

第二章 參議院成立前後民國之政局及政府之更迭

武昌革命，推黎元洪爲首領，稱『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其後各省響應稱都督者，咸冠以軍政府名義，然省各獨立，無所統一，黎元洪以首義負時望，衆論咸推戴之。民軍所佔行省既多，欲以交戰團體先得各國承認，滬軍都督陳其美，以軍政府名義委任伍廷芳溫宗堯爲民國外交總代表，留上海，與外國領事交涉，蘇浙代表至，首以此事通告各省，求公認；伍廷芳亦自宣言，民國政府當在鄂。特分外交一部駐上海而已。紀元前年陰曆十月五日，『代表團』發於上海，赴鄂，留數人未行，爲通信；比至鄂。則漢陽已失，武昌危在旦夕，聞南京下，則議以南京建設臨時政府，一面仍以黎元洪爲大都督，暫行中央政務。上海通信諸代表，初約不得議決事件，但以『代表團』命爲進止，漢陽耗至，乃聯電趣『代表團』東下。時郵電梗阻，累日不得報，南京新陷，各路軍帥未有所一，蘇州都督程德全移領江寧，稱江蘇都督，初就職，即返旆，亦駐上海。東南各地軍心民心咸企望速立政府，頗給代表團謀事綏，有激昂者。程德全湯壽潛陳其美乃聚議延留滬代表，至則軍隊森列，以舉大元帥建設政府爲請。蔡元培臨時受湯壽潛委任爲浙江代表，薦黃興。通信代表以未得赴鄂『代表團』意爲辭，不聽，卒選舉黃興爲『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爲『假定副元帥，』投票者十六人，都督及各代表咸有投票權，獨湯壽潛未及投票先去，時十月十四日，黃興方自鄂來也。大元帥既舉，得鄂報，乃知『代表團』在漢已有大都督之選定。湯壽潛返杭州，即夕電滬翻前議；浙軍駐寧者，亦不滿於黃興。二十一日以後，通信代表與東下『代

表團』悉會南京，追認上海大元帥之選舉，遣人迎黃興，黃興固辭，『代表團』連日紛議，乃改選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副之，追加組織大綱條文曰：『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其職權由大元帥暫任之，大元帥不能在臨時政府所在地時，以副元帥代行其職權，』蓋黎元洪不得去鄂也。議既決，而孫文適自海外歸，於是復有選臨時大總統之議。

『代表團』之會於漢口也，漢陽新敗，英國駐漢領事即介南北軍議和，開停戰條件，代表團內議，欲留大總統位置以待袁世凱反正；至南京，得黎元洪電，復教言之，故有組織大綱追加之條。然孫文歸，黃興謙讓，十一月十日，卒舉孫文。後三日改元，元年正月三日，舉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是日孫文提出國務員於『參議院』，得同意，黃興爲陸軍總長，黃鍾瑛爲海軍總長，王寵惠爲外交總長，程德全爲內務總長，陳錦濤爲財政總長，伍廷芳爲司法總長，蔡元培爲教育總長，張謇爲實業總長，湯壽潛爲交通總長，是爲民國第一期內閣。組織大綱本定五部，曰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至是始增爲九部。『代表團』初議欲仿法國制度，置總理爲各部首班，屬意黃興，然孫文雅主美制，黃興卒長陸軍。伍廷芳初以外交代表駐上海，及轉司法，仍留滬專任議和事務。時南北和議開始十餘日，廷芳先受黎元洪及『代表團』委任，與北使唐紹儀會議也。各總長多往來寧滬，任部務者，黃興，王寵惠，陳錦濤，蔡元培，餘則悉委次長，國務會議亦次長代之，此稱爲次長內閣。內閣成立，適當軍民俶擾之時，政府草創，一切未具，

議和累次不決，則聲言備戰。孫文亦自謂指揮三軍，匪我莫屬也。

二月十二日清帝下詔遜位，於是全國共和之局始成，翌日，孫文具辭職書於『參議院』，且薦袁世凱，曰：『選舉之事，原爲國民公權，本總統實無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電北京，有約以清帝實行退位，袁世凱宜布政見，贊成共和，本總統卽當推讓之，曾提議於貴院，貴院亦已贊同，今者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公之力實多，其發表政見，更贊成共和，舉爲公僕，必能盡忠民國，且袁公富於政治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於貴院，請爲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孫文旣緩約辭職，薦袁世凱，復提三事於『參議院』曰：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爲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曰辭職後候『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曰臨時政府約法，爲『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參議院』得咨報曰：『今日南北既經統一，卽應統籌全國，圖所以統一之道，臨時政府地點爲全國人心所繫，應在可以統馭全國之地，使中國能成完土，庶足以維繫全國人心，並達我民國合五大民族爲一國之旨。前經各省代表指定臨時政府地點於南京者，因當時大江以北，尚在清軍範圍內，不得不暫定臨時政府適宜之地，今情勢旣異，自應因時制宜，定政府地點於北京，特新舉總統，無論何人，應在南京接收事權，事經議決，請查照行之。』是日會議者二十八人，贊成北京者二十人也。南京北京之議，當

時頗激動世論，代理江蘇都督莊蘊寬，尤痛陳利害，謂不宜都南方，然政府持之甚力，孫文得『參議院』咨，卽以原案交還覆議，比覆議，則二十七人列席，又以十九人多數贊成南京。南都之議既定，行選舉，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則復被舉爲副。未旬，遣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等爲專使，偕唐紹儀北行，迎世凱。元培等抵北京，北京兵變，夜襲專使臥所，諸專使僅以身免，乃電南都，謂兵變之事，外人極爲激昂，今日當速建一政府，其餘儘可遷就，惟求籌一善策，以滿南北之望。三月六日，元培等復電請臨時政府暫設北京，袁世凱不必南行受職，定內閣總理，由總理南下，組織新內閣接收交代，卽借參議院北移。孫文以原電交『參議院』議之，請以副總統南來代新總統受事，『參議院』乃復議決，以北京爲政府地點，別定辦法六條：一、由『參議院』電告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就職；二、袁大總統得電後，卽電『參議院』宣誓；三、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卽覆電認爲受職，並通電全國；四、袁大總統受職後，卽將擬派國務總理及國務員姓名電告參議院，求其同意；五、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任定後，卽來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六、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蓋至是南北都之事已再易議。國務總理本爲組織大綱所無，改制約法始置也。後兩日，約法全案乃通過於『參議院』『臨時約法既定，其明日，袁世凱卽以唐紹儀爲國務總理，由孫文提出院議，得同意。十四日，復提出國務員十二人，院議據約法所定十部駁之。於是往返商榷，至二十九日，始以十部十人交議，陸徵祥爲外交總長，趙秉鈞爲內務總長，段

祺瑞爲陸軍總長，劉冠雄爲海軍總長，熊希齡爲財政總長，王寵惠爲司法總長，蔡元培爲教育總長，宋教仁爲農林總長，陳其美爲工商總長，梁如浩爲交通總長，惟梁如浩否決之；越數日，乃改任施肇基，是爲第二期內閣，視第一期增置農林一部。初區工商爲二，郵電亦別立於交通之外，故爲十二部，藍天蔚長海軍，陳榥長工，劉炳炎長商，范源濂長教育，皆經更定也。陳其美則移交通爲工商，於是南北之見始洽。

新內閣成立，四月一日，唐紹儀南下，孫文解職，『參議院』部署北行。四月末旬，內閣『參議院』悉移北京，當是之時，南北統一，天下望治，紹儀與世凱交親得信任，『參議院』移至北京，開會旬日，紹儀偕國務員等到院宣政見，即舉內政外交改革維持諸方略一一陳之，於是衆屬耳目。財政報告，數目舛錯，議員湯化龍等提出質問，不能答也。王芝祥督直之議起，袁唐意見亦寖不合，會紹儀南下，接收南京政府，約以芝祥爲直隸都督，至京即以爲請，世凱雅不欲，頗相持，六月十六日，國務院索總理不得，紹儀侵晨行矣。既行以病爲辭，陸徵祥以外交總長攝總理事，世凱遣使挽紹儀，紹儀不至，二十七日，乃以徵祥任總理，提出議院。時國中政黨有三：曰同盟會，曰共和黨，曰統一共和黨。紹儀新自附於同盟會，國務員中屬同盟會者六人，紹儀去，同盟會諸人亦多辭職者，謂內閣共負責任，總理非同黨人，政見不一，無從負責，當引去。有持仍任同盟會人爲總理之說者，世凱則曰：『我任人但問其才不才，不問其黨不

黨也。』徵祥無黨，卒通過於『參議院，』世稱爲『超然總理。』同盟會閣員亦卒不可留，去職者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司法總長王寵惠，工商次長王正廷，陳其美始終未至，正廷實代之，至是亦辭。熊希齡施肇基非同盟會人，適以他故辭職，十部總長缺其六人。七月十八日，以周自齊章宗祥孫毓筠王人文沈秉堃胡惟德提出於『參議院，』徵祥躬至，述六人事蹟，求院中同意，時徵祥任總理已二十日，始至院也。演詞大失衆望，翌日投票，六總長咸否決，於是有不信任陸內閣之說，徵祥亦自請解職。國人以無政府爲懼，頗咎『參議院，』不數日而維持論乃大勝。二十三日，復提六人，周學熙長財政，許世英長司法，范源濂長教育，陳振先長農林，朱啓鈐長交通，蔣作賓長工商，獨作賓不得多數同意，餘五人咸可決之，尋以劉揆一任工商總長，是爲第三期內閣。揆一本同盟會人，以入閣故，乃脫黨。趙秉鈞雖入黨，無甚關係。劉冠雄則以軍人不與黨爲進退，故第三期內閣亦曰『超然內閣。』徵祥當國兩月，以多病屢請解職。九月二十二日，改任趙秉鈞爲總理，國務員無所更動，然至是政黨形勢已變，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合併爲國民黨，頗主張政黨內閣。孫文黃興先後來京，袁世凱極意相款，徇黃興之請，令國務員悉入國民黨，獨周學熙不隸黨籍，范源濂脫共和黨以自解，是爲第四期內閣。陸徵祥之任總理，初兼外交總長，其後以梁如浩補之，時庫倫叛已久，俄羅斯願爲調人，以三事相要：曰苟許於蒙古不移民，不設官，不屯兵者，當令庫倫廢其獨立。袁世凱於閣議中頗主張速與俄人交涉，獨許世英劉揆一及

如浩持異同，如浩以外交當局，尤懼交涉失敗受國人指摘，極力延宕．十一月九日，得俄使通牒，俄庫自定協約，於是輿論大憤，如浩棄官而逃，不得已復起徵祥為外交總長，與俄使開議，以迄今日．

壬子迎袁始末

蔡元培

編者按：壬子京津保一帶之兵變，實袁世凱背叛民國之見端，蔡等於迎袁失敗以後，特發表此文以告北方民衆，雖措辭甚婉，然袁氏咄咄逼人之面目已畢露無遺。而當日南京政府對袁氏之種種遷就，亦於此可以概見；實袁氏與民黨勢力消長之一關鍵也。標題爲編者所改，藉便醒目。

培等爲歡迎袁大總統而來，而備承京津諸同胞之歡迎，感謝無已。南行在卽，不及一一與諸君話別，謹撮培等近日經過之歷史，以告諸君，託於臨別贈言之義。

（一）歡迎新選大總統袁公之理由　自清帝退位，大總統孫公辭職於參議院，且推薦袁公爲候選大總統，參議院行正式選舉，袁公當選，於是孫公代表參議院及臨時政府，命培等十人歡迎袁公蒞南京就職。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爲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之個人較，機關爲主體，個人爲客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輕違法理，有以個人淩躐機關之行動，則爲專制時代朕卽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準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而

培等歡迎之目的，專屬於是，與其他建都問題及臨時政府地點問題，均了無關係者也。

(二)袁公之決心　培等二十五日到北京，即見袁公，二十六日又爲談話會，袁公始終無不能南行之語，且於此兩日間，與各統制及民政首領商留守之人，會諸君尙皆謙讓未遑，故行期不能驟定。

(三)京津之輿論　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團體之代表，各軍隊之長官，及多數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談，或投以函電，大抵於袁公南行就職之舉，甚爲輕視，或謂之儀文，或謂之少數人之意見，其間有極離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謂袁公不可離京之理由，則大率牽合臨時政府地點，或且并遷都問題而混入之，如謂藩屬外交財政等種種關係是也。其與本問題有直接關係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義。然袁公之威望，與其舊部將士之忠義，方清攝政王解職，及清帝退位，至危偪之時期，尙能鎭攝全京，不喪匕鬯，至於今日，復何疑慮。且袁公苟能爲北方商民所認，苟袁公內斷於心，定期南下，則其所爲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無庸過慮。故培等一方面以京津輿論電達南京備參考之資料，而一方面仍靜俟袁公之布置。

(四)二月二十九日兵變以後之情形　無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變，三月一日之夜又繼之，且蔓延於保定天津一帶。夫此數日間，袁公未嘗離京也，袁公最親信之將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變亂，足以證明袁公離京與否，與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離之關係。然自有此變，而

軍隊之調度，外交之應付，種種困難，急待整理，袁公一日萬幾，勢難暫置，於是不得不與南京政府協商一變通之辦法。

（五）變通之辦法　總統就職於政府，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也，臨時統一政府之組織，不可以旦夕緩也，而袁公際此時會，萬不能即日南行，則又事實之不可破者也。於是袁公提議請副總統黎公代赴南京受職。然黎公之不能離武昌，猶袁公之不能離北京也。於是孫公提議於參議院，經參議院議決者，爲袁公以電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職，其辦法六條，如麻電，由是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職之式不違法理，臨時統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對於今日之時局，誠可謂一舉而備三善者矣。

（六）培等現時之目的及未來之希望　培等此行爲歡迎袁公赴南京就職也，袁公未就職，不能組織統一政府；袁公不按法理就職而苟焉組織政府，是謂形式之統一，而非精神之統一；是故歡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謀全國精神上之統一，我等間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雖不能於就職以前躬赴南京，而以最後之變通辦法觀之，則袁公之尊重法理，孫公之大公無我，參議院諸公之持大局而破成見，足代表大多數國民，既皆昭揚於天下，甚至少數抱猜忌之見騰離間之口者，皆將爲泰和所同化，而無復纖翳之留，於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達，雖不敢輕告無罪，而間接目的所謂全國精神上之統一者，既以全國同胞心理之孚感而畢達，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與有幸焉。惟是民國初建，百廢待舉，尤望全

國同胞永遠以統一之精神對待之，則培等敢掬我全國同胞之齊心同願者以為祝曰：中華民國萬歲！

宋案眞相

程德全
應德閎

編者按：宋教仁以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滬寧車站被刺，至二十二日卽因傷重身死。先是民國元年三月唐紹儀內閣成立，宋教仁以同盟會會員加入任農林總長，在國務會議席上，頗露鋒芒。六月，唐內閣瓦解，宋與同盟會閣員蔡元培王寵惠等均聯袂解職。宋解職後，卽於是年八月以同盟會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四黨成爲一國民黨，其目的在於第一屆國會中佔絕對多數之議席，以實現其政黨內閣之主張。及國會議員總選擧之結果，屬國民黨黨籍者，果號稱佔五百席，而宋教仁復沿江而東，而湘，而鄂，而皖，而寧而滬，時騰其在野黨之口辯，以暴政府之短，於是袁世凱趙秉鈞等深忌之，而殺宋之志以決。此篇係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於是年四月二十六日電呈袁世凱，并通電全國，宣布檢查宋案之結果，證據確鑿，眞相畢呈，於是全國大譁，袁亦老羞成怒，二次革命的機緣，遂以成熟，實民國史重要之一段也。

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身故一案，經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暨法租界會審公堂，分別豫審，暗殺明確。於本月十六十七兩日，先後將兇犯武士英（卽吳福銘）應桂馨（卽應夔丞）解交前來。又於十八日由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呈送在應犯家內由英法總巡等搜獲之兇器五響手槍一枝，內有槍

彈兩個，外槍彈殼一個，密電碼三本，封固函電證據兩包，皮箱一個。另由公共租界捕房總巡當堂移交在應犯家內搜獲函電之證據五包，並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將法捕房在應犯家內搜獲之函電簿籍證據一大木箱，手皮包一個，送交稟檢。當經分別接收將兇犯嚴密看管後，又將前於三月二十九日在電報滬局查閱洪應兩犯最近往來電底。調取校譯。連日由德全德閎會同地方檢察廳長陳英等在駐滬交涉員署內執行檢查手續。德全德閎均爲地方長官，按照公堂法律，本有執行檢查事務之職權；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總統令自應將此案證據逐細檢查，以期窮究主名，移得確情。所有關係本案緊要各證據，公同蓋印，並拍印照片。除將一切證據妥愼保存外，茲特撮要報告。

查應犯往來電報，多用『應』『川』兩密本，本年一月十四日，趙總理致應犯函：『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等語，外附密碼一本，上注『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樣。』

應犯於一月二十六日寄趙總理『應密』『徑』電，有『國會盲爭，眞象已得，洪回面詳』等語。

一月一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東』電，有『憲法起草，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主張兩綱一除總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國會。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待』等語。

二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應密』『冬』電，有『孫黃黎宋，運動極烈，民黨忽主宋任

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供鈔，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等語。

又查洪述祖來滬，有張紹曾介紹一函，洪應往來函件甚多，緊要各件撮如下：

二月一日洪述祖致應犯函，有『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等語。

二月二日，洪致應犯函，有『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等語，

二月四日洪致應犯函，有『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為徵信，弟以後用『川密』與兄等語。

二月八日洪致應犯函，有『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等語。（輩字又似案字）

二十一日洪致應犯函有『宋件到手即來索款，』等語。

二十二日洪致應犯函，有『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趙秉鈞別號智庵）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為數不可過三十萬』等語。

應犯致洪述祖『川密』蒸電，有『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交足六六二折，買三百五十萬，請

轉呈，當日復，』語等。

三月十三日應犯致洪函，有『民立記遯初（宋教仁別號）在寧之演說詞，讀之卽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事關大計，欲爲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爲擾亂』等語。

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應犯『川密』『蒸電已交財政總長核辦，債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過。燬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語。

三月十四日應犯致洪述祖『應密』寒電，有『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等語。

三月十七日洪述祖致應犯『應密』銑電，有『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等語。

三月十八日又致應犯『川密，』『寒電應即照辦』等語。

三月十九日又致應犯電，有『事速照行』一語。

三月二十日半夜兩點鐘，卽宋前總長被害之日，應犯致洪述祖『川密』號電，有『二十四分鐘所發急電令已達到，請先呈報』等語。

三月二十一日又致洪『川密』個電，有『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等語。

三月二十三日洪述祖致應犯函，有『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等語。此函係快信，於應犯被補後始由郵局遞到，津局曾電滬局退回，當時滬局已將此送交涉員署轉送到德全處。（各函洪稱應爲弟，自稱兄。）又查應犯家內證據中，有趙總理致洪述祖數函，當係洪述祖將原函寄交應犯者，內趙總理致洪函有『應君領紙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方行』等語。又查應自造『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謄寫本，共四十二通，均係分寄各處報館，已貼郵票，尚未發表，即國務院宥日據以通電各省之件。其餘各件，容另文呈報。前奉電令窮究主名，必須澈底訊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案情重大，自應先行撮要據實電陳。除武士英一犯業經在獄身故，由德全等派西醫會同檢察廳所派西醫四人剖驗，另行電陳，應桂馨一犯，迭經電請組織特別法庭，一俟奉准，即行開審外，謹電聞。

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啓超

一 帝制問題之經過

帝制問題之發生，其表面起於古德諾之論文及籌安會，實則醞釀已久，而主動者實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數輩，於全國軍人官吏無與，於全國國民更無與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則楊度先在焉，談次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求我贊同之意，余爲陳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語既格格不入，余知禍將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來往於廣東上海間，而馮將軍國璋遣人來言，謂此問題已有發動之兆，相約入京力爭。六月遂北行，住京旬餘，晤袁氏數次，袁氏語我及馮將軍，皆矢誓不肯爲帝，其言甚懇切，馮將軍據以宣布於各報，謂此議可暫寢矣。乃僅閱一月，遂有籌安會之事。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爲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尚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託人賄我以二千萬元，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

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覺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當時各省勸進之文，及北京各報館鼓吹之論，皆由利誘威逼而來，無一出自本心也。其時余尚有數函致袁氏，苦詞力諫，袁雖不聽，但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無從加害於余，然偵探固日日包圍於吾側也。

二　雲貴起義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即從余求學，當民國二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即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爲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韙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後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爲四川省長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畫，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豫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

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託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逕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

余輩在津原定計畫，欲由雲南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布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前隊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出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祕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非由揭曉太速之故也。

三　兩廣獨立及軍務院之設置

廣西陸將軍榮廷，自帝制初發生，即持反對態度，雲南起義以前，久已祕密豫備，特緣地勢關係，發之不能太驟。及雲南軍在四川與袁軍相持，事勢危急，陸君乃崛起以促時局之解決。當時兩軍成敗，間不容髮，廣西獨立，實茲役最重要之樞紐也。余自雲南初起時，即在滬專務鼓吹輿論，聯絡各省，至今年二月下旬，陸君乃遣人來迎余入廣西，謂俟余至乃宣布獨立，余聞命即行，但當時廣東之龍濟光方出全力以為袁氏爪牙，余欲冒險經廣東以赴廣西，同志皆以為不可，乃不得不取道於安南。然往安南須有黏貼相片之護照，吾無術以得之，於是不得不為犯法之舉，以從事偷度。時同行六人，恐被注目，乃悉遣散，僅偕一友行，轉船數次，乃抵海防。海防及其附近一帶鐵路，袁政府偵探四佈，余之行程，又已為北

京所知，截探特嚴，余乃避匿山中。十月，不乘鐵路，而間道行入鎮南關。既至，則廣西已獨立矣。陳君迎余於南寧，余與陸君前此雖常通音信，直至此時乃識面也。未幾，廣東受廣西之壓迫，及經同人之遊說，亦相繼獨立，然非龍濟光之本意，故粵中情形極爲不穩。陸君乃由廣西率兵東下，助彼維持，及梧州而聞海珠之變，吾摯友湯覺頓死焉。湯覺頓者，前中國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規模，皆其手定，去年因與袁氏政見不合辭職，從余於上海，復從余入廣西，此次爲廣西代表往勸龍濟光獨立者也。而龍之將校乃戕之於會議席上，廣東之局益岌岌矣，余等遂暫留肇慶以觀變。

余與蔡君在天津密謀時，曾議俟雲貴兩廣獨立，觀形勢如何，卽先組織一臨時政府，戴黎公元洪爲總統，蓋袁氏既以叛國失去大總統資格，依約法當由黎公繼任也。至是余乃草擬軍務院條例，及各項宣言，聯合各獨立省宣布之，而軍務院行署則暫設於廣東。維時袁氏軍以全力謀攻我獨立各省，雲貴相持日久，力已疲竭，廣西軍不能不亟圖進取，陸公遂率大軍出湖南，留數千人駐肇慶以衞粵而已。而龍濟光爲袁黨所運動，常有取銷獨立之心。余恐其有變，牽動大局，乃單身入廣東省城，曉以利害，堅其盟約。時方經海珠事變之後，余此行甚危，余明知之，然爲大局計，不得不冒險一行。既至粵城，小留三日，及將行時，而龍之將校復以兵脅余，余從間道行，僅乃得免。

兩廣局面既略定，余乃復出上海，欲爲他方面之活動，及抵上海，而聞余父之喪，蓋當吾間道入廣

西時，不幸而余最愛之老父病歿於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軍中責任不輕，匿喪不使余知。嗚呼！吾此行無絲毫補益於國，而徒以此不能盡人子之職，吾之罪永刼莫贖也。吾聞喪昏迷，遂不忍復與聞國事矣。

四　袁世凱之死去及國體回復

廣東獨立未久，浙江獨立，及余復到上海時，陝西湖南四川復相繼獨立，於是獨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馮將軍國璋復聯長江各省暗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馮將軍開議於南京，謀勸袁氏退位，袁氏執迷不悟，南北之局漸有大破裂之勢，當事機極險急之時，袁氏忽然死去，於是黎公遵約法繼任，段將軍祺瑞組織內閣以輔之，國勢遂大定，此實天之佑我中國也。及約法既復，國會既開，南方軍務院即同時撤銷，余此次經手事業亦完結矣。今一部分之軍人與新進之民黨，雖小有差池，然此實過渡時代應有之現象，不足為深憂，要之此後我國之共和政治必日趨鞏固，可斷言也。當在天津與蔡君共謀舉義時，曾相約曰：『今茲之役若敗，則吾儕死之，決不亡命；幸而勝，則吾儕退隱，決不立朝。』蓋以近年來國中競爭權利之風太盛，吾儕任事者宜以身作則，以矯正之。且吾以為中國今後之大患，在學問不昌，道德淪壞，非從社會教育痛下工夫，國勢將不可救，故吾願獻身於此，覺其關係視政治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養病閑居，吾亦將從事於吾歷年所經營之教育事業，且願常為文字以與天下相見，

若能有補國家於萬一，則吾願遂矣。

從軍日記

梁啓超

當雲南首義之初，廣西之響應，久爲全國所期待，凡曾與陸幹卿將軍接者，共信其無變也。荏苒兩月，音響轉寂，於是漸或竊竊焉憂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書，將三千言，爲反覆申大義，剖利害。吾與幹卿既未前識，且茲事苟非內斷諸心者，卽游說何由進，吾書不敢期於有效，盡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吳柳隅介見一客，曰陳協五，（與祖）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發矣。其來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詫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謂將阱陷我，然吾察言觀色，覺其情眞也。協五復爲言有唐伯珊（紹慧）者，陸之心腹也，三日後行且至，更銜命竭誠致我，且通殷勤於馮將軍。翌日同人來會於靜安寺路之寓，謂吾行雖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進止。覺頓請行，孟曦副焉，約以二十五日丹波丸發，船票既購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經畫至纖悉，更無置疑之餘地，幹卿所爲必欲致我者，自謂不堪建設之任，非得賢而共之不輕發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識抑過人遠矣。吾遂不謀於衆，許以立行，然伯珊言當俟彼行後十日許我乃發上海，而與彼會於海防，且覺頓輩之行，亦須與彼偕，否則道中滋險也。而伯珊尙須如金陵謁馮華甫，以故並覺頓亦不得發。時滇軍方與賊相持於瀘渝間，狀至險艱，待桂之興，如旱

望雲。伯珊往返金陵，逾一來復，此一來復之焦灼，殊難爲懷也。初吾儕於此事祕之甚堅，與聞者六七人而已，而協五、伯珊之來，藉展轉介紹，其踪跡漸露於外，滬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刺消息而騰播之，以夸衒其聲氣，吾之行止寢假乃供多士談柄，日益爛漫，乃至時事新報之北京訪員，以專電見報，吾慮自此不復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來謁，亦既有所聞，持以相質，吾告以實，遂乘勢託以代籌途旅，蓋逆料此行之艱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者負其責。翌日，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香港往復商定，屬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輪之橫濱丸至香港，更乘妙義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議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此議初發生，最費躊躇者，則告南海先生與否也。原無取隱乎南海，然南海以不能守祕密著聞，吾此行在途二十日，生命常在人掌握中，未當以爲戲也。顧兩月來，南海以吾凡百事擅，蓄怒既久，今此大舉而不以告，他日責備，何以堪者。質則吾之專擅，良非得已，若事事稟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斷之苦痛，抑凡今之與我共事者，皆將舍我去矣，難言之隱，莫此爲甚。雖然，吾終不欲更開罪於長者，故瀕行遂決告之。吾在滬本蟄居不出一步，仍使覺頓往謁將意，南海深嘉許，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則正色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復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後此恐成敵國，其言甚長，而屬覺頓昨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無價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勞他日一番收拾也。頗思在

舟中作一長書相忠告，其夜君勉至，遂與極陳利害，託其代諍，君勉深然吾言，然亦自審不能匡救也。吾已就睡，君勉始至，劇談殆至達旦，時三月三日也。南海聞吾不挾僕衞行，則大詫而深憂之。

三月四日午前十時，乘日本郵船會社之橫濱丸發上海，從者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並吾與唐伯珊都七人。自茲以往，晝伏夜動，作客子畏人之態者垂兩旬，大類劇場中之過昭關，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蟄伏艙之最下層，在鍋爐旁拓一室，飲食寢處其間，溽悶至不可耐，每深夜羣動盡息，竊躡舷欄，一晌憑眺，謂此樂萬鍾不易，因悟天下之至樂，但當於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數種備用。先是既爲廣西草電兩通，一致袁氏勸退職之最後通牒，一通電各省申討。至是復爲草致廣東龍張二氏之最後通牒，及檄告廣東軍民，檄告在粵雲南軍士二篇。瀕行之夕，唐蓂賡書至，極言選舉元首設立臨時政府之急務，因思兩廣既下，茲事信不容再緩，乃覃思其條理。以謂黃陂繼任，乃約法上當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無須選舉，選舉乃反非法也。國務院在法律上無從發生，在事實上倉猝發生必招惡果，今方當以綜核名實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爲馬之責任內閣，其所以異於袁者幾何？故擬在軍政時代設一軍務院，厲行開明專制，磊磊落落，名實相符，院置撫軍無定員，以合議制裁決軍國重事，其撫軍即以現在首義掌兵之人充之，而互選一人爲撫軍長，竊以此爲今日臨時政府最善之制，與同行諸員往復討論，僉所贊許。乃草擬關於元首繼承軍務

院組織之宣言書五通，公電四通，軍務院組織條例附焉。以其閒暇讀書，讀吉田靜致所著現代與道德終卷，其學說宗倭鏗，殊有精闢語，讀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編盡半部，其書以吉朋之羅馬衰亡史為藍本，用演義體，至可喜，中間又為日本人所觸作書十數幅，此橫濱丸中海行數日之功課也。

七日舟抵香港，同行諸人皆登陸，惟吾獨留，蓋所轉乘之妙義山丸尚未至，須待數日也。老父方在港，恐貽驚憂，不敢往朝。初以為抵港後，吾據有全舟，恣所遊適，而桎拘乃反逾曩。四日間竟不敢登舵一步，蓋香港政府似已微譎吾蹤跡者，詗舟中不已，而覺頓伯珊同投一逆旅，裝甫卸，警吏數輩至，傾筐篋事搜索，且曰，同行三人，其一安在？時覺頓篋中片紙隻字纖悉檢舉，而機要文牘在伯珊小革囊中者獨漏網，亦天幸矣。在滬時，聞旅行越南之護照甚易得，但費數金耳，故不復厝意，至港乃聞新例至苛，須本人親到法領事館驗照相，且印手模，雖日本人亦然，此例於初三日始厲行，吾離滬前一日也。其是否專以惎我，蓋未可知，然吾得護照之望既絕，吾力主直趨省城衝梧州，蓋袁黨必不料我敢於出此，似險實穩也。使溯初走商同人，溯初既持不可，而覺頓反對尤烈，餘子和之，議遂輟。七八兩日中，日本駐粵武官，駐港領事，郵船會社三井洋行兩支店長，皆來謁，備極殷勤，港中黨人領袖林隱箒虎亦至，然百方求護照，終不可得。

八日，譚典虞自省來謁，吾復與商入梧之策，典虞奔走一日，布置就緒，而覺頓持之甚堅，謂安能以

我爲孤注，彼有死不承，議復寢。於是只能貿然仍適海防，作偷度之計矣。多人則偷度更無所施，乃議分道，覺頓與伯珊於初九日入梧州，此原議也。志先柳隅亦於數日復入梧州，則典虞所爲我布置者，彼兩人履之。孟曦則依嚴重繁複之程序取護照，以躡我於海防，我獨與溯初偕作鼠態也。發滬時服華服，篋中春衣亦數襲，且備衾褥，至是悉屏去，服西服，冒稱日本人，行李一小革囊耳。十一日，港中黨人領袖李印泉（根源）楊暢卿（永泰）等四人來訪，譚極暢，且極沆瀣，蓋此次各派皆經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飽受數年來苦痛之教訓，客氣悉除，誤解一埽，人人各自懺悔其前此之所爲，溫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此佳朕也。

偷度之舉，今全託諸日本人矣，而日人所規畫，信復纖悉周備，數口岸十數人通力合作，全神貫注，所以將護者惟力是視，蓋受之於彼政府也。所乘之妙義山丸，以十二日正午發香港，蓋三井洋行之運煤船也，三井支店長林氏以小輪由橫濱丸伴渡彼舟，登舟即展輪，一刻不淹，船以運煤爲職，儉陋猥藉可想，然彼蓋臨時爲我別治一室，一切器用悉新置，飲饌亦腆，艙面特加糞除洗滌，黝光可鑑，三日夜恣我徜徉，呼吸海氣，橫濱丸爲縲絏之地獄，此其撲僾之天堂矣。舟中日與溯初獨對，譚讌至樂，因念幹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粵中善後，初時同人殊不願我以此自承，謂終不能行其志，徒敗名耳。雖然，中國之政治，以省爲單位也久矣，今後此種積重之勢，且有加無已，吾儕自審能否謝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審

所擇，欲行其志恐地方實較中央優也。此當視所以與幹卿相處者何如，若其耦俱無猜，固當任之，即敬恭桑梓，亦宜爾也。溯初深以為然。舟中草敬告國人一篇，讀民友社出版之近代文學，稻毛詛風著之現代思潮與教育終卷。

舟宜以十四午達彼岸，阻霧半日，十五晨至焉。彼岸曰洪厓，產煤地也，距防里程未詢悉，小輪船程則五小時也。海防有日商曰橫山者，駐港日領事以政府之命命彼，於十四日赴洪厓，候妙義山丸入港，受指揮。橫山如期至，十五晨，船長告以故，彼一謁我，即折歸海防部署，當船將入港時，船長即豫幽我二人於艙底之一室，煤為四壁，以煙養肺，吾儕蟄其間凡十四小時，畏人見也。其夜三時，橫山以游船來，且挾其夫人及夫人之女伴與俱，時風雨淒厲，天黑如磐，游船艤吾舟一里外，吾儕出煤室，隨船長顚頓趨陸，別以小筏渡赴游船，蓋竟夜不就枕，顧事後聞船長宗像氏，乃亙三夜不敢交睫也。吾與溯初和衣假寐，至翌晨，橫山來，余起，張目推篷，喜欲起舞，境之幽奇，蓋我生所未見也。距洪厓市十里許，石島棊布海中千數，皆壁立絕躋攀，而細樹雜花，蒙蘢其上，似筍者，似几者，似鼓者，似編磬者，似榻似枕者，似曲屏風者，似盂者，似漏壺者，似蛇蟠者，似鷺立者，似騎士者，似垂冕旒者，似僧入定者，殊態詭狀，不可殫紀。童時泝江見小孤山，至今歎奇絕，今小孤千百燿我心目，安得不狂舞。溯初咄吾旁曰：『是未足敵我雁宕也，無極峭聳之峯。』吾曰：『天下事豈不付諸機緣，我生能否至雁宕，殊不敢知，觀此既歎天之厚我矣。』於

是吾舟穿點羣島間者凡六七小時，正值煙雨迷空，益縹緲動出塵想，吾欲求古人詩名狀之，不可得，惟魏武短歌行，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聳峙一章，氣象庶幾髣髴。中間亦舍舟探一洞，溯初殊平視之，我之儉眼惟讚仰而已。又駕小筏觀打魚，魚大小垂三十尾，以百二十小錢易之，念此間人生計之觳薄，一爲憮然。午後四時，舟乃向海防，自念吾今日所趣何事，所履何塗，乃竟有此半日與此沖夷閑曠之境相會，信乎天之厚我也。

橫山豈導我淸遊，導我偸度耳。蓋力避關吏識察，紆其塗，延其晷，入夜八時，悄然達海防矣。海防有僑商張南生者，雲南特派員也，忠純而密察，以人招之至，商今後進取之路，而以法人受袁之托，譏禁甚嚴，無所爲計，且爲言袁政府昨方有電至，專指目我，勸速發勿淹，然吾與伯珊約，待彼相迓，彼最速亦七日後乃能至也，於是橫山乃更謀匿余於其牧場，越南政府前此頗能中立不左右袒，最近態度乃一變，袁之魔術，乃如將斂之彗，餘芒猶熠熠也。綜所歷地，倘以上海爲最自由，若海防者，雖接境滇桂，而消息一無所通，可慨也。是夜卽宿橫山家，家殊湫隘，僅一榻，彼夫婦所御者，讓我與溯初作大被同眠，此安能適者，更和衣相對一夕而已，時十六日也。夜分，南生以唐蓂賡三書至，促吾往甚急也。

吾欲遂入鎭南關逆伯珊於前途，溯初力阻勿蹈險，翌十七晨，卒與橫山赴其牧場曰帽溪者，汽車行二時許，適野之樂可想也。牧場與礦區相屬，地數十里，皆橫山所有，役工徒至七百餘人，橫山十年前

子身至此，不名一錢，今如中世小侯，擁采地矣。有敎育之國民，而能以力自拓其命運，可敬羨也。吾既當隱此間一來復，以待桂使，念光陰蹉跎可惜，乃遣溯初先赴雲南，蓋雲南望我既久，吾既不能往，宜亟以人慰勞之，且待商之事亦至多也。溯初挾日人陳護照稱新聞記者，下午三時，復與橫山返海防，今夕行矣。於是同行七人，今惟吾子身在萬山中，一小行篋裏十數卷書相伴耳。

自離滬迄今未半月，所歷殊變幻復賾，可演小小一部冒險小說也。就中所最感歎者，則日本人之懇切而緻密，各種各色人，咸動於其政府默示指揮之下，如身使臂，臂使指，條理井然，而樂於趨功，無倦容，無強態，雖一事也，可以喩大，如此之國民，安往而不優勝者。彼今固無所爲而爲之，至竟有所爲耶？無所爲耶？念此抑滋慄也。

吾既堅踐溯初之約，誓枯坐六七日待伯珊矣，此間距鎭南關僅汽車程二小時，將以小舟適諒山再偷度，不復經海防與河內，袁諜縱密，當無如我何也。此六七日不可負，欲利用之著國民淺訓一書，成否抑未敢知。

三月十七日記於越南帽溪山莊

護國之役回顧談

梁啓超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爲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

諸君！今日是護國軍在雲南起義恢復共和的日子，學校裏都停課紀念，諸君因爲我和這件事有點關係，請我來這裏講演，我很感謝諸君的盛情。哎！這件事現在已成爲一段歷史了。和這段歷史有關係的人，親自來講這段歷史，聽的人自然親切有味。卻是可憐：這段歷史是傷心歷史。我這個在歷史裏頭湊脚色的人，好比帶着箭傷的一匹小鹿，那枝箭不搖他倒還罷了，搖起來便痛徹肝腸。因爲這段歷史，是由好幾位國中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把他們的生命換出來。他們並不愛惜他們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眞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如今生命是送了，中華民國卻怎麼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眞不知往後要從那一條路把我這生命獻給國家，才配做他們朋友。六年以來，我每一想起，那眼淚便在肚子裏倒流。論起當時，對於袁世凱做皇帝，眞是普天同憤。護國成功，原來是全國民心理所造成，並不是靠一部分幾個人之力。但別方面有許多事情，我知道得不十分正確，而且爲時間所限，不能多說，現在只好把我所親歷的事情中之一部分忍着痛和諸君

說說罷。

提起今天的紀念，人人都該聯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鍔。蔡公許多事業，或者諸君都還知道，不必我細說，只說我和他的交情。我二十四歲時候，在湖南時務學堂講學，蔡公那年纔十六歲，是我四十個學生裏頭最小的一個。我們在一塊兒做學問不過半年，卻是人格上早已鎔成一片。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難，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學十幾個人，不知歷盡幾多艱辛，從家裏偷跑出來尋我。據我後來所知道的，他從長沙到了上海的時候，身邊只剩得二百銅錢——即二十個銅子。好容易到日本找着我了。我和我一位在時務學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帶着他們十幾個人，租一間兩丈來寬一樓一底的日本房子同住着，我們又一塊兒做學問，做了差不多一年。我們那時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帶着他們去實行。可憐赤手空拳的一羣文弱書生，那裏會不失敗？我的學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時蔡公正替唐先生帶信到湖南，幸免於難。此外還有近年在教育界很盡些力的范源廉君，也是那十幾個學生裏頭漏網的一個。蔡公舊名本是艮寅兩個字，自從那回跑脫之後，改名蔡鍔。投身去學陸軍，畢業後在雲南帶兵，辛亥革命時在雲南獨立，做了兩年都督。這是蔡公和我的關係以及他在洪憲以前的歷史大概。

民國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辭掉，回到北京。他辭都督，並非有人逼着他辭；雲南人苦苦挽留，中央

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來因爲怕軍人攬政權，弄成藩鎭割據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則來矯正他。二來因爲他對外有一種懷抱，想重新訓練一班軍官對付我們理想的敵國。三來也因爲在雲南兩年太勞苦了，身子有點衰弱，要稍爲休息休息。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於是我們在北京常在一塊兒又一年。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於護國之役的——湯公覺頓，專門研究財政問題；蔡公專門研究軍事問題；雖然還做我們的學問生活，卻是都從實際上積經驗，很是有趣。

民國三年年底，袁世凱的舉動越看越不對了。我們覺得有和他脫離關係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廣東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幾個月的鄉間家庭生活。那年陰歷端午前後，我又出來，到南京頑耍，正值馮華甫做江蘇將軍，他和我說，聽見要辦帝制了，我們應該力爭。他便拉我同車入京，見袁世凱，着實進些忠告。不料我們要講的話，袁世凱都先講了，而且比我們還痛切。於是我們以爲他眞沒有野心，也就罷了。華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讀我的書。過了兩個多月——我記不淸楚是那一天——籌安會鬧起來了。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從北京搭晚車來天津，拉着我和我們另外一位親愛的朋友——這個人現還在着，因他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說他的姓名——同到湯公覺頓寓處，我們四個人商量了一夜。覺得我們若是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華民國從

此就完了。因爲那時舊國民黨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國內的許多軍人文人都被袁世凱買收得乾乾淨淨。蔡公說：『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袁世凱便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着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國內懷着義憤的人，雖然很多，但沒有憑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難發手。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過，但爲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拚着命去幹這一回不可。』於是我們商量辦法，唯一的實力，就是靠蔡公在雲南貴州的舊部。但是按到實際上，有好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層，這件事自然非蔡公親自到雲南去不可，但不能等蔡公到了過後慢慢地去集合舊部，如此一定事機洩漏，鬧不成功。所以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電報把重要的人叫來。這裏頭非費三個月以上的日子不可。第二層，我和蔡公的關係，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們兩個人討賊所用的武器，各各不同，蔡公靠的是鎗，我靠的是筆。帝制派既已有了宣言，我其勢不能不發表反對的文字。但我的文字發表之後，便是我們的鮮明旗幟已經打出來，恐怕妨害蔡公的實力行動。我們再四商量的結果，只有外面上做成蔡公和我分家的樣子。於是過了幾天，我在天津，便發表了一篇萬多字的文章，題目叫做『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蔡公在北京，卻聯合好些軍官作贊成帝制的表示。他在北京到處逢人便說：『我們先生是書獃子，不識時務。』那些袁黨的人便問他『你爲什麼不勸你先生？』他說：『書獃子那裏勸得轉來：但書獃子也不會做成什麼事，何必管他呢？』當時蔡公這種辦法，誠不免是帶些權術作用；

但不是如此，事情便做不成，所以不得不行權。袁世凱總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了當時最難擾最可怕的，就是我和蔡公師弟兩個。當我那文章還沒有發表以前，有一天他打發人送了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來，說是送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他太看人不起了，以爲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後來一想，我們還要做實事，只好忍着氣婉辭謝卻，把十萬塊錢璧回，別的禮物收他兩件。同時卻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給來人看，請他告訴袁世凱採納我的忠告。那人便垂頭喪氣去了。蔡公那方面，雖然在軍官贊成帝制的文章上親筆簽過名，袁世凱到底不放心他。有一天蔡公家裏出了盜案了。有四五個衣服很整齊的人帶着手鎗來搶刼，但是奇怪！什麼東西都沒有搶去，只是翻箱倒篋像要搜查什麼書籍紙片之類，結果搜不出什麼，空手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是袁世凱派來要偷蔡公的電報密碼本子。可惜他腦筋發動得遲慢，蔡公早已防備到這一着，在一個禮拜前已經把幾十部密碼帶到天津放在我的臥房裏頭了。袁世凱一面發氣，一面恐怕露馬腳；過幾天便把那幾個欽派强盜槍斃滅口了。

我們在這幾個月裏頭天天和袁世凱鉤心鬬角。把我們一羣心直口直的書生，也弄成很深的城府。偵探是常常二三十個跟着我們，我們卻不能不常常會面。蔡公總是每禮拜跑一趟天津，因爲要避袁黨注意起見，我們在一塊兒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極腐敗的樣子。幾個月過後，袁世凱看着這兩個人

眞沒有什麼可怕了。九十月間，蔡公叫出來的人都到了，又打發回去了，十一月底，蔡公便託病——其實亦是有病入天津某醫院住着，等到袁世凱幾趟派來問病的人拿了醫生診斷書回去，蔡公他一溜溜到我家裏，搭船去日本長崎，會他派去雲南又從雲南再出來迎接他的一個人——這人是一位師長，現在已經出家做和尙，在南京跟着歐陽竟無先生學佛——我爲什麼一向守在天津不走動呢？頭一件，因爲辦事祕密機關在我家裏，我不能走開。第二件，因爲我一走動，怕袁世凱加意防範蔡公，蔡公便到不了雲南。我們這幾個月刻刻當心，一直到十二月二號，蔡公纔能跑脫。我們約定扣準日子，蔡公到雲南的時候，我便到上海。我們分手的時候約定兩句話：『成功呢，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失敗呢，就死，無論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國。』蔡公走了十日後，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連，由大連轉上海。蔡公走了，他家裏完全不知，却天天打電話來問我要人，我只好拿別的話支吾過去。我臨走的前一點鐘，去和我的夫人作別，把事情大概告訴他。我夫人說：『我早已看出來了，因爲你不講，我當然也不問你。』他拿許多壯烈的話鼓勵我的勇氣。我向來出門，我夫人沒有送過我，這回是晚上三點鐘，他送我到大門口，很像有後會無期的感想。可憐袁世凱派下來幾十個飯桶偵探，頭一回把蔡鍔放跑，第二回把梁啓超放跑，他們還睡覺呢！聽說後來都槍斃了。我臨動身的時候，把我預備好的討賊檄文和電報等等都交給一位朋友。雲南今天起義，明天北京天津上海中西文報紙都一齊登出來，和原文

一字不差！聽說袁世凱後來，看見氣極了，說自己一世做人聰明伶俐，不料這回被梁啓超蔡鍔裝在鼓子裏頭！

蔡公十二月十九日到雲南省城，我十八日也到上海。雲南軍界都是蔡公舊部，況且又經幾個月布置，自然根本上沒有多大問題。但到了臨時，也不免言尨事雜，幾乎發動不成，我在上海接到蔡公一封『皓電』後，一連幾日，別無消息。那時我們又不能打密電去問，只有乾着急。還好，南京的馮華甫，很和我們表同情，我託他幫我打封電去，這是二十二日的事。這封電卻有非常的效力。因爲這電是我和蔡公約的密碼，由南京一等印電發去。他們以爲我這個人已經在南京，馮華甫準備着就要響應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電文當衆宣布，當場就把現成做好的反對帝制檄文用電報打出來，就是今日所紀念的護國之役歷史的發端了。

我們這幾個月的計畫，本來預定舉義後半個多月，我們的兵便到重慶。料定袁世凱調將遣兵，搶不過我們的先着。但起義後有許多意外的障礙——我現時也不忍多說。總之因爲這種障礙，弄到蔡公要從大理府一帶調兵，就閣了十來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帶到前敵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軍械。因爲這種障礙，本來應該在重慶宜昌一帶和袁軍決勝負的，鬧到在敍州瀘州一帶被敵人堵截我們。那時洪憲皇帝那邊的主將，便是現在候補大總統曹錕，帶着張敬堯

吳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幾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可憐我們最敬愛的蔡公帶着不滿五千人的飢疲之衆，和他們相持幾個月。講到軍事嗎？我是外行，一點說不出來。但我所知道的，蔡公四個月裏頭，平均每日睡覺睡不到三點鐘，吃的飯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萬分艱難萬分危險中，能彀令全軍將官兵卒個個都願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經過幾回以少擊多之後，敵人便不敢和他交鋒，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餓死他。到後來他的軍隊，幾乎連半飽都得不着了，然而沒有一個人想着退卻。都說我們跟着蔡將軍爲國家而戰爲人格而戰，蔡將軍死在那裏我們也都歡欣鼓舞的死在那裏。哎！我眞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尙到什麼程度，能彀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動到如此！

說到這裏，我們要把蔡公一方面的事暫行閣起，說說各方面情形。蔡公在北京時候找出來商量大事的人，除了雲南軍官以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貴州省長戴公循若。戴公本來是一位學師範的文人，辛亥革命時，在貴州起義，後來做了省長，是一位極有肝膽極有才略的人。他從十月間就到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貴州布置。雲南起義後二十多天，他就把貴州響應起來，他帶着一枝軍隊出到洪江，和蔡公犄角。當時和他相持者就是吳佩孚。像他這樣一位文弱書生，用些殘兵弱卒和現在鼎鼎大名的第一流軍人能相持許久，我們可以想像他的人才和人格了。後來戴公做了四川督軍，被安福黨人劉存厚戕害。這是後話，姑且不提。且說：自從雲南起義後三個多月，除貴州以外，沒有一省響應。蔡公軍又圍

困在瀘州，朝不保夕。袁世凱看着我們這些跳梁小醜指日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寶座去了。我們在上海眞是急得要死，自己覺着除了以身殉國外沒有第二條路了。我自己是天天做文章鼓吹，還寫了許多信到各省的將軍們，也沒什麼功效。當時態度最不明瞭的，就是廣西的陸君榮廷，我們所盼望第三省的響應，也只有這一處。我寫了一封很沈痛的信給他。陸君本來是久懷義憤，或者我這封信有點子幫助也未可定，到三月中旬，陸君忽然派一位軍官姓唐的帶着他的親筆信來找我；要我到廣西去他纔獨立：我早上到，他晚上發表，晚上到，他早上發表。我們得着這個消息，眞是喜從天降。我一點不遲疑答道：『我立刻就去。』但是怎麼樣去法呢？當然袁皇帝『捕拿梁啓超就地正法』的上諭，早已通行各省。我經過廣東到廣西是萬萬不行的，只有走安南的一條路。當時香港政府是替袁皇帝出力的，我差不多連香港一關也過不去，加以我上海的寓所中，前後左右都是偵探圍繞，我幾乎一步不能出門。我一面籌畫我去的方法，一面請我們在北京頭一天商量大計的朋友湯公覺頓先到陸君那裏幫他的忙。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廣西到底去成了。我想法子從上海搭船到香港，我是蹲在煤炭房的旁邊，我下了船後上海偵探纔知道，打電到香港。香港政府派人來搜船，也搜我不着。我又設法偷搭一隻裝貨船到了安南。安南本來有我們設立的一個通信機關。我以爲到了那裏搭火車入廣西很容易了。那知道到了過後，各車站中已經有我的相片，到處截拿。我只好坐一段車坐

一段船走一段路，三天工夫纔到鎭南關入廣西境。在這個期間內，我自己碰着一件終天大恨的事，哎！我先君因病過去了。那時候我正蹲在香港船煤炭房裏頭，哀哉！哀哉！我從此便永遠爲無父之人了。可憐我的朋友都瞞着我不給我知道，我在廣西怕老太爺擔心，三天五天一封稟帖去報平安。哎！講什麼國家大事！我簡直不是個人了。

陸君榮廷到底是好漢。我的朋友湯公到了南寧，併報告我已經起程，陸君並不等我到步，三月十五日已經把廣西獨立了。三月二十六日我纔到南寧。廣西問題解決之後，再進一步就是廣東問題。那時廣東的將軍是龍濟光，袁世凱封他做親王，正在高興得很，我們想，不把廣東拿過來，到底不能達討賊的目的。龍濟光因大勢的壓迫，漸漸拿出模稜態度，和我們通殷勤。有電到廣西請派人來商量。當時湯公激於義憤，自己擔負這個責任，跑到廣州，和龍濟光痛陳利害一日一夜，四月初九日居然把廣東獨立的電報打出來了。那時龍濟光左右都是帝制黨人，他自己就沒有誠意。那裏經得起別人的恐嚇呢？到了明天他便變起卦來，說是要在海珠開善後會議，把湯公和我們在廣東共事最得力的朋友，一位是警察廳長王公廣齡，一位是陸軍少將譚公學夔，一齊請去。門外是大兵重重圍住，開議不到一會，龍濟光部將兇賊顏啓漢等拿出手鎗向湯公王公譚公狙擊；慘哉慘哉！這幾位忠肝熱血足智多謀的仁人志士，竟斷送在一羣草寇手裏頭。

我們在廣西得着凶報，痛憤自不待言。便連日連夜帶着大兵，從梧州順流而下，到了肇慶。肇慶鎮守使李君耀漢，歡迎我們。我和陸君就在肇慶和龍濟光相持，過了幾日，岑君春煊也從上海跑來了。聽說孫君逸仙也從外國回到上海，他手下的健將陳君炯明，也在惠州起兵響應我們。龍濟光着急了，派人到我們那裏謝罪，但是他的靠不住，誰也知道的。當時我們手下的人個個磨拳擦掌，說非打廣東不可。但我和陸君全盤打算徹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圍，再下去箇把月眼看着要全軍覆滅。我們把廣西獨立原是要出兵湖南，牽制敵勢，令根本問題早日解決。若是粵桂開起仗來，姑無論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令得勝，也要費好些時日，而且精銳總損傷不少，還拿什麼力量來討賊，豈不是令袁世凱拍掌大笑嗎？論理，湯王譚三君，都是我幾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們報仇的心，我比什麼人都痛切。但我當時毅然決然主張要忍着仇恨和龍濟光聯和。但是聯和嗎？他要來打我們又怎麼呢？我說非徹底叫龍濟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跟我們走不可。有什麼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親自出馬靠血誠去感動他。當時我就把我這意見提出來。我的朋友和學生跟着我在肇慶的個個大驚失色，說這件事萬萬來不得，有幾位跪下來攔我。但我那時候，天天接着蔡公電報，形勢危在旦夕，我覺得我爲國家爲朋友都有絕大的責任，萬萬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爲什麼緣故有一種自信信我斷不會橫死，信我一定有八十歲命。當時無論何人也攔我不住，我竟自搭車跑廣州去了。我到了沙面，

打電話告訴龍濟光說我來了，要會他。龍濟光也吃一大驚。跟着我就一乘轎子跑上觀音山去了。我和龍濟光苦口婆心的談了十幾點鐘。還好，他像是很心悅誠服的樣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許多軍官都聚起來，給我開歡迎會。個個都拖鎗帶劍如狠似虎的幾十人。初時還是客客氣氣的，呵呵！酒過三巡，漸漸來了。坐在龍濟光旁邊一員大將——後來我纔知道他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裏大發議論，起首罵廣東民軍，漸漸罵廣西軍，漸漸連蔡公和護國軍都罵起來了。鼓起眼睛釘着我，像是就要動手的樣子。龍濟光坐在旁邊整勸少說話。我起初是一言不發，過了二十分鐘後，我站起來了。我說：「龍都督！我昨夜和你講的什麼話，你到底跟他們說過沒有？我所為何來？我在海珠事變發生過後纔來，並不是不知道你這裏會殺人！我單人獨馬手無寸鐵跑到你千軍萬馬裏頭，我本來並不打算帶命回去。我一來為中華民國前途來求你們幫忙，二來也因為我是廣東人不願意廣東糜爛。所以我拚着一條命來換廣州城裏幾十萬人的安寧，來爭全國四萬萬人的人格。既已到這裏，自然是隨你們要怎樣便怎樣……」我跟着就把全盤利害給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據後來有在座的人說：我那時候的意氣橫厲，簡直和我平時是兩個人，說我說話的聲音之大就像打雷，說我一面說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那滿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當作響。我當時是忘形了。但我現在想起來，倘若我當時軟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們的毒手。我氣太盛了，像是把他們壓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動，散席後許多

位來和我握手道歉。自從那一晚過後，廣東獨立，沒有什麼問題了，第三天我就回肇慶，陸君也帶着兵出湖南去了。

以後湖南浙江都陸續獨立，四川那邊形勢鬆得多了。過些日子，接着馮華甫電報，要我來上海商量解決大局方法。我五月初旬，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兒從天津來接我，住定了兩日，纔把老太爺的事告訴我。我魂魄都失掉了，還能管什麼國家大事？從此我就在上海居喪，連華甫也不便來和我商量了，過了二十多天，袁世凱氣憤身亡，這齣戲算是唱完。

共和恢復了，黎總統就任了，當下任命蔡公做四川督軍兼省長。蔡公本來說過，成功不爭地位。而且這幾個月過的日子不是人過的，他本來已經有病的人，到這時更病到不成樣子。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做這官，急急要將兵權交出來，自己去養病。但一來因爲自己的軍隊要收束，二來因爲四川秩序要維持，他還扶着病親自到成都住了二十天，把各方面情形都布置停妥。當時政府無論如何不許他辭，四川人燒着香攔着路不準他走，他到底毅然決然走了。他到上海時候，我會着他，幾乎連面目也認不清楚，喉嚨啞到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都看着這病是不能救了。北京政府接二連三派人歡迎他，他也不去，在上海住了幾天，就到日本養病。十一月七號，這位民國恩人便和這個世界長別了。

這回事件，拿國內許多正人君子去拚一個叛國的奸雄袁世凱。拚總算拚下了，但袁世凱的游魂，

現在依然在國內縱橫猖獗，而且經他幾年間權術操縱，弄得全國人廉恥掃地，國家元氣，斲喪得乾乾淨淨。吆！紀念雲南起義，還有什麼紀念？不過留下一段傷心的史料罷了。若說還有紀念價值嗎？那麼，請紀念蔡公松坡這個人。我們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紀念，受蔡公人格的一點感化，將來當眞造出一個眞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出來，蔡公在天之靈，或者可以瞑目了。

蔡公死了嗎？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請你把你的精神變作百千萬億化身；永遠住在我們青年心坎裏頭。

復辟陰謀紀實

孫毓筠

編者按：復辟一役，發動於民國六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日卽完全歸於失敗，突起突落，似頗滑稽，但在民國史上，其意義之重要實與洪憲一役無異。孫君此文曾於事後發表於上海中華新報，雖不敢謂其一一合於實際，但大致不外如此。讀者與指迷君一文參看（該文曾載於是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當不難得此役之眞相也。

張勳據京實行復辟，近畿國軍倡義討伐，各省亦先後宣言反對。辮軍疊遭挫敗，勢已垂窮，指顧之間，大局可定。論者以張勳此舉失敗之速，由於北洋各督軍之不肯附逆，其維持共和之功，不在去年西南諸省之下，前此獨立稱兵，迫脅元首，解散國會種種破壞約法罪名，亦借此可以抵銷而有餘。不知復辟問題，發生已久，與聞逆謀者，不止一二人，甘心附和者且多至十餘省；徒以變起倉猝，擁戴之功，爲張勳一人所獨占，不免懷嫉心，而津保一帶明白大體之將校，如張紹曾馮玉祥等，又已憤不可遏，與言討賊，馮段兩首領，遂乘機表示反對態度，以恢復已墜之物望。雖復辟主動人物，如倪嗣冲李厚基張作霖等，亦遂瞻顧徘徊，不敢遽然響應。及聞辮兵敗耗，知大事已不可爲，乃決意改變面目，賣友希功，倪嗣冲且靦然任南路討逆總司令矣。毓筠寓津年餘，於逆黨內幕，知之甚悉，謹舉大略布告國人。

當去歲袁氏帝制失敗之日，西南諸省，不肯罷兵，迫促退位之電，一日數至，袁系要人，勢窮力竭，仍百計欲圖挽回，徐世昌方任總理，密與張勳倪嗣冲輩電商實行復辟，謂民黨煎迫至此，不如以大政歸還清室，項城雖退位，仍得居總理大臣之職，領握政權。議定後，由梁士詒張鎭芳等，向清室再三商懇，卒被拒絕，外交方面，亦迭次遣人刺探，未能遽得同意。袁氏既歿，南京徐州迭開會議，均將復辟一事列入議案，及袁氏櫬輿回彰德時，北洋軍人首領咸往致祭，又曾祕密會議，由徐世昌主席，提議復辟，在場諸人，一致簽名贊成。其後徐州第二次會議，表面雖爲反對民黨閣員及國會，內幕仍爲計畫復辟進行手續。到會諸武人中，以倪嗣冲主張爲最激烈，張勳屢以機會未至爲言，反遭倪之斥責。最後決議，一俟運動某國，得其同意，卽刻舉行。事爲某國軍人探知，其天津駐屯軍司令某少將，卽由朱家寶作書介紹，赴徐面謁張勳，力勸速辦復辟，且謂該國陸軍，亟願設法援助。同時肅王善耆，及蒙匪首領巴布生布，亦派有代表來津，經某國軍人介紹，與朱家寶雷震春張鎭芳等接洽，謂某國已以最新鎗械接濟蒙古，開春後，準大舉南下，雷震春允爲運動張家口軍隊，屆時響應。旋赴徐州蚌埠，與張倪約定，俟蒙匪至張家口時，卽借防守京師爲名，派兵北上，擁戴宣統復辟。並以所議辦法，密電張作霖，要求屆期一致行動，幸蒙匪數爲官軍所遏，卒未得抵張家口，此策遂歸無效，否則復辟事實，早發現於數月以前矣。

陸宗輿之赴某國也，報紙喧傳，謂爲運動某國政府贊助復辟，嗣經祕密調查，知陸此行，陽爲收領

交通銀行借款，陰賓奉有徐世昌之命，試探某國政府對於復辟之意向，並攜有徐自擬之復辟條件，其內容大致如下：(一)擁戴宣統復辟(二)設輔政王一員代皇帝執掌政權，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之漢人充之；(三)輔政王由皇帝勅任，十年一任。但得聯任；(四)皇后由漢大臣之女聘充等語。另與某國協商條件，如某國政府肯出力援助復辟，復辟事成後，願以兵工廠合辦，及軍隊警察一部分之管理權為酬報。陸臨行時，曾過徐州，以此條件面呈張勳，請其核定。張閱竟，怒形於色，謂陸曰：『似此條件，祇為成全徐某一人功名富貴，於清室有何利益？若論地位資格，輔政王一席，我亦有分，何獨徐某！』陸悚然不敢置詞，臨行時索條件底稿，張云：『此稿須留在我衙門存案，不能還君。』及陸抵某國，謁首相，不得見，晤內相某，略探意旨，答：『此係中國內政，他國何能干涉？』竟不得要領而返，津滬兩處遺老聞之，以陸此行，外交未能辦妥，咸咎徐用人之失當，張徐兩人意見之不合，實根於此。

迨對德抗議事件發生，徐大喜，認為利用外交之絕好機會，與梁啓超密議，極力主張宣戰，並游說段祺瑞，謂此舉若成，得協約國為奧援，北洋勢力，定然增加，即公之地位，亦愈鞏固不搖，段深韙其言，宣戰之意遂決。時外間轟傳有某國輦巨金運動當道之說，局外無從徵實，然觀來京各督軍中，反對宣戰者十居八九，抵京未數日，忽皆一致贊同，且極熱心，分頭向國會議員疏通，數日之間，前後意旨，判若兩人，外間所傳金錢運動之說，似非無因。不意好事多磨，公民團之脅迫議院，弄巧成拙，內閣解體，而總理

免職之令忽下，段遂赴津通電各省，聲言未經渠副署之命令，當然無效，於是徐州有第三次之會議。張勳倪嗣冲等咸謂事已至此，非速行復辟不可，議定手續，何人發難，何人響應，並當衆宣誓，如有臨時退縮，或陰持兩端者，羣起討之。

皖奉魯豫直晉各省，既已獨立，進兵時居留天津，北洋系諸軍人，以及交通系研究系各派，皆思利用此機，在政治方面各占地位，並以徐世昌之授意，公同發起組織總參謀處，通電獨立省分，謂將組織臨時政府，召集臨時議會，一面密電張勳，請其聯合各省，領銜發電，公推徐爲海陸軍大元帥，由梁啓超代擬電稿，派錢能訓親自赴徐。乃張勳大不謂然，謂徐將奪其垂成之功，對錢能訓力斥此舉爲不合時宜，親擬覆電，有『此等辦法，異常荒謬，萬難贊成』之語。徐得覆電，憂憤成疾，閉門謝客，而研究系亦遂於此際通電，宣言須保持共和國體，及立憲政體，否則不敢與聞矣。蓋研究派對於各督軍之稱兵獨立，既已附和提攜於前，繼見張勳恣睢跋扈，目無餘子，早料其專欲難成，不得不預爲宣言，藉避輿論之攻擊，其心計之工，手段之敏，不能不令人驚歎。當總參謀處開幕之日，雷震春張鎭芳兩人代表張勳發抒意見，甫提及復辟二字，段系軍人吳中英等，挺身反對，會場秩序大亂，幾至用武。經段芝貴極力調解，乃不歡而散，後遂不復開會，總參謀處之所以僅僅曇花一現者以此，而張勳之所以失敗者亦以此。

統觀一年來逆黨之黑幕，各派所持辦法，雖有不同，而推倒約法，推倒國會，推倒黃陂，別圖擁戴，此

點則純然一致。主張復辟最力者，本爲徐世昌張勳倪嗣冲等，而徐與張相差之點，即一在必經過種種手續，由曲線以達其目的；一在簡直了當，以趣其目的，至段祺瑞與聞復辟之謀與否，誠未敢斷，然其左右若徐樹錚段芝貴輩實常與徐張接洽，有所計議。研究派雖已宣言保持共和，然該派以依附一種勢力，爲其成立之要素，始則欲依附勢力行其政策，繼則除依附勢力外，更無所謂政策，如果復辟告成，則該派之態度，誠未可知，此非好爲苛刻之論，試觀該派一面通電保持共和，一面又由藍公武向人聲言，謂張勳果能實行虛君共和，不失立憲國家精神，本黨主張，亦未始不可犧牲等語，則該派無可無不可之態度，已明白宣布矣。今此結果，僅僅犧牲一張勳，且恐僅僅犧牲一張勳安徽督軍與長江巡閱使之頭銜，張勳之勢力，接收者有人，張勳之主張，繼述者亦大有人；即張勳之本身，一日未死，即一日未能禁止其活動，言念前途，禍患誠莫測所底止。七月十二日，新聞報揭載指迷君之通訊，可謂洞見癥結，毓筠又何敢以負罪之身，知而不言。用特略舉今兹事變之因果，期與我克盡天職之新聞記者，互相證明，我國民倘能得最後眞正之覺悟，則雖以言賈禍，所不計矣。

復辟之眞相

指迷

復辟之議，確起於去年彰德會議，至第一次徐州會議，始決定爲議案之一，督軍團中尤以倪嗣冲張懷之曹錕主張爲最力，東海河

間，亦與聞其事。張此次來京，提及復辟，河間並不反對，並有我前清亦賜過爵之言，而東海迄今尚未言復辟之不當，不過云今非其時耳。蓋東海主張，待明年選舉總統時，必有一番搗亂，迨兩黨相爭，不能解決，始請宣統復辟，則千穩萬妥，張勳豎子，發之太驟，此東海所由反對也。張勳來京時，不能發表此事者，因北洋老前輩王士珍尚未疏通，迨抵京後，首先運動王士珍，王既贊成，則陳光遠江朝宗當然加入，否則北洋駐京之兵，多於辮子兵數倍，張逆何敢提數千之卒，橫行於首都。更有一事，足以證明北洋諸師之贊成者，則在張逆調兵入京一事。辮兵在徐州，尚有二萬人，彼之所以不先調集京師者，明知倪嗣冲張懷芝決不裁留彼之軍隊，不妨陸續調來也。當發表之時，有人問張逆之兵力，彼云：『除自己兩師及十二師外，督軍尚有兩師可調。』此兩師，即指山東與直隸之軍隊。可見張逆事前布置，甚爲完密，並非如報紙所載，毫無準備也。彼之所未算到者，即在段合肥親自出馬之一着。彼以爲北洋派各督軍已一致贊成，段無兵權，無能爲也。不料段一聞此信，連夜令靳雲鵬運動山東軍官，一面派親信人向倪嗣冲接洽，而段次日即親自出馬至馬廠。李長泰與段既係同學，感情甚好，見面之下，情不能卻。惟張懷芝不贊成，又不能動，乃運動張懷芝之弟，由弟疏通其兄。而倪處回信亦至，要求祇討張勳一人，不能牽涉他人。段允其要求，始能在馬廠起義。故張勳此次之失敗，即在未算到段合肥之親自出馬，又不料如此之迅速，稍一猶豫，各督軍謝恩奏摺一上，即難挽回矣。而其根本上之失敗，則仍係張勳所自取：此次以調停之名來京，本係北洋派令彼衝頭陣。彼妄自尊大，儼以北洋派老大哥自居，大有指揮同盟之氣概。最爲北洋派所忌者，即一手包辦內閣之事，內閣既可一手包辦，萬一復辟告成，彼將一手包辦上諭。而通電中又有此次政變，方鎮連兵，歸咎於中央政府之懦弱，其所以懦弱者，即由於無聖旨之威靈，將來口含天憲，動輒以聖旨嚇人，此等驕帥，何以堪此，此實張逆失敗之原因，使徐東海爲之，決不鹵莽如此。故此次復辟而不出於張勳，則北洋諸帥早已俯首稱臣，故此事之結果，不但復辟派無一人懲辦，即張勳亦不能辦。昨日張勳已有電致合肥，謂公等不能欺人太甚，如果不留地步，當將徐州會議之內情，宣佈天下，既有此要挾，政府決不能懲辦。首逆既不能辦，從逆之人，更不足論，雖欲如去年下一懲罰八大罪魁之令，恐不可得。

所謂討逆軍者，並無逆可討，其結果不過犧牲張勳一督軍，黃陂一總統，而復辟派反擴充其勢力。如王士珍忽而爲民國警備總司令，忽而爲陸軍總長，忽而爲清廷議政大臣，忽而爲議政領袖，聞今日決定閣員之名單，又將爲民國之陸軍總長，豈非奇事？論者謂王士珍之附逆，出於迫脅，無論北洋之老前輩，部下有數萬之軍隊，張勳斷不敢强迫，況一二兩日兩次進公府，一次逼總統歸政，一次逼總統遷居，豈亦受張勳迫脅耶？至僞諭署名，證據確鑿，迨三日聞段起義，始告病假，未隨張勳副署，昨日張勳辭職，彼又以領袖議政大臣出來主持政局矣。此外復辟派之各督軍，不但不能懲罰，且多爲民國之功臣，而倪嗣冲既實授皖督，猶未足，尚將調署蘇督，此次討逆既不能懲辦張勳，又不能取消優待條件，向以爲辮子兵必可解散，則於民國每年亦少耗七百萬之餉，今則仍令倪嗣冲接管。是一張勳去而一張勳來，究竟此次起義，有何價値，恐問之當局，亦啞然失笑也。

中2062〔全〕26,5.

中2489〔全〕26,7.